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六七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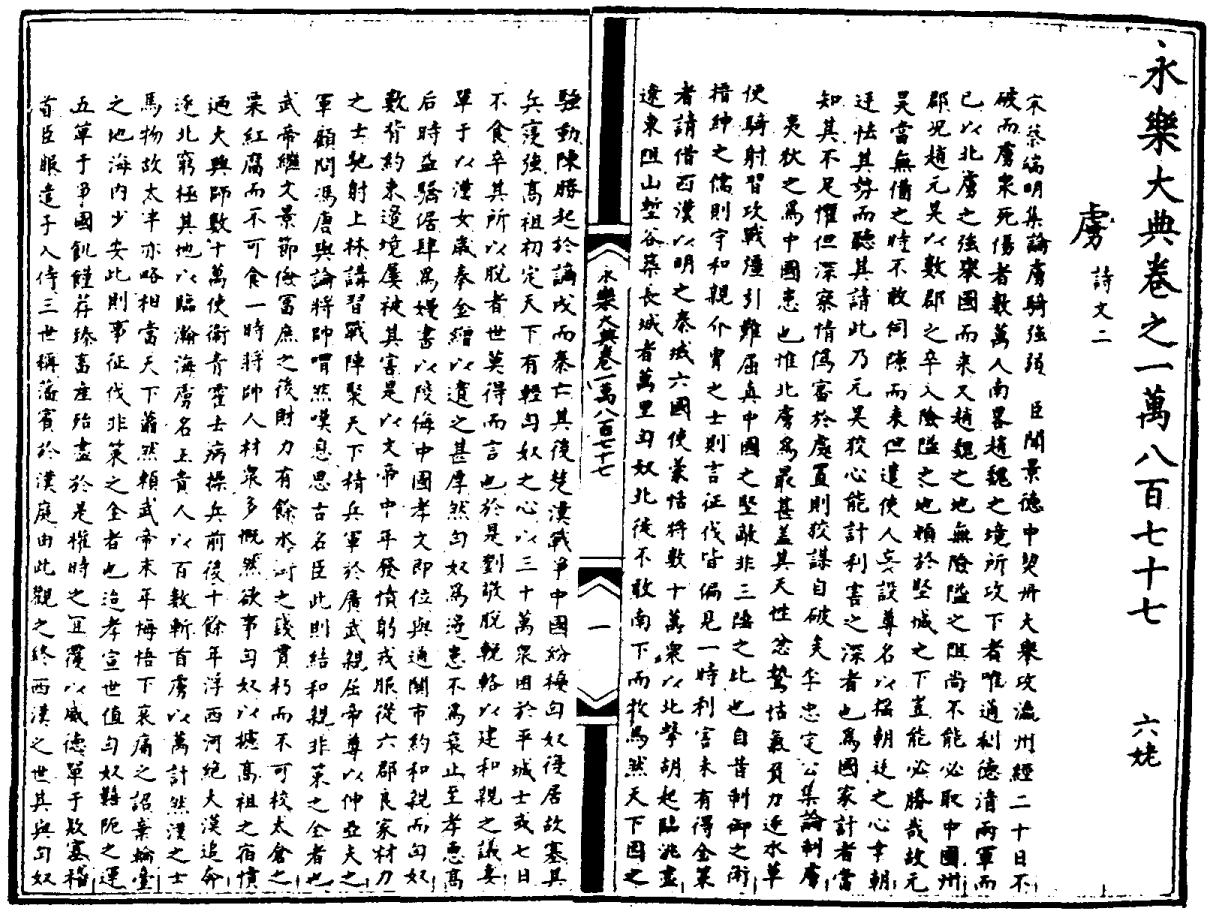
補編第六十七册目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
目録六十卷（十）〔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 一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姥

虜　詩文二

宋蔡幼明集論虜騎強頡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澶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衆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賴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入奏謀尊名以掲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為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僞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夫李忠定公集論制虜

夷狄之為中國患也惟北虜為最甚蓋其天性忿鷙結義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種引雜居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隘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措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徑山堑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我為然天下固已

騷動陳勝起於論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侵居故塞其兵寖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幸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為邊患不為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為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來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平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虜武親臨帥尊以仲叔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嘈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概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通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命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太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業輸寶之地海内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鬱陀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産死盡於是推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敬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為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擄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乘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匹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戴德讋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為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儐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竝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為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為疎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驁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為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為彼援東有高麗以為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為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為之梗辱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為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為不足一日壞之為有餘動而撓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寧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為而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為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鷙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殲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鬭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為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為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袁起巖東塘集論降虜當分其勢　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識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為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識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惡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悍以戕其悖侮之毒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識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識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識在聖人為可全今若法不足以繩之則大惡大奸將縱橫塞鷙而不已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適至於亂天下矣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攘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隸於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威禮之觀夫周公當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袵罔不咸賴而來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呌以發其怒蜂蠆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迺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後建南廷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內地迄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為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割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為患實兆於孝宣漸於世祖而成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為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尋延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偽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覺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度足爲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悅於一時之歸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北虜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况其素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爲援之者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爲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爲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囷倒廩之患而况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兩淮之與虜鄰不啻左右手之應聞諜之往來足以得敵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爲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率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爲彼已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爲宜析黨以破虜交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籍爲定數於閩虜之路視郡邑之大小而雜居之使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莫測之禍則虜乎虜喜之可破有其人之家則其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閒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虜乎吾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爲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爲利適以爲害後雖按壓而力服之亦已傷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勝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爲武安君之坑趙卒之而後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爲則將爲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斷絕阻阸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　王璧爲胡集尚書省劄子爲已降代書詔左官奉古人處撫循思光孝觀青詞　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虔遣師徒往中乎代之義歲撫捆欽仰新宇協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貺　唐李頻聞北虜入靈州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馬靈州城城收兵去雖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　許郢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　氈幕冰秋極斷蓬飄飄一朝燕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邊寇畏驍雄恩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綵侶詩代小王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鄉骨肉相圖　動天金鼓逼一作

發神州惜別無心學堅摟不得廻胖辭傳粉一作倒傳使須含淚對殘秋折欽伴妄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唯有此一作也有魂夢去夜夜相見鳳池頭　宋劉學易北王東虜中作十八首　自首知戎使于今出使尤胡星有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陰邊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文物燕人士衣冠漢典儀安知斷髮好深衣血已非形勢今猶古規模夏寔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　虎北西南迤屠然帶偶金百尺天上樹千里掌中川沙幕且逃漠山戎莫病燕即今觀脫地滹占兩河田　積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亞閭習俗從來易生男彈貫鋤傳聞斷脆地裝歲作樓居　但逢銀牌使何堪把驛程路述如欲盡山蝉忽逝行列伏祈羅騎先驅渤海兵堅空誰計此曾木及長嘆　甘作河南大休爲燕也人米能益石哥誰復怨蕭森地從逆來隆星占析木淪悲傷此邦甚會遠一朔祈　寒日川原晴額風草木香規模悲尉見語客畏聲吞嘯落疑人少荅皇覺馬冉勿驚銷腥聞長邊御捉舟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謀急亟成珠畫出驚鯢況實鳴厭刺秋悲猷人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荷能捫斗南鬲砍摘星岱開空耳滿異域得身輕好慕栗姚家仍列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吮蕭笳日欲醺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關問道無人迹斷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決背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境飛長悲青塚恣莫忘白登圍裡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人物分多種遠流不見經已無燕代已但有犬羊膻海馬生難狄山苗麥始青齊韶方九奏異類合來庭　喜聞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能耆嗜味獨使鹽已堆今生到寧能一又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拄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栢梁篇獸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丈沒水面苗爲濤　置酒穹廬晚僧山合音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晴湩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獸食乾羊咲如聞生菜香龍梅渾破臉燕爲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波天際翔虜立春在一日日覺笳聲耗中宵慘木峯獻看山漼漼快見栢青青記里無官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宦胡蓋言隴西李忍對杜陵蘇椎髻心何似懷刀意豈無陳湯郡邑得衛律不勝誅　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韋尚書韻　禍虜嘗戎索神機屈眷謨燃臨浪悵狐兔落清都勇逆龍韜長驚隨虎士趨瞻天象復有塗地碗項吏即看宣登阪何煩禹泣辜但聞多關國五累以元符　彭汝礪鄱陽集使

虜有懐　長年日戲老萊衣，不忍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望白雲飛。白雲飛去何許，悠悠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灑大河，直與波瀾競東注。蘇魏公集虜中紀事　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爲苦。紀事書呈同事閣使　羙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嘗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銓澹庵集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其韻　蘇張姓字炳如丹，徧歷遐荒覺世寬。龍勒珠熏標絕域，麟宮奇節障狂瀾。二千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朋梅溪集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可成之語皆出睿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　用儒端可復侵疆，活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將寧迨白首郎。行見車書混天下，豈容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蠻，遂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春水虜都名。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壯觀空存夢想間。　遺虜遊魂豈足憂，漢家方運惺中壽。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聞虜亂次前輩韻　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撫薄，誰辨新亭哭。藝祖有聖謨，嗚呼寧忍讀。藝祖嘗書大宋一統四字賜大臣，今藏秘閣。前年從軍南山南，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毿毿。有時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劍淚汍瀾。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栢寒。儒冠忍辱五十年，裘何由穿裲襠。羞爲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枯魚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運數群胡盡，煙塵北道恢。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搖晚消煙，桃春寢閫南。公忠義薄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送洪內翰使虜二首　郊廟興成帝，車濱罪知絜夏亦惟新。邊烽已却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遐想穹廬占漢月，使呼香澤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麒麟畫老臣。　我冠方待玉與香公此侍記鄭中丞執驁滸頻問嬰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容驕子姹胡強。天教忠信行屈脫，人許功名上大常。試卜和羹和未晚，歸來烟雨正梅黃。送洪景盧內翰使虜二首　全章玉色照離亭，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胷中武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濆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瀕地接洛公之諸已撤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遼。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着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送汪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　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嫩寒欺別酒，纖月見征旆。遥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艤船待。楊誠齋集送朝士使虜　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役氣似秋鷹。詩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冰。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　出北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殘臘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驪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　送章茂少卿使虜　雪後聞君策馬蹄，長纓自請繫樟犂。光華劍佩伊吾北，犀壓風濤瀚海西。漢苑秦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履星辰上，誰道淮陰假鎮齊。借尚書　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　帝遣唐朝第一人，玉門關外勝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爲君王持大鈞。洪适盤洲集詠胡虜　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蠢。俄聞佛狸死，不得帝邦歸。虎旅空增竈，狼狐爲解圍。人人說妖孽，進退在投機。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虜　細馬繞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遠，塵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必復詩聞虜退後作　小臣憂國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京。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天驕死，傳聞已息兵。　詠狂虜　狂虜何時斃，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汴泗自東流。腥日雞號野，悲風鴻雁秋。諸賢江左計，長爲晉人羞。許綸涉齋集虜宮闕　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雖似道朝廷小，復作阿房意未休。　虜行移以肝貽爲肝貽　華風雖染不知裁，將底論恩獻納來。杖杜昔曾聞杖杜，肝貽今却見肝貽。　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土馬闘騎伐武事，故京熟覧動詩才。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劫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龐謙孺白蘋集聞虜人敗于柘皋作口號十首　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地，愁殺當時老大臣。　鐵鷂乘時轄海漯

年鬥鬥白如銀只今邊郡羞㧞拜淮北淮南正殺人　文武宣和戚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黏罕中間陷兩
京當時兀朮尚無名如今索鬭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　胡馬縱橫壓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據壽州　京口人來
說紫江仙閒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　聞道諸
軍遣背嵬柘皋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劒鐵塔前鋒一布摧　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簽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　一
自官軍報捷頻當人無數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年火德炎炎照紫宸眼看黠虜遭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被戕淮南漸平喜而作詩　聖主久臨御戢戈息主靈狂胡犯
天紀躍馬搶虜庭四海漲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間可乘大
將夫經畧淮壖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釆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搖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墻興皇天相我多一夫
遂有能然黎貴釼剸果見酒債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宸衷繫皇斗
蜂目見卅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暴無傷以益虜可懲韓沈淵
泉集初八日傳聞完州虜退又云米滿之捷　鎧場未云韻家國疑搖搖

深乎帷帳畫公卿日以朝虜勢國不壯虜騎國爲馳强弱士氣少戒守氏
力凋荒山凋壑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斕死樸面黃紫飄梟鴟互鳴嘯狐
豺紛躑跳禿鬢秖枯槁蛀立天益寥恭惟我壽皇誠復志有餘咄哉開禧
臣妄動危虐竊女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危隆替華夏焦羗戎
漢盛靈河隍唐傳胎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舜與堯
陳簡齋集閔王道濟陷虜　海內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袁盎脫漢本
景時吳楚反使盎使吳吳王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盎軍中會士卒醉夜出遇梁得脫不見華元歸左傳宋二年鄭伐宋
宋華元禦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
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衣參御郡守蓮詩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卷道來處詩雲孤馬息願老淚不勝揮衆戎刊從
半詩淚下不可揮元名賢詩建康万俟氏慧柔邊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　夫官湖右妾江東三載鴛幃獨守空葵葵有心
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雨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習之詞賀新郎近聞北虜衰亂諸公
未有勸上脩飭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

述懷此詞益驚歎林寄陳同父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捧
心效顰輒不自揆同志毋以其廷而廢其言　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
寒暑讀營裘許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翻驚木雪漸老矣然未華髮國耻
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積付湘瑟　人心未可隨時別守
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悲深刺骨歎南北久成
離絕中夜聞雞狂起舞袖青蛇戛擊光磨鐵三太息背空裂　宋末亦真詞
木蘭花慢仲卯丙仙司馬文季虜中作指茱河駿嶽鎖胡塵幾經秋數故
苑花空春遊夢冷萬斛堆愁當時繁散閑寒阻恨難尋香館覓瓜畦快停年
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　物與人作岩海兩部銅駝問誰收但易水歌傳千
山賦在青史名留吾曹續中看取且狂歌載酒古楊州休把霜華老眼等
閑清淚空流宋述作中西漢集無寧使虜圖抄　臣某臣詳淮三月癸丑
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爲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
三日日有舍中舍有亭亭有饗林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
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山川
之戎崄遠近卑高橫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
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頫祭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爲圖抄二卷時相

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非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
皆有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漿館徑慶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
牧畜宜馬牛羊草宜荔梃泉耳故宜梁麵而人不善藝四月始稼七月畢
斂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隕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妥其兩髪行則乘
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間啖麨粥單于庭依犢兒山之麓廣廣之中
壁廬數十無垣墻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潔廬擊析大率其俗簡易樂深
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自澄州大山之西爲室韋今謂之皮室其
俗類契丹恩州以東爲渤海中京以南爲東奚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
南山間奚西奚有故霫之區其西冶牛山谷奚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爲
奚語其民皆屋居無瓦者墁上或苫以樺木之皮奚人業伐山陸種斵車
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轠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
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柔其厚不能四寸而
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荒帷富者加氊憾文繡之飾中
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資於燕粟車轉粟瓠以馬送
之虜庭山之南乃燕薊八州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

其帶女子連裳異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南拒馬河貫
北塘廣三四里陂澤縣屬略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為緣堤畜水以傚塞南
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頓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
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
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涿之廣渡
三百步其溢為城下之琢廣纔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水通三十里至
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　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
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桑乾水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
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　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
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為大府襟帶
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　望京館西南
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
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
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　順
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
城北倚澗水為險水之菜數百步地廣多粟可以積卒以扼北山之衝北
窗洞道而幽州壓其後背勢面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
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卑騎之
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屬館曰密雲城據北
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衝道北皆　北之險而順州某其後管鑰所寄
驚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
　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作原作隰三十餘里至中
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
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磧百餘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鈎之
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
可以匿姦藉勢而南有密雲梁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為固也　古北館
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循潮里東北行山
間數涉潮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
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
由峽間詭屈降陵而潮里之水貫淵清洌膚境之勝殆鍾于此　新館西
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
踰小嶺有峽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鈎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　卧如館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宅川間中有大水曰雷水
乃故雷之區也絕雷有佛寨崖石以為偎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
行八九里踰雷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欒水東
出度摸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　柳河館西距卧如館七十里自館循
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
五里至打造嶺有徑路行於巑岏脊嶺之間校之驛道近甚十里餘　打
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
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
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流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撐
摧如屏而鳴泉激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蓋以為常過頓二十五里
南行至牛山館　牛山館東北距打造館五十里館之西南埶有大山曰
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復西南數里濟車
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莫路回屈數里卑之所由也踰嶺三所
至鹿峽館　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痺嶺又
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少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
南出幽州自幽州由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
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
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　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三十里自館東北
行二十餘里踰痺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
北五里至富谷館　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
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　長興館西距富谷
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遠迤正東至中京　中京西距長興館二
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屋間宫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
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岐出踰隴走粹淀又
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膏河至臨都館皆
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　臨都館南距中京
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遣盧過頓乃登馬疲
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　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
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餘
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涼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度百步河之流繞
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折而北與駱馬河會　松山館東南距崇
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十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涼河會蹄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去統州慶雲嶺蹄濟同于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廬驛帳皆平川帳以氊為之前設青布拂廬具他惟帳類此　廬驛氊帳西南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蹄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陟坂行十餘疊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　廣寧館南距廬驛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澄州路南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曰豐川州將乃其部落和和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處之自餘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行原坂間三十里至會星館　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顛為中頓行原數間三十里至咸熙帳　咸熙氊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偵二十餘里至黃河逆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偵中頓有潺潺南沙澗澗北流廣四丈岸皆崟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跨回屈數折而廣狹如一疏若人力為之澗出峽中有棄如當折漭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十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兩綦至轍深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為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起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　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壞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　牛山氊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南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南一里至鍋窯帳　鍋窯氊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東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陁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陁十餘疊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屋廬略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　大和氊帳東南距鍋窯帳七十里自帳後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賨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　牛心山氊帳西南距黑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庳池蟠折木植其阜所謂永安山也　新添氊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關復西北數里至粘杼帳　粘杼氊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后廟之別凡三其餘皆氊廬不過數十悉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閤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氊廬一旁駐氊車六前植纛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緣澗澗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積犯過積犯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為市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毋得鹵掠及照傳鹵獲因與之鹵虜通用又鹹滷亦作滷又與櫓同漢書血流漂鹵人鹵恭楯櫓也北也許慎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凡鹵之屬皆从鹵徐鍇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高丈也勒古反爾雅杜土鹵郭璞曰杜衍也以恐而含大又曰不生物曰鹵鹵鹹也如鹹大鹵也楊雄方言鹵鹹也顏野王玉篇力古切鹹也車駕出有鹵簿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丁度集韻或从水从土亦作滷瀂張有復古編別作滷瀂竝非變徵廣千祿字按鹵與虜同戴侗六書故鹹澤也按鹵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嘗从鹵內象鹽外象鹹鹵器與鹵同古用為盾櫓之鹵楊桓六書統東方曰鹵西方曰鹵即古切鹹地産鹽者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近水鹹地為田壓畦畛以待水漠浚其上水退而日乾其上面即有鹽生如米粟排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泛之鹽水溢則無鹽久旱則泛水自結成鹽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泛水出之狀竝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鹵南音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倪鏜六書類釋象形舊說从西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龍九切字存古正字加水非道謙聲音文字通木古切韻會定正字切木古米零連鹵

篆書　五音集韻　並曾公亮楊鍾鼎集韻　並汗簡　文上

周公鼎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鹵 徐鉉篆韻 𠧮 鹵 並六書統 隸書 鹵 六書統

草書 𠧮 張錦溪 𠧮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爲剛鹵注鹹土也

瀉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注鹹地也人民寡漢書溝洫志終古瀉鹵兮生稻粱師古曰瀉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問墳滋齧瀉鹵開腴灸之美則掩卑感衍賦甚冀土

澤鹵 河渠書注墳閼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偃傳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注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鹽鹵 抱朴子內篇 鹽鹵沾於飢鱺則腊爲之不爛雜說鹽鹵以逆子重者試之浮三逆四逆味重五逆尤重逆于取其浮而直二逆直或一直一偃則味差薄若逆沉於底則爲鹽不成

斥鹵 有官鑑續通鑑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能改齋漫錄杜子美喇叭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沙鹵 韻府群玉沙鹵謂磽确之地

淳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其賦稅

財鹵 西漢書鼂錯傳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流血漂鹵 漢賈誼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 地名晏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晉地闕

土鹵 木名離騷草木疏杜一名土鹵詳見前字

鹵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注灌水出西師古曰鹵音昌于反

滷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魯爾雅滷矜鹹苦也郭璞注滷苦地也可於倚者亦音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東沙也陸法言廣韻鹹滷司馬光類篇籠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滷又昌石切苦地又亭歷切滷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略今以爲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潒博義鹵重同上

真書 滷 蔡襄 草書 滷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櫓 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櫓許慎說文櫓从木魯聲樐或从鹵徐鍇通釋按許慎所言櫓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漂櫓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爲櫓一曰戰敞高巢亦爲櫓也勤古反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又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顧野王玉篇力覩切城樓也樐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樐楯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樐櫓籠五切或从鹵从虜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樐別作艣非戴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艣樐按今人又以爲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韻記禮義以爲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櫓規俗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後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亦作櫓通作鹵史記始皇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衆也注見鹵部蔣氏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槳而長今文書誤用杵武成血流漂杵合正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櫓

篆 𣏌 書 𣏌 𣏌 集韻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櫓 徐鉉篆韻

草書 𣏌 張錦溪 櫓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能改齋漫錄櫓或作樐干櫓字後古編以櫓字或作樐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樐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樐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楯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楯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櫓 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譙櫓 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爲譙櫓注櫓城上守禦樓

樓櫓 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變固外戰必成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樓之名即敵樓也疑周衰戰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于營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樓櫓千里注云櫓即增字崔後漢書列傳未然字義封治坤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之以爲子後爲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然然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及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爲其勢援連也圍城郡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絶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屬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皆北盟録靖康中姚仲先於樓櫓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字網并下擺揀布袋

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芭籬格遮雖慢然亦可以遮砲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博集論修樓櫓 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皆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豈以有事堅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修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識善矣荀慮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做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槩修於數月之間雖盡觿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閒之處寇敵來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揀樓櫓見在遍數內有庫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座折一座所貴城上不至十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禮義爲干櫓 禮記儒行 禮義以爲干櫓注干櫓小楯大楯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敬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捍患也[illegible]

谷集開禧德安守城録序 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仁義爲干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賂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

泰山爲櫓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牛車爲櫓 宋書陳唐柳傳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楯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當衝突爲櫓楯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矢也

發石擊櫓 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紹軍敗操還也官度紹進保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遂營稍前依沙爲屯東西數十里爲也操亦分營與相當後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土山猶在營之東紹皆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櫓今之車排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

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鄴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𦩷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嘲嫗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具數百櫓 南史梁呂僧珍兄帝方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爲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每船付二張

連檣挾櫓 唐書韋堅爲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樓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萬工柁師皆大笠侈袖爲吳楚服具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瓷飲器船尾相銜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堅跪上輕貨帝大悦

截蒿揆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年董儼知州事遇之甚厚載蒿揆櫓以留之

嘔啞

櫓　蘇東坡詩頗從此徽吟聊和嘔啞櫓

倭櫓　寧波府志市舶物貨　大明一統志

詩　唐崔塗詩櫓聲　煙外曉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
來唐王周詩櫓　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橫
涉身之使者煩弩之進者英虎之挐者爪魚之揆者艣此實爲相須相須
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櫓詩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窓燈已
指客𣶢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遙應宿桃驚客心何苦急卑是不緣名清江
三孔集詠櫓詩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墊屢曾經迅
速功無比嘔啞韻可聽江空挿羽翼水府散雷霆驚浪來湘涌搖風過洞
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風驚鷺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
純倉濮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
長勸君早上瞿唐去逆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僅歸苦念家人
語史知舟子棄全功疾趣鳴雞起搖櫓任希夷斯庵集聞櫓聲　廣督萬
師故月明忽忽燈火過臨平家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

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雨夜候蟲秋宴坐遊三昧因人吟四愁
踈林月色好別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渡小舟元宋本至治集櫓詩
長身日濡濡咿啞誇解語風波徒自致竟遭然臍苦　寒江健櫓闌
行盡江南數十程煙波咿啞幾回聽五湖別有風帆好彈指孤舟入杳冥
吳禮部集詠櫓　刻木誰爲汝船旁兩翼斜畫波成ノ乀出語轉咿啞動
勢雖因手圓機爲有才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王惲秋澗集櫓　江船
一柜魚櫓拖乃尾箴當其淵水深棹弱不狀走故今施航後前與棹刀合
濟川具有五此物乃其甲一聲天際來欸乃中流發我浮大河東並岸行
苦伊終朝卧舷間摘槳但空挿緬懷刻木皇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季迪
主易其徒出京東州聞櫓聲　咸川朝聞路臨水人語煙中共魚市誰搖
飛櫓入蒼茫帶夢寒𣶢起遙驚寒波動沿沙遠闇軋軋復咿啞征夫
車轉山頭夜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墮黃塵挽行役此聲
空憶昔曾聽舟
中酒醒東方白

艣　洪武正韻郎古切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丁度集韻通作樐𦨞行
舟也龍龕手鑑艣俗𦨞正楊桓六書統東母从艣膂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

商音韻會定正宇　篆[glyph]集韻見杜從古
切東古朱零連艣　書[glyph]集篆古文韻海　[glyph]六書統
並書　[glyph]漢張錦　[glyph]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柔艣　道潛數聲柔艣滄浪外

譜　洪武正韻郎古切譜譜言不定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
力五切楊桓六書統東母譜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通作鹵又鹵
苟且也韻會定正東古　篆[glyph]六書統
切宇切東古朱零連譜　書[glyph]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廇　郎古切許慎說文廇廡也从广虜聲詩若鹵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府也
廡也陸法言廣韻廡舍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或作𢈉司馬光類篇
龍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廇俗廇正音魯楊桓　篆[glyph]集韻見杜從古
六書統東母廇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東古切　書[glyph]集篆古文韻海
[glyph]徐鉉篆韻

𩸭　郎古切許慎說文𩸭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虜聲徐鍇通釋勒古切司馬
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東母𩸭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東古切
篆書[glyph]徐鉉篆韻

鑪　郎古切許慎說文鑪煎膠器也从金虜聲部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
釜屬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鋁司馬光類篇龍五切
張有復古編別作鋁非楊桓六書統東母　篆[glyph]集韻見杜從古
謙諧聲趙謙聲音文字通東古切作鋁非　書[glyph]集篆古文韻海[glyph]
徐鉉篆韻　[glyph]六書統

䕡　郎古切許慎說文䕡艸也可以束从艸魯聲郎古切䕡或从鹵
䕡蘆郭璞注作蘆　草部爲疏釋曰鹵簡説文云鹵草也可以束一名蘆
即蒯類也中作履底字花云鞔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也顧野王玉篇來
五切杜甫似蔡查陸法言廣韻杜衡別名徐鍇通釋勒古反楊桓六書統
來母䕡統聲趙謙聲　篆[glyph]集韻見杜從古
音文字通來古切　書[glyph]集篆古文韻海[glyph]徐鉉篆韻

嚕 隸書嚕並六書統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覩切語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嚕从口魯聲 篆書嚕 集韻蹭晉姜鼎並凡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嚕六書統

杜嚕 翻譯名義杜嚕此云薰陸西域記云南印度阿吒釐國出薰陸香

⿹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鹵同又匐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勹鹵伏地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勹鹵原缺⿹勹鹵郎古切从入鹵聲 篆書⿹勹鹵六書統

⿱⺮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丁度集韻竹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作䈂楊桓六書統來母䈂原缺 篆書䈂六書統

⿰扌鹵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郭忠恕佩觿集⿰扌鹵⿰扌鹵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搖⿰扌鹵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扌鹵郎古切从手鹵聲 篆書⿰扌鹵六書統

柠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木名可染繒郭忠恕佩觿集柠柠上來吳來古二翻黃柠木可染中才羊翻帆柠亦來捨翻木名下來拔翻柠取也楊桓六書統來母柠柠从木乎聲宇滲博義他胡切 篆書柠柠六書統

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虜掠或从手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獲也服也

⿰忄鹵 憦 郎古切丁度集韻憦恤心惑或从虜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恤从心鹵聲憦或从虜聲 篆書⿰忄鹵憦六書統

⿱髟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鬣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髟虜从髟虜聲宇滲博義音魯髮也

⿰口虜 篆書⿰口虜六書統 郎古切丁度集韻⿰口虜⿰口虜吳俗呼豬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口虜郎古切从口虜聲 篆書⿰口虜六書統

硵 郎古切丁度集韻砂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硵从石鹵聲 篆書硵六書統

⿱鹵豆 郎古切丁度集韻豆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鹵豆郎古切豉屬以豆釀而為汁者从豆从鹵 篆書⿱鹵豆六書統

⿴囗鹵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鹵

⿳亠鹵夂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鹵攴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鹵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渚切或飯器也

⿸虍鳥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虜

⿰麥夌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戶切

⿱炎具 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炎具从具从二火爭取具也 ⿱炎具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古

叙古　元錢天祐

叙古頌表　臣天祐言。臣聞發於咏詠謂之聲。諧聲叶音謂之韻。緯綜成文謂之詩。形容稱述謂之頌。聲韻之辭。其來遠矣。若虞庭之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銘。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叶為聲韻。載炳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為風化之美。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洎後世浮華藻繪。末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堯舜之遺風。至孝純仁。履湯文之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讜議。考求典言。設舉士之科。網羅俊乂。開納言之路。獎拔忠貞。扶以固植。隆平之泰。萬萬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食土之毛四十有三年矣。自始知學。竊以窮理盡性為首務。忠君悌長為已任。雖則身在

草茅。吠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裨塵消滴之裨助也。乃作延祐元年。作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官以晁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皇太后殿下。已徹睿覽。欽奉聖旨。將臣所獻孝經。命翰林書寫鏤板印行。仍被德音。命臣陪侍皇太子殿下。備員說書。給賜廩祿。臣自被命以來。汗顏朕慄。日夜兢懼。罪坐無戕。無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語。無所發明。欽蒙陛下不責鄙陋。命賜板行。臣之榮幸。已感罔極。況臣寒骨微賤。安可廁作陪侍之列哉。益不遺竹頭木屑。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散獻育歌瞽頌。乃小臣螻蟻報效之微誠。臣今承據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為聲韻之辭。皆為一編。首載帝王之遺守成之統。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辨姦征戍之勤。存心養性之要。防微杜漸之機。具臣直士之情。邪佞姦回之狀。此皆萬務之根本。故不敢不述。若威福予奪賞罰。恩讐聽言納諫。聖學淵深。民情難合。此亦君道紀綱。設施持載之樞。以世次相承之統。據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起自唐虞。訖于宋遼金。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目曰叙古頌。既可以詛吟歌詠。又撮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琅咯騰簡。脫漏無序之罪。臣不敢詞。但無瑣碎繁蕪之患。可以備諸巾篋。不煩撿閱。而數千載行事大略可觀。此臣之鄙誖也。況陛下萬機主來。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史冊哉。孟軻有言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臣之愚誠。竊取此義。今持臣所撰叙古頌。謹緒寫裝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如蒙采擇。乞將一本頒下翰林院。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持入。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仍乞特賜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超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漬。不為無助。臣學聞淺拙。智見疎廣。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已干古。願垂乙夜之觀。肯下春宮。先叶興情之望。臣戰栗恐懼。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表。中書省進叙古頌狀。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遐邇覃訏。成富德澤。天祐以不肖之資。厠教養之列。不自量已。竊號書生。叨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敬奉令旨。命翰林官以晁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后。已徹聖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給賜粮食。仍將所獻孝經。命翰子昂書寫鏤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兢懼。罪坐無狀。莫能自解。亦自知昧拙淺暗。罔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春宮養性。懿德日新。

此蓋緝熙緝聖之時。日就月將之際。前言往行。圖欲博聞治亂興衰。抑將兼覽天祐既以俚陋疎廣。不復日近清光。然嘆嘆之誠。發於天性。不能自已。今頒鬼輯前代得失之迹。效荀卿成相之體。著為一書。目曰叙古頌。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以備睿考。八十章。韻語雖不足以裒括古今。而數十載行事。亦可以粲觀始末。倘遊息之隙。燕私之頃。或命近侍歌之。亦足以感激懲創。萬一之俾助焉。今謹緒寫裝成二帙。具表一通。隨狀持詣中書省投進。已賜以聞。伏候鈞旨。禮部呈。錢天祐叙古頌。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古者天子。未民俗之歌謠。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於是誦詠于官庭。以警在位。又推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有耶焉。後世風推既廢。紀錄繁多。人主勞神。耗思披讀前史。至於經歷累月。而莫能窺其津涯。或厭煩而忍其要。機或泛濫而靡適歸宿。是以循環輒而不知回轅。復危地而不知旋足。所謂前有轍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也。故自夾劉以來。中間雖或僅治。方之三代。則夏不啻矣。臣嘗謂帝王之學。貴於簡而得其要。不以博覽多聞為尚也。於是蒐經輯史。提綱挈要。著為此書。以備聖覽。誠歌誠詠。既不謏於民誼。脩齊治平。頗有關於國是。書成擬欲獻之。春宮仰裨萬一之助。不期

路梗覺莫能通。茲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開闢四門之際，臣適遭此會，敢
替初心。是以臣臣汗竹之勤，用仲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
直解并此書，中間亦㸦舛錯，固不無之。主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
有符於聖志者。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此孝經之旨，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實萬世不磨之盛典也。天子以主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
爲本。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履之，豈特儀刑百辟，綱紀四方，實國治而天下
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攬威權，杜請謁，明賞罰，修文德，崇禮樂，此陛下
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緒餘，更賴陛下推
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臣蕭貞，疏以音釋，備全一家之書，
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乞降睿旨，以賜頒行，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
資用焉。于以激勵忠貞勇然之氣，于以折沮姦讒諂佞之心，尊君抑臣，闢
邪衛正之義，具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依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
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上　帝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
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虞庭君臣一倡一和而相告
戒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箕
子陳洪範以告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言，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

創之際，得效尤速。故古者君之戒臣，臣之告君，肯於聲韻之辭也。臣按臣
天祐所獻欽古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世之蹟，寡其言以叶
其音，提其綱而繫其目，其立文也約而當，其敍事也簡而要，其寓意也忠，
其該義也博。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龜鑑也。臣濫忝書生，叨列陪侍，欽遇
陛下勵精求治之始，得采與言之時，自慚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
書始末備舉，治亂畢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
下申明其說，以爲增義，鋪鑿懸表，仰荅明詔。儻不以臣等爲疎昧迂闊，一
賜披覽，即事而觀，觸類而長，引而至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
今矣。豈帝舜皋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乎哉。說書臣范可仁謹書　二帝
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見於詩書。秦漢以來，治亂興衰之跡，具存乎
史冊。欲偏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儒者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
況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聖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
是頌，撥詩書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辭義之間，而數千載帝王行事之驗，
一飯之頃，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耿耿憂勤之意，不無補矣。臣審玩
讀其書，每觀人主失御，臣下竊權，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傾潰覆敗，則太
息流涕不能自已。於是復讀卷首所著挈綱攬權之說，王霸義利之云，與

夫忠貞邪佞之情，民心離合之勢，則天下事機昭昭乎見矣。此誠凡上良
規，掌中之明鏡也。然臣天祐曩昔進獻之初，其疑難字義，已疏音釋，至若
引用經史本文，則未及音註。臣謹按說文出處，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重
加音訓，以便考尋。儻蒙聖覽之餘，或命近侍誦讀，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
焉。說書臣蕭貞謹書　頌曰：請頌皇，挈弘綱，幽明兼照齊三光，作鑒訓後
子孫遵之猶以昌。頌，稱述也。稱述君道，如下文所云也。皇，君也。上古稱皇。
挈，提而舉之也。弘，大。綱，網大繩也。綱舉則衆目張，君道舉則萬化理，亦猶
綱網舉而衆目張也。三光，日月星也。爲君之道，燭照無私，猶日月星之當
天無不照臨也。人當制作法度以訓子孫，使之有所遵守，則益以昌盛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頌云者，臣下告君之辭。蓋王綱舉則萬化理，王制定
則四海一，王仁主則庶民歸，此國之本也。主若典章文物禮樂教化，國之
用也。凡是數者，皆帝王之根本理國之要端，故首述之，以見王業本乎此
也。王者與天同體，所以明並三光，化及四表，仁服天下者，以天自處也。此
章主第三章，皆著明君道，一章不足以盡其義，故反復重舉而備之爾。
重音臣貞曰：挈，結切。鑒，古法，于通用。請頌帝，稽古制，德澤霑洽四海被，汏
世不忘，黎庶謳歌永弗替。帝亦君也。堯舜氏稱帝。爲帝之道，稽考古人之

制，效而爲之。必使德化恩澤，如雨露之霑濡浹洽，被及四海，有以淪入人
之肌膚骨髓，如此，則雖沒世之後，而人猶思念之不忘，謳吟歌頌，傳播永
久不廢替也。　增義臣可仁曰：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　重
音臣貞曰：稽，堅奚切。洽，轄夾切。濡，汝朱切。浹，即協切。浹洽，潤澤周徧之意。
樂音洛。　請頌君，司教民，示之以信俾可親，庶悉而神顒顒瞻仰歸至仁。皇
也，帝也，君也，一也。重舉皆謂以廣其義耳。司，主。示，教。示，庶，謂庶民。顒顒，仰
視瞻望也。君道主於教民，而示之以誠信，使之親戴其上，然非可周也。
民雖至愚，其心甚神，可欺信無實，安能使之悅而誠服。故人君有至仁之
德，則皆仰顒瞻望而歸之矣。　增義臣可仁曰：太公、伯夷隱居海濱，聞文
王作興，皆來歸之。孟子以爲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豈非文王之至
仁有以致之乎。　重音臣貞曰：顒，魚容切。請頌言位，不虛濉，八荒拱向四海
服。名曰大寶，俊傑英雄儕階陛。位謂天子所據之位。陛，階也。八荒，八表也。
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智過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才勝萬人曰英，雄
壯盛也。天子之位，實天子據而有之，非可虛此而臨天下也。八荒之人，拱
手歸向；四海之衆，仰面觀視。雖有才智出衆之人，皆俯伏於階陛之下者。

以天子之位爲大寶故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言云者臣下奏請之辭也。
陛者。殿陛之階陛也。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始稱陛下。蓋不敢斥言天子。
而告在陛下之人以言之。以卑達尊之義也。此章言帝位之尊。　重音臣
貞曰。湛力主切。眡。與視同。上時掌切。卞昌石切。　請論守。作父母。愛養生民
保九有。舉賢任能。遠佞黜姦。恒以久。　遠去聲。守謂保而勿失也。九有。九州
也。君人者。能作民父母。愛養生民。如愛赤子。此乃保守九州之道也。然所
以養民者。非錢食腸帛之謂也。賢者舉之。能者任之。使之各當其職。佞者
遠之。姦者黜之。使之不爲患害。如此。則禍亂無由而生。國家可以長治久
安矣。　增義臣可仁曰。請論云者。即上章請言之意。蓋變文耳。此章之要
在于守之一字。不可不謹。昔唐太宗問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
齡對曰。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守成爲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朕定天下。備嘗
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魏徵與朕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蹈危亡之地。
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太宗可謂知言矣。此章
論守成之道。　重音臣貞曰。論去聲。下論王論伯論事同。總衆任切。各當
之當去聲。　論王道。無偏巧。蕩蕩平平。人無曉。事人貞我。無我貞人。安以好
平。眡達切。蕩蕩廣大貌。平平平易也。好善也。帝王之道。無所偏倚。不用智
巧。廣大平易。如天地之覆載。含容包括。事人貞己。無己貞人。所以長治久
安。主安之道也。　增義臣可仁曰。論。許論也。王道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是也。夫道之明。其下化之。如影響。道之行。達於置郵而傳命。後世人主。休
阿曲從之中。唯恐人之貞己也。安得爲蕩蕩平平哉。此章論王道也。　重
音臣貞曰。易去聲。下易以之易同。覆敷救切。置竹利切。郵于求切。馬遞曰
置。步遞曰郵。　論霸爲智。以攝名。似信而實乃欺。勢力可服。民不懷德。易以
離。　霸者之爲。無誠心而任智術以攝縱其國。如狙翁養猿。朝三暮四。以籠
絡其民。名雖似信。而實則欺詐也。故其勢力雖可以制服天下。而民不懷
其恩德。易以離心也。　增義臣可仁曰。霸爲者。齊桓晉文之爲是也。故勢
力強則不得已而服從。勢力衰則莫之肯。而不足解此章論霸道也。　重音
臣貞曰。狙七餘切。朝于聯切。解于解切。人心解散。如是散將而不合也。　論宰輔。觀所
處。貧視不取。富視與。居視所親。窮視不爲。達視舉。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先
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
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遂以魏成爲相。　增
義臣可仁曰。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擇相之道。亦猶是也。李克之言

真得觀人之體。舍此而他求。則不足以爲觀人之術矣。然則文侯一決而
不疑。可不謂之賢君乎。此以下六章論察臣下之賢否。以明王道之發興。
本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　重音臣貞曰。處上聲。相去聲。下同。就舍之舍
去聲。此之舍上聲。　察正臣。嚴以冲。謇謇不屈。辭愈謹。不避權勢。骨鯁之言
批逆鱗。謇難於言也。諤言之評。鯁骨刺喉也。批逆鱗謂批龍之逆鱗也。正
大之臣。志在正君。然人君威嚴神怒之際。或阿意遷就。有其執心不堅之
證也。於此時難所出口之言。論切據事。辭氣不屈。言論詳悉。事理明白。雖
則富時權勢之臣。無所畏避。其言如骨之鯁喉。使人難咽。敢批逆鱗。下畏
神怒。此見其胸中正大端確之主。此爲正臣也必矣。　增義臣可仁曰。
察云者。詳審熟慮之謂。蓋正直阿黨。諂佞姦邪。其情狀亦有陽似而陰非
者。故必詳審熟慮而後見之。漢武帝嘗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黯之敢批逆鱗也。　重音臣貞
曰。謇九件切。鯁古杏切。批。攀悲篇迷二切。乎去聲。確克角切。堅也。　察忠直。
辭鮮飾。森森壯若松栢植。屈之不撓。巍然山立。尤孫特鮮少。飾文飾。森森
端直貌。植。堅。撓。曲也。巍。山貌。忠直之臣。言辭質直。少有文飾。易曰。吉人之
辭寡。其狀端直。如松栢之堅植。雖欲屈之而不曲。巍然安重。如孤山之獨
立。不顧朋黨之相助也。此李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鮮上聲。撓女教切
巍五刀切。　察黨阿。類必多。攀援依附如藤蘿。互庇交蔭。不能自立。緣支柯。
阿黨之人。必有朋類。聲勢相應。群小競進。更相汲引。如藤蘿之緣繞蟠結。
互相掩蔽其過惡。又須依附權臣。因緣而起。如藤蘿之憑託樹枝。以滋其
凌上之勢也。此亦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支枝同。更平聲。　察讒佞。審辭
令。曲意承顏。順耳聽。甘言如飴。浸潤衆間。中撓病。中去聲。讒佞之臣。審其
辭氣言令。則見之矣。或探索人君之意向。開導誘引。或與人君論事之際。
承順顏色。阿意遷就。唯恐違件其意。其言甘滑美軟。不逆耳聽。使人悅之
如食飴餳。浸漬漸潤。挑間抵隙。切中人之病。撓此爲讒佞之臣也必矣。人
君苟不達之。豈不殆哉。　重音臣貞曰。飴盈之切。漸平聲。遠去聲。　察姦回。
必作威。樹植朋黨。替同虛懸。權下移。人主不悟。勢必危。回。邪也。樹植。謂栽
培安措。使牢固也。姦邪之臣。必竊主柄。以作威福。樹立朋黨。根蟠膠結。使
之牢固。更相倡和。若雷之發聲。物無不應者。既而賞罰之柄。移入其手。而
人主尚且不悟。如此而國勢不危。未之有也。　重音臣貞曰。更平聲。倡。尺
亮切。和去聲。　謂收權。出人先。威福予奪。周所偏。慎守憲度。國祚昌盛。世以
延。人君當收攬權柄。必使賞罰皆由己出。凡所操爲。又當出人先意。勿爲

不得已而從人之計。威福予奪。一皆出於公正而無偏私。人當謹守法度不使廢弛。則國家之福祚昌盛。世數延長矣。　增義臣可仁曰。謂者指其事而計論也。權者人主之大柄。不可以假人也。若以太阿之柄授人。而賞罰不由己出。則國事危矣。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氏。唐之末流。皆始於作威福而竊人主之權。終於撰人之國而後已。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之謂也。此以下七章。皆明防微杜漸之意。　書音臣貞曰。于演女切。謂果斷出神算。法貴適宜忌瀆玩。禁綱漏蹤縱姦釋邪必長亂。易而決之為吾哉。然不疑為斷。要皆出於人者之善。夫賞善罰惡皆天理當然。人君奉天理以行天罰者也。故法貴於適宜。而忌於瀆玩也。瀆謂慢易。玩謂戲弄。若縱釋姦作。使如猛獸之脫網而去。則事小得忘。善良無義。將化君子而為小人矣。奚不長其禍亂哉。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賞善罰惡皆天理也。故曰天討。苟或釋放姦不討。則將化善良為姦邪。故曰長亂。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斷是也。　書音臣貞曰。斷。都灌切。讀使谷切。長。上聲。夫音扶。易良字皆去聲。謂納忠言可膚藥雖苦口利心。實堯聽舜覽光華炳炳。餘無窮用也。忠言逆耳而可用。譬若苦口之藥雖苦

難咽。而利於病也。堯帝大聖。而聽採芻蕘之人言語。況於不及者乎。且堯之盛德光華。炳然昭明。餘遠無窮。豈以下問為智不足。而損其光明哉。　增義臣可仁曰。順耳之言易進。逆耳之言難入。古今之通患也。人君於此審之。若服瞑眩之藥。忌其苦口。則所利多矣。堯舜之德。光輝千古。不過擴此而已矣。　書音臣貞曰。芻蕘上惻俞切。下如昭切。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華戶瓜切。炳補永切。易去聲。瞑眩上莫見切。下熒絹切。憒亂也。謂慎機必防微。涓滴不遏將成河。突直薪燎不從先計。牛酒施機者勞才。以論事勢發動所由。微謂事理之未盛者。凡事勢於機微之際。必致謹以防之。譬如水之始漏。涓滴甚微。以為無害。不即止遏。則將成河矣。古人有見之突直而薪近者。謂之曰。當徙其薪。曲其突。不然將焚。主人不聽。既而果然。來人救之。幸而得熄。於是殺牛釀酒以謝救者。　增義臣可仁曰。幾微之際。人所忽也。然燎原之火。發於熒熒。決河之水。漏於涓涓。可不慎乎。若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則亦不智矣。易曰。履霜堅冰至。非有先見之明者。孰能預於此哉。　書音臣貞曰。燎。力照切。幾。居希切。額頭額通用。謂言利主仁義。聚斂揣堯古所忌。人主不修德。怨結天心誠可畏。王者以仁義利天下。則百姓皆利。而國無不利矣。若以貨財為利。則民怨其上。而國不利

矣。故以仁義為主。乃國之大利也。大學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曰。聚斂揣堯古所忌也。小人剝削民財以奉其君。君以為實已。而能任人之怨。殊不知民之怨必當歸之於君。豈不可畏也哉。　增義臣可仁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者無所施而不可者也。人君以仁義為先。而不言其利。則利在其中矣。苟以利為先。而後仁義。則亦無所往而利矣。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正謂此也。　書音臣貞曰。斂去聲。揣。讀侯切。聚斂也。謂養心戒荒淫。耽樂飲酒易涵況。馳騁畋獵病根深。固難發藏。養心之要。當以荒淫為戒。耽樂飲酒易以沉溺。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心也。引而去之。不知其反。譬猶病在膏肓之間。則難以攻治矣。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戒荒淫者。所以寡欲之謂也。蓋人心易縱而難收。故大禹之訓。有禽荒色荒之戒。以為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哉。　書音臣貞曰。樂音洛。易去聲。涵。擒覓切。炙。乘有切。畋。禮療病也。藏。諸深切。亦作針。令平聲。膏肓上居勞切。下呼光切。心上膈下也。謂頤神保性真。平心易氣居有餘。優游古道。動作循禮戒恐嗔。頤神謂愛養心神也。性真謂性中本然之理也。但當平定其心。和易其氣。勿使外誘之私得以汩之。又須親有德。近正人。與之

熏陶漸染。優游潛泳於古聖之道。動循禮法。而以嗔怒為戒。肺為氣主。嗔怒則傷氣而損神。苟能如是。則心平氣和。道德日進。神明澄徹。而天命全矣。　增義臣可仁曰。程明道有言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謂此也。鄰。左右輔弼之義。　書音臣貞曰。易去聲。汩古忽切。亂也。近去聲。漸平聲。謂稽古問三五。方冊具存匪難舉。彼何人哉。攬誓齊驅適我所。三五謂三王五帝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禹湯文武為三王。彼指三五也。欲考古帝王之道。必求之於五帝三王。其道具在簡冊。非難舉也。彼五帝三王。亦人而已。苟能力行以企及。則亦與之並轡齊驅而適得我之所去。　增義臣可仁曰。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為己任。先須而主之。若行路而通家。則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豈有彼此之異哉。此章言五帝三王之道載在方冊。在人君舉而行之爾。　書音臣貞曰。企遣企切。訪唐虞。披其書。坦然如砥任所適。道不遠人。彼與吾心豈異矣。夫音扶。訪謀問也。唐虞堯舜氏有天下之號。砥。砥石。彼指堯舜也。欲謀問堯舜之道。但當披閱其書。二典三謨是也。夫堯舜之道。非有曲昧險阻而不可行者。坦然明白。如砥石之平。任所往而無有窒礙。況所謂道者具於吾心。豈遠於人哉。彼

堯舜之心與吾心亦非有異也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又曰堯舜與人同爾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吾之心亦天地之心也
苟不蔽於人欲之私則亦堯舜而已矣豈有彼此之異乎此章明堯舜與
人無異　重音臣貞曰堂巖室謂室塞巖阻巖不通也欲湯武求賢輔伊
尹革田望渭濱忘其賤貧假其匠器作規矩望謂太公呂望也假借用匠
謂其謀謨智術若工匠然也規矩匠之方員器也欲效湯武之為者但當
求訪賢材置諸相位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知其賢三往聘之立以
為相太公釣於渭水之濱文王載之而歸遂相武王以伐紂彼二人者皆
非富貴人也而湯武忘其賤貧用其智謀作為法度以遺萬世欲效之者
效其所為而已矣　增義臣可仁曰有天下者富貴之極也居巖壑者貧
賤之至也上能忘其勢下能忘人之勢惟以道義合而不以貴賤介乎意
則上下之情孚而天下之務成矣是知忘其勢者湯武也忘人之勢者伊
尹太公也其道行功既也宜哉此章論湯武任賢無方　重音臣貞曰相
去聲聖可晞皃在茲欲得其心審其辭彼不並世千載之後聞而知師謂
效法之也皃音貌聖人可以效法求之不在於遠皃然如在目前也欲
求聖人之心者將審其言辭則得之矣彼二帝三王周孔顏孟豈並世而

生哉哉生數千載之後其道一揆若合符節皆聞而知之者也　增義臣
可仁曰審其辭者謂察其言而得其心也典謨訓誥皆其辭也人君體而
察之服而行之則有餘師矣此章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之道異世
而同歸人主當效法之也　重音臣貞曰揆巨癸切時可惜不再得聖人
存心愛晷刻萬古悠悠青史無情何所則時謂歲時晷日景也悠悠長遠
之意人君於歲時當汲汲然惜德行義惟恐無聞於後世也若蹉跎姑息
則年與歲去時不再來深可惜也大禹聖人猶惜寸陰是聖人愛晷刻也
當其時而不自力為萬古之後悠悠長遠青編史冊當書其實非徇面情
者也若無德政可紀使後世之人何所法哉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脩德
行義務在於時大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以此此章言聖人惜時也
重音臣貞曰晷矩鮪切景影通用本作景後葛洪加彡作影蹉跎上倉何
切下唐何切夫時也民可邇不可恃愛而字之同父子猶水載舟載亦覆
兮覆亦爾邇近爾猶水也民可親近而不可倚恃愛而養之則情同父子
荀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情可畏
如此此章言國之安危在於民心之向背也耕夫悲形疲羸冷風擊骨夾

鑠肌女饋妻饁稚兒披棘逐牛寒叶音難耕夫謂耕種之農夫也饋烝
䭾饁田餉也農夫辛苦之狀良可傷悲耕犁耘耔形容憔悴疲之羸瘦不
避寒暑晚耕則冷風擊其體骨晝耘則炎氣鑠其肌膚女烹煮妻饁餉幼
小之子披荊棘牧牛羊舉家勞苦如此食其粟者所當閔念也　增義
臣可仁曰周世宗嘗刻農夫蠶婦于殿庭可謂能念民之勞
苦者矣此章并下章論耕夫蠶婦之辛苦　重音臣貞曰瘁清秦切羸倫
為切鑠式灼切銷也饋求位切饁筠輒切餉式亮切壑口很切其夫義切
置之也蠶婦勤夜繼晨髮垢面披風塵肌枯目爛頸脊屈僂要不伸要
平聲蠶繅之婦其勤苦尤甚夜而晨晝而夕不遑休息蓬髮垢面不暇脩
整披冒風塵繅絲採葉形成枯槁目成瘡爛頸脊要背屈曲不伸深可憐
也衣其帛者尤宜念之　重音臣貞曰繅清蒙切亂也孤爲光切僂隴
主切繅蘇曹切繅繭為絲也槁苦浩切衣去聲征夫苦冒寒暑遠離父母
別妻女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勇戴出征之人其勞苦益甚披冒霜雪櫛
風沐雨雖則嚴寒酷暑不敢辭避父母衰老而不能奉養妻子寒衣而不
敢懷顧但知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然踊躍施其勇武而已爾　增義臣
可仁曰遣兵之際成敗之幾也王者當懷其心而閔其苦則人皆為我用

矣是故先王於采薇之詩皆豫言其勞苦而慰之也此與楚辭九歌國殤
意同　重音臣貞曰操七刀切挾撒頰切櫛側瑟切搴起虔切殤音洛場
尸羊切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曰旌蔽日兮敵
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又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
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欲用兵示以誠程其藝練以精率堪其任
威信不廢邦其寧王者之兵以誠信為主推吾誠心置人腹中使人人知
有尊君戴上之義則無內變之虞矣又當程別其材藝如能弓者授之能
戰者授戟使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訓導鍊習使其銳氣精明器械堅利
慎擇將帥以領之夫將者國之司命存亡所係不可不慎擇也有罪
雖在大必誅有功雖存小必賞所謂威信不廢也如此則敵人畏服而邦
國安寧矣　增義臣可仁曰按唐天祐將於前古帝王之事立此更端故
以用兵之說結之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殷周而下以武戡
亂以文治平治平之時亦不可忘其武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文備者必有武備亦此意歟此章與上章論王者用兵之道在於擇將帥
而得人心也　重音臣貞曰副必刊切率帥同將去聲夫音扶秦平聲帝
堯舜無瑕璺元首股肱相保信駕御萬邦振素挈領衆毛順璺音問玉坼

日𣊬。呂𡚁曰鍳。元首。謂君。股肱。謂臣也。堯舜之德。至全至備。無有玷損。又
其臣皐陶稷契之徒。亦皆賢聖。若臣上下心相保信。有同一體。其治萬邦
也。猶王良之御車。總其六轡舉而駕之。無所結軼。其理萬民也。譬若紫衣
提其領而振之。衆毛自順。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之道。備於堯舜。故叙古
自堯舜始爲此章。至終章。皆叙古昔帝王之事。以貫前文也。　重音臣貞
曰。𣊬。何加切。結音𠮟。軼。臺逸二音。禹無偏任。衆賢畢官。惡服儉以先聲教
廣被。孔子論之無間然。間去聲。大禹之德。公平正大。無所偏頗。舉賢任能
無有不當。卑其宮室。薄其衣服。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其風聲德教。被及四
海。孔子論之。不可得而非間之。　增義臣可仁曰。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克儉于家。克勤于
邦如此。而聲教訖于四海者。豈有他哉。亦推其儉德而化之耳。　重音臣
貞曰。被。平義切。黼去聲。頫平聲。冕去聲。黼方矩切。斧謂之黼。謂采繡斧形
以絳帛爲質。白黑爲文。冕美辨切。冠有旒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作恭
也。啓纂武。遵繩墨。有扈强梁。心不服。六師移之。獄訟謳歌歸有德。纂繼武
法。繩墨以繩彈墨。取直者也。有德謂啓也。禹之子啓。有賢德。能繼禹之法
式。其遵先王之道。猶匠之遵守繩墨。不敢違背也。時諸侯有扈氏。恃其强
暴不肯服。復啓命六御征之。滅其國而遷其社。初禹崩之後。啓以天下讓
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陰。獄訟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天下
歸之。　增義臣可仁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公而已矣。禹以天
下讓益。益不能君而啓又賢。然後家天下。亦曰公而已矣。孟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重音臣貞曰。纂祖管切。扈侯五切。夏后氏同姓。
服。叶消韭切。帝太康。亂紀綱。十旬弗反逆禽荒。羿浞相仍。不有少康夏祀
亡。浞。食角切。啓之子太康。不恤國政。壞亂其法度之紀綱。畋獵於洛水之
表。十旬不反。有窮國之君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不使歸國。乃立其弟仲
康爲天子。羿自爲相。羿之嬖臣寒浞。殺羿而奪其位。復立仲康之子相爲
天子。寒浞之子澆。逐滅相而篡其位。相之后。有仍氏之女。方懷妊而奔
歸其國。遂生少康。既長能布其德而收夏民。乃興兵滅澆而復歸故都也。
　增義臣可仁曰。以大禹之德。一再傳而天下亂。所以然者。太康荒淫。不
能遵守先王之道也。若非少康之能興復。則夏氏之宗社幾覆矣。後世立
子不擇賢。而繼嗣不肖者。可不監哉。　重音臣貞曰。少去聲。澆五弔切。妊
汝鴆切。長上聲。桀失守。佚體口。林其肉而池其酒。厥德不悛。身竄南巢亡
九有。桀名履癸。夏氏第十七王也。悛。改。竄。放。南巢地名。桀爲天子。失其所

守之道。心溺口體所役使。寵其妾妹喜。乃爲傾宮瑤臺。歛百姓之財。爲酒
山。肉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成湯伐之
放於南巢而桀遂亡失其九州也。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酒色之能亡人之
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嗚
呼。皇祖之訓如此。而太康有一焉。失其國。至桀則兼之矣。安得不亡。商紂亦
然。　重音臣貞曰。悛。逡緣切。竄。取玩切。心爲之爲去聲。樂音洛。妹。居希切。
湯執中。道日隆。伊尹相之成厥功。躬服德義詒孫元。聖賴幼沖。湯名天乙。
桀十三代孫也。執中。謂執守中庸之道。隆盛。服行。元聖。伊尹。幼沖。幼小。而
沖稚。謂太甲也。湯能執守中庸之道。其道日以隆盛。又得伊尹相之。乃能
成其代夏救民之功。湯又身行德義。詒謀於子孫。又於伊尹。使之輔相其
德。立以爲君。而臨天下也。　增義臣可仁曰。湯之德盛矣。而太丁未立。外
丙仲壬又皆不延。太甲之立。又在幼稚。若非寄託得人。則亦殆殆乎哉。
重音臣貞曰。相息亮切。帝太甲。昧前愆。桐宮三祀
復辟德乃洽。太。音泰。太甲。湯之孫。桐宮。湯墓。復還。辟君。洽合也。太甲即位。
違棄湯之法度。日與群小相親。狃湯其[illegible]習玩媟狎。伊尹懼其終身迷惑。
乃遷居湯墓。使其改過。太甲果能悔德。自治三年之後。伊尹迎入宮中。還
居君位。而太甲之德。乃復合於天性也。　增義臣可仁曰。人之失德。昔不
自悔。尚誠能悔然改過。則亦不患不聖賢。太甲改過自新。若日月之食
焉。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無所加損。其視乎遂非者。爲如何哉。　重音臣
貞曰。辟必益切。媟先結切。更平聲。商之災。紂可哀。斮夫涉脛。剖婦胎。盟津
畢會。武王一怒。散鹿臺。盟音孟。紂名受。商之第三十王也。盟津。渡處。在今河
陽縣。畢。盡也。紂寵其妃妲己。所言者從。所好者貴。所憎者誅。厚賦民稅以
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見冬涉水者。斮折其脛而觀之。剖孕婦之胎。與
妲己爲笑樂。武王伐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盡會者八百餘國。武
王至紂郊。一怒而與紂交兵。紂兵不戰而退。遂誅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濟百姓。諸侯共尊武王爲天子。殷商遂亡。　增義臣可仁曰。紂厚
歛於民。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自以爲得計矣。殊不知人心既去。天
命改移。一身尚且不保。何計之有。武王伐之。散財發粟。而天下大悅。傳曰。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豈虛語哉。　重音臣貞曰。斮。職略切。斮也。脛
下頂切。剖。普后切。析也。破也。好去聲。樂音洛。紂去聲。周道昌。始太王。后稷
公劉擢流芳。卜年八百古今無數。無與方。太音泰。周道之盛。自太王時三
分天下已有其二。然其積行累功。則其來遠矣。始而后稷。中而公劉。德澤

芳馨相繼流傳非一日也其後成王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
百後王赧王跡春計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豈其仁義禮樂德化醇厚
故過其世數自古及今無與比方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仁義禮樂德化
之本先公先王脩而行之後王子孫遵而守之此其所以卜年延永言今
其反也　畫音臣貞曰積行之行去聲郟鄏上訖洽切下如欲切左傳成
王定鼎于郟鄏春秋謂之王城魏晉為河南縣郟乃版切周失天下於赧
入秦為家無諡而稱謂其慙赧謂之赧愧而面赤曰赧成后沖戲剪桐三
叔流言毀周公金縢啓卜公歸復國叔虞封成后武王子成王名誦即位
之時年尚幼小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戲曰吾以此封汝史佚請擇日王
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之故墟曰唐侯
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王遂疑周
公及周公東征忽有天變王啓金縢之匱取卜書以占吉凶乃見有武王
疾時周公欲以身代武王死之說王感泣親迎周公歸國　增義臣可仁
曰武王有疾周公欲代之死後成王以流言疑之遇風雷之變禾偃木拔
王得金縢之書感泣迎公天乃雨反風禾木盡起歲大熟噫天人之交感
應之理不可誣矣　畫音臣貞曰縢徒登切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以金緘之也佚亦質切幽王迷惑豔妻師尹匪躬諸侯携驪山戲火
徵兵不至身首墮墮許規切幽王名宫涅豔妻謂褒姒師尹大師尹氏携
離叛也遂賊謂為犬戎所殺也幽王寵其妃褒姒其心昏迷惑亂其臣尹
氏本小人幽王任以太師之位暴政及民失天下瞻望之意故百姓離心
諸侯背叛褒姒性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作驪山舉烽火諸侯以為王室
有難各引兵入援及至無事褒姒大笑諸侯皆怒而退又欲廢其太子宜
臼立褒姒子為太子宜臼之舅申侯引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皆不至犬
戎殺幽王取寶貨而去申侯立宜臼為王是為平王　增義臣可仁曰詩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豔妻煽方處又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幽王
之敗以女子小人內外交煽而蠱惑其心不之悟也女子小人能敗人之
國如此可畏哉　畫音臣貞曰豔以贍切好而美也涅乃結切為好皆去
聲烽敷容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漢書文穎注邊方備寇作高
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燃之以望其煙曰燧難援皆去聲滅許劣
切滅也嫡戎戰切熾盛也平王昏迷其門忘父之仇德弱恩東徙洛都國削
侯邦僅以存平王宜臼也其德昏昧迷失其復讎討賊之心忘申侯

召寇殺父之讎而德其立己之恩王遷京畿之民戍守其國東遷洛都之
後威令不行王綱廢弛諸侯不朝其地不過數百里間廁於諸侯之間特
以文武周公之禮樂教化在於人心故其王號僅存而不廢爾　增義臣
可仁曰甚矣平王之昏庸也君父與舅氏孰親王法與私恩孰重三綱君
政之本王法天子之權平王復讎討賊之刑不加於申侯徇私釋怨之恩
惟厚於舅國三綱五常君政王法於是乎掃蕩矣孔子作春秋託始於此
蓋有不得已而者爾　畫音臣貞曰戍春遇切朝陟遙切間廁之間去聲秦
政強并土疆周赧繫頸同犬羊登封刻頌自言功德踰帝皇政始皇名赧
王名延周之末主也始皇本姓呂氏初莊襄王為質于趙大賈呂不韋
有美姬已有娠莊襄見而悅之不韋獻之歸秦而生政是為始皇恃其強
暴并吞六國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地於秦始皇遂為天子巡行天
下登泰山立石刻頌功德自言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始皇帝次曰
二世三世至於萬世欲傳之無窮也　增義臣可仁曰始皇意欲一世而
傳之萬世不知脩德服人而復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僅能混一二世而亡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始皇不知能一之之道其欲傳及萬世不亦
惑乎　畫音臣貞曰并去聲賈工五切坐販曰賈娠升人切行下孟切巡

視也干戈猶阿房起金碧熒煌照渭水坐席未溫博浪謀人已切齒干戈
皆兵器猶息也阿房始皇所營宮名始皇既并天下干戈方息役心遂生
以咸陽先王宮庭小乃於渭南上林苑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前畫極璀光照渭水韓人張良父祖
以上五世相韓韓為秦所并良恨秦欲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
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求之不獲於是良佐沛公伐
秦滅之及項羽入關遂縱火焚阿房宮火三月不滅　增義臣可仁曰當
先王階三尺茅茨不翦後世頌其德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欲民財以建
阿房宮是棄先聖之道德仁義同桀紂之淫侈驕奢又安知竟碎之於焦
哉故獨夫之心侈天下之心離矣　畫音臣貞曰猶蘇禪切阿於何切房
符方切滑先二切浪郎宕切漢書張良傳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服虔曰
河南陽武南地名相去聲令操皆平聲中去聲衰二世闇且騃馳鹿異形
審非易高謀傾斯主人不悟竟殞弑始皇子胡亥號二世皇帝始皇崩於
沙丘宦官趙高及丞相李斯恐其長子扶蘇聡明乃詐為始皇詔賜扶蘇
死立胡亥為太子立成二世即位後趙高先陷李斯殺之二世遂以高為丞
相高欲專權恐衆不服乃先設驗獻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

耶。謂秦爲馬。二世問左右。或黙不敢言。或有言秦者。高以法陷殺之。秦遂
不復敢言高之過失。高於是竊弄國權。及關東亂。高恐得罪。乃與其壻閻
樂。領千餘人入望夷宫殺二世。立子嬰爲主。降其號爲秦王。　增義臣可
仁曰。秦室之傾。雖由無道。然致以任宦官趙高而速之也。以李斯而尚不
能違其奸。況庸人乎。然則宦官能敗人之國如此。可是哉。　史書臣貞曰。
閻。積通用。項羽敗切。胡也。惡烏路切。長上聲。秦室傾。楚漢爭。沛公軹道降
子嬰。籍狠自用。贊智不附。屍首横。漢王姓劉。名邦。沛人。立爲沛公。是爲漢
高帝。楚王姓項。名籍。號西楚霸王。秦室傾頽。楚漢二主爭先入關。沛公先
入關。秦王子嬰降于軹道。項籍爲人狠戾自用。不從賢智之謀。故賢智不
附。爲漢軍所敗。自刎烏江。　增義臣可仁曰。劉項二人。皆起於寒微。以勇
武言。則劉不如項。以仁智言。則項不如劉。項以勇武自用失之。劉以仁智
任人得之。然則項羽之敗。歸命於天。則亦誤矣。　史書臣貞曰。毄諸戟切
車輪所至爲道。狠下墾切。則武狠切。漢基造。由董老。三傑之功居不少。長
者寬洪。鯢輅之謀何遼曉。鯢音兒。輅下革切。長者。謂高帝。時人稱高帝爲
寬大長者。鯢輅。謂挽木輅車也。漢之所以造帝基者。只該在此三事。楚漢
既已講解。各王一方。則漢無伐楚之名也。及三老董公遮説曰。天下諸侯
共立義帝。令項王放殺之。請先爲義帝發喪。然後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
者。此得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一也。張良。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而漢
能用之。二也。天下初定。帝都洛陽。齊人婁敬戍隴。道過洛陽。脱輓輅衣羊
裘。因虞將軍見高帝。説曰。洛陽天地之中。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帝即日車駕西
都長安。此三也。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者。人人得而討之。至戰國之衆。春秋之義微矣。三老董公一言倡起。
而高帝用之。於是討賊之義明。而三綱五常正矣。春秋萬世之法。而董氏
推明以爲天子之事。豈不偉哉。　史書臣貞曰。長展兩切。輓輅。蘇林曰。一
木横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挽音晚。下同。先爲之爲去聲。衣去聲。卒
倉沒切。患遠也。婢之禍。高之過。如意既隕人彘戮。呂氏莫劉。不有平勃國
幾破。婢。謂呂后。高。謂高帝。莫。削之。高帝既立太子。又寵戚夫人。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如意。周昌叔孫通奇切諫不聽。賴張良之計。招致四皓得免。
高帝崩。呂后截戚夫人手足。去其目。置厠中。目曰人彘。又殺如意。及惠帝
崩。呂氏遂竊朝權制。芟刈劉氏。偏封諸呂爲王。謀篡漢室。若非陳平周勃
二人盡力匡救。則其國家不被篡者幾希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帝嗣基

之共立也。其欲易太子者。特以寵戚姬而惑亂其心也。呂氏之不講。亦因
高帝有以啓之也。故使宗室不保。七廟欲隳。皆本於一念之不正。人主於
一念之頃。妃妾之際。可不謹哉。　史書臣貞曰。扇直吏切。敗也。刲寸卧切。
執。居希切。刈。魚肺切。漢之懿。文爲最。躬服儉素節以制。賈誼徽辭東宫未
學可歎歎。徽音陳。子。西漢之君。唯文帝最賢。高帝庶出第三子也。名恒。封
代王。陳平周勃削平呂氏之難。迎立爲帝。帝身服儉素。所幸慎夫人。衣無
文錦。不受千里馬。欲作一露臺。材木已就。恐傷民力而止。集上書囊爲殿
帷。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幾致刑措。賈誼上書有曰。古之王者。教太子
有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端士
與太子居處出入。使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又曰。習與正人居。不能
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今太子未娶。可大息也。　增義臣可仁
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正而天下定矣。近端人。親有道。所以熏陶德性。涵
養氣質。以正天下之本也。唐虞三代之君。聖哲賢明。道全德備者。用此道
也。賈誼之策。真可謂萬世無弊之名言矣。　史書臣貞曰。歎。休居切。教。許
既切。辟去聲。上。時掌切。措。倉故切。少去聲。以道之道音導。去上聲。惡行之
行。去聲。處上聲。武有爲。方士欺。邪耗民。罹恨已遅。禍基先毋恩于壹戚閑
者悲。邪。似嗟切。罹。音離。武帝名徹。景帝子也。帝初即位。將大有爲於天下。
招選四方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天下翕然望風向慕。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文章煥然可述。有三
代之風焉。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拜爲文成將軍。文成勸帝作甘
泉宫。祭太一諸鬼神。以致天神。居歲餘無驗。帝誅文成而隱之。又作承露
盤。以銅爲之。高二十丈。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長生。帝方悔誅文成。而侯
王丁義復薦欒大。云與文成同師。帝得欒大大喜。拜爲五利將軍。復五利
自以其方無驗。恐帝覺其妄。乃書帛飯牛。佯云此牛腹中有異。帝剖牛視
之。識其手筆。妄斬之。後又遣人入海求仙藥。登嵩岳。祀泰山。冀遇神仙。晚
年覺其言神者無驗。乃封拜臣僕曰。昔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然而府庫已空竭。民力已罷弊矣。帝初立皇子據爲太子。後夫人趙
倢伃妊十四月而生子弗陵。帝曰。吾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夫人之門曰
堯母門。於是姦臣逆探帝意。知其寄愛少子。必竊歸之。後姦臣江充與太
子有隙。時帝在甘泉宫有疾。充言於帝曰。祟在巫蠱。治之疾乃愈。帝使充
治巫蠱獄。充遂掘太子宫中所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皆不道。當奏
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乃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斬之。因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卒以自衛。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詔捕反者。太子不能
自明。又不得見帝。遂與帝兵戰。太子兵敗。亡散。壺關三老茂上書明太子
不反。帝亦悟。然未明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免。即自經。後帝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太子死處。天下聞而悲之。　增義臣可仁曰。
人君舉措。不可不慎。武帝既立太子。復名先母之門。致使姦臣逆揣其意。
遂成巫蠱之禍。江充一小人爾。能陷太子者。以太子之權素輕。如其不足
畏也。及壺關三老上書明太子無罪。帝既悟。又不速赦。遂使太子御寬而
死。豈獨當世之人悲之。於萬年千載。使人流涕也。　書青臣貝曰。若古聲
訞。扶晚切。妄。與侯同。使。仕上上聲。棄。切。下音諸切。話宜亦作訞。佇。採平聲。澤
之逆切。忿懟也。棄雖逆切。神禍也。師古曰。禍咎之徵。見神所以示人也。蠱
古暮切。樂音洛。度達各切。料。片。后黨熾。自王氏枝斗根蟠代相繼。新莽同
之竊璽操柄振神器。漢家后黨之多。自成帝委政於王鳳。王王音爲御史
大夫。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其蟠根深固。枝葉繁盛。代相
繼續。至於王莽。始則佯爲輔國。中則居攝。終則真篡。遂竊國璽。服衮冕據
天子之位。改國號曰新室。　增義臣可仁曰。王莽篡漢。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自王音用事。郡國守相皆出其門。是天下惟知有王氏。

不知有劉氏矣。及莽竊位。使求傳國璽於太后。太后怒而擲之地。嗚呼。至
是亦將如之何哉。婦人之仁。不亦悲哉。　書青臣貝曰。熾。昌志切。斗。言熙
切。相斗枝也。璽。想里切。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唯天子以爲璽。守
相。皆去聲。代相之相。如字。南陽賢裔神鞭飛龍躍起來雲煙誅鉏姦僞嗣
續先祀復舊禮。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
頓令欽之子也。王莽時天下大亂。遂起兵討莽。奮其神武。提鞭策馬。如飛
龍之躍起來爲雲煙。誅削僞莽。以繼續先代之宗廟祭祀。而復其舊物也。
舊禮舊物。晉王獻之。夜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舊物。可特置之。盜驚走去。後人謂舊物爲青氈。　增義臣可仁曰。詩云
宗子維城。宗子者同姓之子也。王者廣樹宗子以固國家。猶高築城郭以
防寇盜也。漢之宗室存者無幾。不有光武。則已爲異姓所有矣。維城之義。
可不監哉。　書青臣貝曰。裔。工祭。漢之纂閹寵竭前有恭顯後甫節巍巍
帝室録爾類同陽上穹奠讀妖禍也。兩漢之禍。皆由閹人擅寵竊託之門
於宦官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要。威權潛移。勢傾人主。元帝時
蕭望之欲引用正人。抑其氣燄。反爲所陷。是後宦官愈盛。廢置人主。皆出
其手。後至靈帝時。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眩亂國政。陳蕃竇武
以其操弄國權。濁亂天下。白太后除之。太后猶豫不決。事遂泄。曹節王甫
之黨大呼曰。陳蕃竇武白太后廢帝。遂脅帝使作詔殺陳竇等。幽太后於
南宮。漢室竟以此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宦官之禍。世代有之。未若漢唐
之尤酷烈也。閹寺所以能制人主者。以其在宮闈之中。日相親狎。人主之
動靜云爲。皆爲其所窺伺。於是揣意承顏。以奉其意。及其勢成。則外結强
臣。內交嬖媵。以固其權。忠臣直士。欲斥其罪。鮮有不爲所陷者。蕭望之天
子之賢傅。陳蕃竇武廊廟之正臣。尚且不免。況李斯之於趙高。劉江之於
守澄等。安能免哉。　書青臣貝曰。尊魚列切。鯨。以膝切。猶豫。上夷周切。又
余救切。下羊茹切。遲疑不決也。桓靈潰逮不復山陽奔播死臣僕卒操胡
仍天下三分成鼎足。桓帝名志。靈帝名宏。潰。涸山陽獻帝也。桓靈之世。宦
官之亂。不可復制。桓靈昏貴官狡猾。潰亂涸瀾。遂而不反。於是寇盜蠭起。
董卓起兵以討宦官爲名。靈帝崩。皇子辯立。太后臨朝。卓入朝以太后令
廢辯。立陳留王協。是爲獻帝。獻帝爲羣賊所挾。奔播無常。及曹氏篡漢。降
封獻帝爲山陽公。遂爲所弒。是後劉備帝蜀。孫權帝吳。魏氏據中原。天下
三分以成鼎足之勢。　增義臣可仁曰。東漢傾頹之勢。非一日矣。加以桓
靈之昏庸。卒操之姦雄。而婦人當國。閹寺竊權。雖欲少延。其可得乎。　書

青臣貝曰。溷。戶困切。蠭。敷容切。漢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
生。言衆多也。與蜂同。朋。馳遂切。魏氏雄作家翁西虜蜀漢夷江東馬昭勢
逼曹髦一怒戈洞胸。魏氏雖據中原。自以正統在己。謂蜀爲虜。吳爲夷。而
自作家翁也。傳四主而至高貴鄉公髦。以司馬昭之勢日逼。威權不由已
出。不勝其忿。遂自挾劍。率殿中宿衛蒼頭出誅昭。賈充與帝戰於闕下。太
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將如之何。充曰。司馬公養汝輩正在今日。今
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刺帝洞其胸。刃出於背。隕于車下。昭立曹操
之孫奐爲帝。遂禪位于昭之子炎。炎即位。是爲晉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
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於初爻一陰之生。聖人已有履霜堅
冰之戒。蓋陰長則陽消。陽主則陰息。自然之勢也。夫司馬氏探纂之心非
一日矣。自懿師昭。三世秉國。天下只知有司馬氏。而不知有曹氏。至是大
事已成。雖殿中蒼頭宿衛。亦司馬氏之人也。而高貴鄉公不勝其忿。欲一
決勝負。誠亦愚矣。觀賈充無問之言。成濟抽戈之事。則履霜之戒不謹於
始。其血玄黃之義見矣。　書青臣貝曰。瞞。莫寒切。奐。呼玩切。禪。時戰切。與
擅同。前于先奔擅避。禪長亦同。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
位。長。上聲。不勝之勝平聲。晉武皇兼二方劉禪孫皓羅牽羊嗣子不肖神

州赤縣成戰場。晉武帝姓司馬氏。名炎。昭之子也。魏既平蜀。吳亦降晉。蜀主劉禪。吳主孫皓。肉袒牽羊相繼而降。武帝初年節儉。政化大行。及江南既平。侈心漸生。晚年並畜嬪。其次子衷。不辨菽麥。其母楊后賂遺近臣。使譽之於帝。遂立為太子。武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惠帝。其后賈氏行汙穢。專主內權。殺太后。廢太子。晉室大亂。趙王倫起兵殺賈后篡位。於是骨肉相殘。殺戮殆盡。四海鼎沸。五胡並興。神州赤縣。皆為戰場也。　增義臣可仁曰。首武帝初年。雅好直言。以儉化俗。天下望風向化。及平江南。納孫皓宮人。侈心遂生。晚年至於從羊車以幸宮人。加以嗣子愚暗。輔導非人。賈后汙穢。濁亂宮壼。致使兄弟相殘。干戈不息。神州陸沉。四海板蕩。亦由武帝不能謹守初心而失之也。　重音臣真曰。肯去妙切。并去聲。祖從早切。遺去聲。幾居希切。好去聲。從與縱同。壼苦本切。宮中巷路。操平聲。鄴因從偽劉青衣執洗恐死羞。金陵王氣曆于潛胎馬化牛。王音以。懷帝愍帝名鄴。時劉聰稱帝於平陽。懷帝被于聰。聰使懷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愍帝亦降于聰。聰出獵。使帝着戎服執戟為導。聰又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位多流涕。初秦時有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至元帝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也。元帝名睿。初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文。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史牛欽而生睿。是為元帝。都金陵。號東晉。　增義臣可仁曰。牛睿之滅晉。呂政之滅秦。一也。郡孫東晉。實非司馬氏之後矣。故先儒論之曰。於始皇當稱後秦。於元帝亦當稱後晉。如此則名正言順矣。　重音臣真曰。鄴音業。愍美隕切。着陟略切。亦作著。服衣也。珉彌鄰切。號平聲。降戶江切。更平聲。度與渡同。濟也。閱晉基勢傾頹。宋公意欲路人知。恭帝不吝亦欣。親書已恨遲。東晉傾頹之勢。甚可閔憐。王敦。桓玄。相繼謀篡。及劉裕討桓玄。平之。功德既盛。威權漸移。人主之命在其掌中。裕自安帝時進爵宋公。其欲代晉之心。行路之人所共知也。至是諷朝廷禪位。傅亮承其意。具詔草呈恭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自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氏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禪位于裕。裕即帝位。是為宋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宋齊梁陳之世。皆為人主以權柄授人而失之也。然則人主以權柄假人。而能久享其國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之謂也。　重音臣真曰。吝良刃切。惜也。操平聲。皆為之為去聲。衰宋明。蕭道成。蒼梧巷游掠可更淚陰揮涕。誓願王宮勿復生。明帝名彧。[illegible]謂蒼梧也。

劉宋之世。弒逆相踵。禍亂非一。明帝遣蕭道成將兵鎮淮陰。道成遂收養豪俊。賓客始盛。是後國柄悉入其手。明帝崩。道成立明帝子蒼梧王昱。蒼梧出游無度。營署巷陌。莫不貫穿。輦下小有忤意。即加屠剖。道成密結近侍楊萬年等。弒蒼梧。道成更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封道成為齊公。又進爵齊王。順帝禪位于道成。是為齊高祖。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出宮。帝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氏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降封順帝為汝陰王。　增義臣可仁曰。國家者。豪俊之依歸也。豪俊者。國家之利器也。豪俊出。則國家治。豪俊隱則天下亂。是故明主設名爵以致之。加禮貌以待之。推恩信以懷之。故多士濟濟。列於周室。群賢班班。立於虞朝。主於宋明。既以兵柄假於道成。又以豪俊資羽翼。欲其不成攘奪之計得乎。故曰。豪俊國家之利器。王者當招致之以利其國。不可委之以資寇盜。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之謂也。　重音臣真曰。[illegible]子慎切。更平聲。復扶又切。彧乙六切。將去聲。昱余六切。穿樞絹切。官蕭梁之世。臣下謂帝為官。後人或稱大家。或稱官家。濟上聲。傷蕭齊淺根基。東昏弒而宗社移。相傳七主二十四年衍代之。蕭齊之業。非有德澤及於民。根基甚淺。高祖傳于賾。是為武帝。武帝傳高帝兄

蕭鸞。鸞輔政。廢二主。遂以太后令入繼大統。是為明帝。明帝殂。其子寶卷立。是為東昏侯。東昏失德。王珍國。張稷。及張齊等弒之。蕭衍舉兵至南康王寶融。是為和帝。和帝禪位于蕭衍。是為梁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之有天下也。其始必有大功於民。而後以德澤繼之。又以教化成之。然後可以延世也。道成忘明帝豢養之恩。遂至睥睨而奪人之國。一再傳而為鸞所竊。鸞傳於子。豈不欲繼繼相傳哉。未幾見弒。而又為蕭衍所有。凡此數主。既無功德及民。又無德澤以繼。是猶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挾彈者伺之矣。其能久乎。　重音臣真曰。睥睨。上疋詣切。下研計切。傳視也。幾居希切。禪時戰切。梁武賢夫帝權。終日疏食坐空禪。臺城遇厄傳不再世歸霸先。梁武帝姓蕭名衍。[illegible]人主雖好儒術。親睦九族。優待朝士。躬行節儉。勤於政事。可謂賢君矣。然而失帝王之權。釋姦不誅。見惡不討。日進一疏食。不飲酒肉。三捨身奉佛。終日坐禪。廢棄國政。於是刑政日衰。紀綱日紊。及侯景作亂。逼帝臺城。竟以餒殂。侯景立武帝之子綱。是為簡文帝。復為侯景所弒。陳霸先立晉安王方智。是為敬帝。敬帝禪位于霸先。是為陳高祖。　增義臣可仁曰。梁武帝雖好儒術。不如其以儒術為何物也。使其真知儒術之可好。則必以周孔之道。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具矣。何至三捨身於同泰寺。而使宰相貴金帛奉贖皇帝哉。身得天下而身失之。正坐不知儒術故也。　重青臣貞曰。付去聲。嗷使遊切。空禪坐禪之禪平聲。錢等罪切。飢織也。陳驅駕。拓拔謝覺也。堅手于手爭又切。叔寶荒淫。玉樹歌殘夜長夜。驅駕轡驅馳駕御。拓跋。元魏姓也。東晉孝武之世。拓跋珪始稱帝。國號魏。東晉滅。宋齊梁陳相承。居南。元魏居北。主陳高祖受禪之年。魏恭帝禪位于宇文覺。是拓跋氏於是年謝也。覺即位。國號周。主陳宣帝之世。周禪位于楊堅。是為隋文帝。覺堅二人貪位相奪。如就手中爭奪膾炙也。叔寶陳後主名。荒淫耽樂。與其狎客撰為新聲。有玉樹後庭花等曲。與群小為長夜之飲。酣歌為樂。遂為隋文帝所滅。　增義臣可仁曰。此書所述。皆正統相承。不敘偏國。此章因隋文帝自受宇文周之禪。混一南北。故并及元魏宇文氏而互見之耳。　重青臣貞曰。拓拔上闥各切。下蒲撥切。國人謂土為拓。謂后為拔。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或說自拓天而生。拔地而出。遂以氏焉。後魏孝文改為元氏。隋文興。驅神兵。并一天下海內清。廣也不仁。淫蒸弒逆極肆情。下淫上曰蒸。隋文帝姓楊名堅。文帝既受宇文氏之禪。奮然驅兵。其勢如神。并一天下。四海之內肅然清平。文帝性好儉。立子勇為太子。勇頗好奢。帝以為不類己惡之。少子廣厚賂近

臣。偽飾恭儉。近臣數譽之於帝。帝遂廢勇立廣為太子。帝納陳高宗女。號宣華夫人。有寵。後帝寢疾。夫人視疾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帝怪夫人色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其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來。述巖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太子執述等下獄。盡遣宮人出。令張衡入殿侍疾。俄而帝崩。陳夫人懼失色。太子先使人以同心結賜之。是夜烝焉。遣人殺故太子勇。廣即位。是為煬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文帝寢疾。垂危之際。太子無禮。帝得其狀。使述巖召勇。此事宜密也。當是時宜召廣對述巖等。以夫人之言。面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召勇亦未晚也。而述巖作事不密。遂使君父見弒。宗社滅亡。可勝嘆哉。　重青臣貞曰。畜好惡皆去聲。更平聲。泫乎犬切。流涕貌。恚於避切。恨怒也。令平聲。煬餘亮切。弒居帝切。勝平聲。驚龍舟。縱逸遊。飾非拒諫。恣所由。易服逃竄欲得盃醜何可求。煬帝即位。窮奢極侈。飾非拒諫。恣其所為。廣營宮室。以備行幸。開汴渠。造龍舟及雜船數萬。用挽士八萬餘人。行幸江都。所至以供奉禮薄為廷遣。郡丞撓侵削民財以悅其意。於是天下大亂。宇文化及等引兵入玄武門。帝知不免。乃易服逃於西閣。化及等問帝安在。有美人指之。賊衆挾刃直前。扶

帝下閣。數其罪惡。欲加刃焉。帝曰。帝王死自有法。何得加刃焉。顧左右索鴆酒。不得。遂縊殺之。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之飾非拒諫。特自任其才智。以為人皆不如己也。故其所為。每不如人。是知明王不自任其才智。故能出於人上。傳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然則煬帝以才智自任而失天下。亦可為百世之監矣。　重青臣貞曰。易音亦。鴆直禁切。數萬之數去聲。下閣之下。亥稼切。數其之數上聲。索色窄切。求也。縊。於易切。殺也。樂音洛。李氏昌。起晉陽。趙公英武人莫當。肅清寰宇奄有天下號大唐。唐高祖姓李。名淵。為隋晉陽留守。後封唐公。其次子世民。初封趙公。英俊神武。戰勝攻克。人莫有能當之者。煬帝時天下大亂。世民說高祖起兵於晉陽。遂能盈張羣雄。肅清海內。奄有天下。國號大唐。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時天下大亂。太宗時年十八。有安天下之志。而豪俊皆為響應。一舉兵而掃蕩妖氛。群雄鼠伏。真可謂英俊神武矣。　重青臣貞曰。奄衣檢切。大有餘也。說輸芮切。武德寬。天下安。臨湖之變骨肉殘。創業垂統謀為如此良可嘆。嘆平聲。武德高祖年號。高祖仕寬大。政令清簡。天下安寧。初高祖立長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太子建成忌世民功高。高祖又有欲立世民為皇太子之意。建成乃與其弟元吉謀殺世民。世民遂與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謀。先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有變將起。世民遂射殺建成。敬德逐元吉射殺之。高祖乃立世民為皇太子。創業之君。當垂法後世。以訓子孫。而其謀為如此。良可嘆也。　增義臣可仁曰。唐史書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遂立世民為太子。則臨湖之事不能隱矣。高祖既立建成為皇太子。又有欲立世民之意。則啟太宗之過者高祖也。創業垂統。當儀範子孫。今其事為如此。是深可嘆息也。然而太宗為有唐之令君。亦以其天資英敏。自強為善。而充之爾。太宗睿誠可喜。收錄賢材。罔遺棄。治教可尊。方之湯武則有愧。喜去聲。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也。明哲英敏。誠可喜焉。收錄賢材。無所遺棄。魏徵有讎而不殺。封德彝等隋之佞臣。能用其材。化為忠臣。在位二十三年。其政教皆可尊尚。然其殺兄脅父。比之湯武。則所愧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祖為隋晉陽留守。太宗以天下亂。謀起兵。高祖不從。太宗陰使人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脅之使起兵。其始謀如此。安得與湯武比肩哉。　重青臣貞曰。喜許既切。嗣子晦。乖禮制。牝雞司晨亂再世。武韋接踵七朝廢。遺業墜矣。繫嗣子太宗子高宗。名治。司主晨謂晨鳴。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宗昏柔。情勝亦是禮制。納太宗才人武氏立為皇后。任以君政。使之當國。猶牝雞不當

晨鳴。而主晨鳴也。高宗崩。武氏遂臨朝稱制。廢中宗。殺唐宗室。立武氏七
廟。改國號為周。及中宗復位。昏庸懦弱。不能自振。又不殺武三思。縱使三
思與韋后亂。后於餅餤中進毒弑中宗。武氏韋氏足跡相躡。七廟廢遷。唐
室艱墜。皆由高宗納武氏之所致也。 增義臣可仁曰。武氏之禍。高宗之
過也。中宗身被廢辱。備嘗艱苦。宜于改轍。及其復位而不能殺武三思。又
從使之與韋后亂。禍及於身。其誰咎哉。 重音臣貞曰。祀坪忍毋需也。三
去聲。從與縱同。鼎不移。賴臨淄。野鹿入圍。殘李枝。狼顧奔蜀。雖復舊物。已
損虧。野鹿入圍殘李枝。縱安祿山入朝。殘滅唐室之譬。玄宗名隆基。高宗
孫。睿宗子也。封臨淄王。韋后弑中宗。玄宗夜與劉幽求等入宮中誅韋后。
迎睿宗即位。後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即位之初。任宋璟為相。二十餘年
天下太平。後任李林甫為相。天下遂亂。及安祿山入朝。楊貴妃與祿山亂。
祿山遂反。攻陷長安。玄宗奔蜀。祿山盡殺唐宗室。肅宗即位。與郭子儀等
克復長安。然自此之後。天下多亂。唐室遂以衰微。其所虧損者固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宋璟為相。二十餘年天下太平。李林甫為相。天下即亂。明
皇一人也。前則治。後則亂。生於身遭奔播。禍及子孫。任相豈不在於擇人
耶。 重音臣貞曰。相。去聲。朝。馳遙切。貞元猜。孕禍胎。蔦信姦。回棄賢材。誑

毒陷天。不有晟。贊身其災。貞元。德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也。性猜忌。盧
杞姦邪。德宗信之。以酒亂天下。擯棄賢材。不肯信用。賊臣朱泚陷長安。德
宗出奔奉天。李晟為賊軍攻陷。若非李晟竭贊內外盡力。臣救王室。則德宗
之身不免於災害矣。 增義臣可仁曰。盧杞之姦。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姦。
而德宗獨不覺。何也。蓋為姦之人。逆揣人主之意而奉迎之。人主以其能
承迎己意。遂悅之而不疑。則其姦濟矣。使人主覺其姦。則不能為姦矣。
重音臣貞曰。泚。雌氏切。唐之季。閹寺熾。藩鎮強。梁制主。勢竊司衰。殲餘韻
枝。強本根蹶。唐之季世。宦官之勢。如火炎風。不可復制。自肅宗寵任高
力士。其後宦官之勢漸盛。至憲宗時。王守澄仇士良陳弘志等專掌內權。
憲宗服金丹藥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陳弘志遂弑憲宗。其黨諱之。但
云藥發而崩。守澄等共立穆宗。穆宗崩。敬宗立。敬宗之立。又出其手。敬宗遊戲無
度。夜與衆宦官飲酒。敬宗起更衣。殿上燭滅。遂為宦官蘇佐明所弑。守澄
等共立文宗。文宗患宦官之強。密與李訓鄭注謀伏兵禁中除之。宦官覺
之。遂殺訓注并公卿將吏士民二千六百餘人。是後宦官愈盛。外則藩鎮
強梁。不遵詔令。將吏往往以私恣殺主帥。尤狃所愛立之。然後請命朝廷
不能違。於是政柄在於強藩。主命懸於閹寺。譬猶樹木餘枝枝強。則蹶拔

其本根矣。故唐室以是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按仇士良歷憲穆敬文武
五朝。專握國權。廢置天子如反掌。亦其用術之巧也。嘗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此士良輩固權寵之術也。是知天子必讀書。必親儒臣。則德進道明。姦邪
不能欺矣。 重音臣貞曰。黍。舌本切。瞅。居衛切。起神堯。託僖胝。巍巍宮闕
帝黃巢。克用逐之。朱溫嗜殺。士民號。號。平聲。神堯。唐高祖尊號。唐有天下
起於高祖。終於僖昭。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稱帝。國號大齊。
至中和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而朱溫即有嗜殺之心。至昭宗天復
三年。封溫梁王。末年溫逼帝遷都洛陽。士民皆號哭曰。賊臣崔胤招朱溫
來。傾覆社稷。溫弑昭宗。立哀帝。遂簒唐即帝位。是為梁太祖。 增義臣貞
曰。朱溫逼帝遷都。會使禪位。而士民號哭。猶可以見人心未離也。然而主
猶臣換。溫賊群起。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重音臣貞曰。篡。初夜
切。尊號。國號之號。湖封切。亂。羊進切。溫狂蹟。行汙穢。身服鹿。麀見子弑。懷
璽七年。殘骸僅獲。敗氈瘞。行。下孟切。瘞。於罽切。梁太祖姓朱。名溫。狂妄頗
瑣。其行汙穢。亂漬男女。如麋鹿之相聚也。溫嬖子博王友文妻王氏。美。溫

寵之。欲立友文為太子。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有過。溫嘗撻之。友珪益怨。
遂引兵夜斬關入弑溫。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簒立。均王友
貞引兵討亂。友珪自知不免。令人先殺妻而後殺己。均王即位。遂亡。二主
共十七年。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溫行同禽獸。
而子行弑逆。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重音臣貞曰。瑣。沙
利切。瘞。於尤切。扎磨。行同之行。去聲。子行之行。如字。莊狎媟。行不厭。新磨
遂前。批其頰。矢石勤勞。一朝灰燼。墮前業。行。去聲。懸。入聲。墮。許規切。莊
宗。李克用之子也。名存勗。本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討
龐勛有功。賜姓李氏。存勗其後。以功封晉王。及即位。自以李氏。故國
號曰唐。莊宗好俳優。伶人嬖倖不欲其行。嘗自塗粉墨。與俳優戲。以悅劉
夫人。優名李天下。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
色。衆優亦皆駭愕。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帝悅。賞賜甚
厚。後遇賊弑。殂於廡下。皇后不親看視。鷹坊人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
而焚之。曰。生好此。今亦以此相送。衆推其養子李嗣源為帝。是為明宗。通
四主共十二年。 增義臣可仁曰。莊宗初以父仇治國。訓兵事。各有理。袈
脅汗血。櫛風沐雨。十五年而後得及其既登大位。無一善可取。惜財吝貲。

妤曰獲。龍女也。近倖人。不三年而滅亡。其歷年之修亦其自取之耳。若明
宗。則五代之賢者也。進士聶夷中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帝以為曲盡田家之情狀。命左右常諷誦之。又嚴厲
年。均田稅。獎直言。印六經。又曰。朕嘗從武皇獵。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
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朕不為也。惜其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既乏嫡嗣。傳及假子。不久而亡。豈天意耶。　臣青臣貞曰。批篇
述切。于擊之也。傾古協切。面若也。爐。徐呂切。動吁玉切。樸。主勇切。頑也。妤
近。皆去聲。駭。下楷切。驚也。肴。息井切。吳。肖户切。獎。子兩切。閔敬瑭。賂強方。
穹盧丈人許石郎。再傳一主。歷年十一。遂以亡。晉高祖姓石。名敬瑭。太西
夷種。唐明宗婿。以永寧公主。出鎮太原。以天下不受其命。求援於契丹。欲
為中原天子。仍以父禮事契丹。約事成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西諸
州與之。契丹主受其約。稱穹盧前大石曰。已許石郎矣。遂發兵入援。與唐
軍戰勝之。契丹立敬瑭為天子。即位于柳林。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
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主送至上黨。遣
兵衛送渡河。唐主舉家自焚。敬瑭入洛陽。在位七年殂。衆推其養子重貴
為主。遂亡。二主十一年。　增義臣可仁曰。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上封

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
應詔者無十人。帝復降御札趣之。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
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帝納其
言。仍賜詔褒之。惟此二事可喜。餘未暇論也。　臣青臣貞曰。姜去聲。嬀俱
為切。樂。音洛。讜。多曩切。上。時掌切。邀。趙玉切。與。促同。催也。嘆漢劉用婦謀
帝羓還塞主中州。嗟哉二主四年之後即歸周。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本沙
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授以河東節度使。復封北平王。時契丹大舉入
寇。陷國中國。知遠舉義兵即位于晉陽。欲斂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
曰。陛下創起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
意。今宮中所有。請盡出之。以勞軍士。知遠從之。於是中外悅而歸心。契丹
主得疾。至樂城甚苦熱。臥冰於胸腹手足。且嘆之。尋卒。國人剖其腹實鹽
數斗。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於是知遠入洛陽。在位二年。殂。子承祐立。
是為隱帝。在位二年。二主共四年。　增義臣可仁曰。民者國之本也。財者
民之心也。誠奪民財以賞將士。則民心離矣。創業之際。民心一離。則大事
去矣。夫人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則民心既安。將士涣德矣。高祖從之。中
外聞之大悅。夫王者得賢后妃為內助。豈曰小補之哉。　臣青臣貞曰。羓。

邦加切。夫王之令音扶。將勞皆去聲。周之威。齊明資。奉法利民無所私。天
將厭亂衆胀三載傳養兒。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年十八。以勇力
應募。屢有戰功。漢高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又多戰功。授以鄴都
留守。隱帝為其下所殺。威至京師。軍士推戴。以太后令令威監國。遂受漢
禪即帝位。帝天資明敏。雖亂世板布九經。親如曲阜謁孔子廟。既奠將拜。
左右曰。孔子陪臣。天子不宜拜。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耶。拜之。
又拜孔子墓。却四方貢獻。罷營田以利民。或言肥饒者貴之。可得錢以充
國用。帝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安用此錢。悉取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
曰。凡為帝王者安用此物。又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中。帝
無子。以皇后兄柴氏子為養子。封晉王。帝屢戒之曰。吾見唐天子十八陵
無不發掘者。此無他。特以多藏金玉寶物故也。我死當以紙衣瓦棺葬之。
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前云周天子生好儉約。遺令紙衣瓦棺。嗣天
子不敢違也。汝或違之。吾不福汝。及殂。晉王即位。　增義臣可仁曰。周太
祖起於卒伍。而知孔子為百世帝王之師。其天資過人遠矣。左右以為天
子不宜拜異代陪臣。此不特掩善尊賢。又無是非之心也。夫孔子以道言。
則配天地。以功言。則賢於堯舜。前代之君拜老乞言。未聞以為不宜。曾謂

所拜之人有聖於孔子者乎。故君子有言曰。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人主
不知學。人臣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足以
功德無由成矣。然則學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臣青臣貞曰。姜莫狄切。措
求也。監。平聲。好。去聲。嗟世宗處季終。謀為舉措有帝風。亂極思治昇之孫
寡勝英雄。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也。太祖殂。即帝位。世宗賢明之君
雖處於五季之終。而其謀為舉措。實有帝王之風焉。嘗謂羣臣曰。朕每思
致治之要。未得其方。寢食不安。乃命著為君難為臣不易之論。嘗食珍羞
嘆曰。深愧無功。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當與民除害。差可安耳。於是施仁
政。除宿弊。慨然有平治天下之志。又勤於為治。聰察如神。嘗召儒臣讀史
常摭大義。尤不好絲竹纂組及玩好之物。及殂。遺命立梁王宗訓為嗣。年
七歲。是為恭帝。太后臨朝。時河東劉鈞結契丹入寇。恭帝命趙點檢北征。
師至陳橋驛。軍中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訓曰
天命也。點檢當為天子。是夜軍將謀曰。我輩與國家盡力。上無長君。功成
誰賞。不如先策點檢為天子。然後出征。遲明軍士逆以黃袍加點檢身。擁
呼萬歲。擁點檢上馬入城。恭帝禪位于趙點檢。點檢即帝位。是為宋太祖
增義臣可仁曰。治亂相尋。氣數之常也。五代之季。亂之極矣。或以歲僅

適會或舉義兵而起以智力上下僅能得之悽壘未壞甍宮未溫旋爲異
姓主周太祖而天下粗安世宗繼之而兵革稍息然而嗣于幼沖婦人當
國苟非受命之君起而極之則主寡人將塗炭矣書明宗對天祝主聖人
而趙氏興焉蓋天不欲使生民糜爛也而宋太祖慈仁不殺天下遂定孟
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豈不信哉　重音臣貞曰甍上聲畀必至切付
與也毋論好背去聲軌紀逸切將去聲長上聲逵直利切侍也上時掌切
代乾五財偏野歸德蕩除一疆宇跨唐越漢德化醇醲比湯武野叶承與
切五代之末天下大亂人道紀綱幾於泯滅強暴侵淩互相吞噬有如豺
狼之偏於原野宋太祖自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改國號宋太祖即位收
州南北混而爲一德澤敦化醲醲漢雖漢唐之君皆不能及可以比於
湯武也　增義臣可仁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則國不國矣五
代之世如豺狼之逸爬力強則搏齒利則噬不復有禮義廉恥矣宋氏既
興總攬權綱恢弘王道禮義廉恥典章文物燦然具舉漢唐之治皆所不
及也　重音臣貞曰幾居希切噬時制切恢枯回切大之也息暴侵天地
歆藝太眞仁渥澤深文明昌盛大儒輩出森如林宋氏既興反殘唐之弊
政削藩鎮之威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於是侵暴止息四海安寧天地歆
享太祖太宗眞宗仁宗皆以明德相繼其德化恩澤被及深廣初金木五
星聚于奎壁故文教大明鉅儒輩出森然衆多如林木也　增義臣可仁
曰宋太祖起自軍健晚年益好讀書太宗手不釋卷至眞宗仁宗則德化
洽矣太賢之出豈非自上化下而致之耶　重音臣貞曰歆虛音切伊洛
川產二賢千載訛謬一鼓扇聖人復起規矩不能加方員　扇平聲復扶又
切伊洛二水名程氏居于伊洛之川一母而生二大儒兄明道先生名顥
弟伊川先生名頤堯舜禹湯周孔之道自孟子沒而不傳故自秦漢以來
王道不明於天下漢唐之治雖用霸術故王道不明政化淺薄而功業不
及於古也及二程並出乃續孔孟不傳之統自藏國至於五代數十載訛
謬之習一鼓振而扇去之使不得亂人之心術後世雖有聖人復生譬之
主方主員雖加規矩亦不可得而改其方員也　增義臣可仁曰先儒有
言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蓋堯舜之道不明久矣未
君德非堯舜之道不備天下非堯舜之道不治二程既出則堯舜之道復
明於世矣由孟子而來未有如二程者也繼以朱氏集大成於諸儒之後
於是帝王之道益明實由二程夫子以倡之也杜鵑啼兆禍基安石坐掊
金馬來幹離虎視二帝青衣良可悲　悲叶音離初郚喜夫登天津橋聞杜

鵑啼堯夫曰人事將至必有先兆杜鵑南方鳥也而至於北方此南方氣
主之兆也後當有南人來國將亂天下主神宗用王安石爲相更變祖宗
之法遂致天下撓亂傳襲至於徽宗之世用蔡京爲相京宗安石之術天
下益不安女眞自北方起徽宗與之約滅契丹契丹既滅女眞來繫長驅
攻陷汴梁金人幹離起請天子親詣軍前約和徽欽二帝皆爲所執幹離
初據林虎視遂以青衣當帝御服擄至北方二帝俱沒于女眞安石之學
不正其害至於如此　增義臣可仁曰王安石變宋氏祖宗之法始於枕
青苗也其術既行則天下動搖怨心起矣繼以徽宗娛侈起運花石蔡京
輩以諂諛事君爲容身竊祿之計而天下益不安及金爲陷城擄欽二帝
若寄嬰兒無他此任相非人不能遵守先法之所致也然則學術之邪正
更法之是否可不愼乎可不愼乎　重音臣貞曰掊去聲更平聲鄰起度
切獨閔康邁海航區區抱壘居偏方介淮兩帝羅天巨綱絕其綱高祖初
封康王京城不守二帝北度高宗奔江南御海船以避女眞女眞退高祖
即位都於杭州是爲南宋女眞據中原號大金以淮河爲界而南北兩帝
譬猶羅天之大綱而中絕其綱維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宋氏金氏分爲
兩國而自天祐不祚金氏者何也蓋金氏發於宋後亡於宋前實未嘗得
王統也此春秋尊王法大一統之義歟高孝賢君平天光寧理度猶綿綿
孤兒寡婦反手爾者其誰愆　高宗孝宗皆賢明之君而帝於江南是君平
天也光寧理度相傳綿綿長久凡一百四十餘年至少主幼沖婦人當國
強臣擅權內相殘害自取滅亡之道孤兒寡婦歸于聖朝亦猶周恭帝之
子母歸于太祖也又何咎人之有　增義臣可仁曰恭帝幼沖太后臨朝
此危亡之勢也宋氏之末亦然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此之謂
歟　重音臣貞曰少去聲朝馳遙切天王怒不如攫尚且休邊鼻息呴我
族天休歸厭安城海之涸　涸音互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天王
既怒恩欲安民而尚且不知畏懼不歸正朔猶稱帝於江南初宋太祖欲
收南唐南唐遣使乞緩師太祖問曰何故抗我使者曰小國事大國如事
父母未嘗有過何罪見伐太祖曰汝國無罪我臥榻下復容他人打鼾睡
否使者不能對書曰俟天休命謂武王之缺師壓其無破之缺從容不迫
而天之美命果至海水涸謂不潮也　增義臣可仁曰我朝之收江南也
悉信既孚人心懷德乾城之日兵不血刃市肆不變海水不潮豈非誠感
於天而天無應耶　重音臣貞曰怨呼司切漢古俟字王兩切之也俟去
聲凄直由切行州也從七恭切季旁無切憶中原幾變遷代興代廢何可

言六合無外航海梯山歸大元思憶中原之地自古及今歷幾何變更迭
興迭廢何可勝言令六合之內無有外邦海阻來舟山阻來梯咸歸于聖
朝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天祐所撰紋古頌起自唐虞而終於宋氏囊
括往世帝王行事之得失著明歷代享年之脩短其意善矣其心忠矣自
載籍以來堯舜禹三聖人之治莫可得而上矣由禹而降則甚四十有七
年太康以禽荒失國政出后羿凡四十一年而為羿所篡又四十年而後
少康復國又一百九十九年至孔甲淫亂多信鬼神諸侯離叛又一百有
五年而失於桀湯興以來歷二十年而太甲顛覆典刑伊尹正救之而復其
位又一百三十餘年至雍己而商道衰自太戊至主丁凡三百餘年而殷
道再興又一百六十九年而失於紂周有天下以先公世世積行累功
繼以文武周公之道德仁義禮樂浹洽民心故其子孫緜緜享年八百然
三百五十餘年而幽王失於西戎之禍及平王東遷不能自強於政於是
王綱廢弛威令不行諸侯放恣分崩離析凡五百一十四年而歸於秦秦
得天下暴虐其民纔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又二十八年而歸於漢漢為天
子纔十有九年而呂后臨朝劉氏子孫殄滅幾盡又八年而文帝始得國
是後王氏以后族擅權釀成禍亂又一百八十四年而為王莽所篡莽僭

位十有七年後為漢有更始不能君二年而光武得之其後子孫不監前
失縱使婦人當國宦官執柄繼以桓靈不君董卓擅朝而禍亂成矣凡一
百九十五年而為曹氏所篡於是天下三分以成鼎足凡四十五年而歸
於晉晉武為君光明後精繼以惠帝昏愚賈后汙濁宗室造難骨肉相殘
於是天下紛為六七合為二三干戈不息生靈塗炭凡五十二年而為宋
晉其間王敗踐危桓玄篡奪禍亂非一凡一百三年而為劉裕所竊劉宋
傳之明帝失御加以蒼梧淫縱凡五十九年而為蕭道成所篡蕭齊傳之
根基弱淺而東昏失德凡二十四年而歸於蕭衍梁武為君仁而不斷權
綱縱弛身遭困逼餒辱臺城凡五十五年而為陳霸先所有陳氏得之纔
有三十六年後主荒淫而為隋所滅隋文帝僅能混一南北年以立嗣失
宜身遭子禍煬帝繼崩九州幅裂又十有四年而歸於唐高宗建極從愛婦
人授以國政武后稱制中宗嗣統遭此而復得國不改前轍又五世至
於明皇恃其承平荒於此竊後四海增沉此代而此制度衰亡及覽至於
僖昭以而為朱溫逼篡是後則始於朱溫終於柴氏五姓易世今五十有
三年而歸於宋氏宋得天下一百六十七年至於徽宗荒縱佞臣專任逆
臣開邊致啟靖康之禍於是金兵內攻邦分南北又一百四十九年而歸於我朝

蓋自堯舜而來至于今凡三千五百有餘年矣其間一離一合一治一亂
或發或興或脩或短不可勝紀其能統一者十有餘世而已然究其離合
之機求其治亂之源則知其所以廢興之由脩短之故而臣天祐所敘之說
煥然炳然無所遺其情矣誠資治之要旨有國之龜鑑實萬世之所由審也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道經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探真章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昌有終窮以語其秘訣

住世章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爲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咒曰天地人三才明北極降鬼靈除災障度超昇祖先惡剪鬼形急急如律令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六姥

古

古氏

古氏 古曰音新平元和姓纂風俗通古公亶甫後因氏焉晉平公時舟人古乘蜀志廣漢功曹古牧河內北齊中散大夫古起起子道隋兵部侍郎河南官氏志吐奚氏改為古氏姓氏急就篇說苑晉舟人古乘亦作固神僊傳古元之宋古耕道見東坡文又複姓古冶宗姓氏源流新安古今姓氏辯證出自姬姓周太王亶父避狄人之難去國于岐山之下自號古公後氏焉漢有京兆古生為都椽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諱通貴漢黜之京師以古椽曹為俳戲後漢東平憲王從王古覇長沙孝子古初唐高宗時部將古神感宋朝嶺外人古成之及進士第為綿竹令嘗遇異人授道古今姓纂羽音與前詰姓通姓氏遂華晏子春秋古冶子齊勇士北姓古口引氏

古強

抱朴子祛惑篇晉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

歲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至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荊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嘗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敷口張目以高談為務說之皆寓高如世云或言八千歲以直而自顯其壁以八字耳矣為人長大美鬚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知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時不及少壯時及見古四凶鑿元凱頼用舜耳舜是孫禁小家兒耳然有異才堪耕並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於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愛不富貴大德也終貴精將挺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寄諫諭曰此兒當興御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御家不可取次也我而受禪常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王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貴甚孫徵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貴貴就及其長大高談為合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嘗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跡耳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與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言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達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嗜嗜發忘事機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

古弼

魏書列傳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為侍中

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勑勤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奚其未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泥曰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泥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于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邽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

純攻義隆塞狭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狭亭。諸將以山道嶮峻，時又雪潦，用
馬不便，皆逗留不進。獬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狭亭。道祖南走，仇池平。
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獬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討之。仇池
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辯，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
獬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
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為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
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獬之言長策也。制南秦，獬
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
獬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獬雖事務殷湊，而
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
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獬覽見之，入欲陳奏，
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獬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
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
失容放棊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獬具狀以聞。世祖奇獬公
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獬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
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

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
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
校獵於河西，獬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獬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
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獬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
為筆公。獬屬官惶怖懼誅，獬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
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
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
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
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
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
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獬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
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
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獬送其子弟於
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獬，獬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
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獬
為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

蠱，俱伏法，時人冤之。北史論曰：古獬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
方，以勳舊見重，並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咨之徒
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馛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
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
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於衷，竭節
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
哀榮。主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或以勇
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虎子世載強正，墨珍克盛家聲，
美矣乎。魏之諸侍，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
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
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勳，未聞於斯日也。和
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盛亦有用之士乎。通鑑綱目：宋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殺其外都大官古獬、張黎。注：魏南安王余之
立也，以獬為司徒，黎為大尉。及是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古道子

北史列傳：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
官以擅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

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為知音所賞。見北齊祖鴻勳傳。後

古之奇

辛文房唐才子傳：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考不及
第，與耿湋同時，嘗為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
之好。工古調，足幽閑淡泊之思，婉而成
章，得名藝圃，不泛然矣。詩集傳於世。

古成之

惠州府志：惠陽志：成之字亞爽，河源人也。蘭靖力學，宋初嶺
嶠文風未振。雍熙三年，成之以奇產在增城，充廣州鄉薦。
督府勸駕詩云：衆中有道逢千歲，嶺外觀光抵一人。赴省道由潭州，旅邸
遇異人韓泳與飲於市。韓謂之曰：公骨氣軒然，深有道氣，非塵埃中人，可
罷此行。韓欣然，所望。成之咨曰：家貧親老，期得祿以養親。韓笑曰：子志誠可
尚，第恐轉溺塵土耳。將數日，韓遂仙去。是歲成之省試報罷。越三年，宋端
拱改元，成之再舉至京師，於閶闔門外見一人長揖而來，乃韓泳也。握成
之手云：公此行成名矣。因贈以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籍付於君。
浮名若也爭休得，占取閒閒一片雲。成之果以第十九名過省。時第進士
者二十八人，狀頭程宿，陳文惠公堯佐預焉。聞喜宴罷，韓泳不期而至，文

忠謂成之曰周持二十八人皇上以象二十八宿于南人也得預茲選可謂榮矣韓曰天地生材何間南北公異時未必不由成之之擲既登第初調真定府元氏尉陞授青州益都縣事宋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後蜀亂上命張忠定公詠出知成都忠定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既至還米以濟饑民發藥以療疾疾立鄉校課農桑遂亂之俗一變宋咸平五年蜀漢又有警上復命忠定公復知成都忠定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嘆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歿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躍浮詩見集中是年漢州有衛吏自青州來韓泳致書於成之覽之乃酣飲累日不臨政還索諸大書題于後曰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今留古爭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書已擲筆而逝是夕遂不起縣方申于州而公先至漢州謂太守人皆謂其尸解而去家人發棺視之則尸已解但遺靴一雙後陳文惠公自潮倅移守是邦過河源聞成之仙去乃追感舊事留題於雲泉寺壁云欲見故人面仙凫去未還旁人應笑我兩日住遊山蓋韓之言至此始驗今子孫或居梅州或居惠州河源立漢鄉居于梅州有名黃者擢宋紹聖元年第官至五品乃其四世孫也舊志云按古公始到省時韓泳以仙道邀之公辭以苟祿養親其後凡兩應張忠定公辟撫定蜀亂贊畫多矣親歿後方歎曰吾何以仕為哉遂翩然為物外之遊由此觀之公忠孝人也其以三才並立之身卓然自立如此豈與遺世絕物之仙同日而語哉其論當矣

古大素

宋呂淨德先生集醫博古府君墓誌銘予謫官棣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於醫以自晦始即之如不能言謂其貴人也徐而叩之或及於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爲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交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於內真知之必脩脩之必不怠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脩道有三限之別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生七十有疾得解去即服金丹以固一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寔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

與人以生不與之死然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直塵埃烟昏之內罪垢汙濁壞法塗潰必洗滌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於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劍之患尚安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謨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太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內真之助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先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栢嗣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攝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夫生兮可遺貳萬而正貳妄而馳爲君作銘繼言及斯君如不昧而亦笑之

古摯

宋王灼頤堂集古摯墓銘君諱摯字通老古公豐父後世為濟州鉅野人朝奉郎知峽州夷陵縣君卿之子朝請大夫致仕見之孫贈朝請郎仲信之曾孫君少孤政和初以算學登第授承信郎調龍州清水縣令麻倉金窟發主者私獻祈勿舉君比退以實聞關中亂大盜史斌由河池窺蜀部刺史檄君築山寨作保聚計時王燮駐兵興元君度彬必授於燮使援邑民無益也力陳不可坐慢令對移監本州市易務邑父老詣請還偽從之官滿又借留三年利州路安撫司辟幹辦公事罷去為邛州火井縣尉子兵統制劉錡集諸尉習射君挾一矢發中的遷成都府兵馬都監建言創業易忠民主令不廢歷石泉軍白沙知寨監嘉州洪雅縣酒税成都九縣巡檢邛蜀黎雅州都巡檢邛之思安鎮兵馬都監皆有稱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辟幹辦官鄭去蜀奏為成都府等路第三正將四川制置使李公璆奏知威州未赴也初有旨蘇行僧道度牒宣撫幕積中餘在數百鄭靳之璆作襄業積付君變易充遣貴御史劾鄭諸通詔江州起獄君牽連就逮獄具奪修武從義秉義郎三官勒停持除名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卒官秋秉義郎娶張氏職方員外郎罟之女男曰邦材承信郎合州賞安軍間遷檢曰邦寧習進士舉女適承信郎監晋州商税務趙師聖孫男各一人十二月丙子葬于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君健敏解事和易多可以故勢人每為用而所至賓客充溪書萱修成都祖門摑出片石款刻云五五二十五五五復重數與君相見時吏侍二十五君曰吾既半百壹壽當滿耶至是乃信銘曰孕氣之初數隨與

俱壽過老傳。光示厥符。執崇執桔。執避執媿。君其置恨。歸此泉區。

古洵直

元一統志 洵直字夢符。成都金水人。元符求直言。大臣復進紹述之說。書上忤意。寘之邪。登崇寧第。暨唱名復跡列曾上書切直。黄定等十八人。洵直居其一也。詔獄徒淮陽二歲而歸。又六年始得賜出身入仕。紹興二年。詔搜訪十八人者。存不一二。洵直亦不自表。輿地紀勝 紹興二年。洵直知華陽縣。遷一官。以元符上書被黜故也。

尼龐古鈔兀

金史列傳 鈔兀曷速館人。國語訛尼龐古漢姓日魚。初為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遣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由胡陵夜襲李堇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為蕃部孛堇。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疋。將之官。河間

尹大奧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其裝廄馬四匹。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扎忽副統渾坦討窩斡。鈔兀行至霿㶁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退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赴京師。鈔兀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尼龐古鑑

金史列傳 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龐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諡曰文肅。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傅駁。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聞於章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持剌之餽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尼龐古蒲魯虎

金史忠義傳 尼龐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

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蒙古綱

金史列傳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威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遥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是冀州軍食不足。徙河南。綱欲從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南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术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為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汶烈生事削降。歲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汶烈討花帽賊于曹濮間。捷報。乃汶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為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幣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東。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

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四水濼清河縣潤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遣州兵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侍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三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户四千户為一萬户四萬户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令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補授大刀援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經奏林黠甚張乞遣可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援總左司郎中李蹊詔令綱於燕寧司刀珍泗置州經略使乞頒仰元分兵三千人同住寧相以粮運不給益都以東罷不上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侯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苗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為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卻且欲東走庭玉躡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復雜畜兵仗萬計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雙顯往殺張林于東平

張林乞貸死自效詔曰王兄演在宋為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來陽之境詐以書招之使先致諸賊之欵密者相為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援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等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為萊州兵馬鈐轄火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於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軍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授劄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為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欲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乞行賞必求形跡過為逞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濟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内凡東平府試諸科由選入當被任使乞定前試期日特免前試惟經童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詔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以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宜署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後棣顏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摑九也充總領副之北當先奏可頡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

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衆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從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令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願采阿虎德議詔綱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崗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静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一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餽餉加之重歛百姓離散鎮防軍逃徵逮搔着道陵庳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憤怨殺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貣並令停止候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城叛懷甚恐誘脅餘衆作亂打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

襖賊為援河南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流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但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之要害別以三百人巡羅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乞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節制陵崗之兵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諭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户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縶其兩還遣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孫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遣客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都佼金山顏佼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勅以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

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畧司為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諸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為助。遣總領字术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侍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為邳州急攻之。扛旗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受世襲謀克。佚進四品。陳榮祚進遷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雍古按竺尒

元元明善清河集元故行大元帥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雍古公神道碑銘。有序皇慶二年。制詔丞相西臺侍御史世延可江浙行省參政御史大夫奏曰。侍御史闕。請用世延。上曰。江浙重。諸省無以易之。大夫固請乃允。既拜之明年。制詔丞相若曰。侍御史世延。乃祖乃父著勞烈于我家。世延效官三十年。朕嘉其清礪。其議加恩。事下翰林太常翰林太常第功考制。請贈其祖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其父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

國公。諡忠定。祖母秦國夫人。母梁國夫人。妻隴西郡夫人。制曰可。亡何命世延參知政事。謹按秦國公諱按竺尒。雍古族人。蚤孤。金羣牧使姓术要甲。名達工者為公外大父。養公其家。术要甲訛為趙家。因為趙家。而公子孫亦或氏趙。歲辛未。牧馬蓋入于我太祖皇帝。達工死其官。公時年十四。入隸皇子察合帶部。少長。從大獵。射殪數麋。眾辟易。猛虎公笑其孱。盤馬三發皆中虎要害。於是公之騎射服一軍。甲戌從征西域。下尋思干阿里麻等城。策勳官之千戶。丁亥從上取積石。德順河。臨洮。公斬首百五十級。攻鞏昌不下。去至秦州班師。太宗皇帝登極。諭皇子曰。皇兄專征伐。承制封拜。以公為元帥。夏國平。戊子皇兄命公鎮刪丹。悚悚新附。置驛撫掖酒泉至玉關。通道西域。從定關隴。辛卯大軍復圍金鳳翔。公攻西南陬。城陷進斬守將劉興哥。從擊西和。宋將強俊壁數萬人。清野以老我師。公將死士詣城下挑戰。誘俊。俊怒擊我。公佯北。賊遂利去城稍遠。計兵入奪其城要其歸師。賊亦殊死戰。斬首數千級。生獲俊。餘眾退保仇池。擊之乃潰。從拔平涼慶陽邠原寧。公獲將三。斬首虜三千。既而涇州亂殺守將。公往定之。或請門誅叛人。不爾不靖。公但坐首惡。原州人見師還。徙者夜忽亡去。棄其孥老。眾曰此必反。非怯之不懼餘城。公曰。殺降有禁。此非叛。徙者

慮吾并驅之還爾。乃遣人好語之曰。而輩亡將以軍法治叛者罪。及父母妻子。吾悉爾必其歸安保無他。明年草青具牛酒迎師於爾州。眾果歸。凡全二三萬人。又一豪曰陳苟。虜男女可數千。斬岩諸洞。眾欲熏殺。公曰。招之不出。爾熏不後。即從三五騎。抵岩下馬。解弓矢。召陳苟。過與之語。折矢誓苟。苟覘知公官人。即相呼羅拜。謝更生恩。時金人守潼關。師東攻關。戰卻車回不克。睿宗分兵迂道並山南間入金境。公前驅越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乃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議使如淵假道。公在行語如淵曰。宋雖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鋒。一洒國恥。我欲假南鄭道。道洋。金牧馬唐鄧。與王師會。蔡金雪王宋國之恥。其利師壓君境勢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淵即輸易糧。使下。人導之東。通漢水可涉達鄧。西破小關。于金人大駭。神我。其千章完顏合答樞密使移剌蒲阿元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禦師于鄧。不與戰。直趨鈞州。金師陳三峯山下。會大雪交戰。公先所部摧其前拒。眾乘之奮。金師敗績。由是金不能國。睿宗以玉杯盤生口二十賞公。假道功。癸巳金主棄汴奔蔡。十二月從師圍蔡。明年正月滅金。凱還。金大將郭蝦蟆猶保金蘭定會。命公往取。圍蝦蟆于會州。日夜攻鬪。城中食盡。蝦蟆突走。公敗之門。門不及闔。我軍逐入。殺凡攝

梗師。衛堵而巷戰。死傷無數。蝦蟆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乃自投火中。有女奴從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若此。忍使絕嗣。此將軍兒。幸哀收之。言畢復赴火死。公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初金總帥完顏仲德聞其主奔蔡。勒兵入死國難。大校汪良臣攝帥事。保石門山。至是皇子闊端帥師取鞏昌。公約諸將奏記皇子曰。亡國孤臣。穡為足支。請使一介可不費一矢下。乃遣公等招之。果籍吏民降。皇兄錄公能。諭曰拔都。夏言冠軍也。凡三賜錦衣。白金為兩五千。擇帳下材官十人佐公。盡一上公功。皇帝勞公曰。平關隴功無右汝者。長軍民何官為尊。汝自擇。公對曰。臣勞不禹恩。敢辱尊官。制下拜征行大元帥。衣之錦裘。丙申。大舉伐蜀。皇子出大散道。宗王穆直。出陰平道。期會于成都。公將礮軍從宗王。破宕州。降階州。攻文州。守將劉祿不下數月。諜知城中不可井。作鶖車洞薄壘。奪其汲道以渴之。公先登。殺守陴數十人。眾擁進如雲。城中氣奪。祿自刎死。城陷。因招徠吐蕃酋長勘佗箪數十族。遂與大散軍合。克成都。師還而成都叛。明年公言宗王曰。隴州縣甫平。人志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宋及吐蕃利於入寇。此為重鎮。宜得良將。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策是也。然無以易汝。遂分國人千戶五人。使帥其眾隸麾下。公命侯和尚別戍沔之石

門术貴戍階之兩水遣偵候慎儆避攘狱剡殘焚屬駹恭環數千里一皆悚恐戍戍從都元帥塔海伐蜀克隆慶明年攻重慶又明年圍萬州州將將舟師千艘遡江逆戰我以勁兵來巨艦巨艦潟江流舟騃將軍舟其間手弩雨射宋人不能敵諸變門公受上賞辛丑帥伐西川破城二十成都將田顯開北門內我制置使陳隆之走公追獲西山擒主漢州使守將王夔夔不降兵進夔秦城走壬寅克遂寧瀘敘癸卯破貴州庚戌命公置涇邛二州招集流離勸農通商賴見生聚戊寅制置使余玠寇興元文州降將王德新襲執忠于兩鎮將叛走江湖憲宗皇帝詔公還舊鎮公猶遣將優取忠于丁巳朝廷覓置成都公老戍馬間將委軍事於子其得權將卒歲世祖皇帝立渾都海阿藍答兒反騷動西北詔合丹合必赤阿合馬三王討之公誓衆曰國恩厚吾吾恨不得報死今內難方殷浸亂關隴斯豈臣子養安之秋雖老尚足破賊七月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從王阿合馬軍軍迭出戰會大風晝晦荒擊闊天地王猜賊敗斬級無算公與總帥汪良臣禽渾都海阿藍答兒捷聞璽書褒美賜弓矢錦衣白金中統癸亥春三月二十有三日以疾薨于西漢陽私第某年某月某甲葬鷲停山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白氏即泰國貲明貞淑內則克美子男十人曰闊里闍元帥曰南家台早世曰黑仔即梁國公佩金虎符嗣元帥曰阿巴直曰鐵木兒佩金虎符昭毅大將軍管軍萬戶曰賀兒丸台曰主渾真佩金符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曰伯延察曰野速台兒曰李浪台孫男若干人曰訥懷佩金虎符吐蕃宣慰使都元帥曰世延即參政曰步魯答佩金虎符安遠大將軍管軍萬戶曰速察兒佩金符忠顯校尉寨兵千戶曰魯木刀赭佩金符忠顯校尉文州上千戶曰土滿答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真不花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阿思南不華承事郎邠州達魯花赤曰塔不帶進義副尉草壇副長官曾孫男若干人曰霍立台佩金虎符宣武將軍洞元帥曰蒙哥不華佩金符明威將軍雲南管軍萬戶參政昔行御史臺開中以明善推知其世而承之史臣也伏于典端丞某持監察御史李源道所為狀請銘公夫豐功碩德誠宜得銘顧淺陋文刻金石不稱參政重有命爲得以淺陋辭遂按狀撰序稽序製銘俾勒公神道之碑其詞曰天命在元帝自聖祖謀士如雨材獻才武鞭撻天下歎于致榮雄秦險固金湯椎瀋斧其關鍵東殄吾君堆蜀上游宋以之斲肇績三川竟奠廟祏皇矣武功謀士伊何秦公於時哀秋戰多戰必前行攻必先登矣有嚴猷矣有堅城矯若虎龍借之雲風英贊颯颯震關西來戰五十年歸克

華屋栖神幽堂鷲山文麓千于瑤林揮華以奕胄孫則百葉附斯實持也必叙胡敘仁後天則可知所昌在德闕遠推種佳兵不暴有赫鑑照存役豐報亦有文孫天子賓臣文孫有道克忠克孝仰止前烈鞠躬克蹈馬摩休兹詔爾後來雄太史有書推貞石有詩尚鏡考之世其齊而

直魯古

遼史方伎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案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案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案者嬰之父也世善醫蝉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别出古

元史列傳别出古扎剌兒氏太祖皇帝時隸欽察衛軍籍歲壬辰太宗皇帝命充蒙古軍千戶領軍從征金伐宋有功癸丑卒時子扎剌兒台留北邊弟孛羅台襲職孛羅台卒扎剌兒台北還仍命扎剌兒台襲職賜金符為權副萬戶兼參千戶至元六年從圍襄樊歿于軍子帖木兒及哈八兒都俱幼妻字魯罕以其所受虎符納之官及帖木兒長仍賜虎符襲父職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有功十四年進階明威將軍是年夏征廣東以疾卒于軍無子哈八兒都襲職移戍廣州境內盜起率兵擒賊首趙侍郎汪大老等悉正其罪皇慶元年卒子那海襲那海卒無子以弟闊里帖木兒襲授武德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萬戶尋加宣武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舉西安王命總兵守河中要害地九月二日主河中與陝西軍迎戰生獲九十八人下有司按治之天曆元年十一月又敗陝西軍于南陽以功賜三珠虎符

别魯古

經世大典别魯古欽察氏至元二十三年立欽察衛命充本衛僉事佩金符武宗皇帝潛邸時從征杭海床兀兒王傅育命總邑爲軍為萬戶從戰有功尋復為欽察衛僉事卒子脫歡不花襲脫歡不花卒姪兀魯思襲天曆元年秋九月封衛剌沙兀魯思與有戰功錫名拔都兒二年從丞相燕帖木兒護送國璽迎明宗皇帝于北授虎符明威將軍大都督府副使

别里古

經世大典别里古欽察氏至元三十一年爲欽察衛僉事武宗皇帝潛邸時成宗皇帝命從哈剌赤充滿萬戶北征死事武宗皇帝念之命其子脫合安為百戶尋陞千戶其僉事之職以次子脫歡不花代之泰定四年以長孫禿滿襲其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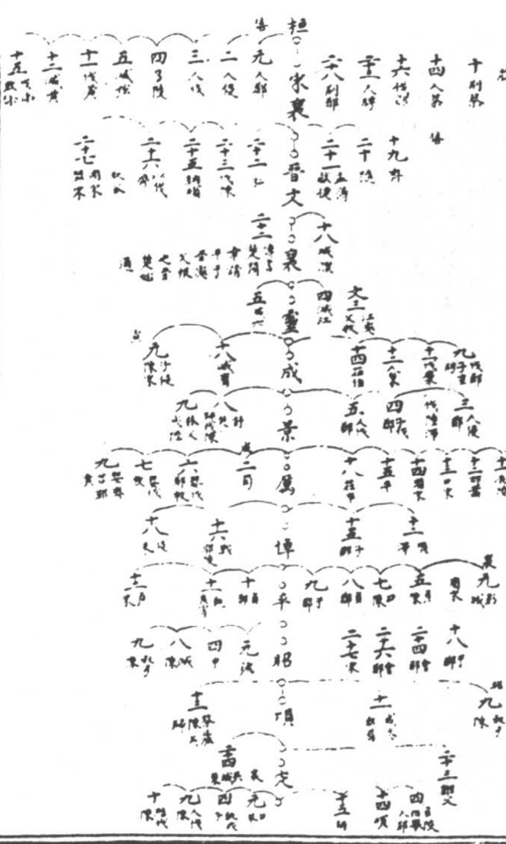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六姥

楚

春秋金鎖匙楚世次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當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為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為荊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為淮南道夔州宋為荊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都在今襄城路宜城縣春秋圖說熊繹始封於荊開十三世至武十九年為隱元年歷十三君迄惠之八年為獲麟之歲

楚爭伯始末



夫楚之爲患，前乎春秋已甚之矣。周公有懲荆舒之事，宣王有威荆蠻之詩。及周東遷，王靈不振，於是僭稱大號，以盛強於方城漢水之濱。入春秋莊十年敗蔡師，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伐鄭。皆以州舉。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州舉。僖元年始書楚人伐鄭，以著其強。既而二年而侵，三年而伐，桓公於是有侵蔡次陘之師，屈完來盟，而大夫之名氏首見於經。五年而滅弦，十二年而滅黄，伐徐敗徐，不過肆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之兩伐鄭，而楚終莫能得鄭也。夫何宋之盟，晉人謀之不臧，使楚得主諸侯之歃，及虢之會，請讀舊書。至昭四年，申之會，大合諸侯，實用齊桓召陵之禮。七年而公又諸侯見於楚。八年而滅陳，十一年而滅蔡，使非乾谿之變，天奪其魄，則中國之禍者未知其攸底也。雖然，晉伯雖微，吳憂方大，自襄三年始書嬰齊伐吳，楚始病吳也。十四年而貞伐吳，二十四年而楚子伐吳矣。當楚靈方盛之時，昭四年而會伐吳矣，五年而復伐吳矣，六年而薳罷復伐矣，而吳之患楚益深。十七年長岸之戰，吳楚始敵。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敗師熸。迄于定四年之入郢，使堂堂之楚困敗不競者，吳爲之也。大抵共莊以前，楚雖僻陋，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來，楚雖抗衡，而其國實趨於弱。

楚自微而浸盛，楚方盛而已衰，蓋蠻夷之強，未有久而不替者，此天理之常也。霸於近楚之小國，然終桓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宋襄繼伯，謀之不臧，齊之盟，楚始得與。又明年鹿上之事，宋實要之，然齊之盟猶書人而列於陳蔡之下；鹿上之會，猶不先齊宋也。至盂之會，儼然位楚子於陳蔡諸侯之上，執宋公以伐宋，獻宋捷以威魯，執宋公，敗宋師，圍陳，納頓，儼然執長以正諸夏。二十七年會陳蔡以圍宋，欲持書人以貶之。幸而晉文城濮戰敗，楚始消。三十二年而鬬章如晉，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爲之也。襄公之世，雖滅江滅六，而終不得與中國之事。夫何靈公幼穉，自是北方之霸息，復有事於中國。九年而始師狼淵以伐鄭，而越椒之聘荐至於魯。聖人於是爵其君而名其使，蓋憂其浸強也。十年次厥貉，列楚子於蔡侯之上矣。十一年而伐麇，十六年而滅庸，盟群蠻百濮，無有卻顧返慮之憂。自今列尸之舉，改轅而北，中國蓋多故矣。宣元年而侵陳宋，三年而觀兵于周疆，四年五年九三伐鄭，八年而滅舒蓼而伐陳，九年十年而再師伐鄭。至十一年辰陵之盟，主伯中國，入陳之師，徵舒之役，執討賊之大義，聖人予之，並侯已甚。明年于邲之敗，爲中國羞。楚於是乎大張，滅蕭圍宋，會魯平宋，此楚莊之成伯也。成二年陽橋之役，以公子嬰齊而合十二國之君大夫以盟于蜀，是夷夏之大變也。六年而嬰齊伐鄭，七年而復伐鄭，九年而入鄆，而楚之憑夏益橫。十三年瑣澤之會，而楚公子罷已得會晉士燮于西門之盟矣。十五年而楚復伐鄭，視前日克合之成，果可信耶？雖以鄢陵戰敗，而滅舒庸，納魚石，楚之強固無損也。尚賴悼公繼伯，襄元年而首爲彭城之圍，服陳爭鄭，中國猶有所恃。雖以五年之伐陳，七年之圍陳，八年、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侵宋，然終悼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平公嗣伯，徒以十八年子午之伐。

春秋圖註

楚世次

武王熊通
文王熊貲
堵敖
王熊惲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公子嬰齊
共王審
康王昭
郟敖麇
靈王圍
初王干
平王弃疾
昭王軫
惠王章
八年郢
復解之歲

熊通 史記楚世家武王名。楚武王莊四年傳注：楚自曾祖之世，始僭稱王。

屈瑕 桓十一　莫敖 同十一年。莫敖，楚官也。莊四年屈重亦襲此官。屈禦寇

僖二十五　息公子邊 息公子邊 同上年。屈建 襄二十二。子木 襄二十五年爲令尹。公子元 莊三十。令尹子元 莊二十八年子元同。鬬廉 桓九 若敖子也。鬬射 莊三十。鬬穀於菟 鬬伯比之子。莊三十 僖二十。令尹子文 同上年下子文同。鬬克 僖二十五。子儀 文十四。申公子儀 同上年。得臣 僖二十宣十二。成得臣 僖二十三。令尹 同上年。子玉 僖二十七。鬬椒 宣二文十六司馬子良之子。子越椒 下云椒也。越椒 同。子越 司馬令尹　伯棼 同上年　作賁皇 襄三十六。若敖 請伯賁也。鬬勃 僖二十八年楚大夫。子上 同上年。令尹子上 僖二十三不爲令尹。楚子上 子上 同上年。成大心 文五令尹得臣之子也。太心 僖二十八。孫伯 同上年。大孫伯 僖三十三。成嘉 若敖曾孫。子孔 同上年。鬬宜申 僖二十六文十。宜申 僖二十一文十。子西 同上年。鬬般 宣四。子文之子。子揚 亦作班。子揚 同上年。申公鬬班 莊三十 司馬子西 僖二十六。王。箴尹克黃 宣四。子揚之子，子文之孫。箴尹楚官。箴尹鬬生 楚王改其名曰生。成然 昭十三年。韋龜之子。鬬韋龜之父。郊尹蔓成然 同上年。鬬成然 昭十四 令尹子旗。子旗 同上年 定五。鬬辛 昭十四 成然之子。鄖公辛 定四年。楚滅鄖，爲邑。辛爲邑大夫。鬬懷 定五年。鬬辛之弟。懷 二年同。下云懷也。仲歸 文五 文十。子家 同上年。息嬀 莊十四。嬀姓之女，息侯之妻。文夫

人莊二十八文王滅息以息嬀爲夫人申公叔侯僖二十六申叔二十八
蔿賈僖二十七伯嬴孫叔敖之父伯嬴同上字也宣四年孫叔敖宣十一
注蔿賈之子令尹孫叔敖宣十二孫叔同上年蔿敖同上年蔿艾獵宣十
二楚子頵文元年經楚其君頵楚成王同上年榮黃僖二十八年榮季同
上年太子商臣僖三十二世子商臣文元穆王文元文十息公子朱文九
子朱息公也子朱息公同上年文之無畏文十左司馬也下云無畏子舟
字也同七年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齊公子嬰文十四王子嬰同
上年楚僭稱王故公子亦呼王子公子嬰齊宣十一年注莊王之弟楚子
正卿成二尤大夫嬰齊昭十左尹子重宣十二子重字也令尹子重成二
子重同上年公子側宣十二注上卿成十六經子反宣十二注字也宣十
五成二成七成十五成十六司馬成十六大司側馬 側成四子反名成
九成十六潘尫宣十二大夫師叔同上年潘黨宣十二潘尫之子叔黨同
上年潘尫之黨成十六楚子旅宣十楚莊王同上年公子貞襄七經莊王
之子子囊同上年成十五襄八十三公子壬夫襄五令尹子辛同上年右
尹子辛成十六公子辰成九年子商楚太宰也見成十年公子穀臣成三
王子鄖戰下引與成二年皆云王子即穀臣也司馬子庚襄十二莊王子
午也公子午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楚子審襄十三年共王也共王成
二年文七年襄五年楚共王皆同養由基成十六養叔襄十四公子追舒
襄十五莊王子子南司馬箴大箴尹同上年子南襄二十一令尹子南同令
尹子南襄二十二叔伯僖二十三薳呂臣同上年箴尹固定四年箴或作
箴襄十六工尹固襄十八或云工尹亦同薳固薳氏固名箴尹楚四氏職
馬工尹在同十八年薳子馮襄二十一年爲令尹薳子同上年薳罷襄三
十下云薳氏子蕩襄二十七三十令尹子蕩同申叔豫襄三十一申叔時
之孫申叔跪之子申叔下並云申叔或云大子大夫之美稱伍舉襄二十
六年椒舉同上年伍奢昭二十子胥之父連尹奢昭二十七棠君尚昭二
十年伍尚昭二十奢子員之兄伍員昭二十下云員同伍舉之孫伍奢之
子子胥同上年昭三十一申無宇昭十一芋尹昭七十三芋尹無宇昭十
三楚子昭襄二十八楚康王同上年郟敖襄二十九康王子熊麇襄二十
九楚子麇昭元經公子圍昭元康王弟楚令尹襄二十三令尹圍昭元大夫
圍昭元王子圍襄二十九楚公子圍昭元熊虔昭元楚子昭十一其君虔
昭十三楚靈王昭元庶子圍昭元王子襄三十公子黑肱昭元宮廐尹子
晳同上年子晳昭十三觀從昭十三觀起之子其子從子玉同上年王子

比昭元公子比昭十三子干昭元右尹子干昭元楚公子昭元年與公子
圍皆曰楚公子三月晉楚會盟重言楚公子者皆云公子圍也不稱公子
與子干俱奔在晉右子謂楚公子者即子干也楚君子干昭十三訾敖昭
十三不成君者楚人皆謂之敖葬於郟曰郟敖元於訾曰訾敖公子棄疾
昭十三蔡公昭十三君司馬昭十三熊居同上年立復改名曰居楚子居
昭二十六平公昭十三年後二十六年楚平王同右尹子革昭十二鄭丹
昭十二然丹昭十三陽匄昭十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令尹子瑕同上年
陽令終昭二十七陽匄子中廄令同上年公子魴下云魴也自稱司馬子
魚同昭十七年下云子魚者皆同太子建昭十九郹陽封人之女生楚太
子建哀十六王子建昭二十六子木哀十六子木之子勝哀十六白公同
上年下云王孫亦謂白公也囊瓦定二年子囊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令尹
子常昭二十六下子常同楚瓦定四子常同上年郤宛昭二十六子惡左
尹亦同上年沈尹氏葉公子高之父昭三十一下云戌也自稱左司馬戌
昭三十一注定四下云司馬皆同葉公定五年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牽
邑皆僭稱公諸梁定五諸梁即名也下葉公諸梁同沈諸梁哀十九父爲
沈尹戌子高以父之邑爲氏改封葉故云言之子高哀十六伯州犁晉大
夫伯宗之子下云大宰州犁同昭元太宰同上年呼其字王孫由于定四
下由于同箴尹哀十八吳由于同上年季芈芈楚姓也平王之女昭王之妹定
五季芈畀我服虔云畀我即季芈字也定四太子壬昭二十六年王太子
楚子軫立後改名哀六年楚昭王同上年越女之子章哀六年昭王妾章
惠王楚惠王同上年哀十六公子結定四年昭王兄子期哀四哀十六公
孫寬哀十九子期之子司馬哀十六公子申昭王兄定四哀六年十三年
與成六年公子申同名相去八十年非一人也子西哀十六與稱王之世
稍賓中同字子西公孫寧哀十八子西之子下云寧同令尹哀十六十七
子國十七下十八年右司馬子國同公孫朝哀十七武成尹同上年令尹
之子同上年公子啓哀六昭王兄也王收陳在外伊卒欲立子西子期子
閭皆稱之子閭同上年與公子申公子結皆平王之子也

楚滅二十一國

息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六 蓼 鄘 邦 庸 頓 陳 許 鳩
蔡 唐 頓 胡 申 隨

程公說春秋分紀 公子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蚡冒 薳章
武王 熊通 蚡冒弟
文王 熊貲 杜敖 熊囏
成王 頵
穆王 商臣
莊王 旅
共王 審
康王 昭 郟敖 熊麇 幕
平夏
靈王 公子圍 太子祿
公子罷敵
公子比 子干 十三年楚殺之
公子黑肱 子晳
平王 棄疾 改熊居 昭王 軫 惠王 章
子良
太子建 子木 為費無極所譖 勝 白公 惠王十年殺之
燕 襄十六年 為鄭所殺
公子申 子西 公孫朝 武城尹
公孫寧 子國 令尹
公子結 子期 公孫平
公孫寬

公子啓 子閭
沈尹戌 莊王曾孫 沈尹氏見公族譜
公子疑臣
公子貞 後為囊氏
公子追舒 後為南氏
公子午 子庚 襄二十一年是卒
公子側 子反 成十六年六月殺之
公子壬夫 子辛 為右尹 襄五年秋殺之
公子嬰齊 子重 為左尹 襄三年心疾卒
公子辰
王子揚 子揚 大宰 後為陽氏

公子元 文王弟 為令尹 莊三十年鬥班殺之
太子職
王孫游 王孫喜 息公子朱 子家 公子燮
公子丙 公子馮 王子罷 公子平 公子罷戎
公子茷 公子寅 令尹子庚 公子何忌 公子宜穀
公子棄師 公子成 公子格 公子蘐 王子牟
公子申 襄二年 楚殺之 公子紡 子今尹 王子勝 公子繁 公孫由于
王孫圍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公孫朝
公孫慶 子壇 子騈 子捷 子搭
子負 子孟
公族 薳氏 蔿字同
章 王子元 蚡冒子 公子譜 二世 薳氏 別祖 子呂臣 叔伯
子貫 伯嬴 為工正 闘椒殺之 子艾獵 孫叔敖
子馮 艾獵從子 子掩 大司馬

羅 字子為 令尹 蔿射 蔿泄 蔿居 蔿啓疆 蔿罷 蔿越 蔿固 箴尹
陽氏
王子陽 穆王子 公子譜 五世 陽氏別祖 子尹 子句 子令終 昭二十七年 子常殺 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子完
子佗
囊氏
公子貞 字子囊 莊王子 襄十四年 公子譜 六世 囊氏別祖 孫尾 子常 令尹
子南氏
公子追舒 字子南 莊王子 襄二十二年殺之 公子譜 六世 子南氏別祖 子去疾
沈氏
沈尹戌 莊王曾孫 司馬 子諸梁
子启臧 諸梁之弟
沈尹朱 沈尹壽 沈尹赤 赤 作尹射
諸氏
鬭氏 若敖之後 日成氏
若敖 子廉 闘伯比 子甲 公班 子宜申 闘子西
子椽

子祁
子伯比　子穀於菟 子文鬬氏自此世為令尹　子般 揚子　子克黄　子艾　子韋龜　子成然　子辛　子懷
子棄
子子良　子越椒　子賁皇
成氏　子得臣　子大心
子嘉　子虎

鬬丹　鬬章　鬬御彊　鬬梧　鬬克 子儀　鬬勃 子上僖三十三年殺之
屈氏 　屈瑕 　子遐　子來子蕩　子刲　子建
子申　子土
屈重　屈完
屈氏别族申氏
申公巫臣　子子闕
子子蕩　子韦忌 清尹
子晋狄　子晋邢侯

屈罷
申氏
申丹　子犀　䶂　無宇
申叔氏
申叔時　子叔跪　子叔豫　叔展　壽餘　公子牟
伍氏
奢　子尚　子胥
子鯫
子椒鳴
潘氏
崇尩　子叔黨　子潘子　子臣　子從　子黨
觀氏
丁父　觀起

連尹氏　襄老　子黑要
工尹氏　工尹齊　工尹路　工尹壽　工尹襄　工尹赤　工尹麋
熊氏　負羈　市南相宜僚　相祺　芈且比
季氏　季然　芳尹然季氏之後
鐘氏　儀　建

雜臣名諱附
道朔　閻敖　逢伯　宜申　師晉
宛春　鬻拳　彭仲爽　耿之不比　蔡黄
范山　期思公　倚遂　盧戢黎　叔麇
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許偃
養由基　彭名　唐狡　蔡鳩居　司馬卯
叔展　叔山冉　叔陽豎　鄧廖　雍子
揚豚　尹宜　師祁犁　息桓　芋尹
宰封戌　析公　蕩侯　司馬督　蓋尹干
陵尹喜　僕析父　史猈　須務牟　正僕人
枝如子躬　左尹郤宛　費無極　鄔將師　晉陳

右司馬稽　武城黑　吳句卑　彭生
尹大心　左司馬眅　薳金　閻興罷　藍尹亹
术木　單浮餘　蔡消　石乞　圍公陽
薔揚　大宰犯　小惟子
史　左史倚相　史猈　史皇　周大史
巫　范巫矞似
巽國來朝　鄖然丹　蔡聲子　蔡公子組
公子鱄　衛公孫牟　晉伯州犁
聲子鮮虞　鄢
楚公子
王曰公子元　為二世　文王生二子　曰杜敖　曰成王　為三世　成
王生二子　曰穆王　曰王子職　為四世　穆王生六子　曰莊王　曰嬰齊　莊王生
五子　曰共王　曰穀臣　曰貞　曰追舒　曰于　共王生五子　曰康王　曰靈王　曰比　曰黑肱　曰平王　為六世
七世　康王生郟敖　靈王生二子　曰祿　曰罷敵　平王生六子

曰昭王。曰大子建。曰申。曰結。曰啓。無後。曰尹戌。後爲沈氏。爲八世　郟敖
生二子。曰幕。曰平夏。　昭王生二子。曰惠王。曰子良。　建生二子。曰勝。曰
燕。　申生二子。曰朝。曰牟。　結生二子。曰平。曰寛。爲九世。又公子王子公
孫王孫不系者三十餘人

楚公族　薳氏別祖章公子譜之二世也。生二子。曰呂臣。無後。曰賈。賈生
艾獵。艾獵有從子曰子馮。不詳其禰。馮生掩。又八人。
陽氏別祖陽公子譜之五世也。生君。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
考異曰。按昭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則完佗
與令終俱爲匄之子。非令終之子也。世族譜世系誤以陽完及佗爲令
終之子。今刊之
伍氏參生擧。擧生二子。曰奢。曰椒鳴。奢生二子。曰尚。曰員。
潘氏崇不詳其世。尫生叔黨。叔黨生潘子。　子臣不詳其世。
考異曰。潘氏惟崇及子臣二人不詳所系。崇見於文元年。尫見於宣十
二年。故用書崇於首而闕其系。
觀氏丁父與起不詳其世。起生從。從生瞻。
連尹氏襄老生黑要。

工尹氏共五人　熊氏共四人
季氏　鍾氏各二人。不詳其世。
褒氏別祖貞公子譜之六世也。貞之孫曰尾
子南氏別祖追舒公子譜之六世也。生去疾。
沈氏莊王曾孫尹戌生二子。曰諸梁。曰后臧　又三人
鬭氏若敖生四子。曰廉。曰蟜。無後。曰祁。曰伯比　廉生申公班。班生宜申。
考異曰。按杜預注以申公班爲若敖孫。然若敖有四子。不知班爲孰之
子。今考世族譜以宜申爲鬭廉孫。因宜申而謚申班。意宜申或以父所
封名之。則宜申其申公班之子乎。當考
伯比生三子。曰於菟。曰子良。曰得臣。　於菟生般。般生克黄。克黄生曼
生韋龜。韋龜生成然。成然生三子。曰辛。曰懷。曰巢。　子良生越椒。越椒生
苗賁皇。　得臣之後爲成氏。生二子。曰大心。曰嘉。大心生虎　又六人
屈氏世爲莫敖。瑕生遷。遷生朱。朱生蕩。蕩生二子。曰到。曰申　到生建。建
生勝。　又重完二人
考異曰。按世本蕩建祖父宣十二年邲之戰爲右廣者是也。襄二十五
年楚有屈蕩。同姓名。蓋誤爾。不然或同一人也。今止書其一　又世族

譜。以申爲蕩之孫。据世系申乃蕩之子。今從之
屈氏別族申氏屈申之後。曰申公巫臣。不詳所系。巫臣生五子。曰子閻。曰
子蕩。曰弗忌。曰晉孫。庸。曰晉邢侯。　又一人
申氏丹生犨　宇生亥　犨丑胥不詳其世
申叔氏時生跪。跪生叔豫。又叔展壽餘公子牢
考異曰。按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丹之後及申
宇。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于
申氏之後。世系從之。以叔時系之申亥。誤矣。今別而書之
鄧曼武王夫人。生文王。息嬀文王夫人。生堵敖及成王。莊夫人。生共王。蔡嬴
共王夫人巴姬。共王妾蔡氏。王妾鄖陽封人女。平王妾越女。昭王妾之王
江羋文王女。季羋平王女。嫁鍾建。畀我平王女。公女上書其名。故次夫
人譜後。公子則序其世。故列于公族大夫譜上。
楚職官　令尹爲政卿　尹訓正也。楚之官多以尹名。而令尹爲尊。僖二
十七年傳。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蔿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於子
玉曰以靖國也。杜預注。子文時不爲令尹。子玉爲令尹。曰傳政。則楚以令
尹爲政卿矣。宣十二年傳。戰于邲。令尹南轅反旆。行軍進退。令尹亦專之

是知爲政于內。統兵于外。皆令尹之任也。
令尹司馬莫敖皆卿　襄六年傳可移於令尹司馬。楚以令尹爲尊。而司
馬次之。又十六年傳云。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注。二卿士謂子西子
期。時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是令尹司馬皆卿官也。又桓十一年傳。鬭
廉呼莫敖爲君。孔穎達曰。楚呼卿爲君。則莫敖亦卿官矣。
令尹有左尹有右尹　宣十一年傳。左尹子重侵宋。令尹蔿艾獵城沂。至
成十六年傳。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楚令尹外。又有左右二尹矣。
令尹遂授之次　楚卿令尹而司馬次爲莫敖。又次爲襄二十二年傳。遂
子馮爲令尹。則自大司馬而遷也。二十五年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則自莫
敖而遷也。哀十六年傳。勝爲白公。子西曰。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白公楚邑縣尹稱公。則白公蓋縣尹也。杜預注。楚國第謂用士之次第。是楚
制亦有自縣尹而遷司馬令尹者矣
大司馬　僖二十六年傳。司馬子西止一司馬。至襄十五年傳。遂子馮爲
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楚有三司馬。而大司馬
爲尊。意其兼總左右二司馬之職也。三十年傳。申無宇曰。且司馬令尹之
偏。而王之四體。司馬以二令尹亦爲政卿

左司馬　右司馬　襄十五年傳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以右司馬而加左司馬之上也昭三十一年傳左司馬成右司馬稽帥師救揖則以左司馬而加右司馬之上也命官之序若無一定云

左司馬二人　文十年傳宋迷楚子道以伐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于宋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預注將猥張飛魏故置二左司馬而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楚制有大司馬左司馬右司馬今此左司馬復有二人蓋因隙而置非常法也

今尹司馬沈尹將中軍　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子玉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玉時爲令尹子西時爲司馬中軍爲重故使令尹將之至哀十六年傳鄢陵之戰司馬子反將中軍今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以司馬將中軍與僖二十八年之制異楚制不常蓋以主謀者爲中軍帥不復循今尹司馬之職乎然宣十二年邲之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時子重爲左尹叔敖爲右尹沈尹蓋是沈邑之尹而以將中軍又不出於令尹司馬矣

蔡令尹司馬二事　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殺子西子期沈諸梁蔡二事國事謂時政令尹司馬沈諸梁蔡之兼猶楚之兼猶晉韓趙魏分事爲令尹寬爲司馬則

蔡二事明非常法

莫敖　桓十一年傳莫敖屈瑕之杜預注莫敖楚官名孔穎達於襄十五年疏曰楚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當考楚初有莫敖後來猥盛却有令尹故令尹之權重於莫敖

尹亦掾事　宣十二年傳爲敖爲掾爲事楚國之令典時敖爲右尹是右尹亦掾事矣

大宰　成十年傳晉使糧荼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即公子辰又襄二十七年傳大宰退吉人大宰伯州犁也昭元年傳公子圍即位遂莊爲令尹遂答遍爲大宰下於令尹矣

少宰　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晉故永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杜預注少宰官名當考少宰之義無聞焉詳檢是年傳文隨武子曰爲敖爲宰時故爲右尹右尹爲宰非見上文及聞晉師既濟王欲還楚人五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乃南轅反旆未濟則楚少宰逐如晉師少宰之辭曰無淹久是亦不欲罷矣楚子使求成于晉推擇首足當時楚君志不在戰其臣貿此誠惟右尹叔敖一人又觀少宰之辭若無故令而少宰獨夫其名主少宰或爲之右尹主略之言考

大師　文元年傳使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又哀十七年傳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牧

師少師　昭十九年傳楚子主大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皆太子之師來言官也

司敗　文十年傳謂且將迸屍帥死於司敗又宣四年戴尹歸使令而自殉於司敗司敗猶司寇之職

司徒　宣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預注司徒掌役封人同上傳杜預注封人典封土城築者

工正　宣四年傳葛爲工正

右領　昭二十七年傳鄖將帥爲右領右領官名若今之將領

左史　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倚相楚史名又哀十七年傳子教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代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使杜預注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按右領將領之職曰賤官猶可左史仕一閭之史而界謂之賤官楚亂也與中國異莫得而詳

正僕人　昭十三年傳囚正僕人殺大子禄杜預注正僕大子之近官孔

穎達曰正僕人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一人

御士　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預注御王車者周禮有馭夫御士楚蓋倣此以名官

玉馬之屬　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注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屬是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九閑良馬而養求之馬一師四圉三求馬皁一趣馬三皁馬繫繫一馭夫六繫馬蕃庶一僕夫六蕃成校校有左右馬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都君子　同上傳杜預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冷其征役賈逵云今之律令備名散謀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承恩澤平常免其征役事急乃使之耳

大閽　莊十九年傳楚人以鬻拳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注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子孫掌王此官孔穎達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刑人其者使守門於言掌

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刖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為閽者又地官之屬
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
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然則鬻拳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
職非為刑而役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
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曰大伯猶長也為門官之長周禮並王制楚僭王
號倣以名官
泠人　成九年傳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
杜預注泠人樂官
嬖人　宣十二年傳嬖人伍參欲戰嬖人蓋寵嬖者
巫　文十年傳楚范巫矞似杜預注范邑之巫
諸尹　楚官多以尹名尹訓正也令尹為尊見于上别列諸尹之名
箴尹　襄十五年傳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以箴尹次莫敖則箴
尹任亦重矣又昭四年傳箴尹宜咎城鍾離
工尹亦曰箴尹　楚有工尹氏曰宜齊曰路曰壽曰赤曰襄工尹官名因
以為氏定四年傳王使箴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哀十八年傳云工尹勤
先君者也杜預注工尹執燧象則工尹亦曰箴尹矣又文十年傳王使子

西為工尹
連尹　襄十五年傳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
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何以使由基為宮廄尹棄能不
用豈得為能官人也
宮廄尹亦曰中廄尹　同上傳掌宮閑之禁又昭元年宮廄尹子皙出奔
鄭六年復宮廄尹棄疾二十七年殺中廄尹陽令終
環列之尹　文元年傳使潘崇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預注環列之尹
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寢尹　定四年傳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哀
十八年傳惠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
以背受戈寢尹蓋司王之寢處
門尹　哀十六年傳石乞尹門杜預注為門尹
郊尹　昭十三年傳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杜預注治郊竟大夫
監馬尹　昭三十年傳使監馬尹逆吳公子
卜尹　昭十三年傳召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杜預注佐卜
人開龜兆按十八年傳鄭子產使公孫登徙大龜杜預注登開卜大夫則

卜尹蓋開卜大夫之屬楚亦有開卜大夫矣
樂尹　定五年傳以鍾建為樂尹杜預注司樂大夫
縣尹　楚縣尹稱公如白公之類凡以邑名皆縣尹也襄二十六年傳曰
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沈尹　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預注沈或作寢寢縣也孔穎達曰楚
官多名為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固
非寢邑縣名按定四年傳王寢盜攻以戈由于以背受之寢尹蓋司寢非
邑名也沈或作寢自是邑名
鬬緡尹權　莊十八年傳孔穎達曰楚官多以尹為名疑權為邑使緡主之
長則尹之義亦與長同
莠尹　昭三十年傳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芋尹　昭七年傳楚子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孔穎達曰
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皆以草名官莫得而詳
通志楚公族列傳　鬬伯比楚大夫芊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為氏若
王三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
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
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
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
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
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
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
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
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
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而使廷理圖緣吾心而擇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
興其主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
文之室曰寡人幼至廷理夫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
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
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
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
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蔿賈
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己既而又惡蔿賈役殺之遂處于烝野
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
與若敖氏戰于皐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
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
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招王時爲鄖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鄢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
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
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子反救鄭鄭伯

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
五年宋共公亮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
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
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
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
徇于軍爲復戰之備而遁楚因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
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
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蔿賈字伯嬴芊姓蚡冒之後蓮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
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
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
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
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
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
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

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
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伐陳遂侵宋晉趙盾救
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
令尹子文卒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蒍賈爲工正譖子揚而
殺之故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
而殺之

蒍艾獵蒍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蒍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
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
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蹊高位妨賢嫉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
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
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
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
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
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朞
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爲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
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

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
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
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
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枝羖
羊之羹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吾聞
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
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
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
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爲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云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
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
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
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
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
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以耀明其志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
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
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
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
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
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
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
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
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
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
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
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弒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
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
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
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
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免得乎既從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
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犂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犂來奔楚王以爲太宰共王十六
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犂侍于王後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
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
王卒告公旣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
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焉穿封戌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伯
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
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
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
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
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
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子產猶有疑圍知其有備垂槖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
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
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犨櫟
及郟圍遂弒郟敖自立是爲靈王使殺伯州犂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
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
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
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
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
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
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
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子常從之旣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聞
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盧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
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五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

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
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
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
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
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
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爵祿而歸之伍舉
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
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
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
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于鄭伍
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公子
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
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
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
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
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
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
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
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啟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陽之蒐東夷叛之
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
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
御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遠啟疆與楚同姓遠與子羽靈王即位殺伯州犁使啟疆為太宰靈王四
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令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中無宇仕楚爲芋尹故曰芋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

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之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許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
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
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
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孫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
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
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費氏之亂使然丹誘

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焉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
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秋伐
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又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雃來乞師將
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
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
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
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
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
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
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楚師
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
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
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
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
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
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
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
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
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子馮為大
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
子馮為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申
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
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
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
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
吳吳恐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
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
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

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代薳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蒍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與楚

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稱兵也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孟聞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辭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吳語其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承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為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欲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於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言于子常子常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犁之子嚭奔吳吳以為太宰後為楚謀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遇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從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
濟。吳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
馬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師及隨。求王於
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欲將葉公諸梁。初太子建之見殺
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
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
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
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
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
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
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
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
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釋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
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

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
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
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
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
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
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
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
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
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
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
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
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
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
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勝居白。有
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于四十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
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
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
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
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
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
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
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
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
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
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

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夫國，求奔吳，謀伐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能，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臼，藍尹亹涉其孥，不與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難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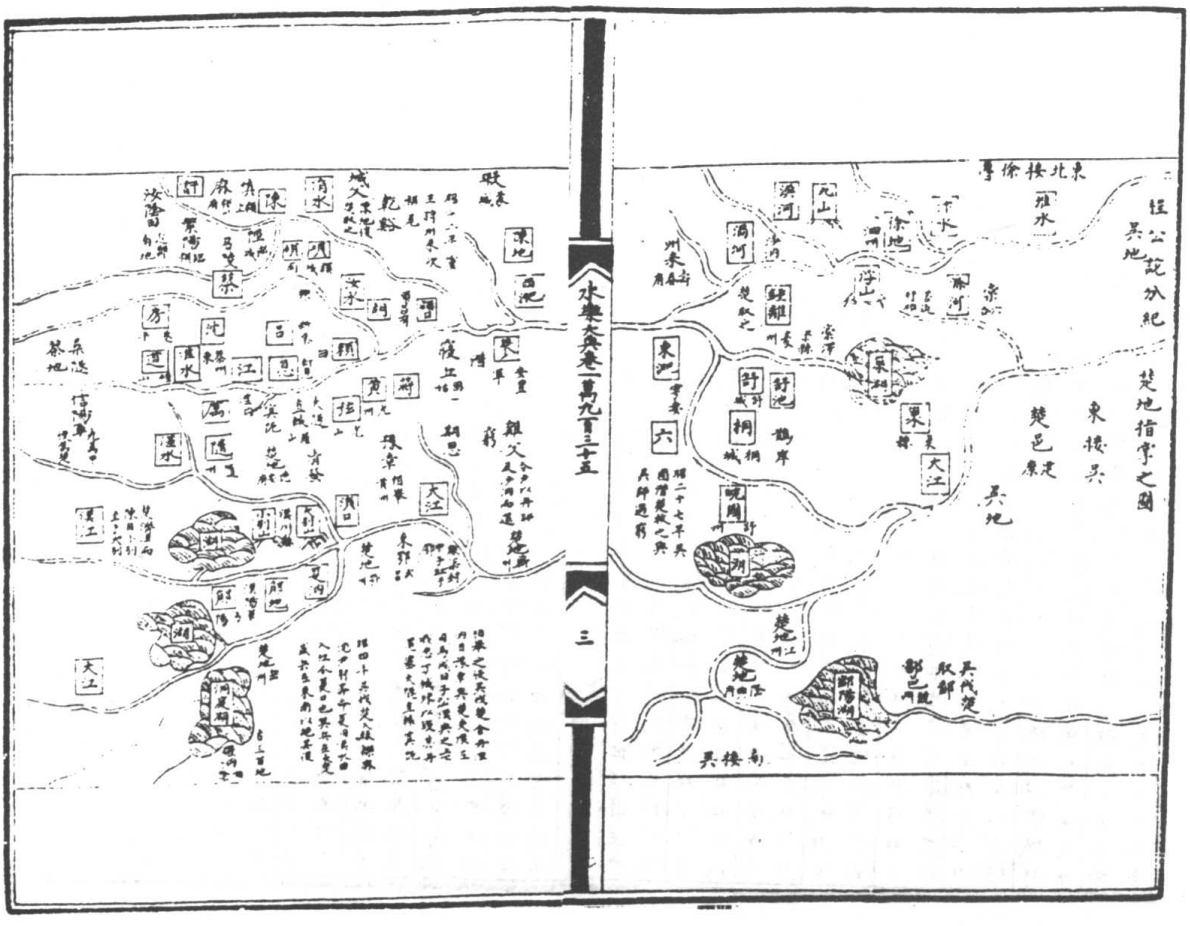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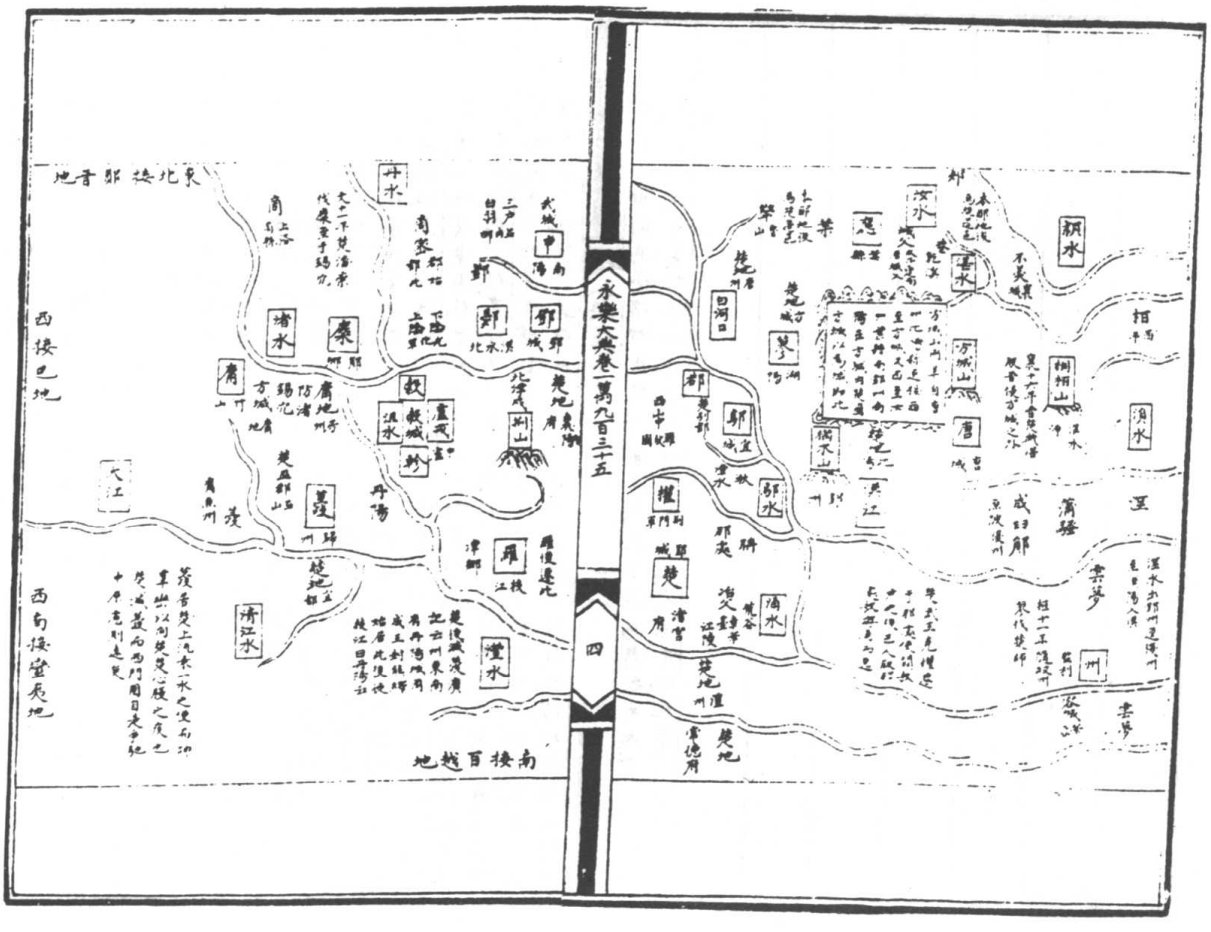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六姥

楚　楚國

楚地總說　桯公說分紀　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丹陽故城在焉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初曰荊後改號楚蓋古荊州地也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周禮職方正南曰荊州在天文鶉尾之次翼軫之分辰居巳宮曰雙女其境北自汝穎南接衡湘西連巴東並吳方城帶其北長江阻其後而漢水淮水或適其上或接其下漢東江南之境不關鱗次介于其間楚皆舉滅之其勢雄峙於南方出而北則與晉抗爲荊之爲言彊也陽盛物堅其俗急悍史記天官辰星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郊東七舍爲楚　西漢書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

總師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蓏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偷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如音是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枝柱言意相節却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淮南鴻烈解兵略訓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邳郯邳淮北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之谿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地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孟嘗君齊相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張華博物志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朱子語類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僅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來洪也設使威之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數類楚地九等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周禮曰此九等是楚之地吾恐有九等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以備田獵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稅賦數疆潦疆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堤也防堤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崖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也又見井地九等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三十五
三
楚地指掌之圖
東接吳
楚邑境
吳地
南接吳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三十五
四
東北接鄭地
西接巴地
西向接蜀地
南接百越地

補 67—52

楚地釋名

楚 文王自丹陽都郢今江陵府江陵縣北紀南城城東有小城名郢

郢 楚別都

荒谷 盛弘之荊州記云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曰荒谷

冶父 荊州記云荒谷西北有荒蹊曰王劉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城傳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即此

樠木之下 郡國志云武陵山亦曰樠木山傳謂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即此今鄧州

那處 釋例今荊門軍長林縣

津 釋例或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江陵即荊南所治而廣記則云荊南枝江縣西有津鄉春秋楚敗巴於津之地考之晉志南郡統縣十一江陵枝江其二也枝江在江陵之西南而津鄉又在枝江之西則津不當在江陵縣也晉泰始初江表八郡猶為吳地杜預亦云江表所記特亦其縣謂為或曰亦疑之之辭以是言之廣記為是而杜釋為非按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巴居楚上流而禦于津則在枝江之西明矣

湫 釋例今省入襄陽府宜城縣

陘 釋例召陵故城在今潁昌府郾城縣東

召陵 郾城縣東有漢召陵縣故城

武城 釋例南陽宛縣北武城今鄧州南陽縣

析 本楚白羽邑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後改為析漢因為析縣今鄧州內鄉縣是也秦人過析隈即此隈謂隱蔽之處

渚宮 江陵縣之南水渚注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也元和郡國志渚宮楚別宮

期思 釋例今省入光州固始縣

沈 杜注沈或作寢廣記曰本寢丘縣叔敖子所封之邑及秦滅楚襄信改寢即此漢為寢縣今光州固始縣

州來 故州來國楚所滅後吳王僚于州來又子頎是也地在淮潁之會後吳取之以封季札至夫差時蔡成公畏楚徙此謂之下蔡今壽春府下蔡縣是也釋例以州來為楚邑而又以是州來為吳邑誤矣其詳見吳地理壽春壽州

申 本申國鄧州南陽縣在方城之內申息北門所以備中國

呂 古呂國今蔡州新蔡縣蜀治書成周之時南有荊蠻中土其在楚王則有呂侯訓夏贖刑季謂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是楚以方城為固而申在方城之上呂在方城之下形勢輔格實備北方要處

鍾離 故鍾離子國後為楚邊邑今濠州鍾離縣在淮之南

葉 汝州葉縣

瑕 水經注北肥水逕山桑縣又東積為陂曰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山桑今亳州蒙城縣

繁陽 賈北潁昌府臨潁縣繁城鎮有繁陽亭

棠 真州六合縣

雩婁 九江壽春記云金明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雩婁城光之季子城之人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今安豐軍有故是將司安豐雩婁縣今入安豐軍

棘 釋例今亳州酇縣

雲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雲夢辨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周禮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入于雲中雲夢之名澤其來尚矣按地里志江夏之西陵南郡之編縣有雲夢宮華容有雲夢澤郡國志云竟陵城西大澤是也鄭康成曰雲夢在華容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又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樂史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酈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穎達為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穎達又引左傳所稱雲中謂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不可明指一處限而言之然諸儒疑禹貢有雲土夢作乂及傳有雲中江南之夢之句遂分雲夢為二澤故沈括謂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其筆談所載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漸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北古本爲九也。以上皆筆談所載。王雱又從而爲之辭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之人有加工乂之者矣。草木生之謂作也。加工乂之謂乂也。嘗以上所引諸書載雲夢地理而證二者之說。則沈斷失之拘。王說失之鑿。且如傳言鄖夫人棄關伯比於夢中。鄖國今江北德安州安六之區。則所棄之夢中近鄖國。必無過江南而棄之之理。是江北亦有夢。非止國於江南也。孔安國謂雲夢之澤在江南。此說亦失之。然謂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釋擇猶有古風。故穎達曰。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者。蓋史文兼上下也。蘇軾云。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蓋纖字居玄縞二色之間。古文如此。下語也。意以謂土既見則可作乂矣。此又足以破王氏之說也。必參考而精言。荊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非止一隅。如杜預釋左傳地理郡國。寰宇水經諸書。孔穎達可爲相如之說。皆爲得之。要不必指北爲雲。南爲夢也。今江夏漢沔所會之地。淵

藪擿埴。水天一色。自江北而言。則監利玉沙竟陵之水極多。自江南而言則華容石首公安之水亦匯其外。華容置監利縣。監利在北而華容在南。在南者帶洞庭青草。在北者連大湖白湖。杜謂雲夢跨江南北。指此。信矣所謂九百里雲夢。要知不指洞庭青草之屬而言之。故今監利華容有大藪澤。皆七澤之雲夢也。

櫟 釋例今蔡州新蔡縣

麻 釋例今須昌縣

夏汭 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今漢水曲入江處

乾谿 亳州城父縣乾谿。水在縣南五里

章華 水經注。江陵縣東三湖。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

不羹 釋例今汝州爲邑也。定陵今栢昌之舞陽也。二邑相近。襄城東南即定陵西北之境。楚子所城。當以楚城爲正。羹者亭近於城。故定陵之亭以是爲名耳。

頓尾 壽春府西頓水口。水經注。蓋水之會也。

魚陂 水經注。竟陵大城。城南有甘魚陂。左傳公子黑肱爲令尹。沈于魚陂

者也。竟陵縣今爲復州

豫章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拍然之後。四年。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杜又云。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則春秋豫章蓋在江北。而今豫章隆興府非春秋之豫章也。漢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歷千代間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徙千月耳。按梁武帝討劉軼。遣王鎮惡先襲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信知春秋豫章去江陵甚近。今隆興與此不相干

郎 沈關中居郎以無患。舊熟。廣記云。今德州治景陵縣

陰 遷陰于下陰。陰亦曰上陰。釋例南鄉陰縣。今光化軍乾德縣

下陰 水經注云。光化軍故下陰也。則下陰去陰不遠矣

城父 太子建居于城父。釋例襄城城父縣。今汝州襄縣

雞父 釋例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安豐軍

卷 釋例。南陽葉縣南有卷亭。今汝州葉縣

潛 釋例。今安豐軍

窮 安豐窮谷。沈尹戍與吳師遇于窮。即此。詳見水門

容城 岳州華容縣

大隧 直轅 冥阸 定公四年。吳師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方城自唐州比陽縣界至方城縣。又至汝州葉縣。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杜云漢東隘道。今在信陽軍羅山縣界。其縣界石城山甚險峻。史記謂之冥阸。魏收之又呂氏春秋九塞。冥阸其一焉。其地與淮蔡接境。在信陽軍東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蔡州二百二十里。吳人自淮而來。道蔡而舍舟。楚司馬戍欲於北塞之也。

柏舉 水經注。𣶒水逕齊安郡西。又南東歷赤亭下。又分爲二水。南流注於江。謂之舉洲。春秋左傳。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也。又有溠水亦作舉。齊安今黃州

堂谿 穎昌府郾城縣

豐 鄧州內鄉縣南有豐鄉

三戶 內鄉縣丹水鎮有三戶亭

棠阜 釋例。淮南逡遒縣東南棠亭。今合肥志。逡遒城在廬州舒城西三十里。東南去棠阜六十里

白　釋例：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今蔡州褒信縣西南
慎　汝南慎縣，故城在順昌府潁上縣西北
汝陰田　順昌府
淮北之田　淮水北田，皆是蔡潁之地
夷濮西田　本陳地　水經注：沙水逕新陽縣北，又東分為二水，即春秋所
謂夷濮之水也。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夷水也。一水東注，
即濮水也。夷濮西田，在二水之西矣。

地名疑一

柤　杜釋例：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按劉
橫縣治臧洲，去鍾離五伯餘里，非諸侯六日再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
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十里，又非自會九日之
所能滅國，皆非也。

闕地五十有三

沈鹿　桓八年　郊郢　十一年　夕室　莊十九年下同　經皇
麇　僖二十七年同下　蔿　違敷　二十八年　范　文十年
大林　十六年下同　陽丘　訾枝　選
阪高　臨品　石谿　仞
轑陽　宣四年下同　烝野　漳澨　皋滸
郔　十一年下同　沂　楚邑　新石　成十五年　巢　十七年下同
駕　釐　虺　庸浦　襄十三年
瑣　昭五年下同　南懷　汝清　中犨　十三年下同
息舟　訾梁　棘闈　訾
宗丘　十四年　長岸　十七年　遠澨　二十三年　圉陽　二十四年
州屈　二十五年下同　茄　丘皇　養　昭三十年
南岡　三十一年　城口　定四年　稷　五年下同　軍祥
麇　公壻之谿　脾洩　負函　哀四年下同
繒關
方城　哀四年。自唐州比陽縣相北連屬，至方城縣。又至西汝州葉縣南，故
號方城。楚國方城以為城，蓋北門之險。衡山　潮州南巫山東平府東北荊
山。襄陽南漳縣東北有北山。塗山　壽春府荊山濠州懷仁縣
小別　大別　出禹貢。昆輩皆讒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又曰：嶓冢導漾，東
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出治山通水南條

荊山。首起嶓冢，至于荊山。又為內方、大別二山。內方，今復州之竟陵；大別
今漢陽之漢川也。南條其尾至此而極。亦杜佚矣。孔安國稱南入于江，謂
觸山迴南入江。蓋漢水至大別山為大別，所繫故曰夫以南入于江。非本
性歟南也。左傳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
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顏師古曰：大別在廬江安豐。
杜預釋地曰：二別在江夏界，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
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之說，同。蓋小別在今安德府。
大別今在漢川縣。楚自郢濟漢，又自小別至大別，地形順便。今大別山之
北，漢口，即漢水入江處。且安豐至江夏一千五百里，相距甚遠。又淮水之
南，非江漢合流之地。京相璠、顏師古、安豐大別之說，所不足證。

山釋異

萊山有三　昭五年，楚子次萊山。楚地　七年，與之萊柞。魯地　萊國有萊
山。今登州黃縣
衡山有二　昭四年，南獻衡山。在潭州　襄三年，衡山在湖州烏程
城山有二　昭五年，城山。吳之楚地　昭十二年，城山，晉地
塗山有二　昭四年。三塗在西京　禹會諸侯于塗山，在壽春
江　廣雅曰：江，貢也。地理志云：出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
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山海經曰：岷山，東北崍山。又東至嶓山，江
水出焉，東注大江。郭璞曰：中江出崍，謂今蜀州江也。北江出嶓，北皆岷山
旁之小江。今按江出松州嘉城縣甘松嶺，亦曰松桑嶺。其地北連岷也。其
水一名汶水。流出岷山，始入自北，遂東南流，而忠州沱水東來與江會。故
曰東別為沱。東南經成都，南經嘉定府，沫水入焉。至瀘州，涪水從西北來
東南至重慶府，有嘉陵江、巴江入。又東經涪州，黔江入。忠、萬、夔州有五
水入。歸峽有清江。又東至枝江，有沮水入。石首有清水入。又東過岳州，有湘
水從西入，洞庭水亦自南入。又有沅水、湘水從西南來入江。共而東至鄂
州，漢水入焉。始經九江，至瑞江府，有升陽水從南來入。又東經揚州，有邗
溝水出焉。又東經江陰，許浦始入于海。
淮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出禹貢導淮自桐柏。地理志：出南陽平氏
縣東南桐柏大復山，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
里。水經：出胎簪山，孔穎達曰：桐柏旁小山也。荊州記曰：出桐柏，潛流三十
里，東出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南，至楚州山陽縣，會泗、沂之水，東至漣水
縣界入海。

漢南有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又東北至廣魏白水縣。注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道也。大抵梁州左山皆曰岷。右山皆曰嶓。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有內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西漢水東漢水之殊。滄浪水在今漢之夏水。至漢陽軍隔大別山南入于江。

夏汭 漢水隔大別山南折與江水會謂之夏汭。亦曰夏口。在漢陽軍北。郢州當其衝。漢之上川。記曰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自此水冬竭夏通。謂之夏水。蓋夏則會於荊郢之間。通曰夏汭。冬則會于漢陽。乃為夏口。今漢陽軍漢陽縣有沔口是也。

豫水 水經注。豫水出安豐縣豫谷。左傳楚救潛。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豫谷。川流注江于決水之右。北運安豐之左。世謂之窮水。亦曰豫水。書或正聲相近字隨讀轉。北流注于淮。

沙水 水經自新鄭東北經中牟。東北梁郎沙水也。楚東有沙水。謂此水東南遶扶溝東。又南與蔡陵合。又東南逕淮寧府城東曰百尺溝。又東南流注穎。謂之交口。自清東南逕城父西南入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溠 出隨州隨縣西北黃山。南。東南逕隨縣西。又南流注于鄖

漳 出襄陽府南漳縣東荊州東南。又南至枝江縣。北至荊門軍當陽縣。東南入江。

睢 出新城經襄陽府。至江陵府枝江縣入江

清發 吳敗楚柏舉。從之及于清發。水經滇水過江夏安陸縣西。注云。晉太安二年。劉弘遣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漢。即春秋清發。在今德安府界

雍澨 出竟陵。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氏云。在江夏竟陵縣入漢。三澨之別。不可復知。今溠水出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石溠水。東南流至漢川景陵縣名汉川。至漢陽軍漢川縣入漢。傳書漢源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在今景陵漢川間也

涌 水經。江水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注云。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華容今監利石首縣地

桐 出廣德軍西南桐源山。西北入于陽州

成臼 水經注。水出竟陵縣東北郊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

濜 出信安軍高陽縣東北。至吳州仕丘縣入易水。仕丘漢美縣也。吳州去順安軍七十一里

淮 出桐柏東入海。而房陵有淮水東入漢。故丹陽陵陽縣有淮水北入江

漢 出嶓冢山。而蜀漢州有漢水入延

楚地

楚 莊十年書曰荊。僖元年書楚。左氏始終作楚。傳又曰郢

那處 十八年 左氏又曰那 陘 僖四年 左氏作陘隰 析 二十五年 左氏又作曰析 沈 宣十二年亦作殷 州來 成七年 杜氏云古作州來

雞父 昭二十三年 穀梁作雞甫 召陵 定四年下同 陸德明云公羊作邵陵 柏舉 公羊作伯莒 穀梁作柏舉

武城有三 非今恩州武城縣 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今鄧州南陽縣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也。今同州 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今沂州

方城有二 僖四年。方城為城。定四年。欲患方城外界。楚方城山也。自北陽縣至方城縣 文十六年。使廬及方城。廬地也。今房州竹山縣

城父有二 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襄六年。欲陳鄉于城父。今亳州城父縣 十九年。太子建居城父。楚地也。今汝州葉縣

沂有二 宣十一年。為父獲城沂。是楚地邑名 昭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于沂上。是魯城南水名

房有二 昭十三年。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房是國名 定五年。季平子卒于房。是魯地

祖有二 襄十年。會吳于祖。是楚地 昭六年。鄖伯勞楚公子棄疾于祖。是鄭地

呂有二 成七年。子重請取於申呂。書呂國也。後為楚地。今蔡州新蔡縣 襄元年。楚侵宋呂留。宋地也。今徐州

郔有二 宣十一年。楚左尹伐宋。王待諸郔。楚地也 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也

楚禮樂 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以為人。吳之先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唯號稱王。故伐之。靈王為申之會。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椒舉侍從以規過。
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左馬貴池之會。欲圖書之禮
因晉之禮。而請所端而襲其諸子成周以尊天王。穀梁傳。夫差好勝來。孔
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有論秦楚兵之事。固不可以言禮矣。

楚征伐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荊尸以伐隨。授師
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
論楚之兵曰荊尸而舉。杜預曰。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
以為名。 子論為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
子天利遠即長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陳。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蓋
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唯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
潰。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
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參日西廣。止於其一而已。 杜注東宮
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上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
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于
時子玉既為令尹而乃請戰。益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
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敖於敵者。戰則兵強可知。

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
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以王子營之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所以規衛於王。出入用之。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盂左盂兩鈋之制
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
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
鈋。故置二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張
兩鈋矣。兩鈋。猶言兩翼。

莊王霸強。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邲之戰。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
莊王。傳具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此三軍蓋正軍也。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

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兼統三軍矣。

廣以為親軍。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郤氏曰。廣車橫陳之車。杜預
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卒左廣以逐
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
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晉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
今之宿衛環親衛。鈇安得捨焉。親軍之制詳矣。傳二十八年。西廣從子
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為之。令郤之戰則二廣皆以從王逐焉。其
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
二廣而王則乘左

游闕以為游兵。傳記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
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王軍中遣旋
分出。不繫步伍之數。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
偏。其元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卽古大偏之法。而曰卒
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
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咸辭婉
句耳。蓋防王軍有敗。則以偏中易之。止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曰。尹豚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復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宗據鄭二拒。益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
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

訓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注右轅左追
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故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
車一轅限為表之。而言扶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軍行時人分之在兩相
扶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乘車為
是扶車嚴兵以備不虞。其處在左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
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為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王於
對陳。則在車左右。 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

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逆在軍前，斥度
伏望，慮有伏兵，使燎行人持以警。又曰為備，與軍人為私號。曲禮曰：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與此見賊衆播相似。茅明挫言之。舍人曰：茅昧之
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蓋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
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稱之高下輕重，皆當用精兵，使世勁兵
多在前，或伏擊敵，則復無慮。勁兵在後，此最良法。　百官象物而動，物猶
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整，
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
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
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
卿大夫載旟者，以其為衛王也。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
所建各有物類。案春官司常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而所建不同
者，大司馬則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則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九旗
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植旗，不如出
軍時空辟貴也。是謂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
兵之法。

行軍之異日，則輜重在。乙卯，王次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車當後正軍一日至。
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者撓亂正軍士
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矣。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
大兵一日為得宜之。

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
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
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云：
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用，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古欲其被滌？
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絛繩，不可為衣服，安得
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
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無明證，而杜說
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軟鎧之類。

康王以蔿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
數。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皋，井
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靈王作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
都外軍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杜預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將下云簡東國之兵
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對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
達曰：西為上，則東為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至若成子，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
而死。

士兵則若都君子，校人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戌，所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徭
役，事急乃使之。養君子既為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
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
非常法。

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
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吳王卒，懼使楚，明年敗
楚于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
略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伐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尤無
成功。其後衆見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師于巢，遂敗楚師。入
郢之役，吳大子終累又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皆為吳獲。
蓋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貴莫能勝，亦地形用使有不可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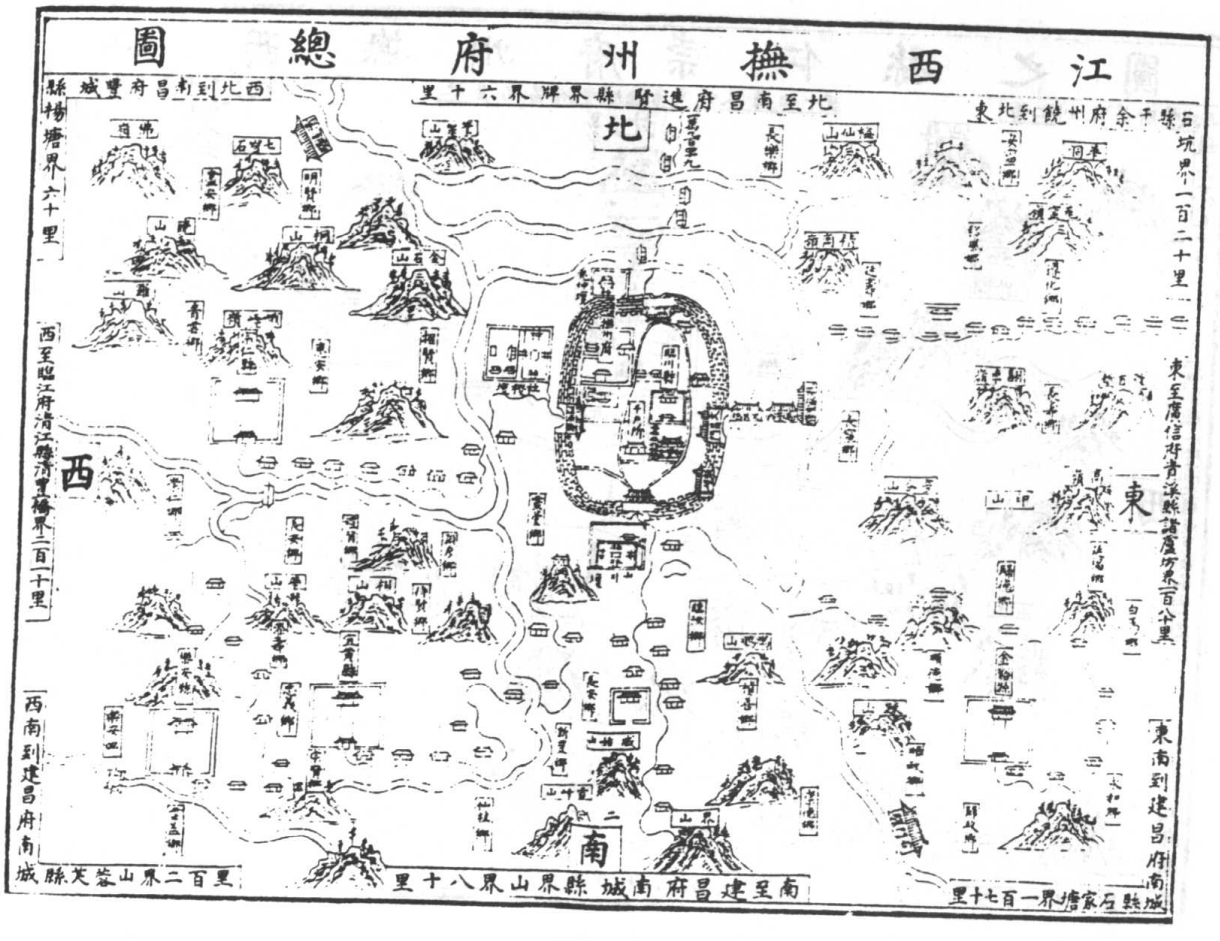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六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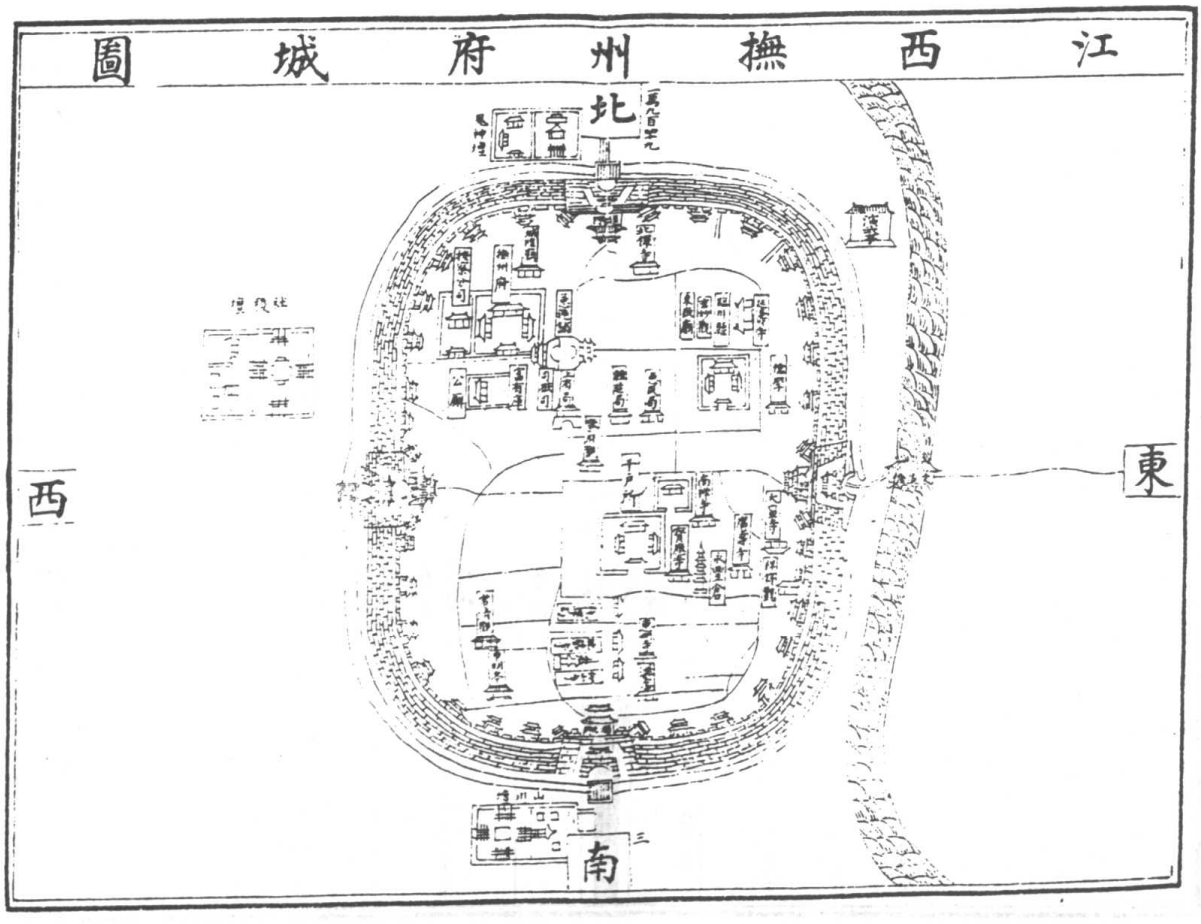
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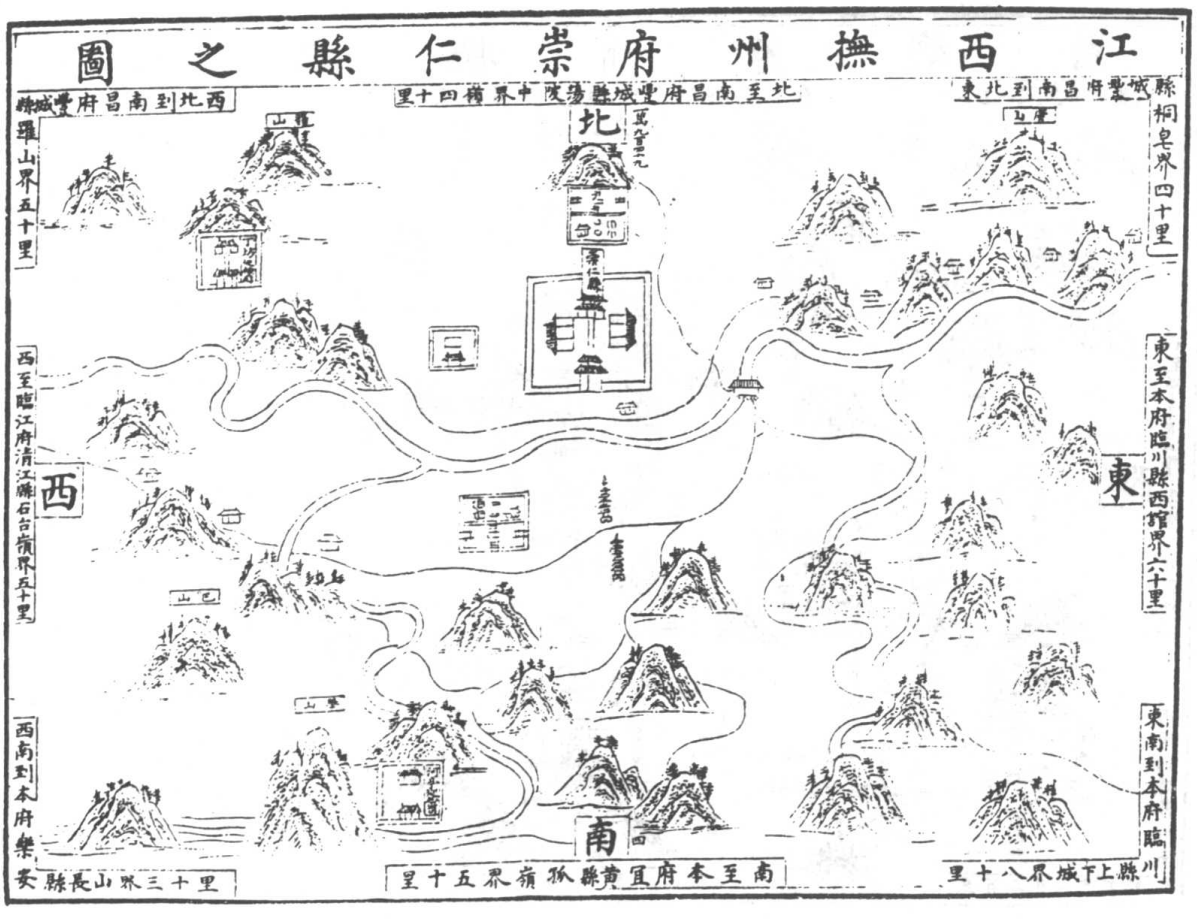
撫州府　舊路　親領縣五　臨川　崇仁　宜黃　樂安　金谿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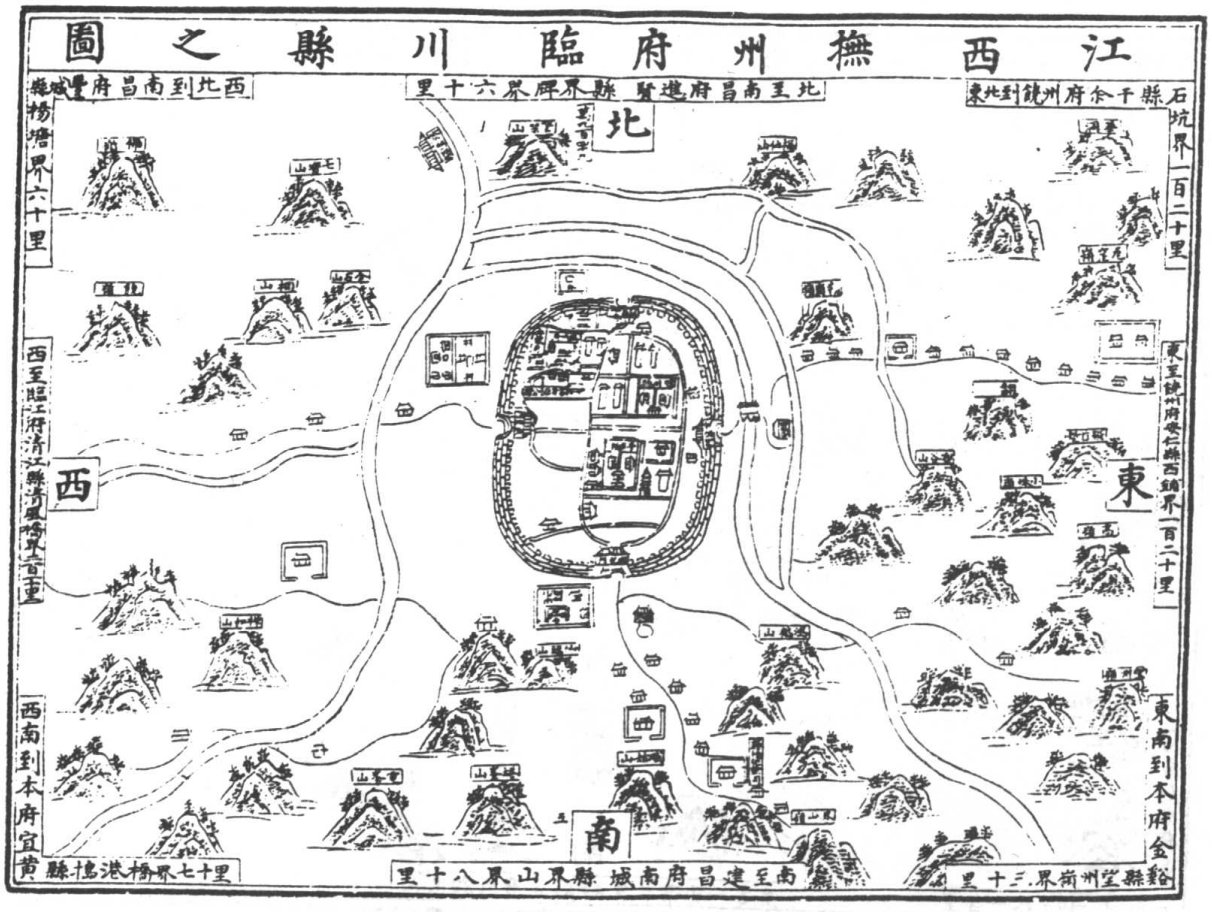
沿革　分野
疆界　城池
至到　坊巷
府治
廟祠
官制　兵防
風俗　古跡
學校　書院
寺觀　土產
戶口　賦稅
人物　名宦　題名　詩　建　牧守表
科第
孝義　忠　注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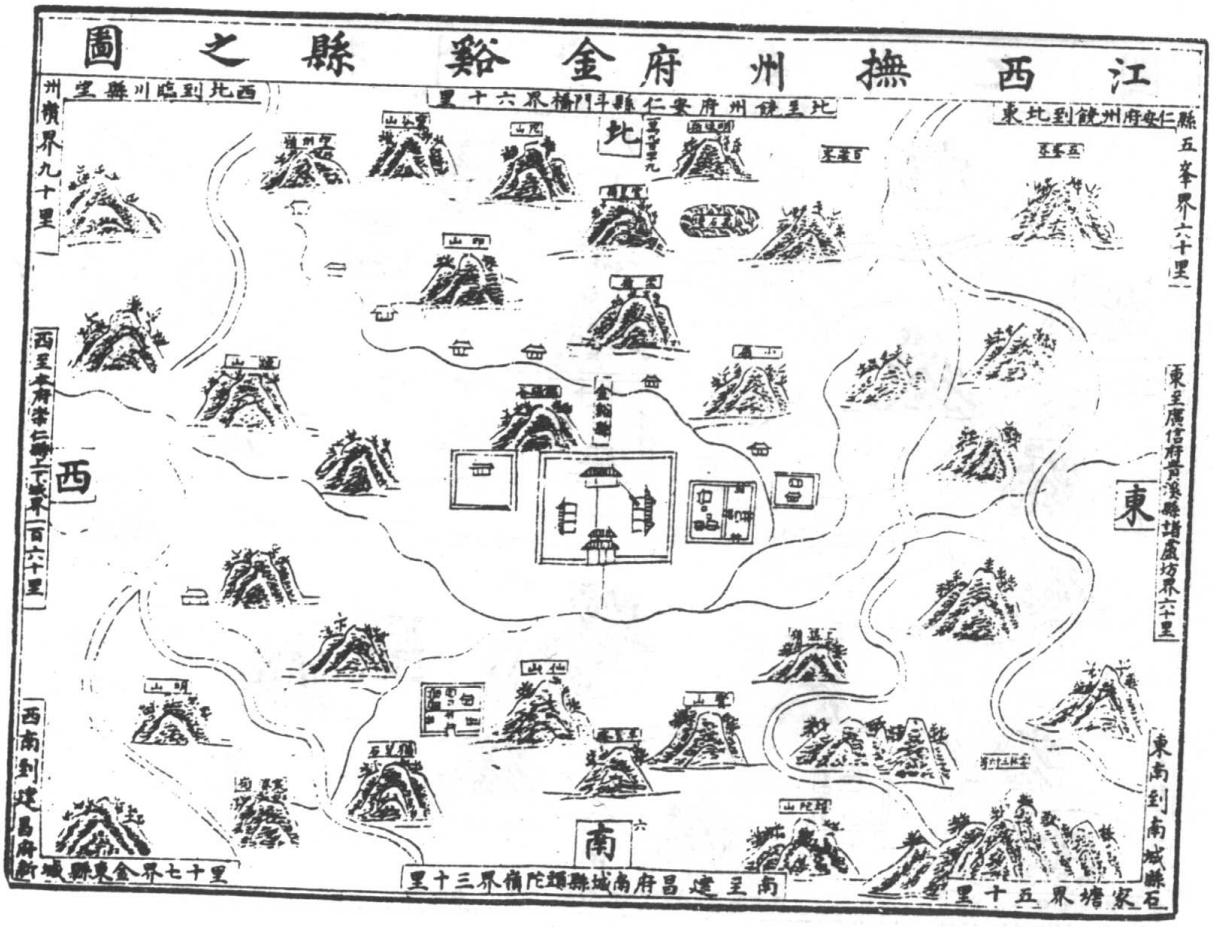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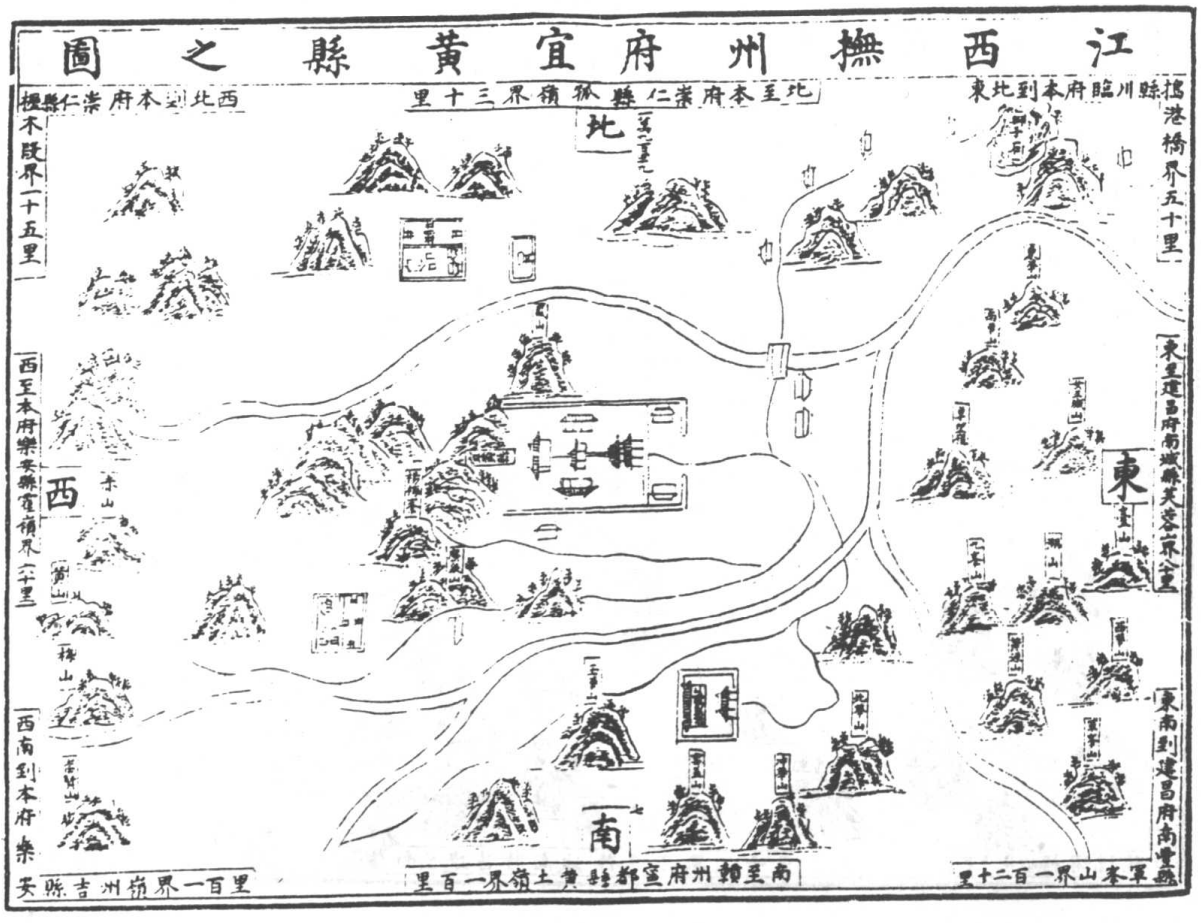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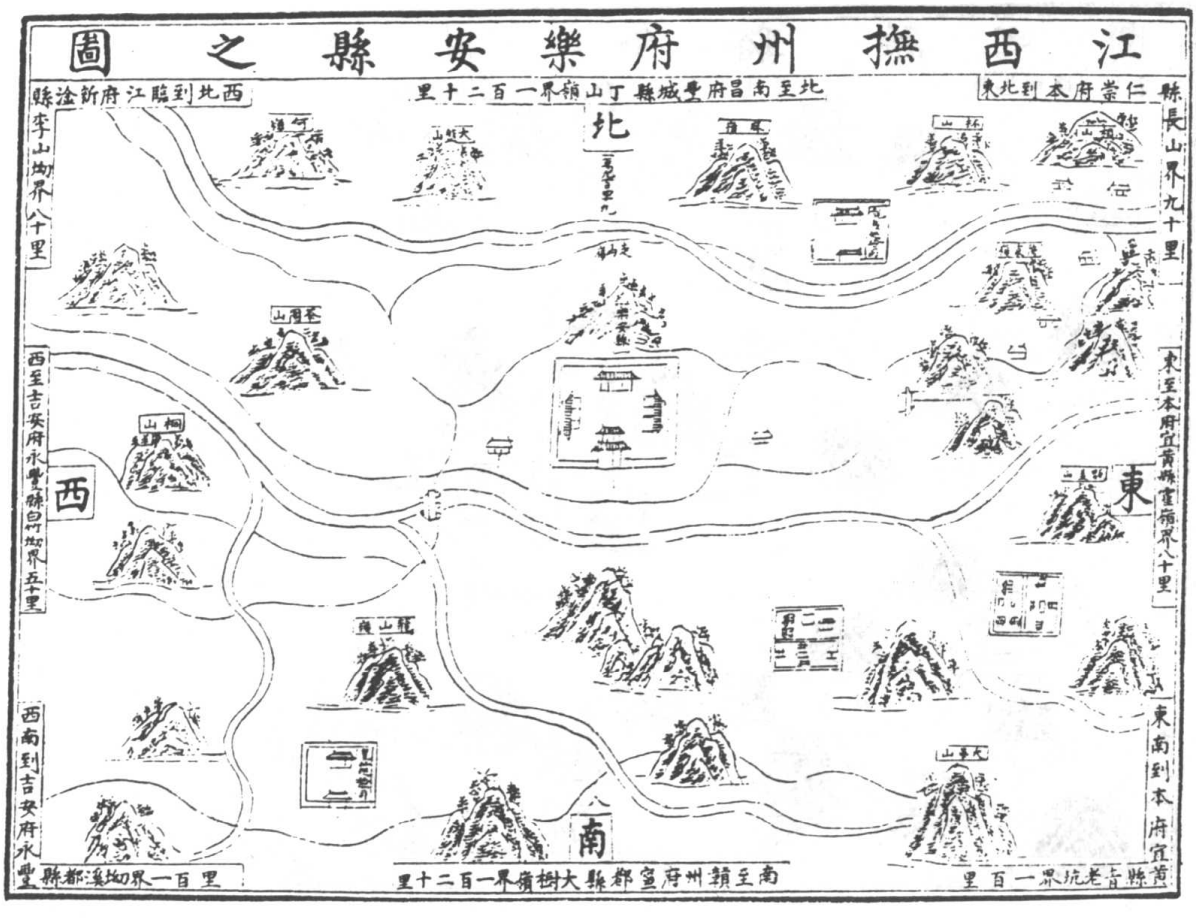
補 67—60





補 67—61


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
北至本府崇仁縣狐嶺界三十里
西北到本府崇仁縣界一十五里
東北到本府臨川縣界五十里
西至本府樂安縣界二十里
東至建昌府南城縣界六十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豐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界一百一十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界一百一十里
北
西
東
南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丁山嶺界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臨江府新淦縣界八十里
東北到本府仁崇縣界九十里
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白竹坳界五十里
東至本府宜黃縣界八十里
西南到吉安府永豐縣界一百一十里
東南到本府宜黃縣界一百一十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界一百二十里
北
西
東
南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星紀斗分，周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所統縣十八，南城居其一。
東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南城之北境為臨汝縣，屬豫章郡。三國吳太平二
年，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又增置宜黃、永城等八縣，隸
揚州。晉惠帝元康元年，割豫章、臨川等郡隸江州，改西平為西豐，西城為
西寧。宋省西寧。齊因之，以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縣，領臨汝、南城、
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又析臨汝為定川縣，凡領縣八。隋廢臨川郡為
撫州，隸洪州都督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新建、西寧等六縣置崇仁縣，
隸撫州。又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為臨川縣，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
年，復改撫州為臨川郡。唐武德五年，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等八縣。
七年，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八年，省宜黃。貞觀元年，以
撫州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為臨
川郡。乾元元年，復為撫州，領臨川等四縣。五代梁龍德元年，吳楊溥陞為
昭武軍節度。宋開寶四年，降為軍州事，隸江南西道，領縣四。建炎四年，隸
江南東路。紹興四年，復隸江南西路。元至元十四年，陞為撫州路。

國朝為撫州府，屬江西布政司。撫州府志按舊志，周秦以前，撫之地為荊揚
二州分野。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
南，後分淮西至豫章東部為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臨汝本二水名，臨
水由西南而來，自崇仁縣巴山發源，巴山謂之臨川山，合宜黃水至西津，
故曰臨川。汝水自盱江盱母山發源，自南城由石門而下，至郡之東南，抱
城而西北流，合臨川之水。或謂汝字從水從女，以盱為母，汝為女，故曰汝
水。舊置郡，當合二水之名，故曰臨汝。吳及晉宋為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
治南城。至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臨川，因改臨川為撫州，治在
西津之赤岡。唐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隅，即西津也。五代時，危全諷遂
于香楠山，即今治也。自唐至宋末，相沿為撫州，歸附于前元，改為撫州路
總管府。戊戌五月，監郡完者帖木兒以城降于陳氏。辛丑十一月
聖朝總兵官鄧愈統率大軍至，守臣張子高降，改臨川府，後又立為撫州府。
輿地紀勝臨川郡軍事。九城志：禹貢揚州之境。元和郡縣志：於天文為星
紀之分野。臨川志引漢地理志云：豫章吳地，斗分野，次為星紀，辰在丑。晉
天文志云：豫章入斗十度。臨川舊隸豫章郡，為斗分野明矣。春秋時為吳境。
寰宇記、晏公類要、元宋朝郡縣志並以為屬吳，而輿地廣記則以為春秋

為百越之地。大畧東言塞撫四州之地，諸書皆以為屬吳，惟輿地廣記則
端以為百越之地。地亦無所考。豫郡於袁州下引吳起相楚悼王，南平百
越。於是屬楚矣。考之地里，袁吉二州包地綿遠，與南粵為隣，介南、袁以立郡，
指以為越，尚或可據。至若袁撫二州，皆內地也，不應則指以為百越之地。
故袁州新編圖經於百越之地，及越星分，皆削而不取，云越滅吳，左傳云哀
公二十三年，其地屬越。越既滅吳，地當屬楚。戰國時楚敗越，其地屬楚。輿
地廣記以為戰國屬楚，他書皆無所指定，然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敗
越，盡取吳故地，則其地亦當為楚。秦併天下，屬九江郡。在漢為豫章郡之
南城縣地。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今按漢志豫章郡所統十八縣，
南城預焉。後漢和帝，分南城北境為臨汝縣。寰宇記、續漢書郡國志云：臨
汝屬豫章。寰宇記：三國時，吳主孫亮分豫章之東部南城，今為建昌軍，臨
汝今為撫州，二縣置臨川郡。沈約宋志：事在太平二年。自晉以來，諸縣廢
置不一。東晉又於境內立巴山郡。陳封文帝為臨川王。隋平陳，罷郡為州，
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州為名，因廢巴山郡為崇仁縣，屬撫州。
又改臨汝為臨川縣。並在開皇九年。煬帝改撫州為臨川郡。大業三年。唐
平林士洪，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寰

宇記在武德五年。尋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寰宇記在
武德七年。又省宜黃縣。武德八年。隸江南西路。開元二十二年，改臨川郡。
天寶元年，復為撫州。乾元元年。五代偽吳升為昭武軍節度。順義九年。南
唐李氏因之。又割南城縣置建武軍。撫江志載在開寶二年，九域志云開
寶三年。以宜黃場為縣。宋朝平江南，降為軍州事。宋朝會要云：偽吳為昭
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為軍州事。中興以來，隸江南西路。紀年錄云：紹興
四年七月，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南西路。今領縣五，治臨川。寰宇記：元
領縣四，今五：臨川、崇仁、南豐、宜黃、金谿。臨川志：昔者公劉度夕陽而荒豳
都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蓋度夕陽之西，去源泉之
卑，而就溥原之高，岡出乎原之上，而京又出乎岡之上，所以居高明也。夷
攷吾州，若昔興創，殆亦類是。異時成周卜宅而依澗瀍，晉人議遷而舍汾
澮。今吾州介乎臨汝之中，又其遺意皆所以括二水之會，納風氣之全，冀
民生之安也。淳熙嘉定志：寶應中，太守王圓以地勢卑，非道路之會，因徙
于西隅。然虛右擁左，形亦未叶。中和五年，危全諷始遷今治，麾寰揮巽，朝
辛附癸，納溪山複疊之勢，無舊治卑偏之陋也。舊志：州治所紀，唐刺史舊
宅。乾符中，為巨寇黃巢將柳彥璋所焚。中和五年，危全諷徙今治，披榛草

剗越十四年。斯就摧圮。乾寧五年。全甃并拓基址。建廳堂門廡。尉軍畢備。舊志城池紀述。唐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新制羅城。週迴一十五里三十六步。高一丈二尺。下闊二丈五尺。子城週迴一里二百二十二步。元一統志。梁復臨汝。分新建西寧置巴山郡。又置巴山大豐新安三縣。及取廬陵之興平豫章之豐城以益之。凡領縣七。開皇九年。廢大豐新安二縣入豐城。割豐城還洪州。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爲臨川郡。領臨川南城崇仁邵武四縣。十四年。陷入林士弘賊。唐武德五年。平士弘。而以興平之地還吉州。分永豐縣是也。景雲二年。復置南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五道。採訪使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爲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撫州。置治於臨川舊城西津之西赤岡。宋乾德六年。僞唐李煜復置宜黃縣。淳化二年。以南豐屬建昌軍。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依舊領縣四。十九年。割崇仁縣天授忠義樂安三鄉并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增置樂安縣。領縣五。元朝至元十二年收附之初。仍爲撫州。十四年。陞爲撫州路總管府。領一司五縣。隸江西等處行省。　錄事司舊爲本州在城地。宋設三廂領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創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分野

臨川志。質之史冊。區別其分野。則吳揚爲斗牛女爲星紀。考之舊經。吾州又文昌之所臨照。夫上通於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於天垣。正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星土之占。其證則有休咎。所不可得而常。乃若斯文在天地間。則歷終古而光景若一。不窮惟是。人文化成。天象叶應。庶證有不若者乎。然則文星昭明。則不占有乎。分野當蒙其福矣。　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吳楚之疆。候熒惑。爲楚。戊吳。　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　斗牛女星紀丑東北也。天文志以戊爲吳。酉北也。自漢以前。其說亦未定。信如酉吳地。里志所述。則今之江淮浙皆吳分。豫章特其一耳。況豫章所隸諸郡。臨汝又特其一焉。此不可執一而強爲之說。且吳楚候熒惑。則可以南方言。世人謂南斗爲東南吳揚之分。故曰南。非也。何以不曰東耶。南北二斗。皆曰斗者。其星各有四成斗之象。北斗位乎北。居太微垣之北。近天中。杓轉而魁不改其處。故曰北斗。南斗爲北方七宿。東行左旋。與二十八宿周流於天。何以曰南。蓋二星俱名爲斗。北斗不離乎太微之北。既以北名。南斗爲北方七宿之首。自北而南。故以南名。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爲揚州。首言其宿之行應於揚州之野。山谷江西道院賦曰。勾吳之區。維斗所直。何

耶。十二地支位于地。其精氣行乎天。地支東北丑之精氣爲斗牛女。周行於天。名曰星紀之次。其所應之分野。則在東南吳揚。未嘗相直也。蓋直之爲言。亦主也。非但謂其相直。南斗之所主者吳也。然豫章介於荊揚。故王勃滕王閣記。亦指爲翼軫乃星紀鶉尾之交。荊揚之分野。詳見滕閣門

後漢律曆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　郡國志。帝王世紀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其辰在丑。斗建在子。吳越分野。　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云。起斗十度。諸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豫章入斗十度。　隋地理志。揚州爲禹貢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　天圓地方。圓者氣動而行。方者形靜而止。形則可以方所而推。氣則難以界限而別。是以二十八舍。分十二次。或盈或縮。其說不齊。以星紀言之。范史自爲異同。有斗六度至女二度之說。有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之說。晉書隋書復有斗十度至女七度之說。唐書復有起斗九度中二十四度終女四度之說。氣之動而圓者難明故也。然斗牛女星紀之分野。乃揚州吳越之所共。臨汝豫章地也。諸家言豫章入斗十度。此爲切近。　唐書。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股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皆係乎揚國。　十二辰次。縱橫交錯。以主十二州之野。十二國之分。此氣化之變。不可以一定之理而求。亦由三垣中外官周天之星象。其名義之所自起。豈得而盡推哉。上哲與天爲一。默通其秘。後人因之。莫窮其旨。近世有因唐書南河之云而爲之說。以地之江河象天之雲漢。謂地氣升天。氣降必在于子于丑。雲漢漸降星紀丑位。得其下流。吳越居江之下流。濱丑之當天漢下流。此說愚甚惑焉。地支之位。著乎地者爲丑。丑之精氣行乎天者爲星紀之次。爲斗牛女之舍。占天者以其氣之行乎天。推其所主之分野。非以其位之著乎地者而推之也。辟之人焉。其室廬雖各有所止。而其人則周流乎四方。凡天文圖說。以分野附之於地支者。明此位之精氣爲某次某舍。其應在某分野也。蓋以天之氣化而主地之分野。非以地之支位而主地之分野也。今以雲漢降于子而丑居其下流。當應于江

之下流其然乎且天氣以子月降者乃地氣上升而天氣下交也況十二辰次同一氣化此說但可施之星紀豈曰粹論耶文昌星淳熙志臨川有文昌雅舊經云上直文昌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太祖廟號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權鉤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光輔佐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六曰司災晉隋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祿掌功進五曰司命司危太史主減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驗唐天文志唐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二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云云其所測與古異者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西星在東北北斗樞在星一度璇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今測文昌四星在權一星在輿鬼二星在東北北斗樞在張十二度半機在翼十三度半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文昌天之六司旁攷尚書令唐廣官也是謂文昌天府晉百官表注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劉伯驥文昌制戴芊之位雖將相而執三台依衡天象載詳觀諸史志文昌所主者不但斯文而已將相貴臣之象其星凡六號六府又六卿之象北斗在太微垣之上文昌又在斗魁之前斗魁從而載之此又高明光大之象史以載芊言者其星如芊菅與斗魁皆以象取斗與芊其器不能相離自然之象星居天庭與十二辰次殊所占在上將上相及六司貴臣故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野舊經云是邦上直其宮者莫識其為何義世之星圖或疎或密雖於盡括唐志所述文昌諸星在井鬼柳星之度方西南也與吾州若無與焉然嘗觀諸史志惟西漢史近古於天文度數惟言其大率未若後世之迫切求詳而流於支離也漢天文志所述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詘折委曲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墜志凡言流星之行必曰起某所至某所或入某所犯某所經某所掃某所皆動也惟此占但言出貴人言環又言在子亥間文昌與斗魁在太微北皆迫近紫宮垣流星環之者不動故也是出文昌在子亥間而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間矣子亥與巳午

相直巳午東南也上直文昌宮之說無乃在此又按晉志北斗魁四星杓三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七政星明其國昌四夷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併記之

饒州

饒川志臨汝在上世為荊揚外荒服至太伯始有吳遂為禮遜之國太伯三以天下遜豈有意於君長遐裔哉仁人所之從者如歸市蓋與太王居岐後先一轍荊人義而立之者則國家興仁興遜之天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固其所宜居是邦欲成德善俗闢土聚民當以太伯之心為心自體察其仁遜厚薄可也禮城廣狹不興存焉然天下郡縣里分秦布名字沿革不一封境分合各殊又不可以無述疏而別之使人知所以異叙而通之使人知所以同雖然封禮闕乎地勢則有古今之殊仁遜存乎人心則無古今之間可不念諸周為荊揚州楚吳越國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號句吳荊蠻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越世家越王句踐滅吳時越兵橫行江淮考六國表時為周元王四年及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盡取吳地商世地為荊太伯來奔始分為吳江為貢淮海彭蠡三江為揚荊衡江漢九江為荊

今豫章本秦九江郡彭蠡則鄱陽湖也郡當商周世介居荊揚間太伯始奉循為荊及建國遂為吳王勃磎王閭記云星分翼軫蓋豫章亦屬荊不但蠶揚為貢江漢為荊江淮為揚太伯之興荊分為吳句踐之興揚州吳地皆為越及楚敗越荊揚江漢江淮皆為楚矣秦為郡漢為兩縣隸揚州九江豫章郡九江淮南國秦滅楚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揚州置郡會稽九江三郡與地廣記云秦為九江郡漢高祖元年正月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年改九江曰淮南以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屬揚州領縣十八有南城前漢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漢分豫章郡立南城縣十一年封子長為淮南王王子故地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分豫章屬吳國皆後王長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刺史部永元八年置臨汝縣屬元和郡國志云析南城為臨汝周秦以前地為荊揚二州吏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南置豫章始立南城縣至後漢又分南城立臨汝縣大率太伯以前地尚為荊太伯有國以後地為吳周秦以前但為州秦併天下始為郡漢有天下始立縣此其大畧自秦訖漢郡縣有沿革其為揚州則不改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分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洪州之名漢

書所不詳南城在洪州之南則有之矣　吳為揚州立臨川郡領十縣吳志吳主孫晧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為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治臨汝晉地理志吳揚州郡十四臨川其一宋志云臨川領縣西豐西豐吳日西平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皆吳所立豫章記云吳增置凡八縣又有西城　唐元和郡國志云吳太平二年分臨汝為新建分南城為南豐以宋志及豫章志證之則所分者不特新建南豐而已也蓋皆臨汝南城地其名則有所增其地則無所關也詳見于後　晉為江州臨川郡領縣十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擴土廣遠統理尤難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臨川郡隸焉領縣臨汝西豐南城永興南豐永城宜黃安浦西寧及吳西城新建凡十　宋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更西豐曰西平又更南城曰新南城江左復舊豫章記云晉改西城為西寧名則有改實無所增也　宋齊為江州領縣九　宋志臨川郡屬江州領縣九臨汝西豐新建永城宜黃南城南豐東興安浦西豐　宋齊二志臨川郡屬江州後治南城領縣九南城臨汝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西豐　宋齊二代所領縣率循吳晉之舊志所列獨無西寧豈宋齊廢之耶　梁陳分臨川郡立巴山郡各領縣八　元和郡縣志梁普通三年改新建為巴縣豫章記梁分新建西寧兩縣立巴山縣又分臨汝置定川縣隸臨川郡隋志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所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宜黃安浦二縣地併入崇仁後以新淦歸吉州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臨

川縣省南豐永城入南城十二年復以豐城豫章縣歸豫章郡開皇十二年置郡武縣大業三年復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邵武　隋平陳以撫名州屬洪州督府普興豫章同為郡今同為州而交督為遂省南豐入南城省巴山郡置崇仁併西豐定川入臨汝今建昌軍則南城地也今豐以新淦還廬陵豐城還豫章等復以建之邵武來隸矣名曰四縣其數視六朝雖若簡寨語其地則增大矣吳晉間所領十縣臨汝南城存新建西寧南豐西豐豫惟東興永城宜黃安浦不著以唐書證之蓋皆廢矣州本漢豫章郡之南城臨汝縣地也　至隋興洪並為州而隸於洪尚兩漢之舊唐初為撫州領縣八後為臨川郡領縣四後復為撫州新舊唐書列傳地理志會要隋大業十二年林士弘據豫章臨川豪傑殺隋守令以附唐武德五年討平士弘置撫州析南城置永城東興析崇仁置宜黃是皆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黃領縣三臨川南城崇仁景雲二年析南城置南豐先天二年省關元八年復置天寶元年改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乾元元年復為撫州元和

六年隆上州　方鎮表地理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撫隸江南閩元二十一年分江南為東西置十五採訪使撫隸西道乾元元年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廣德二年改江南西道咸通六年改鎮南軍乾符元年復為江西觀察龍紀元年復為鎮南軍撫皆隸焉　六朝所置永城東興宜黃安浦西縣至隋蓋皆已廢至唐復永城東興宜黃惟安浦則未嘗復又置將樂凡領縣八尋廢永城東興宜黃將樂又以興平歸于吉邵武歸于建所領縣惟臨川崇仁南城後析南城為南豐凡四縣蓋自六朝以來所領縣雖分合沿革紛然不亂然二漢南城臨汝舊地所析置者則名縣而實不改其目旁郡割隸者如豐城興平今永興邵武將樂新淦則旋各還本矣此係地勢非但隨時之宜也地在秦隸九江在漢為縣吳為郡皆隸揚州晉宋而下隸江州隋改郡為州隸洪州唐為州亦皆為郡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西道置洪吉防團等使則隸洪吉置江西觀察則隸江西陸鎮南軍則隸鎮南名雖殊實則一也五代偕竊割據置昭武軍又析為建武軍唐乾符中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尼全誠據撫州梁開平三年全誠攻洪州淮南楊隆演遣周本將兵敗之于象牙潭執全誠地入于吳全誠據撫自中和至開平凡二十八年

僞吳順義九年陞爲昭武軍節度寰宇記晉天福二年李昪取吳地僞南唐五代史南唐年譜周顯德五年南唐置金谿場寰宇記宋朝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三鄉立宜黄場寰宇記以爲縣非開寶元年煜以場爲縣宋朝會要二年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寰宇記地不加多也當二漢時爲縣至六朝而下遂爲郡至南唐遂析爲兩軍鎮名雖侈地則狹金谿宜黄初名爲場後皆爲縣蓋始於南唐 宋朝復爲撫州初領縣四後爲五隸江南東西路開寶八年王師下江南得郡十九改爲軍州時領縣凡四臨川崇仁南豐宜黄晏元獻公類要紀撫州曰龍川軍事改之前後紀載皆無此名譜氏嘗陞爲昭武軍所謂龍川軍者莫詳其所自豈臨川訛傳爲龍川邪晏公撫州人其言必不妄矣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爲建昌軍宋朝會要淳化二年割南豐縣隸建昌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領縣亦四紹興十九年分崇仁縣吉州吉水縣地置樂安縣舊志云乃古之永豐安益一鄉蓋永豐縣本吉水縣地又云分臨川頴秀忠安兩鄉歸崇仁領縣凡五太平興國元年分江南東西路復併爲一天禧四年復分二路州隸西路紹興元年以州隸東路四年復隸西路 梁分臨川郡爲巴山郡隸其地狹自是遂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開廣之及隋初廢巴山自是所割兩郡地各還其舊以州境所存者二漢兩縣之舊地及邵武而已及唐初歸邵武于建至唐之季疆理遂定南唐既以撫爲軍復分南城爲軍蓋梁析巴山郡之故智疆土則無所增孫吳初立南豐本析南城地隋合之唐復分之南唐以南城爲軍至宋朝併以南豐割隸自是撫州之境大率多漢臨汝縣地建昌軍之境大率皆漢南城縣地南度分崇仁縣及吉州地置樂安今州境大率漢臨汝縣之舊畧裨以廬陵之餘地爾宋朝江南東西路或分或合州之隸于東西蓋亦倣於唐 諸縣攝要曰吳記宋朝諸縣或分或合如前所列嘗隸于郡者其名凡二十有二廢後崇仁則併巴山梁亦然城已見于前西寧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新建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七十五里安浦其地後復分爲樂安故城在天授鄉三十二都去縣六十里里名安浦凡四縣臨川則併定川故城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耆老相傳今新陂母城是西豐故城在臨川縣西南五十里凡兩縣宜黄則廢爲崇仁而復置樂安則又從崇仁而分與金谿合成五今爲州境興平則併于吉後以永豐之雲蓋一鄉隸樂安即興平地也南城則併永城東興兩縣與南豐俱爲建昌軍境豐城則併大豐新安兩縣爲隆興府境新淦今爲臨江軍境邵武則爲邵武軍將樂則歸于南劍州矣

城池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塩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塩步門止存八門

本

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攢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垛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臨川志郡圍各有地者無敵外志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從事于苟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亟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舊根乃築叢城兼舊君諸千之日見舊基防然乃直改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屬記備録使主民社者各究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通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覩攻修捍之隙以保民也臨川志古城在西津外赤岡詳見州治洛革門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詳見州治洛革門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挺犯境詳見郡覽事跡太守黄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始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 州城九門 東朝京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塩步門乃水門卽塩之也王刺公舊居在焉詩有塩步庭前珉欲穿之句出吳先生談録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者老相傳爲萌董城舊址蓋北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 子城 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遷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五十步有全諷及拱保和所爲記詳見州治洛革門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 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改無西門東承春與東樓相直南通教以其近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孝高之放生池 山川之鳥獸魚鼈臺沼之麋鹿白鳥夏后文王豈區區然求以全育之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況臨汝介居山澤間距王畿千里而近有生之類

在郡圃如在郊坰，處江湖如在池沼。所居之地則殊，所蒙之潤則一。雖然池沼之微，豈足以盡聖人之仁，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端也。懿哉。 唐放生池，因汝水爲之。古今詩話載唐末邑州蔡大夫遷撫州刺史，年月無攷，故題名不載。禁汝水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人夾小舟垂釣其中，捕之，釣者爲口號云： 役部長竿捲郄絲，手攜蓑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以年月無考，故郡太守題名不載。天聖二年，郡侯太常博士朱正辭始即吳陂左之南塘爲之，今南湖是也。其後復浚之，置斗門以均蓄洩之量。宋朝放生池，天禧初，詔諸路興舊放生池，無者近城上下各五里，禁採捕。天聖二年又詔未置者許濬池於附郭五里。郡守朱公正辭即豐安門外南湖爲之，中廢於兵。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作芙蓉堂於湖上。乾道中，郡守藍公師稷重修，郡人陳公瑞記。 今放生池在擬峴臺之前溪，復汝水之舊也。 井 巽乎水而上水爲井，汝水自巽來，趨於坎，會衆流於下，而州城位乎其上，是以城雖盤踞丘垤，地勢崇高，而井泉則有餘者，水上有水之理，氣然也。故不待斗井以汲西江，而波臣之職常潤。 朱井，在郡學夫子殿西廡，有泉清冷。 丹井，在大慶觀聖祖殿前。 臨汝驛前井，舊凋臨汝驛巷口井。 東津門內井。 舒家井，已上並具慶坊。 祥符觀前

井，隔山行祠相對。 法眼泉三井，在報恩光孝寺，一方丈，一庫下，一廚東。哥井有溇天堨三年，進士危高記。 汝泉井，舊在孫氏園內，有來林後廢。今園外渠上井覆以亭，而皆謂者非是。 水陸寺前井。 臣巷內井。 東通判衙前井。 紫府觀門井。 沙井巷井，舊傳。 木黃井，井以黃木爲底，今存。 寶應寺前井。 白鹿泉井，寶應寺經藏院，今在客堂死圃，詳見古迹條。 提舉司臺下井，已上並興魯坊。 大小兩義井，蠻步頭下，大者不涸，小者易涸。 陶家井。 蕭家嶺橋北井。 下井巷井。 興聖寺前井。 桐林嶺上井，已上並文公坊。 新巷毛義井，崇化坊。 上門塔下義井。 八角井，深七丈，闊一丈，石甃。 土地巷口井，已上並招賢東。 縣城隍廟前井。 李齊王井，南營埧大聊門前，深五丈。 危王井，菜學巷五丈，圍有深七丈。 護福廢寺前井，已上並招賢西坊。 石井，一名危王井，西街營大聊門外，或有金錢上浮之異。 寶慶泉井，西街口，李運使門外。 陳正字巷井，董提管門外，泉清。 武雄忠節營前井。 大營巷內井。 大營巷口井，已上並仁孝坊。 野塘巷口井，易渡坊。 童坊井。 西通判衙前井，已上並廣延坊。 丹井，在摁壇觀經藏側，已上見郡城外。

至到

撫州府志：東至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二百一十里。 南至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北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東到江西廣信府治四百五十里。 西到江西臨江府治二百八十里。 南到江西建昌府治二百二十里。 北到江西南昌府治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 東北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元城志：東京二千七百二十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六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三百一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吉州三百六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洪州九十三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四里，自界首至吉州二百一十二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自界首至撫州二百六十二里。 西北至本州界八十三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七里。 寰宇記：東西四百七十八里。 南北六百三十七里。 西北至東京二十一百里。 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

里。 西北至長安三千三百五里。取隨州路二千九百二十五里。 東至饒州路干縣三百二十里。 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 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 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 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 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 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 郡縣志：東南北六百三十六里。 臨汝志云：二百三十里。 東京一千七百五十里。 東至饒州五百七十里。 西至吉州五百二十五里。 南至建昌軍一百四十四里。 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六里。 北至隆興府一百四十七里。 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四里。 東南至建昌軍二百二里。 西北至隆興府二百四十里。 臨川志，周禮職方氏，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以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推之，宜限於一郡一邑。自秘其智歟。五州四達之康莊也。舊志所列乃豈四境而北。今則自京師而郡，自郡而路，自路而天下，會同冀京，貢通選调，藩籬如撒。八荒洞然，吾儕對之，可以不出戶牖，周知天下。 趨京之路，淳熙志歷饒之安仁，信之弋陽，入信州壓衢之常山，入衢州取嚴之桐廬至富陽，入臨安府爲一千七八十里。 嘉定志，自本州至行在所二千八十里，已上並舊志所紀。與今有異，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爲一百六十里，自安仁縣至信州

弋陽縣爲一百一十里。自信州至玉山縣爲九十里，自玉山縣至衢州常山縣爲七十里。自常山縣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爲一百一十里。自壽昌縣至嚴州桐盧縣爲一百八十里。自桐盧縣至臨安府新城縣爲四十五里。自新城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四十五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本州陸路至行在所，共爲一千八十里。自衢州常山縣乘舟行，自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龍游縣爲七十里。自龍游縣至婺州蘭溪縣爲九十里。自蘭溪縣至嚴州爲九十里。自嚴州至桐盧縣爲九十里。自桐盧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九十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衢州常山縣乘舟行水路至行在所，共爲五百九十里。　舊傳即太平寰宇記東至饒州樂平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　晏元獻公輿地志東饒二百六十里，西吉二百二十八里，南建昌軍八十九里，北洪一百四十七里，東南吉二百四十四里，東北饒一百六十三里，西北洪六十三里。　淳熙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里二百六十，西至吉州界，里二百一十八，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北至洪州界，里一百四十七，東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西南至吉州界，里二百四十四，東北至饒州界，里一百六十三，西北至洪州豐城界，里六十三。　嘉定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洪州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界八十九里，西南至吉州界二百四十里，東北至饒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已上皆昔所記，蓋皆昔年之舊，今之道里列于後。　東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江軍新淦縣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九十里，西南至吉州永豐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　江西諸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隆興府進賢縣一百二十里，至隆興府一百二十里，至南康軍建昌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江州六十里，至興國軍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隆興府豐城縣一百六十里，至樟樹鎮八十里，至臨江軍四十里，至臨江軍新淦縣六十里，至吉州吉水縣一百八十里，至袁州四十里，至吉州太和縣八十里，至吉州萬安縣一百里，至贛州二百二十里，至南安軍南康縣八十里，至南安軍一百九十里。自豐城縣至瑞州一百二十里，自臨江軍至新喻縣一百二十里，至袁州分宜縣八十里，至袁州七十里。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　它路郡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信州，乃衢州赴京路。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一百六十里，至饒州餘干縣一百五十里，至饒州一百一十里。　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光澤縣二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六十里。　自本州至江州五百六十里，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　諸路郡，舊志無所紀，今詳於後。　自本州至衢州六百一十里，至衢州龍游縣七十里，至婺州一百一十里，至婺州義烏縣九十里，至紹興府諸暨縣九十里，至紹興一百二十里。　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至嘉興府一百八十里，至平江府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饒州四百二十里，至饒州建德縣二百八十里，至池州二百里，至池州青陽縣七十五里，至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三十五里，至太平州蕪湖縣六十里，至太平州六十里，至建康府一百三十五里，至鎮江府一百八十里，至瓜州四十五里，至揚州五十五里。　自太平州至采石二十五里，至和州六十里，至廬州一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袁州五百五十里，至袁州萍鄉縣一百四十里，至潭州醴陵縣九十里，至潭州市九十里，

至潭州九十里。　自潭州市至衡州一百八十里，至永州二百七十里，至全州二百七十里，至靜江府興安縣九十里，至靜江府靈川縣九十里，至靜江府九十里。　自本州至興國軍七百八十里，至壽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鄂州一百二十里，至岳州三百六十里，至藕池一百二十里，至江陵府公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沙市七十五里，至江陵府一十五里，至襄陽府三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南安軍一千二百里，至大庾嶺梅關二十里，至南雄州七十里，至韶州二百四十里，至英德府二百四十里，至廣州三百里。　自本州至邵武軍四百里，至建寧府嘉禾縣一百二十里，至建寧府二百八十里，至南劍州一百八十里，至福州水口鎮一百二十里，至福州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福州四十里。　本州至諸縣。　臨川縣，在郡治南二里。崇仁縣一百二十里。宜黃縣一百二十里。金谿縣一百二十里。樂安縣二百四十四里。　九域志北至上都五千一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都四千三百八十五里。　東至饒州路安仁縣一百二十里。　西至富州界牌六十里。　南至南城縣界山七十五里。　北至進賢縣界牌五十五里。　東到信州路三百八十里。　西到臨江路二百八十里。　南到建昌路一百二十里。　北到龍興路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邵武路六百七十

里。西南到吉州路四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饒州路四百二十四里，西北到瑞州路二百八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六姥

撫

坊巷

撫州府志在城四隅坊巷街名。東隅。文昌門。迎恩坊。阜民坊。興讓坊。崇教坊。七勝街。福民街。白塔坊。威德街。大臣巷。興魯巷。黃華巷。水陸巷。雙井巷。興賢巷。木黃井巷。老龍巷。羅子巷。南禪巷。南陽里。南隅。順化門。太平街。山貨街。孝義巷。九曲巷。牛磨巷。清路巷。陶家井巷。中和巷。魚巷。枸欄巷。上飯巷。績家巷。廟院前街。西隅。武安門。感化坊。十字街。桐林嶺街。景雲街。大寧福地街。威德街。新路巷。田果巷。棋子巷。董家巷。桐林巷。捍巷。夏井巷。黃霞巷。后土巷。雲路巷。景雲巷。三原巷。卜針巷。仁孝巷。大營巷。提舉司巷。牛皮巷。常清巷。福神巷。蕭家嶺。豐安街。古城嶺。北隅。進賢門。通教坊。宣德坊。至善坊。進賢坊。仁化坊。四保坊。武安坊。雙桂坊。義節坊。武安街。新路巷。游巷。蓮花巷。謝家巷。鐵爐巷。野塘巷。五福巷。陸水倫。外東廂。港東廂。外南廂。外北廂。

臨川志誦曾南豐嘗敍三市。煙雨五峯之句。郡城風物之槩，井邑之凡，燠然在目矣。可不疏列而詳記之。招賢坊，分東西占城西南隅，以蔡賢良居此而名。紹定間，太守樓公治爲孟氏立雍睦坊於西坊之中。仁孝坊，接招賢之北，或謂因舉八行吳剛中而得名。慶延坊，接仁孝坊之北，由西陸而達於北陸，以省元裴煜在具慶下而得名。淳熙間，太守趙公烨爲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陳公蕃孫又以黃氏兄弟同年登第立雙桂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又爲危氏立野塘坊，皆在慶延坊之中也。具慶坊，在城東北隅，以省元汪革在具慶下而名。淳祐初，太守孟公叔古爲吳楞服文薦立亞魁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爲聶氏立忠義坊。又爲吳氏立清潤坊，皆在具慶坊之中也。感化坊，自城上東隅而接招賢之東，或謂因王祥叩氷而名。文公坊，在招賢仁孝興魯之間，以王刑國居此而名。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於其間爲晏氏立舊學坊。興魯坊，在慶延具慶文公三坊之間，舊名臨汝，以曾丞相兄弟嘗此讀書，總聖元

年改今名。寶祐初，提舉楊公修之，於其間臺治東西立思濟坊。

府治

撫州府志：府治在郡城西北隅，東建譙樓叁間，上署撫州府牌額，置銅壺以占時刻，譙鼓五面以警晨昏，明更點。其下中通往來，兩傍甃以磚石。第二重爲正門，第三重爲儀門，甬道直入，舊有戒石亭。府治叁間，傍兩間，兩廡設六房。府治後直舍入後堂叁間，耳房兩間。推官廳在府之東。經歷司在儀門之東。臨川志：州治地位崇高，郡山川之秀，磅礴壁四野。是以自中和以來，幾五百載，恭山四維，根基鞏固，宣惟規模建置，率不改其舊。當時之梁棟猶有存者。其西爲西園，前則郊原廣衍，西南之景萃焉。其東爲東園，前則城市騈闐，東北之景在焉。東園自紹定以後，廢。西園則至今無恙。頤相與扶植而新美之，以著不動而垂無窮。設廳唐中和五年乙巳。是年四月改光啓。危全諷自今城之西徙子城，草創郡廨，至大順元年庚戌，三爲三廳。大寢小寢始備。三爲者，即今臺門東向，中門儀門南向，三廳者，設廳爲廳，即今治事廳東廳，今曾公堂。三寢者，今平心堂、仁壽堂。見依保和揚州城記。自唐末迄今，雖屢更修，其址不移。又嘗重建設廳，舊脊梁刻字。危全諷自爲記，揮本見存。乃唐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甲子

朔十三日丙子重建。至宋嘉祐三年，郡守裴公材撤舊更新，治平二年郡守錢公暄又增葺之。南城王公無咎記。紹定六年，郡守黃公炳重建，規模壯麗，視昔益宏壯。郡守李公枕記。治事廳寶慶二年，郡守薛公師旦重建，規置不苟，且費半，揚寅翁記，餘見前。　僉廳在治事廳之南。　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直頗壯，餘見前。　儀門中門嘉定六年郡守江公亮重建，中門則舊規也。　譙樓在臺門之左，其地則中和之舊，其屋則歲月不可考。詳見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羊角山記。　頒春亭在臺門前之左。　宣詔亭在臺門前之右。　平心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鑄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　後堂在平心堂後，乃舊規也。近歲嘗扁曰敬齋，扁今不復存。　仁壽堂在治事廳後，嘉定十六年，郡守王公槐撤舊屋鼎建。寧宗皇帝賜以金書曰仁壽堂，危公稹記。　守節軒乃平心堂後堂之北射齋也。紹興間，郡守王公拒書立有序。近歲嘗扁曰虚舟，所扁字不存。　留客亭在射齋後，近歲嘗改名燕琴，扁今不存。　拙齋舊名秋聲，在治事廳後，今仁壽堂之西偏叢竹間。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重修，易其名曰拙齋，晦庵朱公爲之記，今廢不存。　曾公堂在設廳左，玉茗舊在堂前

政和二年，郡守彭公保築臺爲堂而之，楹柱刻字云。玉茗花舊爲懸木十餘株，曾近奪其地，加以歲月雖久，而根本不大，又以其獨也，花時數剪以送遺，故枝葉亦不茂。固盍去群木之害，築臺以面之，尋常與客玩之而不剪，無幾由此盛而不衰也。其近本三枝，亦余至而生也。堂於壬辰政和二年八月晦日修。川彭沐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改爲忠孝，繪唐顏魯公、晉王太傅像而僉諸左右。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改名曾公堂。嘉定七年，郡守陳公廣壽改名五峯。歲久復圮，景定三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修，復名曾公堂，有記。　曾公祠嘉和二年郡守薛公學載始立祠于郡之東圃，南豐曾公爲之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以地僻室陋，即圃之地柳其傍亭，徙置祠宇。辛公道宗爲之記。祠後從古木亦惟老根僅存，在今曾公堂左，與忠孝名堂實同其時。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因其基而新之，南軒張公爲之記。後圮。嘉定十二年，郡守王公松別建祠宇于公使庫之側。紹定三年，郡守林公孝閎遷曾公像于五峯堂。越二年，郡守黃公炳以祠堂改爲公使醋庫。端平二年，郡守樓公治，謂曾公像在堂中，迫近郡正寢，議遷無其處。時黃公炳以修城浚濠之功，立祠朝京門，乃徙之黃澤廟左廡，以祠堂奉曾公像，皆有記。　明潤閣在曾公堂後，即氏爲心齋。楚望臺

故址。廢爲度閣，以貢武器。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剏置庫，重加補葺，扁曰明潤，蓋採諸晉志日文昌星之義，有記。　氏爲心齋在曾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楚望臺在氏爲心齋之後，于湖張公孝祥所剏，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懷謝亭在郡之東圃。紹興間，郡守張公滉改名觴類，後改爲康樂。至嘉定間，郡守林公岳改名王謝，今廢。糯米倉即其故址。　觀風亭在懷謝亭之東。政和中，郡守留公祐立，今廢。　熙春亭在觀風亭之南，今廢。　廿不欺齋在治事廳之左。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五本堂在治事廳前之西偏，舊名遠山，後名見山。黃公次山爲之記。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重建，後廢爲造酒庫。至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加修剏，改今名，有記。　玉茗亭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自東偏移玉茗於見山堂之西，東高結亭，扁曰玉茗亭。後廢爲麴庫，郡守家户部坤翁既修見山堂，改曰五峯，遂重修此亭，有記。　擷秋閣在玉茗亭之北，舊名清虚，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宋朝康定二年，郡守呂公務簡重修。至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一新之。其後爲榭，立寶祐四年，郡守謝公奕楙因舊榭之址剏喜雨軒。　金雞閣乃郡西園名，南唐徐鉉季建，熊宋朝黃夢錫、姜元猷、王

一判公皆見於詩詠。自昔英名其為何哉。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撫易過卦之初六發，其首見金玉臺記。　瀛洲在金瓶園之西，其景爲一郡之冠。舊有亭，嘉定三年郡守林公岊再創規摹，恭肖爲記。紹定元年郡守林公畢之始拓爲臺，改創亭，祠舊宅於觀倍庇，今猶記。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嘗發其義記之。　金玉臺在瀛洲亭之北。金石玉石兩臺在其前。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所建，舊名緊綠。至景定四年亭北，郡守家戶部坤翁重建，改名金玉臺，有記。　愛梅亭在池上。舊名碧漪。淳祐九年郡守趙公時煥改名愛梅。　春草亭在積秋閣下。嘉定十四年郡守留公丙建。　芙蓉池亭在金瓶園之南臨池。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　交花亭。舊在芙蓉池前。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景定元年郡守朱公文炳移置園之北，兩池之間。　見山堂在金瓶園北。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建，名綻光。景定三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既改見山爲五齋，乃移見山舊扁揭之堂上。公廨。知府公廨一所，在府治後。同知一所在左。通判一所在右。經歷及吏在府治西。推官知事照磨在府治東。按圖可見。　提刑按察分司。在府治之右。司獄司。在鼓樓之南。公館。在府治之南。守禦千戶所。王廨後堂，　兩廊，　門樓。　臨川志。自長史及僚佐，各有廨舍，綱羅記哉。非

憚其放佚也。特以一日必有之義而望未者。　通判廳廳在州治之東。皇祐元年建。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修。　見山閣。嘉祐五年通判施公邁立。王荊公作記。通判趙公宜遷于廳之北。　思軒。至和元年通判林公煒建。曾南豐作序。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十以齋。慶元三年通判周公綸立。劉益公所作十以箴于石。　風月堂。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　古香亭。寶慶二年通判范公益建。　洗錦亭。嘉定九年通判趙公特通建。　添差通判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東。乃舊畫錦軒也。嘉熙間通判薛公允始就此治事。淳祐十二年通判趙公渠重修。　琮傳堂。通判趙公渠建。　志隱軒。通判趙公渠建。　教授廳廳在州學之東。今廢，就民居。　增差教授廳廳未建，就民居。　軍事判官廳廳在州治之東。　軍事推官廳廳在判官廳之右。紹定壬辰蕭公恭來建也。　錄事參軍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南。州院在廳之西。　司理參軍廳廳在州院之右。司理院在廳之南。　司戶參軍廳廳在知錄廳之東。　司法參軍廳廳在正通判廳之東。　添差江西兵馬副都監廳廳未建，寓報恩寺。　犴獄南十所，臨文昌所直。蓋禮樂所自興，刑政御末也。然欲戶者民命所繫，欽而恤之，使吉吏及閭閻之貴明其政判。　州院州院

在州治之南。錄事廳之右。廳乃慶元己未重建。獄無記可考。今獄廳三間，牢戶七。獄囚合給食，有官給之日兩飯，每月米二斗。豐未錢會十四文中半。冬則自十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給薪炭，凡六次，其錢悉並送，作中州請給。　司理院。舊理院在州院之南，司理廳之右。院舊於南唐淳熙丁未。郡守錢公象祖修之。嘉定戊辰司理陸宗文重建。郡人鄧公非熊記。獄廳三間，牢戶八。其田糧薪炭視州院。

倉廩

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　臨川志。洪範八政，食貨賓師皆預焉。凡倉廩府庫者，食貨賓師之資儲也，安不記。　郡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　常平倉在南倉之西。　廣儲倉附郡倉。　東倉在大昌橋東。近民家淺。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滮為民田租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鐘樓側。　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胡瀾樓側。　西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　豐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威化坊。端平廢為贍學芳廊。　常平義倉平糴。歲豐則增價以糴，歲歉則減價以糶。此常平也。秋熟則隨租而入，夏饑則發廩以濟，此義倉也。今郡縣義倉之入，自有定額。若常平則未嘗增減，每歲豐凶皆無定額。今有

定則若干糶。則又常平之補。條例于後。　常平米糶本錢。其斂散出納，並歸倉臺。　義倉米。嘉定志載逐年收數，已各不同。今載額計七千五百五石有奇。淳祐二年聖旨，提舉並以義倉常平繫銜，其幹官亦以義倉繫銜，則常平義倉實之庚臺，不屬之郡矣。　平糴倉。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嚴夫，籍夫寶穀立。社倉中朝省未報，會庚使葉公夢鼎又以所籍夫貲撥，與郡共建平糴倉。合五萬緡為糴本，收米一萬四十石，名曰提舉撫州平糴倉。每歲自春迄夏旬兩發糶，所以平市直也。事聞于朝，寶祐甲寅庚使楊修之增糴三千石，其事悉隸倉司，有記。　富有庫在府治南。　行用庫在西街東。　臨川志。軍資庫在州衙內。紹興十一年燬，後復重立。　中收庫在州衙內。元符二年狄侯明建。　常平庫在州南。　公使錢酒庫舊在州衙正東。淳熙四年郡守趙公析酒庫於州衙西。　犒士庫在見山閣西。　架閣庫在州衙門樓上西北。　雜務庫在州衙樓上正南。　戶部贍軍酒庫舊在州南，今併入都酒務。　都醋庫在臨汝驛前。　南醋庫在奉明門內。經總制庫在東通判廳。　拾家錢物庫在東通判廳。　茶鹽錢物庫在通判西廳。　本州抵當庫舊附都稅務，久廢。紹定中郡守黃公炳象庚節判于倉臺石，名以修城抵當，復撥郡李公元緒捐庫，且市民屋，移就稅務

西，提督醫民曹。　提舉司抵當庫，在倉基右，即本州抵當庫舊屋爲之。部

始以錢本實之。　臨汝書院抵當庫，在感化坊之東。淳祐十二年創。　提

舉司齋天章寶祐初，楊公修之，以本錢附臨汝書院庫。寶祐二年，趙公侍

燠別設屋於推官廳之南，又增撥本錢。　糴課司，在西街東。　雜造局，在七勝

街。　臨川志：鰥寡孤獨廢癃殘疾，皆得所，民病難免，雖然惠及罰易澤

及枯骨難，令撫之五邑。藥有自來，有廩居，有室而生，得以養，死葬有冢，傳有

癃癃有困而死，得以藏，仁之至義之盡矣。故首惠民藥局，在西街東。　臨

川志：慶豐置以給，官主之，脩合而在本司發賣，司凡四，並在城內，每遇春

秋之交，天氣鬱蒸，小民易以生疾，則或命官吏散施之，郡雖無局，亦有時

而然。　延安郡君志中，夜使提公裒置在寶應寺，以養老羸癃疾者篤

慈幼司。　慈幼院，慶元間，庾使梁公季泌慕在城南西屯門外，買田立莊，

組木早晚一千七百七十六鄉斗，十租錢二貫二百六十足，今錢米并附入

歲可活童指千數。紹定間，庾使魏公大有遷于皇安門外南湖之濱。　居

養院。在朝京門外，庾豐置以養鰥寡無告者，歲月不隳。　女壽營，嘉泰中

庾使張公衮建于港東廟，以待過客之疾病者，舊安止覺寺僧主之。今廢。

漏澤園。在順化門外，郡準令置，以瘞死無主者。　廣澤營，城西城南各

一。郡守張公李祥建，傍有隙地，收瘞遺骸。庵以僧居守，月給常平錢米。寶

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以修大昌橋餘貲葺治增廣之。　義冢，淳祐中庾

使傅公汶於廣澤庵側爲之。庾使王公礪，開慶間以修廊，中爲義冢，每

三歲或間歲，則官給錢令僧取棺之無主名者，如釋氏法。寶祐甲寅，庾使

楊公修之，又於其側及西塔寺之西，各創一所。　昔之亭驛，于今多廢。章

其名之存，則其實如在，夫子存餼羊之義，亦此意也。　臨汝驛，在王適

判衛之東，舊名行衛。太守賈公埏建。後因廢子城之畫錦驛，添爲倅衙，遂

移舊名扁於此。　畫錦驛，在子城東，舊名臨汝驛，今爲添倅衙，詳見公廨

門。　朝京驛，在朝京門外，大昌橋東。太守趙公時煥建。　禮賓亭，在迎恩

門外連契衛東。　青雲驛，在河東。　楊梅驛，在東路六十里。　東塘岡

驛，在東路一百二十里。　文珠驛，在西路六十里。　合同場，舊判官廳。

抽分竹木場，在城東，緣知錄廳。　都酒稅務，在州東南。　樓店務，舊司戶

廳。　提舉寄治倉臺，寄治初置于洪，建炎中移于袁，紹興四年始移吾州，

權以廣壽寺爲治所。二十一年，劉公伯英於廣壽寶應兩寺間創臺治，

在州治東南，地勢亢爽，是爲一郡之中。　正廳，在紹興二十一年建。　僉

廳，在中門外之左。　忠勤堂，寶慶二年，倉使公禰念重建。　皇華堂，舊名光

華堂。倉使范公應鈴易名班衣。倉使楊公濟之易名思濟。倉使趙公時煥

復名光華。倉使史公繩祖易名皇華。　尊五美堂，倉使楊公修之易名平

齋。今復舊名。自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扶春亭，嘉定五年

倉使來公燮建。　明遠樓，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尋安亭，淳祐五

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清风亭，寶祐二年，倉使楊公修之建。　濯清亭，寶

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主香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常平

幹辦廳。廳在寶應寺之西。　茶鹽幹辦廳。廳在寶應寺後，元六祖院基。

主管帳司廳。廳未建，見僦民居。

廟祠

撫州府志：三皇廟，在七勝街臨川縣之西，約計百餘步，臨街作三櫺星門，

内門五。中爲開天之殿，祠三皇四神，東西兩廡祠醫家之從祀，後爲講堂，

櫺星之東有門，署曰醫學，内設教授廳。　城隍廟，在廟治之北，進賢門之

右。外門三間，内門五間，城隍殿伍間，以舊神像爲泥塗，正中壁以粉飾之，

盡以雲山，前置紅漆木椅，及黑漆書樓，書撫州府城隍之神，東西列兩廡。

殿後直舍三間，後殿三間，廟之東西設左右二司，内設三廳，中一廳設三

椅，並如制。臨川志：神號顯忠輔德王，據隆興府城隍神，南唐封爲輔德王。

宋政和四年，號顯忠祠。蓋因龍之封。洪廟額以爲楊，相傳爲漢穎陰侯

灌嬰也。按豫章職方乘云：隆興城隍神乃灌嬰，高帝六年使嬰略定江南，

故祀爲神。臨川本豫章之境，同祀穎陰宜也。南唐保大十三年，太守司戶參

龍立之，至嘉定凡五修，趙希瑎記。後重修之。　旗纛廟，在千戶所後庭，神爵掌

牲旁洗牲池如制。臨川志：傳曰：諸侯祭土。今郡縣視古諸侯，郡則爲侯伯，

縣則爲子男，城隍主神也，爲祀首，外此則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當則禜，

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不時則禜爲，堅有大功烈於民者，實在祀典，

乃若用物精多而爲神，民沒而祀之，雖典所不載，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

元也。故序次如左。　臨川志：東嶽行廟，在子城之東，崇寧四年建，堂殿門廡

總三百楹，神像七十四位，皆以岱嶽規制爲楷，異可記。郡守狄公明遠立

記也。季文仰山孚惠行廟，其初附于興聖院內，曰仰山堂，紹熙甲寅，臺郡

禱雨輒有應，遂剏專祠。慶元乙卯，增闢之，丙辰歲，提舉王公容爲之碑，樞

密蕭公嘗獲應夢，亦記其事。淳祐丁巳，厄于大火，今復鼎新。　關將軍廟，舊

來在興聖院之東偏。紹興初，有毀祀城，神威顯著，是時酒司張光自外已

率保伍戰城下，賊望紛有戎服而髯者，旗幟如指麾狀，遂潰而遁。郡人

祠之。益建寺僧若懿寄於刑門玉泉，得漢壽亭侯印圖形，遂摹刻諸祠下。

郡人南雄守黃篪記淳祐丁巳厄于火今院復一新祠亦不廢今忠節武
雄兩營間及巷東廟正覺院舍有祠祠山烈行廟在報恩禪寺之左廡郡
以雨暘禱其答如響 五顯靈順行廟在壇步門之内祠徽州婺源五顯
王亦邦人徼福之所 英澤廟在朝京門之内初廟在樂安縣之天授鄉
靈異有記見郡志嘉定庚辰郡守李公大原致神禱雨響應遂祠爲神
有三今所祠乃介胄持劍而立者姓章諱甫累封嘉顯孚濟廣利侯寶祐
戊午加封順應二字廟有紹興丙寅郡守洪公擬禱雨感應記又白玉蟾
作廟記載神嘗售馬於岳王飛露旗幟於南江之上淳祐乙巳通守趙公
宜祝文所紀神異有石刻 蜀三王行廟在朝京門之内英澤廟側神之
姓曰張曰李曰陸顯跡于蜀之梓潼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灌口封聖
烈大昭宣靈忠仁王射洪封忠聖文德靈應仁濟王梓潼射洪二神皆幟
貢籍司文爵淳祐戊申憲使姚公希得剏建功未既寶祐癸丑庾使楊公
脩之竟其事春秋祀典郡主之撫州守李公景初記楊庾使始田入廟爲
香火常庾使史公繩祖復撥田及庫本付祠收掌自鳴山孚惠行廟在今
祥符觀真君院之側神祖禪師結庵處也鄱度支請上源義泉院領徒北
崇寧元年勅石記其事碧之下祠馬祖禪師三手和尚三像神運倉滴油

巖遺跡今亡有捨身石石之頂有舍利塔庵曰真牧亭曰瀑渡紹定庚寅
燬于兵淳祐戊申重建 后土皇地祇廟在郡治南寶應寺側南唐保大
中郡守刁彥能重修有記至道二年邑人吳文徽感異夢而重建黃夢錫
記之後燬罷新 交枝廟在郡城迎恩門之内世傳謂此邦土地神也郡
侯謂廟亦與其一 唐土地廟在郡城中之古城嶺扁曰唐土地廟 器
械廟在郡城常清觀之西 軍山廟曾文昭公軍山廟碑云舊傳吳芮嘗
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鋗奈烏禮成若有士騎塵甲之狀肅上因號軍
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廼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
廟寖從今其盱水之陽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祈禳輒應元符三年
詔下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方輿勝覽 顔魯公祠在郡圃曾子
固記云初公以忤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禄山必反爲之備禄山既舉
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
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
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
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
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慰其言後卒

縊公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
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
於其世夫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夫所而不自悔者蓋未
有也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
是也臨川志至和二年太守裴公孚載建祠于郡圃紹興初趙侯燁復新
之徙南軒續記端平初郡守黃公治遷祠于朝京門英澤廟之左詳見郡
治亭館門二記並見集文寶應寺亦有祠臨川志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
鹽步嶺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舊宅剏祠淳熙中丞相錢公象祖守
郡重修陸象山記見集文 元一統志王安石本臨川人按紀勝云在城
内文公坊本文公舊宅也隆元間作記元一統志類康樂祠按勝覽云撫
州郡治舊有此祠 忠孝祠郡守張公晃立繪晉太傅王祥及唐刺史顔
魯公之像于中而祠之

壇壝

臨川志臨汝不見兵革踰三百年涵濡天休與歲俱深社稷人民與國家
同其久長崇高之壇壝崢嶸之城邑與宗社同其鞏固后土后稷其歆明
德者乃所以福生民也吾民所以致敬於社稷者即所以尊君親上也乃

若雨暘燠寒風之時又吾君肅乂哲謀聖之時神之賜實君之德吾民飲
食必祝斯無窮焉撫州府志社稷舊壇在外南廂
本朝於城西郊建壇南立石主別立神牌式以木爲之臨祭時迎於壇上並
北向春秋祈報祭祀東西南北置四門皆如櫺星門之制並以朱油飾之
圍以周牆神厨神井宰牲房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浴堂並如制仍
以重牆圍繞命僧守之臨川志州社在州西南社稷壇二丈西南爲師壇三
級以周墻爲門舍望祀之所高丈三尺淳祐間太守葛公逢寶祐初太守
程公士龍重修 風雲雷雨山川壇一所在南關外立風雲雷雨之神木主
一山川之神木主一春秋二祭之時迎木主共壇祀之外圍以周牆東西
南北開四門其門亦如社稷之制神厨神井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
室並如制 無祀鬼神壇在北門外周圍以牆其南爲門以北爲壇別立
僧道誦經之堂及厨房宰牲之所

官制

國朝本府 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
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
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永豐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臨川遞運所大使未入流當有缺

守禦千戶所　千戶三員。百戶三十員。鎮撫四員。史目一員臨川志州中文武五色令依率循舊制未之有改惟添差通判教授主學副都監則創自近歲。郡官知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祐八年三月準樞密院劄子以節制軍馬禦衛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自紹興六年罷始創後省寶慶元年審除范計院應鈴不赴至端平三年復置。州學教授一員。增差教授一員初政和間置後省景定三年復置趙賦各一。軍事推官一員。錄事參軍一員。司理參軍一員。司戶參軍一員。司法參軍一員。添差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一員撫州駐劄淳祐七年憑倉兩司申請于朝乞省罷幹辦公事一員。監在城酒稅一員。兩置令省。兵馬都監一員。兵馬監押一員。添差兵馬監押一員。監在城酒稅二員。淳祐七年省罷一員。散祇候使臣二員。巡轄斤猴馬遞鋪一員。係撫州建昌軍通置臨川縣

兵防

臨川志　易戒不虞書稱有備兵不可去也尚矣。撫在東南為樂土非險要之地故無重屯舊籍忠節武雄兩指揮曰禁軍効勇壯城宇威三指揮曰廂軍其創招馬步旗軍則自紹定庚寅始此外別討巡丁手寨兵耳列營以居之。拍試以訓之衣糧以廩給之總統各有官而大置路將馬守臣節制體統正事權一寨已精明保障十里壯矣哉。節制事始。初置旗軍郡實總之以郡境接廣昌零都特有冠盤不可無以彈壓淳祐八年。太守趙公時樊上其事于朝被旨劄下。並聽守臣節制。是年四月始以節制軍馬禦衛。兵官詳見職官撫州兵。忠節第二十六指揮營在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足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武雄第十四指揮營在州西北額五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足半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冬衣絹二足半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勁勇第九指揮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八斗錢春衣不等兵級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足半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一石二斗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一十文有冬衣絹二足綿半足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有歸正北軍淳熙改元郡守魏公汝功置驛三東驛在州學前西驛在曹家巷北驛在州衙北分隸歸明北軍嘉定圖志紀載元額九十二人存者僅十六今又亡矣。諸縣弓手額。每月唐錢不等係就各縣支臨川縣一百十六人。崇仁縣九十五人。宜黃縣七十五人。金谿縣七十五人。樂安縣八十人。諸縣寨兵額。城南寨在順化門外五里許兵額一百人。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足半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曾田寨舊在崇仁縣蘇村紹興十九年置樂安縣始徙於縣之西南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足半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曾田市兵額一百三十人。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足半綿半足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湖坪寨在宜黃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黃公炳炯置兵額一百五十三人。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足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足半足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招募寨在樂安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

守黄公炳刱置兵額一百十七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杯山寨，在樂安界上。紹興二十五年，置以折塗樂安豐城巡檢爲名，兵額一百人，月糧料錢各人，不係本州，與隆興、臨江三郡均支。盧溪寨，在建昌軍境，本州金谿有公事，則牒追捕。兵額原缺人，月糧料錢下等，並係建昌軍支兵。 鄉傳二社 舊金谿縣。南渡初，密院張公慤請募民聯什伍以抗吳。公願浩爲江淮制使，仍請立社，得旨，令密院下路諸帥臣，淳州邑部伍民兵防拓。命下，金谿有鄉傳二社，應命鄉社首名雲，傳社首名安者，皆勇而好義，散家財以給鄉丁。王世雄犯郡城，二社率所部赴援，敗之于南湖，兩家子孫世襲其職。紹定庚寅，有䖍寇攻閩，癸乙未原缺逃渡，嘯至豫章之境，破臨瑞二郡。吉州源洞撤二社來衛城，民心乃安。州教場。 都教場，在進賢門內，都倉南，內有閱武亭。 衛教場，在州治門內之西。 小教場，在兵馬司後，今廢。此駐大兵教場，元在通遠嶺之南，今廢爲民居，俗猶呼爲南營。縣教場。 臨川縣，附州。崇仁縣教場，在尉廳之東。宜黃縣教場，在縣之東，顯陽寺後，其地久爲民居所侵。淳祐庚戌，陳尉宋瑩正復舊，立亭曰振旅。 金谿縣教場，在尉廳之右，亭名飲歸，南豐曾公勳之

記，象山陸文安公又爲李尉豐卿書扁。 樂安縣諸寨兵教場，在縣之東，尉司亏手教場，在尉廳之北。 通鎮，內地無烽燧，而有斥堠，置郵傳命，敢其速也。枹鼓不鳴，赤白囊不馳，四境晏然無事，惟傳布寬大詔書，不其幸歟。本州爲四達之衢，鋪凡二十有九，兵級凡三百三十有八，條列于后。東路十二鋪。 精橋，六人。湧橋，十三人。延橋，六人。坪塘，十三人。楊梅塘，六人。越塘，十三人。墓岡，六人。長林，十三人。鐵坑，六人。小燦，十三人。七節橋，六人。白芊，十三人。南路四鋪。 二十五里，十四人。磚礁，十四人。基橋，十四人。界山，十四人。西路八鋪。 城下，三十一人。西津，六人。石井，十七人。戰坪，六人。樟源，十三人。嶺下，六人。坎頭，十三人。楊塘，六人。北路五鋪。 赤塘，十四人。管門，十四人。青遠，十四人。吳家市，十四人。壕塘，十四人。斥堠，月糧米一石六斗，料錢三百八十文，食錢一貫五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急遞，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三百八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步遞，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二百八十七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六十文。供申，月糧米九斗，料食錢一貫九百五十文，春冬衣絹各一疋，錢各三百二十文。

風俗

撫州府志。撫州之境，山川清麗，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磽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尚氣節，崇清議，淳厖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牛羊放於山谷者不收，五穀滯於郊野者不垣，晏然不知枹鼓之警也。郡縣志。臨川以□豫章曾鞏擬峴臺記云：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菑少。謝無逸臨川集云：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水爲城，而靈谷銅陵諸峯環列如屏障，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顏魯公之爲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爲鄉人，皆知尊禮播紳。與地紀勝。麾震撰黌朝辛附癸。前臨川志云：中和五年，村丈元全瑤始遷今治，是歲撰吳朝辛附癸。社漢山積壘之堅，而無□治卑偏之遐，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異他邦。周茂公建士題辭曰：此郡非特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人若晏元獻之德業，王文公之文學行誼，曾南豐之立朝，太□汪公革以奇材冠南省，陳公孺以拔擢擢大魁，皆後來所當思齊者。五峯三市。臨州志云：臨川城中有五峯三市，五峯或謂即青雲嶺、道遠嶺、雙步嶺、驚家嶺與大慶嶺而五。分竹南州，謂新文帝□臨川書廳分竹南州，前書千

里。地參閩粤，人本輕清，慣載之集。臨川志。鄉賢謝無逸之説曰：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或祭以揚州敍之曰：江南之家，綵動厥性輕揚。二説並駁，吾請以是邦之先賢而訂之。樂安王曾陸五氏謂之曰：儒雅曰樂讀書好文詞，則有之矣；謂之曰輕揚綵動，其然豈其然乎。兵中之俗，君子尚禮讓，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豫章之俗，頗類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稼穡。謝溪堂在日，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錄于冊，號寬厚錄，且序之曰：□族寬厚而心實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於諸君子也。予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微，又曰：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貴池齊詵貴仲岑基及余陽之金谿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曰賀，字道鄉，篤於義方，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寮，次九皋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不足，季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學，彬彬乎儒門也。淳祐二年，州縣以其事聞，給降勅牒，有曰：金谿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族踰三千指，合爨将二百年，異持流列藩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奉勅宜賜旌表門閭。孟氏曰：潭淵從吾臨川世稚睦爲義，岳置義田同

堂合食郡守秋旁樓公治以雅脞名其坊元一統志翠幰管絃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出曾開詩集云

古跡

撫州府志五峯即五老峯在郡城之南舊城因峯築基今城毀而峯嶺猶存東南一峯最高名青雲第一峯又撫州城地脉自青雲峯逍遥峯蒲家嶺鹽步嶺天慶嶺迤邐而北為府治此亦謂五峯足五老峯為府治之朱山也後所稱五峯前府治之地脉 五峯堂在郡治西南前對城上五老峯下俯城市間之五峯寺觀塔廟重樓疊閣井屋闤闠林木森蔚繄然在目為郡城遊覽之地昔曾南豐有詩曰翠幕管絃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堂久已毀今為公館近於堂構小亭 横秋閣在郡治之西一名清虚大順元年危全諷容其後累磚石甃砌若臺其上為兩軒西挹銅陵翠幕巴山華蓋諸峯歲久閣壞今尚存其遺基 羊角石山在郡治譙樓前嘉定圖志云昔人有自蜀青城來者扣石致書石暫為開介人遂指為仙家巖穴因名羊角洞天秘丞林史君嗜奇鯈嘗命工掘之未數尺而大風起逆止今創亭四楹以覆其上臨川志昔人固有周游歷覽狀拾古今之絶蹤偉觀以為文章者矣臨汝之上壤地雖偏豈無古今所存勝絶之處可

以洞心駭目而發揮新文者况名賢之與遊仙釋之與嬉俛仰之間已爲壘迹又安可不搜覽而備錄之 石所以名其義不傳舊詩有云羊角山高吹盡角虎頭洲畔釣臺欹蓋譙樓實臨其上紹興中太守王公矩立小亭以覆之復從而爲之詩曰羊角洞開風浩蕩蓋紀其實歲月久弗治丸礫堆塊元塞其上景定癸亥郡守家鋤修撤其舊宄而大之甃以闌楯以石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氣象煥然一新重修記見本文 元一統志石高三尺餘周迴丈餘平地突出形如羊角山郡人和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有受書而入者石復合持書人亦亡所在羊脚石一名羊尾在郡城東北隅蓮花寺門閫下寺廢其石横出猶可觀舊志云形如羊脚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劚觀石熱如火人不可近遂止又云舊有壁記宋守家坤翁云羊角石與羊脚石同一地脉郡治高爲陽故羊角出爲寺之地爲陰故羊脚見焉 元一統志地上長三尺王右軍故宅在郡治東三里援荀伯子臨川記王羲之嘗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高角名曰新城乃古龍興觀地也天復初刺史危全諷立文宣王廟于上今為郡學郡縣志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曰羲之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猶存其地英壇山川如其每重陽

日郡守多遊於此一日立亭曰茱萸亭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曾鞏有墨池記 臨川志後燬于兵燹 元一統志旁臨迥溪特據層阜唐末以其地為夫子廟宋以為學内有墨池米井存焉今府學是也洗墨池在郡學大成殿前嘉定圖志云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郡學乃右軍故宅以其嘗於此學書故有墨池曾南豐先生為之記與地紀勝荆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洗墨池公鄉里故云為我 方輿勝覽敍按王右書右軍墨池以揭之此為其故迹豈信然耶咸平間御史黄公符詩往往吐為雲依依如見羲 臨川志謝幼槃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碑說雖抗衡悵不臨池作書癖許見集詠 紫微韓公駒雜抄云池中忽時水黑微有物如蜴蜥之狀隱然自水底而出謂之墨龍士之試于有司者每謂此物見則得人多往往皆驗淳熙甲午墨池見明年軍文恭公亞大廷見重修貢院記又見集文 擬峴臺在郡城東南面對靈谷諸峯正接巽江之水即所謂汝水也嘉祐間郡守裴公材因其高阜而築此臺曾南豐為之記曰以山溪之形勝擬乎峴山也故曰擬峴

國朝葉指揮守御是邦修築城池以擬峴臺正當郡城之東南從新創造棟宇雄偉為一城之壯觀 方輿勝覽曾子固記尚書司門員外郎晉陽裴君

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數與其賓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閒奇可喜之觀環此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隄潦陂蓋藏委棄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其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脱埃氛絶煩黷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大波沟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色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袵席之内若大雲煙開散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

樂於此州人士也嘗其安且治而人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
之記其成也王介甫詩云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辭隱地底
臨處見木移春借翻門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
吳日誤帶元宜向此間 臨川志政和初郡守狄公明遠革而新之崇溪
堂記名公多留題見集詠 景定癸亥郡守家戶部坤翁重修有記記見
集文青雲亭在郡城南縣學之東舊在青雲第一峯上山川城郭一覽而
盡宋張即之書五大字曰青雲第一峯其西北爲縣學 元一統志乃郡城
五峯結頂處巋然獨立上有此亭宋時已今趙必笑以爲瓦咸淳六年郡
守鄉元德深以爛燬玉茗亭以花得名在郡治東舊傳有山茶一本衆云
白筆前代名人多賦詠之其花縈絜白如積雪五瓣黃心綠萼每歲正月
末開花清香馥郁其葉青翠經冬不落或云宛若瓊花差大爾又台上祠
亦有此花傳者以爲揚州瓊花撫州玉茗近因兵燹遂枯 法眼泉亭在
天寧寺殿堂下本法眼禪師道場 龍會山在郡西四十里雙峯聳立山
上有曾真君仙壇中有四穴如馬跡其泉清冽人呼爲馬跡泉故老相傳
雙峯其一高者爲陽逶邐而南五里有溫湯其一低者爲陰逶邐而北五
里有冷水四時不竭 卧冰池王祥卧冰池在郡城東孝義寺俗傳寺本
祥故宅有塑像在焉宋淳化中邢人蔡爲著作記云祥撫州臨川人考晉
書祥乃琅邪臨沂人今臨沂亦有卧冰池陳后山叢談云世談祥卧冰求
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凍獨祥卧處闊而不合二說疑信相傳或謂
祥避地廬江時曾經此因成遺跡故張右丞詩有雖屢循堪責前賢況可
歸之句 元一統志祥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和不古池及卧冰和也臨川舊亦有水
津之異賢者所至有益於風教如此 輿地紀勝峩峯書堂李石林謫臨川
嘗營峩峯書堂李注荊公閒居遺興詩慘慘秋陰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
門之句有云此必未去臨川時作公年尚少也公故居在一城之最高處
與余峩峯書堂相近 忠孝堂在郡治繪王太傅祥顏魯公像于中郡有
王祥扣冰池故也 魯公堂顏真卿爲撫州刺史故祠之 見山閣在通
判廳王荊公見山閣記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東北偏既
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閣 清風閣在州宅介甫詩飛甍孤起
下州牆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
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涼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徜徉 思軒臨
汝志云軒在撫州倅治倅林億所立荊公寄題思軒詩名郎此地昔徘徊

天詩良孫接踵來萬壓尚欺餘澤在一軒遥向舊堂開所謂名郎指億之
祖水部也水部當太宗時嘗通判此州下云良孫則指億 恭軒陳軾字
君式居於撫州黃土橋荊公有陳君式大夫恭軒詩曾子固亦爲賦詩求
放名其圃曰中隱堂曰老圃公詩云恭軒靜對此堂深新斲檜欒一畝陰
膝下往來前日事眼前封殖去年心陳手植綠竹一叢於所居側四時意
情後其子闢一軒對之命曰恭軒王曾公兄弟來歸里閈必游息賞歎而
去 籜龍軒在正覺寺下荊公題正覺相上人籜龍軒詩云風玉蕭蕭數
畝秋籜龍名爲道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開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
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便尋衰境心無著尚有家風似子猷又詩云北軒
名字經平甫變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籜龍還自有吟時 與
勝覽拙齋郡守趙景明建朱元晦記云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
前人所爲狄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
宜居之乃更其榜曰拙齋卿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
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
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
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 金柅
園郡舊有金柅園晏同叔詩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
歌滿搏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王荊公故宅在鹽步門即公所居今有
荊公祠堂荊公過山即事詩蹋步庭閒眠欲穿之句 墨龍韓子蒼雜記云
黑龍在大成殿前池中忽時水黑有物出鳴蜥蜴之黑龍此物每見士之
試于有司者得人必多卒以此爲驗咸平閒御史黃公符詩云往往吐烏
雲依依如皂蓋臨川志謝康樂繙經臺在郡城北四里寶應寺宋書云謝
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繙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大曆乙酉顏魯公爲之
記咸平壬寅重刻見集文 元一統志王荊公詩有云內史文章只廢臺詞此是
也寶應白鹿泉在郡城寶應寺之經藏院世傳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跑地
泉湧遂成一井中間湮沒陸公游持節之日復浚治之其泉澄澈甘寒比
他水味尤勝 唐戒壇在郡城寶應寺之戒壇院宋璉唐制歲以聖節開
場爲沙彌度二百五十戒祠部給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惟此壇尚啓舊
址顏魯公記猶存見集文神怪凡山川幽阻則多詭異所謂山林神奸之
臨汝地平夷氣明秀故其事不多見傳奇志怪無補於世存而勿論可也
赤龍神尹用不知何許人出語輕狂人呼尹風子唐天祐中至撫州
有村民斃一牛貸尹夫婦得肉十餘斤頓食之而卒吏以管席瘞於路左

一旦於北市見尹之夫婦唱江南詞乃於道。相見懽甚登酒樓共飲史醉卧。尹夫婦高唱出城隨道發歌後壁云。主角方亦龍神尹用。詩曰。日月祥開端氣禋。儀衮應作大神儀。臺端森灑風雷為御鉄載成造化權肆闕中華新禮樂靜驅胡虜罷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便上三清第一天。及史醉醒。懷中得紫金十兩。後人聞其墓。惟菅蓆二欄斗肉十餘斤。撫州名談作尹昌。 石神徐三諱為撫州録參。左右有黃曾者。月一告歸。旬日即復至。後踰月不返。三諱遣隷督之。其家云久不歸矣。尋訪踰月。乃在深山中。挾彈遊走。欲執之不能。募人伏草莽間。伺之數日乃獲。問其故。曰山有石氏家如王公。納我為婿。留數日。復逃去。又得之山中。如是者三。後遂不復見。此山乃臨川採石之所。石氏豈山之鬼神耶。淳熙六 巨人跡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民間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日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旁泥中印巨人跡。長三尺闊稱之。疑有神拔木。過滑而墜。故衆笑之。 掘窖吉身。繆夫人羅刑書春伯之母。紹興五年夢春伯來輪還。鄰而衣裹服方大駮而從者持一合來啓之得掘窖吉身一軸。春伯易公業出見客母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來以吉家人。喜懽者半。至六月寺里遺詔至。始驗衰之兆。越兩月。入樞密府。未幾遂以符所夢。 吝財閥繫陰陽劉滂撫郡。今點僱為夢至官舍一吏云。此陰府也。閱籍具本有微祿而陰德虧不可復望矣。滂詰之吏云。汝弟官通莫儥。汝有陰不少助致懽罪死。吾曰涉與弟異財。彼不自僱。吾何罪。吏曰。路人猶相恤。何況同氣獨不聞鄉人朱軾事耶。滂覺而詢之。其鄰朱軾家貧教小學。歲暮得束脩三緡歸。道一刑餘悲哀。喜叩之。則日負需千錢。兩貫伍伯。無以償。惟有自盡耳。軾擬其數遺之。人無知者。其後遂大事。此雖甚微。關繫陰隲 夢五言七言詩。慶元乙卯。長沙趙公袞赴南宮。道經臨川。謁王判國祠。默然有禱焉。夜夢公教以詩五言起七言結。覺來推退誦一聯云。君今如鴻鵠萬里去。勇決明年登第歸。 封石以傳。公祠有石扒。李洞鄉魔丈極晚好方士。客有李洞上謁。嗜酒。一日來辭求則。援斷瑚桃碎之。公不悅。翌日復至。索破桃枯以膠。復完如故。又索酒。公令獨酌。洞曰有客無主。何以酒為。強公飲不覺竟日夜。掛木當益而酌之。不竭。夜分乃去。明日酒甕不動而自竭者三已。惟之洞復來。邀同遊。曹黃二山。公不欲往。洞於照壁畫僊開吔之戶。開洞躍入不見。畫亦不存。後二年公卒。洞至公影堂。指公像曰。向時招公同遊。今乃爾耶。咄咄不已。公之子不能捷。聞于官。從之。失洞所在。惟見公庭古桐流血。若受杖者。 祥瑞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考祥於

天。不若視履於身。旋者反復修省之意也。郡縣長吏能反復修省施諸有政。使人尊仰之。如景星慶雲其為瑞也。不亦多乎。 歷代祥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令恵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木芳靈木李木並連理。宋書符瑞志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臨川宜黃縣民田中得銅鐘七口。内史傅徽以獻。是年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又是年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南齊永明三年。白雀見臨汝縣。南齊史祥瑞志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肖天尊像。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太平廣記 宋朝淳化中。撫州進金谿縣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召群臣觀瑞物十三種。內有金山重二十餘斤。見宋朝會要。本郡有奬諭詔書石刻云。郡守王公周得之臨川壹安鄉。 祥符六年。撫州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文成雲物峰巒狀。又有人像衣冠悉具。嘉定志 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溫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嘉定志 紹興二年。知郡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僞平錄 十五年郡守吳瑑之言。臨川禾登九穗。足為瑞應。乞宣付史館。同前 樂安未創邑。前雲蓋鄉有楊氏得錐石於田間瀆於溪有一道士呼曰。瑞石不當用。革履磨滌。宜用葛布。言訖不見。遂如其言。其石瑩徹。中有觀音像。寶藏之家。白以裕不敢祕。獻于朝。羹演志拾遺

古器

臨川志岐陽之鼓半鐍其角。至寶淮淪於山崖狴荔間。由好古者少也。吾州紙營古篤以斗牙岸得之。或者為三代器。嗟世無歐陽公一其所好集古錄將無傳歟。 紙營大篤撫州南鄰石師嶺下。地名紙營。建炎末村氏為陳氏牧牛。觸岸壞怖而走。民視之。似一銅器。往白陳氏。陳命僕發而得之。張石丞激時寓跡山訪之。謂此蓋古篤也。耳高六寸。足七寸有半。身一尺三寸五分。從耳至趾。通高二尺六寸。腹縱徑尺有八寸。横贏二寸。歷年久為土氣浮蝕。碩灰盡去。惟存精華。據公謂自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趙德夫纂古金石刻。吳儀圖所藏三代器。未有如此之大者。張浮廉太集 臨川磬石。臨川寶應寺工私和尚碑。其趺石甚奇。異扣之琅然清韻。可愛識者謂以之作磬。當大佳。西山蔡元定道過台州。見之甚悅。貽書梅翁。託為士曾景建轉致之。 開元觀銅鐘開元觀銅鐘一所鑄於永泰元年之十月。而成於二年之七月。用銅一千三百斤。勸之者道士張法椿。而施之者則刺史李嬀。而下凡八人。臨川寺觀之鐘固多。而銅鐘之巨者。此為最。近世記此鐘者。以為其金青其狀古。誠百世不朽之物

云。今為天慶觀鐘。郡學編鍾、臨川郡學項賜編鐘散亡無幾，張右丞淑嘗感而作詩。詳見冊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六姥

府 知府八

宋歐陽公集辭免知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臣伏聞內降詔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効以仲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優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遂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妄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強，竊慮墮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豈局多年官吏拘留，虛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到差入，轉成稽滯，只要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俟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鄭獬鄖溪集知開封府劄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權尹京府，為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之纔四十餘日，責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祇拜以謝。又以陛下者曰訐，不敢久對，是以朴懷屛營，休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兢懼，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如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疎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蓋臣衆之以道其欲，於是以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紛亂朝綱，循蹤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是
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欺之恨。進退各當其實。人孰有敢廷
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覽。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然知黜陟之不能
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寔天下之願。伏候進止。李珍甤光主集乞遂寧府遇
闕守臣以監司兼權劄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潜始封。遂民厚重。家
被春澤。敎錫府號。遂擇卿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侔諸藩之
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錄曹官權攝。至入使命之至。須期
布政之始。事體益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
暫兼權。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賜府號之意。況文通西溪集乞罷府事劄
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勑斷左軍巡院官吏爲勘傳永昌公事已
施行訖。臣竊被聖選補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
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未賛明備。聖君仁厚。務從寬貸。然此直持小
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群臣之政。顧
臣敢獨苟免以虧大治。臣前此已具面奏。伏乞即賜戶免。以全至公。以舒
人言。臣無任傍偟頻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趨朝參。未敢使行文

判本職公事。聽候指揮次　乞罷府事劄子第二　臣蒙恩待罪京府。今
乙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被命。嘗會聖主持遣之過。乃不自量。其
鶩其愚。幸有所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篤打
之賛。累不可雖。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治。未有聞也。雖聖主寬
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技。不急譴誅。即便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技施
亦不可復加。朝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爲聖朝之累矣。伏望陛
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猶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不可責以有成。推擇
材吏使以代臣。臣或可得竊食苟容。則乞一閒州。猶救爲陛下奉行法令。
撫養百姓。少答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
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一閒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竊得愛
畏。不知所措。臣聞君試臣以職。而攷其實。帝劾者然。臣事君以身。而盡其
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否。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苟簡者也。伏念臣材質
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而已非所據。又誤當非選。使治京邑。視
事以來既一歲矣。郡職之內。吞薄之俗。未嘗革也。吏奸之益。未嘗絕也。囹
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乃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爲不久。獨無一可
紀者。其試用帝劾。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合引咎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

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務。總覈名實。以臨群臣。而京邑四方之則
治。進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
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況今在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
絕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群臣之後
者。猶冀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惆悵祈俟之至。取進止。蘇
魏公集辭免知河陽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奉勑差臣
知河陽軍府事。臣稟賦拙暱。自取罪戾。聖恩寬宥。俾安要藩。擇竭愚駑。無
以報塞。伏念臣先臣翰林侍讀學士甚。慶曆中嘗知河陽。在任亡殁。臣今
被命。便黍臨州。得繼世官。雖爲榮幸。追念往昔。寔不遑安。欲望聖慈。特許
別換近南一州。所冀少安愚分。臣惟以報命上答生成。無任懇祈迫切之
至。取進止。汪玉山集乞差文臣知興元府劄子　臣晏勘興元府比年以
來多以大將知府。往往文法闕略。官吏自恣。一府四縣四處十分之六歸
於大將之家。又有倚托其名。以使漁細民。避免賦役者。每年總領所與本
府和糴軍糧。一邑不下三十餘萬石。止取辦於編戶。科斂偏重。民益困敝。
伏望聖慈。特差有名望材幹文臣知興元府。其都統制。仍於本府駐劄。庶
幾兵民各得其所。於邦本邊防長久之計。實爲利便。取進止。張守毗陵集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乞易外祠。今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庸陋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
道。不復辭避。然臣迫於私義。不忍便冒寵。竊念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
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病卧治之
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
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
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
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吏煩使。非緣被病。得請
就閑。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未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擢當委
爾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竭力自竭萬分於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
衰。筋力離強。雖倚寵育。尚此偷生。而服渠命聖。略無虛日。螻蟻餘命。固不
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
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
聞。今月二十六日准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歡忻
地。使且優。況出宸恩記憶督屬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
年。又蒙睿察。使奉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卧治

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
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仁察其老矣無用非
出播御倘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遺逸從遊以盡餘年或他日痾疾稍安
尚期廣價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體感恩戴德九殞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於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紙以事記中原警報遠至義當効死不僅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防拓方喟小定即中前請不謂殊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肢體之郡蓋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進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捨舍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薾臣已繳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乞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起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因攸關求來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忘而至今忽蒙採恩移真近輔宜為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量惟肢脈之郡大卒春病卧治之所若力貪冒榮寵職思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已復警懈上流之寄固無避事之嫌已嘗於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昏瞶之舊捨舍前奏早賜施行臣已於二十日起發逐還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於近制亦有妨嫌併乞廣照

劉光城畫言葉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不平斂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間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大數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遂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蓋特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故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遂可其奏確知執政荼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蜎慶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顧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難猶未已往往再乞故碩遂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就醫為名然則陛下人將許之乎確之明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

廣為路岑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蛹將大臣既以罪黜鎮符郡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論籍豈有不圖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洪文安公小隱集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六月七日　臣今月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差知建康府候交割職事了日赴行在奏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退然一介無所取材去年秋蒙恩入覲獲奉玉音以當金水災之故而賜臨遣臣危職春年荒政粗舉惟是駑鈍懼不足以當上流之寄故冬嘗丐外祠天聽高遠螻蟻之微不能上達春初祇拜璽書累數十言華衮之褒溢于翰墨臣感戴異恩嘗顧麖循圖報萬一附者治行將覲皆輝以至進退竹木罔不周備今幸入夏以來屢經大雨並無損壞去處方俟夏末即申前請欲圖天慈簡記擢拜陪都竊惟建業重地內司管鑰外護營屯非有文武威風者不在茲選而臣綿力薄材豈能勝此劇任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以杜僉言臣止候奉使監察御史陳舉善覈實圩岸了畢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即使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所有恩命不敢祇受臣冒犯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平江府者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瑣薄臨事迂疎叨路三年偶逃於清議叢祠數月實愧於素餐方從丘壑之安敢意雲霄之澤惟吳門之精鎮通藏府之行朝地望最崇僉言所屬必得老成之彥膺寶師帥之功豈伊妄人可稱高選伏望聖慈俯照愚悃改畀能臣俾少休於故棲庶不累於親擢臣無任震懼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李望鴈湖集

知通事府奏劄

朝議大夫知通事軍府事李某劄子照會某所領通事府在東州控扼水陸號為要衝惟是武備單弱全無城郭之限近者修葺藩籬行而前如入無人之境直達官府焚毀潰亂劫掠倉庫州縣儲積為之一空甲仗一庫盡為賊有取不盡者焚之而去至於居民悉皆蕩盡十無二三四隅一望皆為丘墟瓦礫之場其居間歲久誤蒙公朝起廢畀以牧守之任薄命所招臨當之官遭此變故今所當先者劳来還定之政祿奕室頗衆皆嘗主小民一家之産無三四金非官司借與之錢無由自能起立而本府庫節既被劫掠無復毫餘日前所入隨收隨支止應一時不容寬展如此等妄事無力可辦其雖迄急措置量與郡貨然是氣力微薄何緣可使積蓄日夜念此不遑安處欲望特與敕

奏行下四川諸大司併本路帥臣監司於官錢內通融又降約及十餘萬
緡付本府專一收管以給被火失業之家及修城浚濠打造器甲之用庶
幾即日亨備嚴飭精成州郡不勝一方之幸前已劄下四川宣撫司詳所
申照勘前項錢物支撥施行外今劄付建寧府照會施行准此此外又有當申
控者本府兵籍若無他違法占破及蒐練教閱以時宜不可恃切嘗考究
平日支永支粮至者幾二十人而呼者臨變乃無一人能發隻矢御賊者
宜惟失於申徵蓋每悉為監司及屬官諸廳占破之多按之條制監司各
破人兵自有成數又止廟軍某禁軍不在差使之列又往往一司而有占
破廂禁軍四百餘人者學院子一色至占三十餘人其他盧占窠坐人兵
更減省外餘盡發下逐日教習務令武藝精熟緩急可以倚仗又當補填
闕額禁軍並令數足衮同教閱庶幾武備精飭一方有恃惟是欲乞自朝
廷更切申嚴條制行下逐路監司於當破人數外不得擅有截留違者許
所屬追究所冀盡革前弊州府之備稍得嚴固于以潛消姦宄所補不細
伏乞指揮右劄下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四川茶
馬司總領所各從所乞事理施行外今劄付建寧府照會施行准此嘉定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晦庵大全集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劄子　熹
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臣區區感激蓋
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疏悖謬又非
逐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
望其官持賜省覽曲為開陳許其避遜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
戰栗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
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
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押公詳
賜省覽曲為開陳收回誤恩俾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再與宰執
辭免知靜江府小貼子熹憲然恐昧壯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
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為開陳收回誤恩以
安愚分熹衷起居東塘集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祗膺綸詔尚闕允命史蹤
易地之恩敢後顧天之恩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俛踰懷
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垣寘之枋府聖恩與天
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論既盈萬死莫贖一投閒地僅閱半春兩夏遷侯
遠叨荊握非所當提深切戰兢游于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來
使之仍藉閒祿且與之易鎮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心力袞謝

如危情之弭撫某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寄而陛下泰倚督屢所以自
遠而近之意尤非事監之餘所可稱塞攻恐襟帶江湖之地為今要圖宜
容綿薄材力之人得以冒居頃伏捫心如墜淵谷臣愚欲望皇帝陛下收
其三瀆之懇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以增晚節持羸今未改知隆
興府恩命庶幾投老進退不啻與言不勝萬幸范石湖大全集辭免知建
康府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范成大差知建康府疾速赴
行在奏事訖之任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覆載二儀之至公不獨私
於一物爵祿報賢之所共難併萃於非才臣去春蒙恩開制海郡治行亡
狀考幽當黜越二月庚子詔書忽被誤渥職臣秘殿臣皇懼不敢當即已
陳情控免俞音未下又付留鑰中外觀聽雖然甚驚凡所謂量才不肖揣
分宜休在臣循省所當辭避之說皆未敢壞如以瀆天威但方陛下總核
名實登崇俊良之時而何物么麼決疾之間濟汙除書未及滿歲再煩臨
遣屆天地之私恩據衆賢之所共真才實能於此猶懼況如臣者政使貪
榮冒寵豈不外憚頰嘖內慶疾顛積此凌兢何敢下拜伏望聖慈妄照孤
危收還成渙改圖碩望俾掌北門則公朝不玷於選掄小己亦寬於憂畏
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比奉辭免
差知建康府伏奉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跽讀訓詞感深涕洟哉念臣遭遇
聖明早蒙識擢蓋嘗不量己似許國馳驅陛下過聽假臣麾節填拊方外
四方萬里臣未嘗敢輒辭令又以執政寵名居守留鑰違廷得覲過蒙上
豢聞外榮遇殆冠平生而臣方且彷徨憂畏稽留詔書不敢下拜者蓋其
怵惕危悃不止於決句疊組非所堪任而已緣臣尫羸蚤衰疾痛日深實
恐有誤委寄兼僥踰己甚常慮挺災亦不可史尸腆祿又臣妾族魏氏見
居溧水宣城之間皆係所部豈無瓜李之嫌積此凌兢不遑寧處須不免
再干方命之誅陳情控免伏望聖慈矜恪危悃收還成命如未許即就外
祠別乞改差一小郡使為陛下拊摩鰥寡圖報萬一臣仰恃君父隆寬之
恩用敢盡布腹心干冒天威無任昧死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取進止史
浩鄮峯真隱漫錄辭免除知成都府劄子　臣一介草茅本無他技頃者
效官學省誤蒙太上皇帝擢侍潛邸執經在列誦說無補誠不自意乃辱
陛下非常之知每陳管見必賜襃嘉學者傳聞以為歆艷洎陛下龍飛在
御邦命惟新而臣復緣舊恩驟升近列日陟月遷以至輔相度越諸老超
躐衆材名迹湮微羣心不服謗議沸騰幾不自保仰賴陛下委照孤忠始
終芘護逮及乞身來歸得請之後物論不置荷陛下一意保全畀以隆職

寵以具祠。伏既耄之親不之供養。母子相視。感戴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於富潸。所慣未死之間無以仰報萬一。雖蹈湯赴火。碎首裂肝。亦臣之分。聞命輒違。已非本志。既頃中踰。何敢復言。然犬馬之心有不能自已者。尚望少寬雷霆。容臣畢其區區之說。臣材識淺陋。衰疾交攻。見於設施。已試無狀。雖欲自竭。實難矜體。此固人所共知。不待喋喋。所以尤難承命者。臣母昨自歸鄉。疾患況綿。氣體衰弱。去歲五月。一病幾殆。調養至今。尚未平復。若迎侍以行。則西蜀萬里。在逆累月。垂老餘年。恐致委頓。若臣迫於成命。單車即路。母子相望於吳蜀之遠。安問遑遑。奉養阻隔。一有後悔。不如無生。此臣所以徊徨迫切。雖知冒瀆有捷命之罪而不敢已也。不然。臣豈不知全蜀之地。民物繁庶。自昔冠於諸路。陛下發自淵衷。起臣於散地。付臣以外閫。可謂超異之榮。殊絕之恩矣。臣為何人。敢忤陛指。臣人非不知人臣委質立朝。不當以家事辭王事。有如聖訓。緣臣蚤失先臣。母子相依以為命。今臣年踰六十。日躬藥餌。夜聽喘息。惴惴此心。惟恐不及。若一旦捨去。何以為懷。陛下所以委臣者。正欲奉宣德意。以懃遠民。臣方寸既亂。舉事失錯。必誤陛下任使。不忠孰甚。臣惟天下大戒。惟忠與孝。臣今若以貪冒寵榮之故。進不得為忠。退不得為孝。二者既失。焉逭人言。與其他日祈哀

於陛下以救臣罪。不若控露於今日以冀陛下之矜從也。臣朝慮夕思。愛親踰身。進退無所。不免再具封章。控誠君父。伏望聖慈察臣。此言出於誠實。特降睿旨收還寵命。俾仍祠祿以養老親。臣不勝生死幸甚。　又劄子

臣伏自去國。瞻戀日深。荐奉絲綸。如侍帷幄。感激下拜。涕泗交流。臣惟臣子之分。以身徇國。雖蹈鼎鑊。有不敢避。又况臣之遭遇。千載一時。義則君臣。情同父子。是以雖處畎畝。夢寐不忘北闕之思。恨不得踐丹墀之餘地。而一望清光於咫尺也。矧蒙陛下俯記孤忠。扶拔宿負。付之大鎮。俾領臨遣。臣心非木石。豈不知願見陛下之私。一朝復返在臣。可謂至幸。雖材識淺陋。衰疾纏綿。陛下既不以此廢臣。臣亦當感勵奮迅。即日引道。至於顛踣長途。及異時以不勝任受譴責。臣皆不敢自諉。惟是臣母曾國太夫人洪氏。年高益老。筋力益耗。視聽益衰。臣之憂懼益倍平日。而萬里遠去。音問動經半年。臣朝夕之間何以自處。雖臣母屢臣以許國責臣以報主。謂臣頃以愚闇非據。眾論不容。若非聖度保全。母子豈有今日。既蒙任使。安得輒辭。臣聞此言。惶懼感泣。無地措身。然臣有一於此。哀衷惓款敢瀝。冒萬死。再干天聽。重念臣作待罪參知政事日。嘗蒙御筆以首春賜臣母酒果。及臣蒙恩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御筆從賜臣母酒果。俾為家庭之慶。

迷惟恩隆禮異。迥無前比。皆由陛下孝通神明。愛廣四海。錫類之恩。下被臣母。今以殘年陟命。鴻造必賜憫惻。所以未蒙識察者。臣精誠未至。未有以感動聖心故也。敢披瀝肝膽。再具奏陳。伏乞聖慈檢會累奏。早賜慮察。許臣依舊外祠。以終犬馬奉親之志。臣母子一心。誓當殫竭香火。仰報生成之萬一。

辭免改除知紹興府劄子

臣奮身孤遠。本之材能。徒緣際會於聖明。遂致叨塵於宰輔。已試之效。曾蔑絲毫。退歸田廬。方切念咎。敢謂陛下天地有容。日月無私。擢從散地。分閫西南。臣以有母篤老。難涉修途。瀝懇再三。僅詞千百。非敢違命。實冀矜從。旁觀者為臣寒心。謂必獲譴。雖臣亦自知罪當萬死。不敢逃刑。而陛下曲矜洪私。特垂衣閔。既免臣萬里之役。更肯臣侍侯之懇。改畀輔藩。俾榮親老。正使臣自為計。不過如此。臣之遭遇。可謂極矣。是以母子相視。感激流涕。而至於無言可喻也。然臣辭難而得易。辭遠而得近。在臣之私固為榮幸。如物議何。而况會稽郡會為三輔。豈可使孤猾之臣以私計而得。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授耆碩。容臣且奉外祠。以安分守。寵。鶴山大全集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衷。仰干淵聽。誤蒙詔答。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患非一證。所知非一人。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困憊之

狀。不能以捨人之耳目。大抵水濕侵虐。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脾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遍。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為暑毒所蘊。而暨莫能祛。伏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瘠。逮于近日。心力俱瘁。已治歸舟。擇十月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閒暨。又聞光書間厝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頒御筆。寵以輔藩。俾之臥護。未郎閫寄以頃劇之事。如臣莫若。臣卿體殊矜。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之迹。習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從之於秋冠之衝。剸繁應劇。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陋之。況來渊一道。地廣民移。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庇陰休影。以幾乎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苦辭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曹彥約昌谷集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某昨為新除寶章閣學士。事體太重。及筋力不逮。不可以任常德一郡之寄。且奏且申。已兩具免牘。未拜俞允之命。豈不知薦扣天閽。屢瀆播告。干犯楓宸。實為有罪。若使常德尚是待次。亦且冒昧拜命。俟到田里。然後有請。

緣此郡久闕正官。已辟選吏。相距三千里。未能趕赴此。意除命一傳。必須遣發就道。闕報不及。豈不浪費。至此而後辭之。亦云晚矣。若謂已除之職。不可復錯。已與之郡。不可復改。則又有近事之可明也。某昨於嘉定十二年蒙先帝擢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又改知福州。後因節次辭免。即蒙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所以如此。則以新擢戶部侍郎未曾祇拜。事適其宜。無嫌反汗。今某新除兵部尚書。亦是未曾祇拜。只以某實謨閣直學士舊職養病山林。何所不可。若未欲使之絕祿。賦以外祠。恭外之得。尤為過分。較之負乘致寇為有間矣。昔真宗皇帝朝，從臣有年老請郡者。大臣以為若與一郡。必無幹濟。稍有論奏。又須移替。恐其所至席不暇煖。遂奏妻以留臺。上乃然之。載之寶訓。此某之所已讀者也。祖宗愛惜州郡。事力如此。可以為法。敢奏而施行之。不勝幸甚。須至申稟者。貴免壽集辭依舊知安慶府且丐祠劄子　餘一介庸賤。無足比數。家公相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學累猥眾。至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青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牢詞而不就者。畏清議。避譏彈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蘄城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擇然而見攻矣。及其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係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察淳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眇然腐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謨恢復也。守上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病。則曰是素喜爭也。宋羅西綱一舉。是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退。況今嫌隙既開。豈敢自化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俾安堂。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忠督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囊資侑狹。賦性奇窮。有以取之也。餘關播年間。從事荊南幕府。往來八關。備歷險阻。因得痼疾。自今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家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安逸。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正恐他日異論橫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與辭依舊知安慶府劄子　朝廷於餘。真有造化卵翼之恩。餘以樸樕凡材。加以剛褊。若純以當世之論。自不應為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

怨目疾視。擠而陷之者眾矣。朝廷優容。有沙無然。家本窮空。學累猥眾。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剩忝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求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餘。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如何也。如餘小官。自當竭蹶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奈後何言。然其所以進退道途。決為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勝。恬退之風衰。餘之素守。又本不爭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士平願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慕祿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中間朝廷以杆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表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儒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餘之蒙朝廷之恩。有甚大之屬。更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餘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涵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廉慈惠之人以為之守。則必能為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至夕歸如己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矧今英俊如林。如餘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祿。放歸山林。物論定矣。餘自丙寅丁卯為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康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餘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為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然一身宿留逆旅。尚望早為白之廟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為幸大矣。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餘今月十九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餘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准省劄。今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餘除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

蒙俞允今准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小慶何復何言竊念辭
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誚議古之仕者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餘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
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近所進故事程
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使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
上枉己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餘雖蒙朝廷恩遇至於銘鏤肌骨
然亦不忘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
餘兩次丐祠狀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
生成之賜餘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痛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
前往江池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
兼知安慶府中省劄子　照對餘昨准省劄改知和州今將安慶府職事
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參以非其所長且允是外
郡遂領不敢擬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史端倍費區處
不敢祗赴安慶府則已係辭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遇安慶則是辭卑居
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
之請謂必蒙俞允今准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餘衆責介僻愚分孤

危平居無事易遭誚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復之
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已與城壁可希功賞求命未頒
人已藉藉主乎自守廉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七旬乃自陷於寡廉鮮
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廷必以已與城壁為
念餘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為區處造甎四百餘萬城門已與城裝已開防
城器具已一面置造聞官既各分類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
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便可畢工
朝廷所給錢未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但付之推官亦可不勞而辦
況潜皖之膠兩淮甲郡又當通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
已嘗去官又復再往颺營徇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衰餘一生
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痛疾又復
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政欲不避斧鉞之誅控訴造化欲乞特為敷奏
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中省劄
子　照對餘昨准省劄再知安慶府餘不避誅譴已改畀祠祿仍以君命
之嚴未敢廷安田里層以痛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遽安慶
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嬉娭小臣言詞拙訥而未足以感動天聽竊

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已所未畢故欲
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
人所共知餘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
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
力自蹈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耶城一事見計置甎約可
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憋往年張鎧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為公亡友之
志實可託如太學生陳寨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
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步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
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皆又無所容其姦工
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頻處上致禮義廉恥
以過其民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實謂以為聖人有金城者此也
今乃使餘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
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
化餘所以寧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兼餘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
嘗險阻因得痛疾日今發動嘗治未愈加以疾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
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

軍資庫　新除知安慶府中省辭免劄子　照對餘準省劄十二月十六
日三省同奉聖旨黃餘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
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奉事兵級遞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
仍具已離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餘照會者伏念餘螻蟻小官使
合聞命疾趨仰酬恭遇不應敢違迺制尚有控辭實以餘極陋至愚無足
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為倅一年而予郡趙士故實
拙為超躐而餘累資循積賦以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尤甘就
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為大幸而恩寵之沓至妄實維勝辰議又非孤蹤
雖光若不控從者尤必至自速顛阿况安慶為郡實今重地付之屏表
薦之人貴以保障蕃宣之效憂豈妄奇倍重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
寢成命容餘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已寄留福州軍
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蔡
定齋集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照對臣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劄子
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紹興府填見闕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有命
在天措躬無地伏念臣久嬰宿疾再入摩鄉自揣衰悴之餘無復生全之
望力控由中之請仰蒙從欲之仁畀以名城處之善地幸戍期之未及歸

里社以少休肩及中塗忽叨改命惟會稽之臣屏乃今日之輔藩傾妾任
之益隆苴膺虛之克稱臣一違天日九閱星霜回顧入覲於闕庭然後亟
趨於官次而臣年齡遲暮疾病縈纏齒髮已迫於衰殘筋力實難於勉強
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此衆目之共瞻非微臣之
飾說若令冒昧而進必致顛躋於前虧失朝儀干犯典憲傳播中外貽笑
縉紳不唯易至於人言亦非自全於晚節欲望睿慈收還成渙别選師臣
俾退食叢祠庶少延於殘喘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
劄子改差知紹興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再準省劄
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螻蟻之誠不能自已冒干誅責再有奏
陳伏念臣素苦是疾向為庸醫所誤躁刋太過氣血頓衰四支疲懣百節
痛楚腰背沉重足膝緩弱行立坐卧皆不能久拜跪登降俱有所妨舉動
須人呻吟度日百藥徧試效驗蔑然兩任奉祠方幸休養桂林之命從天
而下恐涉避事不敢牢辭力疾之官扶持衰悴徼冀殘驅二年之間適有
天幸歲事洊登民夷安業海外雖有薄擾隨即撫定實賴皇威遠臨微臣
獲逃罪戾臣實以衰病久留瘴嶺惴惴然唯恐一旦溘先朝露狼狽異鄉
撖布腹心控誠君父伏蒙睿慈俯從人欲易畀近郡遂獲生還隆天厚地

之恩粉骨糜軀不足以報萬一臣以尚待闕次未敢力控祠請肩及中途
忽聞改命震懼惶惑不知所圖竊惟會稽輔郡垄拱行都妻寄之隆又非
桂林之比桂林受責雖重職務甚簡可以藏拙養痾今會稽地大事務賦重
民頑獄訟之繁應酬之冗不啻十倍决非殘廢待盡之人所克勝任素臣
所苦之疾日甚一日自去冬再作之後全然不能拜起必須扶掖十日所
階怵惕震皇若令勉强而前决有顛隮之患孚招物議自速罪愆故臣披
瀝血誠不敢有隱如一語矯偽甘坐欺罔之誅伏望聖慈察臣誠實憐臣
衰病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尋訪醫藥少延餘齡與時賤疾稍損可以支持
警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涓濱天威罪在不赦未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
激切之至　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九日三省
同奉聖旨除華文閣待制知鎮江府臣聞命震懼無地措躬臣世受國恩
身叨法從當君相有為之日正臣子效命之秋况蒙朝廷不以為不才簡
拔任使周顧捐軀盡瘁圖報萬分伏念臣素有腰足之疾已十餘年數年
以來每歲必發發即頑痹平時無事四肢沉重百節酸痛懷之無九舉動
須人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閒居二年謝絶賓客
風雨寒暑未嘗出門戶一意休養少延殘齡今京口西地當長江一面之

寄所係甚重折衝禦侮正頼精神方以衰病一旦臨之豈不取輕於軍民
侍笑於夷狄况臣頃自桂林易地輔郡猶且引疾乞祠不敢撖當繁劇今
又二年有餘年齡日迫疾病日深氣血日耗筋力日衰加以精神昏耄言
語錯誤非復曩時無臣年垂七十百病縈纏痛楚呻吟絶無生意死不足
惜或誤國事萬死莫酬臣愚欲望聖慈念京口重鎮不可輕畀察微臣久
病實難支持非是臨期飾詞避事特降睿旨改畀時髦俾臣仍舊職宫觀
臣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未敢祗受伏候勑旨　辭免知慶元府劄子　具
近以衰病侵陵災患頻併冒干造化乞賜敷陳畀以祠祿忽準省劄差知
慶元府聞命驚惕無地措躬某憂傷之餘舊疾增劇唯恐溘先朝露狼狽
瘴鄉所願投閒少遂休養茲者四明輔藩二浙佳郡由遠而近求退而還
在某實為過望重念某所苦之疾日甚一日步履蹇澁拜起艱難舉動須
人漸成殘廢深懼不能侵害郡寄雖尚待次未應控辭竊恐至期必難祗
赴不免預此申禀伏望鈞慈檢會前奏特賜開陳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少
續殘齡伏候指揮　再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先準尚書省劄子除華文
閣待制差知鎮江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疾
苦之狀迫切之情已具前奏不敢喋喋塵瀆天聽伏念臣實緣久病已成

沉痼不能支持非是飾詞避事臣聞命以來憂懼惶惑寢食俱廢故疾再
作兩足腫痛筋脉抽掣不能步履况今呼醫調理深欲勉强力疾前邁竊
慮入境之初未能拜起有妨朝謁雖以死事又播王命上干嚴誅臣愚欲
望聖慈憐臣久病察臣真情令臣仍舊職宫觀休養衰疾少延餘齡出天
地父母再生之賜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未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
至伏候勑旨　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準省劄兼知臨安府某一
介么微誤蒙朝廷任使出入中外踰三十年少壯之時粗策駑鈍僅免曠
瘝初之治行可紀今也駸駸晚景憂患之餘精力衰疲心志凋喪既無才
術可以撥治又無威望可以彈壓不自量力冒昧以當必致顛踣况某素
苦是疾時復發動右指拘攣不能制筆書判甚艱當具劄子乞祠祿差遣
未蒙施行不敢再有陳請今來天府浩繁委實難以勝任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收還成渙改畀才能仍乞陶鑄在外合入差遣以便私計所有省劄
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再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
兼知臨安府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稟資闒弱壯不如人兼憂患摧
殘之餘意氣衰索精力疲憊老形雖具百病交攻只合投閒豈便可以當
此繁劇兼某賦性方拙不能曲徇人情稍失周防必生忿謗大懼不免勝

任上干嚴誅非敢飾詞辭難避事况其祖居常州有薄產在吾陵武進兩
縣曾祖墳壠在本府餘杭縣內外親族散居所隸州軍妾有妨嫌欲望鈞
慈特賜敎奏許令迴避闕銷在外合入差遣或且仍舊任庶免曠敗仰玷
使命伏睽指揮乎漢陽先生集與王爲錫知府劉子知紹㞐　某去秋首
聞吸事嘗得手牘師範以急忽回賤職不能再進嚮伊良爲簡慢何所逃
責也天溫遲宅收南郢光臨飛馳與捐洋溢方令士大夫半猬江北諸郡
爲堦難而以江南爲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上之人常
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風挾江南瘠地磽而物產薄當途則曰桃源故
令無復假借以實民當厚賦上下追促日在青火一犀之外他無可樂惟
先生踐聖賢行仁義其實寸心始終不渝大開推敷深信底爲此來刻興
害除上信下安然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膚材踈欲陟無地躬學黔南團
爲苟活綵煌康衆百倍怵惕不謂迭還何之之秋遇與人爲善之長行逸親
矣學所未到靈根既茅竊其淮我欲急便風頌焉賀牘不敢少僂上瀆清
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何濟小山雜著辭免知建康府奏劄　臣今月十九
日承慶州公文遞到尚書省劄奉聖旨丘寓居赴行在何某差知建康府
又准省劄限三日起發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裏病加以

偏親年踰八十九十日九病貪戀鄉土不能遠適所以力祈君父領守叢祠
以供菽水之養十閒伏蒙天恩賜以收召真情力控亦荷矜從方此手子
待盡山林不謂留都調守又蒙記錄使得備數臣自惟臣子之義要當以
身徇國未西南北惟所驅使使合仰承成命即日就道然臣實無兼侍若
妾高年之親而適二千里之遠情實不安然長江天塹控扼所在兵民
重寄必惟其人豈臣材腐力綿年衰氣索所克勝任其事任使無可疑者
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寢成渥容臣且奉祠祿以便親養庶於前來祠請
不相背戾臣亦不敢卧家俟命一面治量起發聽候俞允指揮所有省劄
奇庭州軍資庫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奏劄　臣聞以家事辭王事者昔
人之所戒而嘗考之禮經則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蓋以家事非王事則涉
于私以親年而不從政則聖人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臣尽遠一介更知初
潛澀吹鍼丞之列行且六年緣無毫髮可以上報恩遇正當激厲玩節以
蓋前愆凡有驅使不擇康捐實以偏親年踰八十而兄弟凋零遂無兼侍
不可以從政所以歸自三山奉祠自守不萌仕進之念昔家簡記親藻
衰殘賜之收召不能趨然造朝請此故也每念方當朝廷多事之際臣乃
絶食安坐屏截田畝懷不自安今月和議向成損苑推擇畀以留鑰使之

妾集沭移勞未還定以助成周宣鴻鴈之政此政徹臣學道愛人之素志
而人可少寛陛下宵旰之憂豈非所願臣固當治裝如期就道扶病疾趨
仰奉一再趣行之詔特以親年益高而臣祿仕不止則未免使之遠涉道
路輕棄鄉井重違其意上背禮經之訓下貽有識之譏若夫材識之短淺
筋力之衰憊又在所不論者伏望皇帝陛下照其平日未嘗瑶飾不敢欺
罔聖聽不爆反汗別選材能使當一面以成就愚臣終養之志臣不勝祈
天俟命屏營待誅之至　第三辭免奏劄　臣仰惟陛下俯念醫屣之篤
不忍遐棄特加任使遠賜溫詔以旨其行顧臣何者得此恩寵感極涕零
不知所報然臣實有未盡之悃不敢有隱於君父臣愚戇自守仇怨最多
向者權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數以議論違忤其意遂遭排斥歸自三山每
慶陽害杜門來親不交人事恐辜陛下保全之意適者皇威震耀天日再
清萬物吐氣臣於斯時回顧少效人寸惟是偏親之年日益高邁而臣亦
蒲柳凋寒志氣消鑠無所可用於世以此兔陛不貪又况留都重寄今日
尤爲遴選將使雖勳而備宗難把派移未使而廉給不充控壯散廢而盜
賊當慮使臣不度材力冒昧一行必至顛踣他日倍貴陛下保全故不若
及今控告臣恐干慢令之誅不免單騎擇日首塗於中路聽候嚴命僅勝

惘惕許臣仍奉祠祿臣即退歸四里闔門百口仰戴天地父母生成之遂
不勝大願敢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財書　辭免劄子　臣聞爲人臣
者無以有己未西南北惟上所命臣笑志餘生猶能無堅膺終禮制即拜
起家之詔雖潘制閒地猴上游妾寄隆重在臣何人已拔無狀何以當此
比肯陛下俯念養卯之舊嘗陪園論之末不忍遐棄故丕疏榮臣義當疾
驅以稟上命或有萬分之一可寬陛下之憂顧揣非才命何敢辭避實緣
早衰多病形容憔悴痼疾纏綿自居苦塊幽憂度日復爲寒濕之所中初
則上攻心腹已乃下疰腰膝飲食起居皆有妨礙朝夕藥餌不離于口寫
料未日亦自無多若追於威嚴勉強就塗必且斃於道路重煩惟蓋之間
藏蒙臣百念久已灰冷既念先世半不得壽臣去掛冠之年久已無幾若
必待年而後有請恐已無及是用刻心瀝誠控告君父使臣得因納祿可
延旦暮之景是陛下與臣以更生非止寵以一時之榮祿而已誓當啣環
結草以報慈造輒敢再冒天威使中謝事之請伏望陛下并收鉅寵俯從
臣乞萬一陛下以臣未先朝露不欲使與草木俱腐則與臣以一祠祿
使安田里以便養痾少延殘喘亦臣望外之幸惟陛下矜哀而卒聽臣意
迫情切戰栗以俟　辭免奏劄　臣蒋永明詔回雖千方命之誅甚者有

尼袁獲終致顧天之請。臣至愚極陋。粗識事君之義。嘗蒙任使。多以母老欲使侍養。控告君父。得賜矜從。今者不幸天奪所恃。既畢送終之禮。當爲報國之圖。況陛下軫記遺簪。甫及服除。即下起家之詔。臣感激恩遇。宜如何報。深願收還神觀。朝聞命而夕引道。所以冒犯天威。至再至三。必有大不得已而不容勉強故也。西門之寄。控引巴蜀。防固江湖。必得才器威望精明勇銳之人。庶可折衝而禦侮。臣才器既短。威望又輕。見於已試。略無善狀。二者既乏。儻粗有精力。可以酬應。猶有可諉。而憂患之餘。疾病不赦。舊苦血疾。今復爲寒濕所困。治療不瘳。行履艱阻。終日兀坐。有同廢人。稍覺疲勞。即欲僵仆。如此而責以制閫之風采。撲械之精明。可乎。使臣貪榮冒寵。不自知止。與疾而往。以犯譏笑。上則有損國威。下則招致物議。不若于路。亦以罪歸。在微臣固不足道。於朝廷何益焉。必非慈父所以保全終始之意。伏望陛下念臣老之已至。譬如駑馬不任驅策。免從臣請。使之謝事。不然。則且使祝釐祠館。以便醫藥。假之歲月。或爲全人。責其報國。亦未晚也。謹席藁私室。以待蕭斧。惟陛下印賜裁幸。

辭免知江陵府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承廣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某依舊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者。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

庸陋。偶際昌時。叨塵過分。乞身去國。十有一年。蒲柳之姿。未秋先落。頃蒙簡記。俾守三山。是時尚可支持。所以又叨因任。已而退歸蓬蓽。始獲稍親醫藥。旋蒙收召。不能趣朝。當上聖更化之秋。乃朝廷清明之日。金陵闕帥。狠蒙推擇。臣恐涉避事。進退佪徨。是時偏親尚存。曲加勉勵。遂策駑鈍。以副馳驅。豈期歲未及周。偏親抱病。臣即乞納祿以須臾決。未蒙賜可之間。已罹風木之慘。匍匐號慟。歸抵鄉閭。自此長齋結廬墓左。無復有意於人世。偶假照臨。未光朝露。光陰迅速。忽終禮制。禍患之餘。百病交攻。精神昏憒。氣骨僅存。瘡疾纏綿。藥石靡效。寒濕上攻。已而下疰。腳膝浮腫。腰背沉重。行步艱辛。有妨升降。自念已爲廢人。不復可望天日。方欲控訴君父以祈謝事。不謂陛下尚軫蓋帷之念。起以名藩。併兼京湖制閫之寄。臣雖感極涕零。而九隕無日。豈能上當任使。伏望聖慈。曲照衷誠。特賜哀矜。檢會臣前任金陵日所奏。特許休致。使臣得藉榮寵。以延暮景。乃陛下生死肉骨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辭免改知隆興府奏劄

臣近具奏劄陳乞宮觀。蓋遣。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隆興府。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猥承人乏。跡守南閫。閱時雖多。課效無聞。況以蒲柳之質。衰病交攻。偏親之子。喪憚采甚。比頃將母還里。以求菽水之歡。杜門屏居。以伏桑榆之景。豈敢有所僥覬。以招物議。雖春懷之舊。未忘捐棄。在臣私計。實有不便。伏望聖慈。鑒察由衷之懇。特與檢會前奏。改畀祠祿。以安愚分。所有差劄。未敢祗受。

再辭免隆興府奏劄

承乏罔功。久慚因任。丐閑易地。上玷謬恩。亟騰請避之章。乃拜免行之詔。義難但已。情欲畢陳。伏念臣初之史能。可當閫寄。曩歸田之未久。俄横被以此來。事雖必親。勤不補拙。屢祈置散。天聽甚高。繼許借留。寵光曲枕。時既將周。於四稔課聞何有。於一毫往您不皇。應酬難強。精神疲耗。形體支離。加之痼疾之不瘥。自分餘生之無幾。況復親年遹邁。病日尤多。止顧生還於里閭。豈敢自安於朝名。爰披肝膽。覬動冕旒。雖明時不欲棄捐。就府煩使。而膺塗又復致履。貫背前言。既干貪祿之譏。且有欺君之罪。已猶自愧。人則謂何。與其冒昧以一行。孰若受饒而再瀆。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鑒此由衷。推上聖之好生。及其母子。以祠庭之賦。來活之山林。庶幾末路之保全。或可他時之糜殞。

衛後樂先生集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奏劄

臣昨兩具奏乞罷就祠館。歸休田廬。叠拜重書。未賜俞允。欲控誠君父。再伸前請。忽準省劄。除臣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者。更移重鎮。加畀隆名。厚恩如天。跼蹐無地。伏念臣蒙陛下記憶。付以分閫之

寄。黽勉夙夜。庶幾稱塞。所幸年歲屢稔。枹鼓不驚。悉藉威靈。粗免曠敗。臣年齡已暮。識慮就昏。疾病交侵。憂志頹有。自揣涼薄。終難報效。未敢遽乞骸骨。且欲上還印綬。姑竊祠祿以佚病軀。此臣由衷之情。非有一毫欺偽。湘中事簡訟稀。猶懼弗克負荷。江右襟帶之州。地望雄重。民物繁夥。相去何啻倍蓰。豈臣衰病所堪。况大學士之稱。前朝本以優禮勲舊。尤非無功所宜冒處。疏遠移近。雖陛下欲少慰其歸心。求退得遷。使微臣何以自逃於物議。不避煩瀆。再有奏陳。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睿旨。與臣宮觀差遣。儻蒙畜得全於休息。則此身終誓於糜捐。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干冒天威。臣無任。

不允詔

勅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專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爲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衆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略。頃方深嘉賴。遽屢丐於歸休。爲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收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中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邦專良翰之臨。知朕志於斯民之厚。尚體茲意。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再知隆興府奏劄

自天有命，奄地措躬。伏念臣衰朽餘生，伏尋叢棘，竊珠庭之康衢，每愧空
發掛冲武之冠，未諧風顧，方須歲月，力控悃忱，直期踈遠之頒，便畀潜
藩之寄。雖牧人御衆，粗殫愚慮，而課功計效，曾蔑前聞。第撫枕政之居多，
致頃業陰之未改，則氣血寖銷於宿疾，而精神弗逮於曩時。政之先朝熙
寧元祐間，再守是邦者僅二人，想其才望之優，治行之著，如臣迂拙，曷稱
使令。冒昧而前，顛隮必矣。欲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盛德包荒，憐臣之器
易盈，察臣之心知止，收還成渙，仍領祠官，庶免累於公言，亦獲全於末路。
不允詔　勅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差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
恩命事具悉。朕惟更化以來，執政之舊，內則萬幾而底績，外分三鎮以嗬
膺，碩望如卿，夙懷疑眷，暫養恬於玲館，浸閣歲華，宜縉事於价藩，近弭江
右。昭予注倚之意，慰彼去思之民。昔韋武陽有功可紀於洪吉八州之間，
而王仲舒使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蕃委鈞衡之碩彥，必高休烈於唐
賢。行復璽書之褒，勿勞隸牘之屢。所辭宜不允。玉與鈞苴纔蓋賀饒州林
知府劄子　貫鍾應律，綱緣添長，恭惟某官殊日閣藩，敷宣德意，神相氏
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具呈劄，仰干典義，仍萬瞽悃，敢乞財幸。某不審通
辰，台候何若？仰惟望穿當代，惠歆一所，鎮操未幾，中和已布，百神爲枯，餘

埃有析事生常，謾陳則爲贅，用是不敢。某恭審顯膺明命，兼鎮石邦，敢備
一頌，謹啟四洽，恭惟慶惬。欽以某官門地崇華，揚望赫奕，將之以聞學，
之以政事，亦既昭揭，鹿節之最矣。尚屈承流之任，直不以番易重地，民卑
物繁，非已州比，必資綿歷之彥，式副蕃宣之任，能望上方課治理之著者
入爲公卿，少須奏功，即有予環之寵。某尚得拭目以觀盛事。某欽服光明
俊偉之譽，歲月如髮，宦轍東西，無由一瞻芝宇，山明斗換，日劇寸丹，王圃
天子幸念，乃今得托寶隣，瑩休誨芫，輩不知喜，魁首嚴熊，心神飛馳。某一
介疎庸，冒昧試郡，能踈識昧，傴僂度日，涪陽有控案之責，風寒遄護，正惟
不刃，適遺戚畢，不復不先，一城五邑，民食孔艱，求牧與富，凡可以冥力者，
租思匹兔目前，未至之紀，殊未知善後之計，欽望垂情降伸之舍，分餘光
以振之，庶幾式克于戾，肖適狄之火，逐爾陳情，不勝休惎。某敢瀕傚踖度
替聞藩之贊，惟是蕪音俚曲，磨實韶濩之耳，伏楮慄然，僕沐笼懏，佩荷于
萬。某晋翅再拜中問皇咮蟄月之春，伏想自堂而序，均燕蓄騖，滏口龍目，
拱聽垂戒。　通寶慶趙知府劄子　欽以某官流溢之清芬，篮錯之利器，
在思之良牧，衣表熙朝，自吹虞入佳境以來，兩郡棹犒，徹于天聰，應韓邦
晋直通其歸日，佇臥挍以壯蕃屏，既藩調宇，异印難之，夔的與言，又填圭

析賦政，曾幾何時，網理紀挂，熙熙推推，可以占游刃矣。明心賜璽，丕露惟
錡，洪造盟洲。某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進到尚書省
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聰聞寵命，不勝戰競。伏念臣
材力綿薄，智術疏踈，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叟理無功，百滴既盈，
罷當窴壁。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祠還鄉，綣踰兩月，敢謂於記不忘，即加
選用，刓㮚感泣，何以諭報。念於山泰拱行闕，實惟雄藩，主伊非夷之餘，可
塲帥師之任，伏望聖慈收拔真材，用協群議，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
嚴，臣無任隕越伏命之至。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
府恩命，今月二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者。臣伏讀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疎庸之質，嘗試無狀，狼狽去國，方此省
愆，衰恙不遺，憂患薦化，亟加扶掖，付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
而引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閒望素輕，疑何來久，深慮曠
敗，便累生成，瀝瀝愚衷，游于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
咏田里之居，永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
戴戰懼之至。　韓元吉南澗集辭免知建寧府劄子　某伏准兩書省劄
子，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直敷文閣知建寧府，填見闕疾速

赴行在奏事，記前去之任者。伏念某庸儒有素，昨者備數都司，蒙恩俾潜江
左，驟踐藩翰，已及瞽期，方欲自露誠悃，祈就閒散，敢期榮陛內閣，易典潜
藩，在於愚分，實深僥倖。惟是寶儲祕列，職名通優，請言周功，非所當冒，兼
某與福建安撫使王大資係有嫌隙，衆所共知，某昨任虔吏部，嘗蒙其論
罷，建寧正在統部，職事相干，法當迴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進職之
命，止乞陶鑄副路一州，畢差遣。某譬竭犬馬之力，以明非苟免避事之意，
不勝萬幸，所有省劄，已寄建康府軍資庫，未敢祗
受，冰恭俟指揮，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六姥

府

知府九

宋楊誠齋集別趙知府書　某以隆暑故小疎奉記齋閤寸心尊德一飯
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太中戎裝解維川后靜波
天棐台候動止萬福台閤玉眷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
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禊節宣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
抱惻惻不遑寧處謁告棄印戴星發奔言歸覲省某蔭老幽屏不振之蹟
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蓀蘋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摩鈍始終如
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身義當撰屨疾走追送才攜偶以病暍伏枕短氣如
縷不能支捂敬遣大兒某進拜道左恐詩一篇聊寫戀戀銷黯之情惟一
覽而擲之地烈日翁赫遠塗良勳願言為君親自愛即看詔追還從上殿
又答曾知府書　某伏以秋氣已來西奏楠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
丈政成王覲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窄去歲七月
再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

丈中和平易之政揮麈彩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卻猶當誕寘之含香握蘭
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遺我金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誼眷眷若不忍
舍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擢謝不莊顧言珍重即看日邊除書細
作行矣　又答普州李知府書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
大著尊契丈報政有績祇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間
秉化歸晝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顧言盡珍重理遂肩紫
薇玉署之拜以昌斯文某屬枝郎雅恭審紫泥夜下號召正人青瑣朝紀
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髖慶某學在草木臭味之同尤深松
柏茂悅之感未由面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筆彙之除方且拭目以俟某
昔歲拜學天落雲錦之書遠今緹衣十襲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
千里外再蒙遣一介行李墜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實泥異況而兩其
懸不以老病汨挨而白其眼學棣故人書斷絕少陵之語可悔此事今無
古或聞東坡之句可獻也感謝至骨萬此寧有是耶某目眩觀書手戰執
筆平生止愒硯研一幕亦久奇絕文書矣長者尚以故我未徹義槩之記
升擻病心側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哉讀應霍公家皆訖矣未敢乃裝
稱實不直誠不以榮亦祇以媿也二傳絕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肩右摩孟

堅之壘陳范而下不論也殊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傳荷寄似某
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孃恭惟季尊幼幼函祉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
頌賜越羅綠座下拜珍感蓬萊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廬陵妾顧索
間之　又答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
大中鄉丈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遣圍大鏡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齋
莊奉記以謝先學未見顧言貴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辭奉玉立十五其寵
蜀月楚星萬里同吾一封雲餘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髖慰亡量恭承命戒
妾以先太中捐幽之刻老病學落其昌敢當司馬大夫之簡介弟得得遠
臨以兄之命命下走辭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顧小紆期會儻擬
作章耽當得敬准惟原省焉　又答建昌陳知府書　某伏以即辰玄色
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太中外膺告成為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
萬福某老者幽屏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顧看厥綱馮對越旒
扆欽賦卿月再金掌之詩以娛屢成之賀某濡學遣騎墜賜誨函折展走
趨盥手披讀情誼獨至感喜不勝惟茲良牧刻印胎代大樂之書發金鐀
石室之秘以備陳宸之考搜而荅賓年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蕪詞以
運諸篇表不曰以裝薦錦以韋光璧寺頌以墨本不覺汗浹背也擢謝不

莊仰惟財幸　又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皖曉顥氣高寒恭
惟判官寺丞契丈露晃惟新建牙伊始耄倪吁舞神天威麾台候動止萬
福契家玉孃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自壬子素官丙辰乞骸今春乃得
遂懷衣冠雖麋鹿惟兹影響昧昧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
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邁未嘗不為之喜而不寐也茲審楚遠
鴻鷺之行自說股肱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慍某不量野人之
妹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斛雲載從政里無妙齡收科一舉試史其文詞
清駃奔逸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百千言益出而益無窮愈
讀而愈有味今親逆岷江之文伯而為之東道主故應坐上一見而察其
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為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
一人焉拔其尤特拔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公車則黃金之臺隗始
之舉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
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辜
不敢自宥敢自歸於司敗也然欲山水之邪異時名公作牧者累累焉某
在江東日嘗一過之以使事有指不敢入邪至今遺恨紫陽諸峯皆與知
之今以告訴于史君之天其育與我酌尊中之淥問諸峯之神而一笑乎

久不擇蚕繭，拔下筆云云。如梯望之落膺，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雲泥相懸
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願言通玉，是身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癢。
又答新封州譚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數間，呼酒譚歡，
衆塲軟語。老病之懷，頓有主意。別去未幾，復增永懷。人書寵誥，殊慰耿耿。
即辰暮春精而，恭惟明仲判府太中卿丈，爲榮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
萬福。恭審日造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
坐致通顯，閒爲貴之周哉。多甘茂之一官，才辭二千石之章，即佩九大夫
之組。恭惟騰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休，四年三請，二奉不允之詔，一
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升此。方具辭免
職名，未敢拜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笋之班。　又答慶知府　某伏以
良月有歘，風露高寒，即日恭惟忠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卧護國西，威名
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曛，未
光朝露。微我故人，燭之末光，何以逮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
床聽雨，握手論文，以滌此心之鬱陶。顧言金玉大囊，林鈴皇家，即奉緣緣
逐焉試集。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幼得瞻北
下之望梧鸞鶴，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畫在魯
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自賀兩得之也。語韓一昱，晝思夜夢，曷嘗不在銀
鹿下。某幸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第，始克得之，寒灰槁草，
遇者捍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味玉之論，訪問生死，慰存
酸寒。詞旨切愉，意氣傾瀉，老病餘生，抵掌頃見，覺生意回，霜毛再玄也。
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庸，日竚允顯。如范氏之堯夫、吕氏之晦叔，
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使了矣。理書以謝長牋之屬，茲示童
出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明五嫂，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切切，受祉山則
有妾不外。蒙寄既紅素羅十有四匹，七史太平治遺老先生制集，下拜珍
藏之至。建本詩集一部，本錦多端，聊伴空函，應報也。　又答慶制機慶知
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勝以手札，中以長牋，示以先
師相言行，妥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寄職太史，其何敢辭。第
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
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胄四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
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綿不過四五十賬，二三萬言，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
嘗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撮數字數，皆以此
爲準，即再示及，當爲涤筆。蒙既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坼封

照數。休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尾。伏幸察寬。　又答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贐，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遠越以親戚姜推爲薦，仰干中二千石
親民任使之。京刷挾令之請，行於今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暫涼燠者今
俗，其不然矣乎。大兒長孺嘗得京丞相而作親札，薦於胡總，胡總不昇暫
之填者。某相君若也，而尚不切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
議，而不能地熔我者，亦不能動悟也。況某退休求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
一也。昔祁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私；近世呂文靖公舉其備子文靖，至
謂有宰相才，當時間者不以爲欺。至於奇擇，則有司以其爲宰相狀之弟
而不敢取焉。某何人，焉其戚黨於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
也。敢謂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進退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
沖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進之云
翁大人不疑人欺已，侯高何足道哉。執事孰可以當退之之所云者乎。
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於獨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爲執事賀也。　又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雨，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填撫
大維，薛君天柱氏，臨豈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盻餌不腆之書
日，徹於消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某竊書洞梘今古大夫之家，有能接熙
名之場，沂儒學之源，登文章之蘇，世濟其美，嬋嫣相踵，有陸氏若者乎，無
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
人，而今未有乎。執事英妙之年，拔奇收科，玉映濱畫，德明之儒學，機雲之
文章，蓋晉國之寶玉大弓，黃樓之夜半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間外人
者也。進抗敬輿之勳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真能久留
者。一州之福，將均布之於天下，公卿闕而還所表，寵屢徹，黃扉真亲近其
不遠矣。某也山林野人，已抽手收付丞相矣。安得一親當世之豫，流以一
洗其胸中之情跂乎。敢賦草蟲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皇恐再拜，僭越致
問台閣玉嫂，即日恭惟尊尊切切，受祉山則。盧陵有可考者，冊之佚者，惟
令是德。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至仕有微，百事牆面。今官衡之安仁監稅
王隸大府之下，已逐得仰事高才大蘇之光塵，允大史之牛馬走，豈無消
埃之卿之，豈無罪戾，蓋之允之，不勝祇捧之情，不敢自疏而瀆聞于大
君子之聽，不勝至臣。　又與丘知府書　某鄉不自揣量，敢以父子之情
納諸乾坤之度，惟檢詳試聽之。家君須已辰淩年齡，雖遠猜矜，不衰一生
故紙，晚景沾戀，夏鍊之態，蓋健飛衆之異，未銷往者。雍公東國，一再爲家
君控遲，捐相滿意，今魯公人有意延之，惟足王官之期，尚遠，後大監君

王。張左司欽夫。共僉謀推轂。合尖既有緒矣。俄君王歸錦城。欽夫上王樓。末如之何。壓沙不敢以輕微。戴文姚文二雄豪檢詳儻有意與之爲舂。伏願興慈運悲曲成之。若造化有涯。當裁芊牘投誠兩使星也。不然。一力出自洪鈞。吏不用其呼號。其徑尤徒矣。天下相看。其上如太空赤立。一物不倚。其餘道義。其次意氣。其沉下乃勢利。其上不能超出三界。下不至淪墮九幽。其所以感動英賢。將惟意氣耶。釋契嵩鐔津集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其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推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責其微善。勸亦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王貴州小畜集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末

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國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私。莫親乎書。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禁遏豪右。皆古今之通貴。仕官之美塗。此外則河朔一方。封疆千里。倚作巨屏。時惟大名。也期門佽飛之暱。拜衽金浴鐵之冠。委諸儒士。出自聖謨。徧歷諸難。繞登強仕。考乎前代。未見其人。公天與才名。時推秀傑。累名委質。遇知已之帝王。言行計從。亨通身之富貴。心雖易退。望峻具瞻。委是藩宣。即歸廊廟。至如竭家財而饗士。行權道以救民。枉尺直尋。知幾識變。諒歸才　不假設聞。竹見刀斗不鳴。沙場載柞。臥甦尚雲中之軼。狂虜不侵。對謝安誰上之棊。捷書自至。王師載戢。儒將獨高。無功不酬。降爰立之命。當仁不讓。居代天之司。其空過昌辰。坐成弃物。黃金臺上。此時莫厠於嘉賓。綠野堂中。他日或容於適客。謹序。

文同丹淵集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東其所以宜任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壞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頼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靜。得人而重。固異它所。頃習咎沈雜。感恩爾給。厥與論之所與。慰選紙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舊。宛在東土。是宜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泣于彼。其謂從劃。無或備繫。丞相奏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遣并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抵過闕。詔趣見上。衣悉謂公輔臣。必以遠睡。既對使坐。

獨承天語。雍容咨問。移漏累刻。惟以顧得亟蒙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先。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肥伏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另謌於道。女譁於巷。背曰我之已莇安於食。而枕華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見於我公矣。公既至。蔺條月去苛暴。刷滌枝垢。磨盪昏瞀。群疑革而氷消。大梗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惠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傳。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得於理也明而不閒。泯諸妄慮。然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指韜謐而難致者哉。矣。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當朝。出厭巨屏。曾不衡内外日輕重。而一以於其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後受於民者。其特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諡。會赴官興元。適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便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趙孟頫松雪齋集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爲。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爲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繇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爲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于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爲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是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爲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羅端良鄂州集祭郎知府文　嗚呼。頃年三十。二弟未收。心非敢忘。靴既是憂。龍飛之年。五十後遊。我獨逢公。乃決去留。待示舍人。品題則俊。遂聞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使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丈筆我持。燕戦我謀。質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作縣。言眷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韝。會公解綬。將入吉畝。言之諸公。祠職是修。出處皆遂。繄公之由。每憶始眷。山寺遠遊。或傳公淡。泗沿袞後。審吉音。如何得疹。追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

森然不暇爲謀諸物委苛娘送則周指掌之談是起懷俞一佩虎符民獲
以求蒲綠之春淵感凝旗屬年星休鵲閣雲浮生平不歷已爲長休我閒
公長方徵缇油緘書塞煩遠予長洲績真不時公母我郵感令懷昔事陽
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夫況以爲公眉一觴千里能須此不酬益
公大全集祭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兼知臨安軍府趙師羼文惟公學爲
儒宗道覺民先文足經世德可格天重擢異材徑躋英躔臀華藉甚清脩
凜然規光先聲一道相傳於穆孝皇圖任惟賢迺立端陛歷紀動言迺司
鳳綍譽重掖垣升之從橐廷之細旃上心既沃帝膝屢前遠直玉堂内命
是專制詰温淳德意具宣龍光夜款丞分矩進寵切星辰手持三錄嘯膚
研鲭遂陟通聯台衡左轄樞極右旋夢卜已叶登槐費光明良一堂遭偶
半千萬寓以寧三光以全衡成搢進皐夔比肩功立身退鴻鵠振騫森芳
綠野奇興清源賜履三湘出殿十連居無幾何歸思翩翩明哲在躬安車
竟駐浮雲富貴閒時燮還擇峙華隱日涉平園賓友相從杖屨騎璪天賚
耆之壺中老仙仰高六一手打鉅編主盟斯文筆如椽直非前身相望
百年五福兼備好德弗諼四朝遺學書類拳拳生同鴻國壽祈永延代謝
有時日月斯遠梁木其壞大夏忽顛嗚呼忠存社稷名塞天淵無著鼎彝

像揭變煌始終全節進退周旋百世一人公何憾焉念昔先君當序知儕
孟于不肖借重化鈞隧碑未立驟首告虔雄文大書蔚墨猶鮮恩深兩世
肺腑銘鐫驛訃遙聞有淚迸泉煌煌儀是邇悠悠逝川公今亡矣欲報無緣
千里寓奠神馳涕迸呂東萊集李知府翔祭文 惟公天資穎悟清明不
凡日誦千言在頃刻間歷載編長萬卷胥嗜兗沐汗牛鹿所不觀咀華吐
英或筆或削遂以文鳴猶朌兩升如拾地芥自致青雲四方學者爭師其
文一經品題自號門人首稱公曰東萊先生重望名前咨嗟不及惟忠與
孝以詠壞璧著庭述作長編巨冊一夜裁覽寵以秘閣屢被嘉歎方擬手
筆胡爲一疾天不慭遺後五爲故斯文誰繼公歸于天爲星爲辰衆之英
及注涕行情儀具志委撰西宮祭錢政叔知府文 惟我叔父昔守是邦
政本利民厥聲洋洋我在己未我未侍傍達政立事得之頌訐江淤際天
其險要當新河治治萬艘轄航時維寢兵國威欲張誓衆築莫遂誠以往
刱所必興謀深計長害所必除既勇且剛一時頌談權樂堤煌中吏兵単
變遠靡常後二十年昨方外懷我也無似銅綰郡章訪公故迹雲空草荒
唯此殘字薛如雲光公姓公名猶存崖県義也竹林情也想貿立祠像公
邦人不忘焉我感愴侑以豈觴依觀公奏議奏已是宜知興元府奏議

臣竊見漢中控制巴蜀標帶荊湖俯瞰三秦號臨湯邦山川阻固實天下
形勢之地是須付帷幄親閣立音頭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採蒙知恭謙
既自期將命入關底奠有濟已留軍馬屯駐興元府國護四川儲積羽糧
餘旋財賦以足經費外仁興元舊無城壁既作都倉壁須繕治于城理化
州部治別無限隔以至省官司諸軍營慣皆各擁行庶罷見任守臣井度
首平龍粗雜以首鯛臣已具奏湯來野桑楊祖二人乞出自聖意選差
一員前來知興元府仍乞特將利州路帥司移隸興元府所貴事權增重帥
帥侍人於歲月之間庶事畢集以備車駕臨幸臣進此三年十一月五日
上時己發興元出行間陝課顏演集蔡卞知江寧府告詞 敕左右近臣
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皆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偽之本此朕所以
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
於治郡宣布之政數月而成枝陵之從百里而近既助于治亦安爾於寵
脩厥官以荅恩寵可事忠恪公集知平江府告詞 敕具門自前代號名
藩主齒之繁賦入之衆風物之美甲於東南頃罹兵火吧歲積就安輯驗
坪之地視爲股肱郡選任二千石尤於于慎我得其人肆於成命龍圖閣學
士左太中大夫知温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丹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户章謂才稚濟劇仕歷要堂嘆辭八座之近趣出守遠邦而均佚累未期
月治聲達於予聽其撤永嘉之政來撫姑蘇之俗亟膺屬望謂宜風駕庶
從民望母俾暑行尚深體於眷知佇觀報政可特授依前左太中大夫充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餘見開封如故食言數集平
江府錢丘知府致語 分符出守豪惟行茂苑之春挾梓言旋瀉洙泝溪
江之月屈蘭舟而少駐恨綺席以傾歡恭惟知府鈑倦熙人英標絶俗風
清御道春擁旗王輅之輝日近帝城擁車騎朱輪之貴坐堂精敏森戟侵
閬西千里之湖山事萬家之風月須齋燕寢方收生嘯之功珍館勝遊遠
勤歸來之興草堂速路蘭皷沸天行幸亘財巘之氏華宴革盍晉之旅析
平沙之煙抑雨畫挽留置角里之孟觴何辭促醉士女風捲抒趨歸程
十萬兒嗚滿路聲別恨江楓煙雨瞑愁心沙草晚皮平戲莫遂留行意
閒晏卿仲德情從此要人須道文紫陰千里日敦宗唐白居易詩送陝
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回劍佩鐵牛城下擁旌旗他時萬一爲交代留取
甘棠三兩枝宋景文公集寄獻淮陽侯相公 魁材閣下昌富遊偶得魚
行擁使軒本自鹽鐵依大冶鼓言繪廓是隣州頃年屢忘物貴卷此地使
閒養白頭謾引戾睚非歟政移度須仰富氏侯陳袁古靈集登雄州南門

偶書呈知府張皇城。城如銀甕萬兵環，俯望孤城野草間。池面綠陰逶
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雄州人謂容北江南。使驛羞馳
古北關。推愛六韜名將後，塞垣無事虎貔閑。何六宅有長花亭在城西角。
歐陽公集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諸本無二字。　明日君當
十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主人明日雖重持，試思此會何常有。京師九衢
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間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權情寂寞
酒量減，直我不須論老朽。其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
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
我何爲，手把鋤犂汝陰叟。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同年赴任陝府　劭
農使者嶺南回，上佐題輿陝道開。河水已隨浮世去，條山應喜故人來。兩
推苦筍催羹臛，風颭櫻桃落酒杯。我欲函關更西去，不知令尹肯相陪。非
才依濟閒。梅聖俞宛陵集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
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
地長。時無空更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送王待制知
陝府　東周尊夾輔，西漢重行春。風化本從召，河山來自秦。選良存舊詔，
出守必名臣。導從馳千騎，朱丹照兩輪。宴盃深更促，湖水淨連申。重見甘

棠詠，爭傳樂府新。　送李端明知河中府　才業人終服，聰明帝所聞。來
乘陝干忝，去識大濡君。金絡鳴津口，朱旗颭鳥群。山河虞舊國，蕭鼓漢橫
汾。古堞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叔子，緩帶隔囂氛。　送周璪議知襄
陽府　藹藹荆州邑萬家，竟持壺酒望高牙。里兒尚唱銅鞮曲，耆舊爭隨
畫鹿車。雉鴨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
賦可誇。劉攽彭城集答吳侍郎寄陝府　天王相有三，分陝接殽函。圖
依明德，西人盛美談。小棠元聽訟，綠服自調甘。餘力斯文貴，珍詞萬象含。
氣清融渤澥，材絶費梭楠。譜誦詩三百，先知學召南。　送直史館孫兵部
知陝府　侍臣數厭承明廬，太守何妨太史書。十里九坂三殽道，駟馬高
蓋來輪車。分陝已信召南貴，捕郡詎比平原殊。諫垣風彩衆觀畢，不待上
計看回輿。陳舜俞詩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涯。新
陽達厚地，草木漸萌芽。禽鳥知時節，聲聲日夕嘉。人生獨何爲，不與物同
華。盛髮但搖落，唯有老大加。紆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三年辭帝右，士夫
嘆咨嗟。道大盍不容，眇小固何嗟。閒有雖老棄，沉澄和丹砂。但願壽百歲，
未能定龍蛇。鄭獬鄖溪集周丞學洗知真定府　白髮漢中郎，旌旗下建
章。雪通沙路潤，春入塞雲黃。地勢井陘口，天文大昴旁。平時卷金甲，壯器

寄壺觴。清光三孔集送劉明復知鳳翔府二首　萬乘安黃竇，新邦識細
侯。皇慈借卿使，輿誦欲公留。曉雪驪駒宴，春風畫鷁舟。皇都朝謁早，天路
看鳴騶。光帝開三省，今皇重老成。山林招隱逸，閭巷起公卿。自古時難遇，
吾儕道正行。岐山葵望風，今聞遲飛鳴。　送林子中知成都府　鞍馬覆
山黑，旌旗垂野紅。問誰當遠行，太守臨蜀中。太守時之豪，學博文章工。人
事未稱遂，崎嶇出巴東。公年登六十，皎皎顏如童。不服何首烏，自有夜氣
充。丹田芙蕖開，餘光發形容。推此見治民，亦與治身同。以靜鎮浮躁，以仁
蘇疲癃。一夫無向隅，四野常年豐。閒出作遨頭，伐鼓撞與鐘。遠民生愛敬，
有古循吏風。豈止招學徒，區區繼文翁。蘇頌濟集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
逶迤。況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渠濁北郛，華嶽東來河。崔虜昔未寧，驛
騎如飛梭。間諜時出沒，關梁苦譏呵。爾來一清淨，西望多桑禾。鏗鏘方和
戎，元寮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
一觴詠，未用勤催科。諸孤寄吳越，食口如鳫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王安石臨川集送鄆州知府宋諫議名庠，字公序，景文之兄。謚元憲。寶元
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徙鄆州，爲相後再判鄆州。此言誅

議，則是作者政時言伊鎮氏元憲初執政，遷事撫分，則是非可否。用是
斥述，及再登用，遂淬沉淪乞。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復，雲
冀首離潛。仁宗初即位，詔禮部貢衆，公序兄弟同試禮部，郊初爲第一，章
獻太后曰：弟可兄先乎？乃以庠爲第一，而祁爲第十。初除大理評事、同判
襄州。顧役出尚書。易：乾九二見龍在田，王弼注云：出潛離隱，故曰
見龍。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陸康。揚子：石鼎獻可磨去圭角。陸康見謝鎮
南郎張注。徐鳴蒼玉佩。蔡邕釋誨曰：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
綽有餘裕。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玄組綬。注：玉有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
書校碧牙籤。公序書爲直史館，假起居注。唐六典：四庫書共十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其經庫書綠細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白細青牙軸，縹
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
別之。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景祐元年，公序由知制誥，五年召入翰林
爲學士。綸掖，謂西掖綸綍之地。絹言綸闈綸閣之類。唐制，翰林院在大明宮，則明
福門內置學士院。翰林院在銀台門內，則金明門內置學士院。德宗時移院於金
鑾坡之岐上，故世號鑾坡。文明誠得主，政座尚須砥。右府參機務，古府，謂
樞府。參機務者，謂參預機務之格也。東塗贊景炎。宋京賦，乃是公依卿七。坐

自東除。五且作塗。塗，階也。典。引楊洪輝香景炎。注曰。景，月炎盛也。廟謨賁
石畫。兵略倚珠鈐。前漢匈奴傳。奇謀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珠鈐，猶玉鈐。謂
兵書也。此聯言在中書及樞密府時。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宣井
邑。惠化洽一作樵蒼黔。進律朝章舊。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
注。律，法也。寶元初，以駁公與鄭戩等為朋黨。逐罷政歸外。疏恩物議僉。通
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牟先作夷簡。以本官知揚州。徙加資政殿學士。改
知鄆州。兼京西安撫使。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詹。詩，小雅。崧高。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注。詹，望也。龜，山也。蒙，山也。地志云。鄆地連鄒魯。境分青齊。貢
學逐儒。無絶古今。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寰宇記。兗鄆皆為貢兗州之
域。星分胃昴奎婁。汶河出於兗州乾封縣。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
今凡五汶。有北汶。瀛汶。牟汶。柴汶。浯汶。源別而流同。其流亦經鄆州。首路
龍旗盛。提封虎節嚴。韓信北首燕路。注。首，謂趣向也。音式救切。商頌玄鳥。
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魯頌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云。交龍為旗也。十
乘者。二王之後，八州之大國。晉書輿服志。公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
降龍。前漢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周禮。地官掌
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注云。山多虎。以金為節，鑄象焉。漢銅虎符，亦
其遺制也。賜衣纏錦一作紫。艾。後漢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又獲嘉侯馮石，安帝寵之，賜紫艾
綬。注云。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衛甲綴朱綅。魯頌閟宮。貝胄朱綅。注。貝
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縫之。說文云。綫也。息廉反。海谷移文省。豁堂燕豆
添。鄆，本齊地，濱東海，故云海谷。鄆州有漢宣退之為郡。總作豁堂詩，班
春圃紺幰問俗卷彤襜。前漢宣帝五鳳中，分遣使者巡問風俗。紺幰彤襜，
皆諸侯之制。後漢輿服志注云。當典淳車，紺繁錦，赤帷裳。惟郭賀為冀州
刺史，勅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
裳，琮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自掩塞乎。儀制令曰。
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
青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通俗文曰。張布曰幰。舟檝商嵒命。熊羆
渭水占。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渭水，太公事。治裝行入覲。金鼎重
調鹽。晉紀。傅祗蘭薦何晏。從舍人治裝曰。吾且入相矣。詩雖美，以其介去。入
覲于王。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元忠慶曆八年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三年，御史論公在政府無

所建明，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嘉祐三年，復入
為樞密使，封吉國公。數求去位，乃以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又徙相州。公先求政。復入相，真所謂重調鹽也。送吳龍圖知江寧府　才
高明主眷，古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
簷坐儼雲千里。柘塹初抽翠一尋。水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豈久分符。呂
南公灌園集。示頌甘伏象知府內翰以安撫詩謀篇，或以可跪。許以諸章。
進形襃借。固嘗有舍，絅衷增榮。大夫詠所入，且非俚耳之能，而無言不酬，
是亦先民之訓。謹備嚴韻，庸致芝吟。謹請有溢，戰越以俟采擇。　山人
何事忽伸眉。新得陳王七步詩。題是船齋高詠後。聞當寒谷帶經時。仁風
坐使群心動。健筆潛將暖律移。硯席久荒青棗之。報訓非稱史衛遷。憂
來無處寄深思也。擬春秋也作詩。空使肺腸添故態。有何勳烈補明時。身
唯蓬累行將老。志似蒿丘永不移。誰使翰林來道主。肯教餘論惻衰遲。強
祠部集。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奉使
使宜教，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姦宄消伏，誰之功。固循至此
漸抗散。有來晚者時相攻。鞭笞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
頗不慣，州縣往往藏群兇。側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
蜀人喜。慈愛舊熟民情通。衆心歡然恥犯法。棣樂浮薄歸醇醲。盡將約束
付僚吏。興起學校選文翁。二年美化被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
問誰代。當使聞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
有異績。大旆再來遵於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賢舊德
固無慮。剖判自出其心胸。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還如空。蕃殖活狡
作淵藪。不免暫務煩興戎。同之情懇久填臆。言賤不得通九重。願公上前
起居罷。第一用此聞宸聰。　送知府余少卿　朝野清風五十年。史留政
績與民傳。全家只飲東陽水。自古無如太守賢。手把耕犁農業勸。足拔庠
校士風遷。帶容惠愛終三載。借使罷窮戀二天。來暮井閭存昔誦。去思亭
觀有新篇。跋城幼艾方遮道。盡日旌麾不得前。壓土想趨層闕下。夢魂猶
憶雨溪邊。吾君正欲登耆哲。未放收身作地仙。　謝知府少卿亦為已歲
除。林衡旺疏。知府少卿特形清眷。歲出望外。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章。上
謝萬一　　賤係尸層邑。踰歲事雄藩。自愧無尤異。何階與萬論。公為千騎
長。官復九卿尊。陛紱懸諸手。榮枯繫片言。餞收一介隻。俾出大賢門。銘意
推士敷。封章飛奇聞。見容擒散木。復澤決孤根。立發蛙灰燄。坐生鄒谷煖。
泥塗漸脊潰。瓦礫變璵璠。倍喜非初望。維新是厚恩。敢忘知己賜。況有寸

心存傳謝增輝阻，形留意欲飛。 上知府少卿 近代東南守，何人與古同。唯公臨婺女，變俗似文翁。流化陶編戶，延儒萃泮宮。棲粮農畝溢，鞠草訟囹空。風月歌詩健，江山氣象雄。雙溪今改觀，八詠昔非工。文酒高懽外，園林勝賞中。妙年登白首，素節有清風。嘉會千齡合，皇天五福融。驍騎卿位秩，行覲帝宸楓。卓馬趨嚴詔，元龜簡上聰。謀猷一朝啓，利澤萬區通。諸邑誰無狀，孤生性最蒙。簡書脩史檢，牒訴盡愚衷。銳意鋤姦蠹，推心活困窮。不能防衆口，止解潔微躬。方託雲垂蔭，俄觀歲改蓂。氣寒期念恭，勢在或知稠。昔時民借寇，始聞書薦雄。生成草賤跡，今日顧囹公。 獻知府少卿 當年直氣吐虹霓，囹使平津位晩蹊。大筆馳騁爭化匠，纖機擺落得天倪。名隨婺女雙溪遠，詩壓休文八詠低。官是諸鄉郡山水，志完寧獨在公圭。 上知府張少卿 邪君令刺史，光祿古名卿。況是三台後，仍兼二事榮。才猷希世出，揄議一時傾。文談長千丈，詩鋒銳五兵。量形滄海狹，氣與素秋横。官路鏘鑣競，公心紱冕輕。金華推美郡，銅虎慎專城。半歲開尊府。休風變細吡。雲陰空畫訟，桑野勸春耕。每布詔條戢，閒攜賓從行。江山尋勝地，笳鼓擁遊旌。好景歸前杷，新篇席次成。雙溪藏壯觀，八詠昔塵聲。治狀稱尤異，宸衷眷直清。誓應非久次，代宣侯終更。卓馬朝將近，元龜德

素明。聖功增閥閱，舊物取鈞衡。屬吏誰湛邱，孤蹤此最平。下科踰十稔，薄宦甚諸生。尚壯羞乾沒，雖篤顧伏令。斯辰如貴飾，吾道定家亨。撤引望卓吭。聊述伯樂鳴。 李跨鰲先生集送知府王大夫 一笑行拖漢水湄，野梅殘雪照旌旗。帝驚來與春先去，歸騎猶呼雨自隨。此歲久旱，公入境於維翁神，約十日雨，雨下幸數日而雨，雨歲以有年。千祿且優垂老婢。宋庚彥述為益州，攜妣之鎮，西土稱焉。今公亦侍郡君遠來。窮經自有起家兒。後人覓得松巖石，光刻寒生送別詩。 平生知氣滿襟春，仕事飛鳧自在身。風伯已驅天上霧，鳳書仍起漢濱人。一鞭草色吟青嶂，幾刻花陰夢紫宸。從此唐衢衰世泪，為公無復更霑巾。 司馬溫公詩御筵送李宣徽知真定府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鐵，綉衣照耀擁千兵。驕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兩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昔辭陳倉印，於今二十秋。雙鳧久東上，五馬重西遊。驍騎行關外，壺漿擁道周。民心已化服，條教不更修。 送王侍制知陝府 疇昔誠相契，閒關亦不渝。先君知鳳翔府，侍制通判府事，以道誼相知，非直僚友而已。絕絃悲宿草，撫首念諸孫。位器事榮聞，年忘德益珠。清陰客息足，重語屢嗟枯。侍制主漕京西，光出武成幕府，備叨

獎引。鵷聞塞雲表，虹旌拂海隅。明光新出綍，陝陌重分符。豐渊還桑梓，謹詒從路衢。寧須更條教，耆舊已華壺。侍制再為陝牧，光是陝人。 送堯夫知河中府 耆老承風舊，絲綸錫命新。辰禽安慶黜，原憲樂常貧。執志窮通変，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膏澤望斯民。 河抱城根曲，山使地勢斜。周餘古樓觀，舜俗舊人家。回首遊從闊，裝懷牒訴譁。可時當載酒，同醉落楊花。 送齊學士廓字公明知荊南府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旗旆遠迎踏夢澤，樓船頻壓江濤。雄名誰復知宣武，遺愛猶應祀叔敖。何必二年求奏計，詔書朝夕賜金袞。 和鄭叔知鳳翔府見寄 岐陽府舍始相逢，四十餘春屈指中。昔日布衣今露冕，當時小史亦衰翁。醉吟久作藏身計，條教應多及物功。惟是婞衣難再著，長林極目起悲風。 建康路志 司馬溫公送吳仲庶知江寧府 江南佳麗地，人物自風流。青骨靈祠在，黃旗王氣收。衣冠餘舊俗，歌誦樂賢侯。正恐還朝速，江山未徧游。 李舍人章詩出典宣城府 憂雲秋翼健磨天，九萬修程軌可肩。五馬幸歸鄉國路，百城初認鈞魚紅。餘霞綺閣方池上，宿霧人家疊嶂前。多感聖君垂異寵，力思報効向衰年。 蘆花來白蓼初紅，綠水澄藍是處通。景色不須今日別，煙光仍與昔時同。馬嘶曉月思閑夜，帆掛秋光足便風。寄語路

人休借問，錦衣歸去一衰翁。 分符慙寡術，業忭出京畿。況值新秋節，重經舊釣磯。江村初雨歇，水國淡煙微。一路風光好，還同衣錦歸。 葉清臣詩得請宣城府 理劇慙心計，承顏念遠遊。時情自輕外，天幸便臨州。霜館殘梨曉，風淮水桂秋。官勤詩意減，光愧謝公樓。 黃庭堅詩送舅氏李野夫知宣城府 藉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腳，春網薦琴高。共理須良守，今年輟省曹。平生割雞手，聊試發硎刀。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曉樓明宛水，春騎簇昭亭。擺盆豐圩戶，桁楊卧訟廷。謝公歌舞處，時對換鵝經。 畢仲游詩離清中簡游景叔知府少卿 經歲思歸偶得歸，清歌未徹醉如泥。藍輿徑遂西城過，鶴鶴樓高不及題。 彭汝礪詩送劉器之待制知真定府 時平謀帥重，侍從暇名卿。龍種三十騎，虬髯十萬兵。紅蓮王儉幕，細柳亞夫營。側道諸侯謁，還鄉故老迎。試詢三將宅，應過五朵城。莫樂潭園勝，難忘魏闕情。予抹嗟我老，杖鉞壯公行。祇恐非朝夕，君王召賈生。相知。願。杖。三將皆家趙。袁字北云。今宅皆在。 鄢道鄉詩聞朱世英再知江寧府 歸領真祠未幾時，才兵重展舊旌旗。向來執不歌來暮，今去歡然釋去思。竹馬渡江騰駿足，甘棠換戶動高枝。鍾山只恐違初興，徑入鵷行侍玉墀。 知府呂大卿餞別 攜年以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分攜賦詩

西芸　使君出吾鄉門牆揮麈發諸生擁經來翕若影響赴雄時夫子賢
獨入青眼顧河南拔貢生千載一高步蜀來十五年終然阻鵷鷺如星不
麗天而乃西南雨晚逢使君車亦復此邦駐從容半生歡萬事散朝霧江
山飛雪霜冉冉歲云暮我來踵規模夫子故長路使君有高情篇以立觴
寫賓僚集清夜健筆落佳句行矣勿躊躇青雲杳知遇許景衡詩和唐知
府宗博二首學省當年假佩紳誰知家世有功臣朝班長憶傾鵷鷺海角俱
欣識鳳麟坐撫斯民雖有道細看此境本無塵自憐老馬猶迷路邂逅何
妨一問津　了無聲價繼三豪敢嘆崎嶇世路勞綸閣文書斷潤色琳宮
香火想群蒿鯤鵬變化誰能料燕雀飛翻自不高松竹雖無三徑在長歌
歸去也如陶　再用前韻　得賢一語可書紳妙選由來屬世臣十里方
能拜驚騏四靈安可後龜麟共看再造妖王業肯使中原雜虜塵聞有皇
都近消息肯聞喜氣已津津　異禮多應得禹豪病夫深愧館人勞初欣
扶扶陪賓席卻憶呦呦賦野蒿春草池塘還得句霜天雕鶚定飛高也知
野客多閒散再覓松風獨訪陶王十朋詩聞胡邦衡改知泉州府　上念
溫陵為擇人知公名節世無鄰犯顏合在論思地起廢聊為安牧民政
居前頭猿秋剛腸別久轉車輪天教我輩簪重盍只恐留中拱帝宸　送

傅興化府自得子吾道　五馬躬迎八十耕甘棠如舊治惟新歡傳此日
來康范記得當時借寇恂江海聊淹把筆手廟堂元是薦賢人送君為守
泉南雲政拙才疏籍寶部張嵩詩送俞迪儒郎中知遂寧府卜年時場屋
漫聲名晚下瞿唐信此生萬里不應頻去國一麾聊漫為專城送春林酒
侵行色上峽家山慰客情坐遣官曹煩宰落詭詩誰復似康衢吳明可詩
酬揚直閣知府　識破人間偽與真自憐優擾百年身誰歟來作剖符客
仍是去為分閫人故里溪山空入夢高家亭館想生塵顧言天意終從欲
歸去林間度幾春曾覿詩和蔡瞻明知府　公才紙合在滄洲一笑何能
欲枕流日者蒲書成六鑒天真盤錯到三休欄干靜倚江濤闊舟楫冷搖
煙雨秋大手家風傳相業高情莫易攬清愁李璧詩知府文袖賜新篇愈
歎精奇漫綴俚辭于覓求　書遺慣度短紫宵心和南山扣角謠霖寀紫
隨風入夜熒煌行見日升朝自憐鏡裏吳霜滿雖敵愁端海蜃樓好是雕
陽桃李樹春風新照玉麟腰　知府李大諫大異持杯新詩存問甚厚以
謝　孟代今推晉魏至朝來有使到津濱精諸迷境寧非夢不隔寒芝始
是春菜甲旋捌聊誑口茅堂新葺且怡神故應猶喜斯文在風雨鳴雞夜
向晨上二詩一作嘗日無計稍成立也流危客到江東功名多恨今猶昔

余坪相見秋宋來人求繼一作作律難興許人道辰時思公定句盡　袁
起岩詩李提刑自變憲知常德府　十年蹤跡兩參商解后天涯一詠觴
老景不堪朋舊別客懷惟覺歲時長猛辭蜀道浮江白穩上吳船逆詔黃
我欲着鞭歸路日更期相過水雲鄉　送資深知潼川府　昔日班行憶
舊游天涯今已說離愁珠璣咳唾頻傾倒風月江山幾倡酬三接自應還
北闕一麾猶欲惠東州與君久賦尊纓約更約同登竹箭舟史浩詩次任
秘監龍圖知洪府古詩　夫子胸中萬頃寬照人英采玉壺寒雖燈凜
凜虹蜺氣易捨我哉獬豸冠秋在石渠同過雁春回江渚鄧鳴鶯由來內
外俱行道達者何曾異執齋沈繼祖詩送直閣劉郎中知平江府　星郎
星使兩俱優三輔黃圖帝選侯萬里登瀛超弱水一輪有月照蘇州刀飛
雪縷誇牆膾雲作奇峯聳虎丘太守能書傳實帖洞庭應寄橘千頭　送
洪內翰知太平府　文章有正論此論公獨傳中絕僅如我驚騰具續技
自有科舉累吾道幾素指相挺入莊昧一律爭談玄誰說新學腸少愈自
聖願斯文日琢磨未殘閱諸天上命實惠顧為時生此賢高文破崖岸天
地發大全論事似陸贄實錄如史遷端餘寄吟詠直追風雅篇根本於丘
軻道德其淵源如春清廟瑟三數遺音存如聞陽春曲和者莫蓁焉公昔

在西掖絲綸代王言晉史俱脫脫愚湯驚寵眷玉堂文揮翰夜席屢為前
禁中得頤牧可但詞米李草書招賢者傳檄定幽燕欲清塞北塵自許素
志堅煙綸天下手繪像期凌煙異論忽矛盾去國何翩然中伯宣輔相有
時予番宣帆錦落天東寒色與江連雪意脹忽散屬字整後偏行行米石
江斗酒時謫僊古來文士貴寵數極異恩金井沃醉面落筆動至尊顧言
扶諧者以雪千載冤偉哉林靴氣掌復事拘攣異世儻同調一槩五湖船
馮山詩和新成都知府鄧潤甫溫伯內翰道中見寄兼呈鄂本中父水　畫
舸秋離峽長江水鬣堤郡樓高送別客秋移分睽前後聲難繼升沉分不
齊私心嘗有待得意幸相携千里聞鳴鳳三年徙刻雞一衣纏性命萬事
錯端倪英俊翻起清華直上蹊平生休筆硯俛首大鋤犁同嗜膾秋筍
忘言病夏畦精簽分王石去住即雲泥近列多鴛鷺誰人享駃騠迴翔趣
鳳闕隱約駕鶏棲訓詁資溫潤衣冠出品題風流清憲府威望肅朝閨戢
彩江湖鄉觀濤歲月稽還朝垂拱征易師華陽西蜀德傾中外歡謠洪庶
黎忽聞註察近頓解薄書迷一笑何勝喜高談為少低長篇追杜老餘論
及曹谿把酒聽新聞舟山傍小蹊歎斜行疊嶂空曠上尼梯拾掇留璞粗
蔫珠愧稊稗坎人難會遇壯士合悲啼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淒王師行

解印盟府佇盤圭。紉外華文鍾。閩中息戰鼙。時清數相見。寧望將金犀。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府　公家濟水涉源。愛蜀如蜀人。公凡五入蜀。東峽
西峨峨。門生雙交遊。故舊成姻親。蜀味皆吾飧。蜀音即吾民。潼川最後至。
既至情彌均。惡不待公刑。善不須公仁。雍容如一家。笑語聞四鄰。山時參
公府。登阜看斧斤。舉動出至誠。悠久疑為神。詔書西出關。馬首北向秦。逢
行客辭家。擁別兒戀親。公歸且大用。顧蜀還無因。風收猶勒花。雨壓長平
塵。清尊為公壽。公飲不過唇。集我舉公歡。榮慶適茲辰。物色萃宇落。人情
浩酸辛。已辭尚可聽。少駐雙車輪。魏了翁詩送杜矣侍孝嚴以華文待制
知遂寧府　歡貂衝寒馬聲瀌。餘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送六來幡。揚遽
州任漢州張眉州今年又送四千石。成水康及杜吏有三令相後先。是時
有同時侍郎者楊伯洪揚仲侍杜陽安采茱盈筐去如織。濛濛風雪人氣
薄。漢漢烟塵翻花蝕。獨立長空倚天壁。幾度乞歸歸未得。貳卿華華天與
姿。不肯隨俗相脂韋。聲名早落虞舜聰。夜梧雲佩明春暉。虞舜已死不復
返。雲埋蒼梧天地悲。萬物興歇各有期。人生出處寧無時。攬梧結佩下霄
漢。蜀得吾志官無卑。史臣昨侍玉皇案。愛民一語何孜孜。公陛辭日。上云
卿到蜀中。切宜愛民。顧公領此深長思。民力竭矣誰其知。吏須同志
共此事。則公且去吾亦歸。張嵲詩奉送知府郎中　文章足五漢西都。老
大時時有著書。共歎微言追正始。不徒能賦似相如。代言方佇如綸語。攬轡
今來判史車。他日來歸司帝制。未應編歷効王舒。何澹詩和趙知府延
椽韻　柴門三月秋寒。日與魚想自往還。千騎肯來延綠閣。一杯相屬
對青山。句工烟雨空濛際。筆妙龍蛇夭矯間。從此小園增倍價。不妨長作
老農閑。慕容彥逢詩上知府張朝請　我公政事誰與儔。宛似當年陳太
丘。德星光芒臨寶婺。和氣薰蒸凌素秋。天理人為然相應。果見豐盈入詎
詠浙浙清諸郡正炙勞敉上三農獨歎慶。而識或者無乖慇六䅘三禾大有
年。不須吏看斗魁履。賜自我公休論天朝廷勤勤念方面。天以公從人主
碩。近火逐珠昔讖聞。多餘還乘今綻兒。德色低恢真絕倫。北斗以南能幾
人。繡衣風憲榮光近。熊軾威儀恩命新。荊漢之于少也賤。為米折腰來佐
縣。五穆秀今預蜀歌。三語何時同晉掾。公不見黃金百鎰未為優。李布一
諾百不愁。又不見李白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韓荊州。賤子聞公名已久。
今幸將身托趍走。狂歌不惜賦洪陽。此聲未使盡雖口。周行已詩次邢元
輔知府韻　飄零南北道。我為草堂留。佳句堪誰問。端居正復愁。何年尋
舊壑。無路借前籌。擬訪乘槎客。真仙不可求。高斯連大厦。安隱客心舒。

每羨難逢笑。時驚未見書。艱難思意重。零落舊游疎。欲買西河地。於焉此
荷鋤。陳璀詩呈知府司封二十韻　錦帳含香士。高名壓搢紳。南昌移皂
蓋。未頴慰朱輪。孝悌資延壽。耕桑賴信臣。優游千里治。談笑六朝均。竟日
庭無訟。春年俗已淳。休誇兩岐秀。未若四時春。近遠皆霑澤。祂為固有神。
歡謳連別壤。美績播嚴宸。風慕冰壺潔。終期驥足伸。燕閒成史隱。蕭灑得
湖濱。煙柳籠亭檻。雲波盪釣綸。微風牽藻荇。小棹送鱸蓴。終作堂中客。熬
陪席上珍。開樽寧草草。延語每諄諄。雖跂才非異。吹噓意獨親。摘臌方邂
逅。攬轡又逡巡。巖巧裁新詠。緘題及郡人。曹劉風自古。李杜格殊倫。拜賜
欣愉甚。臨分感歎頻。悠悠京國路。重染滿衣塵。韓元吉詩送杜少卿起莘
知遂寧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為韻七首　男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
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志嘉極夔皋。尚友千載餘。斯心豈徒
勞。　十年天壤間。久矣聞公名。詞華少陵系。臭味脩水甥。一着獬廌冠。謀
論驚縱橫。九卿固美秩。不如倀寧城。　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
久虜。始愚亦終賢。得失安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存愛君心。豈憂時命遷。
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恚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光舜資。事業方
復古。公行幸遑遑。去國猶去魯。　靈旗出江淮。犀甲不泰隴。天聲驚狂虜。
百戰有餘勇。手斂權貴避。膽落將士懼。誰歟任司直。用捨繫輕重。　西京
蜀都望。淵雲堅相如。鄧誼知不足。文章馬耿餘。凜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
峨峨眉山陽。不但聞三蘇。　征帆轉吳楚。涉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
以為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鄒功父詩將
至壽州先寄知府龍圖三首　感君招我欲論詩。故歲新年頗後期。米墨
大江舟渡晚。雪迷官道馬行遲。深深畫戟雙開處。淺淺梅花半綻時。止聞
除書應已到。願陪祖帳捧瓊巵。　短帽輕衫信馬蹄。只愁吟社失襟期。晚
回谷口禽聲軟。寒來梅梢春思遲。幸把清標憐野逸。肯將孤憤累明時。聽
公高論何時盡。應此醍醐灌漏巵。　米石江邊寂寞歸。壽陽重到信前期。
聞韶忘味寧非美。傾蓋論交已恨遲。白鳳文章元出衆。青雲岐路合逢時。
杏花正怯清明雨。強欲留連更一巵。吳栻詩寄智翁宣州知府鄉兄可
大夫　伏君真是十年兄。投老相看眼更明。入看早推何水部。作州今見
謝宣城。應憐遠岫雲俱晚。定夢澄江月共晴。安得陪公觴詠後。春風桃李
滿交情。梅堯臣詩送王少卿知宣州府舊本無上字今從江本　汴水清
明下宣州大守行。鴨頭吳蕩綠。燕尾楚艣輕。族本三楊重。詩從小謝清。州
民迓寂寞。門下舊通名。晁冲之詩次韻舟答少蘊知府場和四兄以道長

句并見寄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蔚藍光交抱含，水拖
花色合圍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
唯不使君杯。　壓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閩外客，一
春力盡望鄉臺。常開水上鷗從遠，只老龍中鶴任閒。日日避愁無處所，直
須到手不停杯。胡宿詩寄蘇臺知府蔣密學　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
望滯鹽梅。武林閒歲移星座，温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遠思，吳王風
月屬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公昔守南後題詠好事者多摘自句傳誦郡
下文酒無因得仰陪　酬杭州知府蔣密學以移清見贈之什　雕章傳
贈至蘇臺，盥手焚香日幾回。玉札已叨三錫命，瑤華兼枉二南才。清明花
寺迎前棨，紫翠湖山滿望來。曾是鋒紗爲弟子，故時經帙許重陪。向歡詩
秋白長安上河中知府　葉葉紅珠落漸殘，一川秋色望長安。山河百二
依然在，宮闕三千忍更觀。花萼草荒遺堵壞，蓬萊雲飲暮陰寒。送君此地
斜陽裏，執手臨風欲別難。廣西蒼梧志叢中來贈德新知府并呈明德
通守時中判府良心長司善卿如書兼見本子夫子　朝發端溪騁夕怨
蒼梧城。蒼梧有賢牧，寨寀悲時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珍肴既重列，
美醖仍細傾。奠夜繼東燭，優至陳廷發。酒闌吐肝膽，驊馬若平生。黽勉服

王事，行邁有期程。贈言無諂辭，因之寄深情。周端臣詩上知府冠相公
文武兼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
始迴。鎮臨來二陝，調燮儼三台。盛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
事數聲雷。未暇塘堙壁，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愆懼後俳徊。陳子高詩
送高疌平之高郵府　高侯去守高郵府，江上秋清正趣裝。五馬風流何
從偉，群公飲餞極輝光。移舟漸覺英雲遠，到任先看野菊黃。盛世人民須
教化，近淮風俗易剛強。文翁舊著興儒績，黃霸從來治郡長。爲取姓名循
吏傳，史將清白遺諸郎。劉龍洲詩慶周益公新府　潭潭新府列名卿，王
帶金魚喜氣橫。能廣萬間庇寒士，定容駟馬向高門。千橋莊上江山秀，獨
樂園中花草榮。才作吳哉輪奐頌，清臺又奏相星明。元王惲詩潛齋歌贈中
山知府史子華　潛齋有志操，不爲浮榮污。奥表劇豪習，耽之詩與書。晏
鈎佩錦帶，寶校千金駒。澁目不回顧，棄如糞中苴。常出試所學，三年事微
輸。街人樂安便，歲計公有餘。淵潛不自矜，脂然露芳譽。不覩五載強去冬
會燕都，與語覺道勝。行身老諸儒，神王氣骨清，兩目秋鳳矍。如門來別我
未酒擁高車，去作定州尹。志意何安舒，余思潛之功，於馬見客與中山物
繁稱與區燕南劇郡，此要返太元持節官衙。湖四郎接部參旗壇，一門鼎

足列，清要正有報國忠而劬。焚香燕寢供主庸，紅旗鐵馬無遠虞。心清事
簡自多暇，輊裘錦襴光鄉閭。况君才高足爲治，聲聞日向天朝趨。書來不
必諳羌議，丈八盆邊有二蘇。蕭斛詩送趙仁卿知歸德府　棍庭蔚光烈
之子振家聲，方拜睢陽命。遽侍河決警，寧當師大禹，不爾法盤庚。赤子元
無罪，行推父子情。趙子昂詩送吳汀洲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氷恩出
帝都。地氣嗜聞今有雪，民生寧倍昔無糯。山城美酒傾鸚鵡，旅館春深聽
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悵，離筵不忍賦驪駒。傅與礪詩送安伯寧知汾陽府
久說二車賢，新聞領郡尊。披書辭北極，建節指南天。水國春爲市，沙村
夜種田。雖栖桑雨外，魚網荻風前。山獻荊人璞，江通郢客船。使輜當竹過，
賓榮陽花傳。訟獄平如水，閭閻望若仙。政成聽奏最，熟業邈紹輝。滕仲檉
詩留別揚知府　江洋碧海不生瀾，森落長松柔歲寒。五百里分唐句瑕，
二千石重漢衣冠。囊分玉粒情親厚，花簇金杯禮數寬。臨別殷勤使相贐，
欲酬知己道應難。盬靜之詩擬河泊贊知府　朝回領首權魚油，白髮嶔
官日夜憂。自顧澗溪惟數暑，非如江海有吞舟。邊城亏矢真長計，穀麥鞭
笞不可求。誠欲事君宜奉先，教陳氏隱在邪侠。楊仲弘詩寄松江江知府
君爲郡守屢豐年，能使歡聲塞市廛。汴水萍游聲善美，鈞金立入聽無

偏，漁河夜集千家網，蜃海朝凝萬竈烟。賓客況聞才子盛，詠歌宜屬後人
傳。馮需屢詩贈賈祐之知府　曾指長安是日邊，將軍今入玉門關。豈知
介子十年別，只恐終軍兩鬢斑。好景盡歸詩句裏，封侯都在笑談閒。漢庭
莫道歸來晚，不斬樓蘭未肯還。國朝謝肅詩送朱止善知福州府
聖主御天圖盛治，侍臣薦剡及遺材。緑庭曉奉丹符出，閩海春迎五馬來。剖郡
應修使君閣，通家還上越王臺。共傳富貴如翁子，半百聲名動上台。　送
唐知府還朝　淮甸古來多俊傑，府公今代更賢能。三年作郡民父母，一
日還朝帝股肱。天近儲宮霑海潤，風隨官舸長雲層。錢清光上共相送，尤
貴劉公百倍增。　龍興採花上知府　實界仙花軟而佳，輕塵拂面採車
迴。春衣香重飄金谷，曉檻粧寒傍玉臺。齊閣猶存徐孺榻，宥筵今盛孔融
杯。詔華貫編芳迹在，綠水紅蓮次第開。答祿與權詩送徐知府赴京　洛陽
漢祖昔龍躍，豐沛多股肱。唐宗起晉陽，河汾盛豪雄。赫赫
大明朝，創業濠泗中。來時淮楚士，爭若雲從龍。使君靳黃秀，擇事知所從。一
麾守東洛，靡然皆向風。下車予黎庶，豺狼咸絕蹤。至今洛下氓，頌聲歸茂
功。側聞赴京
闕，貴車遲水東。

聖心眷人牧煌煌達四聰顧言求民瘼一一報
宸衷坐令堯舜澤熙熙四海同垂拱建
皇極鴻烈傳無窮顧祿詩留別開封知府唐公希孟十六韻　山水鍾靈出英
人昂然玉立一長身方聞領薦登華省即見承
恩拜紫宸自昔明良興盛治當今際遇盡名臣引班每候金門曉典禮常依
玉殿春詩思新奇
明主愛名高清白古人儕曾同捧詔經三楚亦爲觀風到七閩隨處江山供眺
覽殊方民俗賴咨詢十年侍從恩榮異一旦超遷寵數頻豸角從冠方執
法麟符剖玉又臨民親與遠奉昆岡地官舫俄來汴水津白叟黃童歌五
袴禾擂皂蓋擁雙輪才如賈董應無忝政與龔黃可比倫史魯謙恭能下
士每蒙推獎過高賓春風行郡驄華騎雪夜待至新錦鱗我愧形骸多放
曠公於交義寂敦勤他年相憶都門道應對梅花一掐神余闕詩送觀至
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牌等烹鮮兇茲大綱瘵望治切宸衷緩
組承明褰結駟雙闕前燕郊芳華歇商壚大火懸高懷涛霄漢攬轡殊慨
然撫予昧時用戴索從甘泉雁閒兩歧詠爲予書汗萬張孟僑詩寄宣城
楊思賓知府　使君曾隱柘亭山山下扁舟屢達還半壁倚空龜戴石一

夫象陰虎當關擧書避世星辰表玉帛搜賢霧露開竹浦維稍倍調悵漁
樵放曠幾人閒劉景文詩送江寧知府林公修撰十韻律　昭代尊儒業
惟公蔚拔頎文章分造化事業在經綸天馬來爲路人龍擬要津幾年刊
大典四海屬名臣汲引親球共光華出入均玄輝賦江練文暢詠汀蘋公
建寺宣城安興二郡道契巖廊久恩隆建鄴新七朝皆故事十郡得仁人
豈晚還西掖終朝對北辰一言調鼎味膏澤被斯民閩㴑詩送右史知武
昌府　寵持長節擁雙旌漢水荊山俯郡廳關吏已先知紫氣蜀人依舊
望流星百壺新酒辭臨桂一筋寒魚宿洞庭此別又爲張鶴哭十年衣袖
尚青青僧無詰蘭雪軒詩送徐知府歸紹興　休官便擬濯滄浪富貴何如
歸故鄉尚咒舊藏書籍古越江新夢釣絲長醉時歌罵溪藤白去後人思
崖石蒼我亦明年登玉几期君九里萬松行釋非空上人詩贈徐知府歸
紹興　五馬承
恩出
帝鄉南來紫綬綰金章草深白鷺迷沙渚樹擁青螺起石崗
聖主求賢須賈董使君爲政擬龔黃隴頭麥秀春多穗浦口珠還夜有光楊柳
秋清還帶雨兼葭露白不勝霜挂冠便擬歸南畝戲綵光應上北堂潮入

斗門和月落山連台嶽帶雲長巾車時訪雲門寺吟入蘭亭幾夕陽御
建送李宣徽紹興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
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
闕
天子垂衣向北門姜府事制乃斗靜岩澤佳景日開捧李壁詞小重山
數椽甫葺知府載酒寵臨輒次日近環湖所賦韻爲一杯壽　燕雀風輕
二月天一枝何處是家園有花不惜是誰憐主嫌怕不爲老人妍眉黛攤
連娟高情時載酒鷗湖邊略無雕飾自天然新詩好品第入米綵　滿江
紅知府丈寵教和蔣洋州樂府蔣亦有書遺其閒所贈石君無忘輒次韻
上呈并以寄洋州也　簾捲東風林外鳥啼姑惡政追遙花梢紅綻柳梢
黃著嵌巢丘圖容觴折衝樽俎須雄略但有書盈屋酒盈缸還堪樂　嗟
每恨浮雲縛黃梁夢新來覺情秋愁湖海故交還邈一紙素書來問我歎
奉蒼玉何如非史幾時夜語落磨花同春酌　前歌十偶與子建小酌知
府秘書忽然臨顧此一段奇也輒成小闋呈二使君　紫綬新符竹葉頻
老弟兄西風吹棹過湖亭楊柳夫渠相伴也多情　況是瀛洲侶來同酒
盞傾白泥渾不避嬰旌一種風流人似玉壺清丘宗卿典雅詞浪淘沙來

郡大如荊州作次韻謝之　瀟灑五湖儂路偏塵寰吟哦長憶兩松間邂
逅相逢還一笑璧合珠連　風采照衰殘妙語泠然鼓圍香饅蕤金蟬瑞
爲故人情未減醉玉頹山　耿元鼎詞吉建寫送阜卿顧謨知建康府　暮
春清晝鼓鬟轉夏林葉陰初秀鼓角讙雄旌旗明織寶馬又還西驟山水
六朝堪畫宮闕千門如繡印懸斗戚元戎小隊花間迎候　芳時爲公壽
帶雨梨花米用啼紅袖玉帳風前胡床月下談笑妥清群醜枇葉波船應
在太白酒樓依舊暫回首
看槐班爰立沙堤成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六姥

府

明府

賓退録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萬復稱鮑昱
皆然西漢傳聞張湛爲左馮翊吾歸平陵望寺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
德重注云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
之明府亦其義也雲麓漫抄韓延壽傳明府注郡將太守爲明府齊
梁人亦如之唐人則以明府稱縣令杜子美詩從二明府續處見錦竹詩
云華軒藹藹它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
濤題終明府水樓云看君宜著王喬履是也既稱令爲明府尉遂曰少府
曾慥類說凡然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滴懦爲贓官謂冷也酒狂爲
脊政謂熱也 宋末起巖集林姊仲墓誌 知公有爭招致幕府而郡光處
以曹掾按牘最委公從容涉筆具得領要而已人缺望曰何爲奪我明府
文苑英華駱賓王上瑕丘韋明府啓 側聞觸寵載馳負垂天而踊形伏

擬羇跨望絕塵而騁足鼓以遊道鐵綱集作逼鐵幡本王駛於晏輦在集
逢波頓豪桂於照轍是以臨淄達婦寄來鱷於齊牌郡下本效度囊於
趙相伏惟明府公縟歸集作此環基臺丘集作女藏丹霄之景圖基珠浦
集作溜神派集作浪沃清漢之波玉扎飛文綵弘詞於楚傳集作傳金藏
縟藝味玄集作道於扶陽子蘭晚而主姿潼潏理高門之慶崖鋼敎而
寫籍判藍資彖緯集作德之祜早集作幼攤撥羊演飛龍之祕某風扶孔
雀對家禽之服珂赤野浮炫債之光珠胎瑩色吊究階來儀之逸鳳姿含
彩靈棵精壁絢遠照於蘭池神府驚痛韻清音於桂滴談叢散鼓韶餘芳
集作鼓於氣於九穎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於是緯綱麟句製錦見郎
化決下車恩子撫撥德馨洽詠仁風颯十地之雄道化偏謠惠露灑三天
之渥仲中年之馴雉豈惟號媒驚重泉之瑞鷲非關熊舞鄭則塵飛范甑
岳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家絃莫鄰屈函牛之量加以稻梦白屋斷謗
青衿延張必於驚輪引王終於倒屐遂使激流逸客望騏足以雲蒸栖泌
遺材集作才款龍門而霧會寶王緯簫末品拾艾幽人寓跡寧壇絕危直
之祕疏託根磬渚戰戰勝之良謨集作圖章以奉訓趨庭東集作未情回
於理窟從師負笈尝性識於書圖集作林王於九流百氏頗綜緝於三

集作逸其異端萬卷五車求研精集無精字其具青將欲優游三樂負杖
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以棘疏集作精鋒不騰廿言之養屢空簞
笥無餘集作貰朝夕之歡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
國之執鞭踏孔丘之餘志屬以商集作秋秋應節素集作高序戒時巍金
仵露玉俱清柳絮與荷椒漸欵寔含毫振藻之日集作際摘集作經經析
理之期不揆凋朽之材竊冀遭奇之路輒祈泛愛輕用自媒儻刑璞無致
於見玩集作無見妊夜光不違於集無於字按劍則沉鼓九死終望衡
珠須首三秉猶希結草載塵清覽一作登膺影外鷙集作負盈寸偶而彩
外無罥然臧嚴循心內駭謹啓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開基擇鴻談
於彈鋏夷門佇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數笠均乎乘馬情諧道
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把蘭言於斷金效蓮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賞流
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吁薰風於郢匠以上與上張司馬啓同伏惟某公俱
天峙標層甚梓射牛之峯浚地開源驚濤瑣釣鼇之浦豈夫封侯廟食擁
金張以寄耆三主七公卓素揚而岳立故得重窺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
趾霞鋪駕雲門而推秀若乃傳聞強記辯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
之白馬言泉激響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濬虛涵濯錦而翻浪自畢以階上

側浪七十字與上張司馬啓同 於是功超食蹝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狐
鷺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翬之雅音既而處德有臨佐皇華而省俗居羣
不羈尾猶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自弱齡植操本謝驚名中年
甞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爲仕希里奉千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庶
代耕之懽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遂異善交道殊巧宦將羊
角而迴者諸夫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進退爲難託實欲無平投饉嶺名遊於
渭濱把覺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爲允光華萬山勤萬歲之
祭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允宅析頃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
之賦與日於上之賦一百五十七字與前卷上太常伯啓同 明公顧䀿
咸飾唉嗟爲恩滿徹潤於江波流末光於陣燭幽禽遠李伯丹山於帝梧
鳴石浮川慶貫鐵於傳管敢不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唐柳宗元集送寧國
范明府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必參其等列分而
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歲之有司其二歲之中書
泊門下無大遐置大考績必閱於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
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而弄權旋竊衆而其示其實必求端
愨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役

去其職有范氏傳其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事相聞之用以爲吳職
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其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
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
利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於吾所學者施於物
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
禮節而去其欺偽浚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乎吾心而不愧於己
苟族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吉於其條感故而尚之故
爲詩以堅其去而使余爲序梁何遜詩敬酬王明府　星鋒初可見月出
未成光澄江照遠天夕霞際連檣戟艇臨不測玉體長無宣愈別已寒溪
況乃懸故鄉廬駱賓王集秋李明府　傳聞葉縣復飛向洛陽城並道臨
層璩津門對小平霞殘疑製錦雲度似飄纓落慢滿江澈塵虛范甑清誰
拾衛斗氣猶向匣中鳴陳子昂詩送梁李二明府　負書猶在漢懷策未
聞秦復此窮秋日芳罇別故人黃金茅屢盡白首與適新空見鳧爲俱
飛向王輪李太白詩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鶯多青青迸于悲河堤弱柳
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
對煙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遙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

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淵鳴廻溪綠水繞飛閣涼風日瀟洒幽客時憩泊五
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筍開新籜吟玩空復情相思兩在
作郭公詩人袁逸韻宏寒郭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趙郡劉蘇明府因
北遊　趙郡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
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
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
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
胷首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
勑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
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張九齡曲江集贈澧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剛堪斷
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遷臨天子提何時遇操宰
當使玉如泥李嘉祐詩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
海安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苔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
爾欲辭官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　君爲萬里宰恩及五湖人未
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峯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超升陸明年郎署

親劉大房詩出豐縣界寄韓明府　廻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
雨隱隱分芒碭賢友此爲邑令名滿徐方青寂想在眼暫若升琴堂疲馬
傾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傳尺素誰爲論中腸送袁明府之任　既有親
人術還邀試吏年送萬千里閑村樹幾家全雪覆淮南道春生穎谷煙何
時當報政相府待聞天錢起詩和蜀縣段明府秋城望歸期　製錦蜀江
静飛鳬漢闕遙一絃風扉早再視露盈條振望多愁思秋天更況寥河陽
傳縣滿清韻入歌謠長安客舍贈李行父明府　歲晏偶時少知人自古
難迷今升元鳳晚食金琅玕誰謂兵戈際鳴琴方一彈理煩善用簡濟猛
能兼寬風夜念黎庶疲與非宴安洪波未靜塹何樹不驚鸞鳧舄傍京輦
此心懸淮壖高枕晴苦雨長翻土秋寒張食還持客飢年未盡歡親芳摘
十水仕仕秋泥蟠但恐酬明義蹉跎芳歲闌送馬明府赴江陵　陶令南
行心自冰江天極日澄秋景萬室遠方大不鳴鳧下處人皆静清風高
興待湖山門柳蕭條見雀閑黃花滿把應相憶落日登樓北望還送武進
韋明府　理邑想無事鳴琴不下堂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漁商盧橘垂殘
雨紅蓮折早霜送君偉白首臨水獨思鄉獨孤及毗陵集送長烏韋明府
抄平能致孝陳力復安親不憚關山遠寧辭簿領勤還江雲滿路到縣

海鳥癡安撰遠心賞吳門正早春杜子美詩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
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寓意無窮縱病思偏秋鷹愁怕苦籠看君用
高義耻與萬人同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
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寄狄明
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
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可狄四
十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首復天啟汝門請從曾
公說曾公即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
汝曾人宜製上食身使門戶多旌棨明爲飄泊蜀洪閑千詞工侯頗歷祇
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嗅岳坎之獲出清泚早歸
來黃冠人衣服為昧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伊尚書頭
秋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鳬馮秋來把
鴈書荊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秋不日並八
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

圻雪篆翡翠盧鍋陳排微道摻桑夫儲斧丈物借遲狩鋭貧病狂瑶公時
阿谼觚首唱却鯨魚麥恨宗蕭稍材非一范雎屍棋衣行道血丸淚依舊
淦口師仍會孟關情已穗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來與賈從頻峨先珠私哥
直盧宜推高衛宿曾是扶屍倫降集翻翔風送舉起辰倡倚臣變寀玉戰
策兩探箕鑒撒勞懸鍵荒蕪已荷鋤稻未致述作重比慷吹笳白髮甘洲
衰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性何如應許耽湖稿常參占野蔬千年
娶藥餌萬里狎漁樵玲于海投閒罪主情更福但驚飛翔燿不記改螗蟆
烟雨封巫峽江淮果孟諸湯池雖險固道海尚填於勞力輸肝膽休頻獨
起予。九日揚奉九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浦陳縣爾時陸沒儀坐閒桑
落酒米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酬留客舞荒爲共盡歡
王維詩送方城韋明府　遠思展吳際家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
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版迎　權德輿詩甲子
歲九日呈鄭侍御明府　萬里烟塵合秦吳遂渺然無人來上國灑淚向
新年世故看風葉生涯寄海田屠蘇聊一醉猶賴主人賢　白樂天詩潯陽
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煙鳥秋聲帶雨荷爲
問無處出門吟少人過蕭寿還鄉夢依稀望闕歌共思除醉外無計奈愁
何武門閑家酒新蕩待君多。歐陽詹詩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
關抱孫弄子萬家閑若狩已號稱賢宰。又是皇唐李魯山。良日休詩送李
明府之任南海　五羊城在蜃樓邊墨綬垂腰正少年山靜不應聞屈鳥
草深從使翳貪泉蟹奴晴上臨湖檻蝶婢秋隨過海船一事與君消遠宦
乳蕉花發訟庭前　陸龜蒙詩　琴臺之官且到秋嶺雲深處見瀧樓居人
愛近沉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賣我畫應輸紫貝蠻童多學佩金鈎知君
不悉南枝久抛却今冬白罽裘　羅隱詩送丁明府赴紫溪任　金徽玉
軫肯躊躇偶滯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折後馬前山好雪晴初梁公社
在情棚樹潘令花繁賀版與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時度史何如　黃滔
御史集贈省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如爲政異常倫若非似水
清無底爭得如冰潔律人月銳琴和琴韻聽煙村景技柳條春宦遊兼得
逍遙趣休憶三吳舊釣津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才里閭煙月五
溪雲風煙已有數聲急積在陶家柳下聞　贈鄭明府　足華衛史恨看
山真思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春婭姹鳴琴一弄水潺湲援毫斷獄登殊
考駐樂題詩得出聯莫起陶潛折腰歎才高位下始稱賢　寄湘中鄭明
府　縣與白雲連滄洲向縣前獄開同夜坐江月看秋圓擧拂多庭石泰

摻孔洞來莫耽雲水與疲俗待君痊。　贈狂德呂明府　渥洼步數大阿
姿半遣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慶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兼留
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隔簾看判史錦章來鎮已歲殘　韋應物詩送
唐明府赴溧水　三任縣事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撫吳官如舊旋聞
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氏俗琴堂又晏然　送榆次林
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
路繞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張籍詩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
又客居滿城親舊盡相疎可憐絳縣劉明府猶解頻頻寄遠書　寄陸渾
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長早知三
禮甲科名郭中時有仙人住城上應多藥草生公事特來客少無妨著
屐獨閒行　送枝江劉明府　老著青衫爲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
從去愁行遠縣丈迎來怪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茶時向南
漸漸雲山好一路惟聞唱竹枝　李頻詩寄羊明府　何處無奇政東南有
子游絲將朝客既須是巳人謫別業空經歲歸田獨未甘日凝煙積樹心
艸月明灘曉鼓愁方亂春山臨正酣不任啼鳥恐鄉社欲參簪
蘇明府　山中截內已別覺大夫清簿領分王事官資寄野情閒齋無獄
許隱几向泉聲從此青青路門人是去程　酬彭倪明府　孫弘閣裏見
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尤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　送狄明府
赴九江　李人隋祖德清白定聞傳匹馬從秦去孤帆入楚懸關山寒食
雨湖上暑衣天四考蒙重請相知往幾年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見說
海西隅山川與俗殊宦遊如不到仙分即應無瀑布當公署天台是縣圖
送知爲吏去有術字惸孤　送昌壽曾明府　忠人須宰邑爲政貴通經
却用清琴理猶嫌薄俗聽溪江晴漸綠春嶠坑還青若宿嚴陵瀨誰當是
客星　送德清喻明府　掉返雪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
新文水檻横舟閑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群　韋莊詩新正
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　相看又見歲華新依舊楊朱拭淚巾踏雪偶
因尋戴客論文還比聚星人嵩山不改千年色洛邑長生一路塵今日與
君同避世却憐無事是家貧　贈雲陽縣裴明府　南北三年一解攜海
爲深谷岸爲蹊已聞陳勝心降汉誰爲田横國號齊參客至今猶戰鳴故
人何處尚驅雞歸來能作煙波伴我有漁舟在五溪　酬張明府　愛君
詩思動禪心使我休吟待鶴鳴更說郎中貴甥在朝朝無事許招尋　宋
之問詩送合宮蘇明府　鼓府渙英規公才天下知請來黑鳥扶壇入風

風池赤隸米入隱青門起路岐翟迴半少別免化鳥逐馳神哭周南境重
歌猿北岳贊武前奉倚哀賦竹來儀 送武進鄭明府 杜歎試年日咸
關貫心達北謝蒼龍去南隨黃鵠飛見雲海中出吳山江上微吒謚直云
遠從此處繙衣 單中入日登高贈房明府 函邗日夜陰風斷頻覺朝
來陽候獎涇水橋南柳欲黃杜陵橋北花應滿長安昨晚寄春衣短翮登
茲一望鄉關道凱旋乘驛騎看君走馬見芳菲 盧綸 送朝邑張明府
千室暮山西浮雲與樹齊剖辭雲落紙擁丈雪成泥野大蘆千頃河田
水萬畦不知琴月夜誰得聽烏啼 晚次新豐北野老家書事呈贈韓質
明府 撫為春曙日斯歌難大相和洪古村數汰清冬黃菊盛一林寒露
紫梨繁衆前正庠玲新杜推子齊襟詰古論其說平來但無事不知何者
是君恩 送菊澤王明府 組敝稜衆類輝光里第開曉涼經滿水清畫
入商山行境逢花發彈琴見鶴還唯應理農後鄉老賀君聞 送樂平苗
明府 累賦比柴桑清秋入楚鄉一船燈照浪兩岸樹凝霜事丈起寒露
山城欲曙光無辭折腰久仲德在為行 司空曙詩送樂平苗明府 天
除山多處米安吉巴深暖田通竹里白浪陽風林詩有江僧和門非越客
尋應村放魚處二境表吾心 送水陽崔明府 古剎庠村地前當桐柏

關煙牌江上兩雲疊楚南山沙館行帆惜楓洲俠丈還來藍若有收精舍
在林間 送菊澤王明府 李咸淶泗客睹髮著儒衣二與進入別仍聞
帶印驛林多究地古宜畫溪山詩吳愛涛陽隱嫁官計亦非 韓翃詩送
陳明府之淮南 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啼螢芳樹紫騮嘶
踏來城花間一杯保膝煙外千里含情應是淮南信宿諸侯擁節相迎
贈別成明府赴湖南 朝為三室卯晚為三蜀人送知下車日正及巴山
春縣通猶花泉驛樓江水省公門鮮無事貴地能相親解衣初醉綠芳夕
風林蟬鳴鳥度仕客寒光遠映西川時聞望君雖飛古桐愛君樂事感興廢
天外銅梁多夢思 送金華王明府 縣舍江雲裏心閑境又偏家貧陶
令菊月儉沈郎錢黃草香山路青楓暮雨天時聞引車騎竹外向銅泉
送別鄭明府 長頭大吳贊如雪早歲連兵劍終折千金盡去無斗儲雙
袖破來空百結獨恩郡府已十春高陽洒徒連此身路傍誰識郡公子谷
口國如溪迴令兄女相悲探井口前功直在他人從勸君不得學淵明且
策羸牛辭五柳 送齊明府赴東陽 綠綠帆牌桂為檣過畫淮山楚水
長為出才家背春鼓一官行府向東陽風流好愛杯中物表藩仍歎陌上
郎別後心期如在眼猜琴煙色樹蒼蒼 寄雍丘賈明府 少年結綬騁

金羈許下如看壞樹枝入里親過劫陵伯出門高視潁川兒兩遊大府來
來傳酒十諸侯誰不羨時華宰將白筆期高流紆向丹霄見何事翻飛不
及羣虎班突騎來紛紛吳江岳到楚山醉身寄滄浪心白雲中歲胡塵静
如掃一官又罷行將老薛公薦士得君初郎須黃金千室餘殘畫獨親沙
上鳥衣貧推愛金中魚愧君與我為知己共出重門烟樹裏感物吟詩對
暮天懷人倚伏臨秋水別離幾日門前期鴻雁亭邊人去時獨坐不堪朝
與夕高風蕭索亂蟬悲 別李明府 龍光五世腰青紐出入珠宮引蕭
鼓醉舞雄王戲階床嬌斯吹馬珊瑚柱明兒奏鼓起舞隨行佳玉盤香荔
枝雕山道士請人送林邑使臣調象騎愛君一身遊上國下名公如舊
識萬里初懷印綬歸湘江過盡嶺花飛五侯焦石熏江華十户沉香染
客衣別後相思難可見蒼梧雲裏空山縣溪花芳菲入夏簾侍君朝日簾
葵扇 兗州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吳吉水國去遲遲白馬吳門
見不遠楓樹林中經楚雨木蘭舟上蹈江湖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堤
百尺橋早晚盧家蘭室外珊瑚玉珮徹青霄 送李明府遷州 萬里迎
南湘孤舟入桂陽諸侯迎上客小史拜官郎暮服種花細初足木酌香看
承雨露迷不得為扶青 送田明府歸終南別業 故園此日多心賞寔

外流來竹外雲近館因送沈道士兀隱自識丁田看鮮雷樹影登山見上
苑鐘聲過雪閒相勸早移丹風闕不須長戀白鷗羣 送李明府赴睦州
渭城寒食罷有客歸來道為循首科釋青驪踏春草酒醒從滿夜衣添揚
千山早去事沈尚書應憐詞賦好 方玄英詩登新城縣贈蔡明府
寒來來是宜遊政成登此自消憂草中自道穿村去樹裏清溪照郭流
日四山宜永日閑襟五月似高秋不知縣務添新戶但見川原桑柘稠
贈陳居素明府 陽竹每吁皆得應二心親熟史如何文章戰諫猶相似
平曲參差不較多雨後卷簾看越嶺史深歆枕聽湖波朝來奉得閒醒解
退吳光陰自下城 湖上高事寄長城喻明府 吟霜與卧雲此興亦共
貧吹箭落草羽無綠韋師鮮一作英草未秋水無朱的丹時滿湖風底月
平日兩歲春却又禁督姓勞心守遠人 送漢上王明府之任 何時到
故鄉歸去佩銅章親友移家畫閣闌百戰傷情關餘草木出寒及風霜邊
老應相賀知君不下堂 哈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一作志學不得力至
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遠寒溪患氣深前賢多晚
達莫怕鬢霜侵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智起府獨立與誰親近性無非
酒一作醉來閑却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五事閑多暇吟來幾首

一作司斯 送趙明府還北 故園一作林終不住鴉鴉在扁舟盡室無
餘俸還家得白頭鐘催吳岫晚一作晚月遠一作渭河流曾是接安邑
恩期異日酬。 與桐廬鄭明府 宇人心苦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
道耕田全種秫無聞退食亦逢星溪林頗見停琴望濕水寒陵駐筆聽好
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為銘。 贈山陰崔明府 用心何況兩衙間
退食孜孜亦不閑壓酒儼書猶撿點依琴取藥似穴閑笙歌入夜舟中月
花木知春縣裏山平叔正堪湯餅試風流不合問年顏 送嘉興許明府
攜里轉聞風教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
勤苦宇人酬帝力從容對客問家山升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李中詩 春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一作送城客閒門兩度春鶯花深
院雨書聞滿床塵案閑期杖屨青雲道來神猶恃陶靖節詩酒每相親
海城秋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搔首婵娟起渡頭海城孤客思悠悠青
雲展志知何日皓月牽吟又入秋鑑裏漸生潘岳鬢風前猶著卜商裘鳴
琴民平揮毫士應笑疏慵身未酬。 贈朐山孫明府 縣庭無事似山齋
滿砌青青旋長苔聞撫素琴曾史散自烹新茗海僧來買將病鶴勞心養
移得閑花用意栽幾度訪君留我醉覺香皆值酒新開。 耿湋詩 送崔明
府赴青城 清冬賓御出蜀道草微閒遠霧開群壑初陽照近關霜潭浮
紫菜雪棧遶青山當似遺民去柴桑政自閑。 留別解縣韓明府 閒人
州縣厭賤士友朋識朔雪逢初下秦關獨暮歸寒茅下原淺殘雨過風微
一路何相慰唯君能政侍。 晚秋東遊寄衛氏弟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少出青門去跌鐘隔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暮鳥聲偏苦秋雲色
易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蹟溪去安便汾南寇賊侵何由聽白雪抵
益淚霑襟 岐陽客舍呈張明府 送長排于鹿澤墊歸路茫茫來去遠
凉葉下時心悄悄空齋夢裏雨瀟瀟星霜漸見侵華髮生長虛聞在聖朝
知己只今何處在故山無事別漁樵。 贈興平鄭明府 海內兵猶在關
西賊未均仍勞持斧使尚事茂陵人遠夜重城掩清霄片月新無琴聽古
調白屋被深恩跡與儒生合心唯靜者親深情先結契薄宦早趨塵貧病
休何日艱難過此身悠悠行遠道冉冉過良辰明主知封事長沮笑問津
稍遲忍相見欲語淚霑襟 呈南冉詩送段明府 送夜此何其霜空殘
會寂方嗟異鄉別覺是同公會海林秋史跡野水寒猶大群人擁吳岫旅
腸從與塞日夕望前期勞心自雲外 適荊州送吹南陽贈何明府 千
工獨遊日有懷誰與同言過汝陽令一遇朋陵公清節邁多士斯文侍古

風聞聞知俗變原野識年豐吾道方在此前程殊未窮江天經峴北客思
滿巴東夢渚多愁遠山丘情望通應岩出處異流蕩楚雲中 賈島詩 送
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三年馬不肥債多憑劍與官滿載書歸邊
雪藏行徑林風透卧衣靈州聽曉角客館未開扉。 送南康姚明府 綱
幸夫年少小邑在高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
煙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
尚衣安節身無子戚君地寒春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耦
耕一盃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許渾詩 送上元
王明府赴任 其言名重慚驅羈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煙
分楊柳見隋堤荒城樹暗沉書浦舊宅花連卷畫溪官滿定知歸未得九
重霄漢有丹梯 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
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
蘿。 廣陵送剡縣薛明府赴任 牛馬楚城壕清歌送濁醪露花羞別淚
煙草讓歸袍鳥浴春塘暖猿吟暮嶺高尋仙在仙骨不用廢牛刀 贈桐
廬房明府先輩 帝城春榜謫靈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闕下書功無使筆
卷中文字擅前賢官閑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
亦起門屏異相情。 晨起南亭呈裴明府 南齋夢釣筐晨起月猶殘露
重螢依草風高蝶委蘭池光秋鏡徹山色暗屏寒更戀陶彭澤無心議去
官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 無辰登臨一作悵不禁情一過還春
酒醉高城暫移羽轎見山色槐駐管絃聞水聲花落雨牽添別夢一作帳
柳陰南浦從歸程前期還進今宵短丈術未閑待月明。 移攝太平寄前
李明府 病移一作多晷色獅閑身何處風光買酒頻溪柳繞門彭澤令
野花連洞武陵人婚歌自駐壺中景艷舞長留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
綠蘿如帳草如茵 南海府罷歸京口經大庾嶺贈張明府 樓船旌旆
極天涯一劍從軍兩鬢華回日眼明河畔草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
行過縣依賦初成卧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姑蘇臺上一作天上舊山其
煙霞 杜荀鶴詩 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為政為人漸見心長才聊屈
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沫叢菊艷晚風時動
小松陰訟庭閑寂公書少留客有山索酒斟。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
府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皆自干戈達識
思雨露和應悔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抵
共寒燈坐到明寒鴻銜雪一聲聲亂時為客無人識廢寺吟詩有鬼驚 止

把酒杯添志氣，已將身事托公卿。男兒伏劒酬恩在，未肯徒然過一生。
贈秋浦金明府　符郡雖為吏，非君即有私。惟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昔
甚求名日，貧於未選時。溪山竟如此，判得且吟詩。　送青陽李明府　善
政無慚色，吟詩似等閑。惟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求理空頭白，離京債未
還。仍聞猿與鶴，都在一船間。　贈歐陽明府　賢宰宰斯邑，閭閻
都緣民訟少，長覺吏徒閑。柿落樽前滿，鍾鳴枕上山。迴舟亦惆悵，歎宿釣
漁灣。　贈宣城麋明府　天下為官者，無君一軸詩。歎聯同我得，當代遇
誰知。年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拋手板，隨隱過危時。　寄益陽武灘
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救聚。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
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煙水路迢迢。　李端詩　送樂平苗明府　符宋
子本自求彭澤，誰云道里賒。山從石壁斷，江向弋陽斜。草已隨楓樹，雲陰
情一竹落荻花。諸侯舊調鼎，應重宰臣家。　贈岐山姜明府　昨夜聞山
雨，歸心便似遙。我田驚葉落，卯到白頭時。屬彭將兔去，鑫琴與涙期。馬卿
兼病老，宋玉對秋悲。謝客覽為別，陶公已見思。非關口腹累，自是雪霜姿。
釀酒栽黃菊，憐蕉折綠葵。山河方入望，風日正宜詩。枕堅寒斬馬，邊烽曉
立旗。蘭涧衡有氣，抑臆不成辭。別後如相問，高僧知所之。　贈秋浦張明

府　君為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
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
家詩。　曹松詩　贈餘干袁明府　一雨洒城邑，閭家心自清。山衙中郡公
雲卷下湖程。公著閑流水，人煙入廢城。雖忘楚畫處，新有越吟生。　贈衡山
康明府　為縣瀟湘水，門前樹配苔。晚吟公稱少，春醉積林閑。添硯松香
起，筝茶岳影來。任官當此境，吏異夢天台。　贈雷鄉張明府　任官征戰
後，度日寄閑身。封卷還高客，飛書問野人。廢田教種穀，土路寄尋薪。若起
柴兵興，無光底酒中。　贈華陰李明府　佩玉縣無清，鈴閣西近城三本
起不重厚地氣猶輕，雪裓歌雖直，風來責步緩。須知高枕外，長是勸民耕。
王貞白靈溪集　送建昌馮明府　嘗聞彭澤解印歸，匡盧今見馮海
曾解官還隱居。賢人五百年間主，信非虛。清風激貪冒，白雲同養行家山。
州畫屏綠水環，庭除秋清對吟真義皇人。不如紙令建昌民，方話大馮君。
何必遠羨伴，政聲人盡聞。　送馮明府　解秩入匡廬，重修靖節居。還逢
聖紀來，不與白雲疎。送丈共獻酒，麾兒自招書。到時有瀑布，為我謝清虛。
贈將陽馮明府　政約人知懼，訟庭荒草生。日高諸吏散，風到七絃清。詩
味匡山色，門諸滄酒聲。榮枯已不遠，何苦念前程。　宛陵半秋卧病代書

寄周明府　為謝臨邛宰，時多關附書。懶非嵇叔夜，疾比馬相如。溪雨涼
生後，山亭月上初。懷君自有句，何必遠要魚。　吾道生使與時人自不容。
白頭傷久別，青眼恨相逢。澤遠風波急，荷衣霧露濃。空編太平頌，天子未
登封。　張祜詩　酬餘姚郟模明府見贈長句四韻　仙令東來值勝遊，人
間佛過一扁舟。為思山色連江徹，千里溪聲到縣樓。吏隱不妨彭澤公，
才多謝武城侯。主疎莫笑滄浪叟，白首直竿是直鉤。　晚次荆溪館呈崔
明府　繫舟陽羨館，飛步繞珠璣。山暎水雲碧，月涼煙樹清。長橋深漾影，
遠路下遙聲。況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秦系詩　山中贈諸暨丹丘明府
荷衣半破帶莓苔，笑向淵潛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
來。　贈烏程楊苹明府　累秩政成時，清溪弄釣絲。當年潘子魏，避病沈
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事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張蠙詩　贈江
都鄭明府　他人空是稱才術，才術須觀刀有餘。兵亂幾年還劇邑，公清
終日似閑居。床頭怪石神仙畫，篋裏華箋將相書。更欲栖聯近彭澤，香爐
峯下結茆廬。　送次績溪先寄陳明府　入境風煙好，幽人不易偶。新居
多是客，舊隱半成仙。山斷雲衝驛，溪長柳拂船。何當許過縣，聞有篋中篇。
孟郊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

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雖相舉。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茝覺。
郎士元詩　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
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戎昱詩
秋館雨後得弟兄書即事呈李明府　弟兄書忽到，一夜喜兼愁。空館復
聞雨，貧家怯到秋。坐中孤燭暗，窗外數螢流。試以他鄉事，明朝問子游。　呈
公安貴明府　華縣門前江水深，淺於羈客報恩心。把君詩卷西歸去，一
度相思一度吟。　岑嘉州詩　經附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裏過紅橋，
花間藉綠苔。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杯。鳳去妝樓閉，鳧飛葉縣遙。不逢秦
女在，何處聽吹簫。　盧綸詩　途中感懷寄青城李明府　鬢雖殘志未
衰，壯心方是此身讎。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耕釣舊交吟好
憶，雪霜危棧去堪愁。如何只是三年別，君著朱衣我白頭。　張喬詩　寄績
溪陳明府　古邑樣聲來，空城只半存。岸移無舊路，沙漲別成村。鼓角喧
京口，江山盡汝漬。六朝興廢地，行了一銷魂。　伍喬詩　僻居謝何明府見
訪　公退琴堂動遠懷，閑披煙霧訪微才。馬嘶窮巷蛙聲息，轍到衡門草
色開。風引柳花當坐起，日將林影入庭來。滿奔塵土一床書，多謝從容水
飯迴。　周賀詩　寄寧海李明府　山縣風光異，公門水石清。一官居外府，

我戴別東京故疾悔天簽新詩雪夜明家貧思武進將靜憶歸耕抱跡窮
書義澄心得獄情夢靈避客解紛古懷人星守月通宵坐尋花近路行從
來安知道何處白髭生　宋慶餘詩送淮陰丁明府　之官未入境已有
安人心遣史田中路得舟對遠林島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眠日公門掩
唯應伴客吟　于武陵詩送鄭縣董明府之任　南北已行久憐君知苦
辛萬家同草木三載得陽春衆道聽逃子夫門歌主人空持語相送應怯
不霑巾　高常侍詩送盧明府有贈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
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把高風美爾最少年胸懷豁清夜史溪如流泉明
日復行春逶迤出郊壥登高見百里桑野蘚芊芊時平俯鵝巢歲熟多人
煙軒猾唯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
徭伕章吾觀黎庶心撫之可萬全何幸逢大道頻言東小鮮誰能奏明主
一試武城絃　章碣詩夏日湖中即事寄晉陵蕭明府　亭午曦和駐火
輪開門嘉樹庇湖濱行來賓客奇茶味睡起兒童帶葦紋屋小有時投樹
影舟輕不覺入鷗群閒家豈是無詩酒公退堪驚日已曛　孔秀詩集酬
陳明府舟中見贈　長溪通夜靜素舸與人閒月影沉秋水風聲落暮山
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陶令多真意相思一解顏僧皎然詩送烏程李

明府得陟狀赴京　驛史滿江城深仁見此情共林推玉振公府薦水清
爲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僧無可詩送沅江宋
明府即開府陳之縣　初聞從事日鄂渚動芳菲一遂鈞衡薦今爲長史
歸人臨沅水望雁映楚山飛唯有傳聲政家風重發揮　元微之送黃明
府詩并序　少年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常爲觥錄事曾於實少府廳中
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二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
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東
數里遙望驛亭前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
似識問其前銜則固褒時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濟困饋
酒一罇艤舟請予同載予不見其意與之盡懽遍問座隅山川則曰又驀
次其右感今懷古作黃明府詩云　少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
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氏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
連榻坐兼共摘香別船行滴思臨風亂霜枝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
今情逕遶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
閒千載名　戴叔倫詩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遲相留一醉本
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客家故林吳楚間冰爲溪水玉爲山更將舊政化鄰邑遙見逋人相逐還
戲留顧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浪急
趙嘏詩贈王明府　五柳逢秋影漸微陶潛戀酒不知歸但存物外醉鄉
在誰向人間問是非　崔峒詩贈李明府　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
聚晚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競美新爲政計日還應
使觸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　盧彥琳詩別商明府　許
教門館久踟蹰仲叔懷恩對玉壺惟有離心欲萌客望岳雙淚不成珠
宋百衲詩上烏程李明府　雨鶩憂民半欲絲此中能政動神祇河陽花
發春風滿單父琴調盡日遲直操已爲松柏許貞心不逐歲時移鳳雛驥
子土有種已是庭前玉樹枝　宋徐鉉騎省集送歷陽方明府　才被召宮
披京官辭乞神觀因除歷陽令歷陽舍外六朝古邑　古縣橫江北遊歌似
武城吾觀金馬召旅著綵衣行舊感吳山色離愁淥水聲外門廬井在相
送裴寔情　送望江張明府　之官別是榮詔許侍親行溫清自鳥樂煙
波不算程山留丹竈室俗有故鄉情無使十年後空傳勉令名　送長社
胡明府　黃綬縈來穩鈇杖首尚新草堂事久次謀著正求人皎皎涼秋
月飄飄清露塵常有遺翰求作篋中珍　送黃梅江明府江前爲江夏

令有善政今更宰小邑故詩留別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
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爲小邑篋中徒自有雄文書生膽氣人誰信遠俗歌
謠主不聞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趙叔靈衡陽集贈蘭江
鞠盤明府　聲裏聲颻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遊吟夜倚琴邊月半醉
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皆解表雨塘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
衣家晚唱閒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
夜雨來試茶還拂葉貫樹亦和苔妙句隣僧乞仍聞得藥回　寄東陽王
明府　經炎雖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
天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攝明府　孤
蟬鳴水潤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同秋館聽併起兩堂
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攝明府　又作殘秋彼陶公爲斷魂
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預愁山館宿想憶獨
閒樽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
城望遠魂堪斷思閒夢亦清留陪遊嶽寺遠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蹊聽雨公田近聞寬月嶽齋宿禽無別語病馬
立閒蹄夜坐聞清唱何人釣月溪　詩海繪章劉景文將至王屋先寄張明

府　詩仙徵已管天壇。天壇山在王屋縣，乃古清神仙翁舍之所。平曉真
除碧落寬。唐詩云碧落新除洗竹帰。境內兩頻春滿潤，門前山聚曉雲寒。
十年不見應題塔，萬事休論擬挂冠。同是清源騷雅客，欲言流涕已汍瀾。
但與張九同來，欲看劃清原王屋，秋非常之遊。　將至濟源府先寄姜明
府　識君風葉有三堂，劉使頻驚鬢有霜。經耳萬端人事近，動心千里客
途長。讀書學幼金相誤，臨水登山獨未忘。路入濟源聲賦詠，此行真於鄙
夫狂。　送令狐明府　竹當顧候說，共惜歲除殘。聞道巳山遠，何如蜀路
難。荒林藏積雪，亂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令勞者安。　陳齊俞都官集
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芳信落江東，閑解愁顏與病慵。自笑踆士
湖海上，喙無豪氣似元龍。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名重人丁。　少
年心志欲摩空，漸老年飛悔滿慵。年悔劉郎堪絕服，不須辛苦學屠龍。
執某功名逆轉逢，既無成就若為慵。不如歸聽華亭鶴，看甚于今恍二龍。
徐積集　送呂明府　故人呂明府，而變南邦吟。不嫌我衰朽，如于有良
心。良心何變吟笑，翁為我平生懷抱空。二心常在浮雲外，萬事付之流水
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亡之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子
晉察之久，付之辭與氣。何以為不忘，此諸大夫喙。　再送呂明府　昨泛
江都船，曾作寒冷篇。今浮清洛水，仍是清風裏。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
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
供笑吟，為我迴頭望南邦。　強幾聖集　上高明府孫世則寄書及詩依韻
和酬　客顏憔悴過三閭，猶喜良朋記拙踈。忽隔重江論舊契，更言終日
困新書。來書有新法推行，應不暇之說，宜情共感中年後，樂事難同二
月初。王月櫻日，度詩與書來答之，日乃二月五。好在江山一樽酒，他時懷
抱為君舒。　京師逢徐溫叟明府，良約飛相逢。今四十，當年壯氣虬龍勢。
交情獨在酒憶深，人事細論衣袖濕。詩書誤身恨自隣，公相滿眼誰可挹。
蒼毛已變長安風，復會更憶。　我我陸放翁渭南集　送猷講主赴李明府
姜山之招　貫花藏快歷車轅，推于窮探到本源。聽法兔神環墨花，瞽疑
英俊集　龍門孫貴此日輕為別，尺素何時遠見丹。坐想文殊對摩詰，高談
無礙九河翻。　董頴霜傑集　呈澤仲明府　能廷倉卒客，不以在己辭猶倒
蔡豈促初無且為詩，病多殊怕酒，年少軟談春，顏見識識玉，輕紅學為梗
江濼浮山集　書江檢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惱底青松嫩玉肌，思
倚車馬到津東，為聲忽為故人好，染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
來獨勒一籠圖，總持相見開土光，為報百憂如夢中。　范成大大全集　寄

溧陽陳朋元明府，約秋末過之　海內交情兩斷金，二官分袂阻登臨。書
來恰值看雲眼，夢往誰知共月心。道長只今無捷徑，溪山依舊有清音。兩
風滿鋒潘帆飽，不燭相尋語夜深。　陳造江湖長翁集　別趙文卿明府
人品推君第一流，論文向我有綢繆。月從紅粉追談笑，家置青編絕唱
酬。轉首各東先背去，幾時同作鳳城游。隨風具道書難寄，旅雁飛還是使
郵。　劉克莊後村集　送孫明府先歸　九年為邑宰，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懇
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冤如小陵圖，笑過大鴻君。四境風謠美，諸公
必來聞。　送薛明府　長官三載內，屢被哲郎嗔。謹笞判少，公清縣庠
貧。武祖常野老，禪獨待詩人。祗恐凫飛後，民間事事新。　丁酉重九日宿
順昌步雲閣絕句七首呈味道明府　侈已曾為劫火塵，獨茲猶是太平
民。兒時所歷今三紀，便與溪山作故人。　老子疑頹耐遠遊，平生腰不耐
閒愁。今年天賜登高地，身在雲峯最上頭。　小休慷樹澄清泉，垢盡身輕
意欲仙。豈必書儒如此樂，舞雩風止在溪邊。　九月南州菊未黃，芙蓉狄
次獻新粧。不妨折取繁紅插，四海皆知兩鬢霜。　只了年年作逐臣，本避
繼壤面缺屢偶逢。令尹留連我，不畏紅塵熱洗人。　先借清風掃水軒，更
呼涼月倒金樽。定知明府歸來夜，縣郭留燈未閉門。　長君擁事大為勁
李子居官水似清，斐然不能致珠平，偏聲尚可聽琴聲。涂中得戊寅封事
日李子小不能得琴。　吳順全歸集　別後再用前韻寄承明府　所因安
患夫其親，自首并為未遇人。飢日屢常聆是白晨，炊何敢問新陳。孫顏愧
我猶初仕，家足如君即要津。惜別夜閒書欵語，交情終始發於春。　孜孟
清然雅寄呈邦獻明府　堪致棲鸞吠頻，煩篤君貴來能，抱千秋主不受
吾盧與世多年，近論才信，閒踈故人應笑我，早晚逐歸歟。　孫介堝湖集
送趙清臣子明府民謠六韻　社圃山上古姚州，山色江光薪畫撲吏
鼓分明庭少事，衍揚閒冷獄無囚。民言想信清如水，天賜常教大有秋。人
物滌懷何濯落，詞章翰墨更風流。朝廷久合登劉向，父老知難挽卓侯。早
實新泉探鄧樂，公名長與此泉流。　劉宰老忠齋公集　次韻呆陽鄒明府
詹二首　夢北光陰一鳥過，四年西渚負長戈。送君喜眼青猶在，惱我衰
頹白已多。吉僅政聲方決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
丸下峻坡。君詩思敏捷。　初作南冠至隨閒，墨蛟未猶掉百里，遠時見兩
見四江日，拔梅雪春陽動，有慶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蔡九峯集寄
贈江寧劉明府　南陸畫日永，北寬風氣清，端居說時物，園林綠陰成，新
竹梢已繁，條櫟葉初榮，翩翩有幽禽，晚枕賡清吟，豈無樽酒歡，撫景雖自

傾覩朋天一端。別我歲候更。來爭奇秋毫。看煤染霜藤。耿耿嘆離群。摩挲
懷友生。珍重萬金抵。契闊十恨平。欲題尺書報。惻愴若爲情。　喻良能香
山集留別趙明府　綠捧漫分符。牛刀新發硎。花城方寤落。戊戌巳除螢。
生計雙蓬鬢。歸心幾驛亭。他時重會面。應是眼俱青。　江湖續集胡布堅
寄來靜佳明府　十載江湖嘆不遣。識君歲月謾蹉跎。大書南去靜邊者。
山水西來仕宦多。琴調本高知賞少。詩逋來了欠催科。驅人採致清如許。
製錦織中製芰荷。　送傅明府南安撫字及催科。三年鬢已皤。公心如日
月。浮議任風波。父老翠眉說。兒童拍掌歌。歸裝無一物。空有採旗多。　沙
門紹嵩亞愚送次走筆送張明府之都城　原下相逢便別離。故人持地
爲嗟諮高灘落日光零亂。春水涵波綠渺瀰。四壁一身長客夢。三年兩作
送君詩。紫垣多士推揚切。會向天庭振羽儀。　見張明府　聲來當午陸
士龍。爲官古雅少人同。拄天勲業須君了。更用文爲續國風。　善政折聞
老父評。甘棠不翦向來榮。佇看孤潔成三考。千古無人繼盛名。　宏博自
居韓柳前。素王妙道況親傳。坐朝來有徐州捐。莫讀當時歸去篇。　雅淺
天姿固可知。能除疾瘼似良醫。道途誇客無他語。且道微黄有近期。　江
表人材獨數公。南朝臺閣是家風。景星但欲爭先覩。還許從容廣座中。

芳庭斯植寄靜佳朱明府　輪花留名久。城邊半捲扉。聲隨淮水遠。吟入
楚天微。史靜看山坐。鄉遙撫劍歸。清虛無別事。嘉政在璇璣。　林表民送
天台李明府貢一歸越　赤城譚笞令。爲政切鳴琴。潤澤如清操。山雲識
苦吟。自甘微賤拙。誰信勒碑深。歸路春風近。煙花繞棘林。　次韻酬陳之
道明府見贈　爲政都君見。朝然似苦吟。光前還照後。行古卻居今。庀世
道難直。政山春正深。露生觀庶物。清坐更觀心。　送薛子範明府歸永嘉
天台已債今還了。來上清班意若何。行李比如初到日。鬢絲應得近來
多。民聆界首琴車送。君向城隅柱騎過。恨滿東風不能別。柳邊鶯語即驪
歌。　陳必復寄石泉雲間明府叔　容易成離索。臨分重感言。夜船楊柳
岸。曉枕荻花村。山雨斷雲腳。溪風生浪痕。懸知自公退。懷抱介同論。　吳
政人能說。新吟客來傳。一官清似水。萬事信於天。養鶴分廚料。狀書出俸
錢。畫庭少公事。閒閣抱琴眠。　卧念相從樂。柴門本寂中。曙窗報情色。寒
葉語秋風。別去詩難穩。愁來酒易空。相看才數驛。好爲寄書筒。　奉酬陳
介庵明府桐江見寄　寒侵征袖客先知。曉角吹霜下採衣。歸興只緣松
菊晚。宦情肯爲稻粱肥。山村日落人收市。海浦風生浪打圍。惆悵詩成無
使寄。夜深情遣夢魂歸。　韋于駿集懷永康顏明府　寒山情望青重重

我居山西君在東。縣疆有守不能往。遙想休證如飢寒。反思六月君徙道。
夜對樽酒乘清風。高談落落破唯吟。不許俗語咏其中。撫然傾蓋信若舊。
誠通氣洽如所聞。別來慰釋尚可賴。時獲佳句聞除蓁。所嗟重遇人甚遠。
安得邂逅還相逢。　歲時雜詠劉堯合沁至日慰中寄鄭明府　夫計爲
早史。三年滯楚鄉。不能隨世俗。應是昧行藏。自壁空無點。貴波只自傷。暮
天鄉思亂。曉鏡鬢毛蒼。尺管移新律。窮陰更一陽。歲時人共換。幽憤日光
長。拙宦甘知己。無媒悔自強。追還蓋薄命。恩愛貴餘光。泉口試難辯。長川
卻易航。漁竿今尚在。從此棹滄浪。　戴元濤寒食城南即事同訪藍田韋
明府　閒出城南禁火天。路傍騎馬獨搖鞭。青松古墓傷碑碣。紅杏春光
美管弦。說鶴青磨玉劍。護誇缺血點銅錢。世間盡是悠悠事。且飲韋家
冷酒眠。　林和靖詩贈胡明府　一琴寧落倚松窗。孤決無君傳趣長。諸
廟有時封縣版。坐衙終日著公堂。爲牧郡印教村僕。偏捻圖書見古方。微
足說狠人吏靜。卻猪吟茶立秋廊。　洪綺非詩戲作公子歌送宜明府
人間天上張公子。宰邑彈琴蓺桃李。門前五柳卧街楊。子無金十有如此。
三年墨綬何必遷。萬里青雲從此始。壁陰多暇清晝間。重塵羅襪醉春風。
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紅粧倚鐵君青驄。但願主人黑頭公。

醉中作桐鄉歌別王明府　故城疊嶂臨高臺。古木到天猿鳥哀。桐鄉
官寺山水裏。泉聲常挾驟雨來。吾祖政成來邑後。丈彭風流今未朽。王郎
進身無金牛。藉甚能名傳衆口。弦歌之聲傳故人。卑息馬須開芳譽。明朝
更指南斗去。相思日斷江湖春。　蔣重行詩送趙明叔明府　隨行惟一
琴。前路足幽尋。今夜維舟處。何村遠樹林。鴻聲秋浦冷。雨氣海山深。若問
三年政。知君畫此心。　谕斋殘心泉學詩藁和津浦佘明府　劉雖鳥鶯
及飛鳧。騎仙跡惠與清津流名高。曹山石。康誅今所難。吾道機可亦作縣
既有藏。救世豈無策。潤水疑鳴琴。中宵起人憶。　寄豫章李明府　太白
搖芒芒。只在西山陽。常言欲千里。一夜千里長。酒盡還磊磈。出匣鳴干將。
蘭菊猶有秋。白日安可量。　施膚吾詩酬張明府　潘令新詩忽寄來。分
明綉陣對花開。此時欲醉紅樓裏。正被歌人勸一杯。　林坡遺風集寄王明
府　枕中書不祕。深泊竟誰憐。客路又芳草。春風非少年。渚鴻離嶽雨山
木。帶吳煙。古調無人聽。因君未絕絃。　蘆川集春酬陳端中明府長韻
往在識公日。我與兒曹俱。八齡初聞字。雙鉤咯眾求。知爲太學生。風仰君
子儒。契闊三千載。邂逅天一隅。追數半光陰。彈指上空美。披所存復陸沉。除
中驚過駒。長者類太丘。祖風如龍蓁。兵火已無屋。蓬蒿仍不鋤。善藏武城

飛息罵王喬鳧功名有要路犬石思捐軀常揮鐵如意欲碎玉唾壺書立
無浪語天驕令既誅下如鴟兔于扁舟歸五湖安用金谷園墮樓須綠珠
捐幽起刀筆將平技屠沽但封疆丘地與料秦王髯隱居九畹蘭沽計千
木奴客至徑設醴詩來或採觚游戲百家衣割談五雜俎涉世雖歷落安
命民支梧 送前東陽子明府由鄧渚歸故林 結束征車換黑貂滿西
風雨正瀟瀟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溢水闊桴經
滄海觀山遥懸劫為謝南溪客白首螢窗來見招一作草門誰見招 戴
復古石屏集叢戲呈大庾趙明府 堂堂附郡縣深遠半如村能共斯民
樂平忘太守尊梅花高可折清滿枕無澤天與詩狂者清澤共一樽 洸
川集叢況川定海來餞樂成鄧明府平丸赴改官班趙振文司令首賦古
體因概有述 明趙普薄遊地隔情自綴君先從天來余為適殘繫人言
官一方閩士既其細義知賢者心利謁部夫計里居亦有云官吏吾熟睨
漏屋詎自知知漏在所戀嗟余并養拙捲室欺徑詣兩君政疑神萬戶誦
美惠奮發史膽冰落筆民病蘇邑負賦常平什九緣執與君為融以衷公
安私不藝呸彼莫非使惟妄欲孝堂能依百風風其尾一播獅薦滿趣天京
恩深留海商忌形無語贈折柳嬋大嘷趙侯獨尤鳴自男不自創蕩蕩九
門閣貫星斗並軾勿作貴人訣輕此寒士藝 毗陵志送江陰霍明府之
任 遥遥去荆新泛邗筆東損樹州巢灘鶴鄉多釣浦人虹分陽羨雨浪
隔廣陵春知先三年秩縣書外是貧金元裕之遺山集 將上書羊副幕府
感懷呈貫明府 吳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領幕府
不防幽夢落邊寬驚烏繞月枝難穩飛騏嘶風氣未降愛情千土請纓子
一蓑休從弄扶江 元程端禮畏齋集 用韓退之出宰山水縣之句為韻賦
五首呈來巖王明府 巍巍來曾山巖峨何峯峰岸豈使興雲雨生賢為時
出粵自產尼聖秀氣久蟠鬱後有石與株正學相紹述雖云位未充好邪
用揮叱聖經劉蕪穢其根捐日月戳氣今在公公已久著名實貞孫百錄刪
況復精經術民親澤易及惠行身豈屈顧公崇德業屹與嶽山匹 語云
六十年茲邑得賢宰前宰才施子為政實樂豈事有利田里者若數臘酷
子時值歲荒老稚待無餘境內盜與侵長司當刑罪遺愛在人心歷歲久
適在公未適庚于赴此小民待渠渠讓良善有若植蘭蕙除惡絕本根直
復願懇懇茲心實昭明皎皎水雪雝前施後有公名聲兩嘉尤所恨事掣
肘妄使公心瘁公度施于時未必功不借揮敘不下堂戴星不得息惟勢
有難易才豈云未遠所問在邑治如水畢赴海繼時繼者誰贊諸當不改

凱之宰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號繁劇治者稱獨艱凱之御以約廉無
清畫閒邑事既云理復得玩摩山建千事堂閒公能息翼須南山極雄
秀大巖聳雲氣驅馬詰幽顛扶藤窮躋攀推此山上奈來數酌溽溪能
賦復能畫日落猶忘還風煙遺窮探拔谿上天慳豈深慎虎頭三絕專
人間 郡水出桐洲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吁父老
言茲可喻政理風怙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燭鬚眉一一見涅渙汲
者可濯湘濟者奇可賦積雨洗濁流拱益若奔駛千馬情其情紋鰐森
利齒豈徒濟者危陂障將圯毀父老尋昇言公念幸及此此水週日多
清日昔無我流清雖自全週者日潤潤公未水既清公去復前似公有
一寸膠慎勿質諸已當往治河源餘波併灌被公謝父老言吾敢忘以
止悟彼滄浪歌仲尼識孺子 賤子家浙東承睹此山縣無術稗道化
空忝文學掾人主恨無位有志不得薦劍茲萬家邑公實司溺援索把
臣濟才少試詎云倦馭丈若未折曾不得輾轉鯨鯢牙角利赤子欲拔劇
于公任獄丈子孫尚昌衍所積公已先百福根所先世儒後讀書謀云彼
萬卷臨事輒袖手雉若正墻面迹使真儒效曠世不常見作詩激腐儒豈
固事諺衍 宛陵韋其集 米倚先上楊明府 清白名家先耳孫太常茅
于宰官身載星閒俗十山得晰雨關心百里春花底濃陰連宛句琴中古
意帶岐幽山城只恐難淹久回首飛鳧覲紫宸 任仕林松鄉集寄袁貴丁
明府 丁夫子三已有庶多殆之官役衍諸生謀從之一來對令長斯如此者
兩月且坊除大際呼來呼我去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沈沙塌已生苔青山
自笑不歸去白馬相看時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
息復虛濤水半奇春風郡化臺 和徐明府遇雨鳩寄見寄二首 海風吹
破石雲寒篆路縈回地自寬赤岸雨餘土碧蟹金波天外洗銀盤 漁燈夜
入蛩僧塔蜃氣朝浮北客鞍馬上長官低鳴道老人攜手話艱難 兵後
人家易感傷孤村流水共凄涼腥風已散漁鹽市劫大猶存瓦礫場沙岸
嵐光孳樹黑海門日暈射人黃相逢猶自成酸鼻況入憂民父母腸 馬
壺中霞外詩集 簡王仲通明府 曾聞宰邑江陵府況愛一門說到今
歸自謡妓誦樂飯牛不入利名心 青春白日庭階靜綠幕黃簾雨露深 來
必伯才山水意只逕鍾子是知音 范德機集 留贈黃明府 黄甫古做
吏而多清白心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音洗刷邑弊陋宣暢民滯淹荒村
無吠犬秀隴有鳴禽淵明不醉酒于晚自得琴未必畫師古何曾楚論今
栽詩俯碧澗焚藁玩盧本清眠消白晝高視紙黃金我本江海人常聯杂

枰陰携持粵山酒。籍寐朔城砧。鴻鵠歲月晚。鯢鯨煙波深。還為吳鄉別。來
手一沾襟。　陳秋巖詩懷李明府在閩　別來經兩載。出處喜平安。樂世
多權吏。惟君獨冷官。秋霜黃橘熟。山雨綠榕寒。遠使歸來日。晉書定待看。
秋夕一首寄李明府　獨坐真無賴。清吟誰與同。壯心惟浩渼。往事已
成空。明月秋砧起。西風畫角雄。如何今夕夢。多在故鄉中。　聞崔中丞樂
為李明府　聰瑩乾元冊塵埃。滿縱功名寄酒杯。富貴逼人從分定。等閒
乘興出山來。馬鳴曉入皇都府。鷄鶩秋飛御史臺。君與石溫同去就。烏公
元自識奇材。　黃叔美詩頌金谿周明府　官居萬山底。聲滿大江西。政
與神明哲。詩從列女題。上階榮紫綬。百里局霜蹄。琴重蝸頭篆。書名卓魯
齊。　借問金谿政。依然似義烏。不知民俗化。但見訟人無。驛騎春山好。門
清夜月孤。無多元結草。慈笑豈全蘇。　董嗣杲英溪集送陸明府歸嘉禾
塵雜吳淞游宦非。憂憂何暇萬舉徽。孝先使服尚朝懶。元亮折腰須閒
歸。所慣秦官鄉曲笑。不思獻策廟堂譏。義和市尾漁舟聚。獨樂扶衰坐釣
磯。　寄彭澤陳明府　回頭過白叟。事說長官清。決訟如轉燭。住倚其
情高風古靈孤。惠澤流花城。府歸過所隔。咸樂及時耕。桑埋單除老。稻坂
黃雲平。積憂發謠訟。遮屋歌樂聲。暮山映酒艷。秋蘚把金英。我滯亦已冬

欲往從心狂。有時追往音。長轉思盍并。重當貫孤航。晨昇陶淵明。　張思
廉集東潁明府　水國差從重。江城盧舍稀。曉呈懸印出。暮雨勸農歸。宮
鳥啼新月。公庭散夕暉。欲知通守瘦。但視野人肥。　張仲樂集寄吝張五
丈變明府時在晉回　舊令龍溪有去思。移家喜與五風宜。人傳張籍妙
樂府。我識王維真畫師。火米是收禽稻早。海椒春放蔗花遲。客查不到天
無鳥。頻有鄰軒可寄詩。　程以文禮部集將赴程德先寄劉明府辨中三
首　亂山咫尺限西東。十度傳書九不通。幾卧月窗光作夢。欲尋雪棹恐
妨公。西門政美人都說。北海憂多酒不空。明日蹇驢衝熱去。借君石磴聽
松風。　花落花開春已秋。感時傷事自多愁。蘆渡海市浮人馬。鵲架河橋
度女流。湘水使還雲作伴。石渠人老雪盈頭。稍聞許郡持時論。却喜虞鄉
老故丘。　才脫弓刀使解襟。未辭描楚且彈琴。雲埋茸竹千山影。日轉宗
梨滿縣陰。富貴危機探虎穴。文章定價走鄉林。也知後園將熟。寄酒提
前百過斟。　王結文忠公集送阮明府雄飛　吳人爽爽朔建安。悠懷小
邑聊紆組。惠風普政撫疲癃。奮舞對齒推俠樂。操刀治劇有餘裕。回境熙
熙皆樂土。士元固非百里才。為治不妨希卓魯。公餘不廢歌舞場。深居玩
意詩書府。紛紜能文治篁豐。遞追賬中見此父。碩我自為樗散材。感君忘

半世收數百年定交心。異移一古吉別。遠如許居民擇。洋懷惠愛。我亦慷
然誰陪語。君材昂昂汗血駒。朝發幽燕暮吳楚。當今臺閣政推賢。看子軒
然黃鶴舉。
國朝顧祿送襄陽贈黃明府　路人休墮淚。十行羊祜遺碑已渺茫。今日
皇恩予列郡。歌謠隨處頌龔黃。　張宏江湖吟嘯別王緒明府　種就河陽花
滿城。天風吹送上瑤京。槓臺神劣冠懸久。葉縣仙鳧馬去輕。恩水彈琴當
日政。郡亭酌酒此時情。明朝又作匆匆別。回首官橋萬柳青。　送定明府
定候高昌裔。家世榮簪纓。十九髫父蔭。佐治多政聲。六令行年六十一
過眼功名如一日。風雲變化不可期。又幸相隨保家室。我
朝遣送淮寧丞。復升令尹來泰豐。泰豐僻在萬山裏。擇除猿兔閑榛荊。為政三
年勞且苦。縣宇重新過前古。雄別已見如碧泰。虎伏還閑似周處。不才幸
忝列同班。往往相看多好顏。義重不須酬白璧。氣酬且欲移青山。余因公
務三山去。君亦來過喜相遇。月下當歌笑口開。風前把酒心肝露。歡娛未
久復分離。腸斷吳蓉花滿枝。瀟帆高掛棹輕舉。長風颯颯吹人衣。我歌送
君行更願早回首。休說雲林好掛冠。九載杉陽頻同守。顧同守耐歲寒。秋
林未許長棲鸞。回首雲程天萬里。明當接武登金鑾。　贈熊明府還河間

桂花吹香墮紅霰。多士如雲會鐵硯。越王祠下雙雉飛。衆中偶識熊君
面。熊君本是文江人。蚤隨鷹薦封朝
楓宸。一官岐推出天意。百里遠牧河間民。我昔曾讀宋元傳。河間民情尚浮艷。
但教德政化荒淫。盡使淳風世丕變。三年報政古有程。九天登壁昭文明。
向來課最書上考。承恩重還河間城。河間黃童騎竹馬。遠道歡迎滿車下。
好將事業繼龔黃。早聽英聲播華夏。　來鵬宣城總集宛溪送李明府罷任
歸江州　菊花村晚鴈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便尋無到侶。家貧已
用貴琴錢。浪上溢滿千層雪。雲起爐峰一炷煙。憶見吾鄉甚知己。爲言撫
悴過平年。　黃寔詩寄神山令張仲安元禮明府　一識神山令。高風邁
所聞。政優令卓魯。辭敏甚淵雲。德愛士無玷。才推驥不群。相知何必早。傾
蓋許論文。　眉庵集顧明府見過　使君綱節來相訪。正及南風百草長。
新語驚人渾爛熳。奇材化俗更循良。西山雲朵金銀炁。東閣梅花水雪香。
使欲承搖遠相從。況驚春水綠茫茫。　張孟循詩集寄馮明府二首　丘
園迎遺逆。鋼墨迂才賢。寄此百里命。屬當者艾年。四明佳山水。文流舒泳
壽小駐尚方馬。未揮武城弦。張皇邑弊阻。科罪民乎悠。末決中材實方希
人療瘥。六經載治道。如彼淵中求素。某仁惠性深。衆良可宣。　明府視家

月已閒寬厚名參沐詩書澤傳爲田野祇公堂木葉下一展参對誠棲遲
過謙抑文華歸老成遠離忽易久叢林啼夏鶯坐閣再見理徒曾瞻企情
邊有贈拜使尊吉江漢行還當訐浸興歸獻頌謠聲 借妙擘東皋録酬
曾明府士章 戊申題詩寄草亭遠煩白鶴下青冥彩毫落紙留鴻爪且
鋒當憲織風術百里仁風隨化雨兩車秋月映華星林僧溪友争傳寫擬
向青山共勒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六姥

府

贊府

佐 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爲贊府許公 唐駱賓王文集上郭贊府
側聞承樞彌奮韻清瀨於鶯嶺家德井乾魏玄扶而布族
班潤解濤沐高融望於餘波而夾羽揄揄願思逞於烏樹伏惟公瓊基疊
秀積珠構於三龍玉幹騰英聳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擎河泛高尚之舟
德驗通神重采動幽明之境庄邪溪而淮賀霜鐔靡堂匣之安擎理嶺而
飛華虹玉絢荊巖之氣松秋表勁栩顏霞而揮極菊晚池芳涵清露而泛
滔鑒懸龍鏡明還照於咸陽韻入鳧鐘響洪音於長謇心源泛藻控鯨壑
以朝宗情微拔蓮捲鳧峯而作鎮思千曜狎鸞蔚鶴於談叢揚風摛天詠
鄒龍於筆海飲佐銅章於羅渚側府文麗之風武壓綬於銅邪讚諸祥鸞
之化摭擇草又獨清韻於特琴化俘中牟翔馴草於淄雉加以延賓置驛
接士賦塵采拔易微遠致貿於司隸拔契幽滑驟取俠於淳于喜覺臟經
生屛門賤品牽以參名比屋貌康衢以自娛頂遠禍耕欣日出而知作又

以家傳素業攻書林而騁志少奉庭闈戔文圃以漁魂至於標卷青緗願
側採其真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遠源雖未能叶微中間發軔早府而願
亦見推里閈參決那間乎令銀箭鯉秋金壺應節叱聖翹足斯運迹於一
枝咏道彈冠望擬經於墨席不量屑睫竊其揚庭伏乙思波贈無廻撰
使陳留遺調下採柯亭之蓧會稽陰德傍春餘溪之桊則廻將之報不獨
香於前龜清光之音誰專探於往篤雖滄溟遠量永不愧於千潦而萬依
洪恩終當酬於蛾蛭輕塵視聽憂望唯深狨濆階戾覩性交集理啓 李
白詩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
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狀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
獨與我心諧府贊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本免時謂同舍郎曰天下
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爾
以不知曰公何所能對曰願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
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
是歲星慘然不樂謝靈運廬陵詩調笑歎剛參工繡中圖麒麟閣廣何遠
以歲從書賢才更記三州月宣天下之朝下置酒謾獻聖獻娛來置馳歌
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聞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

尼父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凌歊臺屬宣州。長朝操太平州之姑熟。白紵亭，宋武帝與群臣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贇曰：當塗詩：置酒高堂上。謝眺詩：來洛悲凡朋。歡娛安死節。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陽子曰：或問仲尼大聖，則天子不作。曰：無土。解嘲曰：或七十說而不遇。歟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得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長即乃諸國志來郎中仲通征閤羅鳳事，詳見上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又：南中蒙主政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孫旗共將根結，又其孟貢。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士贇曰：戰國策：虞卿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揚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今曰：諸部則五年自肯。是昔則千里流血。按此詩意，女惜園葵是用事，非泛引事也。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

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釣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齊賢曰：長陽源詩：秦也天下樞。戰國策：蘇巳見秦王曰：辟挹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士贇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遊。蘇武詩：去當從此辭。陶潛詩：朝夕從未歸。傳從七激曰：聞君逐臣，頑父放子。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嘆。曹丕雜詩：衛中行咏，中與常從如常，夫常不能安席。蹉跎失兩不申。鮑照詩：世既用度日，於秋自終老，而乎已蹉跎。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辨命論曰：展禽佐來，蕭艾與芝蘭共盡。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非類曰：丰茸也，蕃貌。芳草說。鳳棲建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贇曰：謝靈運詩：淵禪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東漢黃瓊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金。須賈恐，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笞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雎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昭王大悅，拜為相，號應侯。秦昭王欲為范雎

為報魏齊仇。須賈使秦，雎坐堂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相印，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決。魏齊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書：田橫，田儋從弟也，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於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為爾寂寂，鄭為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孟嘗君置之傳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士贇曰：楚辭：安卿雖不才，來遠客。陶潛詩：我君當世士，求度滿懷抱。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二三子，吾既固為戲。曰：虞卿願將而捐相印。史：子貢如孔子之思晚。

池州府志　李白答常贊府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

衷皆道揚雄才可艷抆鷃飛龍二天馬黄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
返總馬扶風推紫蘭府中東出商山道探芳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
人兩君解來亦何好閑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
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罏歇九天赫赫如爲荆山前陶公矍鑠呵赤
電回禄睢盱揚紫烟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
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岸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回恩榮𣙜不能就往
組至今空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絶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彦
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見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水
音從茲一别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劉文房詩自江西歸至舊任官
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却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
客至逢搖落舊邑人稀經亂離湘路來過回鴈處江城卧聽搗衣時南方
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韓翃詩送郭贊府歸南 驅馬淮南客
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暮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
賞後從此晚行履 盧綸詩送元贊府重任龍門縣 二職亞陶公歸程
與夢同柳垂平澤雨魚躍大河風混跡威長在孤清志自雄應嗟向隅者

空寄路塵中。 宋之問詩 送永昌蕭贊府 柳發由江頭送君函谷遊
弄琴寬别意酌酒醉春愁戀本亦何極贈言微所求莫令金谷水不入故
園流 宋吳仲孚集上曾贊府三首 自有吾爲懶何曾與衆同閑情長
向道妙語半談空半日身多病今年藥有功門前武五柳春亦在其中
只向郡中隱幽居地更偏竹風吹夜月陰雪壓寒煙心定欺雲石神清照
野泉一峯孥瓌瑤終日在吟邊 四歲侍家子心明語未真也知初受令
似覺便成人米動湏呼僕端身學拜親若教攘上去定道摘星辰 江湖
清集张方叔有懐元贊府李尚也 西風夠暮雨虚手惜新真忘爲是峽
晤彷佛呈萬象誰其伴詠吟貳至此幽擧君雲妙仕人絶脉注遊想 謝
翱集 雪中方回隱君訪宿有詩懐應田風雨舊遊恭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上静訪應田在其巔所石獲風雨有客六七人首遊
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歎君語謂此定何蜂百感生鯉鰭既非琴與瑟
復異石折件醉者咋不應愁者自爲苦空猶寄孫余展轉如梟鵂浪款散
餘悲以足掛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因㾮孫侍聞老夫門已復蟬蛻去入
山惡少年中缽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者爲客主而我同懐人忽復異處
所夢中逆相望各抱不售貢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懐者地主況有期與爲

不待微。倘覺宿山中。晴人不應會。 宋曹林逢吉寄懐仙居贊府尤貴端
槃安山水佳遊役獨來主後有縣佐贊欽見形夢寐憶昨文際初筆燈
飲文字歡卷出寶儲三人若爲峙相忘略形骸同道許氣義附之部半春
仰止惟一志戚言居官清武既主趣異對松悟詩玄飲水樂書味於此可
怡悦覩彼持遊戲並隱亦偶酷玉川房簡記贊府和張方叔詩末夕房寄
參仿山僧工川以冗工峽不敢既重擔有凝亦每背觸月擇耿元瓶接想
幽致應昔夜無眠吟成托部騎 沈惟肖送周堂長歸慈溪寄何贊府
慈溪隔楚雲閑不接鴻鱗因送還鄉客重懐佐邑人海明看日出山晩倦
行春料得雙松下吟成瘦鶴身 孫介𤍠湖集送别惟肖贊府 如孫老
筆健文章在對棍閒鷹鷲行只共低頭了官事忽驚華千勤離觴百年可
淡歷俠莢一鄉留董如見香珍重平生安樂法窮通何地不徜徉 元山
翁詩次天日居無住韻呈黄贊府 宦遊千里來瀋與住不酬才壽有餘
沈滌羅紈愛事布掃除緑竹聽鍾魚古今字當山興廢湖海襟懐酒怜舒
鷺鳳只今棲枳棘東門人但識疏居 道傳大劫無窮外詩爲多生舊習
餘意適不知吾是蝶欒全應笑子非魚。牧羊川畔尋圓澤下馬陵前憶仲
舒憂喜相尋何日了從來名下普難居 送黄贊府歸新安 我公本詩

人習組偶見慶三年潛溪上畫諾民不知門闌單如積馬度僕昔飢山川
辱狄拂風月隨指揮浮沉與道合偃蹇有兒嬉小人異寡與高義獨見推
微軀敢自安思爲國士期颯颯蕭雲足嬌嬌千實枝無勞與世即世自不
我遺孤身擊别恨千里極煙霏江空歲云暮誰獨憐吾私 又代作 青
山半筆溪如帶猶有承平典刑在學從貲木避笠子跌遣江蘺雜蕭艾作
縣無劇官無罪前召後杜皆吾師操摩洞瘵安有術覺衛苗蔣民不如我
公自是文章伯姓名久著金閨籍去年畫諾畫簾深底事溪山苦留客吳
嫌接屋爲高人在忽自道西山雲人立宦遊在通忘五斗可與千鍾釣公
來何道去何疾歸棹楚江秋瑟瑟功名半尸似川增好占逢山舊芳席
代送黄贊府 未恨尋常如我者却嫌四十識公遲自從一諾留琴畫不
愧千主元紫芝白壁至今怜嫩嫩來拔無度聽景景玉堂佇直如何日抵
忍餘人鬢多絲
國朝
張孟脩詩集寄鄭彦誠贊府二首 雲林三十六峯高峯下吳兵着
白袍義士起爲旌鶴陣名家真有豹熊韜上腴田土皆土五深洞人家總
映桃功實一門傳二美鋼章文鉤呂虔刀 憶昨趺門傾蓋新倚山樓閣
正留賓一池秋水觀魚興滿座涼風避惡人紅玉酒漿四斗柄采雲歌曲

勤恭厥職朕來日日思瓊
掛爾其判處須循抑春

判府

宋宋齋三筆國朝着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後
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州詞結尾云
依前特進知越州蓋日點異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將類能以子開與
之猶呼云判府而章實未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乎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
晉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
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義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之作宇
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朝野類要
宰相三公三少真王出鎮方謂之判其餘乃過呼王安石臨川集韓琦京
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門下分陝稱伯君南宮公職之尊從挺就封畢
萬侍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為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還尹節之寵特宣
典策敷告猶廷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素憲憲文武
之姿感通人謀光來於台鉉翼戴共考褒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
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成暨昭公說卷淮圖祉鎮定大事安如
九鼎之安承宣諸侯臨若元龜之信威動異閭師律既和重念邦圻之雄
書據河山之險徒倚君重以宣王靈就史西雍之旌留主北門之鑰益敦
愛賦并貫齡封於戲漢治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重繫于厥身
維汝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
開封府判雍熙三年在大州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為公居域中之大京
邑翼翼求尹正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符甲觀望峻維
城素推宗室之賢宜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
兆叶從才風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自於
天資禮讓諒由於特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
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閣就藩崇高蹈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
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
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睠浩穰之地是為踐歷之階爾
其按千里之提封觀萬夫之政事爾清識可考嚴史官撫育我黎民宣布
我德化郎掉獨以忠戢蒙右以威式觀器能以副眦倚又念隋朝而下唐
氏以還京內史別任他官親王牧不如崖務今茲慕須元謂式雅龍樹厥
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豈獨呼而獨親立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
孝勵爾事君之節体余知子之心欽哉勖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

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奏狀 右
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疾速
之任恩意有加蘇遠而近非臣朽邁所克欽承顧控忱辭仰干聰廉伏念
臣幸逢明聖誤被簡知與領藩維更歷三臘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勝狗
馬之疾頃投閒散屢勤詔諭未賜曲從方且叩閽再有祈請勿叨易鎮滋
不皇寧蓋地以潛藩為重任以鄉部為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筆至則
理當告老病侵則艱於陳力臣之自度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將冒
昧既怨于義實畏人言伏望聖慈深閔衰殘洞照悃愊收還符竹改畀宮
祠使之養痾里閭粗遂分願少需旬月遂乞歸休天施地生執大於此緣
臣已聞移命雖留甚淹候省劄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俞旨伏乞早賜處
分冒犯宸嚴臣無任 不允詔龜忠拟 勅某省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
速之任恩命事具悉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重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須綸
言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為近第宅所寓猶同鄉部有晝錦之榮無坐
嘯卧護忱所優為懇辭忽奏何冲挹之過至其勉哉膺體朕意所辭宜不
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宋景文公集徐
州判府相公啟 右某啓竊屬綿痾周勤四體仰頌移告遂曠十旬中昔
結轄之煩久懸泰記之問注情東夏延首貴台承福禄以畢臻擁翰垣而
俾乂恭以相公材經而圓功格于天秖六德以益嚴滿九言而無過屏茲
出處均我賢勞輝公東歸頓鬱東山之思留侯為壽時想赤松之游宜其
場和上符同體水吉萬物茲侯洪鈞 洪邁文安公集賀皇子魏王判寧
國府 恭審出鎮廣庭建牙會府當河以南畫為晉土上方屬於規摸自
陝而東主之周公時丕膺於圖任膽傳初播驩語交馳恭惟某官日輪流
芳天潢席慶積顒顒昂昂之望探元元本本之文河間博書數多深惟古
誼東平為善最樂灼見沖懷丕寧來邸之華優被紫宸之眷果膺漁涯卯
付藩宣嫺紱在蹇仍視三台之極品歸苑導節更丞雙鎮之盛儀豈特壇
盤石之宗將以壯維城之勢矣風聆英矩欣隔除書居幽抱依妄竊寶郎
之庇腹心教布少仲敞邑之恭頌詠滋多占言因既 周必大大全集賀
孟少師忠厚判平江府啟 楊庭讀命斩封分符左九牧之來班既資寅
亮右扶風之近郡復損蕃宣溢路部傳嘉師相悅恭惟某官望隆朝野道
際天淵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持身彌儉自解黃樞之柄久
從綠野之遊四牡孔脩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仲伯之還南遄
寵秩於亞師肇多儀於三輔神旗豹尾擁晝戟之前關第見萇弘視未輔

而有煥精蔡松氏之最。即歸東國之初。某方伏衛門欽闕威事。賜邦之三
公之脈已見班春。為滕文一歷之誠。欲忘賀履。青陽驗薦。王命遠頒。精
茵為之調術。起旋倪之望。　姚戒一會人集通陳判府啟　伏富史將臨
軒畢卑淮郡水江理。碑書發千仞之龍門。歸水樸歷。文托萬間之燕厦。善
我二天之獨有。為公持地而一來。撰欽紙於通傳。允椒函於節下。本惟判
府刪侪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丈師。王堂疑萬堅之水。清融衣裳霜水
沈九霄之月。明入老麓。頊闕廣信之蒲茂著。康千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
知役。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緒丈老森。達民大樂。常日嘉止。來歸立鵠之
班。公則翩然。欺動賓鴻之志。無望外脈。木欲中劇。聽古昔之竹州。乃允公
之業。會諾頒西江之道。院其旋朕師氏。雖東閩之郡君。又為吾又。凡此日
述軾熊之者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袁係氏霸。似賤賦
妄於蛇成。無萬億錦之登。稚王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劍多化
於歸舟。野無青草。而室罄無執。與錦於破屋。壞鐵注止。森國屋于。述孝子
前一復其舊。君陳弘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戶編為漢。稍之時亦如此。寀。某
息寒甚慣。天然不能。竊第七年重有風。池之想。反闕四載。願安鷗海之盟。
回憶歸時。深蒙異顧。猜尚方之劍。者泉已駃。其妄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尤

脈其難能。不圖再逞。相視一笑。幸以吾黨小子之蘭。傅事是邦大夫之賢。
欽松謁於莉野。齡無此請。抑斯吟於嚴武。或有所長。　增坤淵源余崇龜
賀韓書除大尉判隆興府啟　伏審玉持宸廷。分符帥閫。金印紫綬。屬稱兩
地之華。畫節朱旛。增重九戎之寄。續建羲之典禮。盛作府之威容。異數便
蕃。於情悅懌。某久切范謨。尤切欣愉。宸衣視我公之歸。終仰依於洪遠。竿
牘修賤子之敬。即將達於崇闕。　史浩節寨漫錄辭免判建康府劄子
臣竊惟建鄴重地。今之留都。內蓄王室。外折遐衝。必得其人。乃可妥奇方
今德望素著。已試見效者。及村猷出眾。據持未施者。天下不為無人。而陛下
猥以此任付之衰朽。其所以光寵之者至矣。然陳俊卿方以年幾七十而
去。臣繼以年過七十而來。二去一來。其廉貪之分。賢不肖之辨。較然可見。
惟陛下忘其無堪。是欲用臣。使一道兵民宜不竊議。天下搢紳宜不議笑。
臣有愧而往。必貽陛下知人之明矣。將何以奉宣德意。風厲州城。于此臣
所以再三控見。必期君父之矜從也。伏望陛下乎施天淵。於念督履。鑒危
誠之懇惻。全大造於始終。亟反渙恩。俾歸故里。則臣衛戴之私。稍慕何足
為報。　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
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見奏事疾速之任。臣聞

命衰忍無地。措躬伏念。臣屬意不肖。本非可用之才。而胃思最久。受任至
重。不能悉心竭力。扶知竊位素餐。曾任月參。卑庚山積。仰非陛下念其舊
履之舊。乃賜金丹。則臣螻蟻微生。當負鈇質。豈容尚厚。祿安寢故里。日
夜懲懼。無以仰副天地父母之陰祖。今者特蒙收拭。并以濟方。恩旨一臨。
如蹈淵谷。深惟上流重地。選用臣輕。如臣衰罪。要隨加之。素有心氣之疾。
年齡遲暮。浸以昏忘。駿敗民社。必速顛隮。重乃自言。非敢備禮。伏望慈慈
俯矜誠悃。亟收前詔。上以全聖主始終之賜。下以先微臣胃昧之誅。未泯
餘生。刑圖報效。臣無任度祈激切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重
念。據章哲府雖久闕守。緣臣聞命辭免。已越累日。決無胃受之理。欲乞便
賜俞允。免致再瀆。威尊有妨謀帥。臣不勝幸願。十二月十一日御批降詔
不允。　不允詔　洪思撰　敕某。古之具懸達播周室之用賢。有若召公之
為保。明南國之教。所以宣德澤而考流分西陝之疆。所以壯形勢而內鞏
乃令謀卜。咨爾求諸九林之輿。付以十連之寄。請宜即日以之鎮。尚
且抗章而乃辭。惟時倚籍。雖久闕守。其寀已行之令。亟慰未慕之情。所辭
宜不允。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　臣今具奏辭免判隆興府恩命。正
月二日恭奉十二月十二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臣跪讀祇拜。以還感極至

于漬瀆。自當欽承威命。即日依金產因循宣閫報萬一。實緣臣衰年抱疾。
力不能勝。是敢屢竭腹心。游于淵聽。伏念臣。舍身鉗衆。本無才略。受爵不
避。逆主趣騎。尋自扶闕以來。追思平昔叨竊過分。毫髮無補。常疑天刑人
禍。雖于幸免。逌聞起集。時恐惜懼。心氣宿疾。因此轉甚。而又寒入腰膂。步
履艱窘。飲食減少。日就羸瘠。留詔百無地。措躬厩合。扶憊赴官。以執憂
之心。隨艱臨之質。凡所施設。夫主上流重鎮。豈容養病。何時自月定
于大庶。在臣既年不能者止之誼。又使一邦使貴將迎。其罪過不勝誅矣。
臣亦仰揆聖意。或以臣嘗侍左右。誤被簡知。不欲使之久闕。特界鄉郡以
示光寵。是陛下施恩於臣者至深至厚。苟非心勤形瘁。如前所陳。則臣何
敢固為辭避。抵冒嚴譴。伏望聖慈。深賜矜察。即降處分。許臣仍舊奉祠。俾
之進退。從適之中。真之保全安佚之地。此為恩德。敢可勝慚。碎首捐軀。尚
期異日。懷犯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允詔　洪思撰　敕某云云
具悉。入居輔弼。出任藩宣。大臣之職也。卿上相印而奉祠館。再更歲籥。厥
念其久閑。起鎮鄉邦。卻思過之逐請。覽欽承。捉章控陳。却而復至。辭情懇切。
命從得免。倦懷不忘。眷德所辭宜允。　姚戒一會人文集通陳判府劄
于某伏以董時入見。喪悶如狀。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植德公清秉心

惶懌閒澹有儆。寧屋棠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詮來鄉九頌首奏記趙屢之下。伏覩財幸某竊惟來璿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其御。孰非獻祥來祉者。其事文簡王內之動。鬯詩曰。樂只君子。歆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其三職此章以頌某仰惟聖皇。拎恤遠民。詮擇良牧。襟帶周行。孰為廣也。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是自省閩。往綏高安。高安尤正昔治也。民樂于昔慶。因尤正昔父母也。今衆賢又為昔父母矣。是慶也。其實詞之其寧謂高安最爾之郡。然地小而實。尤為戲渊。第近年來。公之裕而柱之撫。牧者薄而斂者厚。重罹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而壯者四方。夫為邦者往往外保綱紀之虛名。內為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欽惟某官。廉足以律百祿之貪。清足以滌庠吏之污。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若山郡水之民。慕玉山冰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表。入為三公之命俱至。又當溥而天下用也。某不傳某自而居之冬。時論封之旨獲。升使為使。厚隆遇超於彝震。郡章以達其驛奏之衆封。綸官州以濟其道選之孝異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饒。以隆遠行。捧意勤懇。眇眇晚來。其何以埜此。拜別以來。餘四其載。趨門戴拙。循咏故書。天惠仁侯。來為邦君。前是寧得把其餘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某林棲灡潛。人事罕接。不能操使驅。恭賛函䟽傳千騎壓境。爰不可下道左之拜。乃始披蓬蒿之塞。徑荷簑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逐賀仰。催儼拙狨少鳴賀私。布故雷門泮流境趾。某屢泯也。仰止隨軒。月壁星珠之春。竊在崇賁。豈婺泥壞者之所敢躡聞。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顧來尤甲。

通陳判府劉子

伏以來明正序。清翊萬凉。共惟判府監薄。秘閣郎中。鎮撫今新。經理任重。帝東康舉。民子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詮三叢九頌。稽來書賛名於班郎之下。仰惟封書。某竊惟判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矣。刻溫至所至。祥霭庭之。何外郡之敢苞第號人望公。如慈父母。悵不朝夕至。脩途方暑。敢乞寬凉。次會於草水盤厚加燮調。肅副翹係。某比審吉成。司服院鎮。僕邦上。念創殘之民。曷能安集。公有賢能之政。式擇選肅綸。綽一頌縉紳交頌。爭為瑞侍人。賀其定屋之祇。其家其鄉。自是均拜史主之造。喜不衆珠。獨以官守所縻。未躬躬拜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某欽以其官。扶霜永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為國某事。所至可書。有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以蘇醒而精神之名。在御屏。政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

心痛者不及癸。祭某敢為瑞陽之遺黎。敢老請稱溺者不暇徐行。公其念若早望寬之民乎。某敢不稽首某祿不速。覩庶心仕進。內辰誤君。恥與姦朋。中道解跡。顧天歸家。席薦坐恩。失叔拜不誅去平姦。檢先戒敢戒。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技擲易君。希敢頭分。乞從萬官。所請從命。只得獨出去家境二十日。鄉國為墟。戎衆破屋數間。雖幸不為虜所焚。而使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盡為鄉之豪惡所占。家殘室毀。抱此平酸。官況何有。待罪于茲。茹痛包羞。伏而拎燭。某揆之吳禮。以民而事邦君。合有騈展之贄惟是以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率復以先盍鳴于鍾呂之側。尺書拙詞。仰洋興蔑。撰觸柔嚴。不寒而衆。某揣分有闕。希敢備致隨軒大嬉興居之間。抑某於瑞。則民也。敢辭為侯。謝里人而參教今惟宜。顧來先罪。

陳吳孫通郡判府

四月維夏。一氣先秩。某官鵬蓋化流。稱禱歆滄先。云簡禱三極賛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烹沐頓首。端肅戒賦通名于典。藏記者。首祈監臨。某聞詩有云。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況聞名門慶源。懷衛狀佑。使令金紫拓輝。允盈恆內堂也。動靜稽祈福無祿騈世俗勝服之旂。何敢僭中以漬二卿。某戴惟某官。精金美玉之粹純。霽月光風之灑落。文章本乎家學。政事可為史師。衮衮臺省。孰云不可。然嚴陵去天尺尺。匪賢能太守。京師將誰倚都屏。公惠來推行所學。治理有效。膾炙人口。多矣。將翁治行。先為朝廷知。堂堂九思。玉堂有詔。遵將行也。安用以此戒。非其變竟。

蔡九峯集

陸玉蜂傳。贛界判府詩。吃吃戲嗜。感一曲難為聽。安麻龍赤今判孫于規。夜訴倉庚鳴時。王氣化能無戀。高皇神武。百世業。安溪小子為憑陵。九十六萬日可撼。蔡何從史。皆摩匠。臣子臣子胡乃爾。富汝貴汝廣何主。臭精白畫欲掩。仙日角眉月。尤精神。昔來推柄不早去。止為魚肉。塗土靈。土靈塗炭自茲始。昔往今來祇如此。皇華一去何時還。志士幽人淚如雨。

貴應水調歌頭呈判府宣撫光主乙瑞笑見

晚日浴鉢海壁。月掛鼇峰。不知今夕何夕。燈火萬家同。樓外笑藥鬧過。人在琉璃影裏語笑隔簾重。對景且行樂。一醉任東風。 貴堂宴。暮酒縹。艷粧紅。丈章太守。和氣都在笑談中。正此脫籌交錯。只恐星軺來報。溫詔促追鋒。未歲傳柑處。侍宴自從容。

樞府

源流至論 樞府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制詳於宋。

張少瑜集賀樞府啟

提屬茂舜。進執鴻樞。文武兼惡萬邦實繫股肱之助。君臣相資千載。有加體貌之尊。爰是聳朝廷增重。其以某官。靖共正直。光大高明。斯道足以覺天民。至貴足以开國存

允得我心。所同然，爾其所養為可。知吾若吾身親見之哉。謂捨是其為徒
決矣。見知於明主，惕然思澤於臣矣。出際于嘉漫，陪華貫，推自南宮之長。
延登西府之嚴，師崇疑疑，陰名要大儒之武。功于今兼，變南北，致皇邦家
于燀惠，業於禁中。驅騎交馳於境上，營田積穀，兵寓於農。擊柝行歌，民狎
于野。惟有政以佑，乃辟則厥基永孚于休。雖石岩岩，徒想前籌之密；能呈
雨雨，豈聞右揆之廑。某仰止大鈞，凄然寒谷。泥塵無路，空胥漢而益高；犬
馬戀軒，知益惟之不棄。擊不忘於犧萊，魏有幸於坯陶。韓元吉南澗集上
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
將帥，簡練軍實，為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發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
所向為憂。雖廟謨深秘，非中外所可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貸
之與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是，然後同
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為朝廷不欲先露，夫和之言，若使
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
安何？然前日既遣汎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
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既已成矣。況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
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於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彼犯吾圍，然後

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東當亦動搖，而四方萬
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
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既
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吳復何害？其時六飛果遂
順動，始別為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俾兩路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遲延，既其
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恃
門下一日之舊，用私布於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自而行之。天下幸
甚。張耒聖集　賀拜樞府詩（五公少宰踰月遂拜樞府之命。）治聲一月滿長
安，真上呈樞聲具，鴻空萊危言驚主，易能施行事似公難。詔解清蕩留邦
國，廟略縱橫出肺肝，拜慶親聞雙白首，史傳盛事入永看。元胡祇集寄
王樞府詩　一歲凡三十，臺既爭為衆通才切時用，豈與噲等伍。疾邪發
奇章，談兵示英武，立言滿為臺，娩直鳴樞府長翮，得雄風摩雲日，驀看紛
紛屬俗子，匪勉固規矩，老眼見奇特，衰懦成鼓舞。今春餞君行，有言未能
吐。魯鈍留至今，負罪邦可補。鄙但聊謝賀，阻代寒溫語。

大府

周禮天官冢宰：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六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
今司農矣。）其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
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
言受藏，或言受用，又相互，貨賄皆王之。）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
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頒之稍
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
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職之財所給
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賦之財。充，猶足也。）凡
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
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于式于貢，上文。）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蓄洪範云：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古欽
食記洪吉貨賄設大府在此。兩漢博聞大府丞相府也。　又郡太守，大府衆
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通志　周官有大府，下大夫掌貢賦

之二。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
王梁天監七年，置大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
太倉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
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違器物，後周有太府
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太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
尚方、司染、織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
染等，而太府但掌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等。（藏官分記：隋百官志，後齊太
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右中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
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情為大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
司染，右藏，黃藏，掌治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分太府寺為少府監。）唐龍朔二
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
二人，少卿二人，領兩京諸市、平准、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宋
因唐制置太府寺，掌庫藏出納、商税、市易、平準、店宅之事。按太府之置，自
梁以後，或為太府卿，或為大府寺。至今則為太府監，其制度沿革見太府
寺及大
府監下。

玉府

周禮天官冢宰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其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者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服玉，冠飾十二玉。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爲夫。鄭司農云。夫或爲珠。玉敦，歃血玉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獸人。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給作器物。𠭃人。凡𠭃者掌其政令。凡𠭃征入于玉府。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

地官廛人。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鄭云。屠謂屠家殺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故以其屠，即以其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入于玉府。

迹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內府

周禮天官冢宰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其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所以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其善，亦賜予之。

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唐書百官志有五局。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官有令丞。

魏徵傳。徵作類禮十二篇。帝美其書，錄寘內府。

外府

周禮天官冢宰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其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貿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鄭氏譚綺外府藏積外庫也。

資治通鑑。梁宗室蕭藻爲益州。時鄧元起有倚柙輕藻。藻殺之。元起聚於聚斂，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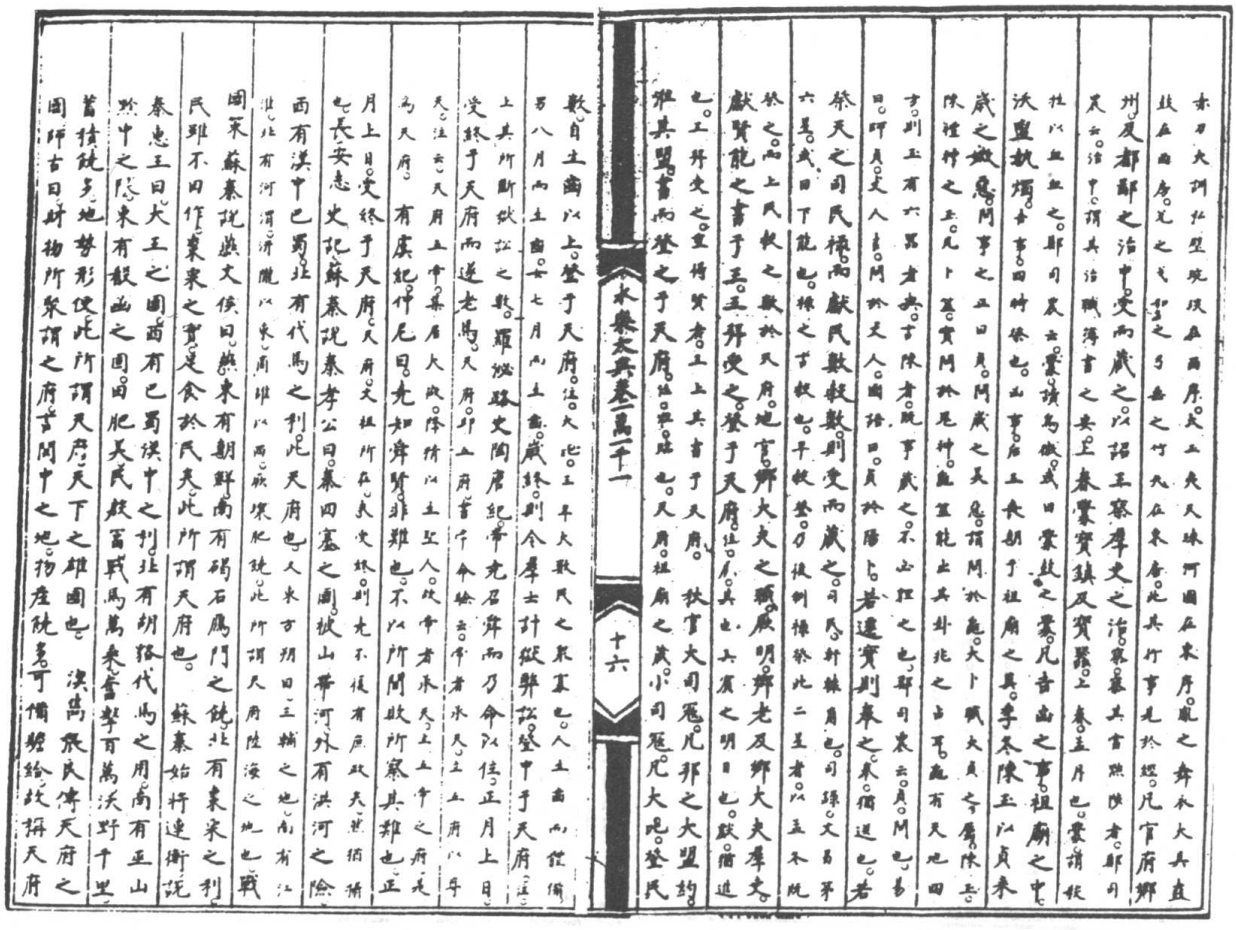
後唐莊宗紀。同光二年春二月。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天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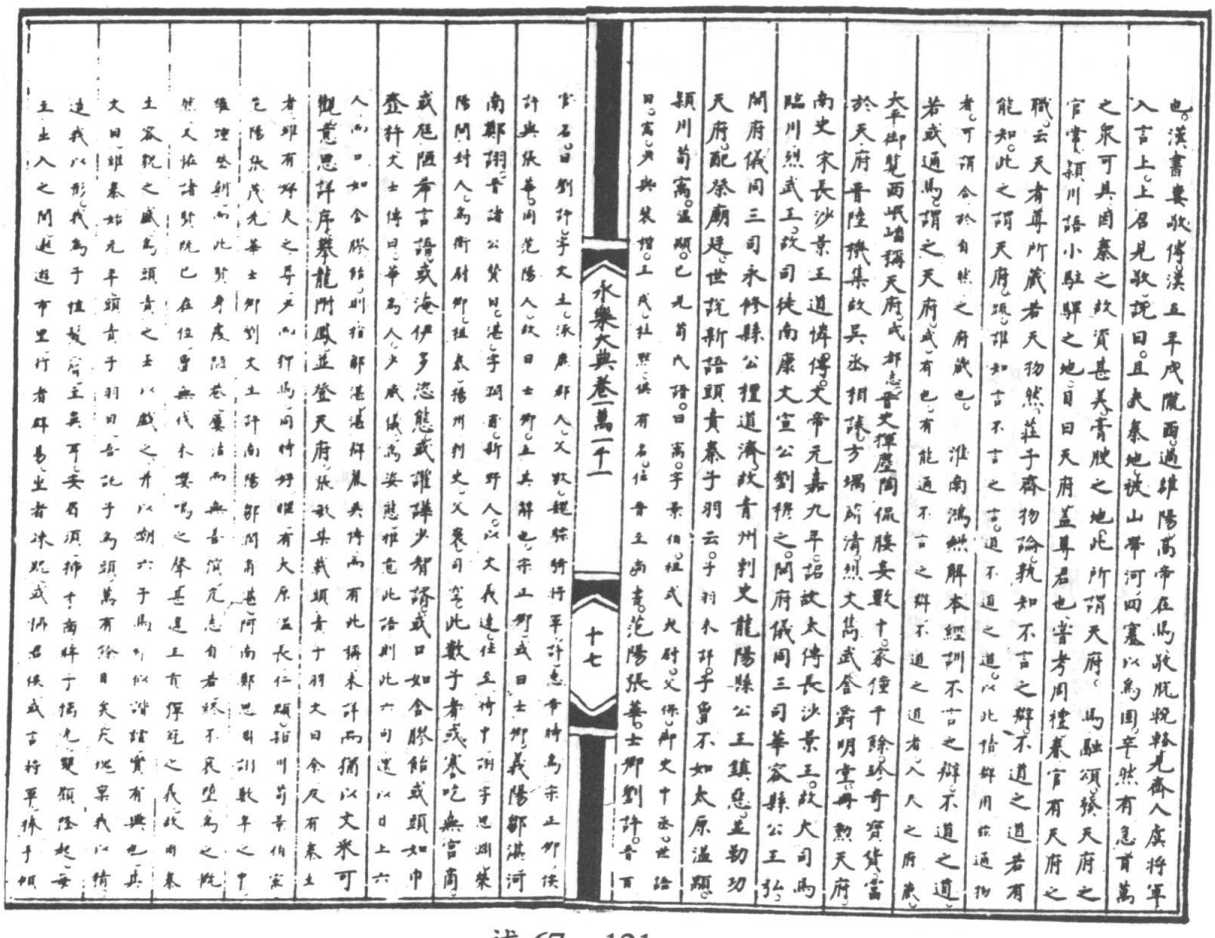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尊此所藏若天物然。其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有寶玉大弓者。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

十六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　十七



側佇立峙崛。如此者政我形之足偉也。于莊是不貳。金銀不佩。戢以當翼
帢以代帨。肴味弗甞。食桌以茹。限兼推日間。真家竹紫。歲暮平過。曾不自悔。
于厥我於形。客我賤于于志態。若此者于。忘于竹已之累也。于過我如聯。
我視于如仇。居常不舉。兩者俱安。我其鄙哉。乎欲為人資也。則當如阜闕。
后稷。益成。伊陟。保乂王家。永是封建。于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于成。卞
隨。務光。先耳逃。禄。千歲後業。于欲為游觀也。則當如陳於。蒯通。陸生。鄭公。
持攜為禍。今群從客。于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貢禹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破
碩錄頊。以餘工事。于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廓然
聯欲。忘炎害日。于欲為隱遁也。則當如禁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揚雄之神
丘。委所臣虹。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也。今于上不為遁德。中不效應墓
悅然窮賤。守以忌威。據于之情。觀于之惡。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
而使說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求過乎。於是于羽慨然深念而對曰
凡所敘教理。聞命矣。以史拉掬。條。不聞禮義。設以天乎為于所寄。今欲使
吾為忠也。卽當如伍奢。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
介節也。則當赴水蹈火。今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收。達意頭。曰。于所
謂天則地。剛則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蓬蒿處濕。吾欲吾關以養性。接肩
以俟游而以娛。無以情。不聽我誅。悲哉。俱高人雅。而獨為于頭。且擬人其
倫。喻于儕偶。乎不如大原溫嶠。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
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
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
附鳳。並登天府。良城舟傳卑。洗洞佇珠。並肯大于使令展古扇櫚。于足沾
滋。我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壁。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噫。于羽。何異
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鐵璧。寰中之寬。事乃雖幼見。功也昔至其參局
窮燮。且老無所寄也。文雖其形。猶能不用。非命也。天。豈與夫于同度也。元
耶仲偉。雙溪醉隱集。殘林園賦。宣金燕之形勝。壯帝居之偉雄。名山會軋
而環北。靈朝與而淀東。蒼龍卧護以懷抱。橫陳疊翠於遠空。鍾神秀于天
府。扼天險于居庸。貝與宗九華文集。天府美蜀也。昔者大史青澤不下於
蜀。蜀人怨之。天子乃命詞臣草之。以寬儉也。　淵淵而上。惟天之府。昔際
大丈。以猛以虎。不寬如之何。民亦佩止。不儉如之何。人亦悴止。有美其輸
有豐其禀。左公右卿。則覲我將。厥佐聯聯。乃莫乃前。嗟我君于。則喋不言。
前于此之。有度者。皆其佐史之為也。天極而傾。疾用不寧。既礙既阻。伊我
皇明。皇曰西土。惟我有痾。其守自今。惟寬儉是膺。稼其難積。慰其頻呻。皇

吉哉。思使心哉仁。孰是遠斯而不寧。馴騶彼江蓋。我民我身。惟皇之德。惟
侯之守。敢恥于詞。以詔不朽。右天府八章。二章章十六句。六章章四句。江湖
績集。東魯林建吉錢台件王司令。我叔參。楚天府。　韞坐頑泥。捡黃圖寫
屏呈。自應德學業端。不籍門庭。凍日朔。按白。春風院柳青。從今千路去。台
府記
曾經。

泉府

周禮地官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其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廛。杜子春云。廛當為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使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史士有司。凡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買貰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其所屬史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貸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鄭氏譚埼錄司農寺曰泉府。農府皆藏。錢書高宗傳于謀之表曰。昔者帝王奉天地之統。御海內之富。其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

酒府

周禮天官冢宰酒人。凡事供酒而入于酒府。注。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注。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漿者。無厚薄之齊。

膳府

周禮地官。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屋久。則將瘦腐敗。為買之入于膳人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也。

閭府

禮記內則。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　又曰。于生三月。父命之名。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命

藏諸州府。注：州府，是州兵之府藏。

國府

劉向說苑至公篇：貨財編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國府，惠不遍於百姓，心不周乎四海，則桀紂之所以亡也。

盟府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之也。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盟府者，取而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其古會同之盟，不平功勳之事而得有事功之例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其盟詛，所以省獄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周書嘗麥篇：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周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王室書號之功，藏於司盟之府。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正義曰：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復封府之誓，所盟之載。僖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注：載，載書也，藏於司盟之府。大師職之。注：職，主也。大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襄公十一年：晉侯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注：藏在司盟之府。王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正義：於賞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注：長府，官府名也。論語先進篇：魯人為長府。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覺鬴閑評：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故府

左傳定公元年：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注：視諸舊之府，庫求其故事。子華子程氏名本君子九而訓之曰：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備和周鄭。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大山之器，平唐叔異畝之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典，今其願廣書在故府。

私府

兩漢傳聞路溫舒傳：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王求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

中府

漢書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館陶公主傳：公主令中府。漢舊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委府

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各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曰平準。

秘府

史記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王應麟玉海藝文志：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書正義：職方在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孔君為武博士，於秘府而見焉。劉歆書曰：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隋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唐書王綝傳：綝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荅問，家聚書多，不藏秘府。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韋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策府

事林廣記：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古往古帝王以為藏書策之府，所謂藏書之山名也。故秘書省謂之策府。曹植類說：天子北征，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即長臂人也。臂長二丈。長卿入國，亦在赤黑水，至群玉之山。西王母所居，先王之所謂策府，古藏策之所在。天子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

書府

書序：孔安國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注：府，平御覽：江淹表：府之延閣。注：府書。褚亮傳：圖贊十八學士，藏之書府。緯略：徐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國史凡七入書府。文人居道尊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題詩：寂寥三入地，還美再來時。宋之問詩：王入大史，林再拜神仙。請此用承明三入事耳。況七入書府乎？馬融以通傳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宋曾文定公神道碑：插遷後翺翔書府。書林事類：張衡西京賦：次有天祿石渠校文

之處。注：皆閣名。以校書焉。 藝文志。劉歆大畧。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後漢儒林傳。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漢氏圖籍所在。有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一閣。藏之於內禁。漢之蘭臺及後漢之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 典籍論之天經。秘府。校讎之地。 新唐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名為一庫。 新唐書。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等討論墳典。使閻立本圖象。諸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為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意。

圖書府 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也。 錦繡萬花谷。唐大樂天制。圖書之府。命汝為郎。唐張說曲江集恩制賜食於麗正門院。宴於東壁圖書府。宋袁起巖集謝右相啓。竊以館閣聿天下之英。昔人謂之高選。登璧聚圖書之府。儒者號為玉榮。

記府 史記索隱傳。周公旦書而藏之記府。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書。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先帝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

典籍府 東漢書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錢府 羅泌路史。使紀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注：本說史記越世家。楚王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人皆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注：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故曰封三錢之府者。幣至重。慮人或逆之。有赦道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室常侍。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又云。范蠡至陶。致貲巨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長子。為書遺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所為。慎勿爭。長子又私齎千金遺楚貴人。至楚莊生家。發書進金。莊生乃見楚王曰。某星某宿。此則害於楚。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使封三錢之府。即前三錢之府也。

家府 漢制叢錄。家府。皇后財物之府。稱家府。亦稱私府。孝成許后上疏曰。今吉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切惑焉。又曰。內郡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皆自謂其財物之府也。按家以私府之稱。亦若家史私官之類耳。

三清府 杜佑通典。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

軍府 左傳成公七年。晉人以鍾儀。因諸軍府。注：軍府。藏府也。九年。晉侯觀於軍府。注：晉景公時觀於十軍府藏之處。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食貨志。煬帝時。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車府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東漢書百官志。車府屬太僕。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丞一人。至唐改為車府。

戎府 鄭氏譚綺。戎府謂軍門也。

馬府 韓非子亡徵篇。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高府 左傳哀公十八年。白公作亂。劫惠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注：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往高府避亂子。

靈金內府 三輔皇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宰府 翰墨全書。蔡邕上書曰。輒由宰府備數典城。

霸府 北史列傳。東魏在晉陽。自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季舒雖遠在鄴朝。而心歸霸府。參謀大計。皆得預聞。於賓客輻輳。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推重如此。

奧府 海錄碎事。焦貢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眾利所聚。可以饒有。

潭府 事林廣記。稱仕宦之家曰潭府。韓公詩。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恩府 金華子雜編。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為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南軒語錄。府學丟一職事。來謝以恩府稱。先生語教授曰。豈不壞了學校。因言其嘗接客位。不欲人稱恩府門生。及因納名銜。若受篇卷。只自稱門生。如何曰。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

義府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臨川志應康宣黄人。通經史，尤精天文，著天象書，有圖有說有賦，名之曰義府。呈翁卜史，能言機祥休咎，不能究其義，崖獨於象數之外得精義。

學府

南史傅昭傳：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簿代姻，通內外，衆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北史盧同傳：同孫誕傳：學有詞彩。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教晉王以下皆拜之。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拜國子祭酒。

衙府

李濟日聞錄：凡官寺吏卒，早以晨餔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餔字。府，餔聲之訛也。

驢府

王臨新封南史曰：謝超宗為黄門郎，上高帝居見，以大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蜼

洪武正韻：魯猥切，猴屬，尾長，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爾雅卬鼻長尾。又隊韻內。爾雅郭璞注：蜼似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邢昺疏釋曰：蜼亦猴類之獸，卬鼻而尾長。大山海經曰：鬲山多俊蜼是也。陸法言廣韻：蜼似猴，仰鼻而尾長，尾端有岐。說文云：惟季切，又音柚，又惟上同。蜼義丁度集韻：蜼獸名，似狖，或从虫作蜼，又愈水切，羑檏廣千棣字蜼音。累又以醉切，禺屬，又余救切，獸如猴。戴侗六書故：蜼，許偉切，又余季切。陸氏音誄，又以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蜼，音壘。楊桓六書統：來母蜼。蜼隸：雅，與蜼通用，原聲。雅，隸熊忠韻會舉要：平，微商音。周禮司尊彝有蜼彝。趙謙聲音文字通：蜼，从虫，佳聲。俗混雅，非。方音見去聲。

篆 書

蜼 尊見楊鉤鍾鼎集韻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雅 蜼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猨蜼

山海經：鬲山，蒲鸛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猨蜼。注：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四五尺，頭有岐，蒼黄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嶺外代答：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鼻。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床，今冕服所畫蜼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彝章，章服有由哉。山海經圖讚：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虎蜼

書林事類三禮圖：宗彝，古宗廟彝尊名，以虎蜼畫為宗彝，因說虎蜼為宗彝，故并蜼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取其智也。補之：於宗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一之於裳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並是援取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武蜼者，山林所主也。並唐典服志：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司尊注：捷健。雅注為物捷健。

盩蜼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注于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而長距。盩蜼未詳。盩音併。

⿰犭畾

洪武正韻：盧偎切。飛走且乳之鳥。許慎說文：鼺，鼠形，从鳥畾聲。力軌切。鸓，籀文鸓，从鼺。徐鍇通釋：鍇曰，飛生鼠也。柳水反。陸法言廣韻：鼺，飛鼺。又鸓，飛生鳥名，飛且乳。一曰鼯鼠，毛紫赤色，似蝙蝠而長。丁度集韻：鸓，一曰以其尾飛。或作鼺、⿰犭畾、⿰隹畾，籀作鼺，亦作䴎。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或作鸓。鼺並倫追切。又並盧回切。郭守正紫雲韻：鼺，狀似兔而鼠首。釋行均龍龕手鑑：鼺，力水反，飛鼺獸也。鸓，俗。鸓，或作。鸓，正。又音雷。韓道昭五音類聚：鸓，音壘。熊忠韻會舉要：羊徵商音。鼺本作鸓，名飛生，或作蠝。漢書注：蠝，飛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鸓，作鼺、蠝、⿰犭畾、⿰隹畾，非。鸓，籀文，从古畾字為聲。

篆書 鸓 鼺 ⿰犭畾 ⿰畾隹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鸓 鼺 並徐鉉篆韻 鼺

⿰隹畾 並六書統

隸書 ⿰畾隹 六書統

草書 ⿰犭畾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飛⿰犭畾 異物志：⿰犭畾之屬，捷勇於猨，猶面皮鼻，徼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搘鼻孔中，水不入。性持蠹，人見人，則顧倒挾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衝石，或至破頭折腰。俗人為持刀入云，癡如⿰犭畾。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犭畾，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玄猿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鸓，按漢書音義曰：飛鸓，飛鼠也。

厽

魯猥切。許慎說文：厽，案坺土為牆壁，象形。凡厽之屬皆从厽。力軌切。徐鍇通釋：鍇曰，垒字亦从此。力委反。顧野王玉篇：厽，力揆切，古為參字，七貪切。又音累。司馬光類篇：又力僞切。鄭樵六書畧：厽，象累土石為牆壁貌。戴侗六書故：畾、畾、晶、厽，案垒皆从厽。靁从雨，从畾，象回轉形。靁，古文。𩃬，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垒从土畾聲。纍从糸畾聲。藟从木畾聲。𩁴，籀文藟从木畾聲。鸓，籀文鸓从鳥畾聲。鸓，籀文，偏畾皆畾聲。徐鉉曰：說文無畾字，靁从壘象回轉之形，畾不成字。凡从畾者皆當从靁省。按說文實闕畾字，而見於他字之偏旁。从畾者甚多，皆言从畾而不言从靁省，明畾自為一字。徐氏祗欲益許氏之闕，遂以畾為不成字，誤矣。按畾本象物之重累。畾之省文為畾。又省而為田。今纍皆書為累是也。厽即畾之省也。田如果之之田，而非土田之田也。土田之形方，果之形圓，孝省音字通，又大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厽，土為牆，又力追切，二反。楊桓六書統，來母。厽，說。厽，絫，隸。韓道昭五音類聚：垒壁為牆壁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魯水切。增土為壘也。通作品，別作絫、累，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厽，來猥切。但象累土凸形，坐亦从土，意晶亦从三田。田即土也。積厽三田，合土之意也。

篆書 厽 徐鉉篆韻 厽 六書統

隸書 厽 六書統

⿱山累

魯猥切。許慎說文：⿱山累，⿱山累也。从山，絫聲。落猥切。徐鍇通釋：巖也。落猥反。顧野王玉篇：⿱山累，力罪切，山形。又力水切。累，同上。又⿱山累，山也。⿱山畾，同上。陸法言廣韻：⿱山累，⿱山累山狀。又⿱山累⿱山累，⿱山累山貌。丁度集韻：⿱山累，或作⿱山纍、磈，亦書作⿱山畾。司馬光類篇：魯水切。磥硯，山貌。⿱山累，戴侗六書故：⿱山累，山多石貌。釋行均龍龕手鑑：⿱山累，或作。⿱山累，正。⿱山累，力每反。又力追反。⿱山累，⿱山累也。二同。又嵬⿱山累，上五每反，下力每反。嵬⿱山累，山高峻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山纍，郎猥切。⿱山纍，崔⿱山狀也。⿱山累，品律物鬱⿱山累，不平貌。又⿱山累，落大石。又⿱山累，⿱山累，又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山累，說。⿱山累，聲。⿱山累，隸。⿱山累或从累聲。⿱山累與⿱山累同。⿱山纍，磈，同上。俗。⿱山畾，同上。⿱山纍，⿱山纍事也。从山纍聲。與⿱山累同。周伯琦六書正譌：⿱山累，別作⿱山畾，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山累，來猥切。作⿱山纍，非。

篆書 ⿱山纍 磈 ⿱山累 ⿱山畾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山累 徐鉉篆韻 ⿱山累 ⿱山畾 ⿱山纍 並六書統

隸書 ⿱山累 六書統

灅

魯猥切。許慎說文：灅，水出右北平浚靡，東南入庚。从水壘聲。力軌切。徐鍇通釋：按漢書，水出浚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出無終縣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庚亦作浭。落猥反。顧野王玉篇：力水切，水出浚靡縣。陸法言廣韻作漯水，出鴈門。又溫水名。丁度集韻：漯，溫水波涌起貌。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累。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灅从水，畾聲。灅，隸。灅或从壘聲。灅，隸。灅有大漯，隸。趙謙聲音文字通：灅，來猥切。方音見本音。

篆書 灅 灅 灅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灅 徐鉉篆韻 灅 漯 並六書統

隸書 灅 灅 漯 並六書統

鑘

魯猥切。許慎說文：鑘，銀鑘也。从金壘聲。落猥切。徐鍇通釋：不平也。顧野王玉篇：鑘，力罪切。或作鐳，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鑘，每切。又音雷。紉首飾也。楊桓六書統，來母。鐳，說。鑘，隸。又盧回切。紉首金飾刻畾文者。从金从畾省。鑘，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來猥切。

篆書 鑘 徐鉉篆韻 鐳 六書統

隸書 鐳 六書統

儽

魯猥切。許慎說文：儽，垂貌。从人纍聲。一曰嬾解。落猥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力追切，病也。儽，同上。張參五經文字：儽，力委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儽

一曰㒍㒍疲也或作傫傫娃也春秋傳欸之無傫氏韓道昭五音類聚語云㒍若喪家之狗羸病貌楊桓六書統來母㒍㒍爲高來立貌也从人从𤰞㒍隸㒍儽余並見矢韻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傀切又傀㒍木偶戲作傫櫐儡儡㒍非唐陸綸使揚思齊遣傀儡大宗怒削綸官俗字又小腰作㾯瘰㾯非雙音見隊韻

篆書 㒍 儽 並集韻見杜从古 㒍 徐鉉篆韻 㒍 㒍 並六書統

隸書 儽 六書統

𨽍

音張切許慎說文𨽍磊也从𨸏絫聲落猥切徐鍇通釋落澆反顧野王玉篇力罪切陸法言廣韻𨽍鋒實累垂又力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𨽍俗𨽍正韓道昭五音類聚作𨽍楊桓六書統來母𨽍磊而其貌傘也𨽍音聲𨽍隸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傀切

篆書 𨽍 徐鉉篆韻 𨽍 六書統

隸書 𨽍 六書統

蕾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落猥切蓓蕾花綻貌丁度集韻始華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韻會定正來猥切華始夲也字切來猥切來省連蕾

草書 蕾 張鎬漢見草書集韻

𦢊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𦢊腂肥貌楊桓六書統來母𦢊从肉畾聲𦢊隸字潔傳義落猥切又音㒍猥之同上

篆書 𦢊 六書統

隸書 𦢊 六書統

𤻲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𤻲瘤皮起病陸法言廣韻痱𤻲皮外小起釋行均龍龕手鑑勒罪反楊桓六書統來母𤻲从疒畾聲𤻲隸𤻲音字潔傳義落猥切𤻲痱也𤻲同上

篆書 𤻲 六書統

隸書 𤻲 六書統

𨘐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行急也

纍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委切法也丁度集韻纍一曰法可以纍网人心亦丹說或从糸作纍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纍从竹从纍糸聲纍省从糸聲纍隸纍或从糸

篆書 纍 集韻見杜从古 纍 集篆古文韻海 纍 纍 並六書統

隸書 纍 六書統

轠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轠轤車屬楊桓六書統來母轠从車畾聲轠隸

篆書 轠 六書統

隸書 轠 六書統

郲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郲陽鄉名丁度集韻郲縣名在桂陽或作潔司馬光類篇又盧對切相潰溓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篆書 郲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郲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鄉郲不平字潔傳義落猥切音磊

頪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頭不正貌釋行均龍龕手鑑盧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頪从頁耒聲頪隸字潔傳義落猥切音累頪

篆書 頪 六書統

隸書 頪 六書統

𡼥

音張切丁度集韻山海經壘山其上有玉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𡼥山名从山畾聲𡼥隸

篆書 𡼥 六書統

隸書 𡼥 六書統

𦟛

音張切丁度集韻皮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作𦟛力水切與𦟛同楊桓六書統來母𦟛余見矢韻字潔傳義力軌切

篆書 𦟛 六書統

雷

音張切丁度集韻推石下也楊桓六書統來母雷余見灰韻此假借字潔傳義力軌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雷見傀韻此轉注器也鄭康成說禮職金用金石者作檑雷推捋之屬

篆書 靁 六書統

畾

音張切丁度集韻田閒謂之畾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畾說意畾隸

篆書 畾 六書統

隸書 畾 六書統

𢹬

音張切丁度集韻𢹬擂喪家之樂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𢹬从手壘聲𢹬隸

篆書⿸疒畾六書統　隸書⿸疒畾六書統

⿸疒畾

音張切丁度集韻⿸疒畾瘰病或从累作瘰擇行均龍龕手鑑郎猥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瘰原聲瘰隸⿸疒畾俗瘰从疒累聲

篆書瘰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瘰 瘰 竝六書統　隸書瘰六書統

⿱大畾

音張切丁度集韻大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大畾从大畾聲⿱大畾隸字潫傳義音壘

篆書⿱大畾六書統　隸書⿱大畾六書統

⿰耒卩

音張切丁度集韻⿰耒卩境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耒卩原聲⿰耒卩隸⿰耒卩或从水洡⿰耒卩

篆書⿰耒卩 洡 竝六書統　隸書⿰耒卩 洡 竝六書統

⿰耒瓜

音張切丁度集韻⿰耒瓜瓜瓜中也楊桓六書統來母⿰耒瓜原聲⿰耒瓜隸字潫傳義落猥切

篆書⿰耒瓜六書統　隸書⿰耒瓜六書統

捤

音張切丁度集韻懸也

嵬

音張切丁度集韻嵬山高貌或作巋

⿰石委

音張切丁度集韻石貌

蘽

音張切司馬光類篇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山也

夊

音張切擇行均龍龕手鑑音累

巖

音張切擇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磊楊桓六書統來母巖力罪切巖巖不平也从山巖聲巖同上

篆書巖 巖 竝六書統

腂

音張切擇行均龍龕手鑑今玉篇音累皮起也郭氏又俗力果胡罪二反

庴

音張切擇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切

⿺走累

音張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彼切

⿰衤累

音張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舊藏作累直軌切⿰衤累縶也

⿰立亭

音張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多猥也

○魁

洪武正韻苦猥切莊子魁壘又灰韻丁度集韻魁𤷍木枝節盤結也楊桓六書統谿母魁余見灰韻字潫傳義口猥切又音傀趙謙聲音文字通谿猥切亦得从斗爲意雙音見平聲

篆書魁六書統

磈

洪武正韻苦猥切同上顧野王玉篇口罪切磊磈石也丁度集韻磊磈山貌或作磈嵔司馬光類篇磈又五賄切衆石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磈磈石也楊桓六書統谿母磈从石鬼聲嵔或从累聲磈俗五十先生韻寶又於鬼切山險貌字潫傳義烏賄切通作碨磈嵔嵔韻會定正字切溪磈溪輕牽磈

篆書磈 嵔 竝六書統　隸書嵔六書統

傀

洪武正韻苦猥切傀儡韓道昭五音類聚傀儡聲類傀字楊桓六書統谿母傀又古委切怪異也从鬼从人鬼見人也字潫傳義口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傀漢猥切傀儡壯貌莊子借魁壘又傀儡木偶戲也見儡字注借案傀山貌作磈磈嵔嵔非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溪磈切傀儡于木偶人戲從若偏類本作魁字切漢磈漢輕牽傀

篆書傀六書統　草書傀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魁傀氏

羅泌路史因提紀魁傀氏後有魁氏傀氏魁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魁傀氏失之

巋

洪武正韻苦猥切山小而衆又見灰韻內爾雅小而衆巋郭璞注小山叢羅邢昺疏釋曰言小山而衆叢草而羅列者名巋陸法言廣韻巋然高峻孫愐廣韻丘軌切丁度集韻苦軌切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巋見平聲此方音因借山小而衆作巋非爾雅小而衆巋俗字韻

會定正字切窺軌窺輕牽蘬。篆書 蘬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 蘬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蘬

洪武正韻苦猥切，馬蓼似蓼而大。又見下。及灰韻。爾雅紅龍古其大者蘬。郭璞注俗呼為龍鼓，語轉耳。邢昺疏釋曰：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詩鄭風云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顏野王玉篇丘非丘誄二切，大龍古草。孫古文。丁度集韻草名。楊桓六書統谿母蘬。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窺軌切。紅龍之大者。字切窺軌窺輕牽蘬。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草書 [illegibl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魏

苦猥切。楊雄方言魏，魏委反，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魏魏亦或作魏。楊桓六書統谿母魏。余見灰韻。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桵

苦猥切。顏野王玉篇丘妥切，允主貌。

⿰多貴

苦猥切。顏野王玉篇口罪切，多也。陸法言廣韻殨殨，多貌。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又丘畏切，多得也。楊桓六書統谿母殨。从多貴聲。殨隸。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䫥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大頭。說文頭不正也。徐鉉五音韻譜䫥从頁鬼聲。口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䫥，又五罪反，又音欺。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各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䫥。从頁鬼聲。隸䫥。趙謙聲音文字通谿銀切作顅頠非。又多貌。作䫥非。因謂竹高節作魔。魔非。蘷音見論音。韻會定正字切溪碨溪輕辜䫥。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顝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顝首大貌，又口兀切。丁度集韻大頭也。楊桓六書統谿母顝，原聲顝隸。字潻傳義口猥切。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𥪰

苦猥切。丁度集韻𥪰然獨立貌。司馬光類篇又虎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𥪰。从立屈聲。𥪰隸。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塊

苦猥切。丁度集韻大塊天地間。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又枯回切，塭也。一曰獨處貌。又苦怪切，土也。又苦會切。說文墣也。楊桓六書統谿母塊，原聲塊隸。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輠

苦猥切。丁度集韻車轄也。楊桓六書統谿母輠。車果聲。輠隸。字潻傳義口猥切。又音倮。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廆

苦猥切。丁度集韻⿱⺮廆，竹高節，或省作⿱⺮鬼。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楊桓六書統谿母⿱⺮廆，原聲⿱⺮鬼隸，⿱⺮廆或从廆。⿱⺮廆隸。

篆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僓

苦猥切。丁度集韻僓僓，長大貌。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貿物僓。楊桓六書統谿母僓，原聲僓隸。有字潻傳義。又口猥切。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骨貴

苦猥切。丁度集韻頭骨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骨貴，苦猥切，丘猥反，膝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膝脛骨間也。

⿺尢危

苦猥切。丁度集韻⿺尢危，博雅僂也。一曰跂也。或从委作⿺尢委，亦作⿺尢危。司馬光類篇⿺尢危又居義切，又居偽切，又丘偽切。⿺尢委又吐內切。⿺尢危⿺尢委，風疾。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委反，則足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楊桓六書統谿母⿺尢危，苦倚切。从尢危聲。⿺尢委或从委聲。⿺尢委隸。字潻傳義丘軌切。

篆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垝

苦猥切。丁度集韻垝，毀垣也。或从𠂤作陒。司馬光類篇苦委切，又古委切。引詩乘彼垝垣。又居偽切，坫也。可以跂物。楊桓六書統谿母垝，過委切。从土危聲。陒或从𠂤从危。危，高也。高則見毀矣。與垝同。並說見見母。

篆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槓

苦猥切，丁度集韻：槓，木名。司馬光類篇：苦軌切，又丘媿切，木名，靈壽，又求位切，木可為杖。楊桓六書統：谿母。槓从木貴聲。

篆書 槓 六書統

蛫

苦猥切，蟹屬。司馬光類篇：又古委切。說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負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善樂大。楊桓六書統：谿母。蛫說見見母。

篆書 蛫 六書統

恢

苦猥切，丁度集韻：苦磈切，大也，一曰恢悅；捎恢。楊桓六書統：谿母。恢說見灰韻。

篆書 恢 六書統

郋

苦猥切，丁度集韻：郋，山名。楊桓六書統：谿母。郋說見見母。

篆書 郋 六書統

頯

苦猥切，丁度集韻：頯，頯也，一曰厚也。爾雅：貝蚆，博而頯。楊桓六書統：谿母。頯說見灰韻。字潒博義：頯音軌，小頭也。

篆書 頯 六書統

嵔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嵔，苦軌切，嵔巍，山貌，又藝崔切，又五賄切，又五忽切。說文：石山戴土也。

⿰山果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山果，磈山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山果，猥切，磈磊，石也。

僓

苦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苦罪反，又音壞。

韋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苦罪切，又音唱也。字潒博義：韋丘愧切，地名，在洛陽。

⿺尢危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側一足。

餒

洪武正韻：弩罪切，飢也。餧餒同。又魚敗亦作鮾、鯘，又隊韻。許慎說文：饑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奴罪切。顧野王玉篇：餒，餓也。腇乃罪切，魚腇，又他罪切。腇，張參五經文字：餧，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餓餒字。以此字為餧飼之餧，字書無文。徐鍇通釋：那淮反。丁度集韻：餒或作餧、鯘、腇，又腇萎，腇奕，弱也。委，饑。廣干祿字：餧餒通用，並弩罪切，下又於偽切。戴侗六書故：餒，食不足中歉也。魚敗，朋肉不充，故謂之餒。釋行均龍龕手鑑：餧，奴每反。又餧，俗。又餒與腇同。楊桓六書統：泥母。餧，說聲。餧，隸。餧，原聲。餧，或从綏省聲。餧，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濁音。漢魏相傳振之餒，或作餧。論語：餒在其中矣。亦作鯘，或作鮾、腇、腇。後馬援傳：豈有萎腇咋舌，又手從族乎？損，據聲音文字通。餒，泥偎切，作餒，非。孟子：凍餒其妻子。合正。又魚敗曰餒。語：魚餒而肉敗，不食。合正。爾足：魚謂之餒。注：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俗字作鯘、鯘、腇，非。又萎，餒作腇，非。韻會定正字切：泥磈

泥寧

年餒。

餧

洪武正韻：弩罪切，同上。又爾雅：魚謂之餧。注：肉爛也。論語：魚餧而肉敗，不食。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字潒博義：弩罪切，餧、腇、腇同上。

篆書 餧 餧 並古論語 餧 餧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餧 徐鉉篆韻

餧 餧 餧 並六書統 隸書 餧 張納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餧 石門頌 餧 功德敘 餧 王純碑並漢隸字源 餧 六書統 草書 餧 餧 餧 餧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不餒不易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帝堯不貴特巧，不視文墉，遜飯熯羹，不餒不易。

虎不可餒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夫虎不可餒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并本傳

民無凍餒

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妻子凍餒

孟子：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全正叔集和人惆道傳凍餒者：天意正成物，民心猶恐寒。風霜草木死，田野稻粱乾。何謂耕桑者，而無衣褐完。因思餌胡貴，把筆謾悲酸。

救牛

救餒

東漢書：劉翊字子相，獻帝遷都西京，時冦起，翊遷陳留太守。翊散所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因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餒。

輸糴無餒

宋史：張忠定公前後

治益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主眷猶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價糴之歲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絕糧之餒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饑殍絕糧之餒

餒而弗食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趙衰從[?]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餒其先靈 于革子晉三大夫之嗣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祀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

父子餒死 書林事類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人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澄卒荊州饑荒尼殺牛壞車煮之遂父子餒死

餒死空谷 類說元德秀退居安陽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空室盧載為誄曰誰為府君米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陂我元公餒死空谷

耕餒 論語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羸餒 國語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餓日已甚矣

之餒 西漢書魏相傳發倉廩以賑之餒

窮餒 晉史擇[?]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顏餒 揚子或曰倚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氣餒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氣剛不餒 王倬玉堂嘉話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之謂道故剛而不餒

腰

洪武正韻於霄切同上漢高祖傳美腰咋舌美腰栗折腰亦作胺楊桓六書統沮毋腰於喬切从肉要聲腰或从肉韻會定正字切沮[?]沮平[?]腰 篆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並六書統 隸書腰六書統

䬙

於罪切顏野王玉篇奴罪切風動也丁度集韻風動謂之䬙司馬光類篇於罪切楊桓六書統沮毋䬙从風餒省聲䬙隸 篆書[?]六書統 隸書䬙六書統

[瓜+妥]

於罪切顏野王玉篇乃罪切傷熱瓜也丁度集韻瓠瓞瓜中司馬光類篇於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瓠俗瓞正奴罪切又奴每反楊桓六書統泥毋瓠从瓜妥聲 篆書[?]六書統

浽

於罪切陸法言廣韻浽浽丁度集韻浽博雅濱也或作涹司馬光類篇於罪切又儒隹切小雨又宣佳切浽溦小雨楊桓六書統泥毋浽从水妥聲浽隸涹或从委聲涹隸 篆書[?][?]並六書統 隸書浽涹並六書統

娞

於罪切陸法言廣韻娞妍丁度集韻娞妍也或从委作婑韓道昭五音類聚乃罪切又思惟切南書為古文綏楊桓六書統泥毋[?]於罪切从女妥聲婑隸娞或从委聲婑婑字漾傳義奴罪切 篆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並六書統 隸書娞婑並六書統

[歹+妥]

於罪切丁度集韻[?][?]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土罪切不平也楊桓六書統泥毋[?]說見透毋 篆書[?]六書統

[麥+委]

於罪切丁度集韻重麥也司馬光類篇於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毋[?]从麥委聲[?]或从妥[?]字漾傳義奴罪切 篆書[?]六書統 [?]六書統

[?]

於罪切丁度集韻[?][?]行病楊桓六書統泥毋[?]說見透毋字漾傳義奴罪切[?][?][?]同上 篆書[?]六書統

[羊+委]

於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音羊相積也

○

捼

洪武正韻主蘂切擊也又苛韻許慎說文經以杖擊也从手垂聲之垂切徐鍇通釋或曰搞也[?]累反張參五經文字章垂反丁度集韻捶或从木作棰司馬光類篇又是捶切又都果切捶杖輕重也戴侗六書故擊主垂切[?]擊也按推擊亦謂之捶記曰乾肉則捶而食之莊周曰

背在鐘捶之間。余本又作錘。又曰。大馬之捶鉤。不失毫芒。郭氏曰。丁果切。玷捶鉤人輕重而不失毫芒也。或曰。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爲捶。捶或作垂追。又作棰。郭守正紫雲韻之棰反。又去聲。崔虞謂之箠捶。當作錘。言在小處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之委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諸棰切。捶又丁果切。本纂主棰。楊桓六書統照母𡬶追聲。捶。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捶俗混用箠。漢景帝定箠令作捶。非。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俗字。韻會定正字切知軌。知真遲捶。

篆書 […] 集韻見杜從古集纂古文韻海 […] 徐鉉篆韻

隸書 […] 六書統　草書 [捶] [捶] [捶] 並張錦溪 [捶]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大馬之捶

敬齋古今黈又智北遊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箠。李則音陛。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徐音爲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備治者悉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捶鉤之輕重。謬矣。

一尺之捶

莊子雜篇天下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注。捶杖也。孤折也。問曰。一尺之捶。今朝折半。速半後夕。五寸存焉。而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長。於[?]。容齋隨筆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呂喬年叢澤論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畫至一壁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爲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尺捶

晉書范寧爲學多所通覽。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有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魯東門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大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操捶

管子形勢第二　主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捶。謂人主過由己。作邪大而才小而震怒也。餐。過殺他人。非

折捶

東漢書鄧禹傳。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挑馬捶

唐書封常清爲伊西節度。入朝。而安祿山反。玄宗召見。問策。常清大言曰。臣請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捶渡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天子壯之。以爲范陽節度。兵敗誅。

立加杖捶

晉史揮麈劉毅傳。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埋足受捶

唐書薛仁杲爲人性慘刻。其妻亦凶暴。喜鞭捶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

遣奴自捶

唐書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嚴。每笞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爲均愛。世比王覽。

用杖自捶

東漢書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兄崇卒。恭養幼孫。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捶。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烏衣人捶

宋書王悅之爲侍中。掌機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晉怯。僕姦竊甚衆。悅之按覆。無所避。衆者共咒詛之。悅之病。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明帝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於江也。

不聞被捶

宋書王敬弘。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子恢之爲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恢之假盡求辭。敬弘呼至閤前。復不見。恢之閤外相辭。流涕去。

不堪鞭捶

韻府羣王符生幼無賴。祖洪正惡之。生無一目。洪戲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輒加鞭捶

梁書沈瑀爲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遂令著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

箠

至餘姚獨丸器爲富人所辱故報之

琴以箠捶 梁書柳渾父世隆善琴渾毋秦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嘗賦詩木鼓以箠捶琴容適以節和之渾爲其表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鑪捶 甕牖閒評鑪捶二字舊作如此寫黃太史作鑪字嵩枯木過人賦云。臥諸造物之爐捶。作此鑪捶字者蓋本於劉孝標所謂彫刻百工鑪捶萬物者也。洪武正韻主蘂切馬策又杖也漢景帝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亦作捶許慎說文箠擊馬也从竹垂聲之壘切顧野王玉篇之桀市委二切張參五經文字音捶見周禮徐鍇通釋職累切丁度集韻箠或从艸作萋戴侗六書故策鞭類也通作棰郭守正紫雲韻史箠棰箠皆杖也揚桓六書統照毋箠余見反韻箠箴从艸箠身錐式从木棰棰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青箠通作捶路江釪捶見之下趙謙聲音文字通箠音見釋竟韻今定正字切

篆 箠 集韻見杜从古 箠 徐鉉篆韻 箠 集篆古文韻海 箠 棰 並六書統

知執知真理篆 書

隸 箠 棰 並六書統

草 箠 張錫 箠 漢 箠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脩箠 桓寬鹽鐵論秦插利銜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答八極。

丙箠 東漢書元和元年七月詔曰律之掠者唯得榜答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馬箠 西漢書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楇也。 史記大王去邠杖馬箠去居岐。太平御覽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司馬彪曰髐白骨既微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寢。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吉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亦有威怒。東野之敗。習貴過度。吳會分地記六山者昔戮於此山鑄銅。銅不錬則埋之。上生馬箠。昔戮遣使者移於兩社種之。錦治以爲馬箠獻於吳。陰時夫韻府羣玉孫策得馬箠以下江南。

夢得鞭箠 夢書鞭箠爲所使有和趨也。夢得鞭箠有使也侍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諸善也

不畏鞭箠 桓寬鹽鐵論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物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也。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縣爲不畏鞭箠。嚴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不事鞭箠 元史徐世隆傳爲東昌路總管王郡守務以德業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養平而政成。郡人頌之

小箠大箠 劉向說苑孔子曰參來肯貸事瞽瞍。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侍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以人試箠 北史酷吏傳燕榮爲幽州總管省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箠如舊。

讀書被箠 幼學新書王象字義伯河內人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本郡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象既爲俊所知拔。魏有天下。拜爲散騎侍郎。後俊有罪。象叩頭流血。竟而乞貸免罪一等。帝不答。起入禁中。象引帝衣。帝曰。我知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帝遂令決俊。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出魏志

加箠 東漢書禰衡字正平。依江夏太守黃祖。後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慚。呵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祖長子射徒跣來救。不及。時年二十六。

親執轡箠 新唐書張行成傳。行成子易之昌宗兄弟皆幸武后。貴震天下。諸父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

總轡操箠 溫公潛虛總轡操箠左右在已解曰。總轡在上興皆也。

李密折箠 唐書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越王侗遣李密平化及。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隷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伯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

恨無尺箠 李翰蒙求韓文送張道士詩張道士嵩山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爲詩以贈而愈爲之序。詩曰。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爲國笞蒐夷。六

符堅投箠 唐孫元晏詩投箠填江語木終謝安來此立殊功三

台星燭乾坤正。且與張華死不同。

身扦管籥 柳宗元集先府君神道表 先君為晉州録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扦管籥。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簧而無以奪焉。

枕戈折箠 沈與求龜谿集東篤廵幸平江府起居表 當戚以濮慮勝而行。枕戈而復晉。雖人懷此志。折箠而興漢。祚天與其時。

迫衢痛箠 曾鞏敎論蹶其形。恚其轡。迫其衢。痛其箠。騙耳必且憤駭。況篤駘乎。

父慈於箠 宋景文公筆記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

錘 洪武正韻主藥切。鍛器。莊子在鑪錘之間。又見灰韻。丁度集韻錘鍛也。又聚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時髓切。楊桓六書統照母錘。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滕傳義錘。爐煮物成物之具也。又之瑞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錘亦用椎。方音見去聲。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字切知軌。知真

篆書 錘 六書統

隸書 錘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十六 十八

棰 洪武正韻主藥切。路温舒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是也。司馬光類篇說文以杖擊也。又都果切。木叢生貌。韓道昭五音類聚釋音棰義同

⿰馬垂 主藥切。許慎說文⿰馬垂馬小貌。从馬垂聲。讀若箠。之壘切。籀文从𠂹。陸法言廣韻又于委切。徐鍇通釋駿累反。丁度集韻駿或書作鵧。楊桓六書統照母⿰馬垂說見灰韻騂。从馬𠂹聲。𠂹籀文。

篆書 ⿰馬垂 見楊鉤鍾鼎集韻 ⿰馬垂 ⿰馬垂 並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馬垂 ⿰馬垂 並徐鉉篆韻 ⿰馬垂 六書統

沝 主藥切。許慎說文二水也。闕。凡沝之屬皆从沝。之壘切。徐鍇通釋臣鍇曰从二水。徐鍇通論許矣。闕字後人誤加也。後森字亦多闕字。差誤同此。顧野王玉篇之水切。孫愐唐韻又音資。丁度集韻之誄切。闕人謂水曰沝。鄭樵六書略从二水。會意。釋行均龍龕手鑑二水流合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沝。意。沝。

篆書 沝 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沝 徐鉉篆韻

隸書 沝 六書統

⿱⺮人 主藥切。顧野王玉篇知委切。竹生箇也。

⿰危耑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小危。丁度集韻⿰危耑或从專作⿰危專。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危耑。主藥切。从危耑省聲。⿰危耑或⿰危專。與⿰危耑同。从危專聲。⿰危專字。滕傳義又音捶。⿰危專又符遇切。

篆書 ⿰危專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危耑 ⿰危專 並六書統

隸書 ⿰危耑 ⿰危專 並六書統

⿱髟耑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髟髓切。假髮髻也。鄭樵六書略會意。楊桓六書統照母⿱髟耑。本聲。⿱髟耑。

篆書 ⿱髟耑 六書統

隸書 ⿱髟耑 六書統

揣 主藥切。丁度集韻治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揣。本埜委切。假借揣摩。五十先生韻實揣摩。孫子歌經史字源韻略說文量也。試也。度也。又丁果切。

篆書 揣 古老子 揣 揣 並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揣 徐鉉篆韻 揣 六書統

隸書 揣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十六 十九

沝 主藥切。丁度集韻沝沝小貌。又短貌。司馬光類篇又數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之累切。短貌。楊桓六書統照母沝原聲。沝也。𣲜从几沝聲。字滕傳義式軌切。又音卷。

篆書 沝 沝 並六書統

隸書 沝 六書統

諈 主藥切。丁度集韻諈諉。煩重貌。司馬光類篇又之瑞切。又竹恚切。說文諈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累。又姓。又女恚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諈原聲。諈一作諈。

篆書 諈 六書統

隸書 諈 六書統

睡 主藥切。丁度集韻傳睢春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睡原聲。睡。字滕傳義之累切。

篆書 睡 六書統

隸書 睡 六書統

佳 主藥切。丁度集韻諸鬼切。山貌。莊子山林之畏佳。李軌讀。又或作嶊。嵟。楊桓六書統照母佳。余見灰韻。照母假借。嶊同上。余見本韻。

篆書 佳 嶊 並六書統

⿰飠垂 主藥切。司馬光類篇竹恚切。飢也。

𠩺 主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

𨧫 主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哲軌切拜也字滌傳義軌軌切

𣅱 主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丈水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八賄

橤 洪武正韻如累切垂也茸也又佩垂貌左傳佩玉橤然服飾備也女水切音義並同重出誤故去其一許愼說文橤从惢木聲顏野王玉篇聚也張參五經文字人蘂反見春秋傳徐鍇通釋如蘂反丁度集韻橤孔捶切或从木作橤司馬光類篇又汝垂切張有復古編一曰草木華橤別作蘂俗玉篇作䓔同郭守正紫雲韻左哀十三佩玉橤兮服飾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而水切緣貌又桵音橤熊忠韻會舉要羽商徵音或作橤文選盧子諒詩橤橤芬華落李璺存古正字貫垂貌又華叉也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橤

篆書 橤 徐鉉篆韻　草書 橤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蘂 洪武正韻如累切花心鬚亦作橤蕊顏野王玉篇蕋草木實節節生塘法書廣韻花外曰萼花心曰蘂丁度集韻蘂艸木花叢或作蘂通作橤一曰香草根似茅蜀人所謂葅香又汝垂切垂貌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乳捶切又于兗切華聚貌又佀悅切鄭樵六書畧標別義轉注釋行均龍龕手鑑蘂如水反蕋草初生也蕋橤蘂三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桑音橤穟桓六書統曰母蘂華心也象其心攢簇在木末以木指之也蘂橤蕊或从糸帶也以糸蘂必有糸帶也又以糸指之也又象衆心叢簇之形嫌其與惢之類同故以糸指之糸者非蘂之糸也蘂帶之帶也蘂棣蘂孔㐬切又粗悅切艸木叢生貌从艸从惢惢多心也艸叢生則心自多[illegible]並俗熊忠韻會舉要羽商徵音廣韻聚字滌傳義通作蕊橤並[illegible]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橤

橤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

篆書 橤 橤 橤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橤 徐鉉

蕊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又草木叢

篆韻 蕊 蕊 並六書統　隸書 蕊 蕊 蕊 並六書統

草書 蕊 王羲之　蕊 孫過庭　蕊 蕊 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東陵玉蘂王明清揮麈餘話政和二年三月宋帝於太清樓錫燕有南海瓊枝東陵玉蘂汴水子**連房**

玉蘂趙希鵠會心錄李德裕作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不可殫紀後為洛陽有力者取去有所謂鴈翅檜珠子栢連房玉蘂。育六葉錦江每斯葉以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者也。

佩玉蘂左傳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

玉蘂花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吉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族族金液夾竹廣山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達及鳳林鳴酢醋子西瑤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緣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周益公大全集玉蘂辯證　唐昌玉蘂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劇談錄太平廣記及瑪瑙集所載皆本於此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於

常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顧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錢文季文丁狀元去春用楊吉州于直韻賦玉蘂詩老詩久積奉再。令承扶滿還朝就以為餞內衣直攬羣芳傳物華。夕披衣玩聚螢車。花來北圍無新唱詩到西崑有故家。鄉里李廉泝澤遠弟兄衿甲播坤奎。益歸史觀閣羣玉。係步詞垣判五花。歐公詩話內言楊大年與錢文僖劉子儀數公唱和。號西崑集。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唐賢諸詩集幾廢不行。文李未出大任而上世未壯劉云趙正則方法司户沿撤而歸玉蘂已過進賦車子韻詩奉答內家春深珏客競繁華寶馬香輪帶翅車。不為來看指隱樹有誰肯顧野人家。飛飛粉蝶攢相狀。皎皎銀蟾色共奪今倚審言詩勝畫。傳神何必趙昌花。唐詩人杜審言為吉州司戶正則實封其詩於廨舍。林順卿迪教授兩為玉蘂花賦長韻富贍清新老病無以奉

羸驂用楊史君韻為謝。兩長　廣行行實稱才華如節驚和馭寶車。曾燕瓊林天一陘卻吟玉蘂市三家。大篇追補唐詩闕。唐賢賦此花止二韻及四韻。盛事常流膏頫誇。列有冰姿延客住。白蓮勝種白蓮花。次韻廷秀侍制玉蘂兩長三月　姑射山前雪照人。長安水畔態尤真。步搖翹玉中心璧。瓔珞塗金四面勻。常笑茶蘼藏浪蕊。獨隨芍藥殿餘春。自從唐代來天女。直到于圖見後陳。去夏孫從之示玉蘂佳篇時適未敢賡和。今早此花盛開。輒次嚴韻。并以新刻辯證為獻。丁巳　食菜冒饕三百罔。種花重香一番新。洞仙舊實輪無逝。工部高吟筆有神。壁雪雅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青春。向來偽帖令冰釋。從此嘉名偏廣輪。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曾達瑞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今揚花即玉蘂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曾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深也。盧陵隊櫨松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斷無疑矣。傳于客

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史欲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如是唐昌玉蘂花。余敢泯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史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猗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深黃耳未知孰是葛立方韻語陽秋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曾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韋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呼瑒曾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耶瓊花惟楊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鵠天下多瓊花天上桃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亦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

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皆引唐內苑花亦
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
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
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
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
花如玉蘂之白爾容齋隨筆物以希見爲貴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
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
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
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南史劉杳傳揣花出處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
椐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葛洪字苑作木傍若 廣韻玉篇
不收椐花椐字 集韻陣椐椐木名汁可爲酒或作椐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
非凡境也予往因覲省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
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土高費蒴樹子江云木堆名
爲貫厥木中條合荼蘼久則根株合化玉蘂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

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
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
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
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
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爲瓊
之注耶柘音仵 南史劉杳傳所謂柘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
似不以杳傳爲據摘俗說柘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故以柘在上
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
蘂止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
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續添楊巨源唐昌觀玉蘂花 晴空素艷照
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宮上玉花春 瓊花玉蘂混
而爲一說出風俗雜說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揚州后土廟
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自也世
以爲天下無之唯此一株耳後人鎮淮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焦芥野
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採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
化燎原厄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晁補之和李季

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趙物集百紫千紅墨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
昌觀中玉蘂尚把得月果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
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
瓊採玖 題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子與跋謨叔之于元煇同里
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雖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
冠篇至於孫句晁詞蓋說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 全芳備祖雜著
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
不識自文饒品題始得名然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
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有此花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
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而晏元獻類集則亦有翰林盛諫議
度借示揚州后土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王蘇文忠公
軾長短句云后土祠中玉蘂蓋指舊名也又按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
質瓊花之說因瓊亦玉與此花不類而東坡亦云瓊亦玉也其意蓋欲辨
證其說而許氏說文亦以瓊爲赤玉云亦見大抄註沈傳師奉同浙西尚
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戲書即事見懷之作丹徒令書其後云招隱玉蘂
花以二公詩著名累經兵燹花偶存而刻久失好事訪尋每不滿意往持

置帶問者幾人矣昔覺來主法席求府治刻本瓏石重鐫迓客觀花讀詩
須還三百年舊觀良足嘉美自晉家招隱名甲京口古松脩竹清泉幽洞
猶在談詠詩詞勝絕通者採伐童牘青不剷名覺師培植拂別立志不倦
加以年序蒼翠環合景物增遷師與此寺此詞同永其傳尚勉之哉湖子
沚陵素林戴顒字仲若捨宅爲招隱寺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
院相望數里林處於萬山荒涼之顛所由山徑石砌纍纍不絕如綫是名
招隱寺有米芾隸碑以紀仲若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選文于
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其泉清冽閣之右有亭名玉蘂龕扁其上亭
之下有玉蘂二株對峙一架其株條勢鮮于蔄萄之所可比輪囷磊塊如
古君子氣象其葉類柘葉之團尖梅葉之厚薄其花類梅而蕚鮮瑀小
厥心微黃類小淨瓶莫春初夏盛開葉猶後凋其花白玉色其香殊異而其
高丈餘也是名玉蘂土人僉言此花自唐迄今自天下與此寺只二株亦
猶瓊花之於維揚千餘年間凡幾遭兵燹幸存今唐長安白玉亭觀及御
史所居閣前往往不可稽考而僅餘此寺雖然李德裕沈傳師再賡之詩
石如新自可以究其終始欲天下皆知此花非山礬非瓊花其異出群儔
而自成一家也故詳紀其本末云江淮肥遯愚一子覲歷其寺審書鎮江

志在招隱山今按癸巳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壽宮住持余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于宮前花圃時紫泉馬先復有詩璧人龔理于中次其韻曰山水富宅江之南搜奇扶勝味絕諳米方招隱最超絕樹作玉蘂珠纖瓊高花出葉互掩映朵柯老餘相撑撐萬林何事者此種香藏鼻觀揮獨參境之百匝足未止讚以千偈言猶甘空山閟滅異今昔枯松折竹徒侵擾彝器遷移鼎鐘去誰復別識孟與蠖溫澤鎮東風北德業使不見情難堪東皇移根謹訶護玉立欹陛青光涵藥宮仙人妾長珮青髻一尺瑤華髻長齋三時畫方靜深雨一洗春正酣眼中突兀見妙品搽以閒道樓神菴瞿曇老聃共空寂出彼入此容何慚人間多事到詩酒甚欲忍口牢三緘荒城避逅此絮者換歛却青拼春移時富積埃吹野馬採擷沃若眠吳蠶清尊如空雜花亞落日欲墮西山御流年過眼忌於電留此一賞容非貪即今芳事已塵土我輩政爾多空談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也。宋景文公筆記雄陽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本曰玉蘂王禹偁變賞之更摘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須其義非白花名也。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鑾駕香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欸揮心顧岳東凡詩路入千山萬木清松蘿薈蔚接烟光處處泉眼涵秋影觴帶雲容度曉晴花徑有時傳相國辭碑無字記昭明六朝輪璧今何處藏得千年蕙帳名。楊東山詩境入平園便有聲唐昌觀裏舊知名已堆玉璞分金粟更抽銀花小翠翟難曼春風勝碎長山磬香氣普春盟世間百卉應無根不過王公社一生劉後村集竹院過僧話山門佛地迎英雄猶有遊般若太無情。玉蘂春陰密琅玕曉暑清半生來往屢也合送人行鄭松窻集七言古詩　雄揚后土廟瓊花安業唐昌宮玉蘂判然二物本不同嗔作一般良未是瓊花雪白輕壓枝大率形模八仙爾山礬野路多見之然奇惟殘如猶雖此之玉蘂似實非金粟冰絲那有此花精中有碧膽瓶別出堆總高半指清馨靜夜衝九天招引瑤臺女仙子乘風躍馬汗漫遊偷折紫香分月姊紫莖柘葉荼蘼條步到尋常人眼底紛林內花集賢閣雨露承天近尺咫從人不識天上花又把山礬輕比擬葉酸而澁共淡黃不著霜纖偏入紙江鄉老少知此名鄭陣場音無正字方言土諺隨古訛烏馬成馬國應爾清波雜志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唐武元衡詩唐昌觀玉蘂花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楊凝詩題同前　瑤華玉蘂種何年蕭史秦嬴向紫煙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

鄭谷詩亂前唐昌觀玉蘂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曉入微風起春時雪滿牆白居易詩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劉巖給事閒玉蘂花下有遊仙絕句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元稹詩題同前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嚴休復詩首唱二首玉蘂花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張籍詩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過作二首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惟有班班滿地花劉禹錫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二絕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顧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題集賢院玉蘂花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慚顏李衛公集懷翰林院玉蘂花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此樹吳人不識自予賞觀乃得此名。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下低帷同前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每遶于周玩。舊賞煙霄遠前惟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沈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近欲不勝簪宋徐鉉詩和賈員外戩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斵蒼苔手自栽。書見唐昌舊顏色為君判病酌金罍王直方詩　玉蘂花　閬苑瑤林春晚芳仙妃舞困卸霓裳蠙珠妝地濃雲佩尚帶天邊風露香李應春詩次趙制幹韻　偶心春暮盼庭柯驚見枝間萬玉瑳柳卷綿梯蝶絮滿藥階雲髻撲燈蛾雲中仙馭朝鑾弄月色花光夜遣犀欲醉香還重若句。主人儻許客頻過華鎮雲溪居士集玉蘂花千序玉蘂花瓊花也唐世尚多有之今則甚鮮惟揚州后土廟一本最盛花如八仙而五出有香特清班乾不歇揚人往往盛以絳囊而佩之唐長安唐昌觀所植名聞天下

每歲花時，頗郁衆賓。一日有美姬擁侍者八九人，皆鮮衣靚妝，徘徊花下。忽顧侍人曰：當折一枝，赴玉峯閬草。遂折花出門，跨駿乘煙而去，見者駭愕，方知其爲神仙。異香滿庭，彌月不散。當時詩人多賦頌者。

當年玉蘂冠京華，不獨人間壓萬花。曾使瑤池冰雪手，親來折向玉峯峯。

仇遠金淵集程公明家玉蘂花

招隱山中有此花，仙人曾住七香車。可憐一朵開如雪，冷落西門處士家。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玉蘂花二首

風吹流髻繞珠霞，勝遊還遇琬陵花。又邀相伴西王母，請宴呂城玉蘂花。

七色斑龍一作稱紫雲輦，九光華蓋亦霜袍。更陪金女花時宴，玉蘂花前是碧桃。

京口詩集郡守集賢校理王公洪君王玉蘂花

玉蘂生花樣，地崇姿亦貴。散漫谿谷中，蓬茨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荻山目，瓊瑤爲之媵。歲久自扶疎，嚴深愈凝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丈經邦梅溪詞菩薩蠻玉蘂花

唐昌觀裏東風軟，齊王宮外芳名遠。桂子典刑間，梅花伯仲間。寵茸鍐腰雪，瓚細雕晴月。誰駕七香車，綠雲飛玉沙。

餌石蘂

晉書：庾袞字叔褒，陽翟人。少履勤儉，世號庾異行。張泓掠陽翟，袞率宗族及庶姓保禹山。賊至，袞勒部曲，整行伍，持滿而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皆退。袞以寇難方興，乃攜妻子適林慮山，林慮人歸之，咸曰庾賢。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及將獲，下山中塗，目眩，瞥墜崖而卒。

餌松蘂

太平廣記：方紀曰：南嶽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丈，圍即數尋，而蘂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煉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澀，與諸處松別。忌慄。松蘂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蒸令熟，勿太熟，極香脆。

屑瑤蘂

楚辭思玄賦：屑瑤蘂以爲餱兮，斟泉以爲漿。

采瓊蘂

李白詩：崑山採瓊蘂，可以煉精魄。

霜蘂

蘇東坡詩：約千重，未喫霜蘂。

檀蘂

王半輯詞：槃花鍊雪，成花檀作蘂。

浪蘂

蘇東坡詩：浮花浪蘂。

都落蘂

勝經：擘木根以結米，貫薜荔之落蘂。歐東坡詩：牛酥煎落蘂。

嚼蘂

玉融對文選郭璞遊仙詩曰：放精晝凌霄外，嚼蘂花飛泉。

人參蘂

溫庭筠詩：香風軟，遺人參蘂。

柘漿露蘂

曾鞏元豐類藁：游玉山石巖，巳崖乳竅滴，膚如凝酥，若柘漿露蘂，埤于美味，說者云可以安躬。

流珠金蘂

神丹隱書：流珠金蘂，鸞雷來橘。

許丹

茶蘂花

宋景文公集：媚景無柔蜜，柔質不勝長。非郡粉自白，似茯骨中香。不分櫻桃艷，名先擅樂章。近世民間雜曲始有茶蘂花者。

花蘂夫人

韻府群玉：蜀妃花蘂夫人，能詩詞。

貹

洪武正韻：如果切。說文：草木實甤甤。顏野王玉篇：今作甤。又儒佳切，撓。唐韻：人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甤音蕤，又生也。揚桓六書統曰：母甤艸秀不實。說見厌韻。

篆書 貹 六書統

蕐

洪武正韻：如果切，刺也。周禮有蕐氏。陸法言廣韻：燋炬用刺蕐之類。孫愐廣韻：時髓切。丁度集韻：蕐，木名。有蕐氏，掌共荆蕐，以灼龜。或作垂。司馬光類篇：主蘂切，擊也。一曰果也，又是捶切。楊桓六書統：稈母甤，余見照母。坐同上，余見厌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垂捶見切，荆屬。作蕐，非。周禮蕐氏，合正古精垂雙音見照韻舊。夫攷此字，接偏傍增入。韻會定正字切捶軌揮神揮蕐。

篆 𡍮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𡍮 𡍮 並六書統

草書 [?] 群千押見草書集韻

蕐氏

周禮春官蕐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燋炬用荆蕐之類。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燋是炬也，是用荆，故云用荆。云蕐之類者，蕐所以捶策人馬，用荆竹爲之，此亦用荆，故云蕐之類。

惢

如累切。許慎說文：惢，疑也。从三心。凡惢之屬皆从惢。讀若易旅瑣瑣。又才規、才累二切。顧野王玉篇：又桑果切。陸法言廣韻：才捶切。丁度集韻：聚惢切。戴侗六書故：艸木華未舒含惢之象。又作蘂。傳曰：佩玉蘂兮，予無所繫之。揖佩玉下垂，如惢也。又作蕊、蘂，亦也。从惢系聲。孫氏如壘切。按系非聲，乃會意，然亦後人所加也。楊桓六書統：桿母繳說。惢隸周伯琦六書正譌：惢，孔捶切，華惢也。从三心象形。別作甤、蘂通。說文字原：心，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切，亦通用甤。趙謙聲音文字通：日兒切，少木華外曰甤，內曰惢，象含惢之形。雖从三心，而又如此說，以見六義之不可泥也。或用甤，亦借蘂作蕊、蘂、蘂。蘂非。雙音見去聲。

篆書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橤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木名。司馬光類篇：孔捶切。楊桓六書統：蘂。注：韓道昭五音類聚：橤，同上。楊桓六書統曰：母繳孔氏切，以木橤省聲。

篆書⿱竹惢六書統

⿱竹惢

如累切。顔野王玉篇：女委切，筍初生也。丁度集韻：竹叢再生曰⿱竹惢。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委切。楊桓六書統：日母，⿱竹惢，乳氏切。从竹从惢，惢，多心也。竹叢再生，用心自多。原聲惢。隸。

篆書⿱竹惢六書統　隸書⿱竹惢六書統

⿰女恚

如累切。陸法言廣韻：不悅。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伊捶切，恚也。楊桓六書統：禪母，⿰女恚，原聲恚。⿰女恚，隸。字滲將義，時髓切，又音萎，又於避切。

篆書⿰女恚六書統　隸書⿰女恚六書統

⿺几日

如累切。丁度集韻：汝水切，泚也。楊桓六書統：日母，⿺几日，从几日聲。⿺几日，隸。字滲將義，音蘂。

篆書⿺几日六書統　隸書⿺几日六書統

⿰需刂

如累切。丁度集韻：柔弱也。楊桓六書統：日母，⿰需刂，原聲需。⿰需刂，隸。字滲將義，⿰需刂，音蘂。

篆書⿰需刂六書統　隸書⿰需刂六書統

壝

如累切。丁度集韻：土埒。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愈水切，埒也。又欲鬼切，起土為埒也。又杜果切，又以醉切，又于累切，夷佳切。楊桓六書統：禪母，壝，余見灰韻。

篆書壝六書統

捶

如累切。丁度集韻：以杖擊也。楊桓六書統：禪母，捶，說見照母。張孫子歌經史字源韻略：又主橤切。

篆書捶六書統

箠

如累切。丁度集韻：馬策。楊桓六書統：禪母，箠，說見照母，余見灰韻。張孫子歌經史字源韻略：又主橤切，說文：擊馬策也。字滲將義，說文：杖也。

篆書箠六書統

棰

如累切。丁度集韻：博雅：積也。又木積也。楊桓六書統：禪母，棰，余見灰韻。禪母，字滲將義，時髓切，又時偶切。

篆書棰六書統

⿰犭惢

如累切。丁度集韻：獸名，狒猻也。司馬光類篇：聚桑切，又奏醉切，又下介切，又才燊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才瑳切。楊桓六書統：日母，⿰犭惢，又此皆切，从犬惢聲。⿰犭惢，隸。

篆書⿰犭惢六書統　隸書⿰犭惢六書統

歮

如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如水切。

⿱垂山

如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水反。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骨中脂。亦作𩪐、髓。許慎說文：𩪐，从骨隓聲。劉熙釋名：髓，遺也，遺遺也。顔野王玉篇：先委切，又髓，相累切，骨髓本从骨隓。陸法言廣韻：骨中膏也。徐鍇通釋：相累反。丁度集韻：髓，選委切，或作髓、𩪐、隨。司馬光類篇：思累切。戴侗六書故：𩪐，素問曰：髓者，骨之充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髓、𩪐、髓三俗，髓正；髓、隨、髓俗，音髓。韓道昭五音類聚：須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母，髓，骨中液也。故从骨，𩪐聲。髓，省文；髓，省文。髓、髓並俗。熊忠韻會舉要：髓，骨中脂也。髓，本作髓，今文作髓。漢郊祀志：鶴髓毒冒。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髓，心委切，作髓、髓、隨，非。揚方言：齊人謂滑曰髓，作遺，非。記：滑髓以清之，合正。韻會定正字：心軌切，心新鮮髓。

𩪐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揚雄賦：髓，伊骨。注：髓，入伊音水。言其大破死亡也。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鄒陽傳：入於骨髓。

𩩻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郊祀志：先鶴髓。

篆書髓　髓　髓　髓並集韻　髓茅君傳並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髓　徐鉉篆韻髓　髓並六書統

隸書髓　髓並六書統

真書髓蔡襄　髓行書黃庭堅

草書髓王羲之　髓懷素　髓草書集韻　髓鮮于樞並見

總敘

邵子觀物外篇：胃生髓，坎為髓。五藏生氣為諸髓者，皆屬於腦，以為髓海，故諸髓會之。解精微論：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奇病論：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也。靈書海論：腦為髓之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熱病：髓熱者死。難經：髓會絕骨。藏經黃帝云：諸髓皆屬於腦。又云：腎生髓，髓生肝。凡墟云：人有四海，腦為髓之海，是太陽經入絡於腦。故五穀之精津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孔，補益於腦髓。今觀藏象，其脊骨中髓上至於腦，下至於尾骶，其兩

傍附肋骨每節兩向皆有細絡一道內連腹中與心肺繫及五藏相通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髓虛者腦痛不安髓實者勇悍凡髓虛實之應主於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聖濟總錄論曰骨髓之病應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故虛者腦痛不安身常清慄髓實者身體煩躁勇悍驚熱當隨證以治之

龍髓

太平廣記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漢武帝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之勢皆刻木為之運動如生出於黃衮之巧思也伴巧下

蛟龍髓

太平廣記漢武帝宴于未央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稽首黙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爾仰頭看屋復俯指陛下脚脚者足以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復幸瓠子河見前梁上老翁獻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方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斑螭髓

太平廣記會稽謝玄卿採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斑螭之髓拜仙子出廣異記

白獺髓

王子年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嬌姹痛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噴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稱覺寨雜記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

丹豹髓

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酥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侵者舉麟扇揮之

鶴髓

漢書五采木清鶴髓汁見侯子

鳳髓

唐杜牧樊川集天水鳳凰難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鳳喙作續弦膠與此說異註肖

石髓

台州府赤城志寒石山有石髓證類本草石髓味甘溫無毒主寒熱中瘕瘦無頹已積聚心腹脹滿食飲不消皮膚枯槁小便數疾癖塊腹內腸鳴下痢腰腳疼冷男子絕陽女子絕產血氣不調令人肥健能食治金瘡性溫宜寒瘦人生臨海華蓋山石窟土人

採以澄陶如泥作丸如彈子有白有黃彌佳矣劉義慶世說嵩山北有大穴首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曰此仙館也所飲者玉漿耳所食者龍穴石髓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侯王母王母至上與帝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汝樂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子泗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脫鍾山白膠五屋青敷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朱萘九節丈菖太微嘉木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蜂罿北汲太玄之酪中極二帶之脉雲漬蘂父昆丘神雀扇夜芝岬流淵青狄真陵雷精玄都千益左食神毛石飲玄瀬上屋廟圓之金精下摘玄丘之紫奈白水靈蛤八陵赤蘇萬載一主流光九陔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下僊之所逮

餐石髓

太平廣記王烈與稽叔夜共入山遊戲采藥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殷殷狀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烈數百尺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食數丸如桃大因攜少許歸欲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事類家求王烈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抱朴新語晉人盧無類多歎誕于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已為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猶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濕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故來彼因謂康當時枠碎或揩摩食之豈不賢於害母壯孔單然神仙安有定分不可力求也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注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婢忍入甚於退之也晉人因好奇無實而放從以仙經為信無乃一經庭耶山之丹中半俟元鄭起蜀山清鬲集王烈餐石髓圖五百年方開此山寒光浮映流而乾明明正是洪濛髓只恐凡人不肯餐王融新封文選沈約游沈道士館詩曰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黃石髓

仙傳卬疏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黃石髓而食之謂之石鍾乳

飲

石髓 仙傳拾遺許栖巖因乘龍馬謁書令公於西蜀道經劍閣馬驚俱墜於嵓聖萬丈之底得至太乙元君之室因聞道而留之令出玉女酌石髓而飲之後栖嵓偏遊仙境而再升辟歸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荒淫能如此猶再得見吾也墜下閑談青牡李老一日誤墜枯井中向五尺餘入一洞日大唐玄都洞暗視閣內見一道士寄許丹臉凭几指顧傳有伴琴執浮李君乃稽首升揖而出因顧侍者度琴而揮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同爾之契李曰青松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撰神思也爾以業障不狀憶叔事叔夜即爾前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北乃大行山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記覺襟靈和暢吐納聲音乃志能記從王烈入山園恭服石髓復憶亡石架之書如信爾爾許遠子太平廣記周穆王遂見奇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拾州山傳

金髓 真誥御漱金髓味歇玉玄**白**

玉髓 本草味甘平無毒主婦人無子不老延年生藍田玉石間

地髓 本草地黃一名地髓久服輕身

澤芝地髓 仙傳呂尚爲周文武之佐服澤芝地髓

乾坤精髓 龍虎經乾坤精髓狀於鴉足山中玄實之內爲金丹之根帶也

疾在骨髓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詳本傳

深於骨髓 吳越春秋越王曰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詳本傳

怨入骨髓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遣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詳本傳王明清揮麈後錄曾王隆云溫益字禹嗣徽宗以端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封欽聖因曲會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宮次板橋以人衆柱折軼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處思慮曰

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援使還力爲引重至於斥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爲中書侍郎與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任後元長復用其子爲石爲閣學士以報之

德入骨髓 西漢書鄒陽傳陽至長安見王長君留數日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常談往錄西漢鄒陽事梁孝王王以爲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令陽求方略解罪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多奇計往見謀以其事先生曰欲見急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王美人兄也陽乃請曰願有謁也長君誠能爲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見於太后太后必德長君入於骨髓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痛入骨髓 史記仲尼弟子傳越王勾踐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燕丹子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復逃歸求欲復之爲書與其傅鞠武有曰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辱丹每念之痛入骨髓漢高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竇融爲涼州牧隗囂反叛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吁臣見之當股慄怒懼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憤若發曚非忠孝誠慈能如此

樂藏骨髓 西漢書董仲舒策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精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

愛入骨髓 唐杜工部詩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

說透骨髓 上陽子禪靈靈說透骨髓血滿滿吐出肺肝

哀微心髓 楚辭胡笳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

握錦兮徹心髓。

補填骨髓

楚辭蘇東坡服胡麻賦補填骨髓流髮膚兮。

伐毛洗髓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黄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卻食伏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見仙傳

易髓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候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寶者神之寶者精也子但受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易形變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

鎖腦取髓

王子年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二人進鎖腦骨取髓代為腸塌

破腦取髓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一年遼帝主大梁閻張彥澤劫掠怒鎖之及臨刑斷腕承鎖監刑閤門使高勳命刳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天鑿腦髓

江州志宋崇熙化鄉民村魏誠且年十四母疾篤中夜禱之天鑿腦出髓雜藥進之母疾已乾道元年也

剝膚搥髓

杜陽雜編唐憲宗寬仁大度未嘗不以表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娛耳目焉

食栗益髓

太平廣記東明國有搖枝栗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

取髓救母

孝友周風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有母患風疾累年不能步履妙心用紙糊一毯實以金紙一夕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患聞世人有取肝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如三界神明能賜佑助妙心用貯炭火於紙毯內若使紙錢成炭而外毯不損害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顱門上右手執木搥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能自知忽有神人叱之令起始覺少甦捫其顱則髓已出如鴨卵殊不痛楚復以刀磨藥母云見將何藥香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昨晚過道人絕與我此藥令母喫搗和張粥成滿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下床若無疾者母子俱喜長老以事達于州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狀與之錢五十千趙

二十足以為孝養之勸時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也

骨脛髓枯

夷堅支志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從臨安官至翰林醫痊晚退居吉州故樂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貲數萬搭屋後小圃廣袤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墻頹仆正壓右足跳折骨缺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工自頭下至足皆以髓為主故能持以久長方壯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髓充盈則可施板夾换傷處乃用外藥塗傅遺其輕重淺深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及也即捨去張宛轉榻上呻吟哭半年而死耳工日玩

髓竭人亡

上陽子古之哉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本無根而能久者

刺骨無傷髓

內經素問刺要論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論肌決髓

漢書論肌決髓紫陽宗旨反覆玩味令義理決洽於心論肌決髓然後乃可言學

學詩得髓

韻語陽秋杜牧之詩子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疎還密岩泉咽復流蓋用子美微雨止還作斷雲疎復行也蓋其心景慕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父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蓋言子美只君是信十秙得俱天哉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林矣又况其髓哉

不言得髓

傳燈錄第二十八祖達磨遇二十二祖般若多羅請曰是於諸法已得通量因歿說菩提達磨師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

斬脛觀髓

帝王世紀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木以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斬脛而視髓

漬髓

山居備用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漬髓蒸筋傷神損壽

書篆髓

宋陸游渭南集跋郡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窻手記。蘇東坡集滎陽鄭傳元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陽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也。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要欲達貫，凡欲達持，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落見髓 連文國詩解。落見髓，地名。

治髓 孫思邈千金要方羌活補髓圓。治髓虛腦痛不安，膽腑中寒方。羌活　芎藭　當歸各三兩　桂心二兩　人參四兩　棗肉研如脂　羊髓　酥各一升　大麻人熬研如脂　牛髓各二升　右十味，先擣五種乾藥為末，下棗膏、麻人，又擣，相濡為一家，下二髓并酥，內銅鉢中，重湯煎，取併為丸，如梧子。酒服三十丸，日二服，稍加至四十丸。　柴胡發泄湯　治髓實勇悍驚熱，主熱方。柴胡　升麻　黃芩　細辛　枳實　梔子人　芒消三兩　淡竹葉　生地黃一升　澤瀉四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三升，去滓，下消，分三服。聖濟總錄治髓虛寒地黃煎方。　生地黃五斤，洗，切，搗，絞取汁　補骨脂　人參各五兩　右三味擣羅為末。每用酒二升，藥末二兩，羊髓一具，去筋膜，一處細研，慢火熬，稠寬器盛之。每服一小匙，溫酒化下，空心日午卧時各一。　治髓虛骨寒溫髓湯方。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人參　黃耆　細辛去苗　桂去麁皮，各一兩　右五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空心食前溫服。　治髓實勇悍髓熱，生煩柴胡湯方。　柴胡去苗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細辛去苗葉　枳實去瓤，麩炒　梔子人各三分　澤瀉　淡竹葉細剉　生地黃切，焙，各一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下芒消半錢，再煎一沸，去滓，分二服，早食後日中服。　治髓實氣勇悍煩熱枳實湯方　枳實去瓤，麩炒　芫胡去苗　當歸切，焙　芎藭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食後夜卧。治髓實伏人悍驚熱地骨皮湯方。　地骨皮洗，二兩　胡黃連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澤瀉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枳實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瀡

洪武正韻息委切。方言：齊人謂滑曰瀡。禮記：滫瀡以滑之。顧野王玉篇息菁切。重修廣韻：滑也。戴侗六書故：選委切。說具滫下。韓道昭五音類聚：息為切。道息纍切。楊桓六書統：心母，牟蘧。从水隨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忠新群遺。

篆書 [篆]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篆] [篆] 並六書統　隸書 瀡 六書統

草書 [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藿

洪武正韻息委切。草木葉敕貌。又集韻：可為切。光顏篇：選委切。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又草名，爾雅：蘭麻藿。釋行均龍龕手鑑：藿靡也，與靃同。又書靃。揚桓六書統：心母，藿本虛郭切。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潊傳義。又草木弱貌。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晁切。从艸靃聲。亦借靃。舊韻獨卜靃靡。與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群靃。

篆書 [篆]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徐鉉篆韻

草書 [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靃

洪武正韻息委切。玉篇：露也。廣韻：靃靡，草木弱貌。釋愈城南聯句：春遊靃靡。又集韻顏對王玉篇靃也。又呼郭切。陸法言廣韻：草木貌也。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息郛切。說文：飛聲也。雨而飛者聲靃。釋行均龍龕手鑑：草木柔弱貌。又音霍，地名也。楊桓六書統：心母，靃本虛郭切。假借，靃靃然也。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靃靡，細弱貌。馬值雨則重弱不能飛，故亦得从二隹在雨中為意。與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心軌切。又靃靃細貌。字切心軌。心新群靃。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靃 六書統

嶲

洪武正韻息委切。越嶲，古邛都國，武帝元鼎年間始置郡，名有嶲水，言越此水也。章休武也。郭忠恕佩觿集：嶲嶲上湖主翻，似馬一角，又均㪍翻子

巂鳥下。息委切。越巂郡。丁度集韻巂或作嶲。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徂兖
切。䳆、𪇯六書故巂又粗沇切。越巂。漢郡名。應劭曰。故邛都國有巂水。漢武
帝初屬益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書志注。先藥反。巂非。乃攜字。郡守正
紫雲韻又將此切。蜀中郡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巂。俗嶲。通。巂。正。韓道昭五
音類聚又户圭切。楊桓六書統心毋巂。原紫巂。將巂誤。熊忠韻會舉要商
次清次音。字譜將義音髓。趙謙聲音文字通巂見灰韻。此轉注。嶲作巂非
更名為巂昆明俗字。韻會定正巂。
心軌切。水名。字切。心軌。心新鮮巂。 篆 書 巂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巂
六書 隸 書 巂 六書統 草 書 巂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越巂縣 舊唐書地理志。越巂縣漢郡名。武帝置。今縣漢邛都縣地。屬越巂郡。有越巂水。後周於越城置嚴州。隋改為西寧
州。尋改巂州。仍分邛都置越巂縣。州所治也。元一統志巂州元屬。大曆四
年正月。割邛州滑江臨溪兩縣復置之。大和六年五月。西川奏移於臺登
城。 竹巂州 臨漢鎮在唐為縣。天寶末巂州陷於雲南。鮮于仲通以巂
州之餘民置竹州於此。事見雲南志。太平御覽漢書曰。桐師以東北主棠

榆石為巂昆明。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
傳曰。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郡縣。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
平地。東西南北剛千餘里。郡特好桑蠶。宜黍稷麻麥稻粱。 十道志曰。巂
州越巂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為邛都國。 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長
以什數。邛都最大。 九州要記曰。巂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
志曰。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 又玄中記曰。割而復生。名
曰反牛。 十道記曰。越巂有瀘水。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
非時中人。多悶絕。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越巂。上疏曰。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遺跡。 又十道記曰。
水汝而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渡。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
川。鶴鵠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也。 漢志
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旄牛。即
今巂州。 楊巨源百家詩別巂州一使御史雲日為之變色。
城南無雜地。傷心從此使為蠻。見贊一物悲風起。雲積青天日下山。 越巂

𩞄

息委切。揚雄方言。鋭謂之鐫。以豆屑雜餳也。青齊陸法言廣韻鑴𩞄方言
云。餅也。丁度集韻鐫豆屑和飴也。或作䭚𩞄。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
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𩞄二俗。䭚或作鐫。正。韓道昭五音集韻𩞄。
音寇。楊桓六書統心毋𩞄从食隋聲。䭚或作鐫。𩞄或从麥。䵜俗。
篆 書 𩞄 𩞄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𩞄 𩞄 並六書統 隸 書 𩞄 𩞄 並六書統

䯝

息委切。顧野王玉篇息背切。草名也。韓道昭五音集韻䯝草也。字涤傳義膂里切。

⿰犭隨

息委切。陸法言廣韻⿰犭隨獸。或作⿰犭隋。孫愐唐韻隨婢切。丁度集韻⿰犭隨或不省。或从豕作⿰豕隋。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切。隋也。又直婢切。楊桓六書統心毋⿰犭隨从豕隋聲。⿰犭隨或从隓省⿰犭隋。
篆 書 ⿰犭隨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犭隨 ⿰犭隨 ⿰犭隨
並六書 隸 書 ⿰犭隨 六書統

崔

息委切。丁度集韻息罪切。動貌。趙貌。楊桓六書統心毋崔余見清毋及灰韻。 篆 書 崔 六書統

㒞 閵 雋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並須音切。

夊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息累切。夊並類。

⿰日隨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累切。

○ 岯

洪武正韻部癸切。山一成。書作伾。又灰韻內。丁度集韻岯山名。或从人作伾。或作坯。坯。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部鄙切。楊桓六書統並毋岯。嶏嶏註說見灰韻。嶏附上。熊忠韻會舉要宫濁音。注見攀悲切。 篆 書 岯 岯 坯 伾 並六書統
草 書 岯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伾

洪武正韻部癸切。書主于大伾。又灰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伾山名。或作岯。楊桓六書統並母伾余見滂母伾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灰韻。北方音作岯。非。 篆 書 伾 伾 並六書統

秠

洪武正韻部癸切。黑黍一稃二米。又𥝌。據或作𥝌。又灰尤二韻。

觜 洪武正韻即委切烏喙 又支韻許慎說文觜觿也从此束聲一曰觜也遵誄切顏野王玉篇紫子累切紫口烏喙也又作咮周鶚陸法言廣韻觜喙也紫上同丁度集韻紫祖委切鵄舊頭上角觜一曰觜觿星名或作咮觜紫紫二曰石鍼謂之紫張有復古編紫从此束遵誄切別作觜音遵為切又將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紫俗觜通紫正又嘴俗觜角二音雋俗觜音二訛嘴嘴六俗韓道昭五音類聚離觿音觜字楊桓六書統精母觜余見支韻紫余見支韻嘴从口束聲喙嘴或从紫聲紫觜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紫鳥喙从束象形此聲趙謙聲音文字通紫昌髠切鳥喙如束者俗僅如用觜作紫嘴咮非借山曲如喙者作觜非韻會定正字切精毀精精美觜

篆 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 並徐鉉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咮嘴 並六書統 草書 並黃庭堅 解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書林事類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也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注葆守也旅軍衆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漢天文於辰在申日畢主陳井為實沈於辰在申也魏之分野屬益州晉志實沈之次觜觿參伐實沈之次唐天文西南方曰未天其星觜觿注參陽也淮南仲秋之月日在角且觜觿八月令長列早旱視水叶洽氣戴陰在參星居中以七月與觜觿參辰出曰長列服服有先利行兵又天官書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漢地理志上應天闕也天之志觜參實沈也畫漢西河之地上應天闕也出唐書

料角觜 揚州府志係淮東藥底處南控大江東北天海自來防托之地沙林垌漲不常湖小則安蛇曲折水路可見大則一槳浸沒非熟於住來舟師未易輕棲件角觜直禾礆浸

新華觜 水利文集按續圖經云有二水不根今本州分兵戍守係在海門縣東新華觜分注觜藏家觜益觜即涯之異名也鑿兩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

金剛觜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去縣西南三里吳出淮岸以禦淮水衝擊之勢今地廢

鏵觜 宋范石湖大全集在興安縣五里所秦史祿所作也迎海陽水叠石為壇前銳如鏵衝水分南北下為湘灕二江功用奇偉于支代李德遠嘗修之導江自海陽至縣地調迤狂瀾既奔傾中流過鏵觜分為兩道閣南灘北湘水主

今舟抵衬楚號徑萬里入珠秋天達史祿所理始無謂秦無人虎崩用否耳柴藤擁老蒼白石溜青洗是閣可作社壯酒百世祀情廢者誰擬配以臨川李江湖集觜陽劉氏史祿渠主此分水世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瀨江會湘水楚山要鋪石長觀鑿崖通塹三百丈高時安知有史祿割壯況帶祀漬兒我舟閣淺愫若人安是天下奇男子只令渠廢無人脩嗟于秦史未易觜

呂口觜 登州府志黃縣北二十五里呂口觜在縣西

堅守三觜 宋史李彥仙傳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進說曰殽澠道隘難以眾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陜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眾罷遣之時王十秋府累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其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為汝守若不盡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聳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擒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

十五觜 無錫縣志閘江上有觜凡十五曰閘江觜錢家觜陳家觜蔣家觜香家觜鹽埸觜章山觜鹽亭觜大嶁觜蔡墓觜韓家觜後峴觜鄒墓觜許峴觜香横觜皆近江之島

南湖觜 江州志州境大川過江州南湖觜據章諸水入之進漢合為三汭其總名則彭蠡澤也

鳳凰觜 長安志杜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今所鑿崖塹尚存俗呼為鳳凰觜

老鸛觜 宋史瀛國公紀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宋子趙孟錦率兵大戰于老鸛觜

鰣魚觜 寶祐濡須志在無為縣天河中有沙觜名曰鰣魚每歲四月江水入巢湖至十月湖水出大江皆泝鰣觜過城下留連頗把久之乃去注馬方與勝覽鰣魚觜在岳州華容縣風土記皆傳有異人遊曰江西沙洲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州志鰣魚觜在岳州岳陽樓前沙洲也水涸則洲露水泛則一綫成湖俗云鰣魚觜過狀元生蓋以洲過岳陽門則岳州必出進士也

駱駝觜 長沙府志在長沙府長沙縣城北江口去縣一十里諺云駱駝圓出狀元與地紀勝在瀏口諺云駱駝觜圓出狀元

象鼻觜 江陵縣志在縣治東南沙市遺臨大江奔流所瀦前人壘石為堤以備衝決之患

貫鐵觜 續世說漢貫璋文章未能過人而嗜瑜門徒情類不平之日之為貫鐵觜受詔脩高祖實錄誣秦雖喻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脩王溥皆嫉孽實真因蘇為璉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唆惡之溥同

列曰。貫給事家有子，亦妄門闕無玷。今滿朝並遺非疑，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馬明叟實賓録：五代貫諱累仕史職，長於記注，才筆未能過人，而議論本強，頗極前湘近事。九國志云：馬氏將湖南，有謡言曰：馬去也，不用鞭鼓牙通。今年及逢鎬，仔馬氏歸江南。鎬居長沙，爲劉言所逐。是歲，言亦爲潘不平之。目爲貫鐵背。五代薛史貫諱傳。諱脩唐史，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奥定服闋，復起居郎，脩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諱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頗不平之，因目之爲貫鐵背。

貫鐵背 馬明叟實賓録五代

前蜀邛州王家貫師黙狀貌寢陋，好大言。放上陵下，閭里惡而憚之，呼爲鐵背。後從王建，建命以官。十國紀年類說，故老能蜀時事，云天兵伐蜀，主大懼。合庭臣募所以拒天兵者，貫鐵背越班而對，衆謂鐵背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帝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英鐵背 大和志：進英禪師，臨濟九代孫也。出家龍安縣，悟法於廬山歸宗真靜禪師。佛印名之曰英鐵背。

目爲猪背 孫子語類：宣政間，邠州有數子，老好議論，士大夫長極常豚州前郎官也。每士大夫過從，以背紓痛，使是極長，時人目爲猪背，以其狀

似背猛，王數子弟因戲以其綽目標爲甚猪背大夫猪背郎之類，少聞爲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當見一弟子數令記不得近者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閱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爲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豈合有首尾。令看來只是此事，想李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畧聞得一項語言。使明。

背尖 王明清揮麈餘話：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看試罷史，徹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衰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伍此祈，公憐之。端初慈操俚談詬曰：子背夫如此。識矣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將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以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端初固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秋脉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顧看其面且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來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荅曰：風來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北往時背不失否。端初愧作，而揶端初有子，即梓伯，彥全也。梓伯迎外祖之遺体，不但曹氏之指，即可驗，而高明豪放，醋肖之梓伯，亦不自隆禮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兵部郎公淑孫也。

紅銅背 宋景文公集：紅銅背出水康山谷中，舉体若精，惟羽間差黑，入亦畜之，然

不能久也。故貸云：蜂質剛喙舜黑于斧，因網就擒，亦馴厭心。

蠟背 鎮江志：以喙貫將石，又名鋼背。鄉物與之，能仰口承取。

鳳背 耆舊續聞：南恩州北甘山鳳凰巢其上，每大風，其雛墜地，人或取其背，謂之鳳凰林。唐杜工部詩：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十州記：仙家煑鳳喙麟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紺趾丹背 續後漢書禰衡傳：衡作鸚鵡賦云：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又見衿字韻。

裂膝破背 文選射雉賦：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胷，裂膝破背。

剖殼戒背 唐張說之集：龍興寺碑：觀夫廣大無相者，虛空也。四輪儕之而住，精微無体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之壞，背有爲故，剖之以戒背。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

黄鵠背 宋蘇東坡詩：吳封黄鵠矜爪背。韓詩書建翅見然有似鵠背。予由乙丸老囊一次矜爪背。

鴨寒下背 老學庵筆記：鷄寒上距，鴨寒下背。

黄鵠背 宋蘇子由詩：呀呀黄鵠背，靈草也。詳某。

摘鷹背 拊覺 蔡雜記：唐建茶與今不同。今採茶者得茶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背，斯須炒成滿室香。

搏則利背 百川學海：師曠禽經：鳥善搏鬬者利背。

嶊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于罪切，山林崇積貌。丁度集韻：山貌，或作僞。司馬光類篇：祖林切，又母水切，又取猥切，又祖猥切。于潒傳長難用上。

篆書 嶊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嵬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嵬名。字潒傳長，又青背。

嶉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于誄切，嵬嶉也。丁度集韻：山曲也。又子尾切。擇行均龍龕手鑑：即水反。又即佳切，高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山狀。五音類聚：又子罪切。楊桓六書統：精母嗺象縈，嗺峨態。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又徂楊雄賦：嶊嶉而成觀。並注：才木崇積貌。韻會定正：子切，精氣。精精業音。

篆書 崔 六書統　隸書 嗺 六書統

澤
即委切。陸法言廣韻：澤漬。孫愐唐韻遵誄切。宋重修廣韻汁漬也。丁度集韻祖誄切。說文小溼也。司馬光類篇又七醉切，下溼。一曰物之小需溼。楊桓六書統精母。澤从水皋聲。澤字。趙謙聲音文字通从皋聲。
篆書 澤 徐鉉篆韻　篆韻 隸書 澤 六書統

洅
即委切。孫愐唐韻說文雷震洅洅。本作代切。丁度集韻雷震謂之洅。司馬光類篇祖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雷聲震。楊桓六書統精母洅聲洅。
篆書 洅 六書統　隸書 洅 六書統

臎
即委切。丁度集韻博雅脾胃也。一曰肥貫謂之臎。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七醉切，肥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臎从肉翠聲。臎字滲溥義又音萃。
篆書 臎 六書統　隸書 臎 六書統

嚽
即委切。丁度集韻鳥喙。一曰鳥聲。又子尾切。司馬光類篇祖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母嚽从口翠聲。說見支韻嚽字。
篆書 嚽 六書統　隸書 嚽 六書統

璻
即委切。丁度集韻玉也。司馬光類篇祖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遵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母璻从玉翠聲。璻字。
篆書 璻 六書統　隸書 璻 六書統

峻
朘 即委切。丁度集韻赤子陰也。或从肉作朘。楊桓六書統精母朘朘。說見支灰歌三韻。
篆書 朘 朘 並六書統

榷
即委切。丁度集韻祖猥切。本蘊積。楊桓六書統精母榷从木雚聲。榷字。
篆書 榷 六書統　隸書 榷 六書統

葰
即委切。丁度集韻詐也。挫也。司馬光類篇祖猥切，又祖對切，詐拜也。又祖卧切。楊桓六書統精母葰本側駕切、駕二切。協韻葰字。字滲溥義子罪切。又音詐。又音䂳。
篆書 葰 六書統　隸書 葰 六書統

嗺
即委切。丁度集韻口醜也。楊桓六書統精母嗺子尾切。又祖猥切。从口崔聲。嗺字。字滲溥義子罪切。口嗺類類也。又灰韻藏回切。
篆書 嗺 六書統　隸書 嗺 六書統

肔
即委切。丁度集韻晢貌。楊桓六書統精母肔余見真韻。
篆書 肔 六書統

挼
即委切。丁度集韻推也。楊桓六書統精母挼余見灰韻。又真韻。
篆書 挼 六書統

𢋄
即委切。丁度集韻[redacted] 司馬光類篇祖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楊桓六書統精母𢋄原聲𢋄字。
篆書 𢋄 六書統　隸書 𢋄 六書統

嶵
即委切。司馬光類篇祖委切。山貌。鄭樵六書略嶵嵬詩。楊桓六書統精母嶵从山罪聲。嶵字。又嶵崔山貌。原聲崔字。
篆書 嶵 㠑 並六書統　隸書 嶵 嵬 並六書統

𣉻
即委切。擇村切。龍龕手鑑作嗺。韓道昭五音類聚作觜。字滲溥義作嘴，子委切。又音嗺。揄欲伏也。

𢱢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側委切。

𡸸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累切。𡸸也。

趡
洪武正韻子水切，走也。又地名。春秋會于趡。許慎說文：趡，動也。从走隹聲。春秋傳曰：盟于趡。顧野王玉篇子水切。陸法言廣韻又資地名。徐鍇通釋取誄反。丁度集韻祖水切。司馬光類篇又愈水切，又在呂切，邪趡也。戴侗六書故：春秋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揚雄賦曰神騰鬼趡。傳作曰弃也。類篇曰走貌。按類篇之說近是。楊桓六書統精母趡此水切。說見趡。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字滲溥義趡氏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趡青音。韻會定正字切清執清清千趡。鬼切，走動也。隹聲作雖非。方音見揄。
徐鉉篆韻　篆書 趡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趡
隸書 趡 六書統
草書 趡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盟于趡
春秋桓公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神騰鬼趡
楊雄河東賦：天子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

雜 千水切。陸法言廣韻：細計。韓道昭五音類聚：細雞也。揚桓六書統：清母雜，此水切。从隹子聲。雜隸

篆書 雜 六書統　隸書 雜 六書統

猝 千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此骨切，毅也。揚桓六書統：清母毅，从豸卒聲。篆書 猝 六書統

髦 千水切。字滌傳義初委切，髮好也。

○跬 洪武正韻：犬蘂切，半步，一舉足也。亦作頃蹞。許慎說文：趌，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丘弭切。揚雄方言：半步為跬。顧野王玉篇：跬，丘弭切，舉一足行也。蹞趌同上。與跬字同。郭忠恕佩觿集：佳佳，上古茶切，美也。下丘弭切。徐鍇通釋：傾背反。丁度集韻：趌，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或作跬頃蹞窺䠞。司馬光類篇：跬，又窺圭切，疲也。一曰分外用力貌。戴侗六書故：跬，缺婢切。又作蹞䠞。趌，釋行均龍龕手鑑：䠞，或作跬。又窺癸反。揚桓六書統：谿母跬，丘弭切。跬或从走。跬，俗作頃，凡借頃字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十七　二十八

上。今見谿母。假借。蹞，或从頃聲。蹞，或从鼃聲。䠞熊忠韻會舉要：次清音。本作趌，今文作跬。又作窺，前伍被傳：禾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師古曰：窺，音跬，半步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趌，或轉頃。記：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作跬。頍、蹞非。荀子：不積頍步，無以至千里。俗字借山險貌。作佣非。字切窺，規。

窺，輕。篆書 趌 蹞 蹞 䠞 並集篆古文韻海 趌 徐鉉篆韻

跬 頃 䠞 蹞 蹞 並六書統　隸書 跬 趌 頃 蹞 蹞 並六書統

草書 趌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頍 跬 宋祈筆錄 達父忘婚 馬頍于跬 許馬于

洪武正韻：犬蘂切。禮記：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又庚梗二韻。

項 隸書 項 六書統

蹞 洪武正韻：犬蘂切。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隸書 蹞 六書統

頍 洪武正韻：犬蘂切，弁貌。又舉頭貌。許慎說文：舉頭也。从頁支聲。丘弭切。一曰弁小而銳。徐鍇通釋：傾墨反。司馬光類篇：又五委切。又居㥦切。又窺綃切。一曰弁小而銳。戴侗六書故：許云：有頍者弁。按，禮緇布冠缺項。康成讀缺為頍，冠無笄者，所以結頭，以緊冠。故其字从頁。或从支。頍，缺項也。冠有笄不用頍。冠無笄則用頍以為笄。徐鉉曰：頍，頍冠之上也。頍，頍字从支。頍既有頍稱，言貌。熊忠韻會舉要：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俗混頍。或轉缺。韻會定正：丘弭切，首弁。舉頍。貌。字切溪。已溪輕牽頍。

篆書 頍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頍 徐鉉篆韻

隸書 頍 六書統

草書 頍 張錦溪 頍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頎 洪武正韻：犬蘂切。莊子：其頎頎注：太朴之貌。陸法言廣韻：小頭。又巨追切。丁度集韻：又矩鮪切。㩥屬中央廣而兩端銳者。釋行均龍龕手鑑：頎，頍，達。二音。韓道昭五音類聚：頎。又音軌。揚桓六書統：溪母。頎。余見此韻。熊忠韻會舉要：次清音。面傾也。字滌傳義丘軌切。又音現。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已溪輕牽頎。篆書 頎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十七　二十九

跬 犬蘂切。顧野王玉篇：去弭切。步足開貌。陸法言廣韻：跬，踦開足之貌。丁度集韻：跬，或作奎。蓔。諺記。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弭反。揚桓六書統：谿母跬。余同上。並余見反韻。康鼇字滌傳義丘癸切。通作跬。

篆書 奎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跬 奎 並六書統

烓 犬蘂切。顧野王玉篇：去弭切。火貌。揚桓六書統：谿母烓。从火圭聲。烓，無字滌傳義丘癸切。又音跬。

篆書 烓 六書統　隸書 烓 六書統

缺 犬蘂切。丁度集韻：卷幘也。結項中隅為四綴，所以固冠者。儀禮：缁布冠缺項。通作頍。揚桓六書統：谿母。䤵，暑允切。假借。从缶聲。䤵。

篆書 䤵 六書統　隸書 䤵 六書統

烓 犬蘂切。丁度集韻：行竈。揚桓六書統：谿母烓。說見齊韻。

篆書 烓 六書統

𢪃 犬蘂切。丁度集韻：開也。又灰璧切，擊也。揚桓六書統：谿母𢪃，从手只聲。字滌傳義丘軌切。又音咨。

篆書 𢪃 六書統

奎 犬桑切 釋佇灼龍龕手鑑 犬跌切

⿰⻊巽 犬桑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去癸切 東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八賄

水 水經一

水經 桑欽撰。 酈道元注。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記與職方俱畧。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筒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河水崑崙墟在西北。三成為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一百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河水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而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浚。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四瀆。瀆獨也。出其所而入海。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

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小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隆之葬。封隆。雷公也。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加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險岸絶。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

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絶。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渡。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渡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有白羊。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渡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尚。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有逕蒲那般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逕歷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已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絶。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於南海。四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阿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

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竭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林間。有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圖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罕又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恒。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奄

婆羅女家。擲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下流。有一國王。
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
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
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小夫人問
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
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上我置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
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
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即兩手將乳。乳作五
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
一一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
立塔。故以名焉。言小千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東
有中迦扇柰揭城也。佛下三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遶僧迦施
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
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佛欽心誠。恒水又
東逕罽饒夷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子說
法處。恒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
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城
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
樹生太子。隨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
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北三
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
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
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
條王猶果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中。太子始
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育王以青石作后像。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
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
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
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
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
子左右吐水浴太子。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
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
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

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
香華。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
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
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缽
愁宿半達音言白也。缽愁音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
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遂詣貝多樹。貝多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
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
迦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十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
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
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
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
可三年餘。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竺之中也。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
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間。遂空
荒無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逕五河
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天告阿闍
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
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居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
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
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墻闕彫文
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
名羅狀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在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自居國。王
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
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
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有
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北三百步。阿王於此
作泥梨城。梨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曰作泥梨城
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東又南逕小孤石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
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以三指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
是阿闍世王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
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
人無人。徑入谷傅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
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鵰

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摩阿難肩。怖心鳥跡及孔悉存。故曰鵰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四里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闍耆鷲也。又竺法維云。閥諸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首楞嚴。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還。迦耶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其樹處有林。西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西坐。時魔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魔手自從南來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佛於枸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詣佛處。四天王奉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衢立樹下坐。脩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渡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尸迦國波羅奈城。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一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精舍。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巴連邑。又順恒水東。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恒水在北佛不說戒處也。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

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四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宗周纏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致。陳其細。地以辨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闢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浪風之山。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契鄰近乎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蔥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州說。崑崙山。在海之北。海之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長萬里。形如覆

崐。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
五萬里之丈輿言浮圖。調康泰之傳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
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
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
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
來。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干北辰星之煇。名曰閬風巔。其一角
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
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朱霞九光。
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
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奇物。皆出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飛華紅東方
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如削。下
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
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
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
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
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
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
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
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
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
合之內異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澤思絕根。尋自不能。而
龍於雲轍。騁八駿於崑迭。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
執便鄉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經曰。
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
中。余考郡書成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
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覧
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
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
海下矣。河水又南入蔥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
國。蔥嶺之山。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

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
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
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
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
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
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
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
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
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南。城臨媯水。地方千里。大國者有商賈車船
行。旁國爲書記也。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傳曰。蜺羅
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
注於西海。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爲菩
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又西逕陀衛國
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
大塔。又有佛樓沙國。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
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
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緣於是
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
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
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
滿。則亦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
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處空。須菩提置
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先香七寶璧玉供
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佛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
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
步羅龍淵。佛到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揵陀越
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
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軒
條枝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
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
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
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

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爲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即蔥嶺也。逕其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俗與其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又東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之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鄯。鄯百官祖道橫門。其自請天子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一田積粟。令得依重。遂置田以鎮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西北烏壘千七百五十里。至墨山國一千三百六十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國出玉。多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以爲牢蘭海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十

釋氏西域記曰。南海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漢書西域傳曰。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東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恐虜來。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治。去蒲犂一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龜茲。東北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於是徙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十一

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三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水分為二水。但澗瀾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為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所治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四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發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海溢蕩。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卧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霧氣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恠。西接鄯鄯。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注。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君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守居。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

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

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元年。貫友代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狹作橋度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五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大小榆迷唐種人。許漢造河橋。兵來無時。知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遠鍾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濱山河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植殖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二十七部。與河與建威相首尾。復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

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勾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右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釋名曰：縣，懸也，懸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枉，其聲絕，繩川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漢成帝元年，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其段頹舉兵於石城，埋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連裏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又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

五峯，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河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右列水，水出西北，路東北流，逕列城北，又入灕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溪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應劭謂是山之關塞也。漢書音義曰：皋蘭應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灕水又東北，皋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灕水，灕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灕水。灕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令灕入逕東南注之，而不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水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左合罕开，南溪水出罕开西，東南流逕罕开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於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細北嶺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絕罕开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洲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

知嘉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原本缺）
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領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嵹南北三百里
中。地草便是龍鶴。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曾城北。沙州記曰。嵹城
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
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
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
甘枳亭。歷望曲。在西南去龍桑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
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
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福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西築
索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
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
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
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和亭北。東北逕洮
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
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埋
川水。東南石底橫下。北歷蕈埋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
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城城
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
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
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
羌延轉擊狄道安故五谿。及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
西。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東北下。又北。濫水注之。即山海經所
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底其山。岸崩谷者。闇數百丈。
故楊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
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
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
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
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
青牛道士。王莽更郡雅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為隴西太守。
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
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合而亂流
逕金柳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都治

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
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
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金城。郡邑也。
漢昭帝始元五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為脩遠縣。河水逕其南。
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
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
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
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河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
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
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
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
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為神推為豪。河湟之間多禽獸。
以射獵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眾。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為湟中羌也。湟水
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綏
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
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
孫都為侯國。王莽之鹽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水
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
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
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蘇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
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又出西
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出
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入東南　叅　女川
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
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平之北山
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西平西
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逕長寧水。入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
東南流。水出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
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中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達
山。東北流逕牛心。惟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
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魏黃初

中。上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
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又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牆故壁存焉。闞駰曰
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
亭北。為次相繼。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葛谷水。水有
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
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
山。西北逕狸家川北歷安夷戍北。西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
城有東西門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
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
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
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
合承流谷水。南入石會逕伏。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
東流。則峨嶺難谷二水。北流注之。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
逕樂都城南。東流入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
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有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
河在南門前東逕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

晉興城北。故都尉台。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
與閤門河。即浩亹河也。出西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
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溫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
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至寥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
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又東逕浩亹縣故
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亹閤也。故亦曰閤門水。而逾其縣矣。又
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
為鄯伯津。與澗水合。水出縣北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
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鄯
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脩遠亭也
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
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
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又東南逕
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緱羌。故無戟於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
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其
有角為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循東道。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顧鄉想神。嶷首而馳。晨發京城。食至敦煌。北塞外嘶而去。因
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
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
視之便別是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
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
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
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于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為大河。出崑崙。崑崙即
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
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薛
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
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郭外
之土閬池高則濟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
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
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抱罕。出頓
此山。為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
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又東過榆中縣北。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

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
金城。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又東過天水北界。苑川水出
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
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
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
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
河也。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
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
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
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
河。又有赤暉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暉川。又北逕中官川。又北逕牧
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
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
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
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水
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參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壟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城。長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大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婁北。東注若水。段熲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若水討先零。斬首八十級於是水之上。若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之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縣。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若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水合。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逕泉水注為泉。泉流所發導於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

注。枝分東出。河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秦置北地郡治。縣城。王莽名郡為威戎。縣曰持武。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騮。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故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俗名為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河。河水又與北枝津。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南去北城三百里。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以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人有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為屠。曰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闞駰謂之渾澤矣。屈從縣北流。河水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為侯國。王莽之監河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至河目縣西。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斯阜納稱焉。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去。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

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又東部都尉治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

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

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誌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

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

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今逕青澤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按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官鹽池去平地宮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在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

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為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逕西安陽縣故城王莽更之曰鄣安矣河水東逕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又東逕九原縣南

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

王莽更曰艾虜也

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

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

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

河水又東逕副陽城南

東部都尉治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填河亭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矣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屬之陰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又東過臨沃縣南

王莽之振武也

河水又東枝津出焉

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

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歸庭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

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築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即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

河水又東逕固陽縣故城南

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

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

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

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

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貴武也

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

水出塞外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世祖建武中封趙憙為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郡國志曰成樂故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白渠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白渠水又西北於沙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水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故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漢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皋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縣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西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按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輿縣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十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加北鉄太球速也其水又西南入芒于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南谷口有城白城北出有高坂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故跡時逢是豫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頹基焉沿溪亙嶺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五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以景明中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員角而不方四門列觀城內唯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流於雲中城北於雲中城北南注芒于水芒于又西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届於陰山之講武

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
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堂宇綺井圖畫奇
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
故殿以廣德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
道。振懾四荒。有蒙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
三城。峨峨虔虔。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
孝伯尚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鐫焉。其水歷谷南出塗山西南。入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
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
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王莽之楨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
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
非關究也。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定襄郡。漢高六年置。王
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
名。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
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
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
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
水。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八賄

水　水經二

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
南山下。北俗謂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
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
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北俗謂之貸
敢山。水又受名焉。其山自西北流注于中陵水。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
西。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鴈門郡治。其水又西
北流。又會一水。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逕幽谷
南。西流逕士壁亭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俗謂
之流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
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又
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
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
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也。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
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
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吳丘澤水。西北流注于沃水。
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
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涼
城郡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此城
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
北佳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於連嶺北。出沃陽
縣東北山下。北俗名之烏伏真山水。曰諸升泉。河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
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人合
諸升泉水亂流。西南注分為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河羅。右水
西逕故城南。北俗名之昆新城。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
水注之。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
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右水注之。
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名之曰故梁題城。又南流注太羅
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

東南流朱觀。記曰。郭伋細侯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伋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渝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為逵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渝水。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渝水。渝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渝水又東流入于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渀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乃無過世土見乃為河之巨險。即古梁矣。在離石北。而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又南過西河圁陽縣東。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水出縣南銜山。峽山東出至長城。入于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谷東南流注圁水。又東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陰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椶。其草多芎藭。是多泠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之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焉。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塞。謂此矣。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蘇林為是矣。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林水合焉。歷澗西北窮谷。其原也。又東合首積水。西出首積溪。溪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陽水注之。山海經曰。水出上中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砮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

流。山海經曰。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純曰。孟或作明。漢破羌將軍段頗破羌於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水矣。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升七年。於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為大鼓。乃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水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水出龜茲交蘭谷。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郡山南谷。東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為郡。王莽以漢為負為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為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也。帝原水自下亦為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赤翟白翟之中。又有平水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扶蘇死於此。王莽更名上陵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頻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與白羊水合。其水出於西南白羊溪。迴溪東北注于奢延。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隅為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轉逕藍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忠為侯國。王莽之莊平亭也。胡俗語訛。尚有十城之稱。其水西流注于河也。又南過中陽縣西。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羨汾水陽越重山。不賓于河也。又南過土軍縣西。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訛。偽變矣。其城負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縣有龍泉出。

城東南逕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産名駒駿。同滇池元河。其水西北流至其
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西北入
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傍其東入窮谷其源也。又南至祿谷水口。水源東
窮此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發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右納辱水。山
海經曰。辱水出于鳥其山。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
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湼水口。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湼水之源也。延
水又東會于根水。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延水。東南露跳水。西出
露溪東流。又東北入延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發源東
露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迴溪東入道源窮谷。西流注入河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城谷水東啓荒源。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水。又南
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
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膚施城西南三十餘里
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曰。次四經之首。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
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
上郡。東流入于長城。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傍水北出強溪使
得水原。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鄣北山龍尾。東北流注。

清水又東會三瀨水。水出南山三瀨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
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爇。水上有肥
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
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釭
甚佳。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
翳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
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潟注北浹會洧。洧水又有溪谷水
注之。水西出溪川東南流入洧水。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蒲
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
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胡翅
曰蒲城在西北。漢武置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
分独溪俠水之源也。又南合紫川水。水出東北出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
水出江谷西北入紫水。紫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河水
又南黑水。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為一瀆。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
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
城南。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
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衆風之門
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山多金玉。其下
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鑿。呂梁未發。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
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
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
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
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
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
濬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
水注之。其源合谷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
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出羊求川。西
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
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

狄于採桑是也。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
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金山。餘王莽之
山盆也。金山東麓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出西三陽山東。東北流
左入蒲水。蒲水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為一川。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
水西南。出丹陽山東北。逕冶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
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
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水。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崌谷。傍太
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猴山枝分
東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王莽之
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西龍門也。又南出龍門口。
汾水從東來注之。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
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
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
文字素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
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
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合陽谷水。水自溪東南流逕夏

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群臣而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爾雅山三成為崑丘。斯山豈亦崑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臼子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攷之。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流于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北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哉河山之固。即於此也。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絕堙渠。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元年。其水東南逕于姜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東際汾陰脽。脽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為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分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丘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樂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于致之。吾好生。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賤吾善。君子以為能諫矣。河水又逕郃陽城

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城。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內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大姒廟。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平。遂都龍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強引大舜即比寧懷。更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媯汭。言是則安於彼乖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之內。王肅曰。媯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媯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水。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俗亦謂之堯山。

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是，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闞駰十二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𩣡天子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平是也。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於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之爲陽安澗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汲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此。子推笑曰：天開公子，子犯以爲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漢書地理志曰：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而觀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坑，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其沾人。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一坡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自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百餘步，自一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夭矯，裁廣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有怯懼者，斯乃就逆，故世謂斯嶺爲度嶺矣。又度此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寄雜物事，雖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石嶺東，高望巨靈手跡，惟見其蹇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濩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

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峽，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城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之所謂風堆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閿鄉。水，世謂之閿鄉水也。魏尚書僕射閿鄉侯河東衛伯儒之故邑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於桃園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其水入北，河注于河。又東過河北縣南。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蒙谷，西南流于河。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後其昌乎。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經即渠豬之水也。大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有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其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淮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流河之理。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與其水相扶，永樂溪水導源注于河，又與渠豬勢合，循山，魏自絕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掌華蹈襄。注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蒙水即渠豬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陵千木之冢。千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軾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禾谷矣。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亘大荔故有也，此亦有焉。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

郇國。魏取芮伯萬而東之。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郇斯城。亦或伯萬之故
宮也。河水又會槃澗。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
東。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遇穰侯於此矣。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岳瀆。放
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
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
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
山之下。有龍垂胡於鼎。黃帝登龍。從龍者七十人。遂升於天。故名其地為
鼎湖。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湖
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北湖縣有
周天子祠二所。故曰湖。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
山。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
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
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
水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南石隄山。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
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弘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

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
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餽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於柏谷。妻觀貌
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洛水
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
為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
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
關堡。世亦謂之劉項栗城。非也。余按上洛有鴻臚澗。是水津渠沿注
故謂斯川為鴻臚澗。鴻關之名。乃起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川水注之
左。水出於陽華之陽陰。東北流逕盛墻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水俱出陽
華之陰。東北流逕盛墻亭東。東北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緒茹之水。出于
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北爛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
於衙嶺。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右水出石城山。東
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爛水出衙嶺下谷。關上圖曰。衙山在
山谷山西南。是水亂流東注于緒茹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
謂之閑方口。水側有阜名之方伯堆。宋奮武將軍晉方平。建威將軍薛安
都等與建威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伯所築

也。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即漢封賓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賓門
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田渠川水注之。出衙山之白石谷。東北流
逕。故丘亭東是。薛安都軍所從城也。其水又逕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
鹿蹄自然成者。北入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燭
水。燭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山谷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
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終軍棄繻於此。燕丹孟嘗亦
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志識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
於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亦言嵇與叔夜書及
關尹望氣之所異說紛綸。並未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安
縣。故以關為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拉公為郡虎相隨渡河。光
武聞而異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涖津之名。說者咸云。漢
武微行柏谷。遇辱賓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登玉階。厚賞賓門。賜以河津
令。其嘗渡令賓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
負約之俟。泰以為貲。余案河之南畔[illegible]
注水澤水。其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涖津之名。不從門始。五事類名刪。故
作者是之。叶書錄天子傳曰。天子自[illegible]於河之[illegible]水之陽。丁亥入于南

鄭。考其沿歷所逕。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俗或謂之偃鄉澗水
也。河水又左右一水。其水三源。疏引俱導。濟山南流。會成一川。其三水
之內。世謂之閑原。言廣苟所導之田所來詳矣。又南注于河。河水右會水
注之。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於此。魏
以為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
河水又東。曹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
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為曲沃地名也。
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
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
七里。故因名焉。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
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徑韵崔浩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
東遷。逼以危難。李傕郭汜追戰於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
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乘輿於是得進。復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
緍。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曰。求之留子相
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河水東合橐。橐水導源常丞之山。俗謂之為干山。
蓋先後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西

北流注于河。又東過陝縣北。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二水出南山北合。逕崖峽北流與千山之水會出于山東谷。兩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逕橐水北流山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也。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是也。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投處。又云石虎。戴經終此。沉沒二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唯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旹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三尺。李斯書也。故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如是金狄滅。余以為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自少溍渡。壁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注水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城在大河之陽也。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

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府置外府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馬齒長矣。即宮之奇所以謂虞虢。其猶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出相望。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於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水東北山溪中。有水小西南流沙澗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澗水南流逕注于河。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太陽之山。南流入于河。先山也。亦通謂之為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臨已丑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為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按春秋此二土。並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叙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遷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旌軒所指。路直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為河伯。賢於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可知也。河之右則崤水注之。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於崤矣。余收爾骨焉。土明晉覆秦師於此。崤水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

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崤以東，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臨溪有恬漢光土莫神碑，並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案鄭玄所說，非自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已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傑出，勢連襄陸，蓋亦爲嶴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湍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都丘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况。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東注之。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清營山。其水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皐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谿，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又會南溪，溪水出南山而東注清水。又東合乘閒水，水出左入嶺下南流，俗謂之狭蘇水，人有壓軒笛北爲頊山赤田白水源，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即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已白澗初會清流，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遂東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河又東與教水合，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不測其深，頂山周員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羅蒙頓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岫廻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瀆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

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爲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強山。山海經曰：河長澗水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也。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鏳山東阜也。東流，俗謂之鍾川水，與石營川合，出西北石澗中，東南流注于鍾水。鍾水又東逕強治鐵官東，東北注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門也。其水北流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陰城，所謂晉陰，董史謀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陰矣。河水又會淇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淺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湊關也。漢光武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湊關天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湊關，即是關也。淇水南歷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言清水，非也，是乃淇水耳。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而歸于京師。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賈逵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爲侯國，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坂城。是名異春秋焉，非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冶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群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冶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郭鄉矣。河水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水二渚分爲之也。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徒隸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

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洛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館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跱若嶤。直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飆也。朔近有冝。水室於斯。卑空而有冰井。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於河津之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內於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

上。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將王者獻之。復為玉也。河水又東溴水入焉。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或川改狀矣。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得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飛為流星而升於昴。即於此也。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東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

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丘。涉津洛之支泉。播九道於中州者也。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河水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皋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為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

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景明中言之寺。春路直拯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司州刺史毛德祖於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尅。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車關水出于嵩渚之山也。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為車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東浦西流與車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疊。故壘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洩注。邊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室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入于汜水。汜水下北合鄤水。水西出婁山。至冬則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於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乎周襄之鄙館者也。余按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為名故也。是為爽矣。又案郭緣生述

征記。劉澄之永初記。並言高祖即帝位於是水陽。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於定陶氾水。又不在此也。於是水壇。故無髣髴矣。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臨長河有五龍祠。應劭云昆侖山廟在河東滎陽縣。疑即此祠所未詳。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堤。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渠堤。修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門。水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瀕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漢安帝永

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為國。即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埋東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水泮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怯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公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河水於是亦有棘津之名。晉伐陸渾。亦於此渡。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河水又右逕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為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於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為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修之守此城。魏軍南伐。修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修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宴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東北有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

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為河。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陰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自鄴率戶南徙滑臺。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於夜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東結持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關羽為曹公斬良以報效。即此處是也。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修武。渡韋津者也。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斷城也。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躔陛上方軌。是由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

津河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
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城北，鄭
也，所未詳。劉澄之云：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歎，可謂於川土樂安矣。李上
舊曰置涼城縣，治此。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
通注，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河
中積石為基，河水漲盛，恒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
石為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河水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頓丘郡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
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
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
以引河。一則漯川，今則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
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太子蒯聵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
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為侯國矣。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
史記，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五年，
封魏不疑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二十

漢宣帝封王稚君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
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十年，齊田肸及邯鄲韓舉
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逆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
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水有五鹿
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故沙
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於五鹿，其女叔㛗思哭，是曰女生
之丘，為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
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
王翁孺自濟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
生政君，其母懷妊，夢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為元后。漢祚道汙，
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
鹿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
紹遣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
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缺
矣。縣北有沙丘堨，堨不通其道，曰降水，田墕堨障水也。至于大陸，北播于
九河。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也。禹貢沇州九河既道矣。謂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同為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
言相迎受矣。蓋所謂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
故自堰以北，館陶、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
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
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
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王莽之所謂
戢楯矣。漢武帝以大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封其子登為侯國。大河故瀆
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應劭曰：左氏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
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於此事近違
矣。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謂厝也。王莽改曰厝治
者也。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為王，薨於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
縣亦取名焉。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
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為甘
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於水側得棺，半
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為不然。遂為移殯，醊而去之。
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二十一

有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丘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澄樹德勸化，興立神
廟，浮圖已壞，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王
莽之播亭也。河瀆於縣別出為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
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龍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
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
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
曰：鬲，偃姓，咎繇後。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威將軍朱祐為侯國。大河故瀆
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
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
水合。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漢書溝洫志
曰：自塞宣房，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
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上使河堤謁者王延世塞之，二十日堤成，詔以
建始五年為河平元年，以延世為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
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
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城縣者也。張甲河故瀆北絕清河於
廣宗縣，分為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云：

趙武帝二十二年。立建興治。廣宗置建始興縣上縣故爲。左瀆又北逕經
城東繚城西。又經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
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長樂故信都也。今太
康五年改從今名。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西
又東逕棘津亭南。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
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云。燕郡鄁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
處也。余按春秋左傳。代暴晃縣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棘津
在鄁州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於何而得是說。然天下
以棘爲名者多。本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四年。晉侯使荀吳帥
師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
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於方頭濟自棘。棘
津在東郡河内之間。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芒昧。理世玄遠。
文遠可容。或可尋。注還隱顯。方士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
無遇。以釣干周。文王以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
九十身爲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於周。
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迨于鄁宛。緣其逕趣。趙魏爲容

會之熟。宋事爲殊矣。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張
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逕至信城。城南
又東逕青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又
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
曰。胥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郡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
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
縣故城西。漢高六年。封王吸爲侯國。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
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又東北經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
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
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應劭曰。重合縣西
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
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成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
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
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之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
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
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枝

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
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
里者也。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大魏築
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
縣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
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北海有平昌縣。故
加西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爲侯國。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
亦九河之一道也。漢書稱公孫嘩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又東爲白鹿
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渟而不流。若
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
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謨言。平原邑。今分爲
郡。又東北逕信陽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
信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
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
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
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

稱也。又東逕鄃縣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
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又東北有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
北。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邦無
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丘。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
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河之有子城。郡國
志曰。衛縣有子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
人。改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
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
房堰粤在。漢世河決金堤。涿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堤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民吏皆
走。遵立不動。而水決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
口津。河水又東逕城縣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郭良也。沇州舊治。魏
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爲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城無故自
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
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内侯安定彭超立。河
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

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苞所賦也。為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頹側。臺枕河。俗謂之盧關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於野人。即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縣。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城北。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趙。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郡國志曰。衛國故觀。有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陽水也。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人立一石吾大。城西門名水井門。門內曲中水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臺匝臺隅。亦有鄉遺跡。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於柯澤上者也。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河水校津東出。謂之鄧里渠也。又東北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於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登城之。魏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衛其西南。隅人崩于河。即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名也。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鄉里渠歷其東。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懈也。耕於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於是縣也。而與鄉城分河。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魏封曹植為侯國。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之

錦阿縞之衣也。又東北逕縣邑。與將渠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於祋河。河水又東北流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然滎口水石斷門不通。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泲瀆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也。得其通稱也。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城東。俗謂是城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城。非也。蓋在時音相近耳。疑縣徙也。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河水於縣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又有一石吾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臺匝臺。亦有隅雉遺迹。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武水也。臧洪為東郡太守治此。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洪與超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死此禍。衆泣曰。何忍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邑中陳容為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紹又殺之。士為嗟嘆。今城四周紹圍郭尚存。水匝隍壍。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郡國志曰。陽平縣有岡成亭。逕陽平縣故城東。漢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為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殞於此亭。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阸限蔽。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為孝祠矣。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宮中同於清。宣帝封許廣少弟翁孫為樂平侯國。王莽之清治矣。漢章帝建始中。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雲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一十七里。今於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五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此城。疑即清河城也。後鑿居之。故世稱鑿城也。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

博平縣。故城內有層臺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又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埋郭內存。左右多墳壠。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春秋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門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昔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鞅率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祝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犁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王莽更名翼成。歷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南。有魏沈州刺史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請老於崔氏者也。杜預釋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都尉華寄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之間。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安車徵之。年老不行。及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又東北逕界東鄒城北。地理志曰。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治。故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八賄

水

水經三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為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為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為樂安郡。故齊也。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水別名也。又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海之饒。茲焉為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為侯國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填淤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為侯國。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為侯國也。王莽更之曰張鄉也。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初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領城西北而派。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於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闔騶曰厭次縣。本富平矣。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為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歲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減戶。天子以為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稅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頃為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爰類。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冢側有祠。祠有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為侯國也。商河又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東流傾注為海溝。南海側有浦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略記曰。商城東南有浦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

王令歲消生業妄若有繁狀似水楊可以為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
又謂之白薄瀆東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春秋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為少傅齊侯
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
原縣也為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大河又北
逕張公城臨側河湄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
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
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
有平原河河水北逕高唐縣故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
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明書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
唐大河不得二其東矣大河又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
為河溢則委泛水耗則斷流故瀆又東北歷長堤逕濕陰縣北東逕著城
北東為侯瀆瀾津相接世謂之綠野津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
忠六年封郎中萬祈為侯國應劭曰濕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
也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北
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

百來船延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雄
為賊擒求以代雄豪義釋雄於此津所輔可為孝盡勇毅義極君臣矣河水右
逕漯陰故城北王莽之亭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為漯沃津漯沃縣故城
南王莽之近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
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為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
城北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
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
東南歷常沉注濟經言濟水注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
倉子城注也又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
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
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
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届海
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汾水出太
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

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于河十三州志曰
在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曆有草無水泉源導於
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
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
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名曰神劍服
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也後曜遂為胡王矣汾水又南與
東西溫溪合水出右近溪東流入注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煙接自是水流
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城又南
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于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
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夾水故地理志汾水出汾
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強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
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
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
石臼谷蓋資承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
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
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

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為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即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
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
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
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
祁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盂大夫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
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為城又南北門
門闕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
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
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王
三十年立尚書所謂既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
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鹵盧也穀梁傳曰中國曰太
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
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
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清洪瑣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
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
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又南

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四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又南過大陵縣東**。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迆為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許慎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北，南入河，即此水也。漚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汜水。右出汜山，其水殊源共合，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王莽之示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若死者有知，吾誰與歸。叔向曰：陽子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吾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君矣。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汾水。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甲水又西合為嬰侯之水，逕鄔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也。俗亦曰慮水，慮、鄔聲相近，故因變焉。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也。**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緜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緜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緜山之上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緜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緜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爵祿子推，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為？余按夫子尚非璵璠送葬，安能問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王

莽更名之曰汾美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大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為晉都尉所築也。**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為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彘十里。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山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察山縣有侯雲山，有上霄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彘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有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上陽侯天史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於百邑也。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為觀阜也。彘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為御，霍求公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穰也。蓋霍求公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南過陽縣東**。間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逕故城北，晉大夫僚公安之邑也。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西南過高梁邑西**。黑水出黑

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晉懷公於此。竹書紀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介於斯邑也。又南過平陽縣東。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爲侯國。王莽之香平也。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縣蓋即陵

以名氏也。王莽更名曰幹昌矣。又南過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又西過長脩縣南。汾水又西與古水合，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橫溝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莊怙也。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爲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

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梗楊城，非也。梗楊在榆次，不在此。案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爲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濟坂北亭也，既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又西過皮氏縣南。汾水西逕鄈丘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歲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即鄈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非也。今準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即實非也。余案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敘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

亳，後晉獻公滅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魏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澮水東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案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成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嶺水導源東北里下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于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

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逕甲闕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榮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蔡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為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涌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為奇觀矣其水西北注流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板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為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澆安邑未識所由也西過其縣南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

越騎將軍華無害為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開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於是水之上也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宮在新田絳縣故地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搆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為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是水也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至遇三人於北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為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為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唅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伯于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臺台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汾川由是觀之臺台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

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為洮水之兼稱乎又西過周陽邑南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為侯國也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澤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藇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又西南過其縣南涑水又西逕仲邮郭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至桐庭乃返者也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南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自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

偏及期而往見於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首文侯縣師經之琴於其門以為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陽縣曰河東也有項寧都學道昇仙忽復還比河東號曰斥仙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辯而去涑水又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東南水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群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

十四里從鹽古聲吕宿忱沙煑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暴雨澍甘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徑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為之堨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泉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盬也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盬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以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今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富於猗頓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困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公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川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林遬軍東張大破之蘇林曰屬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

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得榮也發於上而潛於下矣厥俱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縈縈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泉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渚所未詳也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文水文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謂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岸崄絕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及有層松飾巖列栢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剎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潭渠隱没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兩澤豐澍則通入文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又有一城謂之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蓋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中有陽縣舊縣也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泉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為侯國王莽之茲同也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大農關索雜石令宗郡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勲德碑北廟基尚存也又東入于汾水注文湖不至汾也洞過水出沾縣北山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又西北黒水西去山三源合舍同歸一川東流南屈受陽縣故城東案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其水西南入洞過水又西蔣水南出蔣谷北流注之于洞過又西與原過水合近北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受

綿宿憤傳芳後日棟宇鄰淪樹木猶茂故曾芬水取名焉其水南流注于
洞過水也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故塗水鄉晉大夫智
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
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爲塗陽縣矣王莽之太原
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
其水又西南流逕武觀城西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塗之
遠近洞過水又西南爲淳湖謂之洞過澤而塗水注之水出陽邑東北
大嵰山塗谷西南逕蘿磨亭南與蔣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溪魏土地記
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
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
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
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塗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
也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
於洞過即是水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
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
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爲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

女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
唐滅乃封之於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爲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
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
一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
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蹟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
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陰希見
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
爲勝處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湖水分爲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
也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數
於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漢末亦有之蹤
郡掾劉茂負太守孫福之於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于盂即是處也東
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
南城在晉水之陽曰晉陽矣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杜預曰大鹵
晉陽縣也爲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爲趙矣其
水又東南流入于汾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湛水出軹縣南原湛溪俗
謂之椹水也是蓋聲盡鄭說字讀俱變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之南

流東過其縣北湛水南逕向城東而南注又東過母辟
邑南原經所注斯乃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也是乃經之誤證耳湛
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亦或謂之隰城矣溪曰隰澗隰
城在東北非矣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又東過當平陰縣
之東北南入于河湛水又東南逕鄩南流注于河濟有鄩津之名矣濟水
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
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
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
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
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応氏之非矣今濟水
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
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
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
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
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沇水也衍
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郜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

南流注于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原城西
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梁水堤也溴水
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矣國語曰
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夏適之嗣與樊仲之官守
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
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溴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
又北注于溴謂之溴流口溴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溴
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
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武帝元年封薄昭
爲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溴溴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
不害爲侯國溴水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水出軹南峯向城北左峯
上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今無杜元
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櫛榮之向故不得以爲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
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
者矣汲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
雍向爲高平郡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

曰天樂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亦曰冶水。又東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源下，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峻，唯西板築而已。東北流逕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湨水。湨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無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城，皆非也。蓋是以居靡太子謂之河陽庶人也。湨水又南注於河也。**又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温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温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温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河内温縣注于河，蓋沿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於温城西北，東南出逕温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於野王城西，東南流逕陽鄉城北，又東南逕李城西。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内平皐縣有李城，即此城也。於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人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皐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皐，處勢平夷，故曰平皐。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皐是邢丘，非國也。余按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者，晉侯送女於楚，送之邢丘，即是此處也，非無城之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司馬彪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六年，封碭郡長項他爲侯國，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榮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磺南，東出榮陽北。**釋名曰：濟，濟也。源出過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榮澤。尚書曰：榮波既豬。孔安國曰：榮澤水以成瀦。闞駰曰：榮播，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榮陽也。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作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也。明帝永

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延之所云，新築城，周城三百步，榮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山，即三皇山，亦謂之爲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郡國志：榮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絶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胷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楚項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壇，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亦城之間有絶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嚚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榮瀆，**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榮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爲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蔑，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誨，字孟堅，河内太守守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榮瀆又東南流注于濟，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扈城水，自亭東南流注于濟水，今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耳。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

温北代將軍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川澗是導耳濟水於此又東郟口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郔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於此處也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逕號亭北池水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濟水又東索水注之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其水東北流嵩渚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少陘之山嵩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僉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大叔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城北有壇山岡竹書紀年曰成侯二十年魏獻滎陽因以爲壇臺是也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爲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柵城東晉滎陽民張卓董邁等遭荒鳩聚流雜堡固名爲大柵塢至太平真

君年潁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開廣舊城創制改革爲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郡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水南出梧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氏即此城也晉地道志所謂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索水又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號之國也今號公是故焉淵郡國志曰縣有號亭俗謂之平咷城城內有大冢名管升冢或亦謂之爲號咷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誤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嘷啁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焉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祭榆溝也又亦或謂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於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免得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

過漢祖之所隘弔紀信於滎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之篤新除備周六條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鞏縣自闕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昭爲郡守頗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爲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云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禱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羽怒烹之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旃然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汴溝唯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亦謂之鴻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地而變名爲川流之異目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遞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

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脉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爲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滎澤而敗懿公於濟報命納肝處也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際又有沙城城左佩濟瀆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也濟際有故城世謂水城非也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濟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堰矣爲北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地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巨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鴨子溝水入焉水出石暗澗東北流又北與濕溼水合水出西溪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之間東注注于魚水

魚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
流之。水出京城西南小陘山東北流。又北流逕高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
水。又東北逕制市縣故城南溴。高帝六年，封閻澤母赤為侯國爵縣也。黃
水又東北至榮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榮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郟城陂。
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榮水，乃奏廣
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
也。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又東過陽
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濟水又東
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陽桓矣。又東為白馬淵。淵東
二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果流名為白溝。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
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即此城也。郭注云：以為趙郡房子也。余謂穆王
里鄭甫而郭以趙之房邑為據，更為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
大梁城北，東又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近濟。又謂
之曰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故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
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自水濯洗入于梓宮，
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逕東昏
縣故城北。武陽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為社宰，以善均肉
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
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
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
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觀禾
大熟，因名曰秀。又東過封丘縣北。北濟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
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五年，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鄭地矣。杜預曰：卷東
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
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是也。王莽之
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築也。案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紀年
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濟瀆
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澤有故亭，晉大康地記曰：澤在酸棗之東南。昔
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運處也。濟瀆又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
也。其在春秋為長丘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是也。漢
高帝封翟盱。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又東過平

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
有臨濟亭，田儋死處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也。又東過濟陽縣北。濟
也。自武父城北，闞駰曰：在縣西北，鄭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陳
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景帝中
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應劭曰：濟川今陳濟陽縣是也。又東過
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
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濟水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后元年，封楚元王
子劉執為侯國。王莽之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
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於穰，益封于陶，號曰穰侯。富於王室。范睢說
秦，秦王悟其擅權，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安
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漢哀帝父也。帝即位，
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遂葬定陶，貴震山東。王
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
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
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群
燕數千銜土投于丁姬竁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郛數周，面
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蓋
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詰
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水又東北
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也。縣故三鬷國也。湯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
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也。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
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為朱公。以
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脩
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又東北
右合河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地
理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
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
此也。河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
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別復入為氾。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
河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
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名於是乎在矣。河水又東北逕定陶縣南。

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河而北注濟清也。濟水又東
至乘氏縣西分為二。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地，東傅於濟，濟水自
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南為荷
水，北為濟瀆。逕乘氏縣與濮渠濮溝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煑棗城
南。郡國志曰：冤朐縣有煑棗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為侯國。北
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呂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
也。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以濟水出其北東注，中元六年，分梁
於定陶置濟陰郡，指為濟而定名也。又東北與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
即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也。其故瀆自
濟東北流，左迤為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過
郟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
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世
謂之故瀆。班固云：大堤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城間。左傳
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以救之者也。濮渠又東北逕酸棗縣
故城南，鄭國矣。圖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鄭氏以
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其至淺，已清可憐，謂者善之。城西有

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叙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
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鄢公
大賢，猶含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蔑
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觀壯也。城北韓之市地也，昔故為濮陽嚴
仲子映韓相俠累，遂披面而死，其姊哭之於此城內，復有漢酸棗令劉孟
陽碑。濮水北積成陂，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
當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內，故南燕姞姓之國
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為陽清湖陂，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
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漢高帝十二年，封劉襄為侯
國。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濮渠又東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
於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
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
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會晉師於瓦。晉尚執羔，自是會始
也。又東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
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者也。或亦謂濮兗亭。春秋寘武子與衛
人盟于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關宛而

不知其所。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
師敗逋，澤北邊陵亭，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
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案史記
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於是強，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
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子路出於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
起長溝，子路為蒲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今東家譜言仲
由為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蕪晉字，又入其境，三稱
其善。身為大夫，終死衛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
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
之江井也。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濮渠東絕，東馳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
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為長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
故縣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兄男宋俊為侯國。縣有蔡城。濮瀆逕其
北，鄭大夫蔡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蔡城者也。圖稱又言
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封後將軍常惠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更
長羅為惠澤。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即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岡，
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

玉冢，曾大冢。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
兮，生荊棘之榛榛。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嘉其丘墳，惟令德之不朽兮，
身既沒而名存。昔吳季札聘上國，至衛，觀典府賓亭，父嘆以衛多君子也。
濮渠又東分為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
毛云：須衛邑矣。鄭云：自衛而東，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紀
年曰：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十年，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次于襄丘者
也。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
師涓受之於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沛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狐瑞
也。郡國志曰：故屬東郡。濮水又東逕葭密縣故城北。竹書紀年：幽公十三
年，晉孝孫會晉文公於楚丘，即葭密逕城之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
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北
亭也。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為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
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
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於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

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闞鄉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丈。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為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又北濟瀆合自諸迴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於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尚書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為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廁岸也。古老言此橋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宅東三里即濟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八賄

水

水經四

水經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朐顓臾。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里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濟水又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為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者也。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為侯國。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丘。即桃丘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者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則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即此水也。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縣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西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按史遷記。魯為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寧得言彼也。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有一年。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

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又北過臨邑縣東**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於此也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沉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師曠邢伯聞烏鳥之聲知其師遁人物咸淪地理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迤遏為湄湖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至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遵鎮此故俗人有垣苗之稱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為清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

注也**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犍為舍人曰水草交合也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湄臨也**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北郡治也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郡治山茌縣北與溪寶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溪寶溪北逕盧縣故城北陳數戍南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水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

改之曰祝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為侯國王莽之安城者也故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即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為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乃免之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又東北過臺縣北**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即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照先碑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年置為王國景帝二年為郡王莽更名樂安郡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為侯國其水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而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濼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流又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

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又東北過菅縣南。濟水東逕縣故城南。漢景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右納百脈水。百脈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楊丘縣故城中。漢孝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楊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爲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黄巾固。蓋賊所也。故固得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東又有楊渚溝水。於逢陵故城西南。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逕寧西。而北流注于濟水也。又東過梁鄒縣北。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南屈。西入隴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卿侯。侯霸爲侯國。其水北流注于隴水。隴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隴水又西北逕梁

鄒縣故城南。又北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儒爲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又東北過臨濟縣南。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石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南水城。即被陽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音感。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敬侯劉國之國也。今如淳儀郡治。濟水又東北逕爲淵渚。謂之平州。又流側有平安縣故城。俗謂之會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尚稱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爲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爲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城西三里有任光墓。光是縣人。不得爲博昌明矣。濟水又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

尚封於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胡公徙薄姑。城内有高臺。上曰。若古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逢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臣以爲古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即於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利縣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也。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絶鉅野。注渤海入濟。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分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碣濟水仍流不絶。經言入河。二説並失。然河水於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脉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其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黄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

衛國志云。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傍邑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郜城東。疑郜侯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又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河水。河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元年。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河濟也。尚書有導河濟之説。自陶丘北。東至於菏水。無泗水之文。又曰。遵河澤皮。五續盂諸。在睢陽縣之東北。闕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聖水盛。漢俱鍾睢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納泗水。使得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詳也。又東過昌邑縣北。河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元六年。分梁爲山陽國。漢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國。以封昌邑王賀。賀廢。國除。以爲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爲高平郡。後漢兖州縣印王堂。懷金謁東冀。大守楊震。震不受。是其懷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

補 67—189

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淸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
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
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
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
[illegible]

[illegible]

大陸陂北。循水一十五里，俗所謂蘭丘也。方二百步，西一十里又有一丘
際山。世謂之勅丘。方五百步，形狀相類。疑即古攢茅也。杜預曰：二邑在脩
武縣北。所未詳也。又東長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一十三里，
重源濬發於鄧城西北。東南伏流，世亦謂之重泉水也。又逕七賢祠東，左
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
晉司徒河內山濤、司隸校尉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
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爲竹林七賢也。向子
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
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一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
竹焉，蓋謂此也。其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爲鄧瀆，又謂之爲白屋水也。昔
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即於此也。其水又東南逕隤城北，又東逕
蟄軍注于陂。泉水東流，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淸水，謂之永淸河，而東
周永豐塢，有丁公泉，發于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于天門之左。天
井固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
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行得東南入，逕至天井，
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峭絶，無
由升陟。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
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頒，有一石泉，方丈餘，淸水湛然，嘗無增減。山居者
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平，南
流成溪，世謂焦泉也。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泉，泉次東得三淵泉，咸
可示遠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會注也。重門城，昔齊王芳
爲司馬師廢之，宮於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于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縣
故城西北二十里，城有安陽陂，次東又得卓水陂，次東有百門陂，陂方
五百步，在共縣故城西。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爲共侯國，即共和之故國
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
之所處，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嵇叔夜嘗採藥山澤，遇之於山，冬以被髮自
覆，夏則編草爲裳，彈一絃琴，而五聲和。其水三川南合，謂之淸川。又南逕
凡城東，司馬彪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詩凡伯，春秋隱公七年，經
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
西南湖有淘水經焉，一淸，人謂之陶水，南流注于淸水。淸水又東周新豐
塢，又東注也。**東北過獲嘉縣北。**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行
至汲郡中鄉，得呂嘉首，因以爲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爲侯國。縣故城

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
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
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
汲水新鄉也。又東過汲縣北。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
水，流濬急也。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
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
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
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
遂立壇祀，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
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
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
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
石崩褫，餘基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西有倉谷，谷有倉
玉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
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
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

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
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
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雹水又東南入于清水。又
東，自遂合城南，故三會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
凰臺東北，南注之也。又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
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鐘是水耳。蓋河徙
屯注，清水清移，唯流逕絕，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目尚存。故
東川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沁水
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也。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
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穀
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為冀
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
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
水出巨峻山東，帶引眾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
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又南過陽河縣東。
沁水南逕陽河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河縣，郡西四十里有

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墨子
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
濩澗水，水出其縣北，東南逕澤城東，又南入于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水，
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
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為侯國。水歷鼎嶢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
黑嶺下，即陽陵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
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又東南，又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
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也。山甚高峻，上平坦，山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
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逕陽阿
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
而南入山，沁流激石，瀨澗八丈，瀑濤聲雄，西南流入于沁水。又南五十餘
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籠拔密，奇為翳薈也。又南出
山過沁水縣北。沁水南逕石門，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
西七十里有沁水，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

馬孚之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
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
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
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
為門，若天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方斷水，空渠衍涝，足
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
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
以為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月
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沁水逕其北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
跡。耆舊傳云：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為二水，一水南出為朱
溝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
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
東，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為臺渟水，南東入沁水。沁水又東，倍
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沁水又東，
邘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
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

于以爲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
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卽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城
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
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
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
年孔靈度等以舊字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
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明。簿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
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
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
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命也夫。
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
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
於山矣。非謂迴轅於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臺西
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之。余所
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
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衞元君自濮陽徙

野王。卽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
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
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丘李洪之之所
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
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
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
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
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
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
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遂馬服之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
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
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
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亙隔。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
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
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

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玄谷。東流逕
一城故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
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
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
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者也。晉
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失丹水
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
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
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
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
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
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
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
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
南出山。逕邘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illegible]爲邘部。闞[illegible]曰。山陽有
[illegible]

王。趙成侯。韓懿侯。伐我葵。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
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
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卽
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
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右合界溝水。水上承光
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又東過
周縣北。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王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
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
明溝。湖水東南逕金亭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注于
沁也。又東過懷縣之北。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
秋時赤狄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沁水於縣南。水積爲陂。通
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
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
左水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

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殷即是城也。然殷之為名，久矣，知非從卬始。昔劉聰以郭默為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沁水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為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芍。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治冢塋，起祠堂於平陵。平之肥牛亭近延陵，奏請之，詔馬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於彼。此則非也。沙溝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沁，沁水又直東南流入于河。先儒亦言，謂是溝為古清水，至武德入河。蓋沛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兼水之目矣。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頹波漰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漭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又東流注淇水。

又逕南羅川，又歷之羅寂北。東北與女臺水會。合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淇水又東北逕淇陽川，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臨無架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鳴都臺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左為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也。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出軍諸胡，置五軍於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大和泉源水，水有二源，二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涉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禹貢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

由斃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以足蹙之，使墮車也。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茲邑。分其地為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為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為衛。箕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迴逕其墟，父母之邦也。不勝悲，作麥秀歌。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風。後乃屬晉，土險多寇，漢以虞詡為令，朋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及水捍注倭傻深隍，隍積石千逼水，宂窮變，觀者若思，不可貪情之劇狀矣。其水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云：綠，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

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又言：與，服也。鄭亦不以為津源，而張司空専以為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為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也。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東出，今瀆破故堨。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為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宛口合。宛水上承淇水於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五軍，東北得舊石沮，故五水分流，世號五宛口。今惟通并為二水，一水西注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五軍東，分為蔓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

令史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城者也。淇水逕其城東，東北逕同山東，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殿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殿，皆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左傳：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城矣。其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又

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

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即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

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

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義陽聚。春秋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是也。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入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應劭曰：魏縣故城，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亭也。左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

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

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導，以利衡瀆，故有阿難之稱矣。白溝又東北逕空黃城西，又北逕斥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即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也。其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地理志：王莽之延平縣矣。淇水又東逕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之西北為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昭帝封大常江德為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淵。世謂之清淵城，非也。

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

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和帝永元五年，封皇太子萬年為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城內，置臨清縣於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等五侯，掖庭民女亳氏為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副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逕御者，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猶為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高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成縣故城西。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城亭，故縣也。漢置水東縣於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中元二年，景帝封皇子乘為王國，王莽之河平也。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漢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為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

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為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遂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帝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北也。清河又東北流逕棗強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晏為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西北五十里有棗強城，故縣也。

又北過廣川縣東。

清河北逕廣川縣故城南。闞駰曰：縣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水濟尚謂之為歷口渡也。

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

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故瀆合，瀆深堤高，郭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

歷逕其城東脩音條王莽更名之曰治脩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
北左與黄津枝津故瀆合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爲侯
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
城内有縣長魯國孔明碑清河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者是世謂
之羌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爲
侯國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人入渤海公孫瓚破之於東光界追奔是水
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即是水也又東北過南皮縣西清河又東北無■溝
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王莽更
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
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爲鄉矣無■溝又東分爲二瀆無
■溝又東逕於樂陵郡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定鄉故城南又東南
逕高成縣故城南與枝瀆合溝上承無■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
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
元朔四年封河間靖王子劉陰爲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滄州
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溝無■溝又東北逕一故城北世謂之功
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與楚之盟於邵陵也管仲曰昔

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北至於無■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
■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在此方之爲
近既世傳以久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
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
漢文帝後元年中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爲侯國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
此城也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左會滹沱別瀆謂之合故謂之合城也地理
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也又東北逕浮陽縣西河東北浮
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
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斷別是
縣有浮水之名也昔清河於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又東逕章
武縣之故城漢文帝後元中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爲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
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蓋山北魏氏土地記曰高城東
北五十里有蓋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帝元朔四年封
齊孝王子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
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注于海應劭曰浮
縣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湛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爲二瀆

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清河又北逕浮陽故城西王莽之浮成也建武十
五年更封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浮陽郡治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
謂之合河也又東北過濊邑北濊水出焉又東北過鄉邑南清河又東分
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
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
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又東北
逕窮河邑南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三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
縣北入滹沱水經曰笥溝泉州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爲清河下巳也
又東泉州縣出焉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
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
曰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爲業即此
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蕩水出河内陰縣西山東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
流逕其縣故城縣因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穎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將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軍人
競就殺舉輦者東與頻地帝傷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
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唯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

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又東北至内
黄縣入于黄澤蕩水出蕩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
也羑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
在蕩陰縣廣雅稱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殷封
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宫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
終之義爲羑城北積成淵方一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内黄與防水會水
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盡謀征緊賦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
于羑水又東歷王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内黄入蕩者也蕩水又東
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里山北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
之爲魏師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於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
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洪水又東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縣
南又東逕柱人山東北至内黄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黄雀溝羑水秋夏則
泛春冬則耗水又逕内黄城南陳留有外黄故稱内也東注白溝洹水出
上黨泫氏縣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東過隆慮縣北縣北有隆慮山昔
帛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爲侯國應劭曰
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黄水出於神囷之山黄華谷北崖山高十七

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岩下狀若雞翅故謂之雞翅洪蓋亦天台赤城流也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蒼泉水注之出林慮川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蒼泉水蒼泉水又東南流注黃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於洹水也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昔者項羽與章邯盟於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為二水北逕東明觀下昔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嬰妾言虎葬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數其罪而鞭之此蓋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辰北對射堂淥水平潭碧林瀰側可遊憩矣其水際其西逕魏武玄武故苑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又東北逕女亭城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台洞溝又東逕鸕鷀陂北與台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角有赤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始之晉次于乾侯也漢高帝六年封唐廣為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屈逕其北城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子城北入新殺豹於安陽是也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側則溝出焉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水也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瑰而食之泣而又與瓊瑰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暮而卒是水也

水

水經五

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東過其縣南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也其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城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漳水屈從縣東北流注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于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穀遠縣為濫水也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屯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也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涑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為侯國涑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入關從水章聲也漳水又逕壺關縣故縣西又屈逕其城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為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從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流與專池水合水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逕女諫水西北好松山東南流北則年之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鞮水東逕李憙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於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岨峯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於此縣也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銅鞮又南逕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虒

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潞縣北**，縣故赤狄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余按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也。評鄣固山泉，鬻水與軍人，絹匹水二石，從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浪長流，唯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縣北對故壁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爲臺壁。慕容垂伐慕容永於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垂陣臺壁，一戰破之，即是處也。漳水於是左右黃須水口，水出壁臺西張譚巖下。世傳巖亦則土離兵客，故惡其變化無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爲張譚巖。其水南流逕臺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竚於山上，狀有懷於雲表，因以名焉。有洹水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合。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之五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又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東與白鶴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南與武鄉水會焉。水源出武山西南，逕武鄉縣故城西，而南出得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西南與鞞路白壁二水合。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水三源同主一壑，東南流與隱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黃水。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溪，東北逕魯班門西，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崯，北逕偏橋東，即林慮之崎嶺抱犢固也。石磴西陘，陟踵脩上五里餘，崿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有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須即庾袞眺望處也。今至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溪水出壺關縣東八白木川，東逕百畝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蒼溪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又東過武安縣**，漳水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又東，汙水注之。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于城北，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章邯於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脩也。魏文帝述

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遥睇其靈宇。漳水右與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於邯會西而東，別於邯水合。水發源邯山，水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漳水。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傍猶有溝渠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爲侯國。其水又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晏陂澤。故左思之賦魏都也，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武之攻鄴也，引漳水以圍之。獻帝春秋曰：司空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武又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之洹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猶衛。磔柱趺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志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脩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檽，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

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若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豹祠北逕趙閣為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毎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矣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河伯取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歛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為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為佛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即此處也漳水右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為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侯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為末所敗於此也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者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即此地也又東

過列人縣南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北六十里即裴城故縣也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為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於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為是水為拘河也白渠水又東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為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持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漢世祖擒王郎幸邯鄲晝所處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尚在其水又東歷邯鄲阜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趙郡治也長沙舊傳稱桓揩為趙郡太守郡有遺囊於路者行人掛囊於樹莫敢取之即於是處也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為渚渚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為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丘矣東北通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置邯溝以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徑互相纓帶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涸流瀵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漢元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王莽更曰延平也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南曲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余案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又考史記同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蓋酈商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年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不能得也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囷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名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也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為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為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以封趙敬肅王子為廣平侯國世祖中興更為鉅鹿也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

廢。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鄡縣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何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案鄭玄據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故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群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是有共名。不惡降而更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出北玄谷。因成降稱。故以淇水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說。黎陽鄡縣非千里之遙直信都於大陸者也。唯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而衛漳舊道。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地。說與千里之誌。即之途數。與書相隣河之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寧迄于鄡縣。出于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禹蔵列於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逕之狀。粗於陂障之會。猶在索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

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巳屆此。率其賓從禊飲於斯津矣。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與秦始皇並死於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於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內脩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謂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以封張越。八子買為侯國。王莽之序中也。其水與隅醮通為衡津。又有長蘆溫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城太守邳肜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為侯國。王莽之樂信也。地理

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又北過堂陽縣西。衡水自堂陽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水音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商旅所濟故也。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褫。餘基殆在。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長蘆水東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水之陽。故渠傳曰。水北為陽也。今於故縣城南更無別水。唯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故縣也。又東逕扶都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苞詢于扶為侯國。又東屆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景帝二年為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為新博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帝南巡碑。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北為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闞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世以為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文故瀆。斯汶水首授大白渠。大白渠首授綿蔓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奉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成之。故擅其目。俗又謂之高功城也。地理志曰。侯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為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屆逕陳餘壘。而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閒道出立幟於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

水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綿蔓水又屈從城南。俗名曰
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王莽更之曰申苗者也。東觀漢書曰：光武
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
稾肥壘者也。綿蔓水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為之太白渠。地理志
所謂首受綿蔓者也。自渠水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常山之屬
縣也。又東為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南。世祖封前
將軍耿純為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
漢高帝八年，封許瘛為侯國。王莽更名宜子。昔新離擊筑傳工自此入秦。
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案地理志曰：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
主為湯沐邑。闞駰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故縣也。今其城
實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又東謂之斯洨水。地理
志曰：大白渠東至曲陽入洨河者也。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
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丘城，非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郎中
公孫耳為侯國。又東南逕貰城西。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為侯國。百尺溝東
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
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糜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祇水。水承白渠
於蒙縣之烏子堰。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
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案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
莽更之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
曰直陽，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三月，鼓請降。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
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有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𦍑鞮歸。既獻而
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負甲息於門，襲而滅之。以鼓子𦍑
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
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故水又東逕曲陽城北。又逕安
鄉縣故城。地理志曰：侯國也。又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又東逕西梁城南。又
東北逕樂信縣城南。地理志曰：鉅鹿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又北為袁譚
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衡水又北逕
鄡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鄡，改名曰商，即此
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鄡阜，蓋縣氏之。又右逕

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閏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漢光武自呼沲
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
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不得。議曰以為神。
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
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列葭水注之。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
與虖池河會。經叙阜城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為同。勃海
阜城。今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
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案史記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隧，斬
首十萬。即於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虖池，東逕縣
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
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子於縣，以為王國。後分武
邑、武隧、觀津為武邑郡，治此。衡漳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
淵之西南，側水有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升王
尋為大司空，以為侯國。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
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
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水又東南結而為湖。又
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
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為張平澤。澤水所泆，北決堤口，謂之張
刀溝。北注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則。南注水耗，則微流。衡漳又逕東
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蓋相昌聲韻
合，故致茲誤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為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虖池故
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又東北
至樂成陵縣別出北。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有乃虖池別水，分虖池
故瀆之所經紹也。衡漳又東分為二水，左出為向氏口溝水，自始決入也。
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景帝封韓信兒子韓隤當為侯國。王莽之
樂成亭也。衡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淀水，上承李聰淀東北為柏梁淀，東逕
扶領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王子劉嘉為侯國。地理風俗記
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社故津。又東北逕弓
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
世盧遠從溝亦謂之河序河，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汎澤津
渚。分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其瀆逕觀津縣故城北。
樂毅自燕降趙，封之於此，邑號望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東逕竇

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清家也。清是縣人。遭秦之
亂。魚釣隱身。墮淵死。而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
南。故民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
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瀆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
河剛王子劉寅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
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
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杜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
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沢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
陂北出東北分為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湛。一川東逕弓高城
南。又東北陽津清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口。衡水東逕阜成縣
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河間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别為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九年。封子德為河間王。是為獻王。王莽更名
郡曰朔定。縣曰陸信。褚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大將軍霍光兄子山
為侯國也。漢章帝封子開於此。漢桓帝追尊祖父孝王開為孝穆王。以其
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也。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
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隍若舊。亦存古意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衡漳又東

逕建成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褚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
丞相黃霸為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
禮為侯國。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右會楊津溝水。自枝水東
逕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成縣。王莽更名吾成者。非經所謂阜成也。建武
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為侯國。楊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
水。謂之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虖池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
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之。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
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
濊水。東北逕參户亭。分為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户亭。故縣
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為淀。一水逕亭北逕
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曰。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
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為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為二水。一右出為淀。一
水北注呼池。謂之濊口。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
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山在沾
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水出
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章。漢之故矣。其山亦曰

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南逕昔陽縣。左
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
東有昔陽城者是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嶋山。水有
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南水。南水亦出西山。東逕文當城北。又
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納
許歷之說。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
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杜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
也。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為侯國。其水右會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
又東南與轑水相得。轑水出轑河縣西北轑山。南流逕轑河縣故城南。西
東流至粟城注於清漳也。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按地理志云。魏郡之屬
縣也。漳水於此有涉之稱。名因地變也。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昔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
世以為五大夫城。即北岳讚云。五王在中。龐葛連綺者也。易水東左與子
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屈逕其城南。五公猶王興之
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二郎之
城。闕出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凭依舊居。取暢
林水。其水東南入于易。易水又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
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届關門城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
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
易水又東屈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
又東逕武陽城南。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
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
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為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
逕故安城南外。東流即斯水也。諺是人事明經證。今水被城東南隅。世
又謂易水為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
故傳逸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芒。正
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於范陽。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易水
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涼略地。燕縣順命。蒯通說之。范陽先
下是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王莽之順也。易水又
東與濡水合。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

西流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荊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光之言。尊荊軻為上卿。館之於此。二館並高一里許。俱在崖阜之上。斜上而下。交濡水。又東逕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即水塘也。四周塹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一水東注金臺陂。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一釣臺參差交跱。迢遰相望。更為佳觀矣。其一水東出金臺陂。陂東西六十步。南有金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意欲斷漫上京。阻行旅。遂次不復。逕中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傳矣。濡水自堨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洋塘溝水注之。水出遒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至塞口。古壘石堠亭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淵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出遒之西山白楊嶺下。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山水。水出遒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眾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上又高一匹。壁立直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刹於其上。更為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於檀水。故俗有并溝之稱焉。其水又東南流。歷固安縣北而南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於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並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

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峰。甚為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岡。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之也。後其葬採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謂之石虎山。山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里之東麓即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閻鄉西山。其水東流。有砦水南會渾泥同注。俗謂之為雹河。司馬彪郡國志曰。雹水出固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義等營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者也。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攀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其深可涉。於中眾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於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故以孔山為名也。其水又東逕西固安城南。即閻鄉城也。歷送荊陘北。耆舊云。燕丹餞荊軻於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易水又東流屆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武遂縣南。新城縣北。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是也。俗又謂水為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云。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即此也。亦曰汾門。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為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於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為蘭臺陂。陂水南逕梁門。泛方三里。泛水東南流。出長溪。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逕樊輿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條為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於深澤。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於容城。皆為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渥水注之。其水上承二陂於容城縣東南。謂之大渥澱。小渥澱。水南流注易水。謂之渥同口。水側有渾渥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於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地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故瓚所與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即此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

也。闞駰稱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餞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士聲，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北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僕黥為侯國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記、史、蘇秦曰：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為之南易。又東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即溫泉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其水又南逕曰候塘川名也。又東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與豆亭北，亭在南原上，敧傾而不正，故也。以敧城目之。東流注于滱水。又東，泉水注之，水導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水中自源南注滱水。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請別屬也。地理志曰：靈丘之號，在武靈王

之前矣。又按司馬遷趙起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事，如漢注。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其下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則秀鄣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革，每出所遊藝焉。滱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所屆石柱北，而南流者也。東南過廣昌縣南。滱水東逕嘉牙川，川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麓，雖川三合，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滱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行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於松園，建祇洹閣，東北二面，岫嶺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石山則有通精廬，飛陛陵山，丹盤虹梯，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為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

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原岫盤谷，輕湍濬下，分石飛懸，水一匹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流歷山，世謂是處為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上所訟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於滱水也。又東過唐縣南，滱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亦或謂之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水銳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山之故，因復謂之為廣唐城也。故中山記以為中人城，又以為鼓聚，殊為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人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縣南二十里有故中人城，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姑城，本無中人之傳，璠或以為中人所未詳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一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苦其不東觀矣。異說咸為非矣。余此城於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源所導，西逕根山北郎，唐音讀近，實兼唐水之傳，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中阜下，亦謂之唐水也。然於城非西，在又名之謂雹水，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並所未詳，蓋傳疑耳。滱水又東。

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滱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一驛餘，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于滱。滱水又東流，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又東逕京丘北，世謂之京南，對漢順王陵。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水，亦曰泉上岸。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墳並列者是。滱水又東，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水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東。城西又有一水，導源盧奴縣之西北，是城西平城之地，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為唐水也。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為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為嬉處也。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禪唐川之兼稱焉。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為非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此則

非也。史記曰：帝堯氏作，始封於唐。望都縣在南，今此城南對盧
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知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
里，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城北去山五里，與七十五里
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
山一名豆山，今山於城北，如東嶄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即
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
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又即俗說以唐城為望都城者，自北無城
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為疎闊。是城西北豆山
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豈唐水乎？
所未詳也。人於是城之南，如東一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
都之故城也。故縣目曰望都縣，在唐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
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
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記曰：堯母慶都所居。張晏曰：堯山
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唐亦中山城
也，為武公之國，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
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慾

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
帝三年為國，侯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
曰定州，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昔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
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疎闊。闞駰
應劭之徒，咸亦言是。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
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此
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東北際水，有漢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製，簡
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竇，通唐水，流於城中，
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頹毀，遺基尚存。今悉加土，為刺利靈戲池之
四周，民居駢比，填褊穢陋，而泉源不絕。暨趙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
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
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昔耿昭伯歸世祖於此處也。滱水之右，盧
水注之，上承城內黑水池。自漢及燕，涿滙水，至石竇，石竇既毀，池道亦絕，
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漲，消水東北注于滱。滱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
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滱水又東，右會
長星溝，溝上承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河東

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
中世以來，歲書法旗，焉胥蕤，改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其
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
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
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
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出泉，逕上曲陽縣南，又東
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
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
通，不常注。又東逕安喜縣南，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陘之難，漢章
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為侯，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
喜。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秦氏
建元中，唐水泛長，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之
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池當初山水渀蕩，漂淪巨梓，阜
積於斯，沙息壤加，以成地段，蕤映物固，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有
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喜。城郭南有漢
朝時孝子王立碑。又東過安國縣北，滱水歷縣東，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

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
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朔五年，
封中山靖王子劉博為侯國。其水又東南流入于呼池。滱水又東北流逕
解瀆亭北，而東北注之矣。又東過博陵縣南，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
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漢安帝永初七
年，封河間王開子翼為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為侯國也。又逕陸成縣
故城南，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為侯國者也。地
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立為
尊父墓陵曰博陵，故以為縣，又治郡焉。王莽更之
今謂是城為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
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
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於瀆重源再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句
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句
瀆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地不遠，土勢相諧，以
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博水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
為澤渚，渚水瀦漲，方廣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

翁年崇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不言疲謡詠者自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爲陽城淀也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淸梁亭西北重源又發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爲侯國又東合堀溝溝上承淸梁陂又北逕淸苑城東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爲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博水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諸子傳記無聞此處世代云遠異說之來於是乎在矣其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爲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下唯雒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爲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光始亭南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一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水又東南流水側有古神祠世謂之爲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安陽亭東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安陽關蓋安陽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爲安陽壙蒲水又東南歷壙逕安陽關下名關皐爲唐頭坂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嶮絶竹書紀年曰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阿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以其水有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魚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善巨馬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矣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並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縣而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是濡水與雲池泥易互舉通稱矣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嶮也徐水三源奇發齊寫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巖下水陰又有一碑

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巖巖鄣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嶮途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玄功夾碑並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險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逃匿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內有郎山碑事具文徐水又逕郎山君子中觸鉏將軍廟南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耀光初七年前頓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舊碑刻石樹頌焉徐水又逕北平縣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朝出衆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渀盪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澈淸異四陸觀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大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破之順水北乘勝追北爲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於是受馬得進徐范陽損水蓋徐水之別名也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淸苑城又東南與沈水出蒲西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東入河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河今不能也徐水又東左合曹水出西北水也寧縣曹河澤東南流三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入南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河南人逕新城故城如北北王莽之朔寧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俗謂之祭邑城所未詳也徐水又東流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北入于易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說無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河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陵也光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爲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

聖水出上谷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尋諸大穴之傳水

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如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遂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捕採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屈而流也。**東過良鄉縣南。**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南山，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又東過其縣故城南，又東逕聖聚南，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侯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扶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又東過長鄉縣北。**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東逕迺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爲涿水，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綠仁之故居，非桃水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淶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綠爲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唯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蓋氏焉。闞駰亦言是矣。今於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唯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㶟水，㶟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爲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上谷爲涿耶水，山川阻閡，並無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經隱斷相關，並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季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分淶水於良鄉縣之桃水，世謂之北沙溝。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世名之。頃前河又東，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一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迺縣北界，即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水注之，出迺縣北

山東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出良鄉西山，東南逕西鄉城西，而南注澤渚。水又東逕西鄉城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今按經脈而不能屆也。桃水東入陽鄉，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志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即長鄉縣也。按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爲侯國。聖水右東左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北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聖水又東，亂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中平二年，桓帝封冀州刺史王敏爲侯國。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魏封樂進爲國矣。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亹水。又東流地下，潛行，重淶安注，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魯公水注之。水南發溪北，注淶水。淶水又北逕小豐東，又東逕大豐南，孟賈原隱敖陂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又東北逕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左會孟何溪水。蓋山崩安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而南流，注紫石溪。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樓東水。水出樓東，東南流逕聖人東南城南，淶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淶水。淶水又東南逕榆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之榆城河。淶水又逕鬼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巒，有若積刀，鐶鐶相比，咸

逕西首涞水東逕徐城北出焉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
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淶之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弘注水耗則
通波潛伏重源顯於逎縣巨馬川矣東過逎縣北涞水上承故瀆於縣北
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清流相引水自
成淵渚長川漫下十一許里東南流逕縣故城東漢景帝中元三年以封
匈奴降王陸強爲侯國王莽更名逎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
南流袁本初遣别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於巨馬水死
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又東南過容
城縣北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
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
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爲游神之勝處也其水
東南流又名之爲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
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涞水於涞谷引之則長津委
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
酈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
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

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絶滅也晉書上古聖賢冢記曰督亢
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
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
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爲澤渚督亢澤也北屈注于桃水
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而南枝溝洪水西岀巨馬河
東出爲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于巨馬河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
縣濩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淀於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南漢封
廣陽王子須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城南
十里注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
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爲侯國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
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
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又南右合雩池河枯溝溝自
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
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亡三王河定流東注也又東過
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地理志曰淶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海是即
淶水也蓋亦以明矣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于呼沱而同歸於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水

水經六

水經㶟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㶟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
泉發于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
景帝後元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又平
齊郡。㶟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
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
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
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嘗無片草。及其風澤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
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其水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
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遇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
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
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
川矣。蓋狄語言訛耳。寫譽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

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走一地周
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為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
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為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
更名之曰章昭。於其東注于桑乾水。水入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
河。又東南右合溝水。水流枝分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
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故也。東有日中
城。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
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
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郡
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
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
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黛
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池北
對汪湖。亦之故城。故曰池南也。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㶟水。並受通
稱矣。㶟水又東北逕魏亭西。孟皇魏天賜三年之所經建也。㶟水又東北
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

故宮廟樓榭。基雉尚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昇眺之逸
地矣。㶟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注之。水南出崞山
縣故城南。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三山之中。故以崞張
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畤故城東。王莽之當要也。又
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陰
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
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
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北引魚水。水
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
州城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雖隔越山阜。鳥道不遠。雲霞之
間。常有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右合如渾水。兒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
南流逕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水出平城
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自
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
祭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發疾焉。輿過平城
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故北俗謂之老公城也。羊水又

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山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
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
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
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
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
闇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
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羊水又東注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
枝津東南注池。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池渚舊名白楊泉。泉上出白
楊樹。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
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
薄所在。如渾水又南分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
逕虎圈東。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敕
虎士效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
故魏有捍虎圖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成也。城周西郭外有
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又南屈逕平城縣故城南。
史記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鴈門。即此縣矣。王莽之平頓也。魏

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刋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秘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有侍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毀建白樓，樓甚高聳，加觀榭於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啓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衆彩之上，煒烨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制甚妙，工在寡雙。又南遠出郊郭，前析澂街，系傷破瀆，以私引架，用周園池，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傍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徐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遣與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單于解圍於此矣。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為太上皇也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於此，余為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親所逕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工巧，去子先碑側遠矣。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為恒州。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兼諸岳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為員基，令互相枝梧，以板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員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興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榭高廣，超出雲閣，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慶時立祇洹舍於東皋，椽瓦梁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床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時相望，法輪東

轉，茲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周川水會，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周也。又東北，右合黃山水，水西出黃阜下，重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為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井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霧結，故俗以湯井為目。井東有火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鶵鳥，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繡彩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執之，亦賫鳥，亦曰阿鶵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者謂之倉烏，爾雅曰：鸒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壁居，說文謂之雅，雅，楚烏也，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者也。又按瑞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於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恒山已北，並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水。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周武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氏也。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

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灅水。灅水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爲代王莽所謂平湖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八十里北。俗謂之醜宜城。灅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田之地也。事同曹武鄴中定矣。灅水東逕狋氏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若力干城矣。灅水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今城北有潮淖而不注。故俗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灅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鄣州城。灅水又東水又東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潭中。北俗謂之大拔廻水。水自源東南流注于灅水。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王莽之竟安也。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灅水東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水出南山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逕灅水。灅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昔牽招爲魏鄣早校尉屯此。灅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

驗。經言出南非也。蓋俟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郡逐北至桑乾。止於此也。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陽武將軍馬成爲侯國。公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城平舒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鄭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谷亭西。又逕句璅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盧植言初築此城。版幹一夜自移。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草爲九門於是就以爲治。城周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漢封孝文爲代王。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

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源流出城西門。一源流出城北門。二源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出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入祁夷。祁夷右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一十五里。疑即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北城才就。而板榦自移。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耆諺云。有潛龍出于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淵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連水入焉。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即此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存其名狀村理爲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刺山水注之。水出到刺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巔者。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刺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逆水。又北逕當縣故城西。高

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即此也。應劭曰。當桓山作城。故曰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灅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灅是也。灅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其水又東北流注灅水。灅水又東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東北流發羿頭山。闞駰曰。羿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唯泝泉而已。關水又東北流注于灅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灅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定廟。灅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又東逕三臺北。灅水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

風俗記曰。燕語呼亡為無。今改宜鄉也。濕水又東逕溫泉水注之。水上承溫泉於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彫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濕水。濕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子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猶不絕。名號變改。按其程郭相去遠矣。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於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為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指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於大甯郡北右注鴈門水。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虜趙王遷國以為郡。王莽之所謂厭狄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為侯國。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

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為西北也。鴈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鴈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蒹葭蘭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東又潔水注之。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羊門水。與神泉水。出苹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流。世謂之北蓮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伺遺城北。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於苹壁北。東逕羊門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派引泉濆。澤漭東注。行者間一十餘渡。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水又東逕大甯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曰。有于延水。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為藂

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罡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世名武罡城。延水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寧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大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來寧。北方人謂之隨仙也。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為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寧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西北百三十里大寧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雞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雞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河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

因名其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為磨笄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文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濕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其寧入治非矣。又東過涿鹿縣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褫陸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河。即於是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皇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濕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耶。地理潛顯。難以究照。非所知也。濕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

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魏土地記曰。
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
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駁
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
流谷水與浮圖溝水注之。出夷縣故城西南。王莽以為翔調亭也。其水俱
西南流注于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聞成溝
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
治。昔劉虞攻公孫瓚不剋。北保此城。為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
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與右陽溝水合。水出縣東北。西南
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崚斷霧。雙阜共秀。競
舉郡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
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
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
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
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
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

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
下足使爛。人體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大翮山東。其水東
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
牛泉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稱矣。清夷水又西靈亭城水
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衆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水又左
與馬蘭溪水會。水導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因河仍溪。民居所給。唯仗此水
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落次仲鳥
翮於此。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西得泉溝
水。會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阪公泉。蓋齊桓公
霸世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束馬縣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水
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始
皇上谷郡治。北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陽。闞駰曰。涿鹿東北至谷城六
十里。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于
濕水。濕水南至馬陸山。謂之為落馬河。又東南出山。濕水又南入山。瀑布
飛梁縣河注壑瀨。瀉十許丈。謂之為落洪。抑亦孟門之流也。濕水自南出
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濕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

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過廣陽薊縣北。濕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漢
書曰。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卽此城也。謂之小廣陽。濕水又東
北逕薊縣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
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
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
以為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為燕王。更燕國城。有萬載宮。光明殿。王莽
改曰廣公縣。曰代成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象處。昔慕容廆有駿馬。
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
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讚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
左有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晉司隸校尉王密表功加於民。宜
在典祀。以元嘉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揚于後葉矣。溫水又東與洗
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
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庭望遠。亦為
遊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東門注。昔銚期奮戟處也。其
水又東入濕水。濕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
浮屠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基

趾磐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也。濕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
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
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濕水也。又東至漁陽雍奴縣
西入笥溝。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遣張郃樂進
圍雍奴。卽此城矣。笥溝水之別名也。魏氏土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
流與潞河合。濕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
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派
流。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關在沮陽城東南
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於居庸關。卽是關也。其
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
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
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官遊子。聆之者
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
植隱上谷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是也。又
東流過軍都縣南。又東流過薊縣北。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
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逕千蓼泉。亦曰丁蓼水。東南流逕郁山西。謂之易荆水。公孫瓚之敗
於鮑丘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易荆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
南。流入易荆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
荆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平昌縣故城南。又謂之昌平水。魏
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
溫餘水。溫餘水又東南流左右芹城水。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水東南流注
溫餘水。溫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承制拜
吳漢爲安樂令。此城也。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昔彭寵使狐
奴令王梁南助光武。熟自是縣矣。溫餘水於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
曰。溫餘水自軍都縣東至路南入沽是也。沽河從塞外來。沽水出禦夷鎮
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
獨石北界。右孤生不因河而自峙。又南九泉水注之。水導北引。左右翼注
入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
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大谷水
注之。水源出鎮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
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爲依居。蓋壁
異算。殊邁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
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爲
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
赤地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鵰谷水合。有二源。南即陽樂水也。出且居縣
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北流大翮山。小翮山。北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河。又東南逕一故
亭。又東左與鹵水合。水之出西北山。東南流逕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
西北二百里。故名云侯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
水又東南逕傍很山。南山石色特上。孕亭孤立。超出群山之表。又東南逕
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河水又
東南右合高峰水。水出高峰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
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
黃頒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出縣
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考諸地說則無聞。所識擇考地尋川
則有應氏自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文說漁陽之名。當屬此。秦發閭左戍
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又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漁陽城南

小山。魏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
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俗謂之西路水也。南過漁
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水合爲沽河。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
縣故城西。漁陽太守張堪於縣開稻田。教民種殖。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
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
側城南注。右會沽水。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
謂東路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有潞名潞河也。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
里有潞河也。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濕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
丘水於縣西北而東出焉。又東至南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
派河尾也。沽水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
清河也。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雪池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鮑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
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右夾道人溪
水。水北川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硎水。水出硎下。硎甚
增峻。峨冠衆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
流稱。硎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右
合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
發白楊溪。望離石注大榆河。又東南龍芻溪水自次注之。大榆河又東南
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
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溪
明帝改曰鹽田右北治。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南注鮑丘
水。又南逕虎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
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曰里山。西逕三城。獷謂之
三城水。又逕香陘山上。老生叢本查世故名焉。又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
行者休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與石
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
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水西南流注之。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
溪故也。又西南擿平城東而西右注鮑丘水。鮑丘水東南逕漁陽郡治也。
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鮑丘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
害劉虞。爲九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衆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新首一
萬。鮑丘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之于沽河。亂流而南。又南過

路縣西。鮑丘水入焉。通得鮑丘之稱矣。高梁水注之。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荆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別源。指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遏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

在浸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于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為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限也。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槍五幡及平谷。大破之。於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

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皓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虎溪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封重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薛瓚曰。案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目。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渠泃河。泃河又南逕紻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紻城南。東入于泃河。河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泃水又南入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寧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為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虖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注之。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並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居

之。衆至五千家。開山圖曰。山出不炭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亭。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注庚水。庚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靡也。東南流。世謂之車軬水。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水出北山溪。即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高嶄絶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中平五年興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續討賊于石門。大破之。灅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黄水。又屈而為南黄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於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殁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嫁焉。陽氏譜叙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菜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爰
仁傳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
之下。陽公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
陽乎實曰。於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
今相傳云。田玉之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周之譜敘。自去丈矣。藍水
注之。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
公十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
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爲虎也。射之飲羽。此處矣。魏氏土地記曰。右北
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灅。灅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
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
逕燕山下。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
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
北平城西。而南入鮑丘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入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
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丘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
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鷄山。謂之觀鷄水。水東有觀鷄寺。寺內
起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
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
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
西南流。右合區落水。水出縣北山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逕土垠縣
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縣右注梁河。河又南淵于水
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東。西南流入巨梁水。水又東南右
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繼泉。西流
南屈逕北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丘水。巨梁自是水之南
極寧池。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澱。枝流
條分往往逕通。非唯河鮑丘歸海者也。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
縣北。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
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出故城東
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淶水池南。其水淵而不流。其水入西屈而北
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池。池謂之連泉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
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鎮。東北二百三十
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

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
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
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鴈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
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逕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
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
河。濡河又東。會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屈曲。
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
城。地理志曰。濡水縣北蠻中。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
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
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
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而南索頭水注之。水北流南逕廣陽僑
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
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
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
之。水出東溪一日。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
南注東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
亂流右會龍芻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
水又西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東流入藏水。又東南流逕列
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左屬巒之上有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
百餘丹。牧守所遷。命逸練之士。彎弧矢無能屆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
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
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於其川也。流紆曲溺涉者頻濟。故川塘取
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川
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東
縣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峥之名矣。
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
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注揚都賦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爲
孟浪。遠失事。余按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
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曰。疇引軍出盧龍塞。
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
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
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

又東南水石合焉。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又合屈而注，得去潤水，又會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逕孤竹城西，右合玄內也。謂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為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也，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注之，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為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應水。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水。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

國於此，而餓死於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王鄉北，敦濡水注之，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牧城南，分為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世謂新河矣。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新河又東北絕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東，為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平縣西，南流逕新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山，二源俱導，而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流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龍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

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為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又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為孔陽孤淀，名右絕新河，南海注。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并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為馮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

岌岌東趣，疑即是也。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案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遼隧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於遼隧，即是處也。又東南過房縣西。地理志曰：房，故遼東之屬縣也。遼水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廣成縣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

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為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於是擊馬鞍，於馬上作十片，即於此也。博物志曰：魏武於馬上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師子吼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川西南山，下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以為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檻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即地理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言蓋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而名之於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土地記曰：狼水下入遼也。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十三州志：大遼水自塞西南至安市入于海。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

渠，置玄菟郡於此，王莽之下句驪。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逕至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為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襄平縣，入大梁水。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於斯水之上者也。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于臨浿縣，東入于海。許慎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而逕鏤方也。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而至朝鮮。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嶺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尸水注之。水北出尸山，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良餘山南，南注于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水出蠱尾之山，東流入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蘿歸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道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為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閒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曰：又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於此水也。又東歷清池山，於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興山，俗謂之備水也。東北逕獲興川，世名之為卻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也。東北過盧氏縣南。洛水逕陽渠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大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

門也。洛水出其間，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鴻渠城西，故關城也。其水
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
韓龍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
氏城東而流注于洛水。又東，龍巢合三川，並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開山
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
名之山，咸悉其內。陵阜原隰，易以度身者也。人有葛莫谷水，自南山流注
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即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孝明入盧氏，道逢
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於牧津水上
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
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水出松楊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
人東合黃城溪水。水出鵜鶘山，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猿
徒喪其捷巧，鼯鼪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劣耳。
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溪水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而東南入于
洛水。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澗，即龐孝明所入荀公谷者也。
其水歷谷東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
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

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泝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
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水自宜陽山南三川並
發，合而為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發北鵜鶘澗，東南
流入于洛。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
又東，笑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龍驤將軍王鎮
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逕所由，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
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illegible]澗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逕龍
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右得貞谷水。水出南山，北逕也城西北，
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城西鴉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
十五丈，故澠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洛水右會金
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有
二源並發，兩川並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東，黍良谷水
入焉，南出金門山。開山圖曰：山出多重固，在縣，建武二年，強弩偏將軍陳
俊斬蟜于金門白馬谷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合北溪，
南流入于洛水也。又東北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太陰谷水南
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

馬，故溪澗以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入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有昌澗水注
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
農治。此後改為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塢在川北原
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嶮峭絕，惟築西面，即為合固，一合之名起於
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合
杜楊澗水。水出西北杜楊溪，東南逕一合塢東，與渠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
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遞層峻，
流烟半垂，繚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水又東北入洛水。盛榮緒晉書稱孫登
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悅
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
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
籍怪而問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
名。余案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
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既神遊
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又東
北過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峯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

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
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渟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
故城西，謂之西度水。
又東南流入于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八賄

水

水經七

水經洛水又東過宜陽縣故城南秦武王以甘茂為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來帝封惠大射為侯國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及丈大卿李未宣縛銜璧處世祖不即見明日陳兵於洛水見盆子等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嘆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梁之水合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無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於洛洛水又東渠谷注之其水近出北溪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女石之山山無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其水又與西南左澗水會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共水又南與李谷水出西西北李溪東南注蔡水蔡水發源蔡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

水共水世謂石頭泉西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黑澗水自出陸渾西山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陸渾東南與湖女澗水會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歷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又東北出散關南谷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絕惠水又東之得女家冢冢右北山上耆舊傳云斯女清真秀古跡奇采今矣故負人東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冢皇覽曰周靈王葬於河南城西南周山上蓋以王生而神故謚曰靈其冢人祠之不絕又東北逕柏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柏亭西北謂斯亭也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為敬子朝作難西周政亂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而傳言在此所不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昔是明矣故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故瀆又北入穀

蓋經始周營清人發不清矣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關澤即經所謂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瑁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山東南流又有厭瑁之水北出瘣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北城二十里者也其城西阻塞塢東枕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等八關都尉官治此山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是水也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外諸之山北流注于洛水之東川阜瑤之山也世謂之非也其上塗峻絕百仞湯川東阜豎于廿水發于東黃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瀍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曰所謂甘城也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東過

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戍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遷自鄣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為九州中興定吉洛邑遷於鄧音感兩宅焉故魚豢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為土忠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水起甘雨登降人為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即縣司又河南尹治司隸屬官也漢武帝使循之肆董督京輦因名司州焉地記曰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間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濱含始又受玉雞之瑞于此水洛神宓妃之所在也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迢遞

遠百步，廣四五里，有一水，瀾而不流，故農稱即其名也。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處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過偃師縣南，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與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會南溪水，發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北歷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爲當寧塢，水流潛通，重源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亦謂之爲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北。世次已遠矣，莫能辯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甞晉之祭焉。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晉國部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館。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袤碑。又北不可復識。又有晉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晉皇始六年立。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爲塢，高一十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舍師所築也。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洛絕于洵，即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郭中水南，謂之南郭中。水之南郭，亦曰上郭也。逕亳城西，司馬彪所謂亳聚也。南郭水注之。水出北山郭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温水泉。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還，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對之是遠矣。郭水又東南於亳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華子陂北有水，名爲東入洛，謂之下郭，故有上郭下郭之名，亦謂之北郭，於是有南郭北郭之稱矣。又有郭城，蓋賈大夫郭躬之舊邑。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水出方山羅川，西北流，蒲池水注之。水出訾城西北，流注羅水，謂之大口，亦曰羅中也。蓋分于寻羅之舊居，故川得其名耳。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嵩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白桐澗水注之。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北，九山東溪水入焉。水出百梯山東谷，其山孤峯秀出，嶕峗分立，中大于回，昔居有卜城者，身遊九山之上，故心不樹之巘，謂是山也。山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山神者，盖大禹之元王，當九州，故號曰九山。蓋吉之靈，占像存焉。北有谷口，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

在戌，皇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興、主簿傅演，奉宣詔命，興立廟殿焉。又有百石將軍顏靈碑。碑云：將軍姓少氏，諱盛，字信致。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其水東北流入百相澗，又北逕袁公塢東，蓋公路始所有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羅水。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芘，琅邪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水又於訾城東北入于洛水也。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明樂泉出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師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鞏伯國也。春秋左傳所謂尹文公涉于鞏，即於此矣。洛水又東，濦水注之，即古涅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鞏城北三里有黃亭陌。北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水又東北，洞水注之。洞水發南溪石泉，世亦石之爲白泉也。京相璠曰：鞏東北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是鞏谷塢東，世人名之曰鞏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王出又坎欿，服虔亦以爲鞏東邑名也。今考厥文，若狀爲而不能傳得耳。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志書在鞏西，非也。其水又北入洛。洛水東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鄩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堯帝又修壇河洛，擇良即沈，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遊，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止壇。於稷，舜又習堯禮，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止于稷下，榮光，休氣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烏以浴，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蓋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爲地到耳。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甚水

出姜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爲鸞水。姜水爲交水。故名斯川爲鸞川也。又東爲淵潭。潭渾若沸。亦不測其淺深也。伊水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東北流者也。東北過郭落山。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于伊。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蔓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東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非南望也。京相璠之春秋土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云塗道也。准調書南望之文。復言宜爲轘轅大道。伊闕昔爲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嶺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幾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又北。吾谷水注之。水出女幾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

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小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川非也。北與溫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傀峯山之西南阜下。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右納焦澗水。水西出鹿蹄山。東爲孤山南。其山分二里上。早秀拔亭。故世謂之丁山。劉澄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至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山者也。亭郵文之故居。許胡都之遺像。世去不停。其蹤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號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號略地。春秋所謂東盡于號略者也。北水東流。合候澗水。澗出西北侯溪。東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涓水東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祖澗東逕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派流左合禪渚。渚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一禪音暖。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陽水。涓陽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

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顧。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而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又東北過新城縣南。乃懷播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宋均碑南。均字大平。穰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皋山。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亦出狼皋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北流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出梁縣西。水有二源。北水出廣成西南。西南逕楊志塢北。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成澤。西流陸渾河南十二縣澤曰。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西北流。屈而東逕楊塢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司注老劉澗。俗謂之老劉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郭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逕西北當陰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之大吉山。山海經曰。大吉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

曰。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在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城黃西。又南經綸氏故城東。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城西。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二源。各導一溪。並出山南。流合舍。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其水西南又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王高上北。西南與湮水合。水出東北湮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其水又西南逕裏塢亭東。蓋藉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逕裏塢城南。又西逕雷澹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土亭水出古望西山。東逕古望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板橋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郊郵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於郊郵者也。服虔曰。郊郵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郊郵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道基在。京相璠曰。舊說言郊郵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疎遠。不足以證。亦如郭說之言審矣。其水又東土〻以水〻以〻人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東鸞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城、給

城北。西屈艾澗水。以其西流。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闕山國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劒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南山請雨。總盡除小祀。唯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來儒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又東北過伊闕中。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晉冀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右壁又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襄斬岸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尚存也。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伊水自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貧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於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建之。漢書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禮天子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於北。今衮冕也。壇堤無復紫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即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亭之處也。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東與千金渠合。尚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真人

帛君之表。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晉永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淳淳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東入洛。是為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李仲治三輔決錄注云。為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合以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故舊處。斯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水者是也。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為澗水也。互來辨之耳。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蓋習俗之誤耳。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注于離上澗水也。又東南流歷郟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流同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為周公之所卜也。呂忱曰。今河南使水。疑其是此水也。然意所未詳。故並書存之耳。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千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為縣。因崤澠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澠或作彭。穀水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澠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耆舊云。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與其大破赤眉於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殽也。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關城并在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累石為垣。世謂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晉大庭則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並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三碑爭高。千峰相亂。

西塢雙阜。石望如依。穀水自門而東。廣陽川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峯相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浹至相去百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冶。以經國用。遺跡尚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毌丘興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常野別傳曰。路當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皂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毌丘興盛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俠。路出廛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慨歎於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皂澗水又東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碧。穀水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為穀水之兼稱焉。故尚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余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為澗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謬。其證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爽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陂水出于其陰。也。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眾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四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水。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瀾北注澄映泥滓。傳言枯涸也。當為孫瑯矣。東北過穀城縣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逕

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十千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為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於此。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鬭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鬭處。俱為非也。余案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鬭毀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鬭。而毀王城西南也。預客之著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為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為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為三川郡。項羽封申陽為河南王。漢以為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鄉。光武都洛陽。以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子朝之亂。晉所閉也。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里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紀之云爾。蓋魏明帝修王張故績也。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伐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私頓之。水

積年渠堨頹毀。石功培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頭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於水上。案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竪枋更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為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記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表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睪門橋。又潘岳西征賦曰。秩馬睪門。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草。蔽翳。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瀍。瀍水又東南出墻西北。西又南得瀍水口。水出西山。百澗紫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會席水。又東與大于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于川。東南流注于瀍水。瀍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瀉。東北入瀍水。瀍水又次東北入上郢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夾谷水。咸自北山注離注瀍水。瀍水右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不門谷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甘亭源南山北流入瀍水。瀍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亭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畢谷水。南出畢妻歷閣北赤里溪安陵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迺注于瀍。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郢城南得藏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瀍。瀍水即澗水也。北西北有峯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水為樹。故曰樓矣。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構宵榭於故臺。所謂以停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木樹於壁以為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遊門。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置一鍾。以和漏鼓。西北連廡除壖。北廣樹夏之日。高視常以避暑。為涼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地也。永嘉亂。結以為壘。號曰洛陽壘。故洛陽記云。陵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

對洛陽壘者也。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員水。水中作員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崖。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彷彿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緇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帶其上。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鳥沃疑來矣。其中引水飛睪。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颺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恆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即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成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則賈其說。道東走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為東北。後襃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後三年[illegible]王禍入洛。帝居平陽。洛陽陷。洛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不

得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
入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又曰翟泉。舊說言狄泉本自在洛陽北。長松故周乃
繞之。杜預曰。其一證也。是狄泉而非池也。後遂為東宮。晉中州記曰。
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為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胤對曰。在官
地為官蝦蟆。在私地為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
當貴。昔晉朝狀愍懷太子於後池。即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
觀。憑城結構。不更增墉。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跂而峙。望川洞池。北瞰宣武
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阱。使力
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閒薄闌而吼。其
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
之。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
修亘。苞總眾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
登臺見孟津。侍中辛毗諫曰。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
帝乃止。穀水又東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
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一門。漢
一人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
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表
本橋柱節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
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
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
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邳崇。丞渤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
史王蔭。史趙興。將作吏睢陽申翔。道橋掾成皋卑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
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文尚柱文自
樂里道至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即為馬市
也。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也。北則白社故里
也。昔孫子荊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為榮。故有威輦國。東逕
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並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也。將
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
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
西南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於洛邑。城隍偏狹。卑陋之所耳。晉
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人貴之。以封不韋。以大任之。非專司公所知矣。亦
謂之九曲瀆。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渠

傳陽會書云。都水使者陳協發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
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又言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
之者也。陽渠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
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戌。故以丹鎮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注高渠。
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王并碑作龍非篆。
於今作則佳方古猶考。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古宮門也。又枝
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
渠。務窮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為精至也。
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衡之
上。皆刊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又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霄文翠照。
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
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
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昔在漢
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
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
以繫帳。一書錢之。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書。明帝令仲
中京於宮題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
景明正始之年。又勑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周
官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魯昭公設
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官
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
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
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斯闕也。白虎通曰。門
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公羊曰。天子大建三闕。以厚天寵。
缺不如理。懸象而巍之上。加復思以易觀矣。舊儀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
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末丘
起陳園陵。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闕鐵詩曰。恒闕峯思。言樹屏隅角
所兆也。循客人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於人。故謂
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誹。武王有靈臺
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
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

出太尉坊者也。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為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下曹爽廣丘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唯祧廟則無，後代通為一廟，列正室於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為主。祭則市異，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遷，魏代昌矣。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惟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伏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類於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人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源竭，今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於雒陽不得為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為伏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出陽渠石橋下，注陽渠。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為山，植林成苑。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采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兔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東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漢書曰：靈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

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於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稚殤，埋於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馬徙於建始殿東階下。胡軍喪亂，此象遂淪。穀水又南逕西門，門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清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陽門也。昔洛水泛決，溺害者眾，津城門校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止也。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於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實為神也。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南陽南宮。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謻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謻門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謻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言屈曲邪行，依城池為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謻門即宜陽門也。門內有宜陽冰室。周禮有冰人，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有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壅塞，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詔議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興等，故李熹功曹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穀水又東逕平昌門，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於其下為辟雍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是，遂堅縛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陽仲寸會為門候，上微行夜還，陽開門不內，朝廷嘉之。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右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

時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鐫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碑之文。今書堂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清陽門東。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也。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東。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即是處也。又北入洛陽溝。穀水又東左迤為池。又東右出為方湖。東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溜逕通。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使吳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鋒進為洛宮所宦。大敗於鹿苑。人相登壍。死於塹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和楊

戍乘不保終。思欲遁跡林鄉。隱淪長兆。楊駿埋之於此橋之東。峻後身亡矣。復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辭。駿後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橋已是數橋。皆累石為之。亦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橋逕破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峙。北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酈生祠。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子安卿登芬於萬古。譴清徽於前漢。文字所集矣。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為非。以為帝嚳都矣。晉太康地理記。並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案司馬彪郡國志。以為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陵詩敘。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制。折言至一辯文。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欲酬。將晚去。稅驂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澄霞。雲憤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於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成者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

甘水出弘農宜陽縣鹿蹄山。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為甘掌焉。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甘水發源東北流。北屈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夢汁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今案甘水東一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也。為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闞駰有甘公之稱焉。甘水又與非山水會。水非出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於河南城西北入洛。經言縣南非也。故京相璠曰。今河南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山海經曰。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而書為貢太史

公劉本紀云。子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名
矣。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上岐下。故詩云。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行爲周本紀之說。許慎說文。
漆水出右扶風杜陵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
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
南鄠縣。皆注鄗鄗水。北注渭。關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溫池。溫池西南八十
里岐州在杜陵。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
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
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者出者之經史。各
有所據。識浮見學。無以辨之矣。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地理志曰。
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滻
水。又北至藍田川。北流注于灞水。地理志曰。滻水北至霸陵入灞水。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
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
而東。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人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
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

縣。以漢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而西南逕銅官川。謂之
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
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
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
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
於中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
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四萬餘頃。皆畝一鐘。關中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命曰鄭渠。渠自宜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
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封埋書曰。武帝獲寶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至
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證
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逕舍車宮南絕冶谷水。鄭渠故瀆又東
逕嶻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自濁
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
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
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

謂之爲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
高帝葬皇考於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
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
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藉城
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
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薄
昭墓南。塚在此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
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
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
在山南。故曰頻陽也。應劭曰。縣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
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
也。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粟城也。後
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其
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八賄

水

水經八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水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水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並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又北過襄武縣北。廣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成一川。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荊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續護羌校尉溫序。行部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衝贊自刎處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襄水注之。水出西南笮當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

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祿永終。曆數在晉。遂遷魏而事晉。又東過源道縣南。右則本溪水。次則同水俱。左則過水石注之。渭水東南逕源道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斬戎之源王。應劭曰。源戎邑也。漢靈帝五年。別為南安郡。赤亭水出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東水。水出西南安鄉谷。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二源合舍東北流。與彭川合。水出西南潘溪下。東北至彭縣南。本屬道。故候附治。後漢縣之。永元元年。常封狄夷為溪國也。昔年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出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水。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渭源所道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丘川。秦姜注渭水。渭水又東與落門西山東流三谷水注之。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囂子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

水。東門得土門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有溫谷。次東有故城溪谷。次東有閭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水。又東出黑水峽。歷冀川。又東過冀縣北。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一十水注之。北則溫谷水注之。其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襄縣矣。其水東南流。歷三堆南。東流南。東流南屈黃槐川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堂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仙君。黨與漫廣。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其水北逕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馬超之圍冀也。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之殺之。伯儉曰。卿欲令妾者出不義之言乎。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

冀谷。次東濁谷水。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于渭。渭水又東出本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溪谷杏蔦二水。並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隴右。逕瓦亭南。隗囂聞隴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此水亦出隴山。東南流歷瓦亭。又西南合為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質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西南流。其吾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垂。西南流歷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入西南入瓦亭川。又有苦水自西東會。世謂之鹿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源導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逕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羲所生之處也。漢氏以為天水縣。王莽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潛源隱發通之成紀水。東南入瓦亭川。川水又東南與受渠水相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鑿穴。故岫

壘狀若馬。頭浹姚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僮广捫蘿扶援南合。惟無青焚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數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閑水入焉。其水又西逕溫池郎石。香水出東南石。香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入略陽川。西得破杜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神谷水。並出南山。北流於略陽城東。揚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溫泉水出南山。北逕壘大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伐山開道。自安民縣之揚城。永始二年。成帝罷安定呼沱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斬囂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衆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蓋言所謂以灌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楊泉。又西得蒲谷水。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消谷水合。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又得橫缺水口。水出隴山。西逕橫缺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

略陽川。略陽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為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為侯國。自石宕水得蝦蟆溪水。又金黑水。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瓦亭水。又東南合安夷川口水。原東出夷胡谷。西北流歷安夷川。與東陽川水會。謂之耿陽交。又西得河宕川水。又西得羅漢水。並自東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東南得大弁谷水。又東南得祈里溪水。又東得六合水。皆出近溪漏峽。注瓦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立。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流于渭是也。又東過上邽縣。渭水東歷縣北封山。流之洛逕固扁北。東東南流。箭泉川水出自北山。帶佩泉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澗山固所謂靈泉池也。俗名之為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為靈異。先後漫遊者。多離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西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曾肅水。又東與六谷水合。水出西山三源合注。東逕大羊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丁廣水合。水出南山丁廣二源同

瀉。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次東北入上邽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揚天谷水。咸自北山注藉水。藉水又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薛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皆導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入東北大旱谷水南出旱溪。屈澗北流。泉溪委漢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咸歸于藉。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得裘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衆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其陽谷水。又得宕水谷水。並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東合段溪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藉水又東入于渭。渭水又歷橋亭南。而入綿諸縣。東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為楢水也。清水又或為遠綿矣。水源東發小隴山。衆川瀉浪。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為東亭水。與小祇

大祇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並出東南。並池為注。又有理清水翼帶二川。與延水並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右則歡濤水。次西得雞谷水。水側出東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涉谷水出南北涉溪。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清水導源北隴山。一源俱發。西南出龍口。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謂之清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老水注焉。水北出老谷。引納衆合以成溪。溢水呈會。謂之小老水。西南流。左長谷水西南注之。右則東部水。東南入焉。老水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水導源西北綿諸溪。東南與長思水。北出思溪。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南注谷水。水出西南注谷之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南橫谷。西北逕橫水塢。入西北注谷水。亂流西北出注谷峽。又西北歷

綏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渭。渭谷水入西北白城谷溪，東北流。白城泉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注谷水。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陽雖當使兒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曰：注谷之山，注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羣流，北注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盖李平西入注逕所由，故山原欲谷，注揩其名焉。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浪，逕次鳴注，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又兩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胡谷水，次東丘谷水，次東得丘谷東溪水，次東有甜藂谷水，並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田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汧縣之數歷山也，南流逕長蛇戍，東魏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遏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闞駰以是水為汧水，言又東汧汭二水入焉。今按諸地志，汧水出汧縣西北，闞駰十三州志曰：與此同。漢以汧水為龍魚水，盖以其常流逕通而見傳其道稱焉矣。水東入散關。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見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遮老子，強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李長蔭十實。漢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候迎之士，親其人當西，乃與之遊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為周柱下史，又周衰，乃以官遷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史無名傳，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先道，于三秦遷，關以擇郊，人以識德。尹喜候氣，非此明矣。往遊所由，當為我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散關城非也。楷先生曰：武功故城西界小邑也。蜀口從道近山無他象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什水合。水間道谷，北逕武都道縣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雖有怒特祠。列異傳曰：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疾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將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水，故秦為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渭水又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

之也。又東過陳倉縣西。縣有陳倉山，山上有寶雞鳴祠。昔秦文公感伯之言，遊獵於陳倉，遇之於北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而西，聲若雄雉，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曰：上有公明黃帝孫舜妻冢。有羽陽宮，秦武王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晉氏關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也，非陳國所都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之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逆射，昭以大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漢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東與綏陽溪合，其水上承汧水，水自汧谷分注綏陽溪，北西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東觀漢書曰：隗囂圍來歙於略陽，世祖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雖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實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扶衛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歷澤亂為一，右白龍泉，泉徑五丈，源派舊通淪漪四注，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漰渀震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自水會上下，咸謂之為魚龍川。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郁歆駐王莽之徵，而遁跡於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況為隃麋侯。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城北有漢鄠州刺史魏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東流于渭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兹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兹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鄣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

據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雄雄城七十里。渭水又東逕石壇。即北原也。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懿屯渭南。雍州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北逕先據之。亮至渭水。入逕五丈原北。懿登秋日。諸葛孝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輔郿縣。台提春秋。諸葛亮屯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即此縣也。渭

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渭水於縣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渡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水。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山上有谷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復還出櫟南門又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於山嶺。春秋來祠中山宿。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劉曜之世。是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嚾喋。斷其壹乎。時群官畢賀。中書監劉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言矣。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溫泉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漆流。北注于渭。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即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原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褒亭也。王少林之為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人勝凶。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為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為理使冤。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東逕雍縣雍山。東南流歷中亭川。世謂之中亭水。亦曰水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為橐泉宮。按地理志曰宮在雍。崔駰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劉向曰。穆公葬無丘壟處也。史記

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為賦黃鳥焉。余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而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北出左陽溪。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東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源。合南源。世謂之返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為洴空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故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以為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有虢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為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為上帝之神。於是作鄜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於陳倉北坂。祠青帝焉。秦公又於吳陽作上畤。祠炎帝焉。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為神明之隩。故立群祠焉。又有鄢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為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

云。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鄧泉東流注于雍。自下雖會他水。猶得通稱。故為有雍者會同之大矣。雍水又東逕郿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邰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邰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邵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之縣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水長水南流大塢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生自十曰。岐山出石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牧鹿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逝。俱為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黃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亶公為亶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母曰以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於姜水。水合而東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水也。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故城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謂之故縣川。又故谷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

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攝
目矣王莽之通杜者故地理志曰縣自杜水東二坑水注之水有二原一
水出西北積魏水二合而東屈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鄉亥東南流入
杜謂之鄉谷川又南黄水注之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
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
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為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
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於美陽縣西水元二年更封郿雍侯耿秉為侯
國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
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三十年成天下不成守此畢老其愚如此渭水
之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
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芒水出南芒谷北流逕
五女戍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
分為二水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即此也其水
分為二流一水東北為枝一水北流注于渭也渭水下渭水又東過槐
里縣南又東涝水從南來注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註李奇謂之小
槐里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於竹圃東北流又屈而北
入渭渭水又東北逕黄山宮南即地理志所云縣有黄山宮惠帝三年起
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就水注之
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老為周柱史以世衰入
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子死秦佚三號是非不死之言
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
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並圖北與黑水合上承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
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逕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
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長楊宮西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合
水上承盩厔南南泉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
又北流注于渭水也縣苑有家龍源上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功縣為成
林渠東逕縣苑亦曰靈軹源河渠以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水是也渭水
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古犬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為廢丘亦曰舒
丘和平元年桓帝封左中郎將皇甫嵩為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
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
日鴻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
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

王都高奴章邯為雍王居槐里為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
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為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
郡治也其城逕帶防陵舊基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東有漏水
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為名漏水又北逕黄
圖西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
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相去八里並舞樹名宮亦由閤氏以五柳立稱
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矣其水北逕仙澤東北又逕望仙宮東
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
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
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有扈甘南郊地名也甘水又
東得涝水口水出南山涝谷北逕漢宜春觀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涝水
際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涝水北流入于渭即上林
故地也東方朔諫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遊
宜春夜十刻乃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驩
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虞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厔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屬之南山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秦
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
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諸為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泰
上林也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
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武帝建武
三年造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
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水上
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自漢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秦欽使傳
曰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
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
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
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
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
辨測故無以精其晦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彪池合水出鄗池西而
北流入于鄗毛詩云彪池北流即此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玄曰豐鎬之間水

北流也。鎬水北逕清靈臺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
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郤胡門也。
鎬水又北逕于渭。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
祠。嗟乎有剋勝之功。怨尸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
城南。文穎以爲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
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
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霸。實爲咸陽。太
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
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而沈水注之。其水
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
丘最陽邑於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塚南。
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於宣王。故成
公子安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
伯國也。沈水又西北。支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於高陽原。而北逕
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沈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荅東。又
北逕嶋水陂東。又北得陂水。其陂東北流入于沈水。沈水又北逕長安城

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於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
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
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
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鎬京
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小。乃作
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
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
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揭水陂。
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於鳳闕南東注沈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
黄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
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
北道。鳳在上。故號鳳闕。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
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沈水又北分爲二
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傳子宮室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
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黄圖曰。神明臺在建

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而郤實非也。沈水又逕漸臺東。漢武
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
丈。有南壁門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黄
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
滈水也。故呂忱曰。滈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滈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
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都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
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又東
逕長安縣北。渭水東分爲二水。爾雅曰。水自渭出爲㶏。其由河之有雍也。
此渭東北流逕磻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
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又東逕
雷侯祠北。孫飢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祀食河伯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
哉。讒勝道消。卑忠受害矣。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
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黄圖曰。渭水
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
間。七百五十柱。北爲姻立之。有一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
柱南京北立之。柱北爲姻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

石水中。昔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
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
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
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
驚。又令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
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轝而機不發。但言
今不知其故處矣。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水上承沈水。東北流逕鄧艾
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東入逍遥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
實可翫。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
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
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
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内
有籍田倉。亦曰籍田門。第三門本名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
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
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
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

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青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曰光禮門顯樂亭。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北二門本名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又逕駝思之山。北流入于渭。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麗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派數十。與華岳同體。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鄭水。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

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鄭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史遷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孥與賄於虢儈之間。幽王宮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及遷封于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孫侵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也。賢於薛瓚之單說也。無宜爲正經而從逸錄矣。赤眉樊崇於鄭北渠壇祀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見衆人拜。恐懼啼。號年建世。後月餘。衆白盖小樂。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即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孟康曰。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至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

遂敗幽王於戲水之上。身死于驪山之北。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爲初陵。以爲非霸曲亭南更營之。鴻嘉元年。於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後將作大匠解延年徵煌。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並注渭水。水又東。令水入焉。水南出肆淳山。並麗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三壑。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有水南側虎山。南總五水。單流注逕秦步高宮東。士呂立市城。壓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渭水又東石橋水會。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地道沈城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逕告平城東。舊蓄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故城得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

其後。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餘水注之。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爲千渠水。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度江所沉璧也。即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即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南有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作城立於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也。縣有華山。山海經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神仙傳曰山中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
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
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勑世令還山山有雲聲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
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兩泉并洪津泛灑掛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魏文
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
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
名傳於海內又刊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母丘儉姓名廣六行鬱
然脩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從其
遠力脩立壇廟引道樹栢述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渭水
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長安城城自華山北達于河華
嶽銘曰秦晉爭其詞立城建其左者也鄣著述仙記指陸趙之立長城長
城在後不得言在斯爲非矣渠水又北注入渭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
記曰城因原立述仙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又東泥
泉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泉北流注于渭水也渭水又東合沙溝水水即
符愚之水也南出符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
水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
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在秦王陵東北五里周回四里池
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
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錮三泉以銅
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像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
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
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爲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
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
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
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
滅北對鳩門十里也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
麗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唾之生瘡
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衡溫水賦序曰余適驪山
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爲之賦云此焉也不使灼人形體矣池
水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麗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
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豐民以實玄
邑故名之爲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爲都鄉封段熲爲侯國後立害

渠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爲陰槃水又北絕漕渠溝注于渭渭水又東
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下口名也古有鴻門亭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
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似
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
撞人入食豕肩於此羽壯之鄣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
戍西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高祖見高祖仁而弗斷范增謀
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
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
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爲得按
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塗邈是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
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
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
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
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近何惑項伯夜與
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
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
獻公五年伐之獲麗姬於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又北右總
三川逕鴻門東又北歷戲亭東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
得爲湖西如此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夫人兄延年
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
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
歌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
逕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莽之宣城也
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故坂北即龍淵廟如淳曰
三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
泉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
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
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東逕延陵南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
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爲初陵詔不立
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逕大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也地理
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

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今不知所在也。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有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壟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於山。分尊卑之名者也。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於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太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出於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即水所始也。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歷藕原下逕郭縣故城北。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太卜佐高魯。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魯於夢中自辯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

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於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為塞王。按漢書高帝關中始都之。王莽之師亭也。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為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鄉。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城北蓮芍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弱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恭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徵為太子。太子即帝位。立恭王寢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帝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諸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又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

成帝初陵。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次有碑。左則湭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邽縣南。直隴西邽之郵徙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南入投栩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渭水又東逕峚都城北。故蕃邑也。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鄭西。然則今峚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於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水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故白溢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溢水為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谷水。次東有輞谷二水。合而西注之。又西流入瀘水。瀘水又西逕嶢關北。歷柳城。東西有二城。魏置清瀘軍於城內。世亦謂之清瀘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於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瀘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東。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返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於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於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今馳不測。如有驚車敗。柰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溪水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梨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關中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磈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孟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東有土門谷。五水北合西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川會。原為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

而北去杜陵十里。斯川於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
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
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
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
縣之。漢宣帝元康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也。王莽之饒安
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又北入霸縣，又有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入荆
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淺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
有故亭，即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滻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
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
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淒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
廷尉。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霸門，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
故城曰廚門也。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
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
皆通達九逵，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之經，行者昇

降有上下之別。漢成帝之為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
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令太子
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北，亦曰女
觀陂。又東合沈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為辟
雍處。在雞鼎路門東南七里。其裁上圜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
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渠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
罷雍五畤，始祀昊天上帝於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
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為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蠱
事發，斫杜門東出，亡死，葬於苑北。宣帝以為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
后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沈水枝渠會。渠上承
沈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為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
兵起，王莽死於此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
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
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
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
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凰、朱雀、鵷鸞、

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
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各有
穹隆。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
武庫北，舊樗里子葬於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室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也。我百歲後，
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子也。
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
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謂是池為
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故渠又東出城，分為二渠，
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宮家渠也。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
在城東霸門外。一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
渭，今無水。其一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葬
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卜以為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
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
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

車同進，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左
出焉。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
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笮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
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
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
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鶴羣
飛自東都門過于枳道，呂后祓除於霸上，還見倉狗戟脅於斯道也。水上
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水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沃救不滅，晨
燎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大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三年終
冬絕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為長存橋。霸水
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陵北，皇甫謐曰：秦
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石立墳者也。
戰國策曰：莊王子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猶以子楚名陵。又東逕新豐縣
右。會故渠，上承霸水，東北逕霸縣故城南，漢文帝之霸陵縣也。王莽更
之曰水章。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
蓟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曰：已近五百年矣。故渠又

東北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為赤眉所殺。故謂侍中劉恭夜往取而埋
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於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
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其始墓。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太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
乃釋。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水難漕
令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渭。今源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
且漕。大以為便。今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
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
濺虎。虎不敢動。即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
魏尚書右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灌溉田。其瀆上承汧水
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冢。碑碣尚存。逕漢
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武帝與自為陵。在長安西北八十
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
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
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
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寢。故逕

鼎湖宮在城東八里。故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為峰。故渠又北分為二
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
左傳閔公三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虔曰。汭。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
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
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
為縣。王莽之船利者也。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
水。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
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
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
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
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
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
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
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江州為漢
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
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

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漢或為漾。漾水出昆
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
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
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
川。無水南入。疑出獂道之為謬矣。又云漾漾也。東為滄浪水。山海經曰。嶓
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
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猶濛耳。而常璩專為漾山漾水。當是作者
附而為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
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已卯北征。庚辰濟于
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良馬九百。牛羊七千。
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
高祖北巡。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懸。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
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憬不可全言闞氏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
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士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
漢漢壽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有漢漾矣。川共目殊。或
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羃歷。津注而已。

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
同余吾來淵之異。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
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
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
谷水。並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
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導源
四壑。南至資峽。總為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
石水口。水出苑亭白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為一瀆。東南流屈
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瀉流。合成
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大駱犬
丘之地。為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陽河。
實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窮城守。時
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以縑幔盛土為堤
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計西攻至。漢爭
逕上邽。但廣濟子相收。使人因以人名名之。故習傳為楊廉也。里楊廉縣
焉。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西南出戎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圍西

城。王健登戍向濮軍曰：爲隱王城中者，當必死無二心。領諸將出戰，請自
救以明之。遂制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
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
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
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
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
漢水。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西南蘭皐水出
西北五交谷，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
南出雞谷，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西逕安川水入焉。其水導
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水合注，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蘭坑水
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
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
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
而東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
小祁山水，並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西出胡谷，東逕金盤
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
十九年，宋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將長子北平安西參軍魯
尚期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入，言潛通下辨，所未詳也。其
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
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爲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
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
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溪逕長遠，山高巖險，九州之名岨，天
下之奇峻。今此山衆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水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
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岈之上下有二城相對，
左右墳壠低仰，亘山被阜。古諺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
縣去沮五百，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爲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
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漢
水。漢水又西南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南
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又南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
張華博物志云：温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
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世俗名之爲階陵水，非也。濁水又東南，右得
北谷水，東南得城階水，又東南得金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溪，東流注漢水。

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
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
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上豐水泉，所
謂清泉涌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池大澤
在西，故都爲目矣。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雖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
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
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爲氐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爲百頃氐
王。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
色蛇，性馴良，不爲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館戍東，又南逕仇池郡西，瞿堆
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
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發溪，即水源也。又南
逕龍門戍西，又東南入洛。漢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修源濬導，逕引
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
出武階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涌波飛清，下
注平洛水。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南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
南逕修城道南，與修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於槃頭郡南
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
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含李雄以氐
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襲武街，爲氐所殺於此矣。今廣業郡治濁水。又東
宼休休注之。水北出漢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
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
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濱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
鐫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石也。濁水又東南溫陽水北出
溪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
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
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東南兩當水
注水。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
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烏鼓山水合，水東出烏鼓山屋谷，西流至故
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縕山南，南流逕唐倉
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
南田縣利橋山，南流至廣香川，謂廣香水，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
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眉紆曦軒本

狂月駕矣。鳩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
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鄉山，南逕南
委川，謂之尚婆水。歷兩當縣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西南至山，入故
道水。故道水又右合黃盧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山，東歷谷南流，交
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
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為郡，漕穀布在沮。
從沮縣至下辯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乃
於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民案行，皆燒石檀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
歲省萬計，以其僦廩與吏士，年四十餘萬也。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
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
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
流，左注濁水。濁水又南注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漢曲逕挾崖，與挾崖水
合。水西出埋津交，東流入漢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合。水
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
水合。水出東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
水出西北除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
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漢。漢
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河水，東山西
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山，西逕東晉壽
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漢水也。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
東北，與羌水合。白水西北出於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
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
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
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長坑水合。水出長坑城西南，而循溪北注長水。
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西北逕長坑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
于長水。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衛大西溪，東
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
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
東南逕維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虜
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又
有白馬水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東北逕長松縣北，而東北注白水。白
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偃鹿水出西

南偃溪，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
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於此，後期不及，故維
得緣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稱矣。
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於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
又東雍川水出西南雍溪，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冷水，導源西南雞
谷，即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合。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
流；東源出郎谷，西南合，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部東，而北與一水
合。二源同注，共成三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
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西谷水相得。水出
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極溪溪
即水源也。白水又南逕興城東，又東南左得剡稽水口。漢東北出埋水源
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邪山東合白水，斯為孟浪
也。水源出平武郡東北曠累亘下，南逕平武城東，屈逕其城南，又西暨平
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橋郡東北，又東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
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
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嘆曰：劉
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
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於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
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苴侯邑，故遂城
為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段元章善風角，弟
子歸，元章封筒藥授之，曰：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打傷
其破頭者，可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廢杖度鬼父堰自況處
也。又東過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闞駰云：渾
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於
彊。曰即是也。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東南逕津
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
劉璋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張達范強害張飛於此縣。漢水又東
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
所在諸郡，布在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又東南逕平城縣，又東南逕
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為清水
也。東南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
郡縣南。巴嶺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水出

東北巳山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宮渠郵。謂之名渠水。又東南入漢。又東
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丹水出
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上。右高猪山也。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源東
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又東南逕其縣南。縣故屬京兆。晉分為郡。
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為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
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
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嶺上
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師軍於兔和。右師
軍于倉野者也。又東南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契始封商。魯
連子曰。在尾箕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起於此
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
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之盟。好
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
下淅酈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淅縣西一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
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淅水出淅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
派逕淅陽縣故城北。縣即淅之北鄉也。又東入淅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二十七

清深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昔有若舍焉。事既非恒。難
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楚
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衆五萬。取析一十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淅酈。
非無城之言。指之則可矣。淅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為君亭也。而南
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淅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
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
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
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
入三戶郛者是也。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
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至其
縣南。黃水出北子山黃谷。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
黑。繢彩奮發。黝然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
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矣。丹水又
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
暢為順陽王。因為立順陽郡。而南鄉為縣。舊治酇城。永嘉中。丹川泛沒。至

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
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
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屬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
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淵深
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甯立之。
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
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
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淅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八賄

水 水經九

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黄柏谷，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陰，尹公度之所棲神處也。又東，屆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滍水也，即經所言滍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為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又東北，趣狼皋山者也。東南過其縣北。汝水自狼皋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邦鄉城也，謂之蠻中。左

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解城，非也。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杜側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背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於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甍交拒，石沼錯落，其間順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口，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陂水東南流合于澗水，水出北山，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

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襄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特阨析柏華，餘城合攻，得霍陽聚，即此水。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為南梁矣。故經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也，非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蠻狐聚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即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二水合，水發注城東坂下，東南流注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成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為成安侯，即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謬耳。汝水又東為周公渡，稱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黄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為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

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也。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也。謂之黄城，水曰黄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亭東，又南逕梁雅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漢書，世祖自潁川在梁犨鄉，馮魴先詣行所，即是邑也。水積為陂，世謂之黄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又東南潁川郟縣南。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水又東分為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又東屆澗水，水北出大劉山，南逕木琴唯東，郟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迤為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唯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為沙水，故亦名之為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為稱，更用惑焉。但流雜間居，裂溉互移，致令川渠異容，津途改狀，故物望疑焉。又右會童澤水。

水出沛公壘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征。是由故也。橦斯自矣。其水東
北注養。養水又東北入東長迪湖。亂注汝水也。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春
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激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
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魯陽。入父城。從水敫聲。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激
水。東入父城縣。與栢水會。栢水出魯陽北山。水有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合
為一瀆。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
水。北清水有窮通。故有枯渠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激水
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汝水東南左合藍水。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
逕紀氏城西。有增臺記紀氏臺。續漢書曰。世祖車駕西征。盜賊群起。郟令
馮魴為賊延褒所攻。力屈上諸紀氏。群賊自降。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
里。其水又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人與白溝水合。
水出亭城西。而南逕夏亭城西。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縱廣可
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於是改摩陂
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與龍山水會。水出
龍山龍溪。北流逕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
預曰。即襄城之城父縣也。馮異據之以降世祖。用報中平之恩也。其水又
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逕
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
之日。服翠衣。帶玉佩。徙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說處。後
乃縣之。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弘為侯國。王莽更名相成也。黃帝嘗遇
牧童於其野。故楊廉夜頌曰。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偃遊六合。來憩茲邦也。
其城南對氾城。周襄王出鄭居氾。即是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
鄭。涉氾而歸。杜預曰。涉汝水於氾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
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於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
傳。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
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築。勳勞有聞。增封侯國
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丘城南。而東南出
也。又東南逕定陵縣北。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
為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及
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其山。平於父城東
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陂。故有湛陂之名也。湛水又東南
逕清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清城。清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漢水又東

於汝水北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
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部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汝水
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成帝元延三年。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侯國。
王莽更之定城矣。東觀漢記曰。光武與王莽二公還到汝水。上於渥以手
飲水。澡頰塵垢。謂傅俊曰。今日疲勸。諸名軍傳也。即是水也。水右則潩水
左入焉。左則百尺溝水出岸層崇。亦謂之為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
水於襄城縣。潁滅則南播汝。汝伏則北注。稱之東有登陂。號曰龍淵。在汝北
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饒魚筍。湖溢則東
注鄭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陽縣故
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
千里不絕。又驅諸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
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
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於郾。
尋邑圍城數十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
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
尋邑。兵獸其中。堅於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
地動天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是水又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
中。封侍中傅俊為侯國。故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稽水以氏縣也。昆水
又東逕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
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㶏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
也。故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濆㶏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㶏
端。兼統厥稱耳。又東南過郾縣北。汝水逕奇雒城西東南流。其城枕帶兩
水。側背雙流。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東南流。其城枕帶兩縣故城北。故
魏下邑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雉
山。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為南岳非也。馬融廣
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海經不言
有水焉。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葉水
合。水發皐山。郭景純或作章山。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葉城北。南
入城而西流出城。城蓋因山以即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
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
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上論曰。我
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

完之在邵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龍下之河南王喬之爲葉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干氏書之於神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流側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脩飾舊宇後長汝南陳嫡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以方城以爲城者也山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爲陂陂故堰方二里陂水散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陂水又東逕潕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芹溝合其水導源葉縣東逕潕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南入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纏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混水也今於定陵更無別水唯是水可當之澧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經曰澧水東流注于視水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春秋左傳僖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水又東南流潕水注之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帝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濆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於蔡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者也建安元年安帝封鄧隲爲侯國汝水又東逕其城北王智深云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此縣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而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濆即東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南王肅起高齋於小城建層樓於隅阿下際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

跱奇爲壯觀也又東南過平輿縣南㶏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表衣水也東南逕邵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邵陵山縣以氏焉世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㶏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爲宜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永元三年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爲侯國㶏水又東北逕爲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輿縣南安成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矣汝水又東南汝水注之水首受慎水於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逕慎陽城四周城塹潁川荀淑遇縣人黃叔度於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師表也袁閬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塹水有自濆東北流注七陂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爲同陂陂水又東北又結而爲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爲土陂陂水又東爲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爲太陂陂水又東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陵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栗亭北春秋之栗欒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欒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閒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明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仲邑之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世祖建武元年封吳國爲侯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郡吏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聽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欲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汝水又東南左會澺水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頟城東東南流爲練溝逕邵陵縣西東南流注至上蔡西岡北爲黃陵陂陂東流於上蔡岡東爲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後以爲縣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爲侯國本汝南郡治晉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遠同入此壺隱淪仙路實謝懷壺兼會而遠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按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侯崇小史張化從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澺水又東南左迤爲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於陂而龍變所

在也。又劾東海君於是陂矣。陂水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水。水逕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鮦水之陽。漢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興子慶為侯國也。縣有葛陂城，建武十五年更名封鮦侯銚丹為侯國。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城。城北被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是知武王墟也。鮦陂東注為富水。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迤為横塘陂。又東為北清陂，陂者也。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也。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是也。汝水又東與清陂合，水上承慎水於慎陽縣之上慎陂，右溉北注為城陂。陂西有黃丘亭。陂水於東逕新息亭北，又東為綢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為牆陂。陂水又東逕遂鄉南，東而為壁陂。又東為青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中呂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碑。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緱氏李言上請修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於青陂東塘南樹碑。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洧瀆，逕新息墻陂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

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丘東，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謂之壺瀆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又東至原鹿縣。汝水又東南逕縣故城南。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也。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為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為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為𣶒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嵩陽城。又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

石潭不耗，道俗遊憩者，唯得飡飲而已，無敢澡與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惮之。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為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洧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出陽城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為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又東南過陽翟縣北。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遏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

焉。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是也。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為陂，陂方十里，俗謂之鈞臺陂，指鈞臺取名也。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為郏之靡陂。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曰：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叢柏猶茂。北枕川流也。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陰，故邑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馮防為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絕席。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為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為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屈逕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於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于是地。改元

貴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
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
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
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
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為陂。陂西則漷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
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濦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小濦水出焉。爾雅曰。潁別為沙。郭景純曰。皆大水
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也。亦由江別為沱也。潁水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
皋亭矣。春秋經書云。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
水又東逕濦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濦陽。濦強城在東北。潁水不得
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溳水入焉。非洧水也。**又東過西華縣北。**王莽更名
之曰華望縣也。有東故言西矣。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為侯國。漢
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
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永元十三年。徵太常也。縣北有習陽城。潁水
逕其南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又南過汝陽縣北。**縣故城南有汝水枝
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
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
也。潁水又東大濦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
漢宣帝封邴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濦水從西來**
流注之。濦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
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
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
來注之。杜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別名也。南合交口新溝。自是東出潁上。
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
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
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
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
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
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郡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潁州治
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
東。昔王凌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屆廟而歎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汝

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
之端。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東側潁有公路城。袁術所築也。故世
用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監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東逕雲陽二
城閒。南北翼水。並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
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潁水又東南流。於故城北。細水注
之。水上承陽都陂。陂水枝分。東南出為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
逕宋公縣故城北。縣即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漢成帝綏和元
年。詔封殷後於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
邑於此。故號新郪為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東逕細陽縣。新溝
注之。新溝首受交口。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為侯國。
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
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樂慶也。
世祖建武中。岑彭子遵為侯國。細水又東南積而為陂。謂之次塘。公私引
鋭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
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
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
之。水上承汝水別瀆於奇額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濦水也。東南逕召陵
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
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
以名焉。又東南逕征羌縣。故邵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
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闞駰引戰國策以
為秦昭王欲易地。謂此也。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
術所築也。汝水別瀆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宣帝封廣陵王胥子
劉賀為侯也。縣北三十里有執城。號曰北利。故瀆出於二利之間。闕女陽
之縣。世名之死汝縣。取水名。故汝陽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又東南逕鮦
陽城北。又東逕郎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寢也。寢丘
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淺瀉。故而為封。故能
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
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
后稷之胄。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
已。枝汝又東北流逕胡城南。而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
東逕汝陰縣故城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嬰為

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瀆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汝陰郡治城外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雖經頽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所未詳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漴陂陂水南流積為江陂南逕慎城西側城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劉賜為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螞蟟郭東俗謂之鄭城矣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逕一故臺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上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東注綏水會焉水出方山綏溪即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四周壘石為垣隅阿相降列於綏水之陰庚門表二石闕夾對石獸於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內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蠩

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比之浮雲況復此乎王孫士安斯為達矣綏水又東南流逕上郭亭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溪亦謂之子節水東南流于洧洧水又東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士以瀝滴稱南流入洧水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洧水又東南流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雲水洧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洧水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玉亭下東北流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武定水水出北武定岡西南流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東南流塢側有水懸流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矚望奇為佳觀俗人覩此水挂于塢

側遂目之為零鳥水東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虎牘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為鄶人鄶人者鄭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鄶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焉劉禎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都榮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坂洧津也服虔曰登高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入晉居商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辰火之野闕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

故曰新鄭矣城內有遺祠名曰章乘是也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春秋傳曰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鬭內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入厲公自是微也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思公寤生與叚京居叚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於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潧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嵇叔夜常採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黃水東南流又與上水合水出兩塘中一源兩分泉流派別東為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注于黃水黃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東南流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章山水注之水出東捕章山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黃潧合水出捕章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逕龍淵泉東南七里溠水注之水出隗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

又其南隱城西，即鄭大夫璊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過長社縣北，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流。其瀆中溢，朵南注，東轉為淵，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潜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板築既興，於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界有棐水，但是水導於隍塹之中，非北界之所謂。又按京、杜地名，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然則是水即棐水也。其水又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者也。棐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為二水，其枝水東北流，注沙。一水東逕許昌縣故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更封為侯國。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又東逕隱陵縣故城南，李奇曰：六國為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於此。漢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為侯國。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東，隱陵陂水注之。水出隱陵南陂，東西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洧水自隱陵東逕桐丘南，俗謂之天井陵，又曰岡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蓋籍桐丘以取稱，亦言取桐門亭而目焉。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南逕桐丘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預春秋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北。京相璠曰：鄭地也。今圖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於許之汲鄉曲洧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漢宣帝建初四年，封執金吾馬光為侯國。城在洧水南堤上。又東，洧水右迤為濩陂。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迤為鴨子陂也。謂之大穴口也。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洧水自穴口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庚溝。溝水上承洧水於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陽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

祭酒郭奉孝為侯國。其水又東南為鴨子陂，陂廣一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西注洧，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濩陂水，上承洧水於新汲縣，南逕新汲故城東，又南積而為陂。陂之西北即長僉城，陂水東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門列築堤道，迄於此岡，世尚謂之茅岡，即經所謂茅邑也。陂水北出，東入洧津，而納北異流。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謂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正也。洧水又南分為二水，枝分東出，謂之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赭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國志曰：長平有赭丘城，即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澇陂。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籠口之名矣。洧水又東逕習陽城西，西南折入潁。地理志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即是山也。潩水出其阿，流而為陂，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於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名生雄柏，列秀青青，望之奇可嘉矣。潩水又東南逕長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源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衛靈聞音於水上，殊為乖矣。余按水經為潩水，不為濮也。是水首受潩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消與之通洮，枝流脉亂，互得通稱，是以春秋莊公九年，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云：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也。且字類音同，津瀾邀別，不得為北濮上源。許氏傳音於其上矣。潩水又南逕鍾亭西，又南逕皇亭西，又東南逕關亭西，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潩水又南分二水，一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為陂，謂之胡城陂。潩水自枝渠東逕曲強東，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是也。其陂水北對雞鳴城，即是社縣之濁城也。陂水東南流逕胡泉城北，故潁陰縣之狐

宋鄉也。又東合狐城陂水。水上承陂水，而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
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渠水。時人謂之勑水，非也。勑、漯音相類，故字從
讀變耳。洧水又東逕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岑門。史遷所謂走犀首
于岑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岑亭，未知是否。洧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鄭鄭
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洧水又南逕潁陰縣。故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
為侯國。俱水城西。又東逕許昌城南。又東南與宣帝陂水合。陂上承狼陂
於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
是也。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鄭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
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洧水。洧
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東南入于潁。潧水出鄭縣西北
平地。鄶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溱水。
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
東，南歷澤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為五虎口，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東南流
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為柳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衆
奉辭伐罪，若剋號、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潧洧。
桐與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潧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
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
謂之為鄶水也。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自鄶潧東
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黃崖水也，蓋經誤證
耳。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
河與沛亂流，東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
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
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
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
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
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嘯、禺中、羊圈、大鵠、龍澤、蜜羅、大哀、小
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
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
於渠。或謂是瀆為梁惠之年所開，而不能詳也。斯瀆乃水澤之所鍾，為鄭
隰之淵藪矣。渠又右合五池溝，上承澤水，下流注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二

年，司馬懿師中軍討太尉王凌於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
五池者也。今其地為五池鄉矣。渠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
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為子為公子格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
在密東北，即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以封管
叔矣。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賦鴟鴞以伐
之，即東山之詩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
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又謂之為管水。東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
注黃雀溝，謂之黃淵，淵周一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為淵，南
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為二水，一水東北逕東武
強城北。漢書曹參傳，斬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
云：按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為侯國。又
東北流，左注于渠，為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
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
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
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
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黃雀溝，東為七虎溪，亦謂之為華
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紫光澗。
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
棐林，子家賦鴻鴈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
於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
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東
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二說，並為疎矣。杜預云：滎陽中牟
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
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最為密矣。又以林鄉為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
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
鹿臺南岡，北出為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世號龍淵
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水，亂流東注，逕期
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東
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流逕靖城南，與南水
合。水南出合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
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澗水也。又東北流，太水
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

水世謂之禮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來水又東北入黃雀溝
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觀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潤水又東屈逕
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
為白溝又北東逕伯禽城北蓋伯禽之魯往逕所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
清水即潘岳都邸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指是水也亂流東
逕中牟縣魯恭祠南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
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
親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傍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
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
賢請還是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恭
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享來今矣清溝水又東
北逕沈清亭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二水沙名也今有亭所未詳
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為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於
此又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役水清水自枝津北注渠謂之清溝口渠又
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
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
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
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
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慚不納其言害之
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殘故立祠於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役水
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隟侯亭東世謂此亭為却城非也蓋隟却聲相近耳
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役水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
河疑是水也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陽丘亭西也謂
之焦溝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武鄭圍焦城不剋即此
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為高榆淵竹書
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氏者也又東北為
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
東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沫水合
山海經云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東
北流逕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邯鄲徙焉趙襄子
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田英將褰裳赴鼎處也薛瓚
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之為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

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
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
之上矣按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未可勝也齊師剋城而驕遇之
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迴遠疑為非
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理流移寧可一也兵車
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于浮水匪直
專漳也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於宜無嫌而瓚逕漯水空言
中牟所在非論證也漢高帝十一年封單父聖為侯國沫水又東北注于
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間行出中牟為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為縣
所拘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
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述征記所謂自醫魁城到酢溝十里者渠水又
東流而左會淵流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滿
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又東至浚儀縣水東南逕西去
城北戴延之所謂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
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即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
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
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矣梁伯好土功大
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是也秦滅魏以為縣漢
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
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續述征記曰此城
為師曠城言郭緣生曾遊此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迹緬焉盡在余謂
此乃梁氏之臺門魏惠之郭居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西征記論儀封人
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於此郛以行
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汴沙
陰溝矣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漢氏之儀浚渠耳無他也皆變名
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梁
又北屈分為二水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也汴東注沙南流其水
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
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上多鳥巢今帝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
即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於牧澤

之石矣。其臺方一百許步。即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
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
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梁水於此有
陰溝洪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
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
亭。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
後談者亦指此以爲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梁右與
汜水合。其工承役水。於苑陵縣。縣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也。役水枝津
東派爲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汜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
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
東北逕中牟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城有層臺。按郡公世語及干
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
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或
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
汜。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
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逕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

爲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留舍爲侯國也。陳
留志稱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碁長嘯。
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
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碁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
即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云。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汲郡墓竹
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
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即
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楚東有沙水。
謂此水也。屈南至扶溝縣北。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渠水出焉。亦
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并。故曰陳留
矣。魯溝又東南逕圉縣故城北。縣苦楚難脩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
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
奮威將軍孫建擊之於圉。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爲萬
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
封陳豨爲侯國。魯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
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於是也。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

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車牛城矣。沙
水又東南八里溝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
羽冢。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
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
知孰是。因其方誌所叙。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
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逕開封城東三里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
八里溝。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春秋傳
云。鄭伯勞屈生于兔氏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南逕右倉城
西。又南逕兔氏亭東。又南逕召亭西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
縣即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消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
年。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爲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首受洧水
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後人遺其上口。今水盛則北
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
則西北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即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即
滎陽苑陵縣東。即春秋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淵水
流逕陵丘亭西。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西城北平地。泉湧南流逕陵丘亭

西。西南注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鴈陂。陂在長社
東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
亭。白鴈陂。又引潧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岡。
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又東右迆爲染澤陂。而東注于
蔡澤陂。長明溝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
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溝瀆自是三分。北
分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建武元
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
荀攸爲陵樹鄉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天澤。名曰
長樂廄。康溝又東逕城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曰。扶溝縣有帛鄉帛
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
曲亭。俗謂之爲小城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
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合關亭東。又東南流與左水合。
其水自枝渚南逕召陵亭西。疑即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世以是水
與隱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
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王目。養

由基又射鼓之，亦于反澗自覺慶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逵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逵亭也。亭在逵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至，使孔達侵鄭，及匡，即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逵城，即平丘之逵亭也。襄邑又有承逵城，然逵居陳衛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至扶洛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東逕小扶城西而流也。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東漢順帝永元中，封陳敬王孫子恭為侯國。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即扶鄉故縣也。城北二里有袁梁碑，云梁陳扶樂人。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為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於是分焉，不得在扶溝北，便分為二水也。其一水者，東南逕陳縣也。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渦，謂之中廣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涸廢興，漕瀆尚彰。昔賈逵為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吟陌，無以辨之。次水又東逕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陳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神實中。舜後媯滿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也。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於東門，以為夏州。後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剝缺，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賢養七千有餘人，賜與田宅吏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其頌曰：修德立功，四縣回附。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為秦所挪，徙都於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郡，襄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帝十一年，以為淮陽國。王莽更名新平縣，曰陳陵。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水，沙水出焉。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勞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華城，皆為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王隱曰：華北有谷水是也。華即桯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桯者也。杜預曰：桯，桯即華也。在陳縣西北，為非桯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流，逕陳城南，又東流入于沙。沙水又東而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

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王莽名郡為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也。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燒尸於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今謂俊者所以智藤皐情，輝者所以文身，結患，夷甫雖体尚渦令，口樘雌黃，汙辱君親，度罪揭勒，史官方之華正，諒為衰矣。沙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都陂。明水注之。水上沙水枝津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高陂水東出焉。沙水入東，分為二水，即春秋所謂夷瀆之水也。枝津北逕鯉縣故城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也。一水東注，即注水也，俗謂之又水也。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之。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又東南過龍亢縣南，沙水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義城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水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陰溝首受於大河卷縣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趙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縱即驁所築也。於事未詳，故瀆東分為二，世謂之陰溝，京相璠曰：為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右瀆東西逕陽武城北，東南絕長城，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於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於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記韓獻秦桓公是也。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蒗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武陽，逕大梁城北，左屈溝與梁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即汲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者也。東南至沛為過水。陰溝始亂，蒗蕩終別於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於扶溝縣。爾雅曰：過為洵。郭景純曰：大水溢為小水也。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碑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滿入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梁

鄢。濄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
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疇
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為楚莊所
并，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濄水又
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敦懋為以
統御。濄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矣。杜預曰：
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
年立。渦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
溫令，延熹中立。濄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城之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
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後，為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
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為縣獄吏，治存寬
恕，嘗曰：于公為里門，子為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為九卿，故字
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濄水又
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亭，故鄉矣，改曰廣世。後漢順帝陽嘉
四年，封侍中黎瑱為侯國，即廣鄉也。濄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
流注于東北，積城入谷，謂死濄也。濄水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

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
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
北門馳道暨于北臺。濄水又東而北屈至賴鄉，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
於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
曰：謀諸侯之從楚也。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谷水
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
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
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隸之，命以嘉名曰
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淮陽之屬縣也。
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碎字紊，唯此又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檉
令許叔臺碑，光和中立。又有漢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廣卿，司
隸校尉之子，建寧年立。餘碑文字碎缺，不復可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
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泛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相
城鄉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之北，其城又謂之谷陽
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濄水。濄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
外，漢桓帝修宮，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

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
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濄水
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
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濄間。許慎又云：濄水首受淮
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為濄水也。濄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
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
猶存，在賴鄉之東，濄水處其陽。然，即此城也。自是無郭以應之。濄水又
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沛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
譙城西，而北注濄。濄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
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
雲矩，上罘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
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石，堂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
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騰兄冢，冢東有碑，題
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
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

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
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
書曰：太祖作譙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
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
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
碑之東北，濄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
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為束竹交文，作制工巧。石榜云：晉故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
公墓之神道。濄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枕道有碑，碑題
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
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
人。濄水東南逕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謂之層丘也。濄水又東南
逕城父縣故城，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於思善縣，世謂之漳水，故有
漳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故城西側城東北流，入于濄。濄水又東逕下
父城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父聚者也。濄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
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崧郡國志曰：山桑縣有

吾息張之所止也過水又東南逕過陽城北臨側過水魏太和為州治以
益衣為刺史後罷州立郡衿帶遏戍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
武十二年世祖封傅昌為侯國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過水又屈
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決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刺山
北而東流注也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
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脈涓注耳東
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就食邑於此城東
南有一碑碑文悉破無驗唯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義士門生沛
國蕭劉定興立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非也今城內
東側猶有山亭桀立淩年高俗作洪臺於縣十三州志所謂山生於邑其
亭有桑因以氏縣者也郵城東有文穆碑碑二世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
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侯擢拜侍中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四郡守
和中年故吏沛郡太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瞅陂
陂水又東南逕瞅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瞅即此城也故
京相璠曰瞅楚地也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
曰許州司中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
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
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也又東南逕義城南世謂之褚城非也又東入于過過
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陰溝即
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
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沛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
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
故圖稱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
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汳
水陳留相平還治此征東將軍苟晞之西也遣走師京師使司馬東萊王
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陳留縣之鉼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
謂縣有鉼鄉亭即斯亭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
風人死於江陵胡罔家罔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此縣寄書與罔
罔發視之唯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鴈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
伐鄭至于鳴鴈者也杜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
亭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周
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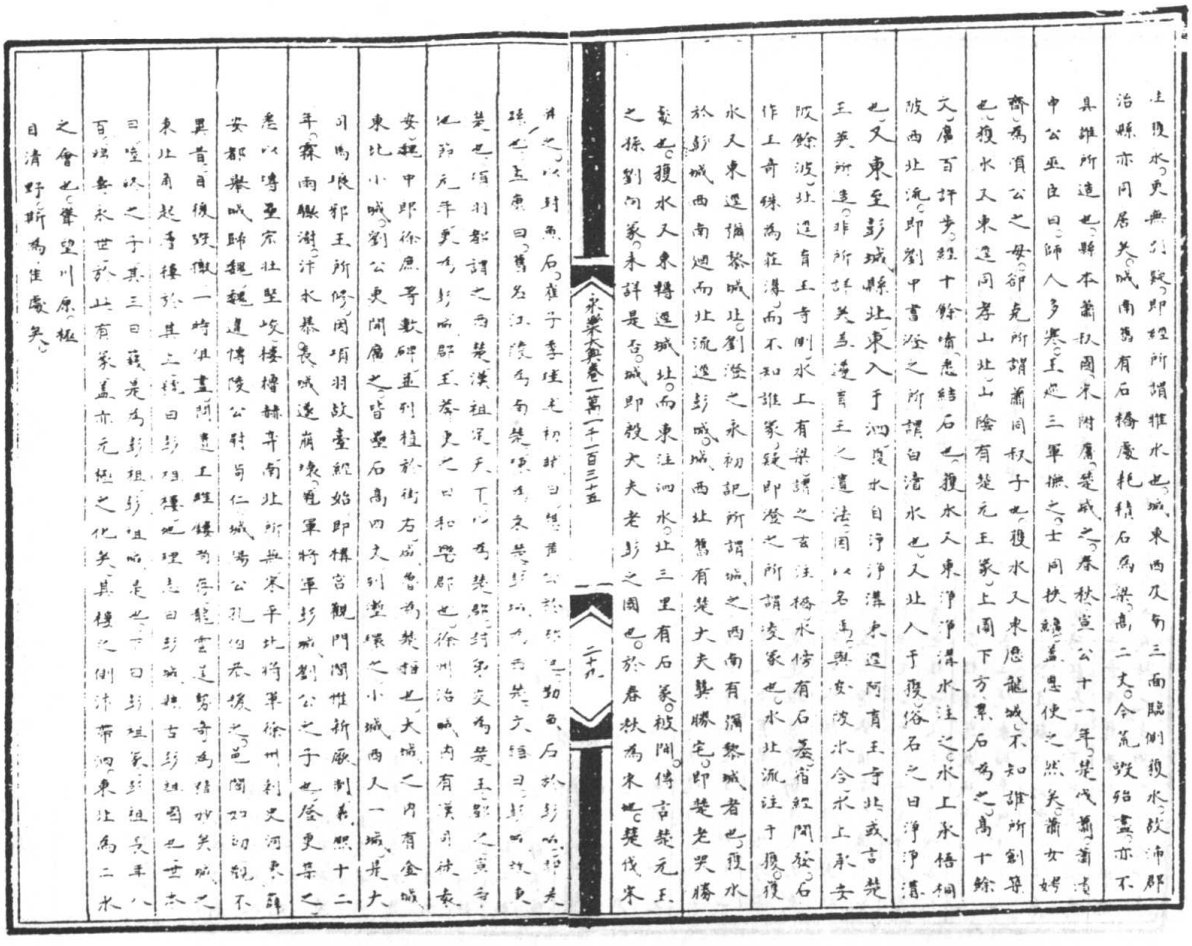
作亂引水南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
洛架口西征記曰洛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二里汳水又逕
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
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
傳曰縣有科稟亭也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東逕利望亭南風俗
傳曰故曰成安也地理志曰陳留舊庚漢武帝以封韓延年為侯國汳水
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
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逕濟陽考成縣故城南為留獲渠考成
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為戴國矣左傳莊公十年秋宋衛蔡伐戴是也漢
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
邑多災年故改曰穀縣王莽更名嘉穀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縣其名
不善高祖鄙柏人之也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嘉皇靈之顧
賜越有先列考武王其改留縣曰考城是瀆蓋因縣以獲名矣汳水又東
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
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
城下續述征記曰黃蒿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斜亭汳水
東逕周塢側續述征記曰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
緣汳故溝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薄於此故茲塢流稱矣汳水
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
以供祠祭降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
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
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
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四十里汳水又東逕神塢又東
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
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
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銘碑以
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荒蕪頹毀彫落略盡矣又
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汳水又東逕貰城南俗謂之
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貰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
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為貫也云貫貰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
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唯是邑耳考文準地貫邑明矣非

亳可知。汳水又東逕違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
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
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唯睢陽城南
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
睢陽人也，延熹四年卒，五世孫。城東百步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
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誌，不知誰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
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為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
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
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
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爵，封域有限，而
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
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即孟子
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
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
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大富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
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

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
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
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
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
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
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
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
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
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
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
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譚思以歷丹田，知至德之宅
兆，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
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
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獲水**
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曰：首受甾獲渠，
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

水，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匠
碑，匠字公輔，魯相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
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
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弒閔公於斯澤矣。汳水又東逕虞
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公盛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
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
除郎，累遷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可尋。獲水又
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公遊于空澤，卒
于連中。大尹立啟，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者矣。獲水又逕
龍譙固，人東合黃水口，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柰林，世謂之九
里杵。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
漢彭城之戰，呂后兄周呂侯軍於下邑，高祖敗還，從周呂子房肇指地也。案拔
垓下之師，戰陸機所謂即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矣。獲水又東逕碭山
縣故城北。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也。王
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

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謁者，皆齋而進。不
齋者至，輒有數蛇，其形雖得見，見者云似狗，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
王祠。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
散流，謂黎水東水清水也，積而成淮，謂之碭水。昔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
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遊浮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
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
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
也。山有陳勝墓，秦亂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於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
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
之予秋也。獲水又東，合洪溝，東注之水首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洪
溝，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地理志
之虹縣也，高后三年封楚元王子富為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蓋渭名是
同，非楚漢所分也。**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
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劉
澄之云：縣南有白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
水。書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為名也。余昔逕蕭邑城，南唯是水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八瞄

水　水經十

水經　睢水出梁郡鄢縣，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蕩水也。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辭云：輟洗公贊，諸謀帝猷，陳鄰有沐泰之功，海岱無收野之歎。大秦姦見，從轔物生，民以寧，功業真棄，今故宇無聞，而無謀介之臭。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故目陳留縣有餅亭、餅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國也。睢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為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内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圖築其表為大城，而以縣爲雍丘。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則鴻渠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爲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東合洛架水口，水上承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垂亭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鄢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又東過睢陽縣南，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御華向於橫，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於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於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貴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曲，蓋始此也。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五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内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苑觀連矣。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宰臣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頓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臺南如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内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東即梁王之吹臺也。基陛階礎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宫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嘗候於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後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悽愴致祭，以自傷哀。冢列數碑，一是漢朝群儒英才哲士感橋氏德行

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
整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論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
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碭守長騎都尉漢陽孫道疇湘孝高以為
公會故涼州威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勲美宜宣蕃邦乃樹碑
頌以昭令德光和元年主記掾李友字仲達作碑文碑陰有石鼎文建寧
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
尉鼎石文曰故吏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
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鎸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
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勲焉廟南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羊
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彫毀惟
廟頹構粗傳遺墉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為逢洪
陂洪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太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
謂之明水絶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緑竹蔭渚菁菁實望
世人言梁王竹園也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
水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東逕大丘
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
侯國漢明帝更從今名列仙傳曰仙人文賓邑人賣靸履為業矣睢水又
東逕芒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耏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世祖改曰臨
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
臨睢長平輿李君二千石丞紛氏夏文則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旌
閭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内有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
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劉伯鄘等
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縣之間山澤深固
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
即於是處也京房易飛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
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
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
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國王莽更名之吾符縣曰
吾符亭睢水東逕石馬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
相縣故城南宋恭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斯堂
即伯姬墳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為沛郡太守於蕭相二縣興陂

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水上承梧桐陂陂
側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
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水逕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睢之文睢水又東逕
彭城郡之靈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又云東
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又詳准求逕穀熟兩分而睢水為蘄
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
又云漢軍之敗也睢水為之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王莽之篤亭也李奇曰今竹邑縣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
縣之渒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彭城甾丘縣之故
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東逕水南八丈故
瀆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光四
年封路博德為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東逕臨淮郡之取慮故城北昔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今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踟蹰軽軒罔進顧訪
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微矣睢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
南烏慈渚潭張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上承蘄水北流八十五里注
烏慈水烏慈水又東取慮縣南入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
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為侯國王莽
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
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
漢高祖十三年封莊侯冷耳為侯國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
下也然則下相又是睢水之别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
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縣北十里即
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許慎曰
雍者河雍水也暨漢元光之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
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
玉璧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
兮將柰何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魚弗鬱
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
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
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
玉瓚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
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

又脩理。河水東決。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伯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沛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有咸城者也。是瓠子故瀆。又東逕鹹城南。春秋說曰。公會地自北盡雪之。今鹹城西南五十里有鹹城。或謂之北鹹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郡都尉治。

東至濟陰句縣為新溝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之小城陽城北。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喭以為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為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名。亦或有新溝之異稱矣。昔黃初中。賈逵為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於洞浦有功。魏封逵為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新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轉耳。又東南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鉏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且丘城。六國時且楚同。以為楚丘。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城陽縣。故東去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市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山陽廩丘俱屬濟陰。則都關無隸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邪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而東北考地驗城。又並言在廩丘城南。推此而論。似地志之誤矣。或亦疆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逕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

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於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見漢建寧五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間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為疏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迆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為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於河之㟪。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攷之圖緯。於事為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亭也。不言在此。緣生為失。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廩邑也。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是也。瓠河又與濮水俱東。逕所謂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書曰。晉羊角叛歸於齊。大夫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今曾邑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為高魚城。皆非也。然亦之遷陽廩丘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通衛陽晉之道。經于亢父之險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一十餘里。與都關為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開。東之亢父。則其道矣。亢父之北。又有都關城。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邸城。地理志曰。山陽郡之縣也。宋衛曰。其封安上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也。俗謂黎侯之所寓也。詩

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上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故河又東逕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濟陽之屬縣也。昔先主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為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為萬歲亭也。故河又東鄄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故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故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合，於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往預澤北，東逕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也。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陸也。漢興平中，靳允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於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即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又謂之趙黑非也。又東北過東阿縣東。故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故瀆上承將渠於范縣東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故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云

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數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河水自泗口出為濟水，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將水尋渠絕，濟無二流，蓋經之誤。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泰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時即耏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沛，即地理志曰如水矣。耏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耏水也。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為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遇今側城南注，又屈其城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為膠西上國，都高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苑也。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曰：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為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

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丙倩為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為乾時。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沛。非沛入時，蓋時來注沛，若沛分東流，明不得以時為名，尋時沛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為謬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沛，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逕，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斷逕，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為之，躊躕為

之屢眷矣。余按麥丘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蓋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傳姜于齊也。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郡治也。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叙，標誌而已。自昔相承，云孔子題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趺存焉。屈從縣西南流，七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堆南有□曰汶出焉。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謂其為牟時書之。谷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天門下溪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逕此水上，往往有石窟存焉，蓋古設舍所跨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其為高也，以為白石，以為冰雪，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丈尺。直上七十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

日如狹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龜田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歷中谿兩廟間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丈樹前有大井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漾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入于汶水又東南流逕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於汶水如帶圖也古引水為璧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江即此水也環水又左入于汶水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崍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來三老矣山東巢父廟山高十里山上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汶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過博縣西北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者也漢嬰破田橫於城下也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三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而磔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有平縣之陽關亭矣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克焚萊門二子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

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北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為侯國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昔孔子行於郕之野遇榮啟期於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歡夫子善其能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水又南逕巨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池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三年東巡泰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基壘存焉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西注又西南過蛇丘縣南汶水又西洸水出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是也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郕故闡也王莽更之曰柔也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俗謂之濁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是也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洸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又西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唯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東去剛城四十里還增所注則符並所未詳也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爲東平國。王莽有鹽城章城。按世本任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縣東北白原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肥縣亭北。章帝元和三年。鳳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城縣故城西。王莽之城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爲鄣城非。蓋因巨新之故目耳。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魯叔孫豹伯之故邑也。禍其圖難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五行志曰。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丈。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高四尺。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汶水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陂水之異名也。澱水西南謂之巨野澤。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巨野澤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澱。謂之巨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於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爲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浴鄉城南。地理志曰。所謂無鹽有浴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張。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二年。世祖封樊宏爲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於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爲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也。井曰舜井。皆爲非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澂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媯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中。則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郭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率徒以取之是也。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卞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於洙水也。西南逕魯縣北。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則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曰。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爲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郊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郭之外亦戎夷死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也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夷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曹參居此見不入郭縣卯田卑之地步吳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周成王封姬旦於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薛郡漢高后元年為魯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

廟廟像猶嚴有修栝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圜丘北丘高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稚封龍於斯水之上見二日鍾離意由是於魯有龍飲於沂鍾離曰吾聞之出見者龍之九龍射之所弗射也不得行吾其也逆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者也又西逕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

漷水從東來注之

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應劭曰瑕丘在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衆證殊土則一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漢和帝永寧九年封為光子服為侯國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襄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增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為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絕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漷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於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有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緻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於邳仲虺居之以為湯左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為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為上矣

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逕至湖陸縣入于泗，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戟丘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肦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王莽改之曰黽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非也。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鄉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按本志曰：王莽更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漆水也。蓋洸漆相入受通稱也。又南過方與縣東。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菏水從西來注之。菏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焉。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地理志曰：故湖陸縣也。而不在南。王莽更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胡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也。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湖陵東城南，昔祖逖北入也，范陽盧湛蓋家忠於此。城東有度尚碑。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枝西出，逕蕃縣北，西逕滕城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高帝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鄧晨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逕於丘為縣故城，在滕西北。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春秋之後，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為北水流我民田，遂及百姓，故有兩溝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故城東，俗以南得於蕃，亦謂之西部水。南梁水又西逕城南。應劭曰：蕃古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沛，亦在湖陸西，而三注泗，泗亦合於狀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互受通稱，故有入泗之文。闞駰十三州

志曰：西至湖陸入泗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亦無記於南梁，謂是吳王所道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上自是水逕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是言，故是水爲吳王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自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於商魯，而接於沛矣。吳所浚者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沛也。然之有通，非吳所趣。年載誠秋，人情測近，以今付古，知一定之之不通情理矣。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又南過沛縣東。昔許由隱于沛澤，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為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於秦為泗水郡治。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内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圈稱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别都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犋里，宣公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達楚致命于宋。宋人懼，使華元夜[illegible]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十之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門上猶有華元祠，祠之不毀，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萑葦生焉，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又東逕郜城北，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殤公怒，而立公子馮，以郜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為非禮。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逕東平縣縣故城南，又東右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貰城北，又東逕己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己吾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於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逕印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又東逕單父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捨，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

矣。肖之故也。子胥之曰：識彼形兆，于將淬之華矣，惜哉不登，所冶者小也。
王莽更名新縣為利苗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為侯國。又東逕平樂
縣，右合泡水。水上承溝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上承溝水於杼秋縣
界北流，世又謂鉄盧瀆，水積為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澧水，俗謂
之二泡也。自下通謂之泡，并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
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
徑，拔劍斬之。此即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水分為二。又東逕豐縣故
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
逕豐城北，東注豐水。豐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黃聲相近，俗
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
宋太尉劉義恭於彭城遣軍主嵇玄敬北至塢，値魏軍，魏軍於清西望
見玄敬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儁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於林中打
鼓。儁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泗水之別
名也。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逕沛縣故城南。秦末
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於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為侯國。城
內有漢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為之，階陛尚存。劉備之為
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於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
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植戟於門，布彎弓
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
射戟處也。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
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
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
高廟，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褫，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
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
鄉也。泗水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劉擇為侯國，
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城西南有崇侯虎廟。
道傍遺文，如何胄而遺有北碑。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
水，上而盡石，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子以
為不如死之速朽也。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
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
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陛東基堪中，其石尚光潔可愛。泗水又南，獲水入
焉。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

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
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當是
孟浪之傳耳。泗水又逕龔勝墓，碑尚存。又逕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
盧江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後更
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僭號，歷陽人范增來至彭城，而發疽死，
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涼馬臺，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
甚范蠡之舉，而自絕於斯，可謂褊矣。推考書事，近於此也。又東南過呂
縣南。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是
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於楚，白頸烏不勝，墮泗
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時有吳楚之反。泗水
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
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渀，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鱉不能游。又
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厥之歆，未決極天明矣。晉
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
之。溪水上承泗水於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
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四
川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於彭城遏[illegible]
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者。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泗水逕葛嶧山東，
即奚仲所遷邑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納
焉。故東海屬縣也。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楚王韓
信為楚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閏儉也。[illegible]
於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illegible]
張晏曰：[illegible]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
司馬石苞、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
擒陳宮於此處矣。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郗曇所
治也。昔[illegible]
獻。[illegible]為兄弟也。縣為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
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莽之樂亭也。縣東有徐
廣山，山因徐徙以即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謂之
泇水。南逕剛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
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王莽之從德
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盧植、蔡邕等所造。

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為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為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康義矣。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為戍。梁將張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修郭壍。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又東南入于淮。泗水又東逕陵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城北臨泗水。昔管五許欽焉斬蛟妙目於此處也。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之帝宰晉，使所由致目覺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柘須水。水出柘須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南，左合桑須水。水北出桑須山，東注于沂水。沂水又東南，螳螂水入焉。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崇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吉為東莞侯。魏文帝黃初中，立為東莞郡。東燕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五龍，蓋魏南青州治。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出閭山，山東面流，石瀨二以嶬路於沂。沂水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于曹，及密而死是也。密水東流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為東安侯。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注之。水出五女山，東南流，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及是而稅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

與更崮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南，東蒙川水注之。水出東蒙山東南，左則二川駢瀉，右則諸葛泉源，斯奔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二里也。漢武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豨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二水。水出蒙陰山，東北流，昔琅邪承宮趣孔北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黍者，捨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同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都縣南，東注沂。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

沂水南逕中丘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琅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洛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洛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蒙祠。洛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之為？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者也。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費縣也，為魯季氏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帥費人襲魯。李氏為陽虎所囚。帝後以費賜，即是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南入泗。從水斤聲。呂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為謬矣。陂世俗謂水為小沂水。洛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祊。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洛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

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

費逕于繒陛于謂李潘王曰：昔費之泉王甲舍于東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五帝以雲紀官，少皞瑞鳳鳥挽至，鳥官之司，擴攻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鴣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

東從今名耳王莽之沂平者也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圍呂布於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元五年封后兄王信為侯國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為新泰縣也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泗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此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後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古結石為水門跨於水

上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溝洙水又西南逕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爾雅曰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蛇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蛇丘鄉城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恬為侯國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西南流逕瑕丘城北又西逕寧陽城南又西南入于洸洸水又西南逕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山陽王子劉將夜為侯國也洸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八賄

水 水經十一

水經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眾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於南故俗謂之半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東南過其縣東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出東諸縣西箕山劉澄之以為許由之所隱也更為巨謬矣其山西南流注于沭水之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墮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為城陽國

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為琅邪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明帝時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坤維而注沭沭水又南浔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堨以溉諸田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浔水又西南流入沭沭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柱山西南流逕辟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也其水於邑積以為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于沭水也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仲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釘為侯國也其城因山為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齊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為縣王莽更之就信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邪闞駰曰即祝其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祝其亭也分為二瀆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八年封衛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魏正元中齊王之鎮徐州也三

大堰過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沐戍自流三十里西注沐水舊瀆謂之新渠自摩丘西南出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沐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泉流東注沐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水發瀆右東入沐之故瀆又南暨于遏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為司吾縣王莽更之息吾也又西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沐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于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請歸智伯怒曰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以謝罪也荀士北之親受矢石遂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漢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齊孝王子劉就為侯國王莽更之輔陽也郡國志曰傅陽有柤水柤水又南而注二水之會謂之柤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于海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泰山即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來盡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有長坑逕岐名為破車峴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山導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自穴山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出方山山有三水一水即東丹水也北逕縣合西丹水而北流又東北出逕濟南澗北濟水亦出方流入平壽縣積而為渚水盛則北而東南流西而東北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逕望臺東東北注海益亦縣所氏者也**又北過臨朐縣東**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

之為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薺芳藻實亦素並飛鱗其水東北注入巨洋謂之熏冶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為侯國應劭曰臨朐山名也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川臨朐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其城上下淞水悉是劉武王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下祠西洋水又南東逕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叢三嶺望若立亘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輟亦或謂之為龍泉水地理志曰石膏山洋水所出也今於此縣唯是瀆會之似符群證

矣巨洋又東北得邳泉口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巨洋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逕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又北過劇縣西**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浪水水發縣西南峴山無事衛太公而圍狐岱岫北公之丘思都賦曰填崩其丘墓也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故魯子連曰朐劇之人辯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為菑川國後并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為侯國王莽更之愈縣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七十七里既奔紀季於臨淄逕至巨淀水上僅非相為即是於巨洋又東北逕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渾墓東而東北流墓側有一墳甚高大時人咸謂之為馬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潍陽也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於此城遂改名為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為潭枝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為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巨洋水自湖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鯉為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

故蒯堂之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評説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光
水注之水出劇縣南有崩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因名為角崩山
亦名為角林山皆世俗音訛也水即熨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熨水
所出也北逕㟭山東俗亦名之為青水矣光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
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
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
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儇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
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
之塔山水曰康王水亦曰康王水皆非之地理志曰桑犢故亭北海之縣
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今曰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
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
志曰平壽有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
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
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
為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也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
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又云夏相徙
商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
明居非一居矣窮石既失善射無相雖是亦寄迷家桀昇即其居以生
浞因其室而有殪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澆于過處殪于戈是以伍員言於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
夏之遺臣曰靡奔有鬲之氏也逃于鬲氏今鬲縣也收斟灌尋二國之餘
燼致鍾浞而立少康之有窮遂亡也蓋窮其香而主其輸定其業而
表其邑撰遺文於魏亭郡有傳未可以彼有灌目謂此專此為捨尤尋名
而專淺為是以上准傳愚氏之像亦可按矣光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
謨並言也當須巡於北故也名為非也地理志曰熨水自劇東北至壽光
入海亦其池地即是水也又東北入于海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
二代所要謂立以為平望臺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亦言秦
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漢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王
依子劉貴為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水出縣
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原山之陰矣淮南
子曰水出自始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
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絶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

雲為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説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
谷邑落蕪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丈無萊作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為漢高
祖置左傳曰與之萊山及來作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
萊作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
家桑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
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
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
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令上
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宗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
去復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
蕪口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臨淄縣東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
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
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
齊八祠中齊之為名起於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
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員墳
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
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
其勇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
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武王以其地封
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或以為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
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得難而
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
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唯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
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山有樵出前左之丈不得以為營丘矣營丘者
山名也詩所謂之子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又去萊
蕪近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
注並無營字瓚以為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
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
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
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四已入臨淄自鍾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

營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翼居絳，亦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居因郭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帝六年，封子肥於齊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為侯國。淄水又東北，馬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縣為山，世謂之冶嶺山，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試修築。裕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太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

地嶮，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鋒代鍔，魏鋏齊鋩，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蜀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頂洞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譬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湃之音，驚川聒谷，漰渀之勢，狀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於中闊絕，乃積綿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爾日嬉娛，尤慰羇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遍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陽水又東，東逕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陽水之陽，即謂之東陽城。世以濁水為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為靈矣。昔在宋世

是水絕而復流，劉晃臧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期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尉氏孫道相頌曰：惟彼繩泉，竭逾三齡，祈靈詣鄉，斡主道從，降由聖明。耆民河間趙巖頌云：敷化來蘇，玄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洪波。北海郡欽曰：光政擬津，我后通洋，但頌廣丈頌，雖以其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為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為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為繩水，故晏謨、伏琛為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繩水之陽，宜為繩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為洋水，余按群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雖離川土不殊，事疑焉。濁水又北逕臧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廣縣為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從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衛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為立祀，為塊然之

主。郡以從之。從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故鄑亭也。春秋莊公三年，紀季以鄑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伏罪，請鄑以奉五祀。田成子單之故邑也。後以為縣，博陽有平故北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為侯國。又逕安平城東，東北逕埜丘東，東北入濊。地理志曰：蓋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為馬車瀆，北合淄水，又北，時繩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行，公隱于溪，降有詢其物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公。故山水有石梁，亦謂為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

伐齊，質而封之，荻不失自縊而死。水側有田，引水既跡尚存。時水又西北
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齊大夫雍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
西至石羊堰，分為二水，謂之石羊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
西安城西，又北，宗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
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昔齊懿
公遊申池，邴歜、閻職二人害公於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
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
八年，晉伐齊，戊戌伐雍門之荻，己亥焚南門，丙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
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逃忘，何容對仇敵而不徽
甚草木于海嵎乎？又炎夏火流，非遊之辰，然公見弒，蓋是白龍魚遊見
困近郭矣。左氏捨近遺遠，考古非謬，杜預之言有推據耳。系水傍城北流
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
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
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為
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問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
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踪齊稷下之風矣。然棘
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
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玄
釋而辨之，雖異名于凡大路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
虛侯章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於市
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
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
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
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名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
一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
臺西有石杜碑，碑猶在，其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
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
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
務修德而勤遠略，葵丘不在齊也。引湖廣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宜在
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而往，及之期，請代弗許，

時為齊亂，故今無寵之妹，弒公於宮，因無知之絀，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
寧得謀及妹乎？而為宮室之亂乎？是以杜預指春秋之言，即傳安之注于
臨淄西，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於異可殊，即義為負。然則葵丘之戍，知
此地也。時水西左之為澤，又西逕高陽僑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
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
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為侯國。澠水又西逕樂安博
昌縣故城南。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闞駰曰：縣
處勢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
丘，在齊西北四十里。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
泣。齊侯墜車傷足，於是處也。澠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出臨菑
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為澠也。昔晉侯與齊
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諭此水也。時水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
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
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志曰：淄入濟。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
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又東北入于
海。**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
入于交通海，故邑一流其號，又東北至交丘北入于海。故晏謨、伏琛並言淄
澠之水合於皮丘之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于海也，蓋舉縣言也。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
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竹書又云：
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
王曰：趙侵我長城者也。伏琛、晏謨並言汶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泰山
東者也。**北過其縣東**，汶水自縣東北至古城北，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
四十里，有峿城亭，故縣也。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朱虛西南有魏
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安丘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
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誌。汶水又東逕安
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
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喜在丘城東北十
里，非城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存也。**又北過淳
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
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淳于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濰水出琅邪箕縣**，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

故有也句踐二王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眾山上下周一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汙之則竭齋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析泉縣東又東逕仲固山東北入于濰也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之諸并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為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水東北過東武縣西縣因岡為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吳謨並以濰水為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為濰水非也按經脈志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吳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横縣故山王莽之合丘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磐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檀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也地理志曰久台水出東南逕東武入濰者也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又北過平昌縣東**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荊水注之水出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永為侯國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物墜於井則取之荊水昔嘗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與浯一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

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荊水浯水又東北流而注于濰水也**又北過高密縣西**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郭日山晏謨曰山狀郭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郭日故名郭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為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故洸歷縣西碑至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壘石竪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故城南明帝中元中封鄧震為侯國縣南十里蓄以為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故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平始元年更為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濰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於此信夜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偽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於是水水西有鬲阜阜上有[illegible]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中元中封鄧襲為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又北**過淳于縣東**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曰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石山祠祭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阜非也**又東北過都昌縣東**濰水東北逕逢萌縣人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亭遂去之長安[illegible]不其山[illegible]安車徵萌以[illegible]之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祖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為融求救劉備備遣兵圍其亥也**又東北入于海**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齊記曰膠水出勞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為侯國又逕扶縣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為侯國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崧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僖公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矣伏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

西南拒艾山，即齊記所謂黙艾山也。東北流逕拒縣故城西，王莽之祓國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為洋，洋水矣。又東北逕晏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拒縣，拒艾水出焉，東入海，即斯水也。今膠水北逕晏伏所謂西黔陬城東，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志曰：膠水出邦縣，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又北過夷安縣東，縣，王莽更名之曰原亭也。應劭曰：故萊夷邑也。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漢明帝中元中，封鄧珍為侯國。西去維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東，晏伏並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天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水之左，東北為澤，水渚百許里，謂之夷安潭，潭之墨副四十里，亦雜水鼓津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於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別為國，景帝封子寄為王國，王莽更之郁秩也。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廻達于膠東城北百里，流注于海。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縣故王莽更之東萊亭也。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行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

相承修賁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之溟海者也。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崤嶺，周廻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沔水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舊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人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築置也。鍾氏季征蜀，枉駕設祠。宮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為苻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此城。城東容裘溪注之，俗謂之洛水。

也。水南逕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絕，言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鮒；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又東右會且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沸湧，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差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赴集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

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脩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一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元鳳元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瓮。水南遏水為池，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昔漢所遊，側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同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非也。又

東過南鄭縣南。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堞金墉，漆井皆為所脩築。地沃川險，魏武方之雞肋，曰棄棋慎而不來焉，皇旦而也求，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為梁州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齊、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廉水又北注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社主之流，百姓四時所祈焉，俗謂之徐于水。夾溉諸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渡。**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尚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密雲細雨，五色昭章，人相與謂之慶雲，休符當出。俄乃雲霽，城崩半許，崩水出銅鍾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府。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二城

之間，右會盤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北注漢津，謂之盤余口。庾仲雍曰：盤余去胡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為門川，水為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東又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常璩華陽國記曰：蜀以城固為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公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婿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信然，號為婿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為之立廟於其處，刊石立碑，表述靈異也。婿水南歷婿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上有石城，方五里，容壁三里，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故結北道通關中，故名為通關勢。婿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墳。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婿水逕興會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城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婿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婿水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西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為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其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東歷上濤石，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急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鄉墳壟，舊謂此館為龍下亭，自白為逕。此則平川夷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為山行之始。**漢水又東逕石門灘。**山峽也。東會面水。水北出秦嶺面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

水東出寒泉，涉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源
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爵水，爵水又南注漢，謂之爵口。漢水又東逕媯
墟灘。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
作媯，盛故舜所居也。復或姓姚，或姓媯，媯姚之異，事安未知所從。余按應
劭之言，是比於西城為西北也。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綴
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
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為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
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
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梁州刺史蕭思話，話
令安平太守蕭坦攻拔之，然逕蜀水矣。漢水又東合蘧蒢溪口，水北出就
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渠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
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
崿百重，絕日萬尋，既造其峯，謂已逾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
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
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蒢溪，謂之
蘧蒢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蒢口。漢水又東，有右會旱水，川流漫闊，廣幾

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城固
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
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
更名曰縣，又改曰其地為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城即定遠矣。漢
順帝永元之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為定遠侯，即此也。洋水
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傍山
通道，水陸會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
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蒲閣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
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
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蟆頭，歷漢陽撫口而屆
于彭溪龍箱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縣
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縣治王谷，谷道南出巴渠，有鹽井，食之令
人癭疾。漢水又東逕魚脯溪口，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又東
逕西城縣南。漢水又東逕鱉池而鱉灘，鱉，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
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峭
近，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飀飀，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右得大勢

勢坦息漢，故亦曰息漢也。依山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
所治。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漢水右對月
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
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西城，故漢
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為西城太守。
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咸喙漢川，梁州
枝治於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廟，置民九戶，歲時奉祠焉。漢水又東為鱣
湍，洪波渀盪，漰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
鰓失濤，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
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杵水合，水
西出杵溪，南流逕重崖堡西，歷石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
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人不能上，不
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謂之旬口。漢
水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圍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
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矣。漢水又東，左得
育溪，與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合甲水口，山出秦嶺山，東南

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柙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
西山，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於豐鄉東山，
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浙縣有故鄀鄉，春秋所謂鄀淅也，
於地理屬弘農，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柙水，關柙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
甲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陽南，晉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
漢水又東為龍淵，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渚，淵深數丈，
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
屬漢水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
石壇，長十餘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木，恒數十人。山高谷深，
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
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遷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汚水
又東逕襄陽縣北，汚水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鄀侯碑，晉宗之所立也。山
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沉之峴山水
中，一碑下之於此碑，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
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
異名也。汚水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

東北或陵王粲其峯孤。故曰望楚山。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逆灌蔬意寄漢陰。故因以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溪側有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乘躊躕。惆悵終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為景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於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王粲之襄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鄀都畫疆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為北部焉。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隱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晉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展碑。並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昔張公遇害。亦亡劍於是水。後雷氏為建安從事。逕踐瀨所溜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為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為驗矣。**沔水又逕平魯城南**。代魯宗之所築也。故城得郡名矣。東對樊仲山甫所封也。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溫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汎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自投命於東岡。魏武曰。吾知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思者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桃林亭東。**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死於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碑。又

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沉碑處。**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渌。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詠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為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東南邑城北。**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帝以長沙卑濕。分白水上唐二鄉為舂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為章陵縣。置園廟焉。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會昆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今山北。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於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望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懽。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焉。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賓客。又於北宅矣。白水又西合濜水。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中山。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按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濜水又西逕蔡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於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十六年。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本為侯國。應劭曰。蔡水出蔡陽。東入淮。今于北城南更無別水。唯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流。昔其不東注淮。源壙礙山河。無相入之理。蓋應氏之誤耳。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焉。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疋。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一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

馬港言初待北馬起之於此。因以名之。亦云東出沔次浴之。又曰流馬溉
渡沔宵處名之曰騎亭。然伏水積豐北過是水。南堅淮川。以周田疇。下流
入沔。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其城下對繕州。秦豐居之。故更名秦
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於黎丘。黎丘城在觀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
遣征南岑彭擊豐。二年來猪自觀城擒豐於黎丘是也。沔水又南與疎水
合。水出中盧縣西南。東流至鄀縣北界。東入沔水。謂疎口也。水中有物如
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陵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
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
摘其皐厭。可以小使。名為水唐者也。又南過邔縣東北。沔水之左有騎城。
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楚邑也。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
年。封黃極忠為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刻甚工。俗謂之黃
公名闕。為漢司徒。沔水又東逕猪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
於橋東。劉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蘭橋。百姓
遂以為名矣。橋北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澈。長六七十
步。廣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
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

東北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
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
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
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
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山。下為零水。出宜之所由其水
東逕新城縣之沶鄉縣。縣分房陵立。謂之沶水。又東歷於鄉。謂之於水。昔
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於鄉。沶水又東歷宜
城西山。謂之沶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沶口也。與沶水亂流東出。謂之淇
水。逕蠻城。城南在宜城南三十里。春秋莒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其
水是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
城一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
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後人因其
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為土門陂。從平路
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東入
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
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

守。逕宜城中。見一家東向。頗任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依冢。後卒於南陽。喪
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尚整。冢前有二碑。城
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
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木湖
陂。木湖陂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
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粱肥美。更為沃壤
也。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
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
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嶽。烈烈
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此山
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山
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鄀縣
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
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即楚昭王為吳所
遷郢於都之所。謂郢都鄀靈羅之北也。秦以為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水
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有太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

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郡縣界。西南逕狄城東南。左注敖水。敖水
又西南流注于沔。實曰敖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傅羊
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
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
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者也。又東逕荊城東。沔水自荊城
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
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既濟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沔水又東右
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
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是也。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陽
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
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
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
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
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
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路白湖。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
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谷，群師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秋水盛，則南通大
江，否則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弘
之曰：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冶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自湖下
注揚水，以廣運漕。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
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瞰之佳處
也。揚水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會同。湖東北
有大暑臺，高六丈餘，從廣八丈，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
以暢遠情。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
十里，城下陂池皆會。來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
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
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
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
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
流注于揚水。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
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當宗之壘。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
殷仲堪於江陵，仲堪北奔，縊於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

于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
即下揚水也。巾水出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巾城下。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
年，竟陵郡上巾水戍山得銅鍾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
從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
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為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
年，更封劉隆為侯國。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
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沔水
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
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滻丹漅是也。又
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鄖亭。
左傳所謂若敖娶於鄖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
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
渡沔，中流而沒，死於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之不復，寡人是問。
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成禮而
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區亮水口，水北承區亮湖，南達于

沆。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是，
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於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
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鄖潭，言鄖武公與王同溺水於是。余
謂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鄖鄉，昔大夫讀公言，故世以為鄖
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自是死沔，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
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沔水又東與刀口合，
有溳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河地山，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
分雲杜立。溳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刀口，沔
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沌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
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林
鄣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鎮此也。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
南入于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
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
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
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逕彭蠡澤，尚書禹

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
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
侯劉般為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
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
東北馬子硯之清溪也，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流，歷山西南，流注柵水，
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
注柵水。柵水又東南積而為窴湖，中有洲，湖東有韓䋄山，山上有城，山北
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湖窴湖水
東出，謂之湖窴口。湖水東出逕刺史山北，歷韓䋄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
王武子北城，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在四水中。
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有郡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
也。昔諸葛恪帥師作與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
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率衆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
作浮梁，陳於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朱異等以
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堤。

城亦關城也桐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城北又東南逕張祖禱城
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事已難用取悉推舊跡斯略究如此
又北委折蒲濆出焉桐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桐口水又東過牛渚
縣南又東至石城縣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
姑熟烏江兩縣界中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
城也蓋經之謬誤也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地
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
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即
北江也經書在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地
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
逕石城縣北晉太康元年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
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
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南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
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
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上山半與語谿中

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鶴棲其冢樹鳴常呼子
安故縣取名焉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溪水又北合東溪水水出南里
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
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
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為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之北歸
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
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亂此鄉保險守節漢嘉之中平二
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
下合南江南江有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
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五湖以涉蓋言江
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戰於五湖
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五湖之稱也虞翻曰是
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
區方圓五百里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
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
長丈餘鄉得有此記其沈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

出弓弩材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
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
俱以洞庭為目者亦分為左右也但以趣矚為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
為正是故郭景純之江賦云夏有巴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
窕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謂東樂
云山海云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里便可踰縣入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
在餘姚鳥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為郡說地理書非實矣言洞庭南口
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
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直湖南又有三山入為山會稽縣西四
十里有二石其居一丈九尺不發西有三丈三尺不是三
吳北出江三里至餘杭而入一東五餘不溫京又雜至山海經所謂
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
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條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
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胸咋崔嵬穿隆紆曲大雷小雷湍
波相逐周言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岝嶺山俗說此本
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笮山云禹所

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吳老云是笮嶺山跡自此以東差深言是牽山
之濟此山去太湖三十餘里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
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
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廟南五十里魯哀公十
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
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
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
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
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
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溪
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神異
傳曰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
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
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
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因目長水

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拳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拳亦曰由拳也吳黃龍四年有嘉禾生拳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為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逕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皋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煑海為鹽於此縣也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為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故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汎於風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姚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

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東與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illegible]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遭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逕緒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有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矣仲翔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鴈送故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八賄

水

水經十二

水經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也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一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并為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堵水出建平郡界故平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為侯國也漢末以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為新城郡以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傍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啖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豈可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

劉封中耽據金城十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南東北歷寨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為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又東過鄖鄉縣南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山有石縣褰倉卒看之與真不別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鄖有關李奇以為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為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考按洲傳宜以尚書為正耳。漢水又東為佷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
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佷子葬父於斯，故潭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
水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世祖封鄧晨子棠為侯國。內有一碑，文字磨滅，
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
水注之。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沔
水又東南逕縣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
曰嵾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
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
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圓一里二百三十
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
按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光元年，封南海守降侯子嘉
為侯國。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也。又東南過鄖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
臨沔水，謂之鄖鄉灘。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為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酇頭是
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
西。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

墻闕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
九年，楚使工尹赤遷于下陰是也。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
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
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故
洛溪。溪水東南注沔水也。又南過筑陽縣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逕其縣南，
流注之。沔水又南，況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遂夏侯淵與張郃下
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況口，即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於此水。
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況水又東，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況陽
縣故城南，晉分沔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任渚崩瀨，水陸徑絕。又東逕
學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有人立學都于此，值世荒亂，生徒罔
依，遂共立城以御難，故城得厥名矣。況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況口也。沔
水又南逕嶠林山東，有二碑，其一即記嶠林山太
曰君詡者，不蹽高墉下，先時截斷山嶺，通平道，民多病乎長冠軍張仲瑜
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郭先生碑，先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
學之美，其女為立碑于此，並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逕築陽
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

黃初中分房陵立。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
有見兒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為承石。所未詳也。筑水又
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為縣。王莽更名之曰
宜禾也。建武元年，世祖封吳盱為侯國。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
水又南逕高亭山東，山有靈焉，士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為涤灘，新
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沔南有固
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漢高后四
年，封衛將軍王恬啟為侯國。沔北有和城，即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聚。山
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為故縣灘。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
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者自姑，女悲憂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
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故共
此激以全墳宅，然數作甚工。又云女嫁為陰縣佷子家，資萬金而自少小
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中石磧上。佷
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
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
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

石銘之。樹碑於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
濟。晉太康中得鳴石於此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
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
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
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
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
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
為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
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
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有
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
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巴渝舞是也。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
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水暴迸，
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今所謂馮李也。又南入于江。庾仲雍云：墊江有
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湍水出酈縣北芬

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澈。東南流逕南鄉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鄉也。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軍司馬侯國。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傍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同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

廢。遂不脩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歷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又東過白牛邑南。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為侯國。湍水又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汕沙之脈堨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湍水西縣西北。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其未朔詩云。平亭侯鄧晨故宅陂。鄧晨為度支略俗為東入于淯。

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為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即淅縣之北鄉。故言出淅縣北也。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下。南越南鄉縣。又南流與丹水合。

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漢明帝復曰順陽焉。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於是縣則無聞於順水也。章帝建初四年。封衞尉馬廣為侯國。晉太康中。立為順陽郡。而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汋口者也。故地理志謂之淯水。言熊耳之山。淯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粉水導源東流。注上粉縣。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眾流。故縣水皆取名焉。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粉水至筑陽縣。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水。粉水有文將軍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峻。到彥之為南陽菲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彥之不從。後彥之為徐佺期所害。論者以為文將軍之祟也。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為屬信樂。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又東至新野縣南。東入于淯。

沘水出沘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過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太胡山在沘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胡者也。應劭曰。沘水出沘陽縣東。入蔡。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蓋沘陽無泄水。蓋誤引之耳。春秋泄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沘陽縣故城。

城南有蔡水。出南望石山。故亦曰望石川。西北流注于沘。非泄水也。昔人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沘而軍。欲視水之淺深。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沘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沘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沘水。余按呂忱字林及難字。皆作言澳水在沘陽。脈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澳水音藥也。沘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沘水右會馬仁陂水。水出涌陰北山。泉流競奏。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疇。公私引列。水流遂斷。故瀆尚存。沘水又南逕會口。與堵水枝津合。沘水又南與瀆水會。瀆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為派水。瀆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衞彈勸碑。瀆水又西北合澳大水。出湖陽北山。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為北入瀆水。瀆水又西注沘水。沘水自下亦通謂之為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沘水西。斬之于斯水也。沘水又南趙瀆二渠出焉。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

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岸下深沒流徐平時人目之爲淳潛水城南
又以淳潛爲目非也其西城之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縣也謝水又
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沘水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
郡國志曰以爲新野之東鄉故沂都者也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沘水
於岡南西南流戍在岡上沘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
湖陽東隆出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
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爲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
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憂於基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宇傾頹而梁字
無毀盛弘之以爲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陸山南有一小山山
阪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毀作制甚工信爲妙矣世人
因謂之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國也竹書
紀年曰楚王會宋平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
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
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
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功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
當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
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
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溉南有數碑無字又有石廟數間依
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不知誰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
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
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
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
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
尉於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爲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
南注于沘水又西南流注于淯水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
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
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
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滸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
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方口
水南即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
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祜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

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
文辭鄙拙殆不可觀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
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東流注于淮
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圓而不方闞駰
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
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漢武帝元光四
年封北地都尉衛山爲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澗瀠委沿
泝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謂之爲九渡焉於溪之東山有一水
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
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油水注
之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和帝建初四年封子全
爲王國淮水又東曲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于油
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
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利新也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
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其
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傍川西南出窮溪得
其源也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
公三年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可救敢不矜乎地理志曰
漢乃縣之呂后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勃爲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
東得獅口水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獅水又北逕賢
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
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此城齊司
州刺史馬仙琕不守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懸瓠遣三十騎援義陽行
事蔡定光屯于獅水者也獅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獅
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傾陂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
城南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一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故城南本江
夏之鄳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攻
冥阨音義曰冥阨或言在鄳縣葙山也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獅水逕
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劉邯爲鄳縣侯蘇林曰音盲獅水又東逕七
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至琴水
注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濮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羅山西東北流注
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

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此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
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息動曰息後徙東故加新
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為侯國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賈
彪廟廟前有碑碑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曉碑魏太和中蠻田益宗効誠
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
陽縣故城南縣故慎鄉也漢高帝十一年封欒說為侯國揚州刺史劉陶為縣長政
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
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
水又東南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
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
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
之尋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
敗我陂翟子威及子覆陂當復明府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
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
北又東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
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
注于淮淮水又左迤為兩湖謂之東西蓮湖矣淮水又東右合壑水水二
源白少山東北逕弋陽郡東西二谷謂之東西水又東北流與淮渠水合水源東
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
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水首受
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釗亭南黃城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瓦臺又東逕陽亭南
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
北去白亭一十里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
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水出
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注之水導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
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光城郡治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
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廟廟前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
口淮水又東北逕賢縣故城南而東注之者也又東過期思縣北縣故
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楚
滅之以為縣漢高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為侯國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
廟廟前有碑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兜鍪山
間逕二城間舊有城謂之期思南城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

北逕鄧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鄧虞
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
來注之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識為侯國者也又
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
別以為國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雩婁縣北注不于北來也安豐東北
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水上承富水東南
流世謂之谷水也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又東逕富陂縣故
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曰汝南郡有富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
封平鄉侯王霸為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
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谷水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淮水又東北左會
潤水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東積而為陂水東注焦陵陂陂水
北出為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塹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
之潤水逕汝陰縣東逕荊亭北而東入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
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川
流世主于決水之右北逕安豐之左世謂之豐水亦曰窮水音戎並聲
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
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為安豐津
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
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鎮西將軍豫州
刺史諸葛誕從安豐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豐津都尉
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也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泄水
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左合泚口又東逕中陽
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碛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
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
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
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
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
為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地南又匯其
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為清水口者是此水焉又東過
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於壽陽縣西北肥水從城西北入
于淮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

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為侯國也。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為高陂，又東為天淙陂。水出分為二流，南為肥水，北為雞陂。夏肥東流，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為黃陂，又東南流，積為茅陂，又東為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又會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仙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一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山，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迆為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於西曲陽縣北，水分閻溪，北絕橫塘，北逕蓄亭東，又北，謂苟泉水入焉。水出苟谷，西北流逕鵲甫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蓋經之誤矣。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於斯縣者也。其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時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宋均為守，退令去檻穽，虎患息，虎悉東渡江。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墓在西南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漢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豪水注之。水出莫邪山東北之溪，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經所謂蒗蕩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為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

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事而問之，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也。蓋丘明承聖旨以為實證矣。又按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群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荊山北過，水自南注之。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築，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為襄邑也。王莽以為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渙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鄫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穀城北、鄫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蒙澤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渙水又逕亳城北。帝王世紀曰：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御說奔亳者也。渙水東逕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為侯國。又東逕楊亭北。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元年，封杜延年為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鄭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城是也。王莽之贊治矣。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

騁爲侯國。騁子李興，渙人也。於劉中定極帝業，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出縣城北自丁陂，陂水東流逕鄲縣南，又東逕鄲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單城也。音多。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本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故爲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爲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爲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銍置譙郡，故隸譙焉。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酇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吾鄉也。漢高帝破黥布于此縣。舊都尉治。王莽之新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右會八丈故瀆，瀆上承洨水，南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又東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瀆，瀆上斷水，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入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育城。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洨水又東南入于淮，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

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之成信矣。潼水南逕夏丘縣，絕蘄水，又東南流注于淮。南流逕巉石戍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于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矣。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水承徐陂，陂北即蘄水。逕歷澗戍西，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羽師二十八騎引東城，因四潰山而去，即此處也。史記孝惠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賜爲侯國。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口也。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水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光武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王莽之多聚。蘄水又東南逕蘄縣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蘄水又東南，洨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入大八丈故瀆出焉。又東流，南北長直故瀆出焉。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僮縣南，又東南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淮。淮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爲侯國。王莽更名

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北，臨泗水，阻于二水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發興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嶽同。舊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郡曰江平，縣曰定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

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樊梁湖，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侯國也。王莽更名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劉荊爲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爲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又東，謂之山陽瀆。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三年初置，都郯四年，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爲國。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頃水，淩縣爲生夌。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寔曰口也。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出縣故城，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

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艦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救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沭水又北逕東海利城縣故城東，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沭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竹谷田谷，滑示進十六洪，殛鯀於羽山，是為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祀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沭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沭水左逕鄉。即丘縣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厚亭，故世謂之南莒也。沭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

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沭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怨莒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以其埋而交繩縋，紀城上人亦縋出。公懼，率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鄣，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水也。沭水東北入海。吾考之，出帝之所海畢，其贛榆東，公羊是實是自出。地理志曰：遊水自東北入海，有桂曰進，贛縣游將水亦鍊持者也。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故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𣶒、濜，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其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滍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

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涌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言土地所包，明非此矣。滍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狀單樓插霄矣。北面有如頹落者，得進步，好事者時有登陟耳。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狐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昔在於楚，太子守之，與韓是戰，有遺策之誡，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滍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滍。滍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

侯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南流注于滍。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滍水。水出魯陽縣南彭山蛾嶺東麓之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彭水逕其西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滍。滍水又左合䴔水，水出魯陽縣北將山，東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昔武王封弟於應。應侯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對，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然則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長。滍水又東逕犨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於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滍水

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嘗頹基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堽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謀蓋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官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滍水又東湛水注之俗謂之扶水非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續山東尾下水方五十許步不測其深東北流逕犨縣南又東北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流水西源出縣西南頹山北阜下東北逕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二水亂流北注于滍滍水又東南逕犨縣南陽六召之縣以界東即於美也其水之陰也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於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赴溺百餘里會大雨如注滍川盈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奔東

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於定陵城北東入汝縣在南不得逕

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

故城北郭仲產曰酈縣故城南在攻離山東酈縣也三倉曰樊鄧酈鄧有二城北酈也漢祖入關下析酈即此縣也淯水又東南逕雉縣之雉衡山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亦山高之崇峻也關水歷雉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谷也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逢二童曰彼兩童二雉也得雌者霸得雄者王二童翩飛化為雙雉光武獲雌於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淵水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淯淯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西北故城東郭仲產曰郡東北一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為軍前導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朔六年封騫為侯國地理志曰南陽有博望縣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淯水又東南逕西鄂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子緒於西鄂也功曹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淯

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方關城北漢永平四年封南陽太守杜龍為侯國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人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翁目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尚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今惟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旋而莫究矣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上鑿盧永拱雕檐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千秋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洱水又東南流注于淯水世謂之肄洱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淯水又南逕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吏所樹者也淯水又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里津水上有三

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道方城建武三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虜將軍鄧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也淯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國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向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小城城内有舊殿基周二百步高八尺基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基周一百步高五丈蓋更始所起也城西三里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盪其胷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於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為天子於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騎進馬於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征至宛臨淯水祠士將亡歔欷流涕眾皆哀慟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為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紫溪又逕宛而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

故周氏為呂國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為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為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終，破之於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汝溪之流，而左注清水。清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為三公置。余按清水左右舊有二碑，所謂南蠻北漢者。水側之濆聚在清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為南陽，又為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遇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又屈南過清陽縣東。清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

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漢書稱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此。清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康為侯國，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為清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名云陽焉。清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六年，封司徒胡廣為清陽縣安樂鄉侯，今於其國立樂宅戍。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穎，廣女婿，長沙王猜之。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為名。又南過新野縣西，清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右積為陂，東西九里，南北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為良沃。清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光武即位，悼之，追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為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王又卒，中隔西即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清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即以為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為侯邑。王莽更名曰豐穰也。魏荊州刺史治。以人東南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北，為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

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清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赭水。赭水出棘陽縣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赭鄉，謂之小赭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擊上赭也。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赭鄉，謂之赭水。建武二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於赭鄉，以水氏縣，故有赭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赭水。王莽曰陽城也。漢哀帝改為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赭陽侯。赭水縣堨以為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斷岡兩舌，都水潭漲，南北一十餘里，水決南潰，下注為灣。灣分為二，西為赭水，東為榮源。赭水參差，流結兩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俱水枝分，東南至會口入沘。是以地理志云：沘水赭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注，合為黃水，謂所受赭水也。逕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為黃淳水者也。故謝沈漢書稱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臨沘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三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

水為棘水也。[illegible]書音七王封延侯邑為注國，後王兵起擊甄阜[illegible]荊逕棘陽，縣北有[illegible]魯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至黃郵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也。郵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於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為蠻居，猶名之為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清水，謂之為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為力子也。清水又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又南過鄧縣東。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清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塞北，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俊呂之名。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清。清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古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鄾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鄾聚也。南入于沔。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濦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又東逕臨潁縣故城北，濦水又東逕濦強縣故城南，建武元年，世祖封鄧[illegible]也，時單[illegible]

爲侯國。瀙水東爲陽晅陂。余案瀙陽城。在瀙水側。然則此城正應爲瀙陰
城。而有瀙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瀙水。故此城以陽爲名矣。瀙水之南有
二瀆。其南瀆東南流。行歷臨頰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瀆即瀙水之故
瀆矣。汝水於奇頟城汝別東派。時人謂之大瀙水。東北流。俗謂石出世謂
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
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分陂。俗音糞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爲此陂。水積
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瀙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䔍
水。消陵陂水自陂東注之。東廻。又謂之小瀙水。而南流注于大瀙水。大瀙
水取稱。蓋藉瀙汝注。而總受互目矣。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又東逕汝陽
縣故城北。東注于潁。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縣西北有堂谿城。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㮣奔楚。封之
於堂谿。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洒
水王欽于單爲堂谿侯。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白
羊七北淵。蓄牧者禱祀之。俗禁伯手審有羊出水野。姓舊作自此絕焉。淵
水下合灈水。灈水東逕灈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
建武元年。封吳漢縣且爲侯國。其水又東入于汝水。瀙水出潕陰縣東上

界山。山海經謂之瀙水也。郭景純云。或曰視宜爲瀙。出蔚山。許慎云。出中
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此水合。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
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熟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
宣山。南東流注瀙水。瀙水又東。得奚水口。水西出奚山。東入于瀙水也。東
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應劭曰。灈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
即灈水之交會也。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
山。東過其縣南。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流于滎。經書扶予者。其
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諸水東流。左與西通水合。又東東逕水注之。俱導
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於潕陰縣北。左會無水之道。積而不出
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漢以爲陽山縣。
魏武與張繡戰于宛。爲名絕景爲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陰。即是地
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比陽縣五十里。蓋地百頃之所周溉
田萬頃。隨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於潕。潕
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無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
究。又不思矣。潕水又東北。𣵀水注之。水出雉衡東山。南逕建城東。建當爲
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

東山西。西流入潕。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
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寻
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
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
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犫縣。東至瀙水。逕比陽界。南北
聯緜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
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
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
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潕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漢高祖元
年。封樊噲爲侯國也。又東過西平縣北。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
道柏方穆於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
漢宣帝甘露二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理
志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
劒。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又東過郾縣南。郾縣故城在北。遠矣。不
得過。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

置定潁縣。延光中。以陽翟郭鎮之爲尚書令。封定潁侯。即此邑也。潰水出
蔡陽縣。潰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
廣圓一百餘里。峯曰懸鈎。處平懸眾阜之中。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
鄣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
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
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勢。火無能以經。久故也。潰水出于其陰。初流淺
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潰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潰山矣。
潰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潰。謂之小潰水。而亂流
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不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
唐侯。是也。潰水又東。均水注之。水出洪山東北。流逕土山北。山上。土山又
東北流入于潰水。潰水又屈而東南流。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
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晉武太康中。立爲郡。有
溠水出縣西北黃山。南逕㵟西縣西。又東南。㵟水入焉。㵟水出桐柏山之
陽。呂忱曰。水在義陽。㵟水東南。逕㵟西縣西。又東南流于溠。溠水又東南
逕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逕，單騎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涌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涢。涢水又會于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涢。涢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涢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西北流，南迴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涢水又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鄖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涢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籠彩鳳以惑衆。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逆於江溠，即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涢水兼清水之目矣。涢水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原也。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古碑，文字關落，不可復識。其水歷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渋水也。又西南流逕故城南，即古縣治也。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北山有新市，故比加南，分安陸立縣。人王匡中興初，舉兵於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縣，左合上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上山，東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東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涢。涢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溳水右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湍沙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湧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流百餘步，合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涢。涢水又右得漳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重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故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涢。涢水又東南入于夏。自此之下分為二水，東通溳水，西入于沔，謂之西口也。溳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又北出大尖山，南至嵩城西揚水[illegible]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俗謂之烈山氏。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溳，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溳。溳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南過安陸，入于涢。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如酈知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為五水蠻。

水也。謂巴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蘄水，蠻左憑居，阻藉山川，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南過其縣西，晉改為蘄陽縣，縣徙江州，置大陽戍。後齊安郡移治於此也。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蘄水南對蘄陽洲，入于大江，謂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水 水經十三

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謂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北過其縣東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又北過安豐縣東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爲大司空之安豐侯也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孔藂爲侯國也世謂之決水也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灌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也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休之中二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燮滅蓼六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靈帝中封太尉黃琬爲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又北入于淮俗謂之決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脉水尋經方知決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即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司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淠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泄水出東北過六縣東淠水東北右會踰陂川水水出東南踰川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猶都陵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者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爲二水芍水出焉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之北入于淮水之決會謂之沘口也泄水出博安縣博安縣地理志之

博鄉縣也王莽以爲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沘水於麻步川西北出歷濡溪謂之濡水也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泄水自濡溪北安豐縣北流注于淮一謂之其濡口西北入于淮孔流同歸也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又北逕荻丘東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北右合閻澗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流逕浚遒縣西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太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衆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杜叔寶以精兵五千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塘水分爲二洛澗出焉閻澗水注之二水交芍陂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流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迹亭東又北謂之豪水唯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即此處也陂有

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又北過壽春縣東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津側又有湖堂北亭逕叶溪水陸爭走爲草山又西北左合東溪溪水引瀆北山西南流逕導公亭西又逕東亭五香童空畔素盡灊覽也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東逕臺下童如有務外然北里行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湖謂之東臺湖亦北肅清也肥水西逕壽春縣城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神天壽何蔚日出於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谷嬉遊多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爲高下居閑居亦勝境也溪水流注于肥水北入于淮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遂爲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石橋門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倉也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忍

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帝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唯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葛洪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水左瀆芍陂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爲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都亭，亭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訖，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太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反，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爲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顧幼明爲其廟銘，故左寵堤爲廟讚，夏侯敬友爲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又北出城注肥水。

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於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爲玄康南路，肥道左逕宿宮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水北出隊，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於肥水之濱，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即故戰敗處，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自城父東逕合肥縣城，南居四水中，東又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於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高峯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沮水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城，故析城也。下邑義熙初分析城立，而表恵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桐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北，縣城因岡爲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阪南。長阪即張益德横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綰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

合焉。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荊山在景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群峯競舉，而荊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東北一百四十里，高陽城，南移治許茂故城，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漳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潘璋斬之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于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漳水又南，泥水注之。山海經曰：泥水出東北宜諸之山，而流注于漳水。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地理志曰：南貞東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非也。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也。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爲頴王都。夏水又逕交阯大守胡寵墓北。漢大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然冢西有胡基，有王隱晉書

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衆說。從而正之。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産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土人謂之堵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為非也。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

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羌水出羌中參狼谷。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水又東南逕宕昌婆川城東南北注羌水。昔姜維之寇隴右也。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邑橋頭。從此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此道。逕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逕葭蘆城西。羊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三部城南。東南右妾水合。傍西南出。即水源所發也。羌水又逕葭蘆城南。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為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水西。王莽之統陸。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特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

屈而東。西流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由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由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故廣漢郡也。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梓潼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是山為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亦言涪水至北入漢水。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亦謂之為內水也。逕墊江。公孫述令延岑盛兵於沈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呼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為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劉桑未知定所制矣。兵燕凡羊東逕為果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今潮帶谷。絕壁百

尋北谷口逕城東門。傍山尋潮五里有鉤梁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涔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涔水歷其北。北至沔陽。左沔為三水口也。江水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即瀆山也。水曰清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閱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名歷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漢武帝元封四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為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

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
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崍山邛崍山也在漢
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子陽按轡處
也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峒崍又東百五十里
曰峨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峨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
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峨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
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
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
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
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
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於江作堋堋有
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
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
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之都安大堰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九　七

亦曰湔堰又謂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
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
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上夫在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
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
逕江源縣王莽更名邛源也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
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沉江中喪後日當至可
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
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
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南
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
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
之曰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大康中蜀郡為王國更為成都內史
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
益州以新啓犍為牂牁越雋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

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
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
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經
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
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
頭在市橋一頭沈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
橋亦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
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里道西故錦官也言
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
里也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
不為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識
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穿鑿山渡水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
江也又從沖里橋北折曰長升橋城北十里曰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
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李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九　八

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漢自廣
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為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
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墜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
江就尚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繫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
繁田一千七百頃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
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縣故大夜郎國
漢武帝開道置以為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建元六年置王
莽更名西順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都江入焉出江源縣首受
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注上昌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
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
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為大堰
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
水所導也自作道與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水出徼外成
都西沉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筰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
都尉主外羌在邛來山表自蜀西渡邛筰其至險有弄棟八渡之難揚母

関路之嶮。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為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
井水。又井水又東逕江都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
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魚，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
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
水南逕越嶲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蜻蛉縣。縣本雲山地也。蜀建興
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蜻蛉縣上承蜻蛉水，
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于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縣。州故庲降都督
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
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
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阯郡麊泠縣，南流入于海。江
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泝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
會日暮不移，遂為刺客所害。亦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
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
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懸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
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
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巳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
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
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
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有峩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
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慎以為涐水也。
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
陽西，入江聶陽西。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
水北流注。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
紀所謂僰童之富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
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
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
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縣有
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
處懸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從焚來至此而止，言崖
峽不更上也。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
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於灘下出。時
人為說曰：符有光洛，僰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里水合。水出宰州南

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
為郡。導源汾關山，北水流，有大涉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里水。又北
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洛水則未聞也。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
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
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
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冰道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
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縣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
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帝之為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
巴蜀，置廣漢郡於乘鄉。王莽之就信縣曰吾雒也。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
涪城，後治洛縣。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
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
涪攻之，龐士元中流矢死於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土地沃美，
人士儁乂，為一州稱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
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溯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詩遊學，
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詩
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湧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
膳焉。可謂孝悌發於衿寸，徽美著於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
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綿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水。呂忱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為牛
鞞水。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又
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
為沃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
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為侯國。江中有大門小門焉。
季秋之月，則黃甾魚死溫也。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
陽有貴兒象，王亦求之而獠殺之。後世祖怨，為子立祠於縣，謫其民，罰布
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
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親戀，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
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縣雖迫山川，土地特
美，蠶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江
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頻歷二險也。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
從符關東北注之。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漢武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

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
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
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
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
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
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
水宕渠水。水合南流注之。強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
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
里。故蜀巴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
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
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
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
以歸。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於江州則永
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胤之訟。復為巴郡。以嚴顏為守。顏見先
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枏心處。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
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
護李嚴更城周一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
亮不許。競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
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增盛。壞散顛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
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
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暠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
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立水矣。江水北岸有塗山。
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群書。咸言
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
屈注之。又東逕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
中。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山高險。全
無人居。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雞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
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
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
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
玄猿於是縣。猿自拔矢。卷木葉塞其創。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
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三郡遂罷。有江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

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橘石。東為銅柱
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
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
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
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
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注江。江水
又東得黃華水口。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
百里。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地
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又東過南復縣。句東水出焉。江水
又東右得將龜溪口。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
出自此溪也。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二溪水出涪陵縣界。謂之于陽溪。北流
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夾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
五尺。脩煮不絕。溪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
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于江。
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右逕池溪口。
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
丈。長六里。而隱伏于江中。夏沒冬出。基亙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
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江水又東
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源出西
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
溪水出焉。又西逕一百里。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又入逕
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謂之彭溪口。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
南。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
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濱。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
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縣。翼
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故因
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
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
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溪下與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
歷檀井溪。謂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
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
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靈壽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魚復縣有橘官有

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為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雁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蠻不可輕至江水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川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兩穴穴方數丈中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江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

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更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南逕赤岬西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旁也郭仲產曰斯石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為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以魚復為故陵郡趙亂許劉璋改為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瀼溪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闚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為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為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猨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崖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即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猨猨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所不聞聲將同狢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域也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注流之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為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北井縣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眾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曰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郭景純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姐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五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鎧斷道。孫桓為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江水又東逕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即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里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江水又東逕城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溪，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員土獄，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與！余謂袁崧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

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江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泠峽，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江水又東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鱉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也。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峽北有七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並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皇元年，騭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

絶。袁崧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松江有峻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有白鹿上。**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開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三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絶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

注之。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游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於蜀，屢愆秋期，登此山絶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北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也。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其民与羅徙，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産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川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

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毀沒。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而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迤洲，長十餘里。義熙初，武烈王斬桓謙處。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僑精廬。僑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梁桓縣界。忍衣麤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欲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遲踪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廣陵，卒於彼土。僑本洲無定止處，宿憩一小巷，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爲白虎王。**江水又東會沮口，**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南過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枝迴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

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於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去之。王韶之云：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於此洲，斬昇於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絶，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兩石牛，嘗爲罾害矣。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謂之邴里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鷰尾洲，**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江水斷洲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爲自塗山南省南土者也。是郢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王坐侵廟壖地爲宮，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王莽更名南順。

縣曰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乃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論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方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枚迴，下迄於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於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弘信義，談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宿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江水左迆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迆，南派屈而極，水曲之地勢，世謂之江曲者也。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北是湖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江浦也，對黃洲。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水與高水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八賄

水

水經十四

水經 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江水左迆，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江浦也。大江又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於是二龍弭鞭蜒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縣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沈此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閒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揚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蚊害，世稱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醴浦。江水右會飯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堤也。

江水又東逕竹町南。江中有觀詳溠，溠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得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澗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口，世謂之白鳥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右歷鴨蘭磯北，江中。世謂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止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又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

填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對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㴠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楊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𣹢洲，一名𣹢步洲，江濆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厓阜峻至白沙，方有浦，止其難。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左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東北流為長洋港，東北流逕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洲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里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於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為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東右得聶口，江浦也。左對聶州。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江水東逕大軍山南，山東有山，是曰江

水左迤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之，出江州武昌縣泰山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山東即土城浦也。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沌水上承沔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為沌水，逕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有陽都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亦曰炭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夏也。晉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陵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於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於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

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為鵠灣。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矣。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加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宋元嘉二年，衛軍到彥之討謝晦，晦兵上流，為江北遺延頭所欲走于此，為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庾仲雍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夏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狂風之患矣。北對峥嵘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於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又東過邾縣南，江水東逕白

虎磯北，山臨側江濆，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磯北，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左岸有狄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南，流注于江。江水右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峰大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龍戍南，梁定州治。豐田施秀為刺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浮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豐田土為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側水注之，出黃武山，南流逕曰沙戍西，又東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洲。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夏有泥水，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虎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鳳鳴口，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為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為石虎將張貉度所陷，白爾

立塢爲城南對蘆州昔吳將客舍於洲上方便所止也亦謂之羅州矣
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
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
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
州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爲敗舶
灣因鑿樊山爲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爲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
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
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國子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也世本稱
熊渠封其中子之名爲紅是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鄂矣九州記曰鄂
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故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
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
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
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琰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
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
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
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

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
使將害常侍王蕃而其首虎以擲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
上曰墮臺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郎壇權告天位於此顧謂公卿曰魯
子敬常言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
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
又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
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
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於水則引
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
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
相利倉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
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會希水口出
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
祠南嶽廟音潛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
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口水者
也洪水流急奔霖雨暴病渠溢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

浦從北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伏枕帶長江江又東得苦菜步下有章浦本
西陽郡治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又
曰方與亦曰南陽洪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二名石塔水勢迅急
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
帝建初二年封陰堂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
其北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也北縣則三洲也山連逕江則
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於行小難兩山之間
爲關塞也從此濟於上溪上溪者此岸也名也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
注之江水右得苦口江浦也浦東有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岸有果湖口
江之左也蕪塘戍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左右臨江
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也又東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
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爲侯國也注水又東得銅
套口江浦也大江右磯嶼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水左
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戒口江浦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
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
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從曰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山

東口有蘄江浦也庾仲雍謂之蘄二浦也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
注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圻也又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
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縣故
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
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閒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
病故亦謂夜飛遊女矣又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新陽
水之左右公私裂既成沃壤舊吳屯所在也江水口右東得蘭溪水口並
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
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
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樹青山輒一童子甚長問
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眾人之中忽
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
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
謂利水也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餘里岸似江山青衣水出青衣
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
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沉黎郡西部都尉

青衣之王。漢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青衣所發，東逕其縣，與沬水會於巂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对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派注于大江。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洹。地志曰：洹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自水耳，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和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川彼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水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昆侖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皡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

又逕越巂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䢐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莋，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巂曰莋，皆夷種也。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莋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謂之河。河中有蛙。巂山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為越巂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為集巂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巂水即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昔李張敗李流於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迹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時蛉水又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世方盛，鳥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縣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繩。繩水又逕越巂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縣而東流注馬湖江也。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瀘江水。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巂，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狼，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愊裂而卒。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

中水平十二年，五將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出將南山。漢武帝時通將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蒼津，渡蘭倉，為作人。山高四十里。蘭蒼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亦水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

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謂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瀘水、溫水、孫水、淹水、大度水、涐水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仕至孝，為母汲江膂水，天為出平石，至江膂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涐水出廣柔徼外，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山人有劉慈者，大始元年，黃龍二見于慈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以獲龍縣也。涐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記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逕開邦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東入于江。昔沫水

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延江水出犍為南廣縣，又東至牂柯鄨縣，東屈北流。鄨縣，故犍為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入鄨水。鄨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闞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鄨水。鄨水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又與漢水合，出犍為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山闕谷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巴立為涪陵郡，張堪為縣，會公孫述攀堪司心義士，莫習水者，故渡堪於小別江，知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水，石門空岫，陰深邃澗，闕崟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無不危心於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開闢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連複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入于酉水。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破，光武

時移治東山之上，遂易為武陵。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黚。蓋鄨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酉陽合也。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存水出犍為郁鄢縣，王莽之郁鄢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於山，繫馬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周水自縣東南流，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周水又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為毋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水，蓋水變名也。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溫水出牂柯夜郎縣。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稾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稾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

狹。似如倒池。故曰顛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郡。治滇城。劉禪晉寧郡治也。溫水又西會水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榆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州上。又有雲平縣。並在州中。榆水東流。無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興古郡之無掇縣東。王莽更名有掇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於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㷼縣。梁水又東逕無掇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治宛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溫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為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

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為從化。文象水。象水與盧惟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黃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縣有朱主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主水。朱主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東北入于鬱。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僚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搞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舡。因名且蘭為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

番禺是也。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又東驩水出焉。又逕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謂于績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潭城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而有橋水。參訪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書為南。南橋水也。蓋書字誤矣。鬱水右則派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阿林縣。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鬱林又東。封水注之。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謂之臨賀。東南流。萌渚嶠西。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有羅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

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右朗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朗湖。湖水承金山朗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冷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冷水合。水出壽冷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冷縣。以為界。疊即此縣也。區粟城南長嶺東壽冷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隱山遶逕區粟故城南。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准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深有竹可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

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瀆派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塼城二丈。上起塼墻一丈。開方隙孔。塼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民周居。繞岨峭地。除林邑。故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王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栖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景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也。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壽泠水自城南。東與盧容水合。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狼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衆。慢威背德。北賓緣南金闕貢方今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東兵日南。外久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天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樓閣雨血。塡尸城觀。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林郡象林縣治也。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廣兵伐范文於舊日南之盧容縣。爲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眞。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陳延勞佛。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逕。鬱水南入通壽泠。即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眞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眞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

鬭。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度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眞。咸驩已南。麞麂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處治口至九德。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九德縣屬九眞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轝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爲九德郡。又爲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置也。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眞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眞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眞。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傷殺乃退。地理志曰。九眞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城也。晉書地道記曰。九眞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岼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逕。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元年。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區粟也。浚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日盧容縣至無志越。朱吾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景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林邑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楊邁出婚不在。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楊邁攜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於壽泠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楊邁柂工。船敗縱橫。昆侖單舸。接得楊邁。絹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泠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於灣。分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旍蓋海。將指典沖。於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

還渡。典冲林邑入浦。令軍水進。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處罽賓之徼表國。越裳之壃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為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稚家奴也。文為奴時。山邊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咒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得此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斫蘆藁。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稚嘗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廊略。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眾心。文譖王諸子。或奔或徙。王乃獨立。咸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於外國。海行之水。置毒榔于中。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是椎灣許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臛裸種。漢魏流親。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進。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接連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形遠界。三重長洲。隱山繞西。衛北廻東。其嶺南開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廻東合淮流。以注典冲。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壍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壍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廻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二百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峩。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壍。北廻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壍。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

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日。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簷鴟尾。青璅丹墀。榱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為埿。牆壁青光。迴度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檐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擅和之征林邑。其王楊邁舉國夜奔窟山。遂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楊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楊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已起。相晰艷。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慶。其太子初名咄。咄後楊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楊邁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壍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藥。藤蘿茅芳。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桂父縣人也。接居此林。服桂得道。翁異羽翮。長閑灝氣。北翼鳥。不北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戚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橫鄉樹。最南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侍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常對飛鳥。感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稑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其小水壅暴。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壍。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揜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𦡊。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顯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知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安芏。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湖上西流。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

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為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屬
然一限。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亦曰象水也。又象象浦之名。晉功
臣表。所謂金潾清逕。象渚埜淅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
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為害。山
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
徒跣。耳廣垂以為端。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
以黑為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
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
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囷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
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
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
先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為東蕃。故
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為塘
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
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
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

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
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
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應劭曰。鬱水出
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矣。溫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呂忱曰。溫水
一曰煖水也。東南至蜻蛉縣。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
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置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
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
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溫水逕縣之臨
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
縣東北流。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益
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吊鳥山。眾鳥千百為群。其會鳴呼啁哳
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吊。夜燃火伺取之。其無
嗉不食。以特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眾鳥來吊。因
名曰吊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過不韋縣。縣故
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
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
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
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
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攻漢鹿茤民。鹿茤民弱小。將為所禽。於是天大
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為逆流。波湧二百餘里。革船沉沒。溺死數千人。後
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
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
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
也。即遣使詣越嶲奉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
昌郡。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
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
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溫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
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為東北。東南出益州界。葉榆水自邪龍縣東
南逕秦臧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柏縣也。榆水自澤又東南
流。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
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伏流。潰其阿。汩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

矣。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
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
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
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鬬者三千兵
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
水利。用為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樹。樹出
麪。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盤水北入榆
水。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東是也。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
進桑關。逕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
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
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
于交阯。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為三水。東
入海。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
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在海島。人
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
百越。啟七郡。於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特

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者遂交阯於南爲子孫基址也。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外城記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眞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五路將軍到合浦。令越王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主諸雒將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䳒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攻破州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麊泠縣。得交阯九眞二郡民二歲調賦。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爾時西蜀並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從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阯。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阯。越遂服諸雒將。馬援以西于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道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豘。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以龍編爲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惠度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

而死。於是斬之。傳首京師。惠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爲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言於郡東界。復合爲三水。此其一也。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東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龕陵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龕陵縣南。又州外城記曰。縣本交阯郡治也。林邑記曰。縣本自交阯南行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城記曰。交州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北對交阯朱䳒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功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眞。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群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爲群。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眞亭。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眞乃靖。其水又東逕胥浦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縣紀粟者也。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鬭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鬱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王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出焉。東南過佷山縣南。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恒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効。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各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

地悔撰。廣十餘丈。廪君因柯使射殺之。天乃開明。廪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廪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廪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稌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事既渺古。難爲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其下悲崖千仞。自水上逕望見。每見沙山嶺者。坂一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路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床上。見都疑瞻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爲仙人室。袁崧云。都孫息尚存。夷水又東與鹽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暖冬熱。上常有霧氣。療百病。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爲音也。舊武陵之屬縣。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鉤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

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崧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便寒慄。言至六月中。水不可當。雖又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於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溉。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數東西廣一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蔥。從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削。分隨纓而輸。不得過越。不須而輸。繖山往觀者。去時特平整。處自然恭肅矣。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出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涌泉成溪。即六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夫

陰欲雨。輒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常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烏。多倒懸。玄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秋則入藏。春則出遊。民至秋闌。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於餘魚。丹水又逕下積而爲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芮草斷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成。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青綠。與大溪同。夷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東入于江。又夷水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很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恆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八賄

水　水經十五

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又東北入于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闊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陽西碣充縣廢省臨澧即其地縣臨封縣之故治臨側澧水即為縣名晉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庄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流澧水又東過零陽縣之北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源南出陵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

南出九度山山下有溪又以九度為名上戲威欽北水石逕越他津皆不飲之九度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謂世名之為仙樓水自下煙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聞聞每所褰涉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蘊郡零溪以著稱矣澧水又逕澧縣右會溇溇水出建平郡東逕溇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溇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溇水溇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溇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部嵩梁山高峯孤秀望千里望之若嵩高以言嵩山開玄照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出高秀特山下有峭側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北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涔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安南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於作唐

縣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澹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澹澧者也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為沅水東逕無陽縣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對無水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注于熊溪熊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且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為名蓋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崎之山北流入于沅水又一溪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義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所治序溪最為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狂水水導源狂溪北流注沅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

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元水名之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采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於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為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夷原有陽敢崖崖色紺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夫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流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陸縣北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縣移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遷陵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

即延江之枝津也始之下派謂之西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
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又東逕沅
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其城跨山枕谷
酉水又南逕沅水關關謂之史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水又逕實應
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沅水又東溪溪水南出若山山深迴
嶮人跡阻絕溪水北瀉沅川水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
山與天門郡之漊陽縣分嶺溪水合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
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胡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
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胡頭望而多嶮壑中紆 于聽援枕
胡頭希勿乎成道過摩岳於此也公度諸信可悲矣劉於之曰沅水
自胡頭枝分爲三十三渡逕交阯龍編縣東北入于海脉水尋梁乃非關
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又東北過臨沅縣南臨沅縣與沅南縣
分水沅南縣西有空山蒐狼孰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
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停渕下山東帶渕
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
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游徘徊愛境沅水又
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
山頹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鍾沅水右東逕平山西南臨沅
水寒松蔭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
沅水因以爲名王莽更之監沅縣也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銘
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
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割漢北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
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王莽更之建平郡也南
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
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
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於沅沅水
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
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今名闞駰以爲興水所出東入沅而
是水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水又
東歷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
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
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

遺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有
水遺理張各一岸而陵空交合其上承諸湖下注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
縣西北入于江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於江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
水谷山海經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南至鬱林潭中縣
與鄣水合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溪
水南歷鐔中注于浪水又東至蒼梧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
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
浪水於縣左合鬱溪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曰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
開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羸𨻻
縣移治於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
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衆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喻巨巨
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
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爲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
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衆即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
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
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於交州刺史何敞處事與丰亭女鬼同王氏交廣
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
博宿巨部伍興軍逆騭於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於是遂交戰毅與衆
投水死者千有餘人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鬱水
分浪南注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
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
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郡人
名之爲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
番禺蓋秉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
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豪
傑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險可以爲國會病篤無人與言故
召公來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非關門絕宮以法誅秦所置吏
以其黨爲守自立爲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爲越王剖符通使立
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以
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爲交州
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
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鼈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

丁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迴。
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
履。於焉逍遙。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
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
寧集。交州治中文武閤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
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
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
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祕奧神密之墓。佗之葬
也。因山為墳。其壠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槨。
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慎終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
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為治
中。少棲仙術。善解飛雲。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
朝列。化為白鵠。至閤前廻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躭驚還就列。
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步騭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
記稱。吳平。晉滕脩為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以為虛。責其人。乃
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遣送示脩。脩始服謝。厚為遣。其一水南入者。鬱川

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柯下灕
津同會番禺。蓋秦斯水而入于越也。浪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鯌
魚。裴淵廣州記曰。鯌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鑪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
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鯌魚子朝出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
下入。旦由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其餘又東
至龍川縣為涅水。屈北入員水。浪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
志曰。縣多鵕鷬。鵕鷬山雞也。毛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鬭。世以家雞鬭
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垌者也。趙佗
乘此縣。而作帝南越矣。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揭陽縣。王
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資水出武陵郡無陽
縣界唐糺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
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俗傳。後漢伐五
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即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縣。漢武
帝元朔五年。為長沙定王子洪侯定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
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為都梁。山
因以號縣矣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

逕扶陽縣南。故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
狄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湳水口也。又東北過邵陵
縣之北。縣治郡下。南臨大溪。不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
元年。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於邵陵縣。縣故邵陵也。溪又東得高平
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逕高平縣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
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陵
南縣故昭陽也。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自下東北出益陽
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又東北過益陽縣北。縣有關
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
拒之。於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
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
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南十里
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或三五尺。深者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
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採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
東北入于江也。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連水出連道縣

西資水之別。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一百六十
里。控引眾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
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刻畫。
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連水又逕湘鄉縣南。臨連水。
本屬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東北過
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
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於臨湘縣為西南者矣。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
山。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
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為
二水。南為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
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東北過零陵縣東。越城嶠水南
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
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東北逕觀陽縣。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
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縣蓋即水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
口也。又東北過洮陽縣東。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縣以
立稱矣。漢武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狗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洮

治也。其水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過泉陵縣西。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
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
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
南有大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
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山之東北冷道縣界。又有舜廟。縣南有舜
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
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溪以託名焉。馮水帶約衆流。渾成
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至關。關下。下地名也。是商州改業之始。馮水又
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亦謂之
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馮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
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
南。營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在營水之陽。故以名郡。以
營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縣本泠
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為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為縣。武帝元朔五年
封王中子買為舂陵節侯。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
相傳言漢家舊城。漢稱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字缺落

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南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新縣東。縣東傍都溪
溪水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
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泠道縣北。與泠水合。水南出九疑山
北流逕其縣西南。縣指泠溪以即名。王莽之泠陵縣也。泠水又北流注于
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溪水又北流注于營陽峽。又北至觀陽縣而出
于峽矣。大小二峽之間。為泓淵之極限矣。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
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閏。零陵郡治
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實惟零陵。武作
零郡。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邳陳球為零陵太守。桂陽賊胡蘭攻
零陵。賊決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不能下。縣有白土鄉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
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
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更生鄉也。晉書地道志曰。縣有
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
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崖巒崎嶇。峰嶺萬尋。登觀望于上。應水出於下。
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即應水為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

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
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
鬼。象生不惠。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池
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鷰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鷰。因以名
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鷰群飛。頡頏如真鷰矣。
羅君章云。今鷰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
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
注于湘。其水澗揚清。流濁。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
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平。故新平也。泉川為沘。共成一津。西北流
東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
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
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
水從東南來注之。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邵薑山。東北流至重
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
時聞銅聲於水。水輒變淥作銅腥。魚為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
長沙頃王子度邑也。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

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
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
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
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
數十里。此鼓今無復聲。觀陽縣東有裝巖。其下有石。其形如覆舡。扣之清
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北又歷印石。石在衡水縣南。江水又有盤石。或大或
小。臨水而石悉有迹。其方如印。累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為
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容
為峻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
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為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
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
玉字之書。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
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
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
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正
元二年。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呼永。來徙郡湘西矣。十三州

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逕鍾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漉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為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而傍湘水，縣北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床，臨對清流。水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或作吉字，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右逕船官西，湘洲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王莽改號撫睦，故楚南境之地也。秦滅楚，以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於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制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廓口，並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對瀏水。又北，溈水從西南來注之。溈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溈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溈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合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陽縣西北，逕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

與下鼻滑合。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為陵子潭，東北派注湘，為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又北過羅縣西，濆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東湖也，南流于錫，謂之三陽逕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謂之門逕也。湘水紆流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逕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大湖，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逕，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於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瀆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陵，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立長沙立郡，因以為郡，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為汨羅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壘石山東，又北逕壘石戍西，謂之苟導逕矣。西北合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西對懸城口，湘水又北得几口，並相浦也。湘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右合苟逕北口與淤口合，又北得同伴口，皆相浦右迆者也。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左會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

流。逕麻角山。東石逕徑乎戍南。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有戍湘浦也。則
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
湖口也。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派注于江。謂之麋湖口
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溪也。湖水左則注水注之。世謂之武
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
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
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
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
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東北對編山。山
多尾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廻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
笛烏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
庭者也。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
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丘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
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屆大江。故
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夫山列關。謂之射猴。又北對養

口。或相浦也。水色清異。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灕水亦
出陽海山。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
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
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灕水又南與溈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
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
合兵小零陵越城。迄于陽。即是地也。溈水又東南流注于灕水。漢書所謂
出零陵下灕水者也。灕水又南合洋九溪。水出于洋九山。山有秀泉。奔流
衝激。山甚及溪中有石若丸。自然殊圓。狀洋九矣。故山水即名焉。溪水東
流注于灕水。灕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大帝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南
部。立始興縣。灕水又南右會谷溪。溪水出永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
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為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
灕水。灕水又東南流入熙平縣。逕羊瀨山。山臨水石。悉有色類羊。又東南
逕雞瀨山。山帶灕水。山石色狀雞。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灕水又南得熙
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
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扶鄉也
孫皓割以為縣。溪水又南注熙平水。熙平水又西注于灕水。縣旬又別夕潛

水出東山西。有增水從山下注。增一月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閏
於朔水。因名此增為朝夕增矣。灕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屋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東南
左會謝沐溪。溪派湊合。西逕平樂南。孫皓割蒼梧之荒。立以為縣。北隸
始安。溪水又西南注于灕水。謂之平水。南過蒼梧荔浦縣。灕水出縣西
北。鬱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
東南流入于荔浦。縣江于瀨溪。又注于灕水之上。有灕水。關灕水又南左
合靈溪水口。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岡。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灕水也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溱水導源
縣西。而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
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
右合溱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臨側溪。東因曰臨武。王莽
更名大武也。溪水又東南流。左合黃岑溪水。溪水出郴縣黃岑山。西南流。右
合武溪。武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崟嶮
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東
至曲江縣安聚邑東。屈西南流。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

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
水又南合令水。令水東出令君山。山邸本之孤秀也。晉大元十八年。廟于
餘丈。於是龍祠暴頽。派注空頹。所入濱于瀧。瀧水又右合林水。林水出
縣東北酒山。王歆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前有磐石。上行十丈中。悉
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僮。數萬三餅。
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猶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
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備。視則奴死銀失。林水又西流于瀧水。又與雲
水合。水出縣北湯泉。泉源而流。吉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
有細赤魚存之。不為灼也。而不合瀧水。又有溢水。上承滄海之有鳥典高
其水吐納東流。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山本名虎都山。亦曰
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華宇巖阿。振虎遠跡。蓋律
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又言縣昔號曲紅曲山
名也。東遠同是矣。瀧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昔隸。王莽以為除虜。
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縣。東傍瀧。吳號曰化瀧
水。水左即東溪口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網山。西南流與連水
合。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逕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

斤則狹裝之次。其下松路名連溪。連水派注于耒溪。謂之連。史仲物謂之
大庾嶠水也。耒溪亦名耒江。又曰始興水。又西即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
即階山。水有別源。曰梁嗒重負檢龍。沸并相扁。但原異注。合爲一川。水側
有昇天子城。昇天子所未聞也。即階水又西北注于耒江。江水又西逕始
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嶠一歲。則百餘步。看
衣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派注于耒江。耒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石
北山。南派逕韶石下。石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
似雙闕。名曰韶石。古者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長。溝盈一紀。利水
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背爲巖。古石本桂
陽汝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未見。故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
以其有靈運誌。又曰靈石。其案庭臨江。壁立皮峻。有若瞰焉。水石高瀨。淳
響不絕。内有奇瀑留。聆說不已。利水南注耒江。耒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耒
江口。溱水自此有始興大江之名。而南入湞陽縣也。過湞陽縣。出洭浦關
與桂水合。溱水南逕湞陽縣。兩萬益非也。工界之基式矣。縣東有湞石山。廣
圓三十里。挺峙大江之北。望趾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漁史所憩。昔吹於
山北開運郡之路。鑿有大蛇斷道不來。是以今者必有石室前。泥于而漆
也。溱水又西南歷皋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
昔當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右。則湞水注之。水出
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溱水
又西南。洭水入焉。山海經所謂湟水出桂陽西北。東南注肄入敦浦西者
也。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壁
壁深。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巖巖亂峙。中川特立。水勢至
駛。怒沸騰。派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昔中朝將。縣人有使
者至洛。有便託付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
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
府。衣不沾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齒
貫。以此推之。亦爲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其縣結分四會之北鄉
立焉。南入于海。溱水又南注于[?]而入于海。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水出桂
陽縣西北上[?]山[?]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洭水。地理
志曰。洭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洭水又東南流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嶠
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
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

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寧以閩信。但貲生石中。挚於空表。斯
抑頻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其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
連口水。水出縣西北一百一十里石塘村。村之派水側有豫章木。本逕可
二丈。其株根猶存。代之採伐而本猶若新。羽族飛翔。不息其傍。衆枝飛散
連其卿亦不測所如。惟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連水東南流注于洭。洭水
又東南流而人與軒水合。水導源迷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
十竭。信若潮派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縣故城西。者舊傳曰。昔縣長臨
縣。欲遷[?]僅趣級。大史逕說言勢使然。[?]斷連罔派血成川。城因傾隨。遂即
須[?]欲。關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追跳至鼓。自陽山達于桂陽之武步
驛。所至有空鼓道也。其道如塹。達于鼓城矣。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
洭縣之桃鄉。深結分立爲縣也。洭水又南東流也。東南過含洭縣。應劭曰
洭水東北入沅。瀆注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人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
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利山湖。湖水廣圓五里。深[?]。瑜。凡水西南流注于洭
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空鼓坎。即陽山之鼓枝也。據在川側。雖衝波
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唯人上下。以萬檀者。鮮有靡疾。洭水
又東南左合陶水。水東出先山。山盤紆數百里。有婧嵩遠起。疑以青林。與雲
霓亂來。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昔[?]云是行宮所。陶水西
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
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爲縣。有善政。白鹿來遊。故城及岡並即名焉
南出洭浦關爲桂水。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
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漼水也。漢武帝元
鼎元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
名也。深水出桂陽盧聚。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
營波。同注湘津。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經書桂陽者。縣本隸桂
陽郡。後到屬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疑山東也。西北過
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
邪入于湘。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爲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鍾水
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雜水
合。都山即都龐之嶠也。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即嶠水也。庾仲初曰。嶠水
南入始興。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雜水即桂水也。雜桂
聲相近。故字隨讀變。經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
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屈東北流屆鍾亭。左會鍾水。通爲

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又北過魏寧縣之東。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一百二十里。縣南西二面。頗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益縣邑派移。今古不同故也。又北入于湘。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鳥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瀑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爲行旅沂沙之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黃皮山。西南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縣在郡東三百餘里。山又在縣東。耒水無出南山理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有綠水。出縣東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桂郴渠。郡。五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耒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𥡴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縣界爲二十石則不飲之。昔吴隱之祀而不亂。豈謂能渝其真乎。蓋亦恐其名也。劉澄之謂爲一溼溪。通四會。絲爲五浪而不息也。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郡黃岑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

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爲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凉煖亦異。厥石除泉。其猶江木之半湯泉也。木盛則爲黃溪水。耗則津涇輟流。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内有石虎。因呼爲白虎郡。東觀漢記曰。茨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惰嬾。少麁履足。多剖裂。充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虚無。時人謂之癡。嘗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爲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遇不走耶。耽曰非女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從年將大疫。死者略半。家一井飲水。可得無恙。如是有哭聲甚哀。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爲馬嶺山。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東溪。泓注不得北逕五縣西也。西岸連山。石

泉懸溜。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也。又北過便縣之西。縣故惠王封長沙王子吳淺爲侯國。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東傍耒水。水東肥南有郡故城。縣有溪水。東出俠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北有盧塘。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側侍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又北過酃縣東。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此西北去臨承縣一十五里。從省縣。十三州志曰。大别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也。北入于湘。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興縣大評山。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訢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逕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

謂之泥水者也。又西北過攸縣南。攸水出東南安城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即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爲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入于洣水也。又西北過陰山縣南。縣本陰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陰山故城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墊山埋谷。故曰陰山。縣上有容水。自侯臺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有歷水。水有大穴。容一百石。出於此水。因以名曰容水。下注洣謂之歷口。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蘋岡。不半湖。湖廣圓七里。湖水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咏。緋神細白雲。爲思芳流。擠念泉鄉。遺咏在茲。覽其餘滴。依然息遠。且邀想度。琰。究其文咏。可念故嫣墳細札。以詮其味。其略曰。登武陵觀樂蘇。峨嶺千秋。洋湖口。命飛嫣。篤白駒。臨天水。心珈嘶。千載後。不如如。並猶賁仲那。秀情超拔矣。又西北入于湘。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縣南臨淥水。水東出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漉淥聲相近。後人藉便以淥爲稱。雖翁陵石異。而即麓是同。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勞水合瀏水出縣
東江州豫章縣首裨山導源西北流逕其縣南縣憑溪以即名也又西北
注于臨湘縣也西入于湘湞水出豫章艾縣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
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王莽更名治翰西過長沙羅縣西羅子自枝江
徙此世猶謂之爲羅侯湞水又西流積而爲陂謂之町湖也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又
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湞水又
在羅水南流注于湘謂之羅汀口者也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山海經
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壄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
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
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
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澄之曰縣東南
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劉氏專
以字說而不知遠失其水實矣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
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縣即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豫
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竦臨川耆老云時
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又西

北過廬陵縣西廬陵縣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曰稱廬水西出長沙安復
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即王莽之用也吳寶鼎中立以爲
安成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漢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漢
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
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
北過新淦縣西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
王莽之脩曉也牽水又東逕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爲吳平矣牽水又東
逕新淦縣即王莽之偶亭也而注于豫章水開英及贛並直稱也又余水出其縣下注之
贛水又北過南昌縣西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蜀水注之
水出康樂縣縣故陽樂也蜀水又東逕望蔡縣縣因汝南上蔡民萍居此土晉太康
元年改爲望蔡縣蜀水又東逕建城縣漢武帝元光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
拾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多聚也縣出燃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疏
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
康中雷孔章入洛賫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其名蜀水
入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

郡夏侯嵩於碑傍立思賢亭松大合抱亭世脩治至今謂之聘君亭也贛
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孺子名穉南昌人高
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穉袁閎誰爲先蕃
稱閎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穉傑出薄域故宜爲先桓帝備禮徵之不
至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於廬前而去衆不知其故林宗
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
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艑處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
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
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
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爲太守署徐穉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
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
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
庇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
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和平
豫章常爲生大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
於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爲豫章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

支校尉立府處步即水渚也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
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
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障四周杳邃有趣晉隆安
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
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
山高瀨激激着樹木樹木霏散遥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
泊也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崖號曰小蕭言蕭史所
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繁風捕影之論處實未所詳聊記奇聞以廣
井魚之聽矣又按搢莊詩莊常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鸞岡四周有水謂之
鸞陂似非虛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
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
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居民多被
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爲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
洩之自是民居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
鎮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
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時九

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冢，刻磚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水。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於渚次聚石為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更名之曰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采，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為鄱陽郡，水又西逕注于贛。又有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循水也。又北過彭澤縣西，循水出艾縣，而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循水又逕東北，逕永循縣。吳宣帝中平二年，名循水。又更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緣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山圖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跡。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睹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睹室悲哀，哭之旦暮，同烏號，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乃傳之，疑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為姓，因廬以氏，周氏、遠師，或託廬墓為辭，假憑廬以託稱，二證既違，二情互爽。按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山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

名。山水相依，互舉殊稱，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強引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曾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主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即化如指，猛使送寶還。于時弟子合閭，根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巖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嶺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娉，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在焉，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己女於水中，將度，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遊，記為二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云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峙，特為瑰異，上生林木，而飛

翕平衆。言其上有玉笥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
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詳之也。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
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
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劍杪。特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爲候。一
鳴吉表。一年右長背發。則吉表不吉。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
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爲廣德國。封孫雲客主於此。晉太康中以爲
廣德縣。分縣宣城郡。會稽保業。漂身清符。進涉北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
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歙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
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統以捆其水。甚清深。又條韓。故石新安分歙縣
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古浙江。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
故城南爲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瀨流驚急。奔放湍天。孫權使賀齊討
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山。山甚峻絕。人工集五兵。齊以鐵戈琢山。升出
不意。人以白梧擊之。衆潰不討。遂用奇功平賊。於是立始新都。封於歙之
華鄉。今齊宇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九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逕浙江。浙
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渚有大
石。高十丈五十圍。水瀨暴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
至北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李子夏先墓。先少
喪二親。負土成墳。數年不勝哀卒。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
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
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蛇浴。池水南
流逕縣西。爲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即紫山
也。山水東南流。名爲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盤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
霞。又名此水爲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山之陰。山
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峙立。又頃對石。往往相捍。十餘
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
一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爲縣目。割
富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于潛。凡有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
下一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
有盤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桐廬溪又東北逕新城縣入
浙江。縣故富春也。孫權省并桐廬。咸和元年。復立爲縣。浙江又東北入富
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
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孤秀長上之。所昇也。漢末墓上有光

如雲氣焉。天子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縣。以討士宗。浙江
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權父冢。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浙江逕縣左合
餘干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
晉建武元年。綠將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今改昇令。建安
十六年。孫氏郡姓亂。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
兩爲城。南門北高。謝安臣郡。進縣逕北門。以爲盆爲事長。浙江又東逕餘
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唯睦也。漢
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郡。渾正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
元寫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大自陸軍還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上
昇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
銜鼓集顏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
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出西
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
中。分會稽縣東陽郡。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塚文云古吉。氣古凶
百年墮水中。今則同磁琢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水合。縣南木
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故謂
之長山縣也。古赤松採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陵傳呼和採。子赤澗
略。溪水南出永康縣。縣本烏傷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洪赦。異苑曰。孫權時水
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增
者甚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
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
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龜曰。子明無多辭。觀
至建業。權將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
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煑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布。北注至縣
南門。入於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
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
如雲林。上有石樹。長三尺許。有似雜綵緣占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
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
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覺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
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
霜菊金燈。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急。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縣溪歙常分信安立溪，亦取石為溪水，又連遠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
水際。黃赤松初化之處也。丈常乃女追之，亦俱仙矣，使人立廟於山下。溪
水又東入于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聳立，
高一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
溪水。闞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
遇於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炳次禁枯柳，柳為生荑。二人相示
而笑。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身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炳乃升茅屋，梧
鼎而爨。主人驚怪，炳笑而不應，屋亦不損。人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
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
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祠東遺咳所，而不能全身起害二事而哀
弘米元之竈。尼逕之來，故雖改矣。穀水入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
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
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
開散，狀如蓮花。昔有道士姓不歸，或因以稽留為山號。山下有錢塘故
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塘記
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
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
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
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縣東有定包
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
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
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於吳，而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
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
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
遊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
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
會稽，至錢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
本名作湖，因秦始皇帝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湖水又東合臨平湖。
吳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
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
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

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又於湖邊得石函。函
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
年。孫皓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錢塘記曰：桓玄之難，湖水
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
江也。又逕會稽山陰縣，有晉竹里，里有舊城，言句踐封范蠡之邑也。浙
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
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
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
高盡眺矣。亭宇雖褫，基陛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冢在木客村。耆
舊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
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
踐謂不欲遷，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
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為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
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
號曰賀臺矣。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
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板
築湖岸，然後能平。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
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
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
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
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勺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覆釜之山，
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
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
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
東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征記
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石形似上有金簡玉書之言，古夏禹發之，
得百川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
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
貴。故彥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
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為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
次道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而對精廬，上番齊木，下幽冥泉，西連稽

山皆一山也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欧冶鑄以成五劒溪水上承嶕
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未屋俯視猿狖驚心寒
木被潭森沉駭觀上有一欅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
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若畫溪世劉寵作郡有
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大錢然山栖遁逸之
士谷隱不羇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為貴荷衆致意故受者以一錢爲
榮是籍貫也長重此耳溪水下注大湖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
公泉泉方數丈冬温夏凉漢太尉鄭弘宿舍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
自居恒躬採伐用貲贍養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
檝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
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有
亭吳黃門郎楊衆明居于弘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還焉使阿濆作埭埭之
西作亭亭棟皆以楊爲名條忽作賊從海來楊亭被燒後復修立鹿石猶
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
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練冶銅錫之處採炭於南山故其間有
炭瀆句踐臣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侯
山山孤立長湖中晉平北將軍孔致康尸將遁世栖跡此山湖北有三小
山謂之康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棄死也山有石室言越王
所將息處矣縣湖北有陳音山是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聞以射道又善
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於國西山上今陳音
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堠及諸鄉舍逆行相屬又於湖中築塘直指
南山北即大越之國秦改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
於此命曰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
禹祠爲越世至勾踐周王於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勾踐稱王都於會稽吳
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東鄉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
事吳故北其門以東為右西為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
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修宇屋之大也亦多是越將故
物句踐霸世徙都瑯邪後爲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氾下水甚深
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甘湾南又
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栽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
好水派還通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淮山本瑯邪郡之
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謂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

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為楚所伐去瑯邪止東武
人隨居山下遂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
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為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上道猶
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村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
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越王爲吳所敗以三千餘衆保於稽山平
身待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
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江之西
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謂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
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浙江樞
巖迎比會稽望秦霞竹亭湖往使不見巖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
與叢不因行李縈白樓亭杜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水建中防吳周
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
帝十二年亦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浙江又東
逕紫苑鄉萬吉屋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
地能語云天明河欲清鄙折金乃生是因名為語兒鄉北有紫苑之名遠
也又無智之徒因稱地名生情穿鑿因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
安得引貴之證地哉常聞曰越北郡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
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夷
漢山陰是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
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
戮戒不利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守城可卒拔柤瀆去此數十里是道要
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也策從之破朗於固陵有西陵湖亦謂之
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皐溪而下注浙江又逕
永興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也闞駰爲大羿之故邑也王莽之
餘衍也漢末童謡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元興縣濱浙
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之東縣馬陽縣又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
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兄有三洩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
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
洩懸三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
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是王之故邑先石
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盧也先水
多瀬瀬中有大湖春秋多水秋夏涸竭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

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流南屈又東逕
北對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門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
傳縣不得開南門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某縣轉注故有東溪西渡焉東
南二渡通臨海並汎單舡爲浮梁西渡通東陽并二十五舡爲橋航江邊
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
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
散入江夾溪上下蒨崖若傾東有車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爲縣之秀
峯山下衆派前導瀦石激波浮嶮四注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
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盤石可
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上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成響水發
未至橋數里便聞其響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
沙溪平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嵊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還復更
狹不得并行行者牽木梢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故事將上飛禽罕至常
有採藥者沿山見通溪尋上於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方潔還復更
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集憩故以憩遊名山嶠北有嵊浦浦口有廟廟
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尋稱名爲蛇虎所傷北則嵊山與

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
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嵊山
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
澄湖遠境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民居號爲桐亭樓樓兩
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
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爲避
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
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
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
書始分之晉治水西常有波湖之患晉中興之初治今處縣下有小江源
出嵊山謂之嵊浦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秦山下注此浦浦西逕山陰浦
而達于江江廣一百餘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巒疊水江關原南川交照
隱故桂棹蘭栧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水
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也地名虞濱晉太康地
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
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

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迴帶長江若岩欲危墜
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
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愛宅蘭風垂
釣於此以樂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貴漁父得魚賣不方平答曰釣亦
不得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
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此三山孤立
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
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嶠有石捉所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
創湖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
有上塘陽中三里隔塘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爲埭
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
頭山山壁之閒有石井冬夏常洌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也有
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測乃號踊江介因解衣
投水咒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沉娥遂於沉處赴水
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
一上波隱是山勢淪沫亭閒星數縣行者難之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

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是抱母
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英獸矣又
有吳濱破山事源注于曹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曰縣有
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一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又東北
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
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山海經
曰浙江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斤南水
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二鬱地理志云過臨塵縣至領
方縣注于鬱容容夜緲湛乘牛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使黎使無水
土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東至臨塵入鬱無會重瀨夫省無
變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南郡西東東入于海容容水在南岳名之
以次轉北也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
縣西北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挺爲山山圖括曰禹封九山山在之衆
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有少
室東北有大室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
食又云山有玉女臺古漢武帝見因以名臺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

北。公宗也。王者封禪於其上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霍山為南嶽
在廬江灊縣西南。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為霍。開山圖曰，其山上
使仲氣。下圖窮泉。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古文之敦物山也。雷
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
東垣曲縣東北也。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太行山在河內野主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恒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
渝縣南水中也。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
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太
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
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隴山終南山。敦物山
在扶風武功縣南西也。湏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中條山也。嶓冢
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南條山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鄭玄
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
鳥名為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
安國曰，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

不為相壯，杜欽因以名。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山海經云，山在鄯林東
河所入也。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地即休屠澤
也。古文以為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姑
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
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
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從發。重
集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
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為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
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
天寒故也。逕于其晉決治北。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卧龍城。南北
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廂各千步。
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
四時宮，隨節遊幸。并舊城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飾
飾擬中夏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
之為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
水出姑臧東揟次縣，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十，而西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
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武威
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
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
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合黎山也。流沙
西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南，書所謂流沙者也。形
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
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
大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合之力盛，其石
如物，言動大之事，發疾經年，故不敢經過焉。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
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崑崙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曰，西
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后開之東門，上有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又歷
員丘不死之國，西入于南海。三危山在燉煌縣南。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
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南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
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
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漢武帝使允分酒泉，立

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即冀縣山下
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言，起則鳴，有常處，人云石鼓山有石鼓於
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易，物鳴深則殃君
主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漢書以為瀆山者也。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
南。是山也，敦水出其北林也。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條山也。卞和得
玉璞於是山，是王不理，懷璧見於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焉。內
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禹貢立章山也。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外
方山，崧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
東北。衡山在長沙湖南縣南。禹治洪水，血馬以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
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
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南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中江在丹陽
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
北界，東入于海。嵊陽山在下邳縣之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縣即
王莽之猶亭也，南書殛鯀於羽山，謂是山也，山西有禹湖，尚文之所化，其仲
為黃熊，以入羽淵。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

今帝今現融汶珠相卯者也。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陶丘丘再成也。
荷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
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伾地在河南成皋縣
北。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然則其伾山名。非地之名也。明都澤在梁郡睢
陽縣東北。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
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沱之南。在邛縣之北。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
地說曰。巧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别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
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
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
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
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
陽清陽二縣之間。清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
山秦出處之所。津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邛縣北
沱。然沱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在所。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
六十。玉海。漢水經自河水至斤江水。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
蕩洹漳易滱聖巨馬濕沽鮑丘濡遼浿洛穀甘滌滩沮渭漾丹汝潁淯潩

漕陰汳睢鮑于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沘淮淮清瀷濦瀙
瀙湞溱斯淚洮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洹若沬延江沅酉存溫
淹葉揄夷油澧沅泿資漣湘灕溱匯深鍾耒洣瀏湞贛廬漸江斤江非
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酈道元
序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
方俱畧。唐六典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
長注。引其一千二百五十二。漢地理志引桑欽之說於上黨曰。絳水
出西南。於平原曰。漯水所出泰山丹陽之汶水。淮水。煌郡之魚澤敦煌。張
掖曰。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中山曰易水。出而北東入海。通典云。水經
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經云奇依光武更名。臨濟安帝更名。
湖陸章帝更名。永安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
詭誕。按後漢志。濟水王莽時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所撰。都不詳
悉。景純注解。殊畧亦多迂怪。經云。河出崑崙山。者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曰。
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酈道元所注。亦引禹記
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叙
康居盤欽之類。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又云。是知帝以後所撰。經云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云。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新
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事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不言桑欽。晁
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有儒林傳。古文尚書生。傳從河南。桑欽君長。
漢地理志注。文選注。史義正義。引水經。後漢注。引水經注。後漢蠻夷傳。
論漢氏征伐戎狄。又云。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唐志有僧道安四
海百川水源記一卷。後西南夷論漢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又約之
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
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
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十罕

館

館侍 記纂淵海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記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 左傳二十四年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可也 左傳四年晨嘉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左傳二十六年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傳三十三年鄭商人曰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傳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同上賓至如歸無寧菑患 左襄三十一年更舍上舍 史記祭紀飾廚傳稱過客 西漢王紀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司馬相如傳夫妻治具 灌夫傳厚具樂飲 陸賈傳以惡草具進 陳平傳並西漢館穀底寧日 伯修溥具以自託方君曾不肯于頓臨 司馬相如長門賦重客至矣校館致餘 柳文別南舊有五花館侍賓之上地也故將肱上成納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南郡新書貢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東坡

館伴 倪思承明集重明節館伴語錄序　左丘明傳春秋載列國應對賓客之辭甚詳蓋事之妥曲非文辭不足以宣其意義理所在強者屈而弱者伸則威力有所不行宜不甚可貴哉中興講和好務大體厥主事於是館伴接伴與夫使虜皆有語錄而虜亦仰體聖朝無愛南北之意擇其臣以口語輕啓釁端故正使皆用同姓稚魯之人相與應對不過唯喏輔行多中原士族或贓而稍知文義朝廷則以閤門賓贊習於儀範謹於言辭者為之對故亦無自而妄發當紹熙初虜之事朝廷方謹選使尤以重厚為先而朝廷亦重於伴容之選故思以披垣備數與虜使周旋半月不過寒暄勞問而已畢事以語錄上其書本不足存然公見之儀私覿之禮皆斟酌舊典無過弗及之患後之求諸故府者或有攷焉嘉定己卯二月景迂老人倪思序

紹熙二年七月金國遣使鎮國上將軍同簽大宗正事上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壹百户完顏究副使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上騎都尉陳留縣開國子食邑伍百户路伯達來賀重明聖節十八日得旨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倪思充館伴使武德郎閤門舍人趙昂充館伴副使尋准勅思假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

昂假廣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永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九月初一日思等洪赤岸班荊館迎接人使宿于館下初二日曉思等遣通事押人馬從物往前路迎接北使副完顏究路伯達以下至一更以來一行舟船到赤岸宿泊初三日早思等令通事依例當面互傳思等名銜北引接分付傳國信台旨互見傳語只將名銜互各轉呈次互各轉呈思等名銜訖次令通事請究等以下受賜御筵并傳語究等云今日本朝忌辰依例受賜訖見赴坐究等云即容便赴少頃同入班荊館天使任邦俊賜御筵具惟忠賜酒菓究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次與思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三節人謝恩次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及拜表訖究等循例送天使土物訖思等同究等陞廳對立定各稍前思顧究等云國信同簽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究等應喏昂顧究云國信同簽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究應喏顧伯達云國信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被旨館伴再得參見伯達云再接瞻見次相揖分位出館歸船簇送御筵酒菓食味上船訖換通事云究等少間到仁和館見赴會食思等循例從之次行船到仁和館攏泊將酒菓食味簇送上船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四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自仁和館行船至北郭税亭究等編排禮物進馬入城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以下赴坐茶酒次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税亭赴坐酒行五盞畢思顧究云船中莫埕燥否究云熙穩便思又云得雨甚涼究云兩日前熱出於對立各稍前思等云適承受傳旨恐有司排辦鞍馬不甚整齊特令宣借御前鞍馬令使副以下騎坐究等云感皇帝恩相揖畢牧坊上馬同行入餘杭門次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傳語究等欲過位動問館舍穩便否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位中諸事足備不煩過位思等循例從之又傳語思等云來時得朝省處分並依去歲例沿路在館筵宴並免舉樂殿廷宴樂不敢辭初七日上壽回歸驛御筵十一日內宴並吉免簪花思等具錄奏聞并申朝廷候指揮次監門黃導就賜被褥鈔鑼等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過位會食究等告免思等亦循例從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五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臨安府書送究等酒食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令通事引閤門說議舍人李安禮入位與究等相見說朝見儀畢出位究等轉出朝見牓子詣閤門投進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六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見出都亭驛至嘉會門思顧究云連日陰雨今早喜得稍霽究云雲漸開思又顧究云同

二箇紫紗藥袋一箇氈帽一頂紅氈肉三腳白毛毡一段大遠行一段紫羅一段皂花綾一段右都管泛送思大紫羅四段大紫皂花羅一段泛送昂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二段大花綿紬一段紫茸三段毛毡三段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遠通事傳語致謝書表押送五人共送思等毛毡一十六段毛羅四段徐吕皮二張皮袋兀四箇便袋二箇鹿頂合兀二箇面油四合思等亦循例受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九日早思等與完頗宛等互相傳語萬福容省發賜宛等酒食思今通事押送入位宛等起身祇受訖今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蒙賜到酒菓感皇帝恩送到謝奏一封訖萬投進次天使馮淳賜重陽節綾羅并酒菓菓然宛以下受賜訖少頃思等與宛等以下同行馬赴天竺寺燒香出驛思頗宛云昨日不得睹見館中可然倦跼宛應喏昂頗路伯達云館中莫穩便否伯達云然穩便昂又云恐有所關見諭伯達云種種然穩便無所關行馬至三省前伯達顧昂云天使安康麼昂應喏又云天使尚書安康麼昂又應喏天使尚書即是謝恩兩次出錢塘門至望湖樓下馬各換窄衫上馬思頗宛云秋氣甚清正宜遊山得精時好宛云時暫着雨不妨至天竺寺下馬同行入寺次分位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沉香思等今通事轉送通位宛等起身祇受云感皇帝

恩次同赴觀音殿燒香跪拜畢宛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循例施絹四疋興寺中仍告從便發白雲亭思等循例從之思等却跟次宛等行遶觀音殿發白雲亭看山茶訖思等接見同行思頗宛云問發體禮甚至誠宛喏次出寺上馬同行至天竺下馬同赴佛殿燒香跪拜畢宛等亦循例施絹四匹與寺中訖同行至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乳糖等思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賜使人齋筵菓子仍免謝恩祇受宛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宛等告各位喫齋食就位分茶從便上山觀看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齋食又分茶訖宛等上山觀看至絶頂思等令通事轉送酒菓上山傳語宛等并三節人各從便飲酒又之下山思等接見同行思頗宛云登陟良勞莫觀覽過否宛云然觀覽思又云莫然飲酒宛應喏昂頗伯達云遊山良勞伯達應喏甚感昂又云然觀覽否伯達應喏然好出寺上馬同行至冷泉亭下馬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菓思等與宛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遊山頗勞賜到酒菓令勤使人多飲從便觀看已令留門晚回不妨宛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宛等告各位喫食從便看放閘水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酒食畢宛等起呼候洞看放閘水訖各上馬同行至望湖樓下馬換公裳復上馬同行入錢塘門將至太廟前思

等側拿飲容而過至都亭驛對立馬互相傳語安止初十日早思等與宛頗宛等互相傳語萬福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香藥酒菓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宛等起身祇受訖云感皇帝恩天使任船謀賜內中酒菓宛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宛等赴玉津園射弓少頃上馬相揖歇次至玉津園相揖分位下馬伴射揀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利洲觀察使鄭彦與宛等互相名御天使監師古賜御筵子思正賜酒菓其惟忠賜弓前例物宛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齊同思等謝次宛等謝坐訖齊與宛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坐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齊令通事傳語宛等云被旨伴射幸得相陪館中可然倦跼宛等令北引接回傳語謝差人傳示幸得參承至第三盞食畢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齊與思等同宛等各起身齊與宛等各稍前齊傳旨賜宛等御前酒菓畢酒免謝恩祇受宛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以暫分位換窄衣訖再坐至第四盞畢齊令通事傳語宛等請繫包揹訖設交椅於瓦涼棚坐齊射弓宛并昂及路伯達並射弩昂第一對後前先射中次齊射中思等與齊令通事傳語宛等云欲移梁子

一十步添前作四箇添作九花椀宛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承傳台旨次移梁子添前添椀訖昂中的再輪射間宛方射中次伯達射中已上並隨射中交賜例物及互勸酒一盞賞前一對又再輪射間昂復中的次宛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并齊云日色已晚告免射思等與齊復令通事回傳語宛等云日色尚早且欲觀德更射幾對宛等再令北引接傳語云射禮已成告免射思等與齊復令通事回傳語云領台旨不敢再三次思例受賜訖椀訖各分位換公裳再坐至第七盞齊令通事傳語宛等云望思賜宴禮意深厚切望多飲酒宛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已然飲酒至第九盞齊令通事傳語宛等云止有此盞且坐飲盡宛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酒已飲盡御筵畢宛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次各降階齊同思等謝恩次宛等謝恩及拜表畢宛等循例送天使上物訖相揖分位次思等與宛等各上馬同行出玉津園將至都亭驛思頗宛云射射不易歸館且熟歇宛應喏入驛相揖分位下馬又互相傳語安止十一日早思等與宛頗宛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大安山驛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煮宛等下馬同行至客省幕次換班赴宴中歇各歸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

菓子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究等起身祇受云感皇帝恩次客省供白肉
胡餅等究等皆各就位喫食思循例從之供食訖報班再坐宴畢歸幕次
對立思願究等云侍宴良勞究云極感路伯達云彼此鼎願究等云適間
侍宴甚勞莫然飲酒究等云然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驛正門至
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天使任邦俊賜究等以下生餼依例析傳究等受
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以下過位排當究等皆免思等循例從之次思
回答究等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木綿二疋白紵布一
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穀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上等建茶二百
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阮絃二副打馬
盤一副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二兩黑萬搏二兩紅字香五兩木栖油一卜
合草撥一十兩單澄茄一十兩南鵬砂五兩南粉三十兩紅帶鞓二副異
樣茶一十夸鼎回答伯達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楷花羅六疋生白木錦
二疋白紡緣一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穀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
上等建茶二百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
阮絃二副打馬盤一副黃串香二兩心字香二兩黑萬搏二兩木栖面油
一十合紅帶鞓二副異樣茶三十夸思等回答左右都管泛送土物各生

白暗花羅一疋生白素羅一疋生白春羅一疋生白穀紗二疋龍團勝雪
四夸花夸茶二夸建茶三十夸黃串香二兩紅軟香二兩黑軟香二兩龍
涎香二十餅心字香二兩拂手佩帶二箇木栖面油一十合紅鞓二副阮
絃二副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二日
早思等與究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天使陳洵禮與內中酒菓究等受賜
訖思與究等各上馬同行赴浙江亭觀潮出驛思願究等云昨日宴回歸
館得歇麼究應喏究又云館伴尚書不勞困麼思云不覺御倦思又云連
日陰晴不常適來又有數點雨且喜得晴究應喏次至浙江亭下馬分位
究等吉各位茶酒從便看潮思等循例從之次換窄衫出位永受劉信之
等押賜到酒菓思等與究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觀潮賜到御
前酒菓令使副夕欲行究謝恩祇受究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入位供
酒食訖究等循例支散弄潮人例物畢換公衆出位上馬鼎願路伯達
云江潮可觀麼伯達云然可觀鼎又云連日蒙惠土物已遣人致謝伯達
云甚感彼此行至候潮門外思願究云適來看潮得子細否甚壯觀究云
然好看又得晴明看得子細思答云晴色甚佳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
相揖分位下馬思等循例送究等第三次私覿各綳羅纈綃木綿皮布各

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建茶五十夸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
受訖次究等回答思等第三次土物各紵絲一段透背二段絨紗二段斜
皮二張除呂皮一張徙蓉二斤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標松子一裹紅乾
肉二脚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次思等回答究等第
二次泛送土物各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紅邊羅二疋生白中春羅二疋
生白貢穀紗四疋建茶一百夸龍團勝雪六夸紅鞓二副紅軟香二兩黑
萬搏二兩黃串香二兩上品龍涎香三十餅建茶盞一十隻黑漆茶托子
一十隻茶筅子四箇錦圖荔枝五百顆荔枝五百顆琴絃五副阮絃五副
細扇一十柄聚扇一十柄思回答左都管泛送第二次生白楞蒲綾三疋
生白春羅一疋生白貢穀紗一疋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
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鼎回答左都管泛送生白暗花羅三疋生白春
羅一疋生白貢穀紗一疋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黃串香
一疋心字香一兩思回答右都管泛送生白楞蒲綾一疋生白花花羅一
疋生白穀紗一疋生白蓮花紗一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
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鼎回答右都管第二次泛送生白楞蒲綾一
疋生白暗花羅一疋生白春羅二疋生白素羅二疋生白貢穀紗二疋蓮

花紗二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
兩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繼而思等回答北書衣押遣共生
白楞蒲綾五疋中紅邊羅一十疋生白暗花羅五疋貢春羅一十疋貢穀
紗一十疋蓮花紗一十疋小龍團茶一十餅上等建茶一百夸聚扇一十
柄心字香五兩紅鞓五副遂人到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三日早
思等與究領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辭出驛至南宮門外思等
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究等下馬同行入客省幕次報班朝辭訖各歸
幕次思等令通事傳語請究等赴客省茶酒究等皆免思等循例從之次
引就幕次對立相揖思願究等云使事已畢伏惟攢慶究云甚感路伯達
云相別有期鼎願究等云朝辭已畢戚禮而歸可以為慶究應喏伯達云
皆自台庇相別有期次相揖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南宮門至都
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辭衣帶等入位臨安府書送究
等畫儀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究等却回臨安府土物出位監廚王德謙
客賜究等大銀器究等受賜訖次押伴葛知院到驛與究等互傳名銜天
使王德謙賜御筵符澄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究等受賜御筵少頃究等
以下過位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知院同思等謝坐次究等

謝坐訖知院與宪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對立思與宪等各稍前思孝傳旨密賜使副以下金銀仍免謝思祇受宪等躬身祇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各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宪等云被旨伴送幸得相識館中可煞倦竭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參見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抑賜到酒菓食味知院與思等各起身知院與宪等各稍前知院傳旨宣勸宪等以下酒各一盞宪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宪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語酒食煞喫至第九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宪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酒已飲盡御筵畢宪等俱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思畢各降階知院同思等謝恩次宪等謝反拜表訖宪等俱例送天使土物畢知院與宪等互展舉遠狀相揖分位知院送宪等私覲入位宪等却回答知院土物出位思等送送宪等各端硯一隻沉香一堆薔薇露一瓶素蠟油一合異樣茶二斤出格茶一十斤上品龍涎香一十五餅龍鳳茶一斤宪等令北引接出位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思令通事請宪等以下赴

坐解換夜筵宪等告減作三盞思等俱例從之少頃宪等以下通位相揖就坐酒行至第二盞食畢各起身對立思俱例親斟勸宪等酒各一盞思顧宪云將命遠來司日幸得相陪飲此一盞遐朝早膺封幷宪應喏種種煞尚周備昂顧伯達云再得款陪館中凡有不周切望以舊實聽識伏幸關略自此遐朝即聽一日九遷之寵伯達應喏云館中諸事周備甚感台念思等俱例送宪等解換物各白藤織鞘梳柳木靶四事刀子一副紫皺于袋兒一箇沉香壓口子金銀托裹巾捐合兒一箇龍涎心字香五十餅紫春羅繡裹肚一條紫春羅繡勒帛一條宪等復親斟勸思等酒各一盞宪等俱例送思等解換物各透背一段紫羅勒帛一條刀子一副藥袋兒一箇壓口子全鹿頂合兒一箇並各收受訖次相揖就坐思等勸都管以下酒各一盞及送左右都管茶各二十參上節各一十參中節各八參下節各四參宪等却勸掌儀通事酒各一盞及與銀綃鹿頂合兒等至第三盞食畢宪等俱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各起身對立思等授宪等賜同送至位次門思等再覲斟宪等酒各一盞思顧宪云再飲此盃遐中善保台重宪應喏昂顧伯達云遐爾言別甚勝聆戀遐中善保台重伯達云在館凡百周全乍別善保台重次互相傳語安止十四日早思等與宪顧宪等

互相傳語萬福宪等裝發行李搪扶絕承受劉信之等賜罷厥茶金鍍銀台宪等受賜訖信之傳宣使人好坐鞍馬思等與宪等各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次出餘杭門至北郭抗亭宪等告免赴茶酒思等俱例從之相揖分位下馬歸船筵送酒食上船至仁和館供晚食訖行船至赤岸互相傳語安止就船宿泊十五日早押伴户部尚書黃裳送伴使顧謨閣學士來說友副使右衛上將軍王廉與宪領宪等互傳名衛思等令通事請宪等以下赴御筵少頃上輪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班俱館天使王德諭賜御筵供嘉謀賜酒菓宪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黃等向思等謝坐畢裳等與宪等互展起居狀相揖司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至第三盞裳令通事傳語宪等云被旨伴送幸得瞻見且望多飲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瞻陪酒已飲盡喫至第七盞裳令通事傳語宪等云聖恩持賜錢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喫酒食至第九盞裳令通事傳語宪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羞衆傳語酒已飲盡御筵畢宪等俱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思訖各降階裳等同思等謝思次宪等謝恩及拜表畢宪等俱例送天使土物訖同陞廳對立裳謂宪等云遠爾言別不勝依戀遐中善保台重宪等云遐別善保台重思顧宪等云到京陪侍宴寢言別益增依戀歸途修阻切乞保重宪等云在館遐旬乍別善保台重昂顧伯達云向者將命出獵往回之間甚荷照拂兒子疾病又蒙扶持館中欵留數日幸得相陪自此執別善加保重伯達云乍遠幸保台重昂顧宪等云乍遠善保台重裳幷思等與宪等互展舉遠狀相揖是說送伴前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館

詩文

宋謝絳上仁宗三閣內館恢景德之制狀　臣聞唐室麗正史
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造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
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贊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
士乃並以內帑西庫二聖因數臨幸加勞問逆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
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燔之
後編略盡訪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筆工室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別館外館
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攔荒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非先朝
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未嘗迂翠益降玉趾寂寥冊府不聞輿馬之
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侍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
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
吳郡志　陳沆炯林屋館銘　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歲道仔
之致斯蓋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

崑山平圓嶷嵱相輝蓬閬仙宮金臺崛起南嶽脊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
雲端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
漢髣髴神靈依稀穴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己至能
石澗集重紹館銘并序　崦南風土常燠准桂林最暑唐人喜詠歌之杜
子美以謂宜人白樂天以謂無瘴然皆聞而知之者我昰實從事莫府始
有重著貉裘之句乾道九年余岳帥事臘後大雪盈尺苦寒如中州一坐
屢索衣至盡用頃吏翔庭時所服乃復昰語名西偏擁爐之室且銘之此
獨以御冬非所常居故謂之館云　炎交維古義所宅帝備離濱畀南伯
清淑回薄鬱以積彼歊暐鬱氤回跡宜今大冬扮厥織雪霏霾空風剧石
浮搖視宇謨宴息抱陽塞向塗四隙睥景下隨牖生白戴葺裘裳晏燠席
從來笑言我友即時哉燠寒絕荒悲貧以號名對北客文山志茅山曲林
館碑　層嶺外峙還宮內揆仄亢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胡命且
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如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飄如曲林獨
為勁好掩迹韜功守玆偕老　梁元帝造衡先生朱陽館碑　昔太和中
有許遠游者乃雲霄之勝友太虛之逸客先生規同矩合賓蹤高步晨基
先構即衆芥宇千尋危甍高標以望參星百拱高懸奇樹而睨朝日飛流

界道似天漢之横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寅默翻成協贊
身托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歟衷顧懷汾射閱問逍遙朱陽鬱起
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樹迎風照曉高棟杳藹脩欄極望山川周覽京陸
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復　華陽隱居撰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紳之士飾禮
容於闤闠耿介之夫斂衽屣於山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
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爰于兄弟敬惟西宣
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周紫芝太
倉梯米集蝸館落成賦并序　靜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
名曰蝸館客問其所以名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之館於
蝇頭燕於蚤端烹蝨腦膾蟣肝會九族而同嗜猶委餘而不殫今吾室類
是故命曰蝸館也糞階室穴掃堊塗冊治館於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
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予周子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
井之間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欽蹄涔上窺甌天憑蚊睫以頫盼附蟻蠓
而周旋雖偃僂以盡日聊嬉戯而蹣跚是曰蝸館宅於蝸顛念此有生坎
壈多艱先人弊廬載築載焚一歲之間十徙九遷分寓共户或哀王孫遭

嗔叢帀不怒其頼蓬蘆從旅莫逆為安亦已乎為酒毋以給上官萬蛛旋
磨黿轉酉嘡量升較勺乘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
閒男豐女妃月有餘錢以燕以遊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渠夏屋
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況乃自昔侯幸專擅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
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皺百兕朝存華屋莫接荒
榱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此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
而為之歌曰　心有天將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爰築吾館為安
宅兮覽觀六合於樸席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絕交屏迹晦吾德兮蟻穴
蜂房以自適兮　陰鏗詩集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青溪千仞餘壇邃
逢藥魄洞棗閒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欲歛棋花踈
徒教斧柯爛會自不淩虚　會稽掇英集沈約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
漢帝恢武功惟娛人事盡情性有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
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山
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
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
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謝宣城集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踈

荒逢清川帶長陌上有流恩人悽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發花猶白日暮
有重城何由盡離席 庚開府集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雲
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野衣縫蕙葉山巾簪竹皮何必淮南館海留桂樹
枝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燕人非七子含風異七花萱新半壁上桂
滿獨輪斜來舟聊可望無階逢仙槎 權德之集晚發武陽館即事書情
清晨策羸車嘲哳聞村鷄行將騎吏親日與情交睽東風變林樾南畝事
耕犂青袱冒白水方塘接廣畦雛英被長坂野草莠幽蹊鶬鶊鳴成次壤祐
秣發柔荑芳樹鶯命鄙深林麛引覓杳杳逢未極熏圍日已西哲士務潛兵
鄙夫戀蓬藜終當挽墨綬盥濯依春溪 岑嘉州詩集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
集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梁州梁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
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
花樓門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一作一世大笑能幾回斗酒相
逢須醉倒 句容志 李嘉祐 句容縣東青陽館作　句曲千峯暮歸人向
遠煙風催近水葉雲護欲霜天夕照留山館秋花落野田征途傍斜日一
騎獨翩翩 武元衡集 單于罷戰却歸題善陽館　單于南過善陽關身逐
歸雲到處閑曾是五年蓮府客每聞胡虜哭陰山 賈島集泥陽館作　客

愁何併起暮送故人迴發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拂青
苔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 宿孤館詩　落日投村戍愁生為客途寒
山晴後綠秋月夜來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畫舟繫岸邊
蘆 錢起集宿新里館　愁人待曉鷄秋雨暗凄凄度燭螢時滅傳書鴈漸
低客來知計誤夢裏泣津迷無以逃悲思寒蛩處處啼一本有五韻。從迷
字下云每食皆彈鋏歸山耐杖藜杖手无傳路何日秋況泥　宿洞口館
或作秋維詩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戶鳴亂來人不到芳草上階生　曉
次宿預館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迴雲隨
去鴈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國鐘 白居易長慶集題新館　曾
為白社羇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重
裘每念單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新館寒來多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窮愁夜深
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一桐樹館同題　階前下馬時梁上題
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疎老桐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杜牧樊川集題
青雲館　虬蟠千仞劍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
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遶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

頃百株桑 唐孟浩然集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知
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溫
州府志樂成館中臥病懷歸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
滯客情多臘日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蟲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春
酒其如伏枕何歸歟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永嘉上浦館送張八子容詩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
接島夷鄉園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李紳集宿揚州館　舟依淺岸參差合
橋映晴虹上下連輕檝過時搖水月遠燈繁處隔秋煙却思海嶠還憑歎
近涉江濤更凛然閑倚欄干指星漢尚疑軒蓋在樓船 張燈集秋夜館中
醉後作　一葉驚風夙已涼華燈照夜夜何長關山處雲不過鴈漲海波
日誰為梁北向多虞劍憂憂南中獨望天茫茫客思還還復醉醉裏狂
歌歌更狂 王昌齡集鄭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儂有輕王侯脫略
當世務本家藍溪下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水路幽居與君近
出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
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霭然關中暮驅
車鄭城宿東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

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淪迹難有趣 張范善終始吾等
豈不慕羅酒富涼風岳伸備宜數 獨孤及毗陵集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
海徐司倉鄭司戶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根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
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橈目送北中
翼惜無搖革持寄君 李涉集經滇川館寄使府群公　滇川水竹十家餘
漁艇蓬門對岸居大勝塵中走鞍馬與他軍府判文書 廣人絕句 呂溫
吐蕃別館卧病寄朝中親故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
氈帳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清時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
想滿堂歡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歲時雜詠 戴叔倫 除夜宿石橋館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
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去逢春 唐詩拾遺 趙嘏 泊島嶼館　風雪揖來
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潮平後鴈斷雲聲客起初傍晚管絃
何處盡犯寒楊柳遶津疎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有書　別牛郎
中門館　登襟收淚別朱門自料難酬顧念恩招得片兔騎匹馬西風斜
上入秋原 百納錄 僧厲霆招真館　暮入招真館清風竹外亭煙遙遠藥
純來上有雲經掃石雲離帝添果葉入觀遙因一風景無吏稅門 許祭銘

騎省集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維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
少風光稍望吳臺遠行登楚塞長啟動語江嶺歸夢莫相妨王珪華陽集
新館　偏箱嶺忌莫摧輪遊子思親淚滿巾萬里有塵遮白日一行無樹
識新春幽禽纔哢已催客狂石欲飛如避人虜酒相邀絕羃飲卻因高處
望天津　就日館　高原春霽蕩妖氛使馹重來路始分雖遠長安初見
日漸親冀北已瞻雲東風未破胡天凍芳草應連紫陌薰旱晚旅魂思舊
幹晨鐘一到玉關開　望京館　一從絕漢返朱輪便有東風逐去塵和
氣旋成燕谷暖使華重照蘇門新山川如避中原就天地應酣上國春二
月塞亭行欲盡初花猶未識歸人　柳河館　柳河山外日嬋嬋柳色猶
枯草正腓陰壑水聲多北注晴峯雲影盡南飛黃牛擁毳爭春耦白馬嘶
孤落暮圍路入隴塵誰與問柔閒胡女避人歸　長興館絕句　風霜守
家不知年犬類那思母突偏卻謝漢恩頒五餌載令梳洗向山前　一題
白馬館　白馬荒原非路岐征夫未起雪侵肌鳫思水國猶南翥人在冰
天更北馳狂吹欲號沙四作凍雲無賴日西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對胡
腸亦自嗤　南海館中　嶺外經年遂斷蓬孤吟廢館幾宵中燈回秋壁
耿鄉夢雨送夜潮飄海風靖節久拋三徑樂子雲生漢十金空何時征棹

一歸去江有鱸蓴岸有風韓琵公安陽集次韻翁監再來館中　歸老江
湖久自盟騷餘且復對空抨重來內閣人誰從慣蹋天街馬不驚已喜劉
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兼史隱名　劉公是
先生集廻風館　啟冀翔空直樓陰蔽日寬風聲彌玉宇仙術廢冰丸老
檜頻成穎相烏不定竿世人驚未到六月尚清寒　臨都館　攪轡歲空
盡蕭條萬里間向來留已獻此去竟宜班雪沒前王帳中京奚牙前王北
也沙連右地山上京奚牙右地也星回陽氣復吾亦望親還　張三館有
前歲赴來時題字處作　覊旅關東來獻書還曾題柱宿匡廬自知不及
相如健重到曾無駕駟車漢大夫來官乘駕駟子說淮西未紅立示改云
暫懷印綬過家庭車馬勝驛去路輕自爲緣衣生意氣敢將晝錦比光
榮　自恩平還題嵩臺宋隆館　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說
道江山解留客老夫歸思甚東流　松菊臺山手自栽二年覊宦客嵩臺
無端卻被東風誤又作恩平一夢回　庶子嶺帳館寄隱直時歸越中
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度龍沙望紫臺持節不眠宵自永聽笳無事淚空摧
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欲寄一書愁已亂天涯應候客星來
劉攽彭城集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復來招不往送酒解酲因小飲江月

館　江驛春醒半日留更煩送酒爲扶頭柳花漠漠嘉陵岸剔是天涯一
段愁　還館詩　步向端門足力還仰瞻雙闕隔觚稜三年江海都如夢
老態今朝始自知　下馬呼人問直廬歸墻因讀舊時書黃花綠葉庭槐
影喙雀鳴蟬充自初　次韻和王四館宿　雪殘梧竹夜猶寒春入林花
露已團絕境自宜仁者靜窮歌非爲碩人寬不眠紅燭傳俄頃刻意新書
計若干等是前賢遊集地似君尤更覺才難　蓬萊宮闕冠雲霓月出丹
湖日墮西和暖時花元有信黃昏歸翼自無迷讀書難字存雖蜺落筆雄
辭在碧雞五十衰年融過二強頒何計可思齊　天星出屈努闌干五夜
傳呼禁漏殘虎豹深沉九關邃鷦鷯栖息一枝安病絕黃卷燈愁老厭
青綾怯歲寒長有江湖未歸夢更持衰白鏡中看　月白天虛星斗橫夜
深高閣勢崢嶸坐來耳冷人聲絕會是齋居近太清　初秋館中呈諸公
掀垣星宿上清居金馬文章次石渠兩定楓槐含秀爽秋還樓閣長空
虛上知景伯無人事思許黃香未見書不奈客嘲聊自解下流仍復愧應
璩　劉公是先生集和張景純初置館中　張也湖海士心與迹並真語默
或不常時以爲狂人蹉跎太倉吏奔走京華塵頻如喪家狗纍纍敝精神
雖游公卿間望絕要路津感激自上書生當致青雲天光回日月堅澤熙

陽春榮林給筆札中府紬典墳群玉連帝居東壁臨北辰飛騰佐清切寓
直懷珍群慷慨氣益遒咏歌思逾新昔賢稽古力利祿不足云登瀛以爲
榮撲被寧狀頻君乃鸞鳳姿方當極遭辰宣君揚執戟白頭專校文韓維
南陽集和邵興宗再還館　莫嗟華髮尚蓬瀛自古儒生半滯榮學似揚
雄老添祿才如嚴助厭承明一簞聊喜安吾道䭾騎當知達此生聞說東
郊可携手能來從我並鞍行　奉和喬年館宿　蓬萊仙構斗魁旁邃直
初登瀼署郎雲向城頭收暝色月從樓角放寒光行看砌菊嗟殘艷坐對
書芸襲暗香景物過清渾不寐素經雖罷得新章時余年以暫書次六三
先生集和邵興宗還館　三年重到集仙庭卻理陳編不自停閒下舊題
幾已暗壁中遺稿尚餘青故人援援誰相好世事悠悠我特醒坐看重雲
開白日獨模曾翮入高冥蘇魏公集過新館罕見居人
嗟滿目清漢與白沙封城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引弓風俗可傷
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胡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
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況是天恩懷懷俗不妨游覽
赴嚴程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胡騎奔馳東火迎人向萬山峯
外過月從雙石嶺間生館之東南有雙峯山作將行至見月初上馬歸看

即三千里客舍踰今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迨今四十一日矣每念皇華
承命重愧無才譽副群情　次韻楊立之十一官廨館　固無政術効前
賢又乏詩名繼樂天遠歲出藩居善地何時負郭有良田回風已隔三山
路講德難階四子篇滿目勝遊都未到且將圖畫與人傳予到郡值吳欽
五月尚未暇遊山　楚客登臨悲素秋感時風物自醲醲漆收遠水清堪
鑑雨過群山翠欲浮月露住來羇旅恨倉箱千萬里民謳賀毛衰堀歎遊
少珍重嘉篇寫我憂　和冬至紫蒙館書事　恭時迎長日殊方展慶杯
關山厭沙磧星斗望昭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知王曆正候律應
葭莩　使回蹉榆林侵夜至宿館　使還兼道趨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
夷落蕭踈人自少胡天慘慘日長昏鴟鴞閙宿客驚如闘馬識歸途去似奔
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閽　彭汝礪鄱陽集　接伴太傅離新館其
見遣于達　使者東郵至將軍走馬迎休離何所語踴躍不勝情寫目鴻
鴈澤傷心秋杜行天于非有問我老獨無兄　清江三孔集　館中呈曾直侵
詭翁曾且自謂　日過鱉山三丈紅陳編相對鬢如蓬朱門請謁無時了
且訪東鄰慢詑翁　郵車館　野闊天長入望青眼中虛豁到鴻冥偶從
楚俗來同樂下視湘江笑獨醒風緊水光時變練日斜山影半迴屏扁舟
過此方年少老矣重來鬢漸星　李忠定公集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
古洞天奇峯三十六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溪邊列巖岫倒影浸寒綠
翩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蟄攫觀貿宕堯屏障互重複蛻仙骨遺金娃女肌
削玉雖棲層巖巔船柙斷崖腹覺館存几案仙機餘杼軸藍光瑩漾潭虹
影掛飛瀑翠竹蔭天池蒼苔封石屋繪禽須長舟遺跡指如拘峨峨天柱
峯嶂亭連翠麓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橋載千丈絕頂亘山足障以
翠雲幄藉以紫霞褥嘹攘傾流瀣玉豆脯麟鹿仙妃奏霓裳金鼓間絲竹
酒酣歌夕蟬歎息光景促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躅至今風月夜笙簫響
岩谷地靈饒泉石山潤秀草木坐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嗟予真散才性
受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神遊尤夢
寐幽觀寄圖錄穿知因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泝窮幽深應接勞耳目開襟
豁懷抱壯觀慰幽獨却憩白雲歸伴此巖下宿夜寒夢魂清曉寒輕裝速
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午暑想夜明館道傍清流激湍可愛所之者
茂林脩竹耳　火雲千丈映溪山正是人間行路難賴有道傍飛瀑在噴
霜翻雪作清寒　寶慕何年夜發明至今郵舍得佳名我來不暇尋光景
但愛鄰金漱玉聲　范石湖大全集　題新館　露稻粘明墻風茅褰高浪荒

烟暗白道行行亂蛍響日脚午未吐雲頭曉猶漲炊此半日凉籃輿走清
曠病客不堪暑茲行天肯相蚕蚤秭無跡秋意滿千嶂稍尋象石盟略襪
薄書障鍋原定相念因風報無恙　秦觀淮海集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
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
春仗繚循閒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
當奉一鴟還　汪藻浮溪集　宿招賢館　兄時客衢州嘗過招賢館主人欲
寏客置驛極安便堂前花作屏堂後竹成援人來銅步嶺路與玉山驛回
頭四十載興廢眼中見重尋舊館盟井逕無復辨況吟茂林缺悵望佳石
轉道逢里監門歡我曾識面白頭相勞苦語已涕雙泫破屋為少留天寒
雨如綫　王安石臨川集　信州回車館中作　太白山根秋夜靜太白山在
判縣公之舊遊也亂泉深水遶床鳴鄱公詩句哥遠來許太成寒留一夜
閒歸期未有期已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山木漂搖臥弋陽去州可一百里縣名也　與俗有題弋陽館詩不知即
是此館否詩云二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只緣浪漫流千行卻
是猿聲斷客腸因思太白夜淋浪芭蕉一枕西窗雨一作西窗一榻芭蕉
雨復似當時水遶床　蘇頌濟集　會仙館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
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
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建德館　龍眠淨綠中微
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蘇子美集　獨遊曹天圓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裴回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閒客入梅含應待主人
開賀誅盛唐方技刃捍患長隄正展才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
罍　李修瑩先生集　漢源館　消熱會冰遠投涼嘉樹掃雨晴蕭洒去夢與
沉冥歸禽靜谷無語雲生山有衣路行知水好終不療長飢　一撓徑射
洪循江而行書二詩州堆館　少健有力入雲耕耕雲不怕山重重歲時
伏臘追社集照水自定雙頰紅三十餘年廢田舍芋魁豆飯忘廼翁誓歸
復講舊生計無謂吾不如老農　翠麥鋪茸不蹄土白白紅紅花日許我
行未盡天之涯馬足與肩已辛苦時名入手無一掬昔年虎拿今化鼠疾
歸灌畦蔬換肉無謂吾不如老圃　趙清獻公集　賦曲館　日華烘玉荒烟
縷亘雕甍裊熟房櫳瞑花妍院落明醉輕春有味夢短畫無情欲識惜惜
意回文織已成　又題祠館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
一片墳壺石留在行人下馬看　真西山集　題來青館軒窓幽雅主人亦好

事不俗遣。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遣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
響潺潺清魂便覺超塵世何況貪栖巖石間趙蕃淳熙藁公擇客於玉山
淳尉之館忽有挽為宜黃之行者公擇過余謀之作詩呈公擇兼簡淳尉
我裾未洗關山土君駕柴車過茅宇相從僅作一夕留冒雨衝風何自
苦如君人才豈終滯瑚璉要為清廟器宜黃玉山俱作客近遠何殊遠居
易我貧不得為君謀慰君遠適關我憂作詩寄示三徑將併簡平生顧曲
周陳古靈集使遼咸熙館道中作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
白沙有露鷺鷥泊芳草無情妯娌花璫館夜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動胡笳
歸來攬照看頭色手覺霜毛兩鬢加張舜民畫墁集題豆館　關頭日落
淳衣襟又對荒臺擁鼻吟塵土十年經馬足只憑雙鬢照歸心陳了齋集
寄題黃及之谷神館　昔日傳聞太上御名館新標名今已幾經春心安
即是長生路世樂無過自在身盛室久扃閑歲月白頭不减舊精神蓬萊
未要香山客且作潛溪百歲人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館　安道家何處溪
山深更深扁舟不俾遠得得訪同襟司馬溫公傳家集和王道粹春寒超
館馬上口占　殘臘尚要春清寒更著人雪華猶惜別物意倍添新雲壓
宮城重風調玉漏引行遊宜結轡九陌未多塵曾丰撙齋集張行甫許舍

五羊館俸之厚侑而就淳來晉康相視為學生師遣介迎候賦詩速行
出入交戰以義肥卜商先覺後弗違上下交征以利危惠王後悔終何追
義利之差一毫爾其繆遂至於千里不差不繆今誰氏嶺外眼中有之去
彼門如市挽不留吾心如水從之遊自能下學學其衆相期上對對冕旒
挑兮撻兮小豚犬匡之直之古噴與鑄鐵肯捐丹九轉化龍穿吞吐一點
朱晦菴集宿石岳館　春江日東注我行遡其波揚帆指西溪兩岸青山
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崔巍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拳蓮騁遐眺擊楫
成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竟如何　傳騎石岳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櫂歌
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
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次秀野滄波館　傳聞
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烟取次撐鷁首斜飛浪急蓬窗側轉好山橫知公興
有江湖迥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趁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文潞公
集送劉推官歸治源樓真館　高情樂幽趣遂與塵事違嚴谷久潛眠魚
鳥知忘機方邀粟理會却指治源歸借問歸何遠山中芝木肥　汶陽館
去歲營船陳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哀千古男兒
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琳琅楊誠齋集宿潮州海陽館夜不寐　醉

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籌有何益不然作歷到天明
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柰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
續朝天集曉泊丹陽館　夕凍朝還積寒曦曉未多霜輕猶著草冰薄亦
浮河山盡酣餘勢潮歸殿去波六朝遺跡在故老尚傳歷江湖集蜀士甘
彦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于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　說着
岷江士未逢眉山中懸想來相府邂逅得詩人不是胸中別何緣句子新
談今還悼者喜罷反悲辛　夜把新詩讀燈前闔且開一行私獨喜兩腳
不虛來天似嫌梅晚冬初遣雪催與君聞花信能繞百千回黃裳演山集
雲門館　冥冥出世既云往悠悠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市詎探北
扉關未開下視東秦在諸掌一念已到非蓬萊與子邂逅固有分況是胸
臆無纖埃白玉蟾武夷集題棲仙館　好松好竹好溪山車馬騈闐自往
還行客閒斟新酒白入門踏破嫩苔斑我言物外清幽地却似塵中閙闠
間救粟桑麻空潤屋主人陪接不曾閑張元幹歸來集瑤真館　廣陵祠
裏尋常見又向山陽樓外聞須信月明風露下飛仙玉節有時來馮太師
集題辰陽館　辰陽號難理五溪地相跨邊臣重綏撫蠻獠愈驕詐封陲
苦侵暴文書困讒罵誰為大守樂一笑不得暇張公杭辰旆烽障幾欲罷

偃息有餘地登臨無一舍適興辰陽館城東之山勝景帶落溪谷湖光照
亭榭花木親種植朋僚日追逐投壺征虜祭圃恭太尉射高風邈難繼
公並驅駕有客皆一至席参鄙枚更覽物言思閑醒愧耳目作欲記傳之
久恨無文章憤顧公貪泉石遊宴日來藉新詩上碑刻佳景若圖畫旦暮
趣召還歸為中州託陳李陵太倉稊米集蠟館晨起効柳子厚詩　拂席
坐清晨幸脫塵事窘聊焚石鼎薰細誦華嚴品從遂索初心悟意嗟歲晚
庭蕪日延蔓零落費鋤墾何當略邊幅乃成窮與閒餘年償無益願就一
屋隱悠悠稽至言廓廓窮妙本會須師瞿曇未足慕嵇阮安熙默菴集寓
館秋日即事　多病筋骸久頹然判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釣杖
屨元非絕往還莫遣浮雲蔽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慰
愧春風滿座間　修真道館　龍山古靈境連峰鬱蒼蒼林谷四環合脩
真據其陽依石流通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煙霏恣微茫眷予平生
心丘壑真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愜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刻爾
氣疾拘快若脫縶韁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
兆無卧雞助集次韻文潛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揚黨吹土
直蘆鑿漏西宮垣青壁蕲蕲肴壺雨殺閣風斜碧瓦蒸燠濕蓊鬱不能花

却思窮巷亦可言一掃蚊虻過昔苦鬱蒸書課未須愁千漏傳休聽天語傳
宜暑伏午後罷坟聊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鷄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曉堪
過至歌凉月閒十户但畏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侍歸組葛元承詩集煙
雨館　輕暑著人疑酒困貴花聲轉貴櫻桃湖光靜漾半簾影燕子日長
風絮高　紅白桃花褪半梢綠陰清淺未全交增搖遠岸日相射扇落鬬
階風自敲　湖接青林一帶回光浮玉鏡半奩開塔峯對起飛雲泊時有
斷煙殘雨來　酒杯光動柳梢月衣袖凉生蘆葉風露坐夜深醒似困釣
船人語過湖東　湖波漾日亂層花人影天光帶落霞衣袖淺寒揚柳陌
醉歸閒數欲栖鴉　臘月二日煙雨館　天上飛花報歲寒西風相挾引
欄干平湖不認花多少只作尋常煙雨看　三日雪後飲煙雨館　傍湖
千樹玉參差湖面輕風落釣絲晚色稍陰正商略斷雲來去半猶癡　旋
融殘雪點團茶碧淨紅鮮朵上花客散亭閑半湖水月梳斜掠晚晴霞
煙雨館晚對　一片斜陽天北角半痕初月水東灣浮煙更擁雲峰起全
似西湖遠近山　余直御詩集偕愁御過煙雨館　社飯聚朝餐春茶醒宿
酲一梳一卷書愛源尋幽行北郭橋門客行行難弟兄。庭草芳未歇湖水
寬欲平西風清入懷拂我衣裾輕飛鳥渺天末白雲繁英英軒東正新覺

曲檻話深情花叢鳳兒花。鷄冠立亭亭軒東正新覺有似孳瓊瑤為言今
年秋父老歌可聽嘉禾接吳會黍稔登繩繩訏此畎畝忠且以慰飄零君
歸語伯氏燈火新凉生王君實臞軒集除夜共將刀父有秋宿南浦館
容裏逢年酒半醺篝燈課了送窮文對床共聽巴山雨入夢休思巫峽雲
好整衣冠朝北闕新栽桃李屬東君平明各把菱花看黄上眉間已十分
寄林少忠因為家叔再留之館　擇師難似擇良醫爭得奇功指俗迷
每羨君才如扁鵲能為後學發醯鷄作文須有奪胎法下惑先須刮膜箆
子姪明年看背換所求不止在刀圭　年來師道孰知尊溫飽何緣得兇
君鴻鳫暫為梁稻計半羊誰為投骨勤琴書到處聊娛目羽翼生時要薄
雲我偶書田收一熟向來正亦病人芸　送林日升景高之毗陵傳氏館
情好相投歲月深那堪天外話離襟京華溷暑鄰三伏荆水清風直萬
金鴻鳫稻粱卿老計蛟龍雲雨有初心。三年名遂榮歸去椿桂堂前候好
音周衡之比山集為西山王君敎授吾里寓館湫隘形於詠歌次韻勉之
湫隘不生瀾鑑明不受塵人心有天游何者非吾隣之子老編剡寸數
不發動竭來寓環堵湫隘嫂乃真胡為自叮哇戚戚愁朝曛目擊道所存
朽腐生奇芬大伸屋打頭日與學者論重彈鄭老琶妙斷運匠斤既藉強

就吏出處貴有因吾徒亦何心龍蛇從屈信士窮則守道既達則致君莊
舄謾思越范雎偶歸秦黎床老退東嗟我彼何人楊冠鄉客亭類蓑麻姑
之東涉千塠朧上射亭宿黄氏新館　宴宇新成苦未嘉思賡朝委易單
牙張侯暫喜留歡客開檻憑誰種好花北沼不難平釣岸釣岸未成西峯
猶欠入煙紗城樓未立後賢政敏多餘暇爲會何妨月影斜李端叔姑溪
集夜投臨損陸周仲館待甚悉　宜行眼忽明乃是到臨穎倦馬倚風嘶
凍僕望門送初非敢此期努逼宜容頃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省主人頗
料理燈燭分炯炯熾炭解噤顫重帷護寒須招寬裝剪紙感意非尚繫榮
然一笑開鄣復嗟斷梗我生且落莫隨遇輒自營轉眄已歸空區區徒晝
餅李公明詩集過脩誠館大杞脩誠館壁間有詩云行路難如此吾生何
太非武臺覺膺改世事士心違日落水東注人寒鳥北飛我無家可住不
是故鄉歸此紹興中宗所作夫其名矣余少時誦而悅之每過必一觀此
館乃先祖泰名公謁神霄木之地歲月悠遠四壁零落梓號類毀慨然增
懷因用其韻　敗館冷如許修誠意已非風光不曾改人事故相違寸碧
雪山出爭喧風葉飛傷心舊時月長是送人歸華鎮雲溪居士集曉宿張
三館即木棧　監與薄暮息烟村回望蔥蔥認九門自喜青樓無別恨

不妨孤館欲黄昏王炎雙溪類藁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把杯方喜把
流霞照眼驪珠重拜嘉庭下滿生書帶草胸中宜吐筆頭花敢言策足攀
賢躅獨幸游心泳聖涯誰謂蓬萊雲氣遠此中清閟即仙家　紅塵飛不
到壺天風月幽懷屬老仙自笑枯腸無好語且呼黄妳曲肱眠　鄱經陵川
集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向晚日華紫殷然轟夜雷龍蛇開
蟄窟桃李動春臺淚逐催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復龍動百感坐中來
一年淹使節二月駭春雷瘴入江心黑雲銜雨脚灰壯心還激烈滯氣忽
寒開明日誰聊賴鶯花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蒸鬱震驚迅霆侵骨冷
飛電逐心明海氣露衾濕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
二日大二十日丑刻火十刻復火一月九三火。借道舍館又潛臺川治北
有是句　張鎡湖南集　茂洪奉親携妾遷新館戲贈　巷居南北喜相依不
患遷秋得句稀米擷正當黄菊早登臨寧歎白雲飛奉觴壽主歡宜洽剪
髮邀賓志莫違從此維摩方丈室散花香滿老萊衣　天聲館　在松坡
驚鶴紛來下天風駕月明語言難道斷不墮世間聲　頻風館　山頭鵲
叫棕林雨山下鷗移芙花暑開亭騁望豈固難心迹雙閑罕儔侶人生才
智非謀已大息塵勞誰縛汝闔回司欲役罷夢近對烟霏可無語揭耕植

杖十古賢我欲從之胡不然坐到月來休返合旁寺有林書幷借　謁簸
霄館　奉真祠宇並舟房露下層壇夜未央玉繡毬明依砌樹翠鬟雲轉
卷爐香何心輕舉氣塵外但願閒居歲月長却上竹輿歸去路約齋燈認
隔林光　又飈御續來下儲休咨意處難無名宦達林壄保長年　花仙
館海棠　烟火心腸詠不真風流嬌貴却無塵何須更問花優姓便是扁
舟共載人　朝中措　重尋南湖堂館小詞落成　先生心地等空虛行
庭幻仙都點綴玲瓏花柳翻騰窈窕規模　三杯兩盞五言十字遶老工
夫受用南湖風月何須更到西湖　王仁輔詩集戊寅二月八日重贈外史
于玄文館　我愛玄真子脩脩山澤癯清名三翡翠長釣拂珊瑚天際真
人想山陰古畫圖往來多隱士還憶病潛夫　次韻貞居真人玄洲新館
十絕句　飛霞架海虹為梁湖源似是來槎張逆萊一笑又清淺却駕飈
輪歸福鄉　泝口情雲堆柳花回頭春筍拔鯨牙青童遙指紫烟處便是
良常玉斧家　絕知玄洲去人遠洲上種橘便疎疎明年橘熟大如斗與
子深山同著書　巳占菌山為晏堂更規桃塢作芫裘南華別有不貲圃
說與主人當點頭　縹渺神霄三素雲歸來白鵠嶺頭分金壇玉佩難兄
弟誰似茅家大小君　山中只聞揚與許世上寧知梁復陳雲羅敞霧秋

夜靜應咲人呼祁孔賓　天關北鑰九虎守雲錦飛梭雙鳳銜夫君輪墨
有靈氣冝鎮此山藏玉函　良常新宮年劫多玄卿文采被岩阿從渠山
花着薜荔如此道士冰絜何　童初群仙列官府檢校華陽第八天有人
散髮玄洲上松下抛書清晝眠　華陽外史過南岳筆妙詩精窺化工較
似瀟林清幾許鶴臺高處聽松風張文潛宛丘集至後早赴館　紅臘粒
梅冷未粘柳條偷暖作纖纖高樓殘白誰家雪盡日天寒不捲簾　城園
殘雪寒催曉宮近精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線玉壺漏水報雞人　許
同歷示張八侍郎避暑覽館中舊題絕句俾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渠
渚鴻飛鳴邂逅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李洪芸菴類
藁題華亭尉廳梅館　古梅瘦竹助蕭疎剪雉萬蓬亦甚都報政未容須
五月却尋疎影向西湖　仲俚閒聰事事新主人群組似行人浮香弄影無
因得試促花神作佐小春張溢滄詩集是日歸館中作　一聲湖外咲撇
天誰挽揚枝驟酒船倚柱宛然聞鷓語買花却不要犀錢山陰擬去重為
客路滑歸來亦悟禪還許春風無句事綠林吹血化紅鵑江湖續集毛珝
題舟陽館　渡江第一南來驛幾度華堂延雁客百年運逐晚雲空愁
殺耕官老無職南徐今日古陽湖不斷歌聲祖離席國雖已復事尤多折

損年年春柳碧　李和父　夜發崑山問湖館　雲耿寒星路不明問潮
人起約三更江風吹上一輪月照動客船多少情　趙汝鐩　午炊洲陽
一館甚雅　誰料三家市能分兩眼明花喧蝶戀磬午亂鷄鳴忙裏青
春去愁邊白髮生捏粮問歸路更乞一旬晴　僧永順　題秋館　林著
漸消歇爽氣浮高松風蟬有遺響露花結秋紅微月出東嶺碧雲散遐穹
暮館正虛寂衆聲雜鳴蟲詩海繪章劉景文　早發承肩館寄登州侍制
　水亭瀟洒離塵聞一醉扁舟載月還馬首西歸懷底事只隨曉日望蓬
萊　楊行敏奉使到建州郡將輕忽憮恨中題東青館　篤駘嘶吽知無
足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溪畔竹清風纔動是知音　杜鵑花裏杜
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還日審光搜容思曉來山路恨如迷江湖前賢小
集拾遺宋邵子文　過渭城館　又將鞍馬送殘春吹盡征衣染盡塵還
是前年舊時候渭城花柳一番新東堂先生詩集　次韻蔡成允題餘英館
　故第園林政遺亭壁户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傍流水鳥啼
懷昔人憑欄看斗行無意數游鱗江湖後集李時黃岡寓館作　閑居迎
送少日對小山橫雨過秋陽滅天虛夜氣清候蟲依壁韻野火隔谿明還
邈誰家笛西風一雨聲鄧紳伯詩集　留通商館數日　商館非關地閑人

偶在旁無端聲利役有許去來忙　交兩芭蕉響懷風擺扭香江郵秋易盛
早歛十分涼洞天留題集徐沖淵被命通明館酒掃　聖恩寬大放還鄉
便着草鞵挑鉢囊中路忽逢天柱詔一行今侍玉皇香　浮舟載月茗溪上
倚杖贈雲鷁閣旁身到通明上頭館好山驚見暮蒼蒼　道客還山一笑
咍故人憐我不嫌猜曉猿夜鶴總歡喜蕙帳草堂相與開　可為雨芽煙蕨
住直緣流水古松來枝巢若許鷦鷯借投老此生真快哉　任松卿集己丑
兵後陳茂陽歸自史館因寄城南諸公　巳甘貧病老江隈何況兵餘更
劫灰無可興言空日暮不堪回首又秋來　短風驛樹潛吁鬼小雨官渠半
擁堞心事瀰漫令握手相看莫惜撚銀腮　大兒索飯小兒啼旋折花鈿
泣瘦妻患難如山排日過身名似水逐時低　野塘萍影魚十里江路松陰
蓋一堤亦有城南舊兄弟久無一字草堂西　陳杰自堂存藁秋熱抵信上
一歇館壁張蘆雁寒林　老大張成傘柔金伏在鑪正遮西日手忽坐北
風圖霜葦條欵雁冰枝有噤鳥摩挲懷美獻短巢濟時無是歲月八月殺
仇遠金淵集送李介甫赴官塘湯氏館　東廬山下義門中弘開講席
招蜀彥主人擇客又擇主童蒙求我我求童俊傑識時審出處道義結交
全始終惟應上墓似龐老便合移家隨葛公鄭元祐詩集題玄文館　秋

水蒼龍出匣稱鶴㒕都化白雲歸樹圍芸閣千章立泉落風巖百派飛服
日仍餐松屑飯朝真時着藕絲衣人間湯湯黃塵海為借虛敖手一揮傳
夢得西巖吟藁宿鎭江丹陽館　暫泊喜天晴丹陽住晚程半窓留月色
隔岸送鐘聲江繞金山寺雲生鐵甕城片帆催早發莫待暗潮平陳昭詩
集奉題貞居先生嗣真館　外史高懷誰與同巢居新占鶴臺東雲蒸老
樹皮毛外人住深山肺腑中霞衆海空馴猛虎飈輪峯近接冥鴻懸知好
古心無已妄坐神交展上公吳順全谿集明遠宣義披仙館　弟兄相蹕
上青冥遺跡空餘壓郡城似惜高風久零落故開華館面峥嵘樓臺宛轉
明朝日圖史紛披照短檠雙鳧求紫府層閣時送步虛聲　仙境清
閑識者稀幾人來此學幽棲紅泉瑤草春長在流水桃花路弗迷丹氣猶
涵階下井遺蹤難認壁間題秖憐星石今無恙夜夜寒光北斗齊番陽志
胡如墳　題舒嘯館　堤邊草色綠芊芊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
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　樓前春水碧彎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殘陽
人不見東風無賴莫凭闌周邦彥清真集晚憩杜橋館　寒茅惜惜鷄喙
場兒啼索衣天隕霜落林斷故山色入楓枯振槁聲琅琅清菜白粥棄已
久黃菊紫萸看欲香歲行及此去愈疾若決積水難隄防嗟予齒髮非故

物念此內熱如湯湯願見唐朝呂墨客都行閒道求神方齋心十日百事
畢消我須雪遝韶光豈𢹂萬目憂世事黃金綰腰埋土囊王元粹詩集再
到泰館　秋風吹蓬鬢北渚且翱翔誰言久棄置復上君子堂群書猶在
几㯿座已移床覓我舊行跡閒砌亂苔蒼丈夫有離合義分明如霜方同
鷄與鶴豈是鳳求凰豈弟固善謔衆口每難防結懽悵初心感激終未忘
濟濟門中彥冠佩日輝光但使居者安勿為去者傷蒲陽劉氏集秋日會
遠華館呈胡仲威　嶺表豈必熱庚伏頻滂沱溽莫辱招要盍李參祝荷
君俠如長松折節交藤蘿奇字識夏鼎古音彈雲和今日素商至高屋涼
意多夜清群籟息已有蛩鳴莎人生不飲酒賢愚同消磨拍手問湘纍傾
醒欲如何謬承青眼顧詎惜蒼顏酡客散我亦歸耿耿有斜河趙孟堅彝
齋文編題高氏煙雨館　溟溟復靄靄極望欲無涯村遠如相合天低若
四垂檣聲因濕小塔影被雲欺不但長烟雨陰晴有閒時　人多情畫至
此趣未應知我獨身常寓烟霏雨暗時幢添波面闊綠壓柳絲垂勿有片
帆過鷺飛雙鷺鷥王萊龜湖集陶隱居上館　最上華陽館淒涼宜舊基
山中為相日樓上侍僊時精力凋文字群居厭术芝却輸元處士薪嬰得
天知朱松韋齋集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一旦

覆餗腰領紅綃稻莫蔬三萬日爭如且作多田翁張南軒集和故舊招館
牢落詩盟寒欲厭非君懷抱若為開未聞鑄酒論文意拂榻應須有待
來郭功父集寓館　一徑松陰合重門院落深客來聽鵲喜春過惜鶯吟
風月時經檻塵埃不到襟黃庭看在手白雪任盈簪中州集雷琯　信陵
館酒間作　閒過信陵飲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怜把閒人徑攜一
壺酒往酹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基未幾為新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
與賢俊游今為狐兔隣豪貴竟安在念之心紛紜有士會歸盡但恐後無
聞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維昔有近臾樹桐彼高岡殷勤為封植遂
欲棲鳳凰桐生日已長鳳來殊未央鉎獸覽德輝非時詎來翔枝幹枯已
死志願終莫償德在西周初飛下岐之陽裴回不能去和鳴聲鏘鏘文王
既已沒千載徽音亡咄爾爰何為而欲發其光空令枯株上日晏啼鷲鴒
趙內翰可　雲興館晚起　雙旌晚泊雲興館對面高峯絕可人一夜
山雲飛作雪要誇千樹玉嶙峋　張翰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
泉已自奇一峯寒翠壓層低并無未似平州館屋上層巒屋下溪貢泰父
集題周鍊師雲臺真館　二十八將已仙去真館有臺名偶同白鶴千年
來故國青山萬疊起神宮有時採藥幽澗底無事種花深谷中昨夜曾攜

龍虎出一壇明月滿旗風黃建可集宿黃州館　恐長夜兮風蕭蕭悵公
子兮路迢迢烟雲不散蔽白日宇宙頓覺回清朝但令心事忍羈旅未可
壯士甘漁樵鳴呼四歌兮歌再發人影在地見明月吳仲孚集送祝五哉
赴陸軍館　屈指交游十載餘見君歸墨又歸儒虛能解道元無物賴子
誰知已不愚既向風檣明表裏何須雪几費工夫他年名上登科記一半
清芬在祖圖元劉文貞公集宿秋館　客舍蕭條動客情飛螢簡簡傍窓
明樓頭鼓角風吹斷漏下銅壺第一聲劉靜修集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
青春朝始信閒亭水石進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充波問明月
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晚巢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舒岳祥閬
風集和正仲賦重修篆畦亭館韻　亭館成來三十年主人頭白興扶顛
已誅薦棘開瓜圃更剪筊蘆沒稻田竹下鳴琴長憶鶴花邊釀酒擬留仙
今知煩惱都無用倚短隨緣一任天洞天清錄張鎡　題漱玉館　拳石
漱芳玉夢回堪洗耳客至館於斯妙處從此始　王宗賢同前寓館欣傳
漱玉名泉流古實響琮琤幽憩偃息驚回夢誤聽虛簷雨滴聲　陳洵直
游大滌假宿鳴玉館偶成　風動歸雲清日落衆山楚重來興倜深託宿
此何所浪浪鳴玉聲恍恍對床雨夢斷身高低虛勞深夜語元王惲秋澗

集墳館詩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墳臺石留在
行人下馬看藍静之藍山集送林彥明赴浦城館　君來別我意何如絳
帳談經席久虛南浦春風波浩蕩西山晚色樹扶疎諸生鵠立詢奇字道
士鳧群換草書他日相思川路遠祗憑尺素寄雙魚　多材未許山中隱
此日降邦建帶迎題扇每傳王逸少賣文今送蔣斯明晴空野鶴將雛遠
遲日林鶯喚友鳴茆屋石田生計在春風暫與閱紫荆藍性之詩集宿靈
峰館　歎夜愁無寐四更風露寒茆亭下殘月松子落空山世亂英雄隱
途窮跋涉難欲尋黃綺輩長嘯白雲間曹伯啓漢泉集題乙酉館　東帶
違朝見脩郵簿書形役又經秋緬思彭澤歸來客何事無人管去留　戒
有慶閣言寂寞冗官住往厭紛如誰能遂我還鄉意便把微官乞與梁表
多静春世業送陳天民之琴川館　邂逅相逢十日飲東陂南浦正遊遨
無端又話雙橋別喚起文通一段愁　子游已仕微言絶末學紛紛過眼
多公筆定應興禮樂邑人猶解誦絃歌呂濤集辛巳抵京泊福安館　山
河左右護神畿五色雲開瑞日遲三百餘年魂夢外四千里路客遊時卓
書萬國來金闕紉佩千官拜玉墀試上燕臺思往事清風吹動鬢邊絲虞
集道園學古錄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蕭山木高浩蕩塵

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樸開户微風興倚杖衆雲散伍良臣中流一
壺集寓館　寓館無定端誅茅傍江路架屋八九間適月始完固聊回敵
風雨況復傷村意川光浮瀲灔巖麓鬱盤互清陰動脩竹緑影蔭佳樹玄
鶴期不來平蕪但烟霧尊酒酌餘春落花滿庭户　王餘千麻田馬李言
郎中寓所扇爲假館甚佳奉柬以酬貺財之意與法府除千知州　下榻
塵蒿外青軒備碧池松醪傾玉粒海錯疊銀絲旭日當階好閒雲出岫遲
幽樓興無盡未見因驅馳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贈山老借館　三生雲水
僧夫脚困下更每逢道人語莫逆猶風嗜况茲法龍象共飲良有味寶坊
寄芳氣一室淡如水賽號劣馳騖入門㩲心醉向來蠶楚塵火急須湔洗
淨石方丈室過塞諸天侍可憐一毫端借我容膝地從來支許交清真遺
世累幽蒲與茗椀共談第一義　行至羅江以代者爽期得史者書復遂
吞濱便走當樂山中借館　臘雲日懷歸及公法當代喜同縮屬刻蕭作
風鶴退誓言不可寒幽賓風所定但恐彼上人雄辨貴酬對　淋浪一日
兩浩蕩十嚴秋荒彼石澗水斜虹林立須臾忽飲縮幽咽鏘琳璆混混
須有本萬古江河流　山中有何樂海留不復嘆滄足澗泉宕洗耳松風
寒清磬度林杪姑擇瓦涌幽拙不會參請安分隨拙單寮太至治集至治

二年中秋與達兼善賜于謝月海寓館坐客林彥廣者吹洞簫酌玻瓈玉
以銀葉焚素馨香因賦五絶句館在北澄清下閘橋下　露洗纖阿海氣
開謝家池館葉牆隈當庭燕穀䠶輩起却是河聲席下來　漢家宫闕夜
連雲九陌無燈露裛塵玉宇瓊樓端正月短鮮烏帽太平人　紫烟如紙
剪頗黎裊裊素馨噴寶猊文武火銷銀焰冷聖朝酒盡玉繩低　何處人
間尺五天宫牆東北市河邊景陽更漏隨風落醉徹金吾未肯眠　李孝
風調數前朝偷得新聲掐徧橋一種宫牆太平夜才情何似鳳凰劉將
孫養吾集瞻川學館　空庭積雨霽月色如新沐團團桂影閒簇簇一方
玉栖馬各安枝微風不驚木徘徊真可浴倒浸意亦足欲語四無人鳴蛩
伴孤宿傳與礪詩集宿揭公館　旅舍塵都滿齋居意自幽花時猶住
樹底暮相留詩許家僮學書從坐客求何因謝拘束來往客東頭揭曼碩
集題江道士清虛館　遺紛極玄覽寔生白玉京日月朝朝夕河漢流無
聲冉冉兩玉童雙吹紫鸞笙下視九子州浮以四大瀛萬劫猶一瞬逍遥
樂泰清吳禮部集溪山仙館圖　平川漾輕舟蒼石擁高樹煙中連峰斷
林際飛甍露茲宇誰所營列仙實來聚我生戀溪谷忽去踏塵路坐恐孤
風期臨風悅延佇　寄題留山道館　鉄庚燒丹訖葛翁留山今復見新

宫神仙自安無人識樓館誰今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笙隨鶴度雲
中更尋履石依稀迹轉覺幽深興未窮至公九山水幽處有石上履跡勾
曲外史張伯雨冬十一月菌山脩祠真館成製十絶句以自見　崇真館
主在齋渠遁有元之吳郡張相望八百四十載我歸鶴蓋如故鄉　望見
飛簷松杪花下盤陰洞石聱牙老樵迷路驚相問君个仙人道士家　風
水所言唯理氣眼明此術未全疎景純解道遊仙句信是青囊有異書
縹緲洞庭連白雲緑橘黄柑能見分非日扁舟尋好事明年處士比封君
肯借山下步障錦與作天下庇寒裘三尺窓揣萬株木不怕寒霜到上
頭　谷口茥茥一庵住壇上景景白石陳杖隨流水過隣舍席與長松分
主賓　俱倚茅君爲座主從稱外史作官銜道家六經徒頓寫深向石頭
藏一函　屋壁覔書碑板多雄虹光怪鳳皇阿看到深山十日雪窠究無
烟条爾何　秖有天公堪可倚我作巢居名倚天未必高處無事業負日
讀書無打眠　龍虎山中薛元子瓊樓孫臺詩亦工想接菌山聊爾耳非
關千里事同風　題溪山仙館　掃地松花帶石泉丹崖第宅幾何年唯
應玉女聰前月夢到方諸一握天　雨宿玄文館懷惠山　十日閒春院
草積青苔厚梢止侵窓雨爭鳴決渠溜想見蝸口泉玉色動閑幾便朶雙

飛鳥翻飛入烟岫　題紫芝館　芝生玄嶺隅置之讀書堂雖然照來珠
幽谷有耿光我聞隆漢日丹碧生下房小草不異者于以表時康勝仲禮
詩集張文吉霍守道授館宗道以二子從之學禮意甚腆紫山秋澗皆有
詩以稱之昌道復有文以質之故題其後　山澗新詩正始音妙峰歎語
亦良箴得人傳道資師意願子為賢父母心寸狀要知輕尺璧一經端可
勝籯金仲舒學貫天人際發藻行看桂滿林陸子方集贈曹德玉于達卿
父子同赴錫山館　故籯無黃金子弟政欲佳芬香聞數里譬若蘭當階
念昔登高門始見玉在懷頎余幽髮盡嘆子頭角乖妙齡探學海浩傳無
津涯翁李逢相望瑩雪分一齋驊騮山陽木春風發時回婣婣北堂萱日
暮意悠哉游方非遠道心動數歸來張翥蛻菴集雲臺真館為上清周用
章作　突兀中天積翠巉曾臺宛似鬱羅蕭清池曉浴丹如火白石春畊
玉有苗此地來龍如可築它年歸鶴底須招只應月夜游仙侶時復吹笙
下紫霄　七月一日之集慶望日次錫山宿玄文館　海月光芒瀉川雲
意緒閒删風浮地外元氣滿人間野榜歌相荅漁燈去不還電明知有雨
尸在九龍山戴石屏詩集題道旁館　道旁誰是館借我駐高軒翁媪出
迎客兒童為掃門好花羅石洞遠水沒雲根懷逐卜隣約為農此老村僧

湖全集　題青山仙館圖　碧峰築珠宮緣崖細路通黃須依木客白鹿
引金童海上無方丈人間有閬風畫圖真妙術縮地似壺公　國朝張孟
兼集湖山新館寄方允叔　溪上新居次第成湖山深處最關情半堤楊
柳猶春色六月菰蒲自雨聲陶令田園歸復計杜陵詩酒古來名羨君傳
送幽棲趣莫為新詩大瘦生宜春志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
號鄒鄉西家昔日近丘墻芸臺四部添新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驚鸞
愁不見山中雲鶴暮相忘猶張早蓋歸還華直謂時無許子將　餘干志章
綸庚子冬夜宿郡館懷白從古　高館天寒霜露濃思君深隱翠微重月
華燒樹無飛鵲雲氣蟠泥有蟄龍石鼎賦詩猶脫略銀燈看劍每從容孤
懷展轉不成寐為發城頭半夜鐘吳舜舉集過郎館　碧天涼透鴈啼霜
停策郎橋憩夕陽田舍鶯看集童冠溪翁折見具壺觴侵軒草綠青青淨
隔坐黃花冉冉香別後不堪回首處平原烟樹接蒼茫劉須溪集青山和
前韻憶舊時學館因復感慨同賦　綺寮恐　漫道十年前事問懷天又
陰何須恨興了西湖更哭君宴罷瓊林閒時數聲啼鳥淒然似上陽宮女
心記斷橋急管危絃歎聲遠王樹金樓況　看萬年歧上禽烟徨落月斷
腸理絕絃琴魂夢追尋揮淚賦白頭吟當年未知行樂無日夜望鄉音何

期至今綠楊外芳草庭院深　潘庭堅題南劍州妓館　南鄉子詞　生怕
倚闌干閣下溪聲閣外山惟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應是
躡飛鸞月下時時整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張輯
東澤綺語罰貯之胡正臣已數秋復會于貯館圃菊正芳因留小醉　好
溪山寫阮郎歸詞　孤鴻逢下夕陽寒秋清懷抱寬籬根香滿菊金團容
中邀客看　呼酒酒共清歡五絃隨意彈西牕仍見好溪山幾年誰倚欄
霅奉馬先生集調張李良文會館　西江月詞　未要花枝照眼且教尊
酒扶頭人生佳處好遷留放我論文會友　贏得清時無事羿來白甚閑
愁百年日月水東流少壯幾時回首　又同樂館調清平樂詞　紅爐畫
閣有酒須同樂千古獨醒終是錯休笑劉伶畢卓　小槽酒滴珠珠請君
任意霑沾試飲三盃春露出門定要人扶大全文集許曾齋東館路中
沁園春詞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擾跳跡
飄零曾道塵埃齋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
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
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俠與溪
山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痯

洪武正韻古緩切病也又去聲爾雅痯痯病也郭璞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昺疏釋曰小雅杕杜云四牡痯痯毛傳云痯痯罷貌又大雅板篇云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也顧野王玉篇作癏公玩切張參五經文字痯疲敝貌見詩小雅司馬光類篇又古玩切吳棫韻補痯叶音古轉切毛詩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婁機廣干祿字音管又音貫皆病也楊桓六書統見母𤹩𤹩从疒官聲　痯或从隹聲癯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古滿切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竪痯

𤹩癯 六書統　痯癯 隸書 並六書統　𤹩 篆 集韻杜从古集　𤹩 書 篆古文韻海　瘖 草 鮮于樞草書集韻

斡

洪武正韻古緩切運也轉也賈誼賦斡流而遷又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又烏韻　婁機廣干祿字斡音管　戴侗六書故斡古款切旋斗也引之則凡旋運者皆曰斡又烏括切獲斡也說文曰蠡柄也楊雄杜林皆以為軺車輪斡斡乃从斗輪斡非本義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續曰轉也音管在此漢貨志斡鹽鐵又斡運山海之貨皆音管在此入聲者非　郭守正紫雲韻漢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曰主均輸之官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斡見冠切見曷韻

此方音韻會定正字
切見管見經堅斡
篆書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故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悺

洪武正韻古緩切憂也亦作悹又去聲許愼說文悹从心官聲又古玩切
陸法言廣韻悹悹憂無告詩傳云悹悹無所依又音灌主駕官又音官丁
度集韻悹悹無依也一曰憂也或書作悺郝懿六書畧悹别聲轉注懽撰
爲于祿字悹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見毋悹注聲䋍書或如此熊忠韻
會舉要角淸音趙㧑謙聲音文字通悹見完切見去聲此方音作悺痯非
今詩四牡痯痯合正爲推痯病俗字或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悺
篆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脘

古緩切許愼說文脘胃府也从肉完聲讀若患舊云脯古卯切顏野王
玉篇脘胃脘也脘同上又人除異呼也丁度集韻一曰即胃脯漢殖貨傳

濁氏以胃脯連騎又戶版切肉也然有復古編𦜓相類輐脯脘並古
滿切上脘胃府也中管如莞六孔从竹官下莞草也从竹完戴侗六書故
胃之上屬於喉受水穀者曰脘本作管伯曰臍上有上中下三脘别作⿰月官
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板反正作脘睆音管肥睆楊桓六書統見毋⿰月官統
𦜓脘隸⿰月官或从官聲⿰月官隸
趙謙聲音文字通見莞切
篆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輨

古緩切許愼說文輨車轂具也从車官聲古滿切徐鍇通釋猶今鐫頭也
也吉捥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輐今輨正音管楊桓六書統見毋趙謙聲音
文字通見莞切 篆書 徐鉉篆韻

逭

古緩切揚雄方言逭也音換又管丁度集韻爾雅
逃也楊桓六書統見毋逭胡玩切逭聲逭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衤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公緩切袴襱也丁度集韻博雅
絝其棺謂之襱楊桓六書統見毋⿰衤官从衣官聲⿰衤官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虫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雨下蟲名司馬光類篇
今肖切楊桓六書統見毋从虫官聲⿰虫官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浣

古緩切丁度集韻滌也史記身自浣滌劉
伯莊讀楊桓六書統見毋原聲浣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浣六書統

⿵門官

古緩切丁度集韻所以出鍵也通作管韓道昭五
音類聚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毋原聲⿵門官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骨官

古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管

⿰官阝

古緩切字㴩傳義音管縣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十一產

簡　書簡十六

宋孔平仲集書簡　與李純仁　平仲啓。介還不知遂作書訖併達逆。不審領否。適又承問丁寧。豈勝感愧感愧。歸鄉固佳。適值秋暑。人事紛紛。無少頃之暇。乃思嶺外閒居清味。真薄相爾。如去代非遠。慎勿為指射之行。投身遠方。休戚繫之官。緣吏猾多諸不公。欲與之校。業已遠來。主父淩辱有所不堪。士氣摧折。近年為甚。公切且還部注一官也。鳥適北誤撺汗作北。汝南浮淺。姑置勿道。旦夕參晤。尚冀保育。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

又　平仲啓。數數馳問。兵至虔州。不知公尚在大庾也。不審今猶須事否。伏惟動止安佳。眷集同寧。平仲家患罷歸。六月下旬發河中。至鄆縣下。裁不可救。一向肩著搖蹙不得將息。至京得厭逆之疾危殆。今幸安矣。緣此世味獨薄。不計校法。合在外指射差遣。登舟已久。旦夕東下。欲徑還清江治茅舍。又畏江險。并百禮得陳留酒稅。冬間闕。此行適可住即住也。壽安以下無恙。道中思承來教。勿勿裁復。亦只發虔遞。諸令嗣必在鄉應舉也。秋涼。萬萬保重。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教授。

與李先之　平仲啓。久欲致承舟御抵岸。以有親客來。即連諸純仁在此。公行何遽。來早且同一飯。切望少駐也。恩恩馳誠。不宣。平仲再拜先之教授。

上安撫　皇恐頓首啓某。無似之迹。備數部中。日思趨伏門著遠奉約束。而職事之拘勢無由得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以輔相之材。而鎮之一隅。即當大用。以慰輿論。冬序寒苦。仰祈上為邦社精調寢興。下情西鄉惓惓之至。不宣。

楊文公集手簡　上二相　某輒有血誠。上干台聽。某頃於許州陽翟縣買得少薄田。并有一小宅子。自來舍弟倚一房在彼居止。前月中老親往彼看覷。恩於今日得家信。知老母風疾發動。不安至甚。已具狀奏聞。暫乞假往彼看者醫療。纔候痊損。扶迎歸闕就養。今居近列。合候報音。緣某方寸已亂。頃刻難安。已一面徑馬連夜往彼。伏望特垂台念。曲賜敷揚。察以危誠。寬其譴責。情意隕迫。不避煩黷。伏望深垂憫惻。

程伊川集手簡　答富公　昨日安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其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為某羞。求赦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答呂進伯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書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天賜何涯。儒者遇時。主上聖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某備員於此。成夜自竭。未見其補。尚冀書見。諒不足與於[illegible]。古道從至。慰至幸。何[illegible]僚門墻三紀。相見[illegible]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十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令日。宜當於今日事。中國所施設。當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某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奇公知遇之厚。敢有少見二請[illegible]。無什[illegible]言。遂公而仲尼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主。安置粧飾為婦人像。以配食。征瀆天地。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狀上聞。沃流其初。先處則淳族祠廟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懷後患。與其不能[illegible]。地。某竊見聖善上方寺北從東[illegible]無用之地。許人率易收有千間

欲得茸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翔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某雖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蘇東坡集書簡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求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過不過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壁欬。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省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

少驍。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温公　春來景仁
文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作累日。辱以出京無暇。此。到官隨
分。紛紛久稽裁謝。悚作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獨頼本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
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
又不見公新文。思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輙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
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稀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
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消耗。不審近日寢食何
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汲汲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
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
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
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惆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曹直　晁君寄騷
細者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曹直以己意微感之。凡人文字
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恠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
為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

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雷州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
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鬧行囊中無一錢。途中頗有好事者能
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凛凛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
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
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警。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持愈痔。所得多矣。子
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
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為之。亦未痛惻。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
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
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
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儻為一言。眉山
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
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　某啓。久不接。
思仰不可言。辱書。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當勝。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
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坐乞一閑郡。不謂更得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
擇。但有羸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遺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
者。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使遺忠

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穎常謁吾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皆東方同
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淮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
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蚤老而患深。斯記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
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祗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
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則欲更令人刊耶。當俟稍暇。盡取舊
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
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
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
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
都下已刊。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
原文字。故為此碑。但言[illegible]之。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
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開當作句。所示集古文。留子
由處。有書令撿送也。久不上問。愧負深矣。思枉手訊。勞來勤甚。風昔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
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尤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續常
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厲。時流[illegible]知之者。自是古之知公議少伸

耶。得道直久覺。庠者來。由面談。惟冀保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
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閒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羽示。當觀
之命。已過本矣。此外只有歸田為急。未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想未及拜書。
因家信道區區。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
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題之與諸子。死即
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
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
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遂辱惠
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命適爾。[illegible]可矣。皆至少遠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
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
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
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丁何由得。惟蒲澗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
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
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

二十里間用篛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十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
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栰下廣州以備不住抽
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
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
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
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
獻更苦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縁蛋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
與語其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
也。　又　某再啓示喻津遣孤孀救藥病屬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
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抗相類
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喻以北
等各仕宦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
想蒙顧盼也。　又　某又有少懇兒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
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輟一舟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
差人賷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嘗患禍老矣何以堪此
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道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
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遠無不塞之理。
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輙累百竿矣仍願公擘晝少錢令歲入五十餘
竿竹不住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
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援
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
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
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
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　某啓到雷州見張吉喻首獲公手書累幅欣
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邑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
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
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輒公兩借書籍
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
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墜某留北過中秋或至月末
乃行至北流作竹栰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
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棄可棄未會聞
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吉喻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諂撫令

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鄉試等亦難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
公奇卓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當或不即死聖恩汪洋
更一赦或許不歸耶以杭州爲住夫已有書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
不肖亦云然物不可必當更描事隨宜但不死歸田可也公欲問從於
廣山閑想是真識之領求到是或不須問也此上兵間處電室進把
玩耶某頓首上韓昭文　某啓運逆從容恩之數貝茂歲緬想　台候
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欲難康恐不能及見公之
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困李秋校行謹奉啓粢候不宣　與李廷
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追以時窮數日及塗日會集殊無少緩治行忽
遽不及詣謝閒日雖維送兩違遣書益增　與黃敦言　某啓云云遠惟
訪燃慰兼某晚來起居佳勝承冬忝啓行以來疾是寒不果往別悚愧深
矣衡涉雨寒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瀆一書送惠
州李念四秀才吉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弋師止爲寄三
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廣疾不敢造詣負愧已深從者
啓行又不往別悚作之至啓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　某啓衰病
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
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
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
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華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
克當然句法有以法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　某啓
經過辛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欵奉
千萬保嗇。　又　嵩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黙筆
隨即爲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不得三紙付蓬仙因降欵區區之
意某再答。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遠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
孝躬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
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
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
發來耶鄭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係禹戶導洛堆梁
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
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
某留守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欵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
無壯子弟須却之散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

箴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傑得連茹耶息既三十壹勞歸餉
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宣其稍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句春中赴上安
道必與之俱來其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
有也不知遂此意否泰太虛言公有意折卸逍遙堂主龍不謂宜見留之
想未必爲聊且言之宜手見公公當館於此公雅愛宅偉欲其軒豁耳意
又欲其宿窟深谷也如何不罪四聲可能之萬一子已反爲患也幸深思
之不罪 又 其再啓前者患建若甚醉中爲謝不及懷愧之極本州見
諾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使行會合邀來首期不至其間合弟呂命蓋虛傳
蜀若實思禮既異實望人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無此去見童謂君實是
辛知司馬詩此將安歸遺物不我拾今日難語識矣見報中書言王次右
揆當世見在吉必知之京東會錄去示諭 又 作爲芒來紅累子不知
曾令作否若得之甚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千示
累子已家作患又爲別遣來紅光紗奇少物爲而望何以當老拙領此感
愧無量舊者所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候到不日便詩上也 又 縣
魚三百枚黑金甚子一副天聚前一殺絢為土物不昔免賜令二思過已
中不及別啓 又 其晚生蒙不鄙與石丈令與立字以渉備顧公自

命卸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于由想已過
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北去盛會聞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
作無量無當比來尊體勝常以仰下情其近絕佳健見教如尤素黙龍薄
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少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鼻公
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
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歸仰入覲當過收
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欲
爲己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逸浄悦視幸甚幸甚且暫借
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
當於徐守處借人賚內令專送還也 又 其閒居無所用心專治經書
一二年間欲了卸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卸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
今之惧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
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其啓知前事尚未已
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工主學道專以此爲外物
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還公之雅意也黄當江路
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

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
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聞事其閒見不廣何足以質
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
意謂中途必一見佛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
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顧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
暑此黙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豪下問輒
以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甚好勞且野飲欲問公求紅朱
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
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尚卧更紛紛也措
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玫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數一年與之
稍熟恐要知 又 其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君倚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
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
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
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公行此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
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

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其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而議若未有報至
南都當再三削也承郡事頗煩齋聲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甚患然
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辜吾黨之望而快群小
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精篤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潜
谷水墨一詩録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
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嫁幸示諭 又 其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
閒此亦不煩遠念火不朝覲縁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
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甚慰甚慰比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
諭 又 其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
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
解鬱鬱此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
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不可慮者恐
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
自重 又 其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荷董田已遣人去問宜
興親情若果尔當來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我到吴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諛

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版，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

某啟：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腰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擢。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勝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一拜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已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啟：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疏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來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一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泰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相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遠次遠次。 又

鄂寺丞一書，已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啟：因備稍疏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盈佳，郡事稀少，想友於樂無，極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啟：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數文，他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文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遠令放閑耶，聞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覩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可呵。

某啟：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撫綏，精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矣，恨未獲依者，吏已詳開之，所向及則近故事，迹為去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

妤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卻求為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劇，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撫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是吾五名頁舊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深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早得出，為此人父母皆為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雖哀之，否。特舊不凟不敢遮，羅天覽出位之作，本以為公家實，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舊司，然尋常不換，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啟：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陛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出，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淒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它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幸示諭。 又

主酒暑中不易調停，極煩，然聞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餉，念遠致珍物。勞人，豈費。豈不肯所安耶？所聞淩翠至今盈佳，雲乃能傳遣耳，何足掛齒。示呵呵。馮君方想知所諭，極煩留念。又蒙見示此訣，可以當此良日。為佳，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所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為厚事也。酒法是用蒸豆為麴者耶？亦曾試造，一一如法，未生。殊示亦幸。 又

豐家寄與酒醋麴等一一收拂，惟奇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會隅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攝留來使，少閒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脈，來妙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肯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某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在意，甚幸甚幸。 又

杜黨令日恐到此，知之杜某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薦為澤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鞫對，見某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而夫，訊之乃某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訪先人之墓邑中，故

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忍視屋柱楪楣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間之。兼哭而往，果有老平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焉。官至二部尚書致仕，此出康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凝，尤宜慎護。 又 韋賢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 某啟：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身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托迹治下，

竊為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令託卯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某以齊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徐，可喜。肛斬新斷，偕知之不一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想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 某啟：別後兩奉狀，想一一開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illegible]乃發。瞻望悵悵，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不宜。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買錢來，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已知之。適少冗，絕謝，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堂中為吉大吳到裏頭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於諸不妨知一二，[illegible]一二人貴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啟：蒙恭借檄行李人般儒，不在言也。但節級來二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逃冗去，[illegible]者又欲以人[illegible]大[illegible]，比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繳牒冥云請明公書令某還還，多難豈事，想必識之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以為帶去，比二十餘

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慚怍不可言。得二座煞不失所，幸不貽念。隨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頰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須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閑嗇，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啟：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遂令去深以為恨。赦除筆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結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孫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交，想得其詳。故輒以奉瀆，亦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達邁，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遂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即住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啟：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答非持衰病簡慚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登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安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時云耳。 與馮祖仁二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粗持，廓然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且答答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日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悉之人，寓六狀不羅去，法當[illegible]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來又聞已去

訟祓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
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又　兩日
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戚會包子厨人一日。吉白朝散絕
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約冪舟中。背伏暑。自憖一年在道路矣。不堪
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
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
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
加焉。有詩錄呈。蕭然寓戶不扃。嗟塵風葉任縱橫。幽人驚起誰呼覺。歌
枕東窗又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啓。暴別忽二
載。舂走南北。不暇附書。中間子由轉附到瓦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
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
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某室。極爲勢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
者。幸得偏嘗。感愧不已。匆匆奉謝。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
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固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迎奉。愧仰。何勝辱書承
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禪紛紛。衆口貪向之。拯寂未必不佳也。可以
一笑。蒸餅未解。萬萬以時自重。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聞還邑
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晝萬萬加愛不宣。又　某啓。專人
至賜教累幅。慰撫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三年矣。
愚陋貪生。輙緣聖主寬貸之恩。灰心槁形。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
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它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
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
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
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
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頹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領之矣。酉
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
萬萬自重。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
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
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
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吃

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見也。與梅夫　某啓。辱
荅教感佩。見示之豹敖不欺洛東公詢莫所謂其二於此輕淺不受伯人當
携被往也。與從事書　某啓。一別倏忽十五年。昨嘉君亡新用見未吾
道之變。此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涯。不能無依依也。適揚州
平心極安行。得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惟順時自重。因
李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又　某啓。辱手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
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無爲可也。果然望示及。來日自不出
只在寺中靜坐。悉眺承割愛意。督之兵。然甚不謹。又　某啓。辱教承台
侯兼務之□□詩如主以來。深爲□□見□□見寺□□寓物甚慰覽
望。來日方往祭室也。□還息不宣。又　某啓。不□□□寒□以定
之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然承庇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佳否。某以決
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又　今日謁吾不免往見。兼敘伏承
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眠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
道書云。曾下洩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問不敢
不盡。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爲慰。知篤高絕。未與埋者皆被
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强勉繼作。忽忽不宣。又　某啓。遠遠

二年。騎御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覲罷當往造門。併導區區。
又　某啓。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由
詣見。但有欽仰。忽忽上啓。與無晦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衆爲觀
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
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且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鄉舉。承示諭進
取之意。甚倦倦。盛時英才。何遠如此。且兒之決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
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與李公擇　某啓。兩日連見。忽忽竟何言。悵惘
起居何如。吳仲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八以相識爲諱。欲一見面
道此爲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白是宗人械非州幕不一。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仰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夢
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
得瞻奉。慰幸之極。此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又　昨日辱臨。領諭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爵飲藥汗後。不可以
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愧悚。揚振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
所懷。又　辱手教。伏審脫免。起居佳勝。惠示珠璣。須所未見。非獨下視
沙墻矣。應當一笑。羊麪酒醋。並惠。禮意兼厚。敢以拜賜。感佩之極。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早體尚未清快，坐
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又　已
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離，政須少
留，固未爭急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瞻燕悵惘。又　今子重承
訪，及不潑往別，為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源縣已得襄，度可守矣。
又　眉山有巢谷者，字元脩，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為人好義，已七十
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稟殯其遺物
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
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
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傳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
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又　去德稍月，思仰常懷。比日
嶺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閑借
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期，惟萬萬為
國自重。　答劉貢父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長望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
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研緊，及問來使，云甚健，比初下車時皆且溫矣。聞
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

不宣。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望，然亦悚多懼，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
計。凡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柰何柰何。然宦之寓，有司逃夫
行之罪，歸咎於凡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可與焉，被茶鹽猶難之近劫。
而歲計有餘，未可弃也。然坐送想，撰日數，思當此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
其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相如一日也。孤忠寡與，日親高誼，謂可
永久。不謂尚煩蕃翰之寄，違闊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
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
安。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遠落寡儔，公豈久外
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已少暇，乘之秋涼下筆也。親家卿子良宣
德赴路，慎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承手啓，冗迫不盡區區。又　某啓，辱
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腦事如麻，歸即為詞頭
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已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
河。願公一咲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
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
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
物否？請其名，公惟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舜者于由近

作栖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與姜唐佐秀才　某
啓，捧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
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眼病不能裁答，聊奉手啓。又　某啓，昨日辱夜
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荈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
答。悚息悚息。某頓首。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
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
相過，某啓上。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
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毒暑且喜起居佳勝，堂上佳慶，甚
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蓋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
不宣。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日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
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兒甑車馬道下，恐有一書至兒
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為帶去轉托何崇道附達，為幸。兒子治裝冗甚，
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羅嚴秘校
某啓，專人至，蒙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
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海屋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

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
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禍何
二士而棄，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覼縷，曾藏葛于一籃附去，人持上，不
罪不罪。某又上。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
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
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
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藥治病，為
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須急，腹為相度致數品，不
罪不罪。與林天和長官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
寒，想體中佳勝。大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拔展，萬萬
自愛，不宣。又　某啓，專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蒼物蓋妍，捧復卓
實，否想亦以兩軟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嗇，不宣。又　小兒往循
已數日矣，暖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
惠茅蕨，蓋用愧刻。閑相度移邑果爾否。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
勝，甚慰馳仰。承問暖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
費，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又　花木栽或

留意惠貺。臘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兩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推意無窮。未即面謝為愧耳。人還匆匆。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問。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違。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為民。誰如君者。顧益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蕪蓑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甚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饋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肯麾勾押送來為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史氏長處謹頒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增磨以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徵疾已平。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劇。攝衛為難。惟加意調以時休息為佳也。匆匆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又以冗率。有闕馳問

愧公深矣。承惠龍眼。才焦皆郡中所之。感怍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臥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柰何柰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憮然也。某再拜。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節後漸涼。起居佳否。疊煩願言。感怍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栽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淅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爇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悵仰何勝。辱書承

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未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適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早晚令渠獲一定。予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貺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牘。某觀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于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淅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伏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極。某到此數卧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重。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風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遂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

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與李方叔　又不奉書問為愧。遞中辱書。芬耘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眷眷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十倍尋常年。雨晝夜不止。恐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楊不知所在。豈南楊白水楊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聞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謂天不愛寶。其獲盖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觀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謂不負。子其苟少游又安所獲罪。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奠忠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狄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耕於蔡。見乞兒惠兩足攣縮。履於仁。渥嘗以以飲食錢物遺之。乞期年不見。乞再仕數年而還復

就蓑居則已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徑就問之則曰
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
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
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
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致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程公密
中書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
量差借白直兌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旅獲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
晚方達家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達宇下一吐區區預
深欣躍　又　行役難寫託庇以濟分晚丹劑拯其羸疾此意豈可忘哉
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脩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
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栖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
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迫怱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
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間關之憂行有見竭
之喜但遠德惆悵未忘來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
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盛然有得戴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
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友人　某啓相聞久矣獨
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
修敬不謂過予胃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二見洒然遂若平生之歡典
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
佩俯求衰晚何以為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過而然
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
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文同丹淵集蘇軾小簡　軾啓近
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兄乞浙郡不如得吾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
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朵翰之詞極為工妙亭曾有書道此
如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推者未或可以髣髴墨竹即未敢
云爾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
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
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吟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
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俱罕
而來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為便安耳今日沿汴赴任與
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姻極為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恕
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其箕帚非獨渠學幸而不肖獲
交於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
罪也聞舍弟談塔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
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勝適聞中
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
不加意謹護也水後弥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
游老詩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萬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
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尉惟十一郎偶失甚為悵然一跌豈礙千里想不
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
降便當北面叅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
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録呈為一
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
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
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為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
今世未嘗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存弟懶墮日退卒為
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慚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
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
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
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棋韵游處之狀焉遠蕭然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
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某再拜　答趙抃　某別啓向
以無音浼聞承未鄙遺過有稱首副之甚傾為之讀須數四益用感愧
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矣嘆服而已何自珍其下懷稽詠不宣某祇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簡　書簡十七

宋李端叔姑溪集書簡　上時宰　初者伏准釣屐萬福此者無前之賁
鼎然崇出顛卓之才因事尤浪丕吾列碑煇映相識雖參以他務而升䑓
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焉稱辱在題品遂因諦味
以復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賓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其自微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班於管窺文豹然觀求警策
如前人雖萬户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茲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
志者抆閒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犨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掄
之及拱把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持表自揆
則非其輩類如得一嗟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吝　又　其衰悴且
復拙於養生而人傍無以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違物者
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執其目寓乎應固當因時以勉者甚已不振而牽
制復來之真見負於幸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嗔矣尚貲筆牘之賜時

賴興起顧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之　與祝提舉無由昨日庶幾展穡不
圖組錯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拔問所以慰藉甚欵感愧無
諭行李稍遠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别少親妙倍尤慰披寫日高尚寒共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旆經
行首賜臨問累日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拊欵畫郁陋何以爲據非氣類
曲敦時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道到津亭已夫浮豚虎其勢不得中
敘行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流落屏廢不復通好游焉雖欵詠不
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雙屋使指但竊爲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拔繾
綣於是弭節尚意猶在省錄踟躕顧致之勤滋根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遐
先翰墨教諭欵悉如接盛遊秋冷感激而已他佇續貢不次　又　拜别
忽忽踰時系詠雅勝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至於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
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邇先翰墨安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
省乍冷起居佳勝百牘須欵席可究不勝參參謹且承問　又　日者大
旆經由亟走行府切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次赣北出竟不獲一奉教督歔
焉郁悵跂詠不少閒廣伏邇日不審某體動止何以勝望榮我有必可見
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欵蓋論不

謂行李甚邇但劇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
爾就安然汗而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㑹㑹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
系於此亦必有以見亮久聞府事繁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
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當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
便道系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歲第一不幸于婦弟二年病
悴涉春徂夏苟然脫死第三年之冬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瘡癬被
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離所不有自恭月叔復便欲遠
遷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然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昌濱二十
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翅
再造故忘其借易上干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界往還無四十日自
不妨别差使萬一不在所絶抆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賜
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二家并之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幾載不盡
又唐舟年深踈漏止可載輜重并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詳
筆下不能見但目即擧家如在爐炭上果蒙曲應俗非平日可比伏惟恩
仁俯矣真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係泥淹

綫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如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李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升漣
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游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
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某不愧吾欽
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間千萬
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遣當已
塵亮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澤交不絶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
伏惟政成民樂顧北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擧謂自過楊子渡行
路無不嗟咨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
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其啓未路間闡猬得於公爲
多不謂一别便不容寸紙引平日眷眷焉安諸草莽邪抑將有待於我
而然也近見子曾晉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豐豎挽之不斷企仰何及
漣將古郡拒吾松楸纔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輩父老
中歌屢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蔡
某屬或給不容遠先以故尤承怪問無無之理下頗較秋凋重尤難任荷
見今晚其放當紙[illegible]是[illegible]必且[illegible]數[illegible]如此

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之甲納
紙爲請别是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幸甚深
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别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冉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
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
黯然敢冀妥時自衛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稱幸矜照　又　自承召
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遂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得聞德誨咫尺欣浣
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
令日殿對遂即鋪座間勞之際想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出局偶踐一昔儀
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在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
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起召已次都
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候侍坐　又　孤苦待盡
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北詠遂至忽待于
筆端然風義未忘罪謫而還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履
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恪所詢精潔雄奮古者
治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沈敏之材多復於讖慕良際克大以抒頹求

又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弱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
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歎無以會比遣改遂失依頼下情
瞻戀何似可言掏文非假不敢輒詣墻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
遣問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患蔺尊夫爲荅悚
仄悚仄秋暑欣審侍奉萬福爲以病足借爲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
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
節下伏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米一道而里舍
所寓適休庇昧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柔詠
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襄運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蒙江上忽二十
年疇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談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臺繼膺寵數而勢
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夫於承候今已在
畏入後矣亦鄙分所應介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容之末乃所願
言庶幾侍坐披悉　又　退縮閭巷寔依德庇眷言疇昔蒙被有加拳拳
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妄寄固重而
隨地振米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聳褒顯遂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
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墻可量傾遡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尊欲咏

叙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尋寄頼無地衰晚乃凡侍書而已比聞
暫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顔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武能上助仁者
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親之用是增蹬向風何已敢
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起見絕韻因以付之新叢
足爲一方無窮之美觀也恭爲衰舊寵與恭爲臨筆倍增歎頌　又　樂
水縣丞李宥者知文都尉家賢子弟也知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
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規又能志心政事所可稱美
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將
達俯踐所請不勝企祝方此闕迺不當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所以
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妄貲後塵雖不能且暮師承
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揆冗從久荳加以放捐不獲承記
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謹而後諒不審徽瑄不審日尊履何如對數
月間獲依門仍荏苒不知所計始無以自名其者茲未遂召閒及衛
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蝸陋以涉夏大病有秋即入墳山前旱
後雨以物理持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開承按部經由
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衰病然嘗求此於古人

而茫爲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持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勝存之
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適至節方自墳山歸
恭聞大旆經過饒信宿夫此參近直以爲攜已而珠所墜教存樹瑜厚申
繹增愧退揆暑無可米而盛德禮意日隆從將何地可酬菇幸向風悯然
又　伏蒙親寫别幅留既朋燁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妥意之寵如奉欵
席可勝欽歎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
不敢别具公狀爲謝深持異眷　與知州太守寺丞之少監　某啓近遣
專人適問上謝當覺鈴下旨精遂有春思遥詩仰揚想多勝趣系詠雅嘉
尤劇縷縷通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凡一月受民物之譽
日有欽向以華門主賓得之已如此則士論勝譽繼織於文字語言間矯
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績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凡庇後塵
攝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兇瑣逐已春晚前日方先展賢不
識果有以見亮已否將定又行欲中歡問獨有少故趣不暇及其家人回
具言佳客憑凌連日醉笑竟使積陰廓徹萬端紛數以成同樂之勝獨不
得展轉未執但深引歎占高尚望吾家山水實在甚開指須府又
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句式耿耿

人便謂得從容明輿展盡系吝往見不遇辱預相夫晚即僅能一接語而
遂驚遽秩始若有以主之于今不自已也既而還圖修記遂比不滿徑尋
不契於是疾病乘之戟式躊躇滿甚可慷吳僧冰雪可鑒未聞與晤御宜
以闊絕諸益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只尺以昂所計也　又　其自到此所
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疵可指固頗㕘從容御借振采數周所往
還以聞舟車假道之際又未我與可勝卑落具時揆況治下亟諱可以叟
僕承教初則道有所未暇既而脈食差輿稍謝通謁迄去僅一識而追訟
每自邑邑比捨棄又復草草旅秩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堪定
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克是個載以歸邦收之桑榆款昧欣跂　又　其再
啓相亘幾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中叔雖不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
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袁僑嬰…當…可以…之是亡取跌
宜速亦息頭苟款…墨景福共…加暮…
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寡不肖之跡可保其無在也再人一月可以達請乃
所頗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然踐所謝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
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明遺執抽繹反復既不能已共時才鄉
掌班以推袁之敘亦嘗見及采退又發垂研加之亘穎宜啟輒當具以是
辭矣於是君子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閱命然午夜起思思未完更望少
寬庶能奉揆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聵似
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
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驅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還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
向　與龔平國　一水未望無異鄰墻炊煙之灌是託萬物固當來聞就
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渠得
無所負邦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觀雅眷有以亮之至於矛相憐勉謂
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如磐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尉也秋日曠爽
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始兀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尚
冀推顧或可支某遂有周旋挽寫之幸未聞洿加保嗇前可以寓之形容
者無借撰次　又　去歲蒙賜教尋出旅北歸乘諭乃知今夏方刻定特
可處濡筆然非因是再枉手筆具悉款盡如接更僕其爲感況可量繾綣
依田爲生一水旱使覺費力不贍之託二年沈汶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
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爲某德門隨遇爲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僅況少
而畏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持於我算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
自放幣經而趣尚安知以後輒易攻須吟哦妙悟卯中角而爲之節低回

稍休則寫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第爲盍門下蓄物也臨筆不勝
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郵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
所韋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系念哉萬大川來鬻爲先…詳紬繹賜書則
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卒期於歲晚者於是獨厚重歎慕爲何以仰
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揚亘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安免獨吾邦獨爲
一大湖始則微茫太未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若天者其在是乎從家
境亦已幾一月未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濕氣患凌兢僅存視息使不失
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歌詠自適渴從不之頗復及此搶攘否竇候
可期日念歸盍蓋周旋勝踐寔出素計要須還家方克自浣大川忽相顧
山中粗得相溫回期甚迫而方病焞加之髯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
所不到處與夫鋪叙夫沈燕興於照亦挾大川止能詳晝也　與謝正國
大川來如獲款棨方爾詠思着…知司歲云距矣百十二十餘里…
念固不捨以是灑不能已但系…相仍第一以老病故始以非人力也希
泉早晚歲行平日恨不得周覽其勝異特贊主人未逢又別是一段佳事
特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歷陽不果纔割邑入歆慕頌…日有
興趣較之隨…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知…已哉一出境
便是吾樂國如獨力家務遠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年不嘗
一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爲患寔大不思不恕
定江之過…無次之桑榆非爲向我者乃爲好羅左右見亮之否耗　又
前日自憤山歸不囊駿足遠去急於出謁無言…書悉遲久目前無可
寺安避逅微託已而甚恐或況浮得報雖幸遠違而反恨念…謹爲
有罪也彥覺況味米羅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句安矣以負君不可不
迭撰其術以都不與…者…遂致任之…
則…之…之不…目黃…大平川者乃是其入大川
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效否盍脫先序豈不…集…念可以…借
及幸甚幸甚　又　只赤不…如是亦家雖多故一向不復自
理屢欲渡江一見諸…舊…未果…無…亦自無尤矣歡遂臨伏審
適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書而未…可少待…爲報殊愧減
裂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
自應起然絕諸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間異日不愧續貂次來聞
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富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
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幣中萬稚但貧不醒奈何來脫乙示之矣必目有

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洗納命今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借并世説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撿討即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望到乃承歸舟甚速初不計許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早時系望圖勢得見非念所及而正爾捻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距可名邪尊叔母證候如何胡醫固盡心川下然不聞以一言而坐待嘉君可喜令有書可一往迎忽取道亦不遠勿勿修叙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當於門下不跡不圖頃爾阻絶自雖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愛主理如何彦發位出同居于弟各以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歸如許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於令姻事必待郎位足此乞當勉力也既許出入多在外自家取用頗間才有間知就見次　又　某皇恐亦作姑奉教令且欲發揚高意但冥塞况之拙過頃知諸尤不置魚目换珠信不虛矣近者時望驚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闊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什水是遠近脉絡既作大字便可談渭來淵干客錢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頼上問但只如此交馳

貴彼比猜蘭前兩便三見三見　又　頃日兩如注警歎不暇殆若魚在鈞釜使人念況於萬一晉荀何以也欲見恐君不少忘也思後造問來舟人便道知遠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如其據而須作體願何似道紀安侶一面謹先此問進他佇歎悟　又　大丨來不惟得承願勸又得識自生司得我論式殆非小補居是中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挨足後塵也比事衆人方譟之此豪傑豈易持立趾後方本諸郷頗考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境想不辯機技不爲水所文否耆覺意矣使懷料不易處齊淵已有其餘否當遂留京師大用雖不下久計皆矣道說公司公向自比相望塁之便由足百曾把其精以對翻還恭郵投也仰若附偕竟成一編亦非偶爾也　又　一見誤謀係難自見業已矣哀而蓋意既盡表不淮乞恐不爲盡欲難行則又可[illegible]海叙變大字獨未故說[illegible]一[illegible]無羅事如之追日支雖[illegible]欲情[illegible]作書[illegible]重役時定恩說[illegible]往[illegible]又[illegible]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往[illegible]侯遣者幾[illegible]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illegible]謝[illegible]接此[illegible]也亦所欽慕[illegible]此念不[illegible]之而遂[illegible]可以自[illegible]

之。因勞知遠深根已晚也。發晚少休遂歸前圖展近次。　又　晚來體況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疏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况的然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盡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邪。方圖具謝專介被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佳勝。又不獲欵近企仰爲勞頗爲俵冗攖拂文珠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聳然高絶固以欽其而思道舊相恃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先生表發敦勉爲其似助完在華顯矣感歎無諭不腆朝夕再當楚出十月木蹕。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雨涼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撥遣甚欲稍從容覓肩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于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迹之末但深慚負令。　又　多日不相聞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爾不止而終未占見不審氣體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當念其改爲也每知所居完聚出橫枉懷朝夕馳詣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履[illegible]似未頃後數日方知卯刻舟寓探候已落晚須牽迫不果一見甚恭歉也比來聲問頃疏殊以爲懷二二日楚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

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後次遂病幸免作痔令遍節到夜特爲時耳與展歸墳墓避逅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猶時事責又趨後次次第閒此月方克瞻叙中致已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悉否。又　某今日一事備易襲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孝賢閣中也欲得左右一過知州診視上醫固明過亦未太平就治不効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辭幸甚幸甚。與龔彦賢　比間捨舟非特有尉瞻識周旋海悟寔有得於桑榆不謂含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又復出見不能畝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即墳壠飾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歸繾綣弗類殆不知所裁奇不審又要頻矜察否日來體況復何似。目前粗理經圖面叙遑遑之深諒是其略。　又　閤中差勝否胡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今早時黃元明邀致取比遂甚徑爲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退之也。孫子實有二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與禁天和長至伏惟多事福慶往來恩月皆不果道問思思易久別來之思不楚已也。鮮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録感佩無已。貴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

劉廷仲　雨甚爲悶何似與地得相群后園爲希有之事而適比相妨極
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迓況有所斡妥十萬不外　與榮天和
前日思遠問遂不得一就別著中奔馳老倦殊不知其況然頗有山水登
覽之勝隨地携酒之適極奉思也昨晚還家肯向筆首及動靜伏承日來
體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酬書委曲人
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嶔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間便當致報幸
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
勝日者到官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搶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
然不欲之恍無以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思思幾不欲捨之而去豈
鹿豕之遊天所賦邪無由屈致俖語但深悄悄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
既來頗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落風冷歲物崢嶸又
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飲食質不易又括有求必應固不可恩高
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人非所及嘬菽飲水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
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
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
還公本欲作渠書爲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難

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如處殊不肖歸見及專奉訖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剝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
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
旦夕投隙尚幸應命海晚至愧介遠方起抗草草溢甚不一　又　霜寒
伏惟佳勝累辱無顧韋迫未果修謝愧詠不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
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荀不屑行當展轉諭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
無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
疏軸失契勘作字輒大更爾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
得暇祗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已伏惟爲況佳
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屑比重任能盡瘁體國削規實與榮爲嘆
昔圃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略相頗幸甚　與劉廷仲　某啓大
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釣魚費江南莫爲一日語哭病齒
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
無已頗昌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短使未竟果可來作同官否扎
泉賊等諸文并望付來介聞平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法者尤佳不敢
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

奉周旋頗思圃不能遠東歸要款禪林已而結夏正當見矣且復與武父
一往還獨違君子之念之當不自知然西來何如其意可知山間真至是否
人矣想象佳趣吉渠欽欽比得賓客入象晚始定奇大佳惟坐觀光真於
事發但快不聞再御已到先生手筆代皆總得可量新題晨芳多寫字本
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數係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
日方欲繼之持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刻作睹佳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
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爲況如何
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未但深傾向庶幾可韓莊送相畫　又　氏猥
伏惟起居佳勝到比日欲其之書迫治不容二頃切不謂主足之時企望
拳可憐道義蒙手示且須勤厚三二月當前往十歸並幸至愧　又　千
來欲諧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浸晚恐任郵懷豈游舉舉度
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公固佩勤厚賢一十七決成行尚有不
得已人事勢須略遍蝦身不得遂失臨覆之意㒵促可知旦夕當幸承倍
燈下草草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坐對未決極感報
衢負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諸圃已過辱二正臨製極精但未
知包裁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哉夫寫得略告校去介少閒便歸納次第

公不敢率易上啓望侍次申款　又　風埃承爲況甚佳極慰瞻企蒙問
愧荷使欲祗遣而客來不已始未能報君良眷眷也馬須自早出矣少須
甃遣所來代步到左右如何永累聰師並頃申叙甚欲相見能少留見侍
否　與劉君東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冒睫間
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蔵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
等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思子金尤爲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
謁不謂遭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
相接其爲慰況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搭升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固慰兩月
來方作字成翹孫與報繞出肯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
雨溽蒸熱徑就臥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事之間亦須不果雖致問展紓
因循不遂蒙手筆敬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
悚一二日圖奉款倍欽跂欽跂　與趙仲孫光弟　某啓蒸溽意況從而
不宜聰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況復何似君求人有書附問令以小紙
來呈如聞朝夕過巨載家庶幾復遂款倍餘遲相見其道　又　累日不
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驕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難爲
懶然尤是不可及也按聞修敘門下入夜亦叙草草皇恐　又　又不哭

馳。方劇傾仰。夢寐縈揆。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浼左右。忽叨輪墨敦
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
宜適當持𢷬。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一到京。
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勞落。頗亦見念否。
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墻。有行色。遂成鉏鋙。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
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索荷垂恤。既不得旦莫覲近
為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必撤到京。首圖
展奉。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又 間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借易
上獻。仲孫絕韻貴仕。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推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
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未有主意。
書問稀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
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住
京少味。憐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妨投懽赴醉之際。灑酒見向。比窘
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聽公聽公。 又
仲孫太尉必相見。捐跡。閑北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兒甚未及。極思
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礬灰汁。殆殊濡唇必暴
下如注老夫恐一飫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疏。似減上任風未。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參問。亦苦之。人通記。聽公
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圖早晚修款。澤之見過。持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
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據我於爐炭之上也。衰候蒸濕恭
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俟彩致。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持為戲。且牽聯為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兄確兄弟
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蒙留念。懃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旦
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荊次。 又 月餘不奉款。瞻思仰未始置
懷抱。衰候不定。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
勢須且偏省親故。蝦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疋必已歸。淩圖陰合池
面荷已離太。圖書環遶。筆墨吟歌。参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
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藩籬。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跂欽跂。尚阻
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李狄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
路。孰不砉金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支
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顧覲。近而不可得。削拾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
堪。幾三十年為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開望。念隆

建旄分社。永為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
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未叠叠有加。風義久不傳
於世。枯朽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亦自
愧不振。一至是。仚高文鼎句。頃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
困倚所玩也。衰茶或未見棄。時乃筆吏傳為異鄉。磐茉寬假。寵於我為重。
狂猶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條圖上浼。園亭之勝。幸一一疏示
所困。或得附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悴流擯。終乃兀素。間一物
不謂一別便爾懸阻。窮荒裹陋。無聞見。無可猨。無圖籍可考。尤尔枯株。但
未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未。劇飲狂笑。閒形容吟賦。初不計
尚得主。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趁哥缺蔑。間但以目前為遣。免異時綻
得。耳。拳餘塵亦無須昔人矣。向風無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
亦更有幾明珠。五日賞獲蟾望者計。獨家不棄青瓊異時樂院想。多列屋
而閑居。但見思道于椿諸君云綠竹未嘗少蝦。德美才秀而福與之俱。其
可只尺蛙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交璞學士恨
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博位猪娃當已出仕。 又 衰莫淪落。如在井
中。奄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
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緊捉悉期。只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造
物。亦未能眾爾以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道處御力所傳手
筆。傳諭叠叠。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于椿書中具道周旋紀錄。誠義有加
而不已。反復輪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
語以寓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置其旁。者侯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
居何似。不勝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
或僅在只尺。或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者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
如湯。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吳仲孫塋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
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負以表表揩之物理。未易形容。以是佛語所謂百
千萬億劫相困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縷。何時一奉從隙之欵。
向往滋劇。 清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主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
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為將北去。邊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倉猝
不即為問。似於豫約鉏鋙。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歎焉
系戀。若不容自控。到穎昌時得申欵次。欽詠欽詠。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
少別思詠。不攖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
修記。遽枉手筆。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祗造。百冗具紙草。草惶悚

欽跂欽跂。　去冬了弃事，今年三月遂洗家太平，平時欲隨拔而出，今復再陞，豈造物者終使婀婀於此，無復可出之期耶？抑困之至極而託有以副其必拔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孫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今悵然未得之。聞可量縫緣方時炎酷，拂雲之樗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放於無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爲河間東平所以爲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說，而鄒陽枚乘蕭颯佹傺，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歡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便爲叔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爲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脩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跂欽跂。　與諸子椿

兩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瞽某，既難暫違，又不敢坐致車馬，可勝欽系。忠厚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遣段日遇，又凡百草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曩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月不雪，義俠如初春，多作上聖吠噬瘖隘，亦自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況當復何似。傾馳款悉，甚於茲時。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疊疊於高明者，可勝況哉。歲晚罕落，江山滿前，促膝譚手。歷叙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弔，遂將延挹相安，得亟逢此味。邂風倍增凝蔚。　又

新陽困當一舉酒爲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里閈正以茲時爲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杜門與佛乘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今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君有以縶之，亦意挾懷深盡，或有得處於我，不問一毫髮也。未聞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睽奉忽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達時聽，聲問爲慰也。餘惟事外自將，須謝踈略。　又

少别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而路牽率，玉趾極不逞，昨日又煩迂顧，雖挾分亘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愧皇愧。晚來秋動，覆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承拳拳之深，當俟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今條暢，似是抑鬱既中，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勝寓錯了入改，故差遲。今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十冀。　又

自當全歸，初不得一覓頃休息，長情之所自堅也，所幸形迹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踈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盍可畏，舉動未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費處。今又鉏鋙，不免聽其去來。姑且一日爲一日計。今稟賦不厚，挾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情美才，既脫非横，當益刻礪進修，準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惻，不妨屏他事粗通針砭，以激志操。仕宦固可指日爲期，要當自我而得爲佳。至於知報知己，是亦爲報，莫其爲爲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　又

二月便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蝟作，實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耶。故今濡滯，悶損悶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著，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爲貧。今二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累紙，感佩無以爲况。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抃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擬拾欲還庄居，因得展叙，尚爲事縶，瞻跂瞻跂。於是持杖尋梅，亹亹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芹美不類，但刻負荷，止候一二事竟，即圖追請纔挽鞍使遣人咨候矣。　又

相別還將七八年。初謂即在華安歲闌，尚今得非固爲靜退，取重於一時耶？欽跂欽跂。桂玉淹留，自亦難處，定復何時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持倅雖厚，亦不知其爲厚，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達而已。衰倅旦暮人。今者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實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誨責，備認水玉，但客邇玉色，常聞天上語，曉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究，良可惜，但無啗之者。守今方時皆開奥通，氣類似自棄之。今重棣固難常，有產則能常，頗思之熟否？思水者歸甚促，殊不遠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奉厚惠，我至抵莫，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置食精潔，備盡慇款，超然遠思。瞑還舊觀，益到此，未始有此況也。其爲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逮。紙極快悵。方圖上記，遽彼翰墨，并佳闋清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倒，老銳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爲南僧約素飯，飯後或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闊，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覬疾作，不果款留，至今念之。示聞尤佩懇懇，洞庭春色詩，畫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將郭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思共成勝事，不爲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遷，加之雨又海不解，老病相仍，殊不知所遣，先思披手字，并脫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承賜輒私有之，特持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

遂寄禹欽也路通首當上謁次坐客草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
漸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授庶幾意諭北觀
能不憚遠否不爾當尋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尤可歎也既
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并和篇咄咄見逼太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晉遍而
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襲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
十步蓋十萬里之遠矣再塼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刻感刻少頃或得就
見宿急未珍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問至器亦謂事稍間
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稚輩例作寒瘧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使
無復生況遂成蹭蹬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践之勝慰仰可知浮沈
閭巷人不我責久矣然說觀主歌侯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二軍皆驚則
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歟處使是逆境不
可不豫制也只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愧於刀恒介 又 伏蒙就
示長牋為禮甚重滋長綿薄之難堪也紬繹嘗續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
後求與尤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備侻述遂此特無
異嚮火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為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閒邊正
學識雖於表發致勤為可喜然薄有闕書之長得無捻縱意對揚無不
勝羿後更十許日即去此續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
加愛前揖光大頃政頃政 又 涉春擾擾日前草草不知何事欲作書
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邑弟數為與義而無求蓋本
普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而不止終日頹坐求一安足地摘
豫之久卒致迍邅似是老年境界如此且亦豪平使然以故相與撰寫傾
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間倍希珍嗇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恩
叙復方侯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警
救於我亦多矣至於迂譽過情滋長非據未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謝報
不及想蒙如亮日漸長而不作來興門庭當使家老夫祭於驟到亦一段
生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栽講
貴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至是惟可付之
形迹之外今春暖或來與一到館下亦未定屢辱此味紙想繞到不免紛
紛遂中輟更俟紬繹緣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問道注意吾文更希爲我熟
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罪竟成得何事適下入那
一出良可歎息淮少年節物尋新別有一種滋每雖以格此今一笑一笑

掛述比來必多不蒙開警何邪半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
易涸似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
之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不我與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
傳固不在言而脚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閒復
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為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覆而知引詠高
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春既諸屬雖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
左右于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
命官且得了當不晚定作閤職胄為之得一佳婿似兆茲事作詩尤工今
更般挐知一向寧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歎難為婦不已斯人
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此析侯書便作附上次第
已作太平之行而此便甚迫適相妨今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
太初況味如何閑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
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半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矣況者不知再居
太平後將如何今所得英地在藏雲寺邊已用今冬舉事恨于椿不一見
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
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擎節稱頌今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遠今膽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
以警慰亦多矣遍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邑邑伏辱手示感泥無已信
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愧冗抓之患尤出厚意俟歸專
遣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今千萬以
存殁為念不可以已成為間果可用就求一圖于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
利害所同獨此尤今林場其次也纔到家即具問比甚不及展書 又
別來兩附書二米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未得少慰展叙可
量眷眷方者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下歸冗甚加之病倦不備艱於應
接以勞思俟翻愧驟遠為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縫
綣左右未能隨過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謹必山
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
甚冗已將閑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卻
須經意恐牧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
語今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約之數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或有
驗漸棋還居冉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為歲未間猶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家友実以慰逆

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遽叨翰墨拊
諭周悉欽諭至眷可量繾綣只今邊霊振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
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願從容展接於是
似未可如所払吝也傾企傾企 太夫人尊體萬福荆釵輙附起居上都
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扳與肯遠適否 稍還秋暑為况何似前日遽遣
講鈸所遞定盆宇說無緣良可媿也兩日偵候出沭皆云且寓學中又云
在宋家方養源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汩亂美意
要稍踈遠為佳方圖申叙蒙手示感服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
過試也二揚已上莊收刈端坐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
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
顛晦存亡之際况驁鴻高舉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輩者邪引詠嗟昔雖不
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光翰墨之寵申味雅眷略無一毫髮
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為據冬候苦寒不審
適日台用起居何似沓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悄邑 與友人 正居
運判丈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從不能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躋躡
而高明之地亦或有爁於僭易也恭而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
慶侍萬福系望來音日覬再歡侂滕臨筆可量眷眷 又 通判朝奉座
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遂東若故相回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
容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況復何似
舟車之衝圓方小大理難昭令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未路何堪但擊
節之不暇信乎高才恃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俯契瞻迎 又 別後
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此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
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閘風稍順即渡江荒僻
無異逃空虛者跫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佰闘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無
而斯文遂終不得一見邪下或有群台之牟乞乞與言主比倍深依[illegible]更
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如蓮致勤以夫於不豫計
方在宿醒卒不獲少饗吟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坐聞多可喜
事媿無一語以叙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為撫掌一笑也
又 鄙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顛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
特自當超出時譽為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術循弊第之徽實借風
彩里舍摧頹姑日復一日苟說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亮之日擬及瞻
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遣還審已呈兒霜重快晴而不甚寒

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覗勤厚累幅如接欬倍感佩之深
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畢稍得羊苦處便爽健一到家居温煖處百事叢
羊疾病隨之矣瞻望只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
静意必在易泰陶斯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乍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為況
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往路西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
所嚮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命倉廪既充莫不出為金
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庶幾瞻迎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殊特
賢動宗潢超軼士類素叨厚眷聞報不勝欣跂聖上建陸族姓敦尚風教
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踪思大國使河間東平
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
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上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
可親每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遂忘曉昔之念也只思道歸念奉手教撰諭
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為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
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時
不復再有相值之幸更斲深計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
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為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妥
曲延拒別後屢欲再尋木軌而僶俛一刀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
自達也於是邊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即新用去年三分之
二在道路與瞥役山間欲槼輟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邊卒大
事矯首愧辭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illegible]其所可責而察其所
不逮敢諭稠重伏讀汗下稍聞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
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目前可應者之外略不
及毫髮此持綿弱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今日之事瑕纓咄咄不敢知
借面之無從命曲蒙見索挽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胥中以見也然牽課
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念愧悉愧悉 與孫知縣 幸得到此如歸鄉
里一番愁撓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
亦幸有以見亮乞向晚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欲浣過多醒思支持不行
持荷遣誨尊夫具謝慙悚滋甚少頃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
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間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纔
綫尤知盛意為難堪也日來履況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
數日乃克申致瞻跂固非已得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
不敢輙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頓特光翰墨欸諭不忘感服何

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遡　又　雨海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函類來
問憒恚未伸寄阻勝來不忘傾遡通聞暫擬九江戒行有日慶還輳摘在
一月後而北歸之期近在旦莫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下遠千
萬加愛係息胥別圖上問　又　爲別易久瞻蹬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
履佳勝忽拔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後時汨沒日前事不覺荏苒想未
討也只咫未即占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於過從濱四十年
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
可勝道哉非意來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
足爲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來胥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荘居只咫門仞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晤
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況爲時
所乘固無憾而私憎亦倍費力豈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笑尚冀
挨間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忽累月但日與
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盎然不知身世之爲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
數欲一見面貲其然竟介未服可量傾屬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
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介借冒無他冀姑借威明

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佇與時請叩　與戚德餘　薄才
窘阻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厚蔺誨恵貺其物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
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他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係旦夕占謝
又　相違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持忽忽不少暇介眷言係求
之義鄙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
縫綣秋晚日來體況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音來有期庶數音驛之便時
叩深察兩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瞻跂瞻跂　又　相別幾一年系
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款交馳既竊自幸隆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
貺懃懇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
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默默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負者何時追逐笑
詠以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蹭蹬不果勝義難忘
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詳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
仰可勝鄙陋一報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便不得休息且
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緻緻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
何以寓之與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何時奉承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備致勤況遇頃數論懸負何以前

履新正盛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叙次衷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
子於未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喟詠適有少冗作記不
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比承累書方如前日蹭蹬爲可憾至於美詞
妙翰資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
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斫額望不及豈敢輒限
於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馳介還速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
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敢隨分日前益撥益窘遂爾淹
晚專妄遽及愧佩眷勤滋負蹭蹬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況當復何似屏
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驕路只得晝夜昏大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浙
於換翅介早晚一笑周旋未聞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得也如何如
何只咫窮臘佰希保衛　又　元童跋尾過承録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
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輙狂妄尚
何足紀録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責之前欽認眷勤可
勝傾朔方時故都盛暴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默飫朝夕不以難得
爲有憾也貺所編陋略無與意寄者但埋處邑邑而已頗見慨否　又
須蒙詔恩首被翰墨爲禮勤縛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將　以

都庶幾保滕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兹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　七
遑頃妄貺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下於是不勝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兩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與
無爲楊彦濟貢元　早遊門下荷侍講埜諸季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
激昂以枝平昔眷言追訟已已不知所控而嚮仍具存近在只咫尺復龍
駒鳳雛冥相表發不謂至今幾能申叙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
轉殆將何言春抄尚寒聞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
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覬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病支持不前作
記極草率別圖上問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
至有殤女之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況然時見子碩得聞美况輙貲
以爲慰於是遂枉翰墨惇諭綢重如接講席住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
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勢輙搶攘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由宿不晚
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遠定未能修奉向風耿耿　又　比來密邇久
不獲修記且因循自怨而然莫之所遡但深約結兩不止秋物漸登圖史
爲娛其得於名理蓋不貲矣履茲勝倍伏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
恤如是之久時來我與得無懷寶迷邦之嘆予允協盛時日昝超軼寔惓

惓於傾耳以待也　又　粗述屏寄益常抆分箋然而喜況德門俊望豈容恭承之緩邪蹭蹬不已具愧何以爲耶如聞責籍占先履兹勝槩得赴續食田畝間但日聳高名少慰晴昔繾綣介自是其將不暇佇馳庶幾來揄武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雖久睽違故門庭常在企須異時先公官守繞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興言至是何以爲贖宣虞仲氏過與持迂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偶僥方愧不逮而來諭稠重讀之粟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悟遽別不忘賸跂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慶問其如久屈軒衆似於德門俊望爲未滿兹其時矣得報即圖申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推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深有愧於備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呈如見子頎及圓有座云欲趍清明納約兹吏不復自幾幸加亮　又　抆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款系懷晴昔每以之爲有負也子頎適在此舍而姻婭所萬故時得浴叩爲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誨悉之期臨筆耿耿　又　思踈無遠識曉節又失周防自貽咎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俘萬委問詳諦　　至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園卬嘗館園不難勢輒未能借深引詠　　涼思仰鑽善衛　又　抆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寔均上華而悅又獲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鏤刻渠濯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汙辱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荒有所忘始卒不替水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披卷臨筆可量依已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爲事牽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欲爲鄙懷尤畏相畫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信後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只咫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賠未期執筆罔然不自勝尚冀不乏究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正經子書史書未可便打奎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爲外物所制令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士學者留其是而已孔子亦擇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粃我本分爲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哉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矣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情不能算豈付予之薄不使豫計有待而常切切於倉卒臨

時之迫邪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夫子言之便畫悚呈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蠹白爲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生右纔有德素數番先上納他旋有旋持呈此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蓋笥緩咒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爲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寓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來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抆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敢以爲獻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甚幾無荒遠所到處如是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爲況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敦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須多語人中間蒙相約來與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華苻存問作著綿衣上歲眼昏作字絕艱想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欽邇尊介祇問　　兩

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儗搜索意味欲自澂印差得復失信不　意介岨峿可歎亦可爲相知一笑也何時膽奉千萬保愛介還略見毫髮他佇俟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十萬里之遠也惟是稚騰有加寄得磬慰爲甚幸令示諭侍醫捐迫脈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夫於咨問皇恐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資籍時得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畧燕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擀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閒中懶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止仰欽推致實亦荷戴良重筆爲消所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畧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主理有緒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苶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幸得者遂安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持衙門樓遊懷詠渠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違意　又　附畫贊八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頻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偕

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別斫頷於雲霄之外欽歎詟栗感慰
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况峭峠
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拔兮脊㷕之莒念每及之不覺几然拘抹而神馳乃
在步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繁閙稍寄
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如何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
無可與俉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成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
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輒閒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畜益歎奇蹇之
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指延勢輒見縶但齚舌自恨
今則嗟臍何及矣春夏來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聞時仰書誨　又
暑候而作輒如初秋日來體况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違
但翹系為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枝子示諆論有加慰釋無之寔長
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
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浣况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
維之縶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佘寔我萬金良藥也
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　不
知所跂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恐閒事雖慰繞皮膚則我輩

此者哉老日不侵近又為在事者私有所挾故來相過咄咄良
決為宣城居姑俟月前有問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　　則
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
述必多幸來問多錄數首為模範至於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夫於先請纏墨而摸斵有玷推眷頁愧無
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一區處尚阻拭目遡風增奋
又　去言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
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佘一笑否年世舊尚在官幸爲申意
久別未敉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欽兄皆作書專人留書謗
一去月餘方回暴夜叩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款恨未相見白則頗見之
勤其如前紙但根力所不逮迫於便速佘　又　昨日得不恙書方知閣
中令似令女皆服藥料憂懷應接不易遣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
學中可任職日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
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箇極為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冢示反讀淵明
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佘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
為好之然所知只是其詩加閒放佘了無一點蒸格況知其味方欵及之

有近詩軸文否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青蓉萬福少尹公令在家將
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慶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
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為脊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聞
入浙矣詳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
說着何故李十一近過此往南陵尚未回亦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英爽
愈逼人可惜閒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亘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
態然也柰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游戲中
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然擊節如見絶韻而肖
之每出一則如擅上之盟端不妄付與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
想不乏前加惠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眼

眼目證治十八

目黑

論

巢元方病源目黑者肝虛故也目是藏之精華肝之外候而肝藏血府藏虛損血氣不足故肝虛不能榮於目致精彩不分明故目黑太平聖惠方夫眼見黑花皆起於藏腑為陽氣不實陰氣競生故也凡人塗陽安和精氣上注於目故能令目明也若肝膽勞傷氣血不足而更注目極視者讀細書勞動所傷承虛致患或有因患起早榮衛氣虛恣食五辛而傷正氣攝養既已失度眼固於此患生覩物或如飛蠅或如亂髮因茲歲久漸變多般黑白象龍地之形遠近如煙霧看物針藥宜補於五藏保養須在於十全不值良醫疾狀彌篤立成內障也聖濟總錄論曰腎水也肝木也木得水而盛其理明矣腎水既虛肝無以滋養故見於目者始則瞤瞤不能暫停見黑花飛蠅其證如此腎虛可知也治宜以益腎水去肝風之劑則標本兩得矣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必効米砂散主人眼中有黑花逐眼上下

光明砂六分研地骨白皮三分車前子三分　龍腦香六分

決明子五分

右五味搗篩細研如粉少少傅之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見黑花或眼暗後變為青盲

羚羊角屑三分　羌活半兩　黃芩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決明子半兩　車前子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玄參半兩　細辛三分　甘菊花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石仟藥搗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熟乾地黃丸治眼中見黑花者從腎虛而起診右手尺脉當沉而數者是其候也

熟乾地黃　石斛去根剉　兎絲子酒浸三日焙乾別擣為末

防風去蘆頭　黃耆剉　車前子　菟蓁子

復盆子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皴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　地膚子二上各一兩

兎肝一兩半炙乾

右仟藥搗為末煉蜜和搗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以鹽酒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之

決明子散治肝腎風虛攻上眼見黑花不散

決明子　甘菊花各一兩生乾地黃三分車前子

防風去蘆頭　蔓荊子　芎藭

細辛　白茯苓　玄參　枸杞子

右仟藥搗為末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每於食後前米飛湯下二十丸

肉蓯蓉丸治眼昏腎虛遠視似有黑花及內障不見物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神麴炒微黃　青鹽乙上各一兩

雀兒十箇去毛腸爪翅足存腹胃去骨爛研　兎絲子二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搗為末

右仟藥搗羅為末以好酒二升入少許熟蜜入雀肉及鹽研令極爛成膏和諸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二十丸

磁石丸治眼見黑花衝風淚出遠視不明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乾薑半兩炮裂剉

黃耆一兩剉　防風三兩去蘆頭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一兩　遠志三分去心柱心三分　地骨皮半兩　巴戟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熟乾地黃一兩　復盆子一兩　鹿茸二兩去毛炙微黃。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右仟藥搗羅為末入磁石研令勻煉蜜和搗三五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治肝腎風虛眼生黑花宜服此方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搗碎細研水飛過　神麴四兩微炒

朱砂一兩細研飛過

右仟藥搗羅為末研令勻煉蜜和搗一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食後溫酒下二十丸粥飲下亦得

聖濟總錄撥雲散治一切風毒眼見黑花攀睛翳暈瘀肉侵睛
蔓荊實三升煑一偏炒一偏 蕤實炒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青葙子 惡實炒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各二兩 穀精草
石決明 地骨皮 蟬殼 木通剉
牡蠣燒各四兩 淡竹葉 烏賊魚骨去甲 白花蛇酒浸去骨炙
木賊 龍膽草 細辛去苗 蜜蒙花各三兩
蒼朮去皮米泔浸一宿切焙半兩
右二十四味擣羅為散大人荼生椒湯調下二錢匕婦人茶調下小兒
疳眼雀目生米泔調下一錢匕腎藏風毒眼即加胡桃仁四兩
羌活散治目視茫茫或見黑花蠅翅
羌活去蘆頭 甘草炙 石決明去土研 石膏泥裹煆通赤
研 蜜蒙花 蒼朮去皮 防風去叉
蒺藜子炒去角 木賊各半兩 蔓菁子 葳靈仙去土
乾桑葉 荊芥穗 原蠶沙炒各一分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早晚食後溫熟水調下眼赤澀

沙糖水調下臨卧再服
昨葉荷草丸治眼見黑花視物不明
昨葉荷草去土焙 蒺藜子炒去角各一兩半
薄荷葉 羌活去蘆頭 荊芥穗 附子黑豆一升同
煑附子合軟透去皮臍切焙各一兩
右六味除黑豆外擣羅為末將黑豆爛研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
丸空心溫熟水下一方加羌活半兩服此藥後更合蕤人散間服之
蕤人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蕤人去皮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天麻
梔子 山梔子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鬚
菊花各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溫熟水調下食後日二服有人患眼
見黑花或如大白環當目前漸如小蟲樣後又變如粉點只見三二
分物服此方藥二十餘日頓愈更不復發一方加細辛甘草各一兩
宿鳩丸治肝腎氣虛眼生瞖暈及見黑花
宿鳩一隻去毛羽留足嘴胃炙黃 羊肝一具清油漂

定血去筋膜批作片子焙 蔓菁子半升淘淨土絹袋盛飯上
炊三徧焙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 楮實
仙靈脾 木賊 羌活去蘆頭 蟬殼去土各一兩
甘菊花去萼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去皮
蒺藜子炒去角各二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或
鹽湯下不拘時候
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能通神延年服椒方
川椒一斤
右一味揀淨去目及閉口者於銚內炒令透於地上鋪淨紙二重用
新盆合定週迴用黃土培之半日去毒出汗然後取之暴乾為度只
取椒於瓷合子內收每日空心新汲水下十粒
羚羊角湯治眼見黑花或頭旋目暗欲變青盲眼瞳微開
羚羊角鎊 決明子 人參 升麻
玄參 車前子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半兩

右九味細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
服不拘時候
芎藭丸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及內外障翳睛疼隱澀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蟬殼去土 甘菊花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透去皮切焙 蕤仁去皮各一兩
犀角鎊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九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小彈丸大每服一丸茶酒或鹽湯嚼
下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眼見黑花或眼暗漸變青盲
防風去叉 羚羊角鎊 車前子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羌活去蘆頭 黃芩去黑心 人參 決明子
玄參 甘草炙 甘菊花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
五倍丸治眼見黑花去翳明目
巴戟天去心一兩 枸杞子焙乾二兩
甘菊花焙乾三兩 旋覆花焙乾四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揀淨五兩

右五味將椒入銀石器中入青鹽四兩醋三升慢火煑乾如器物小旋添醋煑候醋盡只將椒與前四味焙乾杵爲末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四十丸空心日午夜卧空時溫酒或鹽湯下

蓯蓉散治腎藏虚風上攻頭旋腦痛眼生翳或有黄黑花起如飛蠅及腰胯酸疼脚膝冷痺

肉蓯蓉湯浸去皴皮焙一兩　巴戟天去心　檳榔煨剉

萆薢　麥門冬去心焙　犀角鎊　羚羊角鎊

沙蟞炒各半兩　黄芩去黑心　茺蔚子　枸杞子

人參　玄參　木香　兎絲子酒浸一宿蒸

梔子　決明子微炒　丹參各三分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臨卧又用梔子湯調下二錢匕

蜀椒丸治眼見黑花

蜀椒揀去目及閉口者一斤用鹽一斤拌淹三宿三次換鹽焙去鹽

玄參剉半斤

右二味擣羅爲末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丸食後臨卧服

甘露湯治眼見黑花赤痛昏暗

萎蕤焙四兩

右一味爲麄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薄荷二葉生薑二片蜜少許同煎至七分去滓食後臨卧服

煑肝散治眼生黑花漸成内障及鬭睛偏視風毒攻眼腫痛澀痒短視倒睫雀目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青葙子　款冬花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匕羊子肝一葉剉細淡竹葉數片同裹如粽子别用雄黑豆四十九粒米泔一盞銀石器内同煑黑豆爛泔乾爲度取肝細嚼溫酒下又將豆食盡空心日午夜卧服

枸杞丸治肝腎風氣上攻眼生黑花

枸杞子九蒸九暴二兩　巴戟天穿心紫色者去心

旋覆花揀淨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爲末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不

拘時候

神効散治一切眼時見黑花經年不愈羞明

石決明　黄連去須　密蒙花各一兩

右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熟水調下

還睛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獨活去蘆頭　麻黄去根節　白茯苓去黑皮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

五味子　蒺藜子炒去角　槐子

枸杞子　菥蓂子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細辛去苗葉　白芷　決明子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地膚子　丹參

芎藭　防風去叉　黄芩去黑心　升麻

黄連去須各一兩一分　遠志去心　木通剉

栢子仁各二兩

右二十七味擣羅爲散以米飲調服方寸匕食後服日再或因飲熱酒食五辛致黑風入眼或因重病後昏暗或因赤眼不見物或因虚損視物不明但瞳子不破者皆可愈

磁石湯治脾腎風虚下元久冷眼生黑花或時昏暗補諸不足

磁石三兩火燒醋淬七遍研二兩半淘去石分下諸藥與前之　黄耆　人參　沉香

芎藭　桂去麤皮　菖蒲　當歸焙

補骨脂炒　熟乾地黄焙　肉蓯蓉酒浸去皴皮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覆盆子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乾薑炮

右十六味除磁石外剉如麻豆大拌令匀每劑一兩半用大羊腎一對去脂膜細切用磁石水三盞煑羊腎令熟次下藥煎取一盞半去滓分作二服

兎肝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昏暗視物不見

兎肝去筋膜薄切焙　羌活去蘆頭　黄連去須

菊花各三分　地骨皮　龍齒　車前子

青葙子　防風去叉　柴胡去苗　萎蕤

白附子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竹葉

熟水下
羌菊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風淚不止
羌活去蘆頭 菊花焙各一兩 白茯苓去黑皮 蒺藜子炒擣去角
枳殼去瓤麩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黃耆剉各三分 沉香剉 兔肝炙 萆薢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
薄荷鹽湯下
通明丸治肝腎氣虛眼目昏暗時見黑花如飛蠅
石決明剉洗 芍藥 桔梗剉炒 車前子各一兩
茺蔚子 熟乾地黃焙各二兩 細辛去苗葉一兩半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鹽湯下臨卧
加至三十丸
黃連丸治一切眼疾青盲黑花赤脉熱淚
黃連去須 甘菊花 車前草 羚羊角鎊
芒消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温漿水下二十丸加

至三十丸
黃連膏治風毒攻眼黑花不見物
白蜜半合 黃連去須一兩 大棗五枚 淡竹葉一握切
右四味用水二升先煎竹葉取一升去滓下棗及黃連白蜜煎取三
合去滓重湯煎如稀餳逐夜取少許點眼中三兩滴蓋覆勿令塵灰入
杏子膏治眼中赤脉痒痛時見黑花
右取初生杏子仁一升古五銖錢七文入瓶盛密封埋門限下經一
百日化為水每夕點兩眥頭
許叔微經驗普濟本事方治久年眼生黑花不可者
椒目一兩炒 蒼术二兩炒
右件為末醋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醋茶送下不過十日
取效
點眼水膏
鵝梨一箇 鷹爪黃連半兩洗淨去毛
右用砂瓶一隻先入梨次入黃連末候初冬第一次下雪時取雪滿
鋪入砂瓶內用油單封口入地五寸深候立春日交春時候過了取

出點眼或溫過洗妙
目暈
論
巢元方病源五藏六府之精華皆上注於目目為肝之外候肝藏血血虛
不足則肝虛致受風邪風邪搏於精氣故精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
睛之際精彩昏濁黑白不明審謂之目暈聖濟總錄論曰靈樞經曰瞳子
黑睛法於陰白睛赤脉法於陽陰陽俱轉則精明矣若陰陽不和肝虛血
弱風邪毒氣乘虛而搏於精氣故令熱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
際水輪昏濁黑白不明是為目暈之候黃帝七十二證眼論二十六問曰
頭暈目昏見赤白星亂者何也答曰此乃血之衰也血者經之周流百脉
百脉不住六陽不舉舉即頭暈而昏六陽之首不行故使昏暈生星亂也
宜服芎藭散當歸活血散石膏散方見後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延年主眼熱暈翳覆瞳子方
柴胡三兩 茯苓 枳實炙 決明子
瞿麥各三兩 黃連別者 甘草炙 蕤仁各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二升七合去滓分再服忌海藻菘菜猪肉酢
等物
又方
黃連 決明子 車前子各九分 黃芩
沙參 人參 地骨皮 蕤仁
瞿麥 茯神各七分 秦皮 甘草
澤瀉各五分
右十三味擣篩蜜和為丸如梧桐子飲服二十丸日再服為度
又療眼目赤星翳暈方
決明子六兩碎 黃連 蕤仁各六兩 黃檗四分
鹽碌三分
右五味擣末更研極細取少許內目中日三四度忌猪肉
又方
秦皮一兩切
右一味以水一升五合煑取七合澄清決明用漬散內目中一如前
法忌海藻菘菜等物
聖濟總錄九味犀角湯治風熱乘虛搏於精氣令目乾澀磣痛或暈翳

犀角鎊一兩半 梔子仁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炒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芎藭各一兩
車前子二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入
朴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芎藭丸治肝血不足風邪乘虛搏於精氣兩目暈翳疼痛不可忍
芎藭 枸杞子 荆芥穗 甘草炙剉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蟬蛻洗焙
石膏研水飛 旋覆花 菊花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研為細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臨卧
細嚼茶清下日三
七味犀角湯治風邪攻眼睺疼痛暈翳
犀角鎊三分 車前 梔子仁各一兩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各半兩 大黃剉炒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投
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犀角湯治肝血不足虛熱生浮翳暈上黑睛疼痛磣澀
烏犀角鎊二兩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秦皮去麤皮剉
青竹茹 梔子仁各一兩 大黃剉炒半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溫
服之
芎朮丸治眼暈翳及頭目昏疼
芎藭 蒼朮米泔浸三日竹刀刮去黑皮切焙
細辛去苗葉 蟬蛻去土 荆芥穗 菊花各一兩
蕤仁研二分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嚼細鹽湯下不拘時
點眼雄黃膏治眼暗暈生翳膜累年不愈兼乾澀痛
雄黃研 乾薑炮擣末 黃連去須擣末 礬石燒令汁盡研
丹砂研各一分 麝香研一錢
右六味用雪水二盞調和入瓷瓶子內重湯煮一日藥成候冷用綿
絞濾過點少許於目眥頭
洗肝散治風邪乘虛令目睛生暈

蒺藜子炒去角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半兩
甘草炙剉一分 馬牙消研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溫熟水調下
還明散治眼生翳暈昏暗隱澀瘀肉疼痛
蚛栗子一百九十六枚并皮用 甘草炙剉 水蛭一〻揀細者炒各
二兩 蝱蟲一百二十枚炒去翅足 白芷
烏梅去核各五兩
右六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熱酒調下續更飲酒半盞壓
之日三度神効
蔓菁散治肝虛風邪攻目目暈瞻視不明
蔓菁子四兩洗 蛇蛻二兩
右二味先用瓷罐盛蔓菁子火燒黑焦無聲後鈴出入蛇蛻在內又
輕燒蛇蛻成灰候冷細研每服半錢匕食後溫湯調下日三
光明散治眼睛上生暈不問久新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者取膽用
右一味刺破滴汁在銅照上陰乾用竹刀子刮下為細末每用少許時時
點眼

黃芩湯治白目暈赤侵黑睛遂生翳橫衝瞳人或丁翳痛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木通剉 柴胡去苗
赤芍藥各二兩 地骨皮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萎蕤 大黃蒸過切炒 甘草炙剉各二兩半 石膏六兩半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取七分去滓入朴消半
錢匕食後良久溫服日再
芎藭散治目暈昏澀視物不明
芎藭 地骨皮 何首烏去黑皮 荆芥穗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 石決明刷淨
草決明各一兩 蟬蛻去土 青葙子 木賊各半兩
白芷一分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米泔水調下食後服
山芋散治肝虛血弱風邪每乘虛客搏瞳輪昏濁黑白不明發為目暈
山芋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山茱萸 蔓荆實去白皮各三分 芍藥

升麻各半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七溫河調下

蒼朮散治風毒客搏目生翳黑白睛昏濁不明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四兩　木賊重子小使浸一宿淨洗去節焙
二兩　甘草炙一兩半　旋覆花　蟬蛻去土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七食後麥門冬熟水調下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芎藭散

石膏二斤　川芎　甘草　白芷
仙靈脾　白附子五味各一斤　腦子三錢

川烏一斤

右為細末二錢薄荷湯下

當歸活血散　當歸　黃芪　沒藥
川芎　芜活　蒼朮米泔水浸七日
麻黃　熟地黃各半分

右為末每服二錢茶清調下

石膏散治一切風毒氣眼及攔弦風頭風疼冷淚睛疼

石膏一兩生　川烏半兩炮去皮臍　山茵陳半兩
僵蠶半兩　甘草半兩　防風半兩　川芎半兩
白芷半兩

右為末茶調食後服二錢重

十便良方羊肝灸子治眼退翳并腎膜遮障小兒疳眼雀目並治之

蟬蛻　黃連各半兩　甘草　菊花各一兩
蛇蜕皮一條燒灰

右衛羅為細末每用羊肝一具竹刀子批摘藥拌勻用白麪裹作夾
子每日食後吞一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聖金丹能通眼中腎膜昏翳黑花疼赤腫痛

決明子四兩　地退皮　蟬殼
川芎　木賊　甘草炙　芜活
蜜蒙花　青箱子　石膏　石決明
枸杞子　白蒺藜　防風已上各一兩
蒼朮甘汁炒焙二兩

右一十六味為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酒下一日
三服忌房事熱物

萬聖丹貼取兩目內久翳不差翳膜昏暗疼肉

刺猬皮去土炙半兩　烏魚骨三錢　豬指甲去肉三錢
三味盛合子內盛泥固濟燒取研細後入

輕粉　硇砂　蜜陀僧研各一錢　薏仁去皮研二錢

右通七味為細末熔黃蠟半兩消和攪勻作堰每丸菜豆大入絨線
少許於指甲上按作餅子翻翳膜大小加減臨卧夜貼於眼睛上有
翳膜處至明日早辰洗了不過十次粘貼下膜多平病眼不過半
月取下

麥門冬丸治一切病眼翳障昏澀痒痛

熟地黃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各二兩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酒下一日三服不計時候

碧霞丹治諸般病眼無問久新昏障腫毒隱澀翳膜發赤睛痛羞明怕日
點洗必効

南鵬沙　硇砂　乳香
蝶兒粉各五錢

四味入猪膽汁和膏擸丸內艾烟薰乾入

輕粉　沙糖　麝香各一錢　龍腦半錢
猪膽二個

右五味為細末入前丸內相和丸彈子大每用一丸沸湯化一盞點
洗多効

甘露膏點一切眼病昏障翳膜赤腫痒痛

黃連二兩碎　黃丹　銅青各七錢　當歸四錢切
白丁香二錢　白礬三錢　沒藥一錢

七味用水五升同熬一升去滓後入

輕粉一錢　鵬砂二錢研　水銀半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

右五味研細末入前膏攪勻每點三筋至五筋覺澀使睡十日
來當時大方三聖丸治眼久昏細小浮翳

決明子四兩　甘菊花　小椒各一兩半去目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水下一日二服

劉淵然濟陰方眼障不明四物湯加

薄荷　荊芥　連翹　生麻油
右以水煎食後服
眼瞼垂腫論
太平聖惠方大肝膽之中久積風熱邪毒之氣上蒸於瞼遂令上瞼自然垂下蓋合不開此皆風熱相搏故令結聚垂下若久不治其眼不歸上也聖濟總錄論曰眼垂緩者以血氣不足膚腠開疎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故俗呼為睢目又曰侯風久之則垂覆愈下眼閉難開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瞼垂腫口乾心躁頭疼
羚羊角屑　黃連去須　木通剉　赤芍藥
防風去蘆頭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各三分
藏瓶一兩　梔子仁半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石膏半兩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油膩熱酒麵毒魚肉

大黃散治眼瞼垂腫疼痛
川大黃切焙微炒　梔子仁　井泉石
秋桑葉　甘草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桑皮散治熱毒攻眼瞼垂腫痛
桑皮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梔子仁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焙微炒
細辛半兩　蛇銜草二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菟爵散治眼瞼風毒所攻下垂覆蓋腫人
菟爵子　防風去蘆頭　羌活　旋覆子
甘菊花　玄參　車前子
黃芩　細辛　川大黃剉焙微炒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洗眼湯治眼熱毒瞼垂遮睛細辛作末
苦竹葉　黃連去須　黃蘗　梔子仁各一兩
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右件藥細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五七度洗之
又方
川大黃一兩剉炒微炒　苦竹葉一握　甘草一兩炙
鬱金一兩　膩粉二錢
右件藥先搗三味為散入膩粉竹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三五度洗之
熨眼藥餅子治眼瞼生翳瞼垂疼痛難制
川大黃　鬱金　黃連去須各一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廣醋米飯和似藥五錢捏如餅子用手帕子裹不住手熨之妙
聖濟總錄黃者丸治血氣不足膚瞼下覆睛輪垂緩難開睢目
黃者切　蒺藜子炒去刺　獨活去蘆頭　柴胡去苗
生乾地黃焙　甘草炙　梔子仁　苦參

白朮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茯神去木　山芋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天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白僵蠶剉各一兩半
右一十八味搗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
升麻散治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眼閉難開
升麻　山茱萸各二分甘菊花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蒺藜實去白皮山芋　防風去人各
右七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溫酒調下
枸杞湯治風邪客于瞼膚令眼瞼垂緩甚則眼閉難開
枸杞子切半兩赤芍藥　山芋　升麻各一兩半
茯苓子切　茯神去木各二兩　防風去叉一兩
右七味搗篩每服五錢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入地黃汁一合去滓溫服臨卧再服
熊膽丸發歇不定瞼赤淚出瘀肉腫脹
熊膽一箇　石決明　菟爵子各二兩黃牛搥二枚

澤瀉　車前子　細辛各一兩　乾地黃二兩
右八味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清茶下十五丸或二十丸亦得

臉腫硬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臉腫硬者由藏腑壅滯肝肺中久有積熱熱氣上衝於眼兼為外風所傷風熱留結於臉故令腫硬久不差多成臉瘡膿水出不止淹損眼目宜早鍼洗去其毒血然後服藥攻治必可差也聖濟總錄論曰目臉腫鞕者內因肝肺積熱上衝於目外為風邪所搏風熱留結在於臉胞血氣不得宣流故令腫鞕久不差者多成風衆細瘡膿水出淹漬壞眼目先宜鍼洗出毒然後以藥攻治則病可差

方

太平聖惠方黃耆散治眼臉硬赤腫痛
黃耆剉　菟絲子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半　地骨皮　玄參　黃芩　知母各一兩　犀角屑半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半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熱魚

羚羊角散治眼風熱氣上攻兩臉腫硬如桃李目閉不得
羚羊角屑　防風去蘆頭　羌活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玄參　黃芩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梔子仁半兩　車前子已上各一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瀉腦散治眼臉腫硬隱睛疼痛視物不得
麥門冬去心　川大黃剉碎微炒　菟絲子　車前子　黃芩各一兩半　川芒消各一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細辛散治眼臉腫硬刺痛不開
細辛半兩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車前子

藥本　赤芍藥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各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於食後用竹葉湯調下二錢

聖濟總錄細辛散治目臉鞕刺痛腫赤
細辛去苗葉半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各一兩半　芎藭　藁本去苗土各一兩半
右六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和滓溫服早晚食前

石決明散治目臉腫鞕
石決明剉洗　車前子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
人參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知母焙二兩
右七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食後臨臥米飲調下日三

大黃桔梗散治目臉腫鞕刺痛
大黃剉炒一兩半　桔梗剉炒　黃芩去黑心
玄參　羚羊角鎊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右七味搗羅為散每服一錢半匕至二錢匕食後臨臥米飲調下日三

洗眼防風湯治風熱客搏目臉腫鞕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甘菊花各二兩　薏苡仁湯浸去皮
梔子仁　姜黃各半兩　竹葉一把
右七味細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每煖洗訖避風

洗眼秦皮湯治眼臉鞕痒痛
秦皮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黃藥半兩　青鹽
右五味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乘熱通手洗眼了避風日三再煖洗之

羚羊角散治久患眼疾臉緊難開視物不真
羚羊角鎊　青木香　檳榔煨剉　茯神去木　山芋主用　前胡去蘆頭　半夏湯去滑切焙乾　桂去麁皮　芎藭　犀角鎊　大黃剉炒　枳殼去瓤麸炒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搗羅為細散每服三錢匕空心食前溫酒調服日三

幸東垣試効方廣大重明湯治兩目臉赤腫揚生瘡目多淚痛澀難開

及熱腫痛并睛赤及眼瞼摩極疥之至破爛赤腫痛不可忍

草龍膽　防風　主甘草　細辛各一錢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內甘草不剉只作一定先以水一椀半煎草龍膽一味至一半再入餘三味煎至少半挩濾去滓用清帶熱洗以重湯坐令熱日用五七次但洗畢少合須臾許開努肉泛長及瘡赤驗目封塞

論

巢元方病源目肝之外候也肝氣通於目風邪毒氣客於瞼膚之間結聚成腫腫而瞼合不開故謂之封塞然外為風毒結腫內則蘊積生熱若腫不即消熱勢留滯則變生膚翳內白障也

睢目

論

巢元方病源目是府藏血氣之精華肝之外候然則五藏六府之血氣皆上榮目也若血氣虛則膚腠開而受風風客於瞼膚之間所以其皮緩縱垂瘦於目則不能開世呼為睢目亦名侵風目生膚翳

論

巢元方病源陰陽之氣皆上注於目若風邪疾氣乘於府藏府藏之氣虛實不調故氣衝於目久不能散變生膚翳膚翳者眼睛上有物如蠅翅者是聖濟總錄論曰目生膚翳者以府藏氣血虛實不調加以風邪疾飲對於腸上熏蒸既久衝發於目乃生膚翳其睛上及瞳仁有物如蠅翅狀是為膚翳也黃帝七十二證眼論十四問曰白膜遮睛何也答曰此乃肺肘肝肺屬金肝屬木金剋木金色白風邪在肺其經不旺白輪青白輪在青輪之後即漸淮交是子母相剋之化白膜遮睛者金剋木也宜服密衆花散方見後　二十一問曰浮翳白膜遮睛者何也答曰此乃肺經大熱也肺屬西方金其色白肺之氣盛則熱血盛則寒肺之熱氣淮注瞳仁瞳人者目之根也白膜肺之根也白膜遮睛者肺之大熱也宜服順肝散也方見後目生膚翳三黃丸見前風在目門治驗李東垣試効方戊申六月徐總管患眼疾於上眼皮下生出黑白翳二箇癢澀難開兩目緊縮無疼痛兩手寸脉細緊按之洪大無力足太陽膀胱為命門相火煎熬逆行作寒火翳及寒膜遮睛證呵欠善悲健忘噫噴涙涕自淚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便小便數而欠氣上而喘以熬雲湯治之方見後

方

筍洪肘後倫急方治每病後生翳

用鼓二七枚燒為灰點翳上

治赤腊翳膜等

用訶梨勒僞脊者一枚好石子上白蜜一兩點磨之令稠避風點也

點小兒黑花眼翳澁痛

用貝齒一兩燒作灰研如麪入少龍腦點之妙

食忌主眼有翳

取苦酒一大兩瓦銅器中急火上煉之放冷後以生絹細羅點眼角中每夜欲卧時一度點妙

主療目翳及努肉

用礬石最白者內一棗來大於翳上及努肉上即冷淚出綿拭之令急汁盡其疾日日減翳自消薄使差礬石須其白好者方可使用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熱生膚赤白膜方

又方

取雄雀屎細直者入乳和熟研以傅之當漸消爛

以蚯蚓燒為末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去翳方　貝子十枚燒灰

右一味搗羅取如胡豆著翳上日再上仰卧令人傅之如炊一石米久乃拭之恩肉者加真珠如貝子等治研如粉

治眼漠漠決明洗眼方　決明子二十五枚　薏仁　黃連宜州者生各千兩　螢火蟲七枚　秦皮

右五味切以水八合煮微火煎取三合令綿注洗目日二度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翳五十年不差方　貝齒一枚炒　豆豉三粒　三年苦酒三升

右三味先漬貝齒三宿搗盡乃內豉微火煎如膠取三合藥瓦筒中夜卧時著如小麥大於皆頭明日以湯洗之十日愈

貝齒煎治目生膚翳　貝齒五枚燒灰　豆豉三十粒微炒為末　三年醋二合

右件藥先以前二味同研為粉以醋相和令勻微火煎稍稠得所以瓶盛每用時以銅筯取如小麥許點於皆頭明即以鹽湯洗之十日當愈

又療眼中翳少輕者
取枸杞及車前子葉分等手熟挼使汁欲出又別取桑葉兩三重裹之懸於陰地經宿乃摘破桑葉取汁細細點目中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又翳如重者
取猪白皮暴乾合作小繩子如麁釵脚許火燒作灰待冷隨便以灰點翳上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謝道人療眼翳欲盡微微猶有者傳此散
珊瑚 虎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伏雞子殼去白皮
右七味各等分重篩爲散仰卧以米許置翳上四五度忌血物
又主眼翳
書中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
太平聖惠方真珠散治眼生膚翳宜服祛風毒消翳障
真珠末一兩 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分剉
石決明一兩細研水飛過 車前子一兩 細辛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羚羊角屑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後以甘豆湯調下二錢忌炙煿油膩熱麪等物
石決明散治眼生膚翳昏暗頭額疼痛
石決明子一兩搗碎細研水飛過 葳蕤一兩
黃連三分去鬚 菥蓂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
川升麻三分 犀角屑一兩 梔子仁三分 甘菊花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曾青散治眼生膚翳及消赤脉
曾青一兩 貝齒半兩燒 烏賊魚骨一兩 銅綠一分
輕粉一分 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龍腦一分
馬牙消半兩
右件藥並細研如粉每取少許點翳上可二度點之
青鹽膏治眼生膚翳及赤脉努肉
青鹽一分 輕粉半兩 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硇砂一分以漿水化淨濾[illegible]銅器[illegible]水在上[illegible]地作坑

青可用點子懸面向下以物蓋如此七日濤取出之當有青綠刮
取細研 雄鷄糞一分 烏賊魚骨半分 貝齒一分燒灰
龍腦一分
右件藥相和研令極細以牛酥調如硬膏每用丸如黍米大點安翳上合目便卧候藥化盡以鹽湯洗之
龍腦膏治眼生膚翳明目
龍腦半兩 硇砂一大豆大 甤仁三顆湯浸去赤皮
出子鷄子一枚以乾沙上磨鷄子殼上面班點令滑爲度去鷄子膜用文火炙令乾熟研如粉
右件同研令細用牛酥和銅筋攪勻以甆瓶盛每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石膽散治眼生膚翳目赤痛痒澀
石膽半兩 石鹽一兩 朱砂一兩
龍腦一分 膩粉一錢 鹽綠半兩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大點目中日三四度
朱砂散治眼生膚翳目赤時痛風淚

朱砂半兩 貝齒五枚燒灰 衣中白魚二七枚
乾薑半分 膩粉半分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許點目中
珊瑚散治眼赤痛後生膚翳遠視不明痒澀
珊瑚三分 龍腦半錢 朱砂一分
右件藥先研珊瑚朱砂如粉次入龍腦更研令勻每以銅筋取一米許日三四度點之
又方
馬珂三分 白龍腦半錢 白礬灰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取如米許點之
又方
龍腦二錢 烏賊魚骨一錢
右件藥入銅器中研如粉每日三四度以銅筋取少許點之
點眼方治眼熱生淫膚赤白翳
右取生蝸牛二枚去其靨子內少許朱砂末於中微火上炙令沸以綿挾取以傅眥上數傅其翳自消
治眼生膚翳及積年翳不退方
右取着風烏驢犬肚內蟲三七枚暴乾入石膽半錢同研令細於甆

合內盛之勿令見風每日於翳上點三五上其翳自消

聖濟總錄蒺藜湯治眼生膚翳

蒺藜去刺　地骨皮去土　赤芍藥各一兩半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茯神去木　甘草炙剉
升麻各一兩

右八味麁搗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蘆會丸治眼熱赤痛及生膚翳

蘆會半兩研　鯉魚膽七枚取汁　熊膽乾者半兩細者汁一合　石決明刮剉淨一兩　麝香研上分

右七味除膽外搗研為細末後入膽汁同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點眼貝齒散治目風熱赤生膚翳

貝齒七枚燒為末細研　真珠一分搗研為末細研　龍腦研半錢

右三味合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翳膜上日三度

點眼丹砂散治虛熱目赤生膚翳腎腑風滯兼治白翳

丹砂研如粉　貝齒燒灰各二兩　乾薑炮半兩

右四味於淨乳鉢中研令極細以熟帛三度羅過點時仰卧令人以小指甲點少許

蒺藜散治眼生障翳

蒺藜三分　決明子三分　黃連一兩去須柴胡一兩去苗
蒺藜一兩　川大黃三分剉研微炒　黃耆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八味搗為麁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蒺藜煎治眼生障翳昏暗點大人小兒眼淚腫赤隱痛

蒺藜去皮炙搗在銀盂成　黃連去須淨洗搗在蒺藜上各二兩

右二味用古老錢四十九文鋪在黃連上以井華水二盞浸不得過錢用七年熟艾四兩絜打成一炷在古老錢上燒密盞盂口不令出風候燒過艾炷去灰并古老錢黃連蒺藜等取下艾煙在水內入白蜜二兩同煎一盞去滓次用

龍腦各二分　蓬砂一兩

右三味細研和膏再熬熬密封入井水內浸七日出火每用先用白湯洗眼燈心點藥入眼內日三勿令見風

蘆根湯治脾肺熱熏目赤瘡生翳

蘆根　木通各一兩半　梔子仁　桔梗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六味剉如麻豆大分為二劑每劑以水六盞煎至三盞入生地黃汁半盞再煎至二盞去滓空腹分溫三服食後

玄參散治目赤生翳

玄參　柴胡去苗　決明子炒　石膏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右八味麁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投芒消末半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蜜煮花散治風熱攻注兩眼昏暗眵淚羞明并暴赤

腫眼

蜜煮花椒淨　石決明用鹽同水流水煮一伏時取出研末
杜蒺藜炒去尖木賊　羌活　菊花去枝各半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臘茶清食後調下

嚏鼻藥治眼中翳膜

雄黃半錢　麝香少許　片腦少許　細辛半兩

白芷半錢　薄荷一錢　焰消半錢

右為細末口噙水用藥少許筒鼻內嚏之二次出淚去風退翳火眼亦可吹之三五次神妙

眼科訣髓治眼生翳障詩曰

焦炒蒺藜炙甘草　羌活防風一處搗　更添蟬退一味時　眼中翳障都除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熬水調下

水照丹

朱砂　海螵蛸二片研水飛　白丁香七粒
腦子一皂角子大

右研末蜡和成旋丸如豆大捻作餅子入眼内睡一時以冷水照下洗之洗了收之可用三五次

退翳聖餅子

川芎　羌活　防風　白蒺藜
石膏　菊花　蛇退炙黃　楮實子
青木香　木賊　蒼术甘草炒　青葙子
旋覆花　石決明各等分

右為末蜜丸如小錢大食後冷水嚼下

退翳海螵蛸膏治肺受病雙障黃赤膜遮睛不分晝夜

以海螵蛸不拘多少去鹿皮為末將烏鷄子一箇煮熟去殼黃用白和螵蛸成膏爐內煅通紅為度取出研入腦子麝少許為末燈心點五七次候赤白却用冷水洗良久再點之

退翳散治小兒浮翳

蛇退五條　海螵蛸二兩　粉草半兩

右為末米飲為丸綠豆大每服十五丸米飲下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眼生浮翳及風毒赤眼疼痛

川黃連淨洗錢半　楚椒仁去皮研細如膏

右二味等分和勻令極細取不艸大棗五枚割頭少許留之取去核以前藥填滿棗中却取所割下棗頭依前合定以薄綿裹之用水一盞銀器內慢火煎取小半入研了米片腦子一錢攪勻候冷以銅筯點之功効甚應

青玉散退翳除昏消瘀肉止眵淚療隱澁

龍骨一錢　白土一錢　銅青半錢　輕粉一字
腦子一字

右件並研令細每用一字白湯泡洗

熊膽膏退翳膜遮障除昏澁隱痛及風毒上攻芳肉侵精或暴赤腫痛

獨羊膽一枚大者　白沙蜜半兩　杏仁七枚去皮尖
黃連去蘆三寸銼碎　南鵬砂半錢別研
乳香少許別研輕粉少許　馬牙硝半錢別研

右先將膽汁并蜜傾在瓷盞內次入黃連杏仁浸一宿絹濾過次下餘藥用紙兩三重紮封口捺地坑五寸入藥盞坐定蓋之三七日取出點之

王璆百一選方治翳膜用獨生皷槌頭草以綿裹塞鼻

楊仁齋直指方前龍點腐膏

朱砂二錢　南鵬砂一錢半　楚仁二十一枚用軟紙去油乾為度　麝少許　真珠　爛石膏各半錢　熊膽一字

右細末用冬蜜研和硫內烝付粘入角罐收用時煎泰皮汁調銅筯點於眼皆頭淚出為效

立消青治浮翳粟翳霧膜遮睛

雪白鹽銀器中生研少許

右以大燈草煎鹽輕手指於浮翳乾點凡三次不疼痛勿驚恐屢效

衛生家寶黃芩散治大人小兒肝熱眼生翳羞不能視物

黃芩一兩　淡豆豉三兩研

右為末每服二錢用熟豬肝裹藥同嚼溫湯送下不拘時候日二三服忌酒麵毒物

蝎附散喻鼻退翳膜

薑粉　附子炙各一分全蝎一分　薄荷一兩

青黛一兩　熊不食草半兩

右為細末含水嗑少許於鼻中

清涼枕法

羌活　川芎　淡竹葉　防風
防己　菊花　黑豆　當歸
芍藥　枸杞子　寒菜花　山梔子
荊芥　薄荷　甘松　香白芷
旋覆花　地骨皮各等分

右十八味為麁末用袋子盛之枕頭

退明散治眼翳退障止冷淚

夏枯草　香附子

右等分為細末茶調下每服二錢

珍珠散

腦鹽沙二兩　殺精草一兩　夜明沙一兩　石決明三兩煅

右為細末每一大錢米泔水調如赤腫上翳用豬肝夾藥札定甘一盞煎至七分先熏後服

芜荑子凡治氣眼退翳

芜荑子一兩　華澄茄一兩　石決明一兩煅　青葙子一兩
人參半兩　白木半兩　茯苓一兩　甘草半兩炙
枸杞子一兩　羌活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用茶清送下

點翳眼

石蟹二錢如無煅過甘石代之　蜜陀僧一錢　白丁香一字
硇砂一字四味研細如粉　薏仁取白肉半錢研去油盡
銅青半錢　乳香半錢研細

右七味一處入乳鉢研細入於密器收如用時旋取一二錢入片腦少許研勻別入小器中盛之一日兩三次點之神妙

神妙散點翳膜障眼

朴硝二兩安豆腐淋過將建盞煅　辰砂半錢
乳香半錢　玄明粉一分　腦子三字　麝香三字

膽礬半錢　硇砂半錢　南鵬砂半錢

右為細末以銅筋點之研須極細

照水丹神妙眼藥

輕粉一字　腦子半字　麝香半字　辰砂半錢
鵬砂半錢　水銀三字　硇砂半字　銅青半兩
杏仁三粒湯去皮尖

右子細如法研了用蜥蜴一塊如彈子大搥碎勻小合盛旋取作餅貼時安眼頭天明以水一盞照下看膜依前攻夜再用

洗眼方

當歸　黃連　赤芍藥　菱鞋

右四味等分並為咬咀每次用四錢以水一大碗於銀銚內煎及六七分貯於金或銀銅石器內以紙蓋之於紙上開一竅以眼就竅熏之候藥稍溫淋洗冷即止如再欲洗即煎熱之一服可使三五次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鼻嗅散取眼目內浮翳膜瘀肉昏赛立効

烏魚骨　雄黃　細辛
木香　良薑　華撥
草決明各二錢　龍腦　胡椒　石決明
川芎二錢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右一十三味為細末先含水一口鼻嗅藥末一字吐了水拌兩目三二十次用角孤角眼一時間取下病根瘀肉脂膜見効五七次取盡

浮翳

銅綠散乾眼藥治翳膜昏澀

木砂二分研水飛　銅綠四錢水二輕粉
粉霜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為細末每日乾點三兩筋効

爐甘石乾眼藥貼諸病眼翳膜昏痛

爐甘石燒三次紅取一兩為末青鹽三錢
硇砂一錢　銅綠一錢半　黃丹二錢
薏仁去皮取仁研一錢半　膽礬一錢　輕粉半錢
右九味為末每點三兩筋妙　白礬三錢

七寶透睛膏點治眼內翳膜昏暈發赤腫疼

真珠末　熊膽研　龍腦研各一錢半
石決明　琥珀各七錢　水晶　龍齒各半兩

右七味為細末水五升石器內熬至一升去滓再熬至一盞入蜜二

兩再熬作膏瓷合內收每點三五筋

金絲膏點治翳膜昏澁睛痛發赤生瘡浮翳遮障多見黑花冷淚羞明

黃連四兩水二升熬膏　硇砂二錢　鵬砂三錢
牙消二錢　輕粉一錢半　白丁香五者二錢
薏仁霜三錢　朱砂二錢水飛　龍腦二字　麝香半錢

右九味為細末入黃連膏內攪勻每日點之多効

透睛膏點眼內翳膜昏赤去睛痛隱澁消瘀肉解腫癢收冷淚

南鵬砂　川朴消各三錢輕粉一錢半　青鹽一錢
硇砂半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細末入生薑汁和膏或白沙蜜每點少許不過三點自明矣

李東垣試効方撥雲湯

黃耆一分　細辛葉半錢　柴胡七分　生薑五分
荊芥穗一錢　羌活一錢半　防風一錢半　藁本一錢
生甘草一錢　升麻一錢　葛根五分　川芎半錢
知母一錢　黃藥一錢半　當歸身一錢

右咬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

補陽湯治陽不勝其陰乃陰盛陽虛則九竅不通令青白翳見於大指乃足太陽少陰經中瘀遏足厥陰肝經氣不得上通於目故青白翳內阻也
當於太陽少陰經中九原之下以益肝中陽氣衝天上行此乃先補其陽後於足太陽太陰標中標者頭也瀉足厥陰肝經火下伏於陽中乃次治也內經云陰盛陽虛則當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此治法是也每日清晨以腹中無宿食服補陽湯臨卧服益陰丸若天色變大寒大風并勞役預日飲食不調精神不足或氣血俱弱俱不得服候時氣和平天氣如常服之乃先補其陽使陽氣上升通於肝經之本利空竅於目矣

羌活　獨活　甘草　人參
熟地黃　黃芪　白朮各一兩　澤瀉研為末
陳皮各半兩　生地黃炒　白茯苓去皮　知母炒各三錢
柴胡去苗三兩　防風　白芍藥半兩　肉桂去皮一錢
當歸身去蘆酒製三錢

右同為麤末每服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空心宿食消盡服之

連翹益陰丸

羌活　獨活　甘草　當歸尾依前製
防風去蘆　五味子各五錢石決明煅存性三錢
草決明　細黃芩　黃檗　知母
黃連酒內先製或酒拌炒炒一兩

右件為細末煉蜜為丸如綠豆大每服五十丸漸加至百丸止茶清送下常多服補陽湯少服此藥為不可勝補陽湯恐妨飲食

升陽柴胡湯

羌活　獨活　甘草梢　當歸身
熟地黃各一兩　人參　黃芪　白朮各半兩
澤瀉三錢　白芍藥一兩　陳皮
防風各三錢　生地黃五錢酒炒　白茯苓
柴胡去苗一錢半　肉桂半錢
黃連酒內先製或酒拌炒炒一兩　梔實半兩酒拌知母三錢酒製夏月加五錢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另合一料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食遠茶清送下五十丸每日與前藥各一服如天氣熱甚加五味子三錢或半兩天門冬去心半兩更加芍藥半兩

張潔古家珍點眼藥除昏退翳截赤定疼

當歸二錢　黃連一兩　防風一兩半　細辛半錢

右剉如豆大水一大椀文武火熬滴水中不散為度入去沫熬蜜少許點用

羅謙甫衛生寶鑑五秀重明丸治翳膜遍睛隱澀昏花常服清頭目

甘菊花開頭五百箇　荊芥五百穗　木賊去節五百節
梔實五百枚　川椒去目炒五百粒

右末蜜丸彈子大每一丸細嚼時時嚥下食後臨卧亦可忌酒麵辛熱物

撥雲散治風眼發濕熱不退而作翳膜遍眼昏暗羞明隱澀難開

川芎　草龍膽　荊芥穗　梔實
薄荷　羌活　石決明　草決明
蒼术　大黃　甘草　蜜炙花
地骨皮　木賊　連翹　川椒
甘菊花　桔梗　石膏　白芷

白茯苓各等分搗羅一兩　石燕一箇

右件揀淨各為細末每服三錢溫茶清一盞食後調下日三忌辛熱酒麵魚肉

御藥院方白龍散去翳膜昏澀每用少許鼻內嗇如點少用大有神効

川芎消五兩

右除黑黃腳不用用真白如雪者用銷金銀鍋子內或用新瓦盆只用熟炭火約及半秤用一小磚火內存放先燒磚熱然後下藥在鍋磚上四面有火煖煖微微近前至鍋攪盖良久鍋內有聲定先去頂上火并瓦鍋中觀不沸顯清明汁水用鐵器或金銀器亦得用鐵鈐鈐出鍋傾藥汁在器中凝潔如玉色者成也若用時少少研細藏入片白龍腦各等分任用通頂點眼楊用道附廣州後方云馬牙消先淨者用厚紙裹令按實安在懷內着肉處養一百二十日取出研如粉入少龍腦同研細不計年歲深遠眼內生翳膜漸漸昏暗遠視不明但瞳人不破散並醫得每點用藥末兩米許點目中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還睛丸久服退翳膜除昏暗服百日見効

蒼术去麤皮土用　木賊去節　小椒去目

甘菊花洗淨　竹葉洗淨　黍粘子已上各二兩

右件為細末熟棗肉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後用綠豆湯送下日進二服忌醋濕麵酸醎發眼之物

決明散

荊芥穗　甘菊花各等分地骨皮不以多少去土

右同為細末每服三錢鹽湯食後送下百日効

釋李洪澤察方五退散治眼中翳障

蟬退　蛇退　蠶退殼　豬退蹄

鮫里退甲　菊花　防風　草決明　甘草等分

石決明

右末二錢薄荷數葉水小盞煎服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治眼翳生膜有効

天竺黃一兩　井泉石　石決明　蟬退洗去足翅各一兩　蠶退一兩　蛇退全者一條去頭足燒存性　麝香一兩去皮切炒　木賊一兩去節

右為細末瓦瓶裹雄猪肝以苦竹作刀切片食後用三四片煎藥米

二錢細嚼以肝水漱口嚥下更加羌活當歸各一兩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治一切雲翳遠睛視物不明於四物湯中加大黃黃連等分為末蜜丸任意服

衛生至寶點翳眼

青鹽　硇砂各二錢　腦子一字　麝香半字

右研極細如常法點日三次

秦當時大方照水丹磨翳退障

伏退雞子殼燒灰　木賊草去節燒灰等分

右為細末溶蠟二兩藥灰四兩攪勻捏成餅子臨用時火邊旋丸如芥子大臨卧時各眼中安一粒翌日井花水洗出

目膚翳瞖瞳子

論

朱元方病源此言肝臟不足為風熱之氣干之故令目睛翳膜久不散漸漸侵瞖瞳子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人馬白膜浸睛方

雞卵一枚之近黑睛及當白睛上之膜白聚鉤鍼鉤挽之割去即丸以綿當眼上著血斷三日瘥

治熱翳浸睛方

以羊筋漱口熟嚼夜卧閉目內之即閉目睡去膜明日即瘥千金並方以治眯目不明

治風翳方　取死豬鼻燒灰治下篩日一向日水服方寸匕

孫思邈千金異方真珠散主目翳瞖瞳睛不見物

上光明珠砂半兩　白魚七枚　乾蓋子五分

右四味研之如粉以熟帛三篩為散仰卧遣人以小指爪挑少許傳眼中差亦主白膚翳

七寶散主目翳經年不愈

琥珀一分　白琉球一分　硇砂一分　朱砂二分　馬珂一分　槐仁半兩　決明子一分　石膽一分　貝子四枚燒　空青一兩　礬石一兩熬汁盡

右九味下篩極細傳口中如小豆日三大良

王燾外臺秘要方小品療眼膚肉生瞖瞳子者方

取針燒令赤燥着膚上不過三燥縮也有令人割之三復生不如燥之良

又療眼黑翳瞖瞳子膚起方

貝子四枚燒　空青一兩　礬石一兩熬汁盡

右三味末取如黍米注翳上日二

又凡是黑睛及瞳人瑩薄有瘡翳皆不可用辛辣及溫藥洗之並是害眼之兆宜用秦皮湯洗之

秦皮一兩　拖子仁二七枚淡竹葉一把

右三味切綿裹以水一大升半煮鍋器中煎三五沸以綿濾取洗眼切須淨器物盛之

秦皮湯療毒病衝眼忽生赤翳或白或膿膚起或赤痛不得視光痛入心肝或眼外浮腫如吹汁出生膜覆珠子

秦皮二兩　前胡二兩　常山二兩　黃芩二兩　升麻二兩　芍藥二兩　白薇二兩　枳實二兩炙　大黃三兩　甘草二兩炙

右十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分三服相去二食頃更服若盛熱者可加芒消二兩忌海藻菘菜生葱生菜一方加甤仁一兩梔子仁半兩

延年療眼熱暈白翳覆瞳子方

車前子九分　決明子　黃連一分　黃芩

秦皮　玄參　沙參　瞿麥

地骨皮　甤核仁各七分　藍實九合

右十一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食後飲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差止爲度忌猪肉

太平聖惠方朴消散治眼久積頑翳蓋覆瞳人

川朴消二兩　硇砂半分透明者　白礬半兩通明者

右件藥相和研爲末將小甆瓶子以慢火炙令熱然後抄藥末徐徐入在瓶內旋以柳杖子攪撥不令着瓶子四邊又入藥末續續添火候藥盡良久斷煙以乾瓦子蓋口更以大火燒經一炊久去火候瓶冷其藥如雪輕輕便成即埋在濕土內七日出火毒訖取出細研每以銅筯取四五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眞珠一兩　地榆二兩剉

右件藥以水二大盞同煑至水盡出取眞珠以醋浸五日後用熱水淘令無醋氣即研令極細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翳上以差爲度

聖濟總録決明子丸治久患膚翳遮覆瞳子

決明子炒　甤仁去皮　地膚子　白茯苓去黑皮

防風去叉　澤瀉　麥門冬去心焙　茺蔚子

枸杞子　五味子　青葙子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車前子　兎絲子酒浸別擣末各三分　生乾地黃焙乾二分

桂去麄皮半兩　黃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以米飲下臨卧再服九月服此藥加兎肝一兩一分至二月停甚妙

黃連丸治眼熱生暈翳覆瞳人

黃連去須一兩　車前子　地骨皮去土　黃芩去黑心

沙參　人參各一兩半　甤仁去皮二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秦皮去麄皮一兩　決明子微炒一兩半　澤瀉

瞿麥各一兩　甘草微炙一兩半

右一十三味並㕮咀焙過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以溫熟水下臨卧再服

決明湯治眼生膚翳遮覆瞳人

決明子微炒　地骨皮　玄參　黃連去須

桔梗炒　柴胡去苗　茯神去木各三分

山梔子仁半兩　羚羊角屑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淨洗淡竹葉十片煎至七分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白鮮皮湯治目膚翳睛及瞳人上有物如蠅翅狀令人視物不明

白鮮皮　款冬花　柴胡去苗　車前子

枳殼去瓤麩炒　黃芩去黑心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百合二兩　菊花　蔓荊實炒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溫服臨卧再服

菊花散治眼目膚翳侵及瞳人如蠅翅狀

菊花　防風去叉　木通剉　木賊剉

仙靈脾剉　荊芥去梗　甘草炙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用茶半錢匕同點溫服

防風丸治眼生翳目系急其翳生瞳人上及瞼腫合痛如鍼刺

防風去叉　山芋各一兩半　萎甤二兩　赤芍藥一兩半

車前子三兩　秦皮去麄皮　澤瀉各一兩　芎藭二兩

山梔子仁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獨活去蘆頭

白檳榔煨剉　甘菊花揀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一十四味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臨卧煎苦竹葉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十一產

眼　眼目證治十九

眼卒生翳膜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卒生翳膜者辯其所由皆因臟腑壅塞不能宣通風邪熱毒傳於肝肺攻注眼目結成翳膜漸侵睛也聖濟總錄論曰眼生翳膜或新或久皆緣柄臟之間風邪毒熱衝發於上蘊結不散其狀非一是故障有內外翳有浮沉或淺或深可治不治龍木論載之詳矣世之俗工往往以鉤割鍼鍊熬烙之法取快一時曾不知此法不慎反致盲瞽蓋翳膜之病有可以鉤割鍼鍊熬烙者有專於服藥者有先服藥及洗點而後用鉤割鍼鍊熬烙者誠能研究經旨洞考六脈以知柄臟虛實然後心諦目察曰是可以服藥曰是可以點洗曰是可以鍼鑷鉤割則豈有妄致損傷者乎今姑撫其服餌之良次以點洗之劑云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因熱生膚赤白膜方

掎枸杞汁洗目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決明子散治眼卒生翳膜視物昏暗及翳瘢裹瞳人

決明子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川升麻一兩　玄參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黃芩三分　車前子半兩

梔子仁半兩　地膚子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件藥掎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羖羊角散治眼卒生白翳膜

羖羊角屑半兩　澤瀉半兩　甘菊花一兩　蕨半兩

兔絲子半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掎篩為末

右件藥掎鹿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眼卒生赤翳膜侵睛下垂

知母三分　川升麻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大青三分

右件藥掎鹿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羚羊角散治眼卒生浮翳膜昏暗

羚羊角屑一兩半兩　車前子半兩　黃連半兩去須

蕨一兩　菟絲子半兩　石決明一兩掎碎細研水飛過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掎細羅為散以竹葉湯調下一錢忌炙煿熱麵豬肉等物

車前子散治眼卒生翳障疼痛

車前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桑皮三分剉　黃連三分去須

赤芍藥三分　芎藭一兩半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梔子仁一兩

右件藥掎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真珠散治眼忽生翳膜赤澀疼痛

真珠末半兩　石決明一兩掎碎細研水飛過　黃芩二兩

甘菊花一兩　青箱子二兩　芎藭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藥掎細羅為散每服食後以溫漿水調下一錢

龍腦煎治眼卒生翳膜

白龍腦半兩　乳香一分　朱砂一分　細辛一分

黃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先將細辛黃連搗羅為散以水一大盞浸一復時用蜜五兩并藥水同煎至四分去滓研龍腦乳香末砂入水藥內用瓷瓶子盛日四五度點之

真珠膏治眼虛熱目赤痛辛生翳膜昏暗
真珠末一兩　貝齒五枚燒灰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
胡粉一分　鯉魚膽二枚　白蜜四兩煎沸過
右件藥除魚膽蜜外都研如粉以魚膽汁蜜於銅器中調令勻用慢火煎成稀膏每以銅筋取少許點之日三四上

龍腦膏治眼赤痛辛生浮白膜
龍腦一分　雄雀糞一分
右件藥研如粉以人乳汁一合相和調勻成膏每以銅筋取少許點

雞子殼散治眼辛生翳膜
雞子殼把子者去膜取白殼皮研一分　貝齒三枚燒灰
右件藥同研令細入麝合中盛每取少許日三五度點之

又方
烏賊魚骨一分黃丹一分　白蠟一分燒成
右件藥同研如粉入鍊過白蜜二兩用竹筒盛之於飯甑上烝候飯熟為度以瓷瓶中盛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鹽綠半兩　鹽花一錢　龍腦一豆大
右件藥研如粉以瓷合盛每以半粳米大日三度點之

治眼辛生翳膜遮黑睛宜服此方
蛇蛻皮一條細煎
右以白麵和作餅子炙令焦黑色搗細羅為散每於食後及夜臨卧時以溫水調下一錢

治眼辛生瞖膜方
貝齒一兩燒灰　龍腦半錢
石件藥同細研旋取點看瞖上日再用

王氏博濟方仙术散治眼目瞖膜遮障昏暗退瞖
蒼术一兩米泔浸洵一兩宿　木賊一兩　蟬蛻二十個淨去土石件
決明子一兩　甘草一兩炙　黃芩半兩　蛇退皮一枚酒洗炙焙

乳汁油拌
右七味同為細末每服一錢空心臨卧冷水調下

通神膏治眼生瞖膜赤脉芳肉澀癢痛有淚
白砂蜜四兩　青鹽一子　麝香一子　乳香
硇砂半字　當歸半錢　黃連一錢　白礬半字飛過
右八味於乳鉢內輕研破於青竹筒內煮半日用綿濾去滓瓷瓶內收貯每點眼了瞼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膜等並退之百一選方作金水膏右云上件藥除蜜外先研令極細却同蜜一處拌勻入新竹筒內用油紙數重以線紮扎勿令水入於淨鍋內用水煮自早至午水乾則添取出傾藥以綿絹濾去滓入淨器中埋地上一宿出點之點半以溫水洗眼瞖薄者點三五次即隨藥下點藥筋若用金為之最妙多點則取効尤速

聖濟總錄姜虀凡治眼生瞖膜疼痛昏澀視物不明
姜虀　車前子　熟乾地黃焙各四兩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黃連去須　獨活去蘆頭　地骨皮
決明子微炒　山梔子仁　白槵榔生剉各一兩半
赤芍藥　芍藥各二兩　秦皮一兩
右一十七味搗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食後日二

神效膏治瞖膜遮障眼目風淚出點藥
鉛丹二兩　蜜半斤以前藥煎過　硇砂一豆大研細者
青鹽一錢　馬牙消三錢　白龍腦一錢　白礬一豆大燒過
大豬膽二枚新好者
右八味並入瓷瓶內和勻用重湯於鍋內煮候紫色為度無不住手攪之藥成只於瓶內盛貯封着每遇使時旋取些小以井華水調用銅筋子點有淚下以帛拭之候淚住即再點每晝夜可三五度

治眼生瞖膜方
右採青茶和根莖葉不拘多少洗淨焙乾碾為末細研每夜卧時先淨洗眼了挑半米許安兩大皆頭瀝痛莫疑瞖膜不日自落

點眼香連膏治眼目生瞖膜
白沙蜜三兩炙令黃色　硇砂三錢研細者如

乳香研一錢　青鹽一錢研　鉛丹一錢　黃連去須三兩為
末。以上六味。除蜜外。並用新汲水三大盞。於銀石器內同煎至一
大盞。後入蜜。更用慢火熬成膏。不住手攪。候引之如綠線。以重綿
絞去滓。入瓷瓶內盛。　水銀半錢　輕粉一錢
龍腦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一十味。除前膏外。將後四味一處細研勻。入在藥膏內。用油單封
三五重。繫定。如春夏秋合時。即以麻繩子墜在井底一七日。取出。若
冬月合時。即於背陰處。封閉二七日出之。除打損眼外。並可治之
杏仁膏治眼疾瞖膜遮障。但瞳子不破者
杏仁三升湯浸去皮尖雙仁
右一味。每一升以麵裹。於煻灰火中炮熟。去麵研。杏仁壓取油。又取
銅綠一錢。與杏油同研。以銅筯點眼差
洗眼通光散。治攀睛瞖膜昏澀。風毒腫痛
右用栝蔞一枚。割下頂蓋。取瓤并子。同豬胆子擣勻。却入在栝蔞內。
用元蓋蓋之。坐淨土上。取桑條子十兩。約長四五寸。簇栝蔞上。用炭
火燒。扇之。煙盡將成灰。即住扇。令如灰通研極細。每用二錢。七沸湯

浸澄清去脚。洗之
揚伕家藏方增明膏。治眼生瞖膜隱澀難開。或暴發赤眼腫痛
盆硝半兩　鵬砂三錢　馬牙硝一錢　青鹽半錢
輕粉半錢　腦子半錢　麝香一字　硇砂一字
右件同研令極細。每用粟米大。點眼內
王璆百一選方治赤眼後生瞖膜
用蘭香子洗淨晒乾。每用一粒。以筯點大眥頭。閉目即覺藥在目內
團圓旋轉。藥力過即不轉。須臾自隨眵淚出。惹瞖膜在上。如魚眼然
再易一粒。以病退為度。廬州彭知錄名大辯。嘗陽人渠乃尊提舉頃
在臨安。暴得此疾。一醫僧以此藥治之。坐間瞭然。酬僧百千。因遂傳
得屢以治人
如神餅子治目生瞖膜
朱砂一錢水飛　烏魚骨去皮一錢細研　木賊去節一錢為末
南鵬砂四皂子大細研
右四味同研三千遍。湯浴蠟少許。以柳枝子攪四十九遍。入腦子少
許。更多尤妙。於五月五日合。丸作餅子如菊子大。每用一餅子。臨卧

安於目眥內。來早以淨水於盞內洗。自見取下者病也。臨卧再用一
餅子。可使三次
眼藥出日京師大廟相對鐵漆鋪家方
蕤仁四十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蕪荑仁新者四十
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透明鵬砂如指大細研如磨瞖多
用之赤目少用生龍腦如鵬砂大細研少着不妨
右四味同研勻。將沙糖如指大。先篩極細。須夾絹篩過。與前藥再研
極細。銀瓷合子收之。以銅筯點。凡眼中百疾皆治之
治赤目後暴瞖方
用鵝不食草塞鼻中立瘥
楊仁齋直指方夏枯草散。治眼痛瘀瞖膜
夏枯草　大香附杵淨童尿浸一宿焙　木賊去節童尿浸一宿
焙　蠶退紙炒焦存性　細辛
連翹　川芎　當歸須　赤芍藥
蟬殼各半兩　甘草炙　腦荷各二錢半
右末。每二錢。茶清米泔任下。蠶紙以夜明沙代用

仙术飲治眼中瞖膜
蒼术童尿浸二宿洗淨焙一兩一分　木賊去節童尿浸
一宿焙　蟬殼去土　白蛇皮皂角洗焙
白蒺藜炒去刺　穀精草　防風　羌活
川芎　杏仁去尖　甘草去砂各一兩
右末。每一錢。食後蜜湯調下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菩薩膏。眼藥點治久患及新患病眼瞖膜昏澀痛
痒
菩薩石　金精石　銀精石　爐甘石燒三次
寒水石　紫英石　井泉石　雲母石
滑石　大赭石十味各三錢研水飛細
乳香　青鹽　硇砂各二錢　龍腦
輕粉各半錢　黃丹一兩研細　蜜十二兩
右六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末。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去滓。入黃丹
熬。又蜜再熬。次入諸藥再熬至稠。每日點三五次。神効
袪精散治目昏病後痛赤腫新生瞖膜眵淚

荊芥穗二兩　蟬殼　草龍膽　川芎
甘草各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茶酒調下食後二月見効小可病服三服効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治眼主腎膜及班瘡入眼皆赤已過者滿肯丸主之當半減大黃如大便秘愈氣未定依方服之

治水腎久不去者羚羊角散主之

羚羊角　升麻　細辛等分　甘草半之

右為細末一半為散一半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羚羊角散下之食後臨卧米泔水煎服

危亦林得効方洗眼方

韶粉　防風　馬牙消　餅子銅青各半分

右為末每用一字溫湯調不拘時洗立效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涼肝散治初發眼疼才生腎膜臟腑實者

大黃一兩　蟬退半兩　甘草半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一兩　黃連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三錢米泔水調服肝熱加淡竹葉肺熱加大黃脾熱

加甘菊食後服

遠年障腎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生腎障者是風熱毒氣在於臟腑不能宣通蘊積日久漸上衝於目也初即目赤次加澀痛熱毒之氣積而不散結成腎障固疴若不早治其腎漸漸粘睛久而難差也聖濟總錄論曰障腎之疾本於風熱毒氣蘊積府藏衝發眼目結搏而成蓋目為五藏精華肝之外候令風邪毒熱在於藏府不得宣泄上衝於目故為障腎初則隱澀赤痛漸成腎膜遂使久而不退或至粘睛藥之雖差是為遠年障腎

方

太平聖惠方決明散治眼障腎多年不退

決明一兩　赤茯苓一兩半　秦艽一兩去苗
柴胡一兩去苗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枳殼一兩半麩炒去瓤　車前子三分　青箱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熱麪毒滑魚肉

石決明丸治眼障腎經年不消遠視不明

石決明半兩搗碎細研水飛過決明子　皮硝仁微炒　蕨仁湯浸去赤皮　胡黃連　藍葉　龍膽去蘆頭　青箱子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為末用羊膽汁和搗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清粥飲下二十丸

又方治眼中一切障腎不消風熱毒氣上攻眼常漠漠不見物者不計年遠腎膜厚者此藥頻點極效

石膽一兩細研波斯鹽綠一兩　石鹽半兩　硇砂半兩　烏賊魚骨三分　蕨仁三兩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兩　細辛一兩　決明子二兩　石決明一兩搗碎細研水飛過　防風三兩去蘆頭　鉛丹一兩　黃連三兩去須　貝齒一兩燒灰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搗五七百杵收於瓷合中每減少許吏用蜜調如柿餅泰米大於大皆頭日三四度點之

琥珀散治積年腎肉腎障

琥珀半兩　珊瑚半兩　硇砂半兩白者馬牙消半兩　真珠末一兩　末砂半兩　烏賊魚骨半兩先於鹿石摩去皮用好者一錢

右件藥都入乳鉢內研三日令極細每日三五上點之

貝齒散治眼久腎障不差

貝齒一分　琥珀一分　末砂半兩　龍腦半分　馬牙消三分

右件藥細研如粉每用少許點之磨盡腎障為度

石膽散治眼生腎膜經年不愈

石膽半分　末砂半兩　蕨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琥珀一分　真珠末一分　馬珂一分　紫貝一分　珊瑚一分　決明子一分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入乳鉢內研令勻細每用藥小豆大點大皆頭日二三度妙

決明煎治眼遠年腎障

馬蹄決明一兩蕨仁湯浸去赤皮一兩半　蜜

秦皮 擣碎　黄檗 去麁皮　馬珂 研

紫貝 燒熟研各一兩　波斯鹽綠 三分細研　烏賊魚骨 研

鯉魚膽 四枚

右件藥先將前決明等五味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淨濾去滓次下鹽綠等五味更煎至一小盞於生銅器中盛勿令泄氣每取一大豆許以人乳調點之閉目良久令淚出日二三度

石膽丸治眼生瞖障遠年不差風淚出瞼爛及生瘜肉

石膽 一分細研　硇砂 一分細研　石決明 半兩細研水飛過

鹽綠 一分　烏賊魚骨 半兩　黄連 一兩去須　秦皮 半兩去麁皮

細辛 半兩　乾薑 一分炮裂剉　決明子 三分

龍腦 一分細研　雞舌香 半兩　波斯鹽 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夜臨卧於大眥頭各一丸

七寶散治眼瞖障年月深久不能消散

珊瑚　琥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雞子殼 去白膜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研令極細每用時仰卧以銅筯取如綠豆大點於瞖上一食久乃起日三五上點之

琥珀散治眼生瞖障粘睛牢固經年不愈

琥珀 半兩　真珠 一兩　珊瑚 一分　貝齒 一分燒灰

馬珂 一分　朱砂 一分　蕤仁 一分湯浸去赤皮

決明子 一分　龍腦 一分　爐甘石 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乳缽內研如麪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

和劑局方洗眼紫金膏治遠年日近瞖膜遮障攀睛努肉昏暗淚多瞻視不明或風氣攻注瞼生風粟或連眶赤爛怕日羞明隱澀難開並能治之

朱砂 各研　乳香 各研　硼砂 別研　赤芍藥

當歸 去蘆各一分　雄黄 研飛半錢　麝香 別研

黄連 去須[illegible]

右除研藥為細末入研藥拌勻再擣煉蜜搜和為丸如皂莢子大每次用一丸安淨盞內以沸湯泡開於無風處洗藥冷閉目少時候三兩時再煨令熱依前洗一貼可洗三五次不得犯銅鐵器內洗如暴赤眼腫者不可洗之

聖濟總錄決明散治眼目一切遠年障瞖皆生努肉赤腫疼痛

石決明　草決明　青葙子　甘草 炙剉

黄檗 去麁皮　黄連 去須　穀精草　龍骨

白芷　枳實 麩炒　牡蠣 煅　枸杞子

蛇蛻 各一兩　羌活 去蘆頭　蒺藜子 炒去角　蟬蛻

白附子 炮　黄耆 剉各半兩　魚子 活水中土下者半兩其子用

硫黄 水溫溫洗過　虎睛 一隻切作七片文武火炙乾

每一次杵羅入一片為末

右二十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五更時陳茶清調下日午臨卧再服皆生努肉赤腫疼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見效赤白瞖膜久不見者一七日或二七日其眼好安然根根枯死者不無活者通瞖如頑惱傷酒色遇風雨眼中疼痛者即是活眼若或有此無淚不疼痛者為死眼更不用治

復明膏治目障瞖努肉昏暗

馬牙消 研一兩半　酸漿草 乾者五兩

右二味六月六日入童子小便浸於日中暴之夜或陰雨覆之晴即

露之小便耗即旋添至七月初去酸漿草只空暴小便令乾收之別以新瓦蓋藥埋淨地深可五寸已來至來年夏至前二日收之其霜飛上瓦子蓋以烏雞毛掃取患者以一米粒安大眥頭避風

秘金散治自幼久患瘡風攻眼生瞖久藥不差凡瞖膜遮障但睛不損者皆可治

黄連 去須　沙參　太陰玄精石 研　決明子 各一兩

右四味擣研為散每服半錢匕用羊子肝一具竹刀切作縫子摻藥末在內以線繫入瓶中用米泔煮熟分作三服淡喫

羌活丸治久患風毒氣攻眼目昏暗赤澀瘀肉生瘡瞖膜遮障不明久患偏正頭疼眼目漸覺細小及夾腦風眉多細黑花

羌活 去蘆頭　天南星 炮　天麻　附子 炮製去皮臍

旋覆花　芎藭　半夏 湯洗十度　桑螵蛸 炒

青橘皮 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牽牛子 六兩微炒擣取末二兩

藁本 去苗土一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溫水下漸加至三十丸

黃連煎治積年成眼胎赤眼障膜侵黑睛不見物

黃連去須　曾青研如粉　地骨白皮各一兩

鹽一小　古錢十文　蜜一升

右六味搗碎以蜜漬安新瓷瓶中以重湯煮一復時後取出以綿濾去滓內於瓶子中著地上露兩宿後取銅筯取少許點目中日三五度

照水丸治眼生瞖障

龍腦　滑石　丹砂各研如粉　烏賊魚骨去甲

右四味各秤一錢研細再同研勻先刮黃雌魚子大兩三枚於新白瓷盞內浸火上鈐用紗帛子濾過在淨盞內再鈐了將前藥末同共拌和拉作餅子如半破蚫豆大用薄絹或紗袋子盛了以硇砂半兩放在淨椀內上交橫安竹片放藥在上面鋪著借硇砂氣熏用大楪一片合椀口勿令透氣埋一地坑放藥椀在坑內用竹篦子一片蓋了然後以黃土蓋之七日出淨瓷瓶中收其硇砂不用如患浮翳膜侵瞳人及一切目疾但臨卧將一餅子劄在眼皆頭即睡至曉用水一椀向東觀水椀其藥自落在水中淨浴却用絹帛子裹起安潔淨

處臨卧依前再使每餅可用半月候藥力慢時方易一餅如兩目有疾即用兩餅

點眼還睛膏治一切瞖障

黃連去須　鉛丹水飛過各一兩　黃蘗去麁皮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　杏仁去皮尖雙仁各七枚

龍腦研半錢　白沙蜜四兩

右七味除龍腦鉛丹蜜外各搗碎用井水二盞及蜜鉛丹拽勻淡三日後入銀石器內文武火熬及一半綿濾去滓入龍腦成膏瓷合子內密封掘地埋一宿出火毒不拘時候點之

黃金膏治一切眼退瞖

黃蘗去麁皮炙　蛇蛻炙

右二味等分以酸漿水一升煖火熬令稀稠似乳放冷點兩眥

治目瞖方

右以芥子一粒輕手於入眼中候日出以井華水雞子清洗之

龍木論神仙照水膏治障瞖

蝎一兩　黃丹一兩　蛇蛻一分炒研水銀一錢

初生烏鷄嗉一箇

右用柳木槌研細滿螺蓋餅臨卧用之候天明將水點眼藥瀝水中

腎膜盞去

眼科訣髓聖僧丸京東門李貞外子患眼三年不見過一僧人授此方服至一月退瞖障大光明

羌活　川芎　防風　木賊

甘草　蒼术　青皮　菊花

石膏　蔓藜各一兩　枸杞子　蛇退

石決明各半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食後冷水下半丸忌毒物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神驗點瞖藥照水丹

朱砂半錢　海螵蛸一錢

右二味乳鉢內細研水飛過澄取又用黃蠟少許溶旋入藥待安用時就火旋丸如蘿蔔子大臨睡時用一丸點入眼角緊合眼睡着次日用溫湯洗下未全退者更用一服極妙用此藥後或更以所製藥與之尤妙明醫者自能斟酌但眼患比他疾不同

陵奇野夫多效方春雪膏點平深日近眼內腎膜遮障於內祭時澀痛

好淨蜜一斤

右先用沙鍋或銀石器內入甜水三椀川黃連四兩搥碎入鍋內慢火熬至一半絹濾滓入蜜在內猪膽三箇取汁在內去膽皮不用入用生薑四兩切細爛研取汁在內共蜜慢火再熬一頓飯久看稀稠得所取下火柔候冷入下次研者藥輕粉一錢南鵬砂一錢梅花腦子半錢麝香半錢縻仁十箇去皮淨鉢研如泥用次入四味再研勻後別鉢內研斑猫羌青紅娘子三味各用肥大者五箇去頭足翅焙乾為末入在龍麝內再研勻臘如粉便入冷膏子內又同研千百遍瓷合內收每用竹枝子或骨柱子點衆病大夜卧用如病大加上藥點一月見效

劉孟容瑣碎錄眼腎膜久年不散每日三次以舌舐其膜漸下終入真氣使然

劉智經脫普濟加減方視星膏治遠年日近不覩光明七十二種病眼等

黃連　苦參各一錢　烏魚骨　縻仁去皮

草龍膽　白丁香　石決明各半兩

七味水三升熬至半升去滓入白沙蜜四兩再熬稠入
輕粉　銅綠　龍腦各半錢　馬牙消
硇砂　鵬砂　乳香各二錢
右七味再研為細末一處匀入前膏內瓷合內收之每點三五筯
吳雄兒眼藥善治遠年日近瞖膜瘀肉昏暈隱澀不明
爐甘石二兩　朴消一兩半
二味堝內固濟燒一日水飛末出火毒
黃丹　蜜陀僧各一兩水飛　朱砂
銅綠各半兩　青鹽　玄精石　硇砂
鵬砂各三錢　白丁香揀者三錢　輕粉二錢
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水一椀熬煑至一盞滴水不散去滓下白沙蜜一斤同慢火熬入前十味匀文武火熬至稀稠得所每夜點兩三筯覺眼內及澀是驗便睡至早辰覺眼微效頻點磨消瞖膜點有澀難開莫怪是效點十日驗
照水丹治遠年日近瞖膜瘀肉昏暗癢痛
蛇退皮一條全者淨燒灰細研　水銀一錢與黃丹一錢同研砂子

烏雞子一箇去膜細研如粉　硇砂一錢細研　烏賊魚骨二錢研如粉
右取黃蠟半兩溶汁入前藥末同熬成膏柳枝子攪之匀丸如麻子大或指甲上按作餅子每用二餅放貼於眼大眥或眼瞖膜上臨卧以明旦未洗面時用水一大椀取藥放入水中照其藥自落於水中看却下瞖膜多少未下再貼必驗積瞖膜厚者不過半月小可者三五日效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重明膏治眼內雲瞖無問遠年不退者及諸般眼疾昏花篳眞八提點眼內生白瞖十二三年治不效得此方點退瞖即日安痊復故只內障不治
訶子二兩　黃丹四兩　蜜八兩　柳枝四十寸
右將蜜煉淨用絹濾過盛於甆器內將訶子黃丹入蜜內於風爐上熬用手一順攪之文武火不許太過熬成金絲膏用手撚不粘手為度又用東南上桃條手折寸長一白椀用水三大椀熬至一椀將前膏子用桃條水解稀稠得所用淨甆器收貯密蓋封於地上頓放三日令去火毒再用絹濾過方用熬藥時雞犬婦人皆避之

李東垣蘭室秘藏百點膏張濟氏病瞖六十以至遇陣瞳人因此藥見效
黃連揀淨洗二錢剉如麻豆大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再入下項藥
當歸身六分　甘草六分　防風八分　蕤仁去皮殼三分
右各剉如麻豆大蕤仁別研如泥同熬至滴在水中不散去沫入蜜少許再熬少時為度臨卧點尤效
黃芩黃連湯
黃芩酒洗炒一兩　黃連酒洗炒一兩
草龍膽酒洗四遍炒四遍　酒生地黃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煎服
韓義和煙霞聖效方復明膏點遠年近日雲瞖瘀肉攀睛一切病眼治之
黃連去須土　防風去蘆頭　黃丹水飛各一兩
訶子一對去核用皮　白丁香二兩水飛
柳桃枝四兩剉碎　蜜一斤用舊蔥同煎去滓
右件先將黃連等五味用水四升砂鍋內熬至水欲藥平綿濾過同蜜再熬數沸後下黃丹滴水不散土內埋一二日去其火毒曾經眾施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黃蘗竹瀝膏

苦竹一截入黃蘗皮塞竹內令滿
右用磚對立置竹於上兩頭安淨器以火於下燒候滴瀝盡收之以釵股點入眼中
又方
海螵蛸末一錢　腦子少許
右研細銅筯點入眼中
危亦林得效方開明丸治年深日近瞖障昏蒙瞰無所見一切目疾
熟地黃兩半酒浸　菟絲子酒洗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　蕤仁去皮　決明子　地膚子
茺蔚子　枸杞子　黃芩　五味子
防風去蘆　澤瀉　細辛去葉不見火
杏仁炒去皮尖　北亭藶炒　青葙子各一兩　桂皮半兩
羊肝酒用白羊者只用肝薄切瓦上焙乾了作末或只以肝煮研爛為丸可太蜜少剛以蜜添之
右為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日三服仍戒忌生薑糟酒炙煿等熱物
龍腦膏治遠年近日瞖膜遮障攀睛瘀肉連脏赤爛視物昏暗不覩光明

隱澀多淚迎風難開治之神效
爐甘石不以多少揀粉紅梅花色者為妙用甘鍋子盛火煅七次入黃連淬七次用 黃連不以多少椎碎水浸一宿去滓將前紅爐甘石煉灸七次了用當連水細研飛過候澄在下去上面水晾乾再用乳缽研極細羅過每一兩用三錢
桑柴灰羅過二錢 龍腦草不以多少洗淨日乾取大細研為末一錢
好黃丹飛過半錢
右件同白蜜四兩一處入在一紫黑瓷器內文武火慢熬以竹篦子攪如漆色不粘手為度切勿犯土水仍不用鐵器熬藥藥成依舊以瓷器盛頓每服用如皂角子大新汲水半盞化開洗三日不用每日洗數次無妨藥盞須用紙蓋不可犯灰塵戕赤目極有功效
孫允賢醫方大成捲簾散治久新病眼昏澀難開翳膜遮睛或成努肉或暴發赤眼腫痛並皆治之
爐甘石四兩碎 黃連七錢銼碎以水一碗煎熟去滓
朴消半兩細研
以上先將爐甘石末入甘鍋內開口煅令外有霞色為度次將入黃連朴消水中浸飛過候乾又入黃連半錢水飛過再候乾次入
白礬生用一半飛過二錢一半 膩粉別研 黃連末半兩
青鹽 膽礬 白丁香別研 乳香別研
鉛白霜各研一字 銅青兩半 硇砂別研
右為末同前件藥合和令勻每用少許點眼
袁當時大方川芎丸治遠年近日風毒氣眼昏暗赤澀內生瘡翳膜遮障不明久新偏正頭疼眼目東小央腦風下注多見黑花
川芎 羌活 天麻 旋覆花
秦皮 南星 藁本各一兩 木黑牽牛六兩取末二兩餘者不用
右七味一處為末後入藁本牽牛末和勻生薑自然汁煮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鹽酒下
消翳散治目內翳不以年代皆可通透并去障翳芸薹菜曬乾為細末每點少許於目中合目少時其翳去大眥內消如神
目息肉淫膚
論

巢元方病源息肉淫膚者此由邪熱在藏氣衝於目熱氣加於血脈蘊積不散結而生息肉在於白睛膚瞼之間即謂之息肉淫膚也又云夫目生淫膚息肉其根皆從目眥染漸而起五藏六府之精華上注於目目宗脈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十二經脈有起內眥兌眥者風熱乘於藏府藏府生熱熱氣熏肝衝發於目熱搏血結故生淫膚息肉割之而傷經脈者則令痛不止血出不住即須方藥除療之聖濟總錄論曰脾肺有熱蘊積不散傳播肝經流注血脈上衝於目發於瞼眥息肉脹起攀系白睛隱澀妨悶故謂之息肉淫膚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中息肉
驢脂 石鹽末
右二味和合令調注目兩眥頭日三夜一瘥聖濟總錄云治眼中息肉名點眼食鹽膏右二味先熬驢脂後下食鹽調成膏以銅筯點如黍米許於目眥頭日三夜一
又方
右以五加皮不聞水聲者根去土取皮擣末一升和上酒二升浸七日外一日兩時服之禁醋二七日病身生瘡若不出未得藥力以生熟湯浴之取毒瘡出瘥
瀉肝湯治眼赤漠漠不見物息肉生
柴胡 芍藥 大黃各四兩 決明子
澤瀉 黃芩 杏仁各一兩 升麻
枳實 梔子仁 竹葉各二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三服熱多體壯加大黃一兩羸老去大黃加梔子仁五兩
治目中生息肉膚翳稍長欲滿目閉瞳子及生珠管方
貝齒七枚燒末 真珠等分
右二味合治如粉以注翳肉上日三度甚良亦治目中眯不出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人眼熱冷膚肉間方
光明朱砂一兩研 硇砂半錢研 漿水一大升
右三味以五月五日合置銅器中日暴使乾用刀子刮取以新帛裹之每夜眠時以草挺着一米許安眼四眥各一米畫一月肉自消時者皆愈忌生血物

必效療眼熱努肉及赤癢方
黄連一兩碎 竹葉一兩切
右二味以水一升半煎取半升置銅器中湯上煎似稀餳止卧時點
眼中熱淚出即差
謝道人療眼風熱生赤肉方
大黄二兩 黄芩一兩 甘草炙 人參
地骨白皮 決明子各三兩 防風 石膽
地膚子 黄連 兔肝各一兩 車前子一升
螢火蟲一百枚
右十三味擣篩為散以鯉魚膽一合和丸飲下十五丸至三十丸忌
猪肉海藻菘菜
聖濟總録前胡湯治眼赤膜不見物或生息肉
前胡去蘆頭 決明子炒 黄連去須 芍藥
大黄剉炒 升麻各二兩 山梔子仁 枳殼去瓤麩炒各
一兩
右八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

下芒消末一錢匕食後卧温服
柴胡湯治眼赤息肉生瞖膜漢不見物
柴胡去苗 大黄剉炒各一兩半 決明子炒
澤瀉 升麻 芍藥 白茯苓去黑皮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黄芩去黑心 黄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一十四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
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温服
萎蕤湯治眼生息肉淫膚
萎蕤 升麻 黄連去須各一兩半
秦皮去麄皮三分 地骨皮 山梔子仁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七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
錢匕食後臨卧温服
點眼蝸牛漿方治息肉淫膚赤白膜
生蝸牛一枚
右一味去其靨内丹砂末於口中火上炙沸以綿注取汁傅眥中

又方
丹砂不以多少
右一味五月五日研令如粉置銅器中以漿水臘水各一盞浸一日
暴乾用銅刀子刮取再研以瓷合收每點如黍米大於目眥頭如此
一月愈
治息肉淫膚赤白膜點眼雀糞膏方方見目生膚瞖門
又方
薤白新者
右一味以刀截安膚瞖上令徧膜眥着痛止復為
又方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七月七枚
右一味細嚼吐於手掌內以綿纏筯頭點於努肉上不過三五度差
點眼白礬散治目熱息肉淫膚赤白膜
白礬光明淨者半兩
右一味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瞖上即淚出以新綿拭之其病逐
淚出
通神膏治眼瞖膜赤脉息肉澀癢痛有淚
白沙蜜四兩 青鹽研 麝香研各一字 乳香研
硇砂飛過 白礬飛過各半兩 當歸為末半錢

黄連去須為末一錢
右八味同研令勻入青竹筒內慢火煮半日候冷綿濾去滓瓷瓶收
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温湯洗瞖與息肉等俱下
洗輪散治風熱攻注眼生息肉退瞖膜止疼痛
秦皮去麄皮 黄連去須 仙靈脾 槐花各半兩
犀角鎊一分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用半錢匕以新水調澄清洗之
金波膏治目生息肉
黄連宣州者去須四兩 黄檗金州者三兩以上二味同碎
以水二碗浸一宿於銀器內熬取半碗濾過 蕤仁去皮半兩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雙仁
右四味研蕤仁杏仁如粉入前藥汁內同熬及一盞更濾過入好蜜
少許麝香一錢白礬硇砂各一字飛過空青三錢如無只以生青代
之略搥碎龍腦二錢以絹袋子盛在藥內又熬及一半於冷水內滴
候藥在水中不散即膏成用淨瓶密封於飯上蒸三度每度入井內
浸過極冷以銀瓷器收貯點如常法神妙

菊花治活息肉淫膚初發臉皆漸漸脹起紫糸白睛

菊花　茯神去木　防風去又　玄參

升麻刘　石膏碎　芍藥刘　葛根刘各一兩

大黃刘炒一兩半

右九味麤搗薄每服五錢七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放温服臨卧再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十四巧

草　市糴粮草三

宋會要乾道元年正月十一日詔知吉州葛立衆措置和糴米三十萬碩職事脩舉特轉一官立衆言吉州守臣和糴米三十萬碩過水腳腐費一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餘貫乞精食米八百九十餘碩並係本州節省用度等一措充上件起綱支遣職事脩舉收有是命二十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竊見舉執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緡一百五十餘萬碩難全仰兩浙苟柔然所得不過八十餘萬碩其餘七十餘萬碩豈係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解近發朝廷專委措置收糴至今方糴得坐倉并倉米共一十八萬碩比之去歲猶少一十萬碩自今米價愈高糴本錢比常年足備猶慮折中特米米數數少收糴不足乞下戶部以大農一歲經常之費科諸倉見在米及已撥定諸路合發綱運會約尚欠之數却取今歲諸路泛拖和糴應副江上諸軍之餘分數發三四十萬碩赴行在其諸倉收到糴本錢止糴坐倉米解湊足一歲之用若有餘則令項條積以增儲蓄庶免收糴客米重費糴本詔江西轉運司於已科合赴淮西總領所交納隆興元年上供米內改撥三十萬碩前來行在送納所有省倉并戶部糴場合糴米斛司農寺更切多方措置廣數收糴相兼應副支遣二月二十五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今歲米價比之常年增加兩倍以上兼折兩自此以後來數日少必艱難及通年之數欲於淮西總領所奏糴客米一十萬碩以備歲用詔淮西總領所委官置場和糴米一十萬碩所有本錢欲從朝廷支降仍仰令司前去糴到米數用過米錢申朝廷檢會七月十日兩折運判姜詵言本司每年戶部科撥錢前馬步三司并御馬良馬供糴充并餘杭南蕩兩監馬草合用本錢承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取撥錢前司歲納酒坊息錢充本所有乾道元年分用馬草錢乞依已降指揮取撥酒坊息錢或科撥省司寬名錢應副支遣詔令年馬草合用本錢從戶部取見的實錢數於三衙酒坊息錢內錢前司四分馬步軍司各三分在日取撥充本次買卸解本司今年合收揚州用錢三十萬貫除朝廷科撥支使外餘數盡行起發赴左藏南庫送納揚管十二日戶部言內外大軍等合用糧米萬數浩瀚今歲浙西州軍早未登熟秋成有望欲下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糴米五十萬碩起赴行在省倉今項揚管

所有本錢已於浙西逐州筆見賣度牒錢內就便截撥九十二萬二千貫其餘闕錢乞令禮部給降度牒下兩浙轉運司拘撥出賣湊數充本從之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訪聞去歲江西湖以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覓粮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官以闕會償價許之選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前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耶乞詔有司申嚴法禁力革前之四弊仍令州縣各隨其時價之貴賤鄉土之有無依帛而損益之明與支降水脚之費俾之勿得收耗通行使用闕會之類俾之無所阻節且命逐路漕臣將督察之則人皆樂輸官亦易辦上下皆得其利矣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常平官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以俟遣使按實十月十一日執政進呈司馬仍奏乞增價和糴及禁止加量不收縻費事上曰此事只在得人若增添價直却恐又有情弊十三日執政進呈江東常平司見在錢米數上曰可行下諸路催促趁時收糴仍不得抑擾準備不測差官前去點檢上又曰聞江西米價甚平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當收糴者只緣水脚甚有所費上

曰用軍中車船如何送奏曰恐亦可用客舟尚語奏決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宰執進呈陳敏乞收糴客人興販米斛并椿留帥司和糴米應副本軍支遣上曰客人販米豈可疆糴帥司和糴米可椿留不得擅自支動二月十三日淮南轉運判官韓元龍奏淮東路逐年收買鎮江諸軍一半本色馬草二十五萬束赴鎮江府北草場交納所用本錢每束一百文省計錢二萬五千貫文係兩浙轉運司分下兩浙州軍支撥應副本司照應本路所買馬草係是茭草八九月內收刈十月始乾裝發之間潮水不應隔江阻閘艱於津發若不別行措置竊慮遅滯有供支遣欲於瓜洲鎮置場交受令鎮江府諸軍用船過江前來就支上是一水安是快便其監官令本洲監鎮或監閘巡檢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揮别差官一員同共收納就用鎮江府北草場分千人專行管幹更不别差官吏從之四月四日執政進呈王炎等乞住罷和糴米上曰已糴到若干江淛等奏曰糴四十一萬斛上曰聞近日民間已闕食米價必增可依住罷無至亦增其價五月十八日詔户部别降本錢一百萬貫以錢銀會子品搭支給從委清疆官一員就和糴場照應市價措置招誘客人廣行中糴當官支給價錢不得減尅作弊其糴到米令項如法椿管仍逐旬具申尚書省六月二十六日中

書舍人王曮起居舍人陳良又言准御封附下看詳文字爲臣僚言和糴之弊臣不避鈇鉞之誅爲陛下悉言之夫和糴之法古亦有之而今日之害偏及於民者守令之罪也何則上之所以和糴於民者不過備國之戍饋爾今朝廷拋降和糴雖有定數而州縣額外所科倍之矣朝廷隆糴本於州縣而州縣虧減十不支一二矣名爲和糴而朝夕誅求於吁呼捶楚之間郡守縣令爲陛下牧民此豈不傷天之和氣而致陰陽之乖戾哉若以爲國不可無三年之蓄而和糴必不可罷則不若令州縣名置一場州委司户縣委主簿兼掌之秋成之際聞價收糴少增時價以誘致之俾較運司嚴立約束必使無斛面之增無乞取之弊米到場直給無艱阻且敢榜鄉村市鎮重行禁止豪户之攬糴則貧民下户願出米而得錢者皆欣然而來矣若朝廷所降糴本上於官告度牒之屬當先期降付使之變轉至開場日使得本錢如是則和糴雖未嘗罷而有罷之之實其爲公私之利豈不博哉乞申嚴見行條法令諸路監司覺察從之七月一日户部侍郎方滋言今年川廣置發到馬數倍多已分撥殿前馬步軍司收管養餵除舊管馬草自有歲計今新馬約度闕少草數浩瀚理合别項計置已令淮南轉運司光那本錢分委官前就揚州揚子橋瓜洲共買五十萬束和

州及裕溪口共買五十萬束照應市價收買不得科敷從之二十五日詔户部給降茶鹽鈔引五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招誘客人請買置場糴米其糴到米專委守臣認數椿管具約束事件令户部檢坐前後指揮行下以監行在省倉下界兼監户部和糴場鄭人傑言年來豐熟米價低平荆門襄陽郢州之米每碩不過一千所出亦多荆門沙市郢州管下舟車輻輳米價亦不過兩千諸州皆有倉廒可以歲收欲望朝廷措置拋降鹽鈔下荆門軍郢州荆南襄陽等處曉諭客人承買彼得以徑去支請此得以變易錢本專委逐州通判置場收糴故有是命三年六月三日金房開達州都統制司言本司所部軍馬每月合支糧料並係四川總領所逐年立爲定額措數科本錢付金州和糴按月支遣昨來本州襄經殘破艱於糴買軍糧不接不免兑那金州歲計軍糧及取撥常等諸司斛斗塞夫顧船水陸般運又官破口食倍有所費實非久計望下四川總領所依興元府洋州體例差官前來金州置場委官措置羅買如上件椿積斛斗日後不有支使即乞依例於金州夏秋兩稅糴軍糧内對换以新易陳先次兑椿詔禮部給降度牒三百道赴四川總領所專委官前去本州措置收糴米斛七月二十三日詔見創蓋二百萬碩倉敖所有合儲

積米斛候將來秋成收糴八十七萬碩並係約度歲計支遣外充新倉樁辦之數戶部侍郎曾懷開具下項一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就新倉收糴米三十萬碩一乾道三年委逐路轉運司糴米一百萬碩欲於內措留六十萬碩充內外大軍歲計外餘四十萬碩起赴行在新倉送納一今歲豐稔米價低小欲令漕臣收糴米一十五萬碩前來行在新倉交納一乾道元年降本委江東轉運沈樞收糴米斛除已糴到外尚有見在本錢可以糴米二萬餘碩乞收糴赴行在新倉送納以上共計八十七萬碩並係新倉樁積之數從之閏七月二十八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郎劉珙言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知其害故嘗下蠲免之令矣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撥州縣既之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聲引無用則與白着一同每歲諸路綱運欠折少以千計多以萬計取之於此損之於彼儻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咸和糴之數欲望降詔獨和糴之數絕白着之害以裕民力從之常欽進呈劉珙劄子及進呈江西湖南常平米數上曰可於江西取十萬湖南五萬以充和糴之數今兩路繳回元給降關子庶幾不致科擾百姓爲一方害也八月十三日戶部侍郎曾懷等言兩淮今歲豐熟可以就便和糴欲乞於揚州高郵軍和州并六合巢縣令逐處守臣縣令措置置場趁此秋成依市價各和糴大三萬碩共十五萬碩就逐處樁管即不得科抑減剋搔擾所有本錢於建康鎮江府糴常平米見在本錢支撥三十萬貫如有不足錢數即於淮東茶鹽司合發令年寬剩鹽本錢內湊數支撥令逐州守臣縣令盡本收糴從之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見前月以來天作淫雨江淮浙閩皆被其害陛下憂軫百姓夜不遑寐祈天禱神皆竭精懇故能銷去精祲轉禍爲福然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經此立浸已同腐草高田雖無甚損亦多芽蘖菽粟胡麻或恐絕望然則今歲通諸路計之不得以爲豐年明矣乞詔戶部將已撥下和糴大斛之數更議撙節如果不可減則已行下逐路轉運司公約束州郡只得以官錢措置坐倉收糴無得纏配於民從之十一月二日南郊赦昨降指揮兩浙江東路州軍人戶有田一萬畝出糴和糴米二千五百碩米納米數已降指揮並與除放所有八千畝以上合出糴和糴米一千五百碩未有該載可令漕臣將未拘收合出糴米數並依除放同日南郊赦今歲撥下諸路州縣和糴斛米已降指揮令轉運司措置收糴毋得抑配其間災傷去處隨輕重減除數目更不均下他處收糴十二月二日詔戶部支降三合同關子一十萬貫應副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收糴其

已給降茶引二十五萬貫仰本所相度如委實艱轉不行即盡數繳納赴行在從本路總領錘世明請也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陳敏言淮江兩淮諸軍所有戰馬合收買草料欲乞依三司則例行下所屬給錢令諸軍自行收買詔令本路轉運司依年例應副五月三日戶部言朝廷每給降見錢關子末茶引度牒乳香品搭錢銀下江浙州軍和糴米斛訪聞多不遵元降指揮置場和糴却於民間科數收糴實爲搔擾理合別行措置今更不給降度牒關引欲改降新印會子品搭錢銀支降本錢一百二十五萬貫每碩大約價錢二貫五伯文省收糴五十萬碩鎮江府一十萬碩計本錢二十五萬貫會子一十四萬貫銀五萬五千貫見錢五萬五千貫建康府二十萬碩計本錢五十萬貫會子二十八萬貫銀十萬貫見錢一十一萬貫池州五萬碩計本錢一十二萬五千貫會子七萬貫銀二萬七千五百貫見錢二萬七千五百貫隆興府一十五萬碩計本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且每碩作二貫五百文科降緣本府米價比之其餘去處低賤仍將糴本使不盡錢認數樁管准備充起米水腳支用會子二十一萬貫銀八萬五千五百貫見錢八萬二千五百貫令逐處各委官一員置場收糴仍每旬具糴到米數并用過本錢申三省國用司下戶部稽考施行從之八月十八日詔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豐熟去處共糴米四十萬碩從本司差委逐州官置場依市價收糴並限十一月終數足每糴及五萬碩所委官與減二年磨勘即不得因科擾九月二日隆興府言本府蒙撥降和糴米一十五萬碩緣撓田收成粗了稅賦年例糴買米斛難仰客旅今來上江贛吉袁撫州建昌軍亦自荒歉少得客人般運本府難以收糴乞賜蠲免詔江西轉運司依隆興府所申據前項所糴米一十五萬碩拘收本錢均撥於本路豐熟州軍專委守臣措置收糴五年七月二日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葉衡言今夏自二麥收成之後米價日就減損乞支降官會數百萬道付三總領司趁時兌易錢銀收糴米糧以爲儲蓄之備詔令左藏南庫支降會子一百二十萬貫均付三總領所候秋成收糴米斛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訪聞從來委官置場和糴米斛多是被牙儈公吏與中賣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擡價例虛落官錢所委官括不省察或糴濕惡米斛不耐久貯用而腐爛失陷官物今來已降本錢令浙西江東湖北和糴竊慮循習前弊欲下三總領所及兩浙江東湖北轉運司嚴行約束所委官究心措置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如敢依前

作弊，仰具名奏劾，衆重寘典憲。從之。十七日，詔左藏南庫支降會子十二萬貫，均付兩淮總領所差官置場收糴馬料十萬碩。四月十五日，戶部侍郎江淅荊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史正志言：戶部去歲降本錢三百九十五萬餘貫，每斗約三百文，省滿率約糴米一百三十萬碩，令已依例支降上件銀會充本，即係戶部令秋合降之數。從本司分拋豐熟州軍隨市收糴。詔於戶部窠名錢內支撥一百四十萬貫充糴本使用。五日，八日，淮南路轉運判官胡昉言：本路二麥苗稼豐茂，倍如常年，向去收成必廣。唯是水鄉低下去處無麥可收，兼民間闕錢，竊慮難為收糴。欲令逐州軍支降銀會三二十萬貫，依市價收糴樁積，候朝廷科撥，或水鄉有闕食人戶，於內賑借，候秋成日卻令拘收米斛送納。詔令發運司依所乞措置。八月四日，中書門下言：已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收糴及取撥馬料共七十二萬三千餘碩，應副三衙等處乾道六年十月一日至乾道七年九月終一歲支遣，并收買馬草三百四十餘萬束，應副乾道七年一全年六軍支遣。今來正是收刈之時，自合廣行儲蓄。詔令呂正己、胡昉分下豐熟州軍，專委官別行收糴馬料五十萬碩，馬草三百萬束，料以稻子、大麥，草以稻草、乾共八草，相兼收買，就逐處沿流樁管，合用本錢令左藏南庫支降。十月八日，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王佐言：竊見行在日來街市米價增長，蓋緣官司和糴價數日增，竊慮日後愈見翔貴，有妨細民食用。今將納到綱運并見在米，約度可以支充乾道七年歲計使用，欲乞將省倉、豐倉并和糴場所糴客米並權行住糴，其糴本錢卻行樁管，候米價稍平日依舊收糴。詔戶部出榜曉諭。十二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昨來江西、湖南路每歲各有和糴米數，近年兩浙州軍豐熟，權行住糴。今歲淮浙間有水旱去處，恐誤來年歲計，理合措置，依舊收糴。欲令江西、湖南轉運司各行下所部州軍和糴米二十萬碩，降本錢三十萬貫。江西者起赴建康府總領所，湖南米赴鄂州總領所樁管，仍逐旋具糴到米數，及價錢、水腳錢申尚書省。詔江西委龔茂良、湖南委司馬倬專一措置，於豐熟州軍收糴，不得抑擾闕誤。二十一日，戶部言：兩浙州軍乾道六年分有未起樁額降本錢一十七萬一千七百餘貫，內紹興府二萬七千七百七十餘貫，衢州五萬四百三十貫六百三十文，台州四萬六千二百八十貫，處州七千五百貫，明州三萬一千五百貫，秀州八千二百一十六貫七百四十八文。欲將逐州前項未起錢，委兩浙漕司於豐熟去處置場，委官收糴米斛，前來豐儲倉送納。從之。七年二月九日，戶部言：昨承指揮，令兩浙轉運司分拋

豐熟州軍收糴馬料五十萬碩，於內起發四十萬碩赴建康府總領所，承令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權行住糴，已據本司申，已糴到二十三萬餘碩外，有未糴數多，若行住糴，竊慮有誤軍支用。秀州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三萬二百五十七碩七斗，未糴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二碩三斗；平江府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二萬九百七十碩三斗，未糴計八萬四千二十九碩七斗；常平元糴三十五萬碩，已糴七萬六千五百九十碩五斗一升，未糴七萬三千四百九十碩四斗九升；江陰軍元糴四萬碩，已糴三萬碩，未糴一萬碩；鎮江府元糴一十萬碩，已糴七萬五千碩，未糴二萬五千碩。已上共五十萬碩，除一十萬碩就秀州樁管外，有四十萬碩並赴建康府總領所納。詔除秀州住糴外，餘依。五月十二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王之奇言：四川總領所和糴軍糧，遇水運州軍本所自行和糴，水運所不通者，和糴於民，又以不足之數，充糴利路沿邊諸州税米，將有名無實之錢，比折價直，虧損常賦，以至邊州空虛，官吏請俸，軍兵衣糧，皆無以支給，不免誅求於民，常賦之外，又有此橫斂，甚非實邊之策。乞行下總領所，應充買諸州税米，並行蠲免，令本所自行措畫，置場收糴。從之。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江淮、兩浙、湖南北、京西州軍今歲二麥豐熟，倍於常年，理合措置收糴大麥樁充馬料支遣。欲依下項：淮東委徐子寅，浙西委胡堅常，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各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各七萬碩；浙東委沈夏，提領南庫所支降會子一十萬九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淮西委趙善俊，建康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江東委張松，元降付淮西總領所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萬五千貫，收糴七萬碩；湖北、京西委呂游問，於元降赴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五萬貫，收糴大麥十萬碩；湖南委司馬倬，於元降付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二萬貫，收糴大麥八萬碩。詔並依擬定，仍令依市價收糴。八月十七日，宰執進呈兩浙漕臣糴樁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乃不言，所較郡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煩擾，得乎？梁克家奏曰：儒者宜知體國，吝以國事比家事，何所不辨。同日，淮東總領蔡洸言：本所樁管米除取撥外，尚有米一萬六千餘碩，雖近蒙指揮，令江西和糴米內取撥一十萬碩，赴本所樁管，若無他欠，除綱運破耗，又適不滿十萬碩。乞科降官會本錢付本所，委官諸處置場，依時價收糴，同共所見樁米一處樁管。詔令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撥四十萬貫付蔡洸收糴二十萬碩，與見樁米一處樁管。十一月十

七日大理正裴雅吏部郎官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榷江東轉運司和糴米斛今條具下項一江東運司糴米本錢內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難以變轉乞許將自今未賣度牒與換作官會子行用一條江東轉運係在建康置司其運使張雅自合日下起發赴本路州軍措置收糴外未審大同合與不合亦去前路州軍欲令大同從使相度施行一所拘催和糴到米斛候見成數乞便令本路轉運司隨所在和糴去處令項榷管如有移易借用去處依擅支封樁錢物法徒二年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斷罪並從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知江陰軍潘甸於本軍置場和糴到米三萬碩並係本軍自行收糴不當下縣可特轉一官與堂揀差遣九月二十六日詔胡元質依已降指揮收糴米一十萬碩隨市價支還價錢每三日一次具實直市價申三省樞密院十月二十八日權吏部尚書兼提領左藏南庫張津言省倉下界係在閘外水道疏通客船順便自來收糴客米多是本處置場豐儲倉收糴米斛已是多日糴到米數目不多竊恐過時令欲乞於下界更置一場委官收糴榷管從之十一月十一日詔浙西諸州軍今年和糴米斛共六十二萬碩除秀州已糴米一十萬碩赴豐儲倉送納外平江府取撥一十萬碩常州一十二萬碩並赴錢塘縣赴淮東總領所

大軍倉交納令本府守臣與總領同共認數榷管不得擅行支使餘並盡數起發赴行在豐儲倉送納十二月十三日申書門下言湖廣總領所榷管米見在數目不多訪聞江西湖南及黃州漢陽軍等處今歲豐稔米價每碩不過一貫四百文合措置收糴榷管詔令李安國取撥本所見榷管五使會子五十萬貫委官於豐熟州軍置場糴特收糴並發赴鄂州令守臣認數榷管閏正月七日李安國言本所見今就鄂州置場收糴下等大米每碩二貫七百省係淮南仲復州等處米中等占米每碩二貫六百省係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碩二貫三百省係淮南米朝廷行下會子不無折閱若用會子一貫四百文省得米一碩以見錢細算每升只計錢八文四分足自舊即每上件價例竊恐傳聞差誤未敢擅便施行詔令李安國將作取撥本所見榷管五使會子五十萬貫照應在市實直糴速盡本收糴二十六日詔兩浙江東西淮東湖北京西路轉運司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將來年合收買諸軍經常馬草並據逐年實認本色數目各於管屯州分州軍見榷對足草內先次收撥津發應副支用即將本年內買到新草對數撥還依舊榷管不得遷誤閏月五日具已取撥并已未撥還草數申尚書省仍各劄下榷草州軍常切如法覆覈以新易陳毋致腐爛及先次開具

見榷草數申尚書省若將差來官點檢得有損壞去處即勒本州軍陪填及將當職官吏取旨行遣九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省倉豐儲倉等處收糴米斛有二回坐倉和糴回收糴客米其收糴客米係戶部專置場招接收糴客人販到米斛每糴及十萬碩監官二員各減磨勘一年摘謂實太優厚而所差倉和糴者乃收糴軍人食不盡米每遇支散軍糧之日戶部椿委所屬務官諸倉交等收糴其米不曾出倉而乃收糴客米之例至有一任推賞從之九月九日詔秀州平江府合委官置場赴特和糴米五萬碩知州二貫五百文省令提領左藏南庫所以會子支降十九日知鎮江府黃鈞言淮揀路逐本府及總領所近水次順使空閑倉敖及無用官舍安置場收糴米一十萬碩就本處榷管竊緣本府所產米穀不多全仰淮南上江客旅米斛接濟食用若依市價招糴恐傷近州縣必有客旅前來中糴糴米一十萬碩約用敖屋五十餘間每差官路逐既無空窠亦無官舍寺觀可以指準乞劄措置施行從之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詔令淮東西總領所各委官置場逐時依市價收糴五萬碩就本所認數榷管聽候朝廷指揮所有合用本錢內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淮西總領所於建康府共認數榷管朝廷會于內作料次取撥每料不得過三萬貫如逐處榷管會子數少即疾速約度所少數目申乞支降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李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洪遵言本府近被旨支撥榷管會子置場糴米一十萬碩限至十二月終數足今來止糴到米二十八百餘碩緣本府管下米斛仍與傳堡及三分所收米數尚恐民間不足食用難有容收米斛盡是秈米小米又遠不可貯積難分頭差官往淮南收糴其淮南州軍例皆禁止民間般米不得下江委是艱於收糴認定原降止糴五萬碩餘五萬碩令淮西漕臣措置收糴於和州無為軍并巢縣榷管以上乾道會要江少虞類苑河北入中鈔鹽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復以茶鹽香藥見錢為四說嘉祐通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裏州軍用之商旅不特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糴鈔由是物價頓貴米斗七百甚者至十餘緡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價值多具利盡歸於富商大賈祐二年茶文引貴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香一斤貴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貴百千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年復更用見錢而公商旅自便貿鹽茶香藥識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淺深與物價之高

下以時而變通之可也末青北吏經世大典市糴糧草夫食者民之所急
故八政以食為先況邊府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
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
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
命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
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
市糴之大略也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正月以中統鈔一千二百五十定於民
間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左丞相耶律鑄并北京路達魯花赤撒里管民官西
京達魯花赤管民官據軍前合用米糧就於本路和糴白米三萬石限明年
正月已裏並要數足合用價銀令差宣撫粘頏右三部郎中粘合安仁宣撫
別吉思等管領元寶鈔一千二百五十定一同勾當仰驗市直價例約量添
加於本管民戶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處和糴仍將上項米如法變造細
麨一千碩須要堪中食用合用夾布袋亦就於發去鈔內和買成造若有係
官布袋盡數就用此係軍用急速米糧須要維造牢固無致沿路破綻損壞
官物此事委付卿等去矣如何早令成就卿宜從長區處隨從使當赴運如
至日違限不足雖足於內點視得卻有帶較米數或浥變不堪食用者依夫

悞軍儲論罪四年正月以解鹽引一萬五十道和中陝西軍儲聖旨宣諭陝
西行中書省據欽察都元帥奏告所告蒙古漢軍食用軍糧比者已發鹽引
五十道和中米糧以不敷食用今又和中二千九百五十四碩為無鹽引客
旅處尚未給散若今年可得引一萬五千道來若上用一萬二千道俟耕種
漸成再行定奪事准奏如聖旨到日據已和中米二千九百餘碩先支給鹽
引二千道外令歲糧儲別支解鹽一萬五千道遣委人員賚去欽察都元帥
楊大淵紙大悅濟元垚取管不生漢文字呆　前奏是年三月以札馬判丁
市糴米糧仍諭軍民官毋沮壞聖旨宣諭蒙古軍萬戶千戶百戶人等并隨
處達魯花赤管民官衆百姓今遣札馬判丁將車牛和買米糧及札馬判丁
遣去商販之人今不選是誰諭旨之後敢有擾亂沮壞者寧不畏懼耶其札馬
判丁亦毋倚恃不干己事之人勿令夾帶前去無理之事勿行如違之汝等
自不知懼耶五年正月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北京西京隆
興宣慰司轉運司總管府管鷹房子打捕官諸投下官員人等據中書省
奏告即目西北諸王率領民人前來歸降其間多有合賑濟人口及本路合
支諸色人口糧除係官糧內撥付外宜預為計置和糴事准奏今教中書省
撥降交鈔差人於本路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戶內依彼中市直收糴糧斛

仍仰本路宣慰司選差廉幹官與中書省差去人將價錢同各管頭目給
散無致中間尅減虧損百姓其各管頭目亦不得推故違慢至元三年十
一月以南京等處和糴糧四十萬碩中書省奏南京等處和糴米糧元擬
二十八萬碩令擬糴四十萬碩奏可南京五萬碩許離一十三萬碩徐州
一十二萬碩三又口一十一萬碩四年十一月奏中納官糧接續還其直
平章耶律等奏京兆客旅趙信紀震等告自己未年節次中納說興元沔
州和州大安等處軍糧為官不支價錢告奉聖旨於中統三年差發內支
還到今不曾支撥事臣等議所支價鈔數多切恐其間別有詐冒合無差
官再行分揀見實合支數目在後接續支還奏可八年十月增添各路市
直和糴糧斛御史臺承尚書省劄付為隨路常平倉合收糧斛令戶部照
勘擬到可收糧七十八萬七千五百碩內擬於各路令赴河倉糧內致撥
四十八萬五千碩赴各路常平倉收貯以備支用除外驗彼中價直約量
和糴三十四萬二千五百碩擬合用價鈔擬令本路於見在包銀鈔內收
支若止依彼中市直收糴又恐百姓畏懼官司不肯中納宜照依當處時
估餘上添分毫錢數明出榜文許諸人和中驗所納糧數畫時支價等事
為不見糴糧合添價直再送本部擬以謂隨路衆價俱各不等宜令照依

各月時估衆價以十分為率增一分省府准擬仍令各道提刑按察司體
究是年十二月講究各路和糴米粟中書省奏今年田禾好收即目正是
和糴常平倉糧之時宜增價和糴臣等宜與尚書省臣集議上是其言奉
旨公議併令歲隨路多有農收去處若不官為和糴亦是百姓費耗之數
如止依戶部所擬和糴糧斛貫鈔數少及陝西五路并中興等路亦係可
以和糴路分再行講究可以添糴糧數支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提刑按
察司體究施行總和糴糧粟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碩米五萬五千碩
折粟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碩粟三十萬三千碩真定路四萬五千碩順
天路七萬碩懷孟路三萬碩彰德路三萬碩衛輝路三萬碩歸德府一萬碩
南陽府二萬碩南京一十萬石折粟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米五萬碩
折粟八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粟五萬碩河南府一萬碩折粟一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碩米五千碩折粟八千三百三十三碩粟五千碩洺磁路八千碩前
件劄付戶部據所擬各處和糴糧斛合該價錢就於本處行用庫內逐旋放
支和糴行下隨路依准中書省咨該與本省官一同議定西京路費用糧斛
浩大依上都一體和糴亦不須別設和糴官專委本路正官一員不妨本職
提調圴當其餘路分見擬和糴糧斛除已糴到倉外未糴糧數驗各處每

月時估實直米粟價錢，以十分為率添搭二分。常川和糴，却不得因而搶
配，仍委各處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一提照。撿諸色人中過糧價，須要盡
時盡實給付，不得分毫尅減。亦勿令百姓畏懼官司不敢糶賣。本部更為
明出榜文，常切覺勒倉官斗脚人等，毋得刁蹬結攬，停滯須要用官降斛
擸斛升兩平收受。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如提照官不為用心，以致和
糴糧數不到，或却令百姓生受，無得給付解由。仍每季開坐和糴到糧斛
數目，各各價直，申呈施行。十六年七月，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納
米糧。中書戶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淮兩淮東鹽轉運使潘傑言：切見鄙
省差官前去江南運米水陸，御價每碩不下四兩，引戳不能運到，雖令山
東河間運司鹽課內帶收糧斛，終是不見折收，照得客旅往往將本江南
買貴如蒙准擬，許發兩淮運司鹽引五萬道，分付本司官一員，收管撿彼
處鹽袋價鈔一十一兩六錢，會計每引可中米三碩，於大都并長蘆等倉
收受。憑客納獲朱鈔給引，令運司抄連呈省，移咨行省撥鹽發早，折白米
一十五萬石到官，更比江南般運省減脚價一萬定，又是不勞民力。如後
節續中納，蓄積糧斛數多，深於官民兩便。已定奪，事都省議得，擬於大都
萬斯倉、通州倉中納，據前項鹽引，止於本部掌管，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

無差，就便關發，行移兩淮運司，支查鹽袋，從便貨賣，除已劄付兩淮鹽轉
運使潘傑，提調裝查鹽袋，候客旅賚引到彼，盡將支撥，毋得刁蹬停滯外，
仍多出文榜，召募客旅，照依所定碩斛中納，仍覺勒倉官斗脚人等，如遇
客旅中納糧斛，即便兩平收受，毋得取要加耗分例。如有違犯，嚴行究治。
省部令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常川張掛，毋致風雨損壞。仍吏行下合屬
多出文榜，召募客旅，依所定碩斛赴大都萬億庫、通州倉中送納，憑客旅
納獲朱鈔，銷照無差，赴官關撥鹽引施行。十九年九月，以鈔三萬定，隆興
等處市糴米糧。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麥木丁等奏，上都兀良哈䚟、月赤察
兒、帖木兒遣人來言，今年田禾好收，今冬就彼處糴糧甚易。臣等議上都
兀良哈䚟宜降鈔二萬定，隆興府、宣德州、德興府，已差人視其禾稼甚收
成，宜再降鈔一萬定，令准備市糴米糧。上曰：此三萬定鈔得米幾何？對曰：
約得八九萬碩。上是之，可其奏。二十年正月，以鈔五千定，北京糴糧。丞相
火魯火孫、平章札撒等奏，北京米糧今歲甚賤，上都糴運，并以後多有所
用，令給鈔五千定，隨彼處市糴。奏可。是年二月，發鈔萬定，上都市糴糧。丞
相火魯火孫、耶律鑄等奏，上都米糧亦賤，再給鈔一萬定，令其市糴。奏可。
是年三月，以上都市糴糧積，發鈔五萬定。賀留守等奏，以上都和糴米糧

中書省先給鈔三萬定，令米來者多。兀良哈䚟與丞相火魯火孫等集議，
宜積降鈔五萬定，令臣等聞奏。從之。是年八月，以鈔三千定，應昌路和糴
糧。參議明里不花等奏，去年以鈔三千定，應昌府和糴糧，今歲彼處又賤，
宜再給鈔三千定。上曰：此係汝等之事，然與曉會之人再議，如果有益，聽
其市糴。二十一年三月，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中書戶
部呈：今歲田禾已有收成，正是興敗糧斛之時，令擬河間、山東運司量發
鹽引，於大都召募客旅中納白米，斯粟用元降印烙圓斛，兩平收受，照依
時估，以十分為率添搭二分，依驗給課鈔數，扣筭合該引目，聽從民便，支
給。仍令轉運司憑准納獲糧引朱鈔，盡將下場先行支查鹽袋中到糧數，
逐旋交付省倉收貯，以備支持。事都省准呈，別行差委運使木八剌沙、從
衛經歷馮庶等赴部關撥山東濟樂清滄揚州鹽引，於大都萬斯倉召募
諸人中納，如般運米粟到倉，盡將令當該倉官用元降圓斛兩平收受，出
給朱鈔，令所委官驗客旅納獲粮數支訖，合該引目，開坐花名，居住籍貫，
逐旋申部。除山東、河間兩運司鹽引，本部用勘合符下本司，先行支查鹽
袋外，據兩淮、兩浙鹽引呈省，移咨行省，劄付各運司支給，仍驗關支出場
鹽數，結課每月一次，開具元關鹽引中到米粟數目，申部呈省。仍多出文

榜召募諸人，依上施行。兩淮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三升，粟每引中一石
八斗六升。兩浙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七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四升。河
間鹽引、清滄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八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六升。越支
盧臺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一升，粟每引中一石八斗二升。山東鹽引白
米每引中七斗九升，粟每引中一石五斗八升。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應
昌府糴糧。明里不花等奏，應昌府倉廒每歲和糴米粮收貯，今宜給鈔四
千定，聽其市糴。奏可。是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和糴上都粮。丞
相火魯火孫等奏，往與月赤徹兒、怯來等集議，上都闕少糧儲，非宜。去年
河西之地秋禾丁用鹽引中粮，倉粮得成就。如今上都宜以鹽引七萬道，
依前者奏准三萬定鈔數與之，令明安答兒、木八剌沙二人專一管領，和
中收受。上是之。又曰：令斟酌收受，如多恐有浥爛。二十二年正月，以鈔五
萬定，令木八剌沙和糴上都糧。不魯迷失海牙等奏，去歲上都奏准以鹽
引七萬道，令市糴粮斛，未曾成就，今宜給鈔五萬定，令木八剌沙等市糴。
從之。是年二月，江南民田秋成，官為定例收糴，次年或價出糶。右丞盧世
榮、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江淮行省言，今歲浙西米價湧貴，富戶積粮
貪圖高價，貴糶饑民不聊其生。自今歲秋成為始，米其米價賤時，將有粮

最多之家官用錢本兩平收糴請如祖一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一分
三萬石之上者平糴一半五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二分官倉收貯次
年比及新陳相接之粮價貴官爲開倉減價糶貴平平依時收糴糶貴永
爲定例臣等議江南富戶地土廣盛每歲所收粮斛數多依准江淮行省
所擬依時糴買於官倉內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貧民闕食減價賑糶
上是之可其奏二十三年正月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静隆興軍糧平章忽
都魯參政充會花等奏沙静推場倉官爲合麻言令秋軍人經過倉粮支
給盡絶宜給鈔二千定聽其市糴人奏八兒達人來言隆興府糧儲闕少
宜給鈔三千定並從之二十四年五月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平章桑哥等
奏大都鹽引聽從百姓和中米糧如沿路短少交納時依數償之比官爲
綏運亦多得濟奏可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换民糧
丞相桑哥等奏今年田禾未曾收成之處百姓闕食已行賑濟米平無糧
恐百姓生受揚州杭州兩處宜與鹽引五一萬道令准備兌换米粮如歲
不收官爲出糶其價鈔亦常在又奏浙西魚泊係官採取歲課計鈔三千
定宜聞其禁聽民採取並從之二十七年十月增價和糴西京糧丞相桑
哥等奏西京周回爲食粮者多官給鈔常令市糴若依市價百姓未肯貴

臣等議宜如市直例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市糴奏可二十八年二月奏
還忽里牙忽思米價平章不忽木等奏忽里牙忽思係也里可温人去年
朵兒朵海開散人民迴去之後那木罕太子下不倫八都兒及哈贊等十
一千戶處忽里牙忽思以馬三百一十五疋康于四千一百四十五石嘗
分給之近以答大變判真納兒都聞奏奉旨迴其價鈔桑哥等省官止與
馬價鈔九百三十定米價以疑惑米曾與之今答失蠻八八剌真等又奏
臣等遣人計算該鈔八千餘定總十一千戶處止有哈蠻一千戶收米文
帖餘皆無之上曰哈蠻一千戶有文憑迴與價鈔餘者照勘是實與之二
十八年五月凡接濟軍糧今後驗文憑給價平章麥朮丁等奏北安王遣
使來言斡脫馬合謀阿里二人自二十四年往迤北之地以細米六百石
市彼地貧乏軍人今價鈔宜奏聞與之臣等議每石爲鈔一百四十二兩
總計一千七百四定奏可麥朮丁又奏今後斡脫軍土米粮頭疋不以是
何物宜先於臣等處說知幾多頭疋粮斛見在何處候聞奏訖臣等遣人
及物主三同取其數目詣何處千戶百戶某官處相關防分付與就責彼
地明白文憑迴然後給價上曰麥朮丁之言是也不須疑惑如卿所奏又
謂不八剌沙曰汝亦省誤此事者二十九年五月奏還不伯米牛價鈔平

章判真平章不忽木等奏回回人不伯以粮二百五十石牛一百八十隻
於和林阿剌台處與之比者搭兒渾不八剌沙奏奉旨還其直住歲阿剌
台自許每米一石價鈔一十二定其價甚大恣意許之無此理臣等遣人
詢問之彼云當年上都米價每一石價鈔五十五兩今加倍與之每石爲
一百一十兩牛每隻鈔兩定計九百餘定上曰只與許多足矣成宗皇帝
大德五年二月議運和林軍糧方略丞相答剌罕平章賽典赤等奏起運
和林軍粮臣等偕樞密院御史臺一同集議世祖皇帝時每歲運二十萬
石之上自皇帝登寶位之後增運至三十萬石令每歲額運一十五萬石
已三年矣然運送之人欠少數多以謂當將諸王都光之來又經值次年
牛病口瘡倒死爲此失陷然此言未可盡信見行追徵去年忽剌出來題
說若只令斡脫之人運送多見短少其數不能盡實到官各取去腳價至
軍上又將官糧作已粮重取價鈔似此深有窒礙宜以鈔或鹽引比斡脫
所運添其價鈔就和林等倉和糴趲歷監察御史亦言其便已奉旨令試
行之然比及和糴成就若住趲運亦不可如何運送或别區處臣等昨日
與臺院蒙古臣僚一同共議衆人以謂苦寒之地更别有甚擘畫惟令各
部下淮備拜里作站赤逓運脂伯知院又言世祖皇帝時此法已行之亦

不能成就今歲又經值風雪宜召募有產業信實之家堪委任者官給腳
價運送一十五萬石如其短少亦易取償奏可仁宗皇帝延祐三年二月
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中書省奏和林倉糧見有二十餘萬石若不接
續收糴恐誤支持令曉諭多人將文各處今嶺北行省官提調和中糧二
十三萬石奏可五年十一月趲運和林軍糧二十萬石和中二十萬石中
書省奏今年和林多用糧數今趲運二十萬石再令和林省和中二十萬
石又奏明年支持從今若不預行文字恐其遲誤臣等議再趲運十萬石
和林中糴十萬石奏可六年和中和林軍糧二十萬石丞相伯答沙可救
等奏今年爲嶺北行省支持軍粮已趲運和中二十餘萬石矣明年軍儲
宜預備二十萬石臣等議宜令遼陽省所轄州縣及山後召募客旅和中
一十五萬石西京宣慰司趲運五萬石奏可七年二月趲運和林軍粮十
萬石大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左丞相阿散啓奉皇太子令旨嶺北行省除
見在糧外恐支持不敷再令預備一十萬石內和中五萬石趲運五萬石
又啓宣德府雲州察罕腦兒三處令趲運糙米一十萬石其周迴合請粮
人戶就令支持並從之鹽折草成宗皇帝大德八年定鹽折草數則例中
書省剳付戶部呈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鹽運使司申照得年例合起草折

食鹽即目相近年終若不須為申覆誠恐臨時失悞本部議喂養馬駝年例鹽折稈草八百萬束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合該折變食鹽四萬引即目將近春首合令大都河間運司委官提調須要從新召募壯人船戶如無於南人船戶內推派選揀有抵業信實無拖欠者六綱逓互相保承攬裝載於內若有短少各綱均陪每綱差奏差并有職人員一名親行管押設法關防比及蛟蠓生發照依上年例四月終俱要運到下卸處所其運司長押官候交割完備方許迴還令大都路委官須要五月十五日以裏盡數俵散人戶食用准備稈草依期赴場送納合該腳價十分為率先給一半候交割所載鹽皆到無短少至日全行支付於內若有短少於六綱合關腳錢通行措除所擬押運奏差人等量事輕重傳從斷罪如是濫雇船戶罪及運司判署官吏如蒙准呈本部依上施行都省准擬先具本部并運司提調正官各各職名同管不致違悞依准呈省各處納草限次九月終三分十月終一半十一月終八分十二月終齊足各場額收鹽折草數總計八百萬束白蓮西場麗正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八十八萬九百五十三束萬斯南場平則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七十八束萬斯北場平則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七十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五束半玉泉場霸清門外一十五里地額收草三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一束桐園西場建德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束桐園東場安貞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束湖渠東場安貞門東一十里地額收草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束湖渠西場光熙門外北三里地額收草七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束千斯場光熙門外二里地額收草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七束半亭子場齊化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部店場齊化門外二十五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白蓮東場文明門外西一十里地額收草四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六束半大德元年九月定收草官吏資例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路申宛平縣尹李榮等狀告元貞元年八月內大都路摘差收受元貞元年應辦鹽折草每場不下五七十萬束必於甸野積緊每遇支草怯薛冊關端赤人等少者不下數百一布向前爭攬支要多有踩踐收草官員不能遍歷照管中有被侵多端不能悉舉其年收草官連年失陷短少有借債陪納有將人口事產折對有終身不能求仕有因此致命負死者中間利害殆非一端任滿上與外路州縣官一體遷轉實是偏重至元貞二年五月內照算了畢除

其餘管草人員別行外為榮等收支草數別無短少蒙使府官赴省覆說每年收受鹽折草實係錢穀重事切見沿河在都倉官糧數不限多寡俱各先行陞等遷用又有設立司倉人等倘有失陷短少一體均陪如是一年任滿別無短少又陞一等切謂賞罰乃國之大柄其倉官既有陞等之例唯收草官獨有責而無賞似為偏負設若榮等倘在少草項下肯以輕恕由此論之若依倉官例陞等似合公論不唯賞罰至明庶有激勵于後本部議得無短少人員若依收粮倉官例優陞品級、升能遷史部呈議得收草官即比倉官劇易不同若依戶部所擬陞等似涉太優卻緣每歲州縣官內摘差若不明立賞罰無以激勵合無自大德元年為始收草一界別無短少任滿從本路保勘明白減一資都省准擬依上施行排年草數至元二十八年三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束二十九年三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束三十年四百二十一萬三百六十一束三十一年五百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元貞元年五百五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二年五百四十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束大德元年五百五十九萬四十九百六十二束二年五百六十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束九斤三年六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束四年六百七十萬六十四十七束六斤五年五百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束六年六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三束五斤七年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一束八年八百四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六束九年一千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束十年一千二十八萬九千二百束十一年一千二百八十六萬八千四十一束五斤至大元年九百九萬二千八百五束二年七百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七束三年一千三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九束四斤四年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三束一斤皇慶元年八百六十萬六百四十二束五斤二年九百二萬五百九十九束九斤延祐元年七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束二年八百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束六斤三年九百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三斤四年九百一十九萬六千四百二十七束四斤五年九百六十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束六年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四束七年七百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六束六斤至治元年八百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四束八斤半二年七百二十一萬四百一十九束五斤三年一千九十八萬二百八十八束泰定元年一千一百三十六萬三百一十束二年九百六十四萬九千三十六束五斤三年八百八十八萬四百三十三束五斤四年八百七十萬九千四百五十五束八斤天曆

元年八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八束七斤二年九百二十一萬六千
三百二十八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
年計三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西漕司於諸州收買其
十六萬緡以推賞務見錢關子二十萬緡以本部窠名錢科降紹興三十
一年殿前司既獻酒坊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
馬草本錢而以逐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辛未大抵馬草料錢
約計七十餘萬宋王之道相山集預置大軍馬草劄子　契勘大軍見戍
淮上將來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竊覩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
淮西日其他措置乖謬固不可毛舉縷數而最爲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
司行下安撫司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聯亙繼
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鄉保正長更不肯爲申明
保正長迫於程限且畏軍法正當穫稻蓺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負草
四束自朝至暮傍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冦退
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詰難親爲阻節斯民既苦一月
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
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五七倍深可憐惻欲乞朝廷明降指揮自今

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戶外餘聽來納錢二百文省當
夏秋閒暇時官爲召募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沿淮及安豐塘并廬壽界
有塘濼去處採斫淮梁集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擾民間不煩民
力而軍儲預辦緩急不致誤事豈曰小補哉李忠定公集乞令張慤專一
應副糧草劄子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
往劉給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糶買本司闕消
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糶買自來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糶買令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御
筆依奏御一面作本聖旨行下許景衡橫塘集乞備兩京糧草劄子　臣
訪聞東京近日所管糧草不多守禦之計所宜預備伏望睿旨下宗澤契
勘合用　馬之數每月約支若干令東倉場見在可支幾箇月其未足之
數伏乞下戶部速與那撥綱運應副其應天府人馬全然數少理合增置
具糧草亦乞依此施行庶使向後不致闕事凡此皆今日之急務伏乞聖
慈特賜留神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備兩京糧草第二劄子　臣
今月初五日曾具劄子爲東京所管軍糧不多乞令宗澤契勘合用之數
下戶部疾速那撥綱運應副及應天府所管人馬數少若蒙分兵防守亦

合措置約支幾月糧　二事最爲急切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契勘去年東京和
糴實助經費今來汴水向淺竊恐綱運漸難欲乞詳酌令兩京措置和糴
或只坐倉支錢則公私兩便及戶部那撥綱運應副並望睿旨下所屬疾
速施行或稍後時則不及事矣取進止劉元城盡言集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
冬月並遷廄下畿縣之費極爲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於是於畿內十七
縣市草五百萬束謂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
制抱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爲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
吏因循不言前日幾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與價無數放免而又不支見
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
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析布往往倍費是於
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
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
令來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向或不足方許量切寬
剩抱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
無收穫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元王惲秋澗集

乞徵間取牧馬地草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堡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
百七十七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稈草一束爲此取
到管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今扣筭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
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稈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
年爲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稈草一十一萬八
百八十八束據此合行科撥又爲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
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稱才方斂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蟲水澇若全
依年例和買切恐臨時轉誤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如法
積垛向前量載支持用度官民似爲兩便據此合行具呈馬清泉畬庵集
繼劉僉事韻罷鹽折草　擾擾民情數不收片言寧肯慰窮愁不知男某
誰遺獨直要蒼生死即休數口未償前日債二書
今洗百年憂作來蕭鼓連天響昨夜春風入責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十四巧

草

本草

韓保昇云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謂諸藥中草類最多也

事物紀原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叙為二十卷皇朝開寶中重校定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為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窜記其語梁陶弘景本序云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同也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辨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注見三墳書本草今本草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也用者大體世紀云神農著本草四卷按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上三卷世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常有之特未廣爾舊唐書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

景所撰本草書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呂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新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高宗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窜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雲谷雜記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時秘府偶無故七畧不載班固作藝文志唯據七畧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

餘皆後人所增王應麟玉海唐本草圖志神農本草三卷雷公集撰四卷隋志四卷雷公集注吳普本草因六卷華佗弟子李氏三卷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敦子巖音義二卷病源合藥節度五卷要術三卷要妙五卷名醫別錄三卷陶弘景集注七卷隋志同又有本草十卷太清草木方集要三卷顯慶四年司空英公李勣大尉長孫無忌兼侍中辛茂將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家蔣季璋簡復珪許弘直巢孝儉蔣季瑜吳嗣宗蔣義方蔣季琬許弘蔣茂昌以上五醫官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天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禮部主事顏仁楚右監門長史蘇敬等合二十三人撰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　六典注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新修本草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唐志孔志約音義二十卷隋志有姚最音義三卷蘇敬新修二十一卷又新修圖二十六卷音三卷圖經七卷號立言一作撰音義七卷藥性三卷含要訣王言撰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孟詵食療三卷王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又藥性要訣五卷李含光音義二卷陳藏器拾遺十卷開元中鄭虔胡本草七卷　藝術類貞觀尚方令王定畫本草訓誡圖　隋志神農

本草八卷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梁有五卷王蜀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陶隱居十卷秦承祖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譡之本草經經鈔各一卷趙贊經一卷甄氏三卷李譡之藥錄六卷神農採藥經二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中興書目本草圖經二十卷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正月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蓋見於此梁七錄載神農三卷陶隱居序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凡七百三十種合為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刊定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名經三卷藥三百六十五種弘景進名醫別錄為之注釋分為七卷李勣等參考增一百十四種凡、百味為為二十卷曰唐本草復有圖經形色釋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合學・蜀孟昶命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世謂蜀本草開寶中詔盧多遜等重注嘉祐二年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後蜀韓保昇撰本草括要詩三卷崇寧中崔源撰詩一卷鄭樵外類五卷成書二十五卷　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

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謝靈運山居
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别和緩是悉參校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
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間出 唐志約本草序岐和彭緩騰絶軌於前
李華張吴振英聲於後桐雷衆記唐志桐君藥録三卷雷公藥對二卷
漢司馬相如傳注鄭氏曰藥對曰云云周禮疏見上岐黄彭扁抑揚輔導
至于桐雷乃曾編簡 開寶重定本草 嘉祐紹興校定本草圖 開寶
中命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附益一百三十三種學士多遜等裦刋
定之六年四月癸丑知制誥王祐等上之計二十卷凡神農所說以白字
列之名醫所傳墨字别之字大總目二十一卷御製序合九百八十三種
并目二十一卷頒天下嘉祐二年八月辛酉詔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等
再校正既而補注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産藥以頌刻意是書
俾專撰述總二十卷圖經二十卷目録各一卷頌爲之序曰主上至仁厚
德涵養生類屢敕近臣讎校岐黄内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
板聯編作慶曆善救方以賜南方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下民今復廣藥譜
之未備圖地産之所宜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六年九月集賢校
理蘇頌上之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

一千七十六種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繼先校定大觀證類本草
三十二卷釋音一卷詔祕省修潤付胄監鏤板行之大觀以文證類本草
書杜海徵宋史方技傳龐安時蘄州蘄水人精於醫藥凡古今醫書靡不
通貫嘗以古今異宜方術脱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
知今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又周密王以千牛衛大將
軍致仕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李昌齡樂善録桓闓事陶隱居於
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謂己當之童曰太上命桓
先生也桓既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虫爲水
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輕形去矣太平廣記句君
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高氏緯略滕元
發云一吾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後漢人益
之文見本草 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邪與爲貢上藥驗桐君李群
玉詩注藥陶貞白尋山許遠遊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帙杜甫詩
藥察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於此
者梁谿漫志本草誤張文潛好食蟹晩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
貯巨栝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紊風淫爲末疾能敗殺

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絶不可理蟹續牢如縆胥姜用蟹補可
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氷俗傳未必
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尭跖終殊稱書生
自信書便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爲之辭耶抑真信本草
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
候色如雪方敢烹歐梅聖俞詩云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而大觀本草
乃云河豚性温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程氏遺書神
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
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
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頴川語録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乃用
本草語本草中如黄精曰黄獨山蘋曰玉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
芝蟹曰擁劒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佳山海經云
蛇谷上多少辛即細辛也本草不載溫革瑣碎録陶隱居本草多未
晩北地藥名政和本草 嘉祐補注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
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録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
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

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黄帝内外經云本
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録
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
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
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
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爲編述本
草繇是見於經録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
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
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
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
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
而附益之乃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刊定乃有詳定
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
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
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歳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
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講求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

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頤生驅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
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數稿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
隨効輒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删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
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甞用而大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
乃請因其疏捂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
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
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
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
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删削以避重
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
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别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
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爲先書則以所著先後爲次第凡書舊名本
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
凡字朱墨之别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
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别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
名醫别錄並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

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
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
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
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
注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
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
寶考據傳記者别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别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
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甞用而諸
書未見無所辨正者如胡蘆芭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别立爲
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
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種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
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種名醫
别錄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一百三十三種今附一百九十四種有名
未用八十二種新補一十七種新定二十種今增　梁陶隱居序隱居先
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

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
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
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
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
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
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
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
錄而遺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宋嘉祐本按蜀本作糜千不
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嘉祐本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
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
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
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
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别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承據誤本
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
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魏晉以來吳普嘉祐本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

李當之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等更復損
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
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
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
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别科條區
畛音軫物類兼注詺音名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
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覺施用本草經
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别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注
今大書爲七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外經班固論云經方者本
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
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别錄加之爲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
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圖繪非易人
以序爲一卷玉石三品爲三卷草三品爲六卷木三品爲三卷禽獸爲一
卷蟲魚爲一卷果爲一卷菜爲一卷米穀爲一卷有名未用爲一卷合二

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種本經。二百八十一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附。一百九十三種有名未用。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嘉祐本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併名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錄之文也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爾遂令後世覽之者捃摭此類以謂非神農之書乃後人附託之文者率以此故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中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爲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

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爲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爲其分劑也。蘇沈良方論曰。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眾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給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眾藥之和厚者定爲君其次爲臣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論也設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豈得不爲君也

藥有陰陽配合。嘉祐本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之例可知矣子母兄弟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若榆皮爲母厚朴爲子之類是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嘉祐本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爲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爲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複有數十條別注在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蔥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鹹甘

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地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真假非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致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衍義新集名醫錄云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十脉微伏是憂思鬱氣而勞請示病實治之無務徐曰女子因夢合蛇病減神爽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病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多蛇憂過慮疾當治意而不治病其蛇亦非自試術中出吾執與特藥也周守忠蒙求亦舉此。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鱓鼈爲蓴羹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之源以爲其制也。蘇沈良方論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

補 67—406

奩所祕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亦云金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効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耻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已詳思得失虛搆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跡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慎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夭枉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陳衍注云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兮注謂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陳衍注云新集方禮記解云醫為其能非父祖子孫傳業亦無自而精矣此言道其常而已若或自得於心手之間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或傳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顏丙如山語錄卷古云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費紙何如費人否多矣須傳覽方書廣問老宿相相是令歲有陰德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敢實事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又序例今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以前當言列國今

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以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荊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尚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售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煑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求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才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咎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陳衍注新安沈存中良方論采藥云古論草木二藥古者採草藥多用二八月此殊未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芽者取芽初萌時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採用實者取實成采如丁香惟有一種本草以二月八月採其實後之釋者一謂歲冬生花結實至次年春採故云二月採也一謂二三月開花至七月方始成實故云八月採也然丁香皆生於東南溫暖之地北時漸且不同如此豈不可憑以時月收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在今江州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理此月令云各既始華注謂建申之月此山寒故開晚時也華當花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同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木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物拘以定月哉論曰夫一種藥而採月不一者蓋前後述本草之人各方不同故居陽和之方者見其物先發而採早其居陰寒之方者見其物晚成而採遲各因所居之方以紀

以保之月安知隨地適時則物性正而功力全矣　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
陰中乾之又作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而以藥著面地也實謂不必然
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
當爲善宋開寶本草按本草采藥陰乾者皆多悉至加良其次稱陰乾皆悉
㮣今除今大乾易得且良草木根苗陰之皆悉九月以前采者悉宜日乾
十月以後采者陰乾乃好　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名分今則十黍爲一銖六
銖爲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爲一觔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
久正爾依此用之開寶本按唐本又云但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后秤始
從漢末以來分一觔爲二觔一兩爲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
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爲殊少故知非復秤
爲只今者耳　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名謂諸藥觔兩多少皆同爾
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
度用之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
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錢五匕者今
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爲一勺
十勺爲一合以藥分升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

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藥不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
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
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爲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
准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
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
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匕散和得如梧子准十丸爲度如彈丸及雞子
黃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爲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其不等　凡湯酒膏藥舊
方皆云㕮咀古方汝切咀子與切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
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
略令如㕮咀者乃得無末而又粒片調和也唐本注云㕮咀正謂商量斟
酌之小斜但人生皆開寶本按有㕮咀即上文細切之義非兩
下藥必丸散藥亦先細切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
方所言其潤濕如天門冬乾地黃輩皆先切暴獨擣令遍碎更出細擘暴
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之烘大工切既燥小停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
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屑乃秤之爲正其湯酒中不如此也　凡篩丸

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踈絹於酒中服即不泥
其石藥亦用細篩令如丸者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
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爲佳也陳藏器注所(?)吳上采博濟方云擣羅藥竟恐有
藏有以好酒和攪取之即須再羅　凡合和丸藥或圓必須再杵十百
下視其色理和同亦易爲丸撚其㕮咀兩字唐本注謂商量斟酌非也
嘉祐本復引陶隱居云㕮咀爲細切亦非也㕮咀家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
齒咀齧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仲景方多云以㕮咀爲義如此仲
景云切如麻豆大謂之㕮咀欲清汁條達煖絡而無滓也今易簡方亦如
之作掀灶爲方鑑論古方藥味多以銖兩及用水以升數今代學浸
遠傳寫轉見舛訛今則加減合度分兩得中其方中云分者即二錢半
爲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爲一兩也凡言觔者即十六兩爲一觔也凡
言等分者即諸藥銖兩多少皆同也　凡煑藥言用水大盞者約一升也
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　凡草有根莖枝葉皮骨花實
諸蟲有毛翅皮甲頭足尾骨之屬有須炮炙生熟一如其法或須肉去皮或須
皮去肉或須根莖或須花實依方揀錬極令淨潔然後秤之分兩勿得參
差藥有相生相殺力有須有得者不廣通諸經則不知有好之與有惡

爲治切或自以意加減不依方分兩使諸藥石強弱相犯服入腹不能治病
更相攻擊草石相反使人迷亂力甚刀劍若調和得宜須未能去病猶得
安和五藏於病無所增劇也　凡煑湯當以井花水極令淨潔其水數不
得多少於差常令文武小沸初煑亦須然大次一沸減大分微緩煑小沸
令藥味出分再服三依煑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弱病之輕重以爲
進退增減　凡湯酒膏中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
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煑湯欲微火令小沸其
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水一斗煑取四升以此爲准然則利湯
欲生少水而多取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
布兩人以尺木絞之澄去垽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鐺器中有水
氣於熟湯上煑令煖亦可服湯寧令小沸熱湯下咽則嘔吐凡云分再服
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之人強羸病之輕重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
悉依方說也　凡清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
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擣更漬飲之亦可
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煑竭飲之亦敵一劑新藥貧
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浹不用多汁

宜復勿沒云以泄其熱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帀帀沸乃下之使沸靜良久乃止寧欲小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為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為度豬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蓋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皆別搗細研如麵須絞膏畢乃投中以物疾攪至於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凝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煮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煮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舊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須別煮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栝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惟螵蛸當中破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柔撻去皮巴豆打破剝其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去羽皮藜蘆剔去根微炙枳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鐺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鎊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搗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塘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惟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須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剝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二十許過令六七過便足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為細片乃秤之以入藥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阿膠皆先炙使通體沸起燥乃可搗有不沸處更炙之　凡丸中用蠟皆烊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擘合諸藥搗令散不可篩者別搗內散中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少隨蜜精麤　凡丸散用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黃黑別搗令如膏指㨶其皓切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令研搗令消

散仍復都以輕絹篩度之須盡又內臼中依法搗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煞之者雖生並搗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茯苓豬苓削除黑皮牡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搥破去心紫菀洗去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蔥白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芋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實若干者去瓤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為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為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為正菟絲子一升九兩為正菴蕳子一升四兩為正蛇床子一升三兩半為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各有虛實輕重不可通以秤准皆取平升為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為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為正云一把者重二兩為正云蜜一斤者有七合豬脂一斤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嘉祐本按徐之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眾病積聚皆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藏之所積聚者六府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古之善為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晚早則藥勢未成晚則盛勢已歇今之為醫不自採藥且不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爾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蓯蓉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即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人虛而多氣兼微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西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䏶胵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

捻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腳序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推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 凡烏梅皆去核入丸散熬之大棗擘去核 凡用麥蘗麴大豆黃卷澤蘭蕪荑僵蠶乾漆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丹砂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斛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皆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擣之須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 諸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今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解破氣之物即薑橘吴茱萸之屬是也寒温不節足療温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濕氣多痺足痺之物即魚鱉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醋涪魅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黃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即蘘荷茜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鸂鶒鵝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貧下豈前賢之偏有所好或復用不遂其宜爾

補注所引書傳

補注本草內所引醫書十六家援據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于本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具列如左

開寶新詳定本草 開寶六年詔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從蘊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詳校諸本仍取陳藏器拾遺諸書相參頗自刊正別名及增益品目馬志為之注解仍命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刊定凡二十卷御製序鏤板于國子監

開寶重定本草 開寶七年詔以新定本草所釋藥類或有未允又命劉翰馬志等重詳定頗有增損仍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王祐扈蒙等重看詳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即以墨字并目錄共二十一卷

唐新修本草 唐司空英國公李勣等奉勅修初陶隱居因神農本經三卷增修為七卷顯慶中監門府長史蘇恭表請修定因命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尚藥奉御許孝宗與恭等二十二人重廣定為二十卷今謂之唐本草

蜀重廣英公本草 偽蜀翰林學士韓保昇等與諸醫工取唐本草并圖經相參校更加刪定稍增注釋孟昶自為序凡二十卷今謂之蜀本草

吳氏本草 魏廣陵人吳普撰普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子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為詳悉

藥總訣 梁陶隱居撰次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療疾病及採蓄時月之法凡二卷

藥性論 不著撰人名氏集衆藥品類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効凡四卷一本題曰陶隱居撰然所記藥性功狀與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隱居所為

藥對 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以衆藥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而記之凡二卷舊本草多引以為據其言治病用藥最詳

食療本草 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為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

本草拾遺 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為序例一卷拾遺六卷解紛三卷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

四聲本草 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一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進士王收撰序

刪繁本草 唐潤州醫博士兼節度隨軍楊損之撰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雜於者刪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為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

本草性事類 京兆醫工杜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別去重複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相反相宜者為一類共一卷

南海藥譜 不著撰人名氏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療疾之驗頗無倫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

食性本草 偽唐陪戎副尉劍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有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經洎陶隱居蘇恭孟詵陳藏器諸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己說又載食醫諸方及五時調養藏府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鍇為之序

日華子諸家本草 國初開寶中四明人

似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為類其言近用功狀甚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反以其所主者殺人吁可畏哉朱浮注折其緒以遺害云知補瀉之用藥如用兵善用兵者決有生之功昔用藥者並有性之效也寒熱溫涼辛甘峻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為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脈用方之為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佐飛潛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偽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叟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為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為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為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太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為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為之補注因唐圖經為繪畫使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繆列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為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操數為劑幸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況偏州下邑雖有願見者何所售之閩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讀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為一又合以古今論說與已所見聞列為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帙而兩得之不待至于殊方絕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談與地者觀於職方閱戟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為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祖少孫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為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束手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脈曰當投某劑某劑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尚精識超絕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臾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倉公華佗輩為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寧分相制祇如柀毛今鹽草也雷瀏立銷斑肚之毒象膽揮粘乃知藥有異情雞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插魚處立如故也卻當榮盛無名無名異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炭味別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効各不同頭止血尾破血䗪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單淡鹵常使者甑中箄能淡鹽味如酒霑交今蜜枳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柀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而如初以鸞血煉作膠粘折處鐵物永不斷海竭江枯投做波鷰子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只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形留砒住鼎余頼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梭也其草出欽州土處多嘉獸雌得芹花其草名為立起其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葉上黃斑色味苦澀堪用煑雌黃立住火立便成庚硇遇赤鬚其草名赤鬚今呼為虎須草是用煑硇砂即生火驗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以髓入在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噴之即止勿於屋下收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千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處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煉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瞼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

四畔立脚生肉枕裩繫菪根脚有肉枕者取菪根於裩帶上繫之感應不痛囊皺漩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萆薢一件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鷄鴾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鷄鴾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含搗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立定也遍體疹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曰側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硝硇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須是蓯蓉蓯蓉并鱔魚二味作末以黃精汁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出乾寧記駐色延年精蒸神錦出顏色服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顏色也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患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瘡舌坼立愈黃蘇口瘡舌坼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

功某乔混明時挍者醫理雖尋聖法難可窮微略陳藥餌之功能豈匿仙人之要術其制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某不壘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爲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等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兎屎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大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爲准是一彈丸也

凡云水一溢二溢至十溢者每溢秤之重十二兩爲度凡云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爲一分有誤必致所損哀傷藥力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醋或乳煎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每一斤秖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少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専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秖用蜜用餳秖用餳用糖秖用糖勿交雜用必宣瀉人也尚

從吾本草元命包修事究煅煉炮炙玉石部凡丸散膏煎中用朱砂雄黃

雌黃丹赤白石脂石鍾乳禹餘糧紫白石英石膏寒水石滑石皆須擣細研如麪水飛過入篩中絹皮紙滲乾方始入藥陽起石火煅酒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磁石代赭石炙石燕自然銅皆令火煅醋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黑鉛以鐵銚貞火溶開取出瀉於新瓦上滴去淬脚如此二三番取淨鉛作用爐甘石火煅於童子小便內淬七次草部天門冬麥門冬皆湯浸去心甘草火炙大炒蒼朮米泔浸一宿乘寒暑去皮切作片焙炒蒸汁湯中蔥白用以兎絲子先以水淘去土用好酒浸軟洗出控乾使研取末乾秤可分白平遠志以甘草湯浸去心巴戟酒浸去心黄耆蜜炙菝葜以湯洗去土煮熟炙酒浸焙乾秤用蒲黃細箱上黃花用紙炒令焙黃秤黃須用三重紙焙令黃色冬半日令乾凡破血酒浸二次焙如上血刺炒用乾薑三稜蓬朮天南星白附子炮大炮用蔚繡先去上去毛麻黃去節者去上去不每分入土炮仙靈脾用羊脂拌炒過以羊脂盡爲度每斤事一斤用羊脂四兩萆薢切一錢中用先更異鋸另秤本入藥石韋以去布拭去黃毛微炙　艾葉去枝梗杵成末阿魏先於乳缽中研如粉於銚酒器上炙過入藥茴香或麻上者或入每者炒令盛炒天雄附子烏頭烏喙於灰火中炮令裂去皮臍切豆蔻麪裹煨赤以麪熟黃爲度半夏以湯

湯浸洗去滑如此七次用薑汁浸如作麴以生薑等分擣碎細爲制捏作餅子焙乾入藥骨碎補金毛狗脊用刀刮去上黃皮毛令盡用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青皺藥皆先熬黃別擣令如膏搗攪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絹篩度之須用爲度也木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皆刮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如厚朴薑汁浸炒杜仲炒去絲淨秤入藥茯苓豬苓黃蘗削去黑皮乾漆炒烟盡吳茱萸沸湯浸洗枳實枳殼去瓤麩炒山茱萸去核取肉蜀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過隔紙鋪地上以盞蓋令汗出方可用皂莢去皮絃酥炙楝實去皮核訶子用皮肉獸部阿膠及諸膠先剉細於蛤粉內炒或慢火炙可入藥鹿茸虎骨並用酥塗炙令黃牡蠣火煅通赤桑螵蛸炙過鱉甲醋炒烏蛇白花蛇酒浸去大上及覆炙令黃赤去皮骨取肉蟲魚部斑猫芫青地膽葛上亭長去足翅用糯米同炒果米部草豆蔻去殼取仁陳皮青皮湯浸去白黑豆赤小豆大豆黃卷麥蘖神麴白扁豆皆須炒過去皮方可入藥凡修合丸散依法炮製令十分乾燥方可入藥庶得分兩無虧藥力不致偏勝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藻

洪武正韻子杲切水草通作藻又與繅同又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如之又華飾曰黼藻謂如衣裳之黼藻火黼黻也杜詩傳士卒晁藻注和睦敢悅如是之戴於水藻也禮記玉藻注以藻繩貫玉為冕飾雜采曰藻天子五采亦作璪許慎說文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子皓切薻藻或从澡爾雅莙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邢昺疏釋曰藻一名牛藻江東呼為馬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名……以采……左傳……蘊藻之菜……此草好聚生故言蘊藻……毛傳云藻聚藻也……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爾雅翼……海藻疏釋曰……名海羅……本草云……大小……大都如藻……顧野王玉篇藻水中菜也藻同上顔元孫干祿字書藻藻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藻藻上同音早徐鍇通釋子草反丁度集韻藻或从澡作藻从繅作繅司馬光類篇倒絞切要識唐千祿字譜俗三歲同六書故古者畫藻以為飾故因之為華藻文藻又冕有繅就車亦有繅就王有繅藉以采絲為之亦作藻故隋德陰祁韻釋疑詩魚藻王藻篇天子玉藻十二旒注藻本又作璪音早郊特牲王戴冕璪十二旒二字通用不可雙押此璪字新制添入雖無明文云與藻字同然即上兩項出處參之其義同班固賓戲云摛藻如春華此藻字韻中不收宜知釋行均龍龕手鑑苲俗藻正音早又彩色也鮮遠切五音類聚篆子道切鴻益六書統精母藻从艸澡聲藻諧藻或从澡聲藻諧藻或从繅聲藻諧藻从艸从水巢聲與藻同舜从艸从水象聲與酒也从水巢省聲古文藻說韻會舉要商清音左傳蘊藻之菜是也今俗名灰菜陸佃曰藻水草有文者出乎水下不能出水以澡自絜書藻火取其清明藻并非特取文亦以穰火令至上覆檐謂之藻井風俗通宮室象東井刻荷芰水草所以厭火司伯時六書正譌从艸水會意巢聲俗作藻非通張參文字通藻水艸也从艸於水上定意繡於九章取其潔也韻會足正精采切今屋藻井名藻井者藻狀其清潔有文且以厭火焉故叢之井則言其形似也字

藻

洪武正韻子杲切班固賓戲摛藻如春華 篆書 古論語 韻 並集 韻 文史籀 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六 書統 隸書 劉衡碑 范鎮碑 度尚碑 張平子碑 並共邁漢隸分韻 並六書統 真書 虞世南 顔真卿 書 草書 並張旭 懷素 鮮于樞 並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淮南子曰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藻萍萍生浮草浮草生不根芰者皆生於浮草許慎注云海閭浮草之先也酉陽雜俎作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藻萍萍生藻藻生浮草禮記昏義教婦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陸佃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黻玄冕也以袞衆上以黼衆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入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芰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豈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怨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晁藻言其和睦歡悅如

色之數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顏氏家訓云問東宮舊事六色
罽緌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隖瑰切即
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蕰藻之類也細葉蓬茸
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
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名為莙於時
當紲六色罽此莙以飾緄帶張敬因造絲傍畏耳作隈齊民要術詩曰于
以采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
蘇莖大似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
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天賜子
無悶篇天鶩子適孝王之苑術方池指萍藻而歎御者曰奚歎夫萍之泛
於水也藻之根於水也同出乎水萍之所適自然也藻之根于水不得猶
萍之自然也雖然萍也未離乎水其於藻也奚間謂之自然亦未也吾是
以歎理之
散殊也

海藻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海藻味苦鹹寒無毒主癭瘤氣頸下 破散結
氣癰腫癥瘕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療皮間積聚暴㿉留氣熱結
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藫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採曝乾反甘草 陶隱
居云生海島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又有石帆狀如
柏療石淋又有水松狀如松療溪毒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此物
有馬尾者大而有葉者本經及注海藻功狀不分馬尾藻生淺水如短馬
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本經云
主結氣癭瘤是也爾雅云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正為二藻也海人取大葉
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
人不可取也 嘉祐本草爾雅云藫藻注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
中 藥性論云海藻臣味鹹有小毒主辟百邪鬼魅治氣疾急滿療疝氣下
墜疼痛核腫去腹中雷鳴幽幽作聲孟詵云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
消男子𤺌疾南方人多食之傳於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
陳藏器云馬藻大寒搗傅小兒赤白游疹火焱熱瘡搗絞汁服去暴熱熱
痢止渴生水上如馬齒相連又云石帆高尺餘根如漆上漸軟作交羅文
生海底煑汁服主婦人血結月閉石淋又云水松葉如松十算食之主水
腫亦主海底吳都賦云石帆水松是也 日華子云石帆平無毒紫色梗
大者如筯見風漸硬色如漆多人飾作珊瑚裝 圖經曰海藻生東海池
澤今出登萊諸州海中凡水中皆有藻周南詩云于以採藻于沼于沚是
也陸璣云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如筯長四五尺一種

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二藻皆可食
熟挼其腥氣米麪糝蒸為茹甚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今謂海藻者
乃是海中所生根著水底石上黑色如亂髮而麤大少許葉類水藻而大
謂之大葉藻本經云主癭瘤是也海人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之旋繫繩
上又有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狀如短馬尾細黑色此主水癃下水用之
陶隱君云爾雅所謂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
昆布亦似組恐即是此也而陳藏器乃謂綸組正謂此二藻也謹按本經
海藻一名藫而爾雅謂藫為石衣又謂藫名海藻自有此二名而注釋皆
以為藥草謂綸組乃別草若然陶隱居所云似近之藏器之說亦未可的據
又注釋以石衣為水苔一名石髮石髮即陟釐也色類似苔而麤澀為異
又云藫葉似韭音痱而大生海底且陟釐下自有條味性功用與海藻全
別又主江南池澤乃是水中青苔古人用以為紙亦青黃色今注以為石
髮是也然則藫與藫皆是海藻之名石髮別是一類無疑也昆布今亦出
登萊諸州功用乃與海藻相近也陶又云凡海中菜皆療癭瘤結氣青苔
紫菜輩亦然又有石帆如柏主石淋水松如松主溪毒吳都賦所謂草則
石帆水松劉淵林注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

相貫連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是也。紫菜附石生海上。正青。取乾之則紫色。南海有之。東海又有一種海帶。似海藻而麤。且長。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束物。醫家用下水速於海藻昆布之類。石髮。今人亦乾之作菜。以齏蘸噉之尤美。青苔可以作脯食之。皆利人。苔之類又有井中苔。生廢井中。井藍。皆主熱毒。又上有垣衣條云。生古垣牆陰。蘇恭云。即古牆北陰青苔衣也。生石上者名昔邪。屋上生者名屋游。大抵主療略同。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是也。瓦松生古瓦屋上。若松子作層。澤葵。鳧葵也。雖曰異類。而皆感瓦石而生。故陸推類而云爾。今人罕復用之。故但附見於此。瓦松即下條昨葉何草也。廣志謂之蘭香。段成式云。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生瓦松。然亦不以爾。今醫家或用作女子行經絡藥。陟釐古方治虛冷下痢最要。范汪治腹中留飲有海藻丸。又有瘿酒方。用海藻一斤。絹袋盛。以清酒二升浸。春夏二日。秋冬三日。一服兩合。日三。酒盡更合飲之如前。滓暴乾末服方寸匕。日三。不過兩劑。皆差。廣濟療氣膀胱急。方宜下氣。昆布臛法。高麗昆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鹹味。以水一斗煮。令向熟。擘長三寸。闊四五

分。仍取蔥白一握。二寸切斷。擘之。更煮。令昆布極爛。仍下鹽酢豉糁調和。一依臛法。不得令鹹酸。以生薑橘皮椒末等調和。宜食粱米粳米飯。海藻亦依此法。極下氣。大效。無所忌。政和本海藥云。主宿食不消。五膈痰壅。水氣浮腫。腳氣。賁豚氣。並良。雷公云。凡使。先須用生烏豆並紫背天葵和海藻三件同蒸一伏時。候日乾用之。肘後方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宜速消之。海藻一斤。酒二斤。漬數日。稍稍飲之。又方治頷下卒結囊欲成瘿。海藻一斤。洗去鹹。酒浸飲之。紹興本云。海藻生於海中。亦海菜之屬也。性味主治具載經注。今醫方用此治瘿瘤及下水頗驗。當從本經味苦鹹寒無毒是也。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續說云。藻之生於海者。故以海藻名。即本條所載性用者是也。藻之生於河者。則以水藻名。即詩所詠采于行潦者是也。非但述千金方拔毒膏治熱腫丹毒。細切水藻熟杵厚傅。乾則易之。且謂天下之冷無過於此。然海鹹河淡。其二藻各隨所出而爲味也。海藻鹹。當以米泔浸其味。而水藻淡。但以清泉滌去其土。若圖經紀海中諸菜俱能療瘿瘤結氣之疾。非所要用。不暇縷辨。金李東垣心法。海藻鹹寒。洗去鹹泄水氣。元尚從善本草云。海藻爲主。屬陰。味苦鹹寒。性沉。利水道。開閉結之使。泄水氣。消遍身之腫。破結氣癰腫瘿瘤。消疝氣。單丸下墜去。

腹中上下雷鳴。療皮間積聚暴㿉。辟鬼魅百邪。利小便。熱結。生登萊諸州海內。以七月七日採之。嘉祐本草。軟結海藻。鹹寒。主瘿瘤一般。海帶。更長。若專除疝氣偏墜病水腫。逢之亦可消。爾雅。藫海藻也。藥草也。一名海藴。如亂髮生海中。郭璞注。廣雅。海羅。海藻。其細者。爾雅曰。藫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爲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爲二藻也。善療瘤瘿。夫頸處險而瘿。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瘿瘤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台州所產赤斑之海藻生海中。又一種甚大。俗名大葉。又一種細而葉色。名鹿角菜。唐張籍詩贈海東僧。與醫收海藻。

水藻

上音濟。水藻可如帶菜。治之。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兒藥菜之注于文苑英華。郭元起水藻賦。游于行潦。登音山之狐嶽。翠谿畾以淪漣。紅嶂赫兮嶄嵸。爾其雲崖委溜。風堅鳴蓉。苔彬彪以胥。石藻漫葺兮山疑川。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沼沚之毛。汙潭之藻。一作卑。霍靃靡靡。沉沉悠悠。作寅緣於春水。或幕歷於春洲。觀其往往叢散。離離無畔。婕媯島嶼。瞞𧪚江漢。碎流月於澄波。隱孤雲於斷岸。生不擇所。長亦無萎。不資潤於微露。

不假威於勁風。盤莖璀璨。密葉茸茸。宿銀塘之白鷺。矯清一作碧水之文虹。則知柔流則遊。遇坻則植。柔而能全。弱而能直。其爲隱也。不居高而處卑。其爲謙也。常韜光而晦色。嗟茂族之無託。憐貞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汎君之瑤池。雜青蓮與翠荇。偶一作偶杜若與江蘺。生一作全於水。人不知歲義。年幽澗安。

牛藻

爾雅釋草。莙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

馬藻

上注詳

藥藻

本草貫衆一名藥藻。詳衆字

倒枝藻

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昆明池中有倒枝藻。枝横水上。長八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鶂鵝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魯網也。亦名水網藻。

水網藻

上注詳

黑河文藻

廣異記。會稽謝玄卿采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爲設珍有。而有黑河水藻。詳仙字

長河文藻

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吉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琊菜。蓬萊文龍。蜀河七葉。動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歡雲山之朱瑤。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

瓜四切一耆宜陵驕騰天山夜日東報扶桑之丹穗俯採長河之文藻豪
虬童子九已厥腦太真虹芝天漢巨竹南宮大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
于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
太上之所服非仲仙之所保

品藻

冊府元龜傳曰擬人必於其倫
古之作者曷嘗不靈襟內照精
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同詩以見志或窮居而表
其操或目擊而辯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想深衆推引形容摹擬明
其志行之所趣用伸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衆賢光著
尼丘聖師其論倚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搉欵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
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詁言靡絶蓋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
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有過哉曹植成王論周
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
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
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
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
日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將況王叠
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奇穿為成王湯為作啓察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冊府元龜管仲為齊相既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
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illegible]千乘之國
[illegible]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之已甚之
[illegible]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
朋可[illegible]為人好上識而下問[illegible]
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illegible]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
不知政[illegible]有所不知[illegible]則朋可[illegible]
[illegible]
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
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又問曰不
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
[illegible]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寗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上也寡人並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對曰鮑叔牙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詘[illegible]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寗戚之
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illegible]
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illegible]孫
[illegible]
居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謂然
而歎曰天主之朋以為舌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春秋管仲
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
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illegible]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
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病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死生命也病本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
之食不甘宮不治病不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
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公令
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人衛公既為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
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絶于壽宮左傳文公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illegible]衰
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illegible]
[illegible]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
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

忠誠其上而公忠之以為富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之執政
不及五稔者天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復之者也
在上不忘降即民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民安不流以使之後之不亦可
乎新序晉厲公用荀息之謀而禽厲公厲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
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禮記雜記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
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偪下論語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公治
長第五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孟武伯
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
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又曰有志于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雍也第六子曰雍也
可使南面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曰女所知汝人其舍諸人其舍諸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
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述而第
七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先進第十一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
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
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憲問第十四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人曰晉文公譎而
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　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孟氏第十六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其斯之謂與　微子第十八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張第十九子游曰吾
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家語
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
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欲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冒必死
事之與身死之後紂得暴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
之親恨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諫矣詩
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東山顧而侍曰
顏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教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
鑄劒戟為農器故平馬於原藪堂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鬥戰之患于曰
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繫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
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
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討而桂銳於郭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

而言不朽惡有未嘗孔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臧仲也同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六關關名五之以說行者安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臧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書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忿舊惡蓋

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變其先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仁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賤不逆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離婁章句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盡心章句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為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荀子大略篇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淮南子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此杜公以為少成者乃文錦之稅大書在將登然曰雖醜登廟子產綃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以來未聞淨者五十日怠乃不知焉以子產言夫人月令曰命婦官染絹征其色如人之事也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充恐增禍亂受充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為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衛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庶充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充憂達內灼而異國外土非常之變將加于萬人是以季子相時處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其旨蔡子

答曰諸兄以賢讓則與之矣能揚文武之遺教秉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平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邊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越絕書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止去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敢與成其同忠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蔣子萬機論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舜使在他門來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割地而紙印雖所以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揆智比才相絞於八至

於此事而止不使也　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敖謀
有餘范蠡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氣也不逮何得同乎荅曰
驚鎮同轍伯樂為之皆嗟玉石相糅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
匿謀真偽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逮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
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顏拙有似璞直內懷虛
妙非丈夫之節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
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周於貧賤欲自託富貴
之門庶免濟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
信義君子明識過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順曰非
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從兄
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
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后成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
人雖少文拒恒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
不可至於見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
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
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
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
鼓敢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
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變
世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間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　藝文類聚魏夏侯玄樂毅
論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
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
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
重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直其局
迹當將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
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
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
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
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
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
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
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
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
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西漢書高祖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
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
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
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
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皆說服　蕭何傳漢五
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羣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張釋之傳
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
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袁盎傳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
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汲黯傳黯病嚴助為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通鑑漢武紀漢
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　張敞傳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
漢　揚雄傳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
條稱述品藻譔淵騫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公孫弘傳贊云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

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
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
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
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太平御覽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
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
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
寄游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
任輔衛幼主天下晏然遏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
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為漢賢輔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又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
習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傅毅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二者之美孟亦良矣然揚子之書清貴甚遠然無幽重之譏對王公大人
之辭敎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已
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敎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
望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其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
之異孟軻昂昂其背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曹
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
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查察其人
之美稱都君子之風未或秦宮而不出宮項主而不起計失乎鄙生之過
于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道矣敢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然其驍將蓋
世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
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聖之才總達而
多識樂施而愛人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
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威踴視狼顧虎超
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還除凶穢勦除醜類若疾風而
縱烈火曉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語德則弟一言行
則無穢卒能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魏文帝典
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為周之體聖考之作衆秉賢世

之胎教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睹禮義
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
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
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
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收彫落之民臣
無叔聖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成豈不謬哉　張輔名士優劣論
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敘三千年事
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
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鑑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天固皆書之不可
失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其
所以為良史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穉
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
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
為先　范滂傳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
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黃瓊掾　郭泰
傳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
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
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
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
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袁崧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
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
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
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
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或曰荀靖與荀爽孰賢
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助
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之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
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
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孔融傳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
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且欲君子即日端二子康字元
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
貴之後官至少府　李膺傳膺潁川襄城人將鍾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
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隷校尉　袁

于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
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儔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推人　又曰李膺言
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
名聞天下資治通鑑漢獻帝紀鄧恭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
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
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也　又曰龐
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德公語
也文中子天地篇或問楊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
道何如曰靖矣太平御覽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三
輔決錄曰徐生字仲升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徐仲升蔚德美
名命世之才非徐氏小族所有新豐齊士所當出也　陳群汝潁士論群
以爲孔氏光汝潁古勝負之評矣孔融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
光武帝共揖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
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潁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
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晨圖開稻陂灌爲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
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潁
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潁川士雖
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縛
詣門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欲爲節義未有能殺身
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潁川士雖疾惡
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
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
莊周下可如君平子眞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
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建于秋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漢啗伯宗及末世
史雲子將之屬皆異而未善也聖人考功然後循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
處史雲雖此發人其觀進者或飾虚其急沮者皆離阪識識可謂妙矣然
非本旧之風三十之弘也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然有王臣之節潁
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
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
矣天下於是爲定意恩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羊肆戒犯上之微也
鉾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
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未雲綜乎吳郡矣陸公仲

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救其先後世說仲
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三國魏志鍾繇傳繇爲太尉以爲顏
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爲然或問繇曰君推重荀君比之顏
子自以不及可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
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
遠耶　文帝嘗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
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
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
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
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
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錙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
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
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也則純以
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楊阜傳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
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
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
傳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晏住至尚
書何晏冀州論畧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内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遁
衆仁德忠義莫賢乎趙宿納諫服義莫賢乎解起決危定亂莫賢乎孫佐
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聯爲主莫賢乎郤冀廷譽光主莫賢乎張老明
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識業莫賢乎羊舌職守
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桴子憂國抒君莫賢乎先軫
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衆莫賢乎郤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
幽進滯莫賢乎臼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渠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瑩封界
不動莫賢乎解揚審聽知機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瞫儒推悼

適莫賢乎董仲舒醴泰篤敬莫賢乎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田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胃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謇諤忠諫莫賢乎王宏　陳羣傳羣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悅字仲豫　崔林傳林為司空掾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杜恕傳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篤實聞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傳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濟為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吾人也濟位至太尉　陳登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

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傳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蕩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之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傳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御覽叅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王粲字也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也都無格檢元瑜阮元

瑜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麤疏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傳會字士季為黃門侍郎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傳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何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忘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崔琰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成至鼎輔　賈詡傳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　又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徐邈傳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介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陳泰傳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及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典畧禰衡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卷

悚之湯滅無所適哉門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酤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蕩寇皆盖世乎衡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但啖肉也　又曰趙戩曹三輔亂客於荊州劉表以為賓禮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誡訛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劉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征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魏氏春秋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為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崔贊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同帝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壠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夏之興同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覆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少康主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非至德之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為人子則數危其

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盛宜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也通鑑魏邵陵厲公紀散騎常侍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張朔名士優劣論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馬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奔北騎所搶勒突火之急也玄德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昔今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同人傑也服

而使之大明闇不相為用臧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觿不為用矣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今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傳子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俊虛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答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郭子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入懷文中子或問荀彧　荀攸子曰皆賢者也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三國蜀志許靖傳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至蜀先主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裔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為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邵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顧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

之秘策攬倚伏之要眇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許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顧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為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傳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問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襃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張儼傳儼為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並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盖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

不亦優乎 零陵先賢傳劉備曰子初初劉巴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 太平御覽 習鑿齒則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好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於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負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冀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攻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冑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 藝文類聚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

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己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睹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乃大略帝王之業一快也後孟德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抵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

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擢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名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懃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曹橫江昔仗萬兵也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

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弟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薛瑩字道言為散騎常侍常稱王蕃器量絕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邵厲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又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胡官至騎都尉又胡綜為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知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乃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又孝敬字元恭善議論臧否侍中孰奇錄吳萬達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又諸葛恪傳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

使值罹病篤不自免 建罹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
及預而雅性過之 世說新語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
吳朝服其弘量 陳武別傳 武時人無察者頓丘問遊薦之於軍府或問武
當今可與誰為輩遊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琫有餘道堅世琫皆同時
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間乎 唐語林 謝碣絕重其姊張玄
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姬優劣答曰
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巧

藻 事韻二

晉書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
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襃之父亦非罪死襃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為多少郗
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興禹禹
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
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
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
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殷慶無皆畧有
明規文武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
服膺儒教足為民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
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
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又曰裴寯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
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
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嵇康傳裴楷有知人之
鑒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
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 世說新語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禮記曰
潁晉袁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
禮樂器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
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
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
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
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又曰裴楷傳 吏部郎
晉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世說 曰王濬
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
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
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在塘壍雖會稽王

道子亦精衡諸之益時繼敵寇境遂書繪至梁益不守樊鄧蹈没安每鎮
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剛威懷外著人
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又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
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
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
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
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
用短陳道寧纆纆如束長竿　又曰諸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
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㨂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
不盡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
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
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
始入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
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為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
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比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
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
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
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
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
頌比張釋之　又曰和嶠遷穎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
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節目施之大廈有棟
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
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
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
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求
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而同佐主豈可偷生屈節
覥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
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
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以湛為癡每見王濟輙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
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
我季孟之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
今顏子也　又曰王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
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
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又
曰郗丈傳溫嶠嘗稱曰丈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惠梁琦之亞
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
謂荊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
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
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于時風
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
儁　又曰郗超為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
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曰庾亮嘗
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周
顗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擧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
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
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
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
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
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
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者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

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貴見單人也　又曰成
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
志者然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楊子雲然識擬張安世　又曰
謝安德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驃騎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亹亹而來逼人　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
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
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
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畏王文度　又曰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
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
與杜預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裹陽秋言
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云濯
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
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相　又
曰袁玄為司隸校尉著書名為侍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
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
行父何以加諸　自歆若等曰袁渙為郎中令華歆為太尉或問近世大賢
君子玄荅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　自歆若等曰令君荀彧也軍師荀
攸也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
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
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又曰吾彥幼
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又曰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
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
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
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通鑑音註紀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　又曰王澄王玄王
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又曰王衍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　又曰武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
與穎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以陳泰孰若其父群

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　泰字玄伯群之子文王問
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
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又曰王濟太原人與同郡孫楚友善濟為
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
才英博亮拔不群　又曰虞喜為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稱說曰孔愉有
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
人惜之　又曰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
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
於用長　又曰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
外意　又曰顧含為光祿勳或問江左群士優劣荅曰周伯仁周顗字之
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壼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又曰顧愷
之為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乃得平
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又曰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為會
稽王已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
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
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荅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
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
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綽後為廷尉卿
領著作卒　世說新語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何如曰溫潤恬和　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　桓溫
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
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
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
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又
曰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
覬忱曰伯通易　又曰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閔荀邃俱過江明
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荅以閔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
真粹之地亦閔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
州刺史　又曰李銓為光祿大夫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為向
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衛玠別

傳永和中丹陽君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遂及於玠彧
問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抱朴子凡薄之
徒雖使群派分而陳空抱虛有似蜀人飲壺之喻胃中無一紙之識不過
酒炙所謂胃于貨賄會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世說新語正始中人
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
群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
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王
夷甫云閭丘沖字賓卿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王
夷甫以王東海承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庾
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批故事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
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三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批是謂
在洛時數向長頭過江後敦漸得志不復障矣故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
仁退乎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
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批兩語各可觀王太將軍下庾公問卿有
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
曰似未肯劣王謙言其實人不吝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問
何者是王曰意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庾公此問甚煩宜王致如
無人批此語度目中無王王目中無庾人問丞相王周侯何如和嶠答曰
長輿嵯櫱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批得體峻絕應然今言才優王丞相二弟不過
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批此不過
江語亦隱約穎字伯英位議郎年二十而卒敞字茂平位祭酒不能官平
二十二而卒故不過江平於度江前也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
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
亦謂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
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
已丁上之伯俗不如謝之旨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
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
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批此性
福乃中望之云　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
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批人人可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
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批不及已批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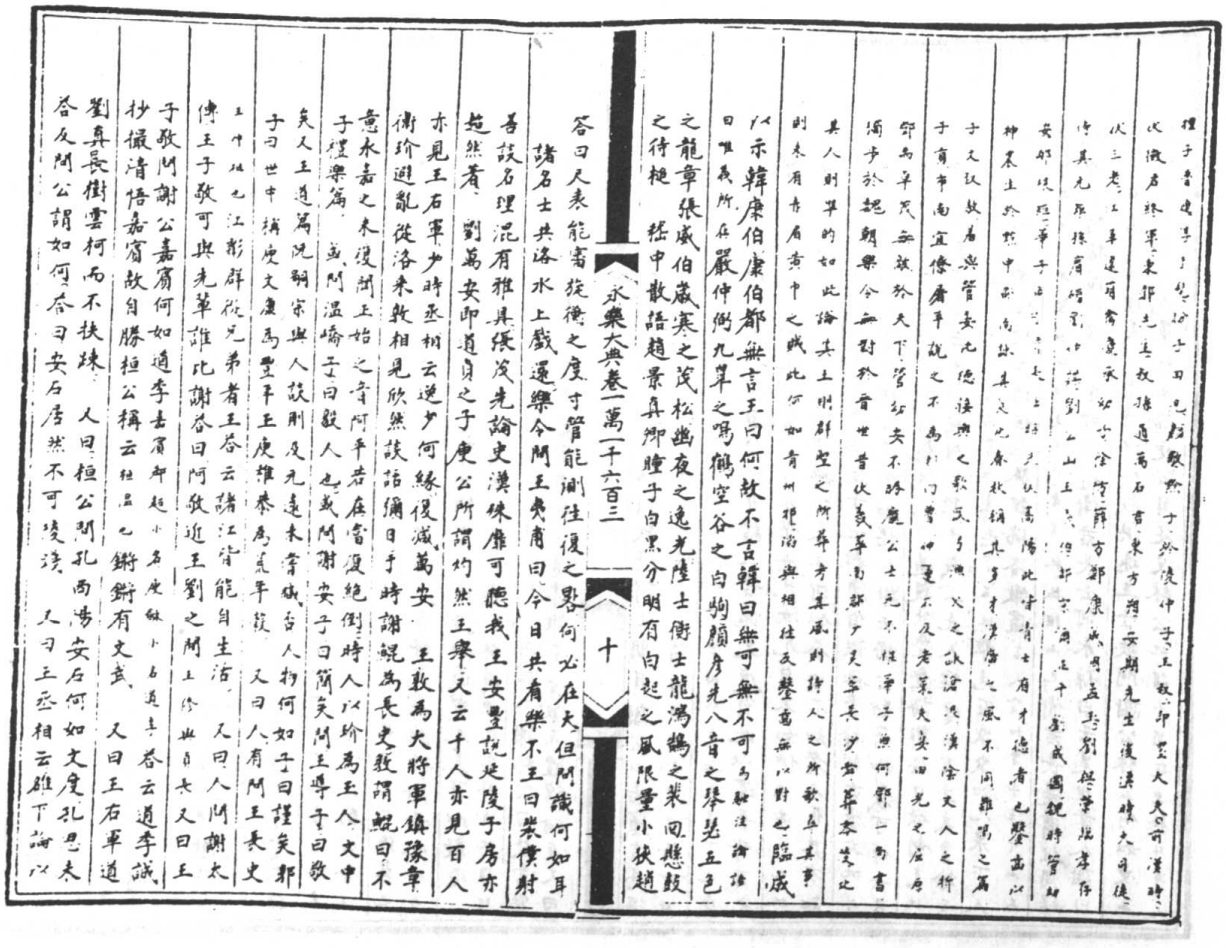
有如此今無人如此批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
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月旦評何之意批得上未足以從何次道為宰
相人有識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批此一條不小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
何緣復減萬安劉簡邪批謂史稱耳郗司空家有傖奴此人知及文章事
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治字司空監子王曰此正小
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批語甚有氣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傷其道批論篤時人共論晉武帝出
齊王攸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為重言其失重桓溫曰不然
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批本是為據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
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批似謂裴稍撫軍問殷浩卿定
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批俗淺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
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批此亦不肯避人不敢競之
辭言我寧為我而已不與桓比擬也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
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
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
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批此語能長人格債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
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本清令不如其弟將學義
不及孔巖字彭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
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　劉丹陽王
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伊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
治又何如衛虎琊小字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王濛小字劉與丞相不
相得故為優劣之言謂皆勝之也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
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似秀之往年也　桓公問孔西陽庾安石何如
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李仲字茂
曾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
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與胡兒
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批本謝公問仁度答一郎知許事王修齡問王
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臨川羲之為臨川宛陵述為宛陵令長史未答
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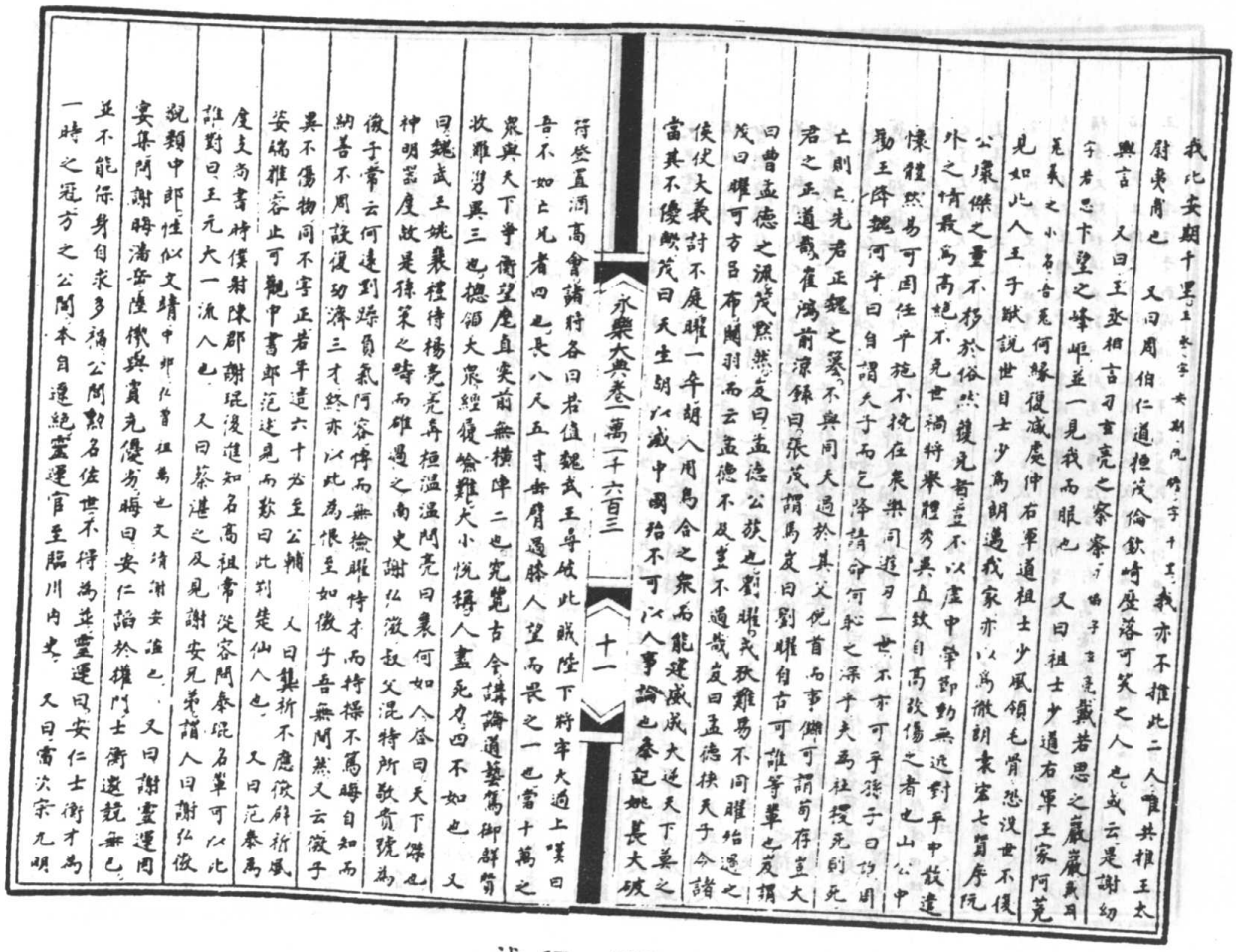
子平十三伺床選德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
我往輒破的勝我批韶令亦庶於持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
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趣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批人入有區別意
王是失卒情處可以爲戒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
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批皆語門人弟子之
辭而司華受之不恨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有人問謝安石
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批自
性王中郎嘗問劉長沙與字文時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
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
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
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此批不甚可曉然可用以謂田宅所偏致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字世嗣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紹乃
則之孫愉之子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孫承公然云謝公清於無弈謝奕字無弈潤於林道陳逵字林道批推知
二賢只見謝公清潤耳或問林公司州王胡之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
安提萬批諸位然有思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

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批造溹是文談可取 此亡詣本其他造之之謂乃自其於理深詣即謝
之深徹皆蕞生之名謝不徹王者不詣其於理但相朋耳無大高下也庾
道季欽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僧恩樣之小字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批達其父之批
以後其于而賞林公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
之者無取其體才有才無德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批外
貌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
又問殷何如文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批
使是亦多更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曹蜍李
之小字字不出彭城人令尚書郎李志字溫祖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
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字如曹李淨非無爲
可如上古但才智無聞而但進供諸者盡然狐狸而已衛君長是蕭祖周婦
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小字君家道衛君長云何永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
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此觀洪遠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
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批謂不聞說更勝林是人

三只是一句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批使
與上句同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謝太傅謂
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
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王孝伯問謝太
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
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
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
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深百而淺又也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
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
復差耳 王子敬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
云未若長卿慢世有人問袁侍中恪之字元祖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
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
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
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批鈔撮猶搜拾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尋之雅曰世論以我家領軍合即的文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
亭即同轉眄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時前其文本勝以之以十二十

六而年故後業亦新僅得比於理之之設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
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珍備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
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右軍而言條胡之桓玄爲太傅大
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楨之字公幹徽之子
第七叔乃獻之也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
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批荅對桓玄問劉太常瑾字仲幹曰我何如謝太
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桓謙字敬祖沖子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
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
之字文度人名曾陽人祖東海太守登清淡中定文述自青簡志理之公
度淨淨字長人生樂轉朝野懷的當時草建傅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
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
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遷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
稱爲人雋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太守論青楚人物
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
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





三侄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籍之既輸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籍之爲次也籍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文帝聞其如此與籍之書曰韜云御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資治通鑑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南齊書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又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又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

監勅到洽兄溉俱蒙擢用溉尤見知賞從弟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又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晉杜乂字推華子嵩愁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續世說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精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覆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又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　北史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寬中文饒劉寬字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在浩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應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宋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宋支保益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其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常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齊郡王子廣爲長廣太守時盡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文舉孔融字　續世說北齊李緯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謂門謝之暹上馬不顧文中子天地篇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資治通鑑隋高祖紀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注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又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

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隋書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遭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又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又盧思道初魏爲尚書郎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遺次中山貌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諳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唐書長孫無忌傳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訖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續世說有涉獵古今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續世說有爲官亦無朋

夷所之者胃鯁續世說有鯁諫耳唐儉有辭續世說作言詞俊利善和解
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續世說作啓當事朕二十續世說作三十年未嘗
一言國家事續世說作逆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
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續世說作性純善自無過而實怯懦未甚
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續世說
作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
自補闕續世說有亦何以尚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
稱朕意續世說作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
使多所稱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續世說作學術該長性堅
正既有忠誠甚親附於朕譬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忘應對機敏善避嫌
疑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王珪傳時房玄齡李靖溫
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
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
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
宗深然其言群公亦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馬周傳周善敷奏機辯
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嘗曰我暫不見馬周即思之中
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
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
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韋述傳趙冬曦孫
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壁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
迪迪逸迺亦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馬
定傳定字介然宙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宙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
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李勣傳貫言忠高宗時為侍御史言忠
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
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
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
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以
其言爲遣使齎璽書以慰勸焉 徐有功傳論好理深矣徐有功為人所
著論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畢司直
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然公遇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

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
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便是堯舜之四凶
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
白幾陷囹圄數罹網羅此豈不難矣 蘇頲傳宋璟與頲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為之助相得
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
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蘇頲過其父也 王勃
傳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盈川
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文
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明都何以企及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
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貫耽傳耽不喜臧
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 元
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
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
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
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
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宥友謀
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
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唐繪韓洄王定常評擢卑可為宰輔師保李華
亦以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李白文宗詔以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草
書為三絕 蕭穎士字茂挺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
混流俗不自振惟陸機所不逮也 開士知字伯均尚雅歷世文章而
盛推穎士所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李觀字元賓正
觀中為文不合者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後愈文愈工議
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
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董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
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溫
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亮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 蕭
瑀字時文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適而向去宰帝之曰
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 唐璿字休璟后謂楊

再思李嶠。姚崇等因休璟諫知遇事。御筆十不當一。　馮元常從弟元淑
約略過於元常。而剛直不及也。　虞世南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
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文中子天地篇。　義也清而壯靖
也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瞻而爾贍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
奄證也直而遂大雅深而洪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禮樂則
未備唐李翰林集與韓荊州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
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韓昌黎集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當是時見王
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
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續
世說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記謙抱如
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其祿位哉遼史列女傳　耶律氏太
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與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
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朱子語類錄品藻人物須是先
有他個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
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
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漁隱叢話冷齋夜話云
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
如東坡議論諫諍身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為
哉而通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起官始熟既至未視事間當罷去俯就之七
日得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丹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
也豈以丹吏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
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張橫浦心傳錄怨問劉氏
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李文諭子才樊茂實注聖錫其人物如何劉曰李
文蔚孝謹畏過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變茂實沈靜
聖錫敏悟操履有守宋王與鈞苴塘叢賀程左司劉于四選分司仍贊天
官之品藻萬機佐理爰稱台輔之經綸山堂考索品藻文章　曾子文章
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歛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
安敢言談議漢儒自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盖操戈入室自名數中罪
人而惡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
奏於浴沂之琴附高冀於李杜之風借餘光於昌黎之北斗摘文選而
不敢下文選之慾學唐史而不敢斜唐史之繆吾史通為談傳不敢著析
微以議于玄示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

意旨讀事斯語之訓墜於玉筍翔多路缺望識驅體備之風羣星當而有
發焉廢疾而有起焉雖磐正大不無容才揚己之譏三都宏暢莫逭梓覆
醬瓿之誚吹毛求疵尋長短短讀悖吳之書而悟孫吳處知扁之術而訴
和扁又安敢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刪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詋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
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蠡
管耳孟軻紙排異端主盟正道折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
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
子者非十二子併以及聖濟之眊荀況實苗稊中一蝡蟻耳今日士夫其
弊又有甚於此者辛居聚訟此惟秦七黃九坐於雞窗雪案則曰吾文當
得孟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兮於品彙倚伍則曰吾賦可以倒
賀馬之高壘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飄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孫松撐
孟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雄健者
以艱澀議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疎闊迂緩議其品藻不為不
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算于為亥茲狀貌乾梧可盜
椎長之廚腸胃空虛類象周公之服飾遼東豕未必不舉手郭揄於河東
衛鄉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矣子貢方人孔門所恥宋朝先正其
用心亦累如是未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筆文莫敢於拙笑目宋朝先正讀書
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雕黃之辭纖抵皆之喙又安敢
相抵嚴耶雖然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覓者考官以沈約
賦雕覓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覓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
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而知不拙於謗己也愚方欲稚前修迷津詞
路正恐雁王如陳肥飫如蒼猪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
誚群書足用　品藻　事對　實録　確論　王嘉香論　許劭史題
體題　優劣　善否　真偽　才否　賦偶　炳若風鑒　昭然月評
或有俊人之舉　或為佳士之稱　人物臧否由此而定　文章高下議
其所為　賦隔　盡已所長雖齊王珪之論　叛人敝改有夫許劭之評
鑒若林宗乃咸稱於伎士　質如子貢寧不敝於方人論無以網
品藻　體字　稱述　優劣　評論　趣舉　才否　真偽

天藻

漢武帝內傳　王母曰太室群文五三天太上所撰傳非其人是為泄天道
可授而不傳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

漢天藻蘇東坡詩楚些發天藻 **鳳藻** 鄭氏諱綺鳳藻讚他人文章好也。 **皃藻** 西漢傳問杜詩傳士卒忌藻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皃之盛於水藻 **鱗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又況紂管之知音山龍之綺紫安能賞克諧之雅韻瑋曄之鱗藻哉抈仙

摛藻 漢隽賓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文選潘正叔贈河陽岳為河陽令是正叔從父故不言名詩曰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呂向注云摛發其文藻美如春華抱朴子安貧篇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宋無鎮云溪呈士集上題桑樂狀元書欽扶述來繪華藻而來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 **發藻** 漢隽屬廞董生一唯發藻儒林宋三興劉蕃縟藻謝英侍郎啓當宗題材汗清發藻擢嚴地榮天斐神扶 **斧藻** 揚子學行篇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枕者唐韓昌黎集芬菲含斧藻宋王與鈞益綬筆謝給事中表批敕於仙掖鸞渚之間粲然斧藻縉紳於路門魏觀之上宛若布帛謝陳侍郎啓呈獻悉資於斧藻妙語每樂於甄陶 **洪筆麗藻** 爾雅序洪筆麗藻 **識深甄藻** 東漢書郭泰傳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士之精藻** 三國魏志邢原傳原謂太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荀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

文藻 蜀志或謂秦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子昔孫子三見衆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者也接于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論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色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貴之忌價執筆子雲之說也賢於己者乎

含章句藻 晉書袁宏傳謝尚謂之曰若乃合章錦藻繹辭流靡擁迷世務探賾究奇逸揚班翰筆中舒詰言亦雅才所居無常人也非本作

枯瘁攄藻 抱朴子用刑篇馳風翩刈枯瘁攄藻白露疑則繁英彫零 **彈毫騁藻** 抱朴子嘉遯篇雖復下帷草思彈毫騁藻幽贊大極翼釋元本 **逸容鮮藻** 抱朴子酒誡篇日之所或不可從也數日者必逸容鮮藻也 **韜鱗掩藻** 抱朴子古篇至理卷也以遐栖幽遁韜鱗掩藻非以

翳景掩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翳景掩藻廢偶去欲詳仙 **先士盛藻** 晉二俊集陸士衡文文賦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瓊敷玉藻 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名理奇藻** 世說新語文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而退

揚葩振藻 北史文苑序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 **好學愛文藻** 北史陽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 **富有辭藻** 唐智威傳天有多能富有辭藻 **玩其詞藻** 宋鄭獬鄖溪集謝學士表斬花參華儒林劃是誰獨玩其詞藻蓋欲觀其謇能 **雕龍麗藻** 宋曾肇元豐類藁回謝館職啓校雕龍之麗藻列架鼇之秘扃

和欒洒藻 宋曾肇元豐類藁詔弟紋讌使和寸欒以洒藻裂幅而摛華 **炳焉華藻** 宋何澹小山雜著賀處州趙守啓獻三雍於禮文未備之時炳焉華藻別七略於道術既微之後卑爾淵源學從治中之質升以承流之重

冰霜之藻 宋沈與求龜溪集賀正啓功名自致早覩日月之光節義獨高史勵冰霜之藻對越三陽之序導迎六氣之和 **敷洽芹藻** 宋李曾伯可齋集通陵楊倅啓威宣北部刑此南山畫佯荊寖之笑容敷洽學官之芹藻

釣魚擷藻 宋馮給宗也士集蘇氏溪堂記可以狩竹莪撐小艇釣魚擷藻曳風弄月 **誤詔劉藻** 周益公龍飛錄初部員外郎劉藻年幕字福州人進之官味誠之在西府擧為幕幕初部有在先詩史詳息人京官劉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年而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

無以易藻 言行錄汪翰謨藻字彥章公吉自元符以未五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辭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食錢 **薄采其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三 二十

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超化藻禪師 五燈會元開爐上堂雪滿寒窓燒盡丹霞木佛水交野渡東鼓洪府鐵牛真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被蒙頭坐兮暖了無知嗣善暹智禪師祥符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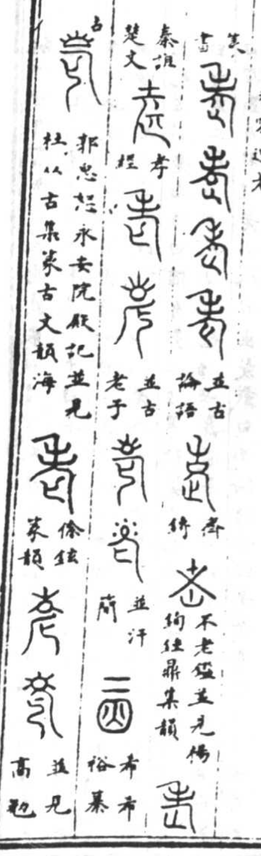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十四巧

老

洪武正韻魯果切并高說文七十曰老許愼說文老考也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盧晧切爾雅耇老壽也又鴉鳩老郭云鴉鳩也俗為鵁鳥小爾雅叟艾老也揚雄方言眉梨耋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眉秀也燕代之北鄙曰梨言面色似凍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八十為耋音絰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耇音苟鮐音臺恕乾都耇也昔者老也皆毛皮皮色枯瘁形皆南楚江湘代語也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傻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老顧野王玉篇力禱切古文老陸法言廣韻魯晧切耆老顏元孫干祿字書老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從人毛匕毛象反毛匕音化徐鍇通釋勒把反宋重修廣韻亦姓左傳宋有老佐鄭樵六書略老去其下體而成字耆考耇孝者耋主義轉注吳棫韻補叶音朗口切釋名老者朽也史記西者萬物之老也荀卿箴賦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把壯者與壽上聲又叶音滿補切者老姓當以此得聲班固西都賦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於故老十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一

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戴侗六書故人老而毛髮變匕也或曰毛聲釋行均龍龕手鑑耇音老韓道昭五音類聚力道切又耉音老楊桓六書統未母氐以尸為老人之狀而下以匕指之匕者老人髮變白背壯之意則老字之意始明矣耇古文省耇從古文或從止耇小篆有統省耇隸老諸偏旁同熊忠韻會舉要半微商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從毛匕匕即化字老人髮化白也會意隸作老字漈傳義通作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果切人七十曰老從人從毛從匕人年高則毛髮匕而為白老之意也借草老心亂也作佬非又傳狎慘韓黃也俗字當借老又抑器作佬差非韻會定正字切來果來寥連老



其書 並古 論語 並古 老子 齊侯 不老盤 並見 楊鈞 鐘鼎集韻 並汗簡 希裕 希纂 秦詛楚文 孝經 古 郭忠恕 永安院殿記 並見 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篆韻 並見 高勉

齋學古頡魏　老　老　老　老　老　老（並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老（孔宙碑）　老（羊竇道碑）　老（祝睦碑）　老（于翔碑）　老（魏修老祠）　老（孔耽碑）　老（五老搖祥）

並洪适隸韻　老（淮源廟碑）　老（老子銘）　老（石路碑）　老（袁良碑）　老（郭仲奇碑）　老（費鳳碑）　老（老子）

廟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顏真卿）　老（蘇軾）　老（黃庭堅）　老（蔡襄）

行書　老（李建中）　老（何氏）　老（米芾）　草書　老（並章草）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黃庭堅）　老　老　老（並張錦溪）　老　老　老（並邵于樞）　老（趙子昂）

總敘

太平御覽老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傺。傺遠也。遠入山也。書敘指南老耄衰弱。老人曰黃耇（師古）。又曰齒危髮禿之老（任昉）。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老而謙曰無耆耇之德（隗囂）。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注。陳人之人也）。衰老曰末暮（選十二）。齒落曰年某齔然而齒墮矣（水傳其歲數）。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鄭玄）。漸老曰年力頹侵（宋書范曄）。又曰年過齒暮（選二十）。又曰往算垂老（劉禹錫）。老曰某日長矣（國策衛）。又曰晏年逝已。老（國語）。老於人曰年先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又曰眉壽（又涑梨。詩）。百年曰期頤（禮記）。拔白髮曰朝生暮拔（左思白髮賦）。又曰拔白就黑（上）。髮白曰鬢變（選十四）。頭白曰顛白成翁（子則）。盡老年曰盡齒（肯）。又曰華髮墮顛（祈序）。老貴官狀曰皎然鬢白（劉禹錫）。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劉龍）。又曰鶴皮鶴髮（庾信）。缺年老曰年歲有記（使五字）。又曰桑榆行盡（上）。謂百歲人曰兒千一島（列子七）。老不過自言曰賤與老知守（選十五）。老扶策乃行曰扶夷延行（楊衣）。老病辭扶見曰往來又扶（治休）。自言老曰吾惟婚既暮（徐陵）。年老曰日薄西山（李密上氣息奄奄）。年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以來某者。上具某歲數）。又曰年且某狀容（上）。老不衰曰超升強

駮（道書）。自言老曰犬馬氣衰（後書公）。又曰犬馬齒殲（班超。殲又作索）。年已長曰年亦寔矣（吾翔）。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呆殊）。老單曰丈人行（司馬）。老年曰垂沒之年（楊勝）。老將死曰旦夕入地（班超）。極老病人曰朝暮人也（楊秋）。婦人老曰容貌改前（杜甫）。罵老人曰死老魅（陳肴）。老不足卹曰何有於二毛（左傳）。老而驕曰猶有童心（左襄）。缺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昭）。又曰髮有二色（孫綽）。又曰二毛（潘岳）。壽過某人曰比某為得年矣（吾翔）。前輩曰宿齒（唐韓愈）。老小人曰垂髮戴白（郭）。論語子曰。老者安之（注。老者養之以安）。人曰安之安我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莊子。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湘泉日記）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雖是俗語。也自有警。數類晉史。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遂義。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廣德中以二十五為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養老

周禮地官黨正注。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禮記射義。酒所以養老。（冊府元龜）禮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必以八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使王誅饗。公卿饌珍。所以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明長幼之序。興揖讓之風。習鄉土齒之義備矣。降及後世。巡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衎故老。或賜飲於瑞闕。或迎與於私室。而又因實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貫之束帛。登板授之秩。開石窌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流于傳史。豈不美歟。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紐。餘分閏位。雖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於鄉黨。其間以兵戚相尋。禮用遂廢。至於國事存問。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異其服玩。亦有國之令猷也。（陳祥道禮書）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遂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
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
學而太子齒。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
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
傳。明帝即位。袒割辟雍之上。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禮曰。天子視學四。養
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以仲春季春仲秋而簡
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
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
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
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
之大略也。漢明帝袒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遺
制乎。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喪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
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
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囚。此以訊馘告也。
視學養老之禮。鄭氏曰。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孤子者。死王事之子也。王制曰。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耆
有國老庶老。國老者。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庶人之致仕者。經直言耆
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
耆老謂國老庶老。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
書契授之。注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
有秩。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注。老七十養於鄉。五
十異秩之屬。正義曰。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
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
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六十七十。已上所養也。此云七
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秩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
食粮。士並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鄉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食黍
粱。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人所出入。多以取饒廣也。
正義曰。門謂十二門。關謂十二關。門關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依多
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所謂
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政事者之父母也。稿人。若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共其食。正義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則
亦稿人共其食。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
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
命之為王杖。疏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老者若
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為奴。曲禮
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
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
其制。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年五十始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君子式黃
髮。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于庠。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鄭
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因此而飲酒養老。正義
曰。經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
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
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陽
用春夏。陰用秋冬。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

老五更三老子孫爲國捐而死王事者又祖三老養致仕之老曰老引户
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
鄭此注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伕文
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王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頌學
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文王世子云凡視學必
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
崔氏云夏文王於虞是二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和敬養也殷
人素質尚淳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養老
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
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
而秋嘗饗與禘是陽故知饗在春食與嘗是陰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
從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按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言冬雖周冬
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惡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
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
春秋合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
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
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
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也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
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尹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
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
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
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
正據可證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
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
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
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
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從國老
之法士從庶人之法故小饗云皆饗者老皆其割烹鄭注引此周人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
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
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
玄衣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
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皆老氣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
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食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
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大樂正學舞干
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
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明其禮日也
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
象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天
合聚必遂養老是以拙焉言始視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也奠之所
有司也然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
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
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
以燕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從者謂以衆納之退所
大謂視也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
就席也反就席乃反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
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對之
樂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
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驗於邑是也禮
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

王有乞言。又從之，未嘗言于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
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
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
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
膠。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有謂有齒賜，有加於諸臣也。尚，猶
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
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次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
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
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於庭。就之，就其家也。老
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割牲，致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
之弟次事親。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過，謂事國君以百
年所在而往見也。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
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
之卿也。不復齒，席之于尊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
雖非族猶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
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
后揖卿也。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
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
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
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介，助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又
有相續代而侍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
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播棄黎老，弗迪。又曰：尚猶詢茲黃髮。

又曰：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孟子曰：西伯善養老。漢文帝具為養老令，
年八十以上賜粟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
下之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
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
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
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
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巫醫御于前，祝饐祝
哽，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
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
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
鳩以養國老，在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
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
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
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

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役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
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
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
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
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
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
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
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
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
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惠以德行年
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桓榮為五更，建中初桓伏恭
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晉亦以王祥為三老，見王文事三

老凡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云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犒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已言其德行之貴者，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享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持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

顯予烝嘗，而有秩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鍾鼓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饗。將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詩思齊雝雝在宮云，宮謂辟雍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孟子梁惠王章，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離婁章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蓋何所謂養民，故能以固天下，其意惟與此合。　盡心章，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管子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西漢書高祖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令閭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粟，谷也。粥，淖糜也。給米使為糜粥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豈稱養老之意哉，其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如淳曰：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完徒刑也。有罪在大夫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賈山上書：陛下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額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
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鬻。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若子。無子即復孫。
也。遂申也。元狩元年，詔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
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太山，還
詔行所巡至，加年七十已上帛人二匹。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旅耆老，復孝
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注：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
寡孤獨高年帛。元康元年三月，以鳳皇集泰山，賜三老帛。二年三月，以鳳
皇甘露降集，賜天下高年帛。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賜天下高年帛。四年
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
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
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
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三月，詔以迺者神爵嘉祥，賜三老帛人二
匹。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賜天下高年帛。四年二月，詔以迺者鳳皇甘露
降，又神爵集，賜天下高年帛。五鳳二年三月，鸞鳳集，賜高年帛。甘露二年
正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三年，詔以迺者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元
帝本紀：初元元年四月，賜三老帛。四年，祠后土，赦汾陰，賜高年帛。五年四
月，賜三老帛人五匹。永光元年正月，郊泰畤，賜雲陽高年帛。三月，赦天
下，賜高年帛。二年春二月，赦天下，賜天下高年三老帛。建昭五年三月，
賜三老帛。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賜三老錢帛各有差。鴻嘉元年
二月，賜天下高年帛。哀帝本紀：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賜三老
帛。平帝本紀：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高致仕者，參分故
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三年，賜三老帛。四年一月，大赦，賜天下高年帛。東漢
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
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
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曹褒傳：褒受詔議立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儒林傳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
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袒割辟雍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
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

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
安車軟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
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軟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
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
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
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
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
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
以孝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復
除之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鄧展曰：某五以一公為三老五更
無常。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素積。
親射大侯。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
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同也。韋玄
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日有樂，故不復合樂。
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
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
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
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
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
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
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
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詩云：三壽作朋。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
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illegible]
卜之以其見[illegible]焉。進修之以孝養。又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三
公進供禮亦如之。漢周五經要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
亂，法度廢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養
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竊謂
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
視猶子也。實者曰：且按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以從鈞議，漢

焉之。天子亦然。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曰。
漢宗廟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斯化也。本流
合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本紀。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
之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謂十月元日初起明
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朕躬謂朕微也。間暮春吉辰。初行大
射。令月元日。本紀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
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
後。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視之。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慚
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
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卹幼孤。惠鰥寡。稱
朕意焉。三年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皇太子。賜三老爵
三級。八年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十年閏月甲午。幸南陽。日北
主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十七
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備三雍之教。躬養
老之禮。　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
為五更。　三年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馮魴。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
許之。其冬為五更。詔朝賀就列侯上。出本傳。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三
老爵人三級。　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　元和二
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五月。詔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章和
元年七月壬戌。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
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十月。
幸長安。詔賜行所過三老錢帛。　八年春二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五年九月。南巡。賜所過三老官屬
及民百年者錢布。　元興元年十二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安帝本
紀。永初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　元初四年秋七月辛
丑。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
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賑護寡獨。稱朕意焉。紀代通典。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　延光元
年三月改元。大赦天下。賜三老爵三級。　李充傳。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
八。以為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順帝本紀。永建元年正月大赦。
賜三老爵三級。　四年。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立
皇后。賜三老爵三級。　三年五月大赦。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
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
賜三老爵三級。　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賜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
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　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賜所過道傍年九十
以上錢各有差。　蔡邕。靈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事云。清廟祭祀。追往孝
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本傳。　光和元年
冬。行辟雍禮。以光祿大夫楊賜為三老。本傳。　東漢會要。靈帝以袁逢為三
老。賜以玉杖。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
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
鳥也。欲老人之不噎。上海一云。取春物始化以助生氣。　玉海。東京賦。日月
會于龍狐。人事之勞疲。因休力以息勤。然權所於春酒。執鸞刀以袒割。
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敬侑威儀。示民不偷。我有

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辟雍詩。皤皤國老。乃父乃兄。冊府元
龜。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
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授
楊彪光祿大夫。又云公卿朝朔望。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
王制几杖之賜。所以寵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
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
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
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高貴鄉公甘露三
年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
崇執乞言納誨。著在傳記。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
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雄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
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
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
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冊府元龜。自魏甘露
曰。後晉書志。二年。行養老禮。不言其主。北史其禮亡矣。　杜佑通典。甘
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

史評三老下。毋書段灼傳。武帝時段灼疏言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兄事五更。所以明敬。陛下
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冊府元龜晉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高年帛
人三匹。 永興九年三月。大赦。賜高年帛。三匹。 明帝太寧三年閏三月
即位賜孫老帛人二匹。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賜孤老米人二
斛。 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賜孤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宋書孝武帝
紀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
月幸歷陽郡賜高年帛。 文帝元嘉初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
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南齊書武帝紀永明
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
可增俸。詳給見役。冊府元龜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
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
自今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
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老 養老二

魏書太武時居地侯羅結年百七歲爲長秋卿後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
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
焉。本書羅結代人世以功名稱事傳道中年。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
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愨。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
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文成帝紀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
至于鄴。遂幸信都。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
子不從役。四年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大官廚食以終其年。 孝文
帝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賜高年布帛。太和元年十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
從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賜以衣服。三年五月。詔曰。昔四代養老問
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四
年七月。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
不徭役。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十五年八月。議養老
十六年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元爲三老。以
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后王法玄猷以
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訓孝悌於
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
若求備一人。之古哲。救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
則易爲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公
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敦
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
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
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
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
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
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
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
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遵所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夫

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敎則然仰稟先誨。全遵猶昔。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馬斯彰元馬斯顯奚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元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耋罔祿然况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曰游五更養素蓬廬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勅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常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時冀護為外都大官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通鑑綱目武帝永明十年魏主養老于明堂。注魏司徒尉元大鴻臚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集覽玄冠記玉藻篇注云。玄冠委貌也。青紗單衣單與禪通音丹前江充衩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單。後公孫述為馬援製都布單衣交白繒單衣。注見去年肅拜詳詁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且乞言猶記內則篇曰有乞言。注有讀曰乞又從之求善言也。國老庶老記王制篇疏云。國老卿大夫士之老者。庶老庶人在官之老者。唐禮樂志所司奏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九月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詔相兗豫二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八月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老不能自存賜以粟帛十九年四月帝彭城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老疾不能自存者賜粟帛。六月帝自代齊還車駕所經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二十年二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三月燕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二月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五月泛渭入河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時裴安祖為河東州主簿。僕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帝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北史魏文帝紀太和二十一年九月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大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夫平陽公丕為三老孝明帝紀熙平二年四月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神龜元年正月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

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正光四年七月詔曰。半道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黃耇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強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籍然以德尚壯許其縶維令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仕或停私歷紀甫授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或新解縣吏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為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五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所部優養黃髮以詢哲言。魏書孝靜帝紀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几杖。後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六月己巳。版授高年刺史守令各有差 武帝紀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詔先經有戎官年六十以上及民年七十以上

節級版校官杜佑通典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以大傅燕國公于謹
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
老荅拜訖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
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
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
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
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
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
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冊府元龜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
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正之道在於賞罰而已又曰言行者立身之
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
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
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通鑑綱目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周主
養老于太學 注明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式已政治之要道也此三

代而後衆寡十五百王行此禮者不過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繁一時觀
聽而已矣不有真得進古之益者也另考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
道不可行於世都 其覽中楹兩楹之間也記禮君南孔子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主兩楹之間南向鄉明人君聽治正坐處凡素衡也人所見坐所
以安身故加諸老者猶者不及焉為貴也在羽古今注以木直夜下冠體
不長尺馬故曰鳩鶴養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騎音潤杖曰也以酒口酳
以水曰漱蓋老乞言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養老禮冊府元龜保定三年
七月丁亥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版授有差建德二年詔曰
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驅彼兆
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
霑邑里 宣帝時柱國閻慶於武帝朝抗表致仕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帝
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十段醫藥所須令
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書禮儀志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
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裒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
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
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釬劒

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
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
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九卿正履國老庶老各
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
酒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酏於國老庶老皇
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
下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敕即給不為常也 文帝紀文帝
踐極令皇太子就周致事柱國閻慶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煬帝紀大
業五年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十月癸亥詔曰
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為來一作師取非筋力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廣延黃髮更令收序務
簡扶傷無爵樂膳庶其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
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
者量給祿廩以終厥身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宮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
有差七年二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
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

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
縣令唐書禮樂志孟月及季冬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
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品以
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
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
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
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
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眾國
老座於堂下西階之東西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杜氏通典云每
純者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
庶老席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大樂令展
宮縣於廷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
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
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
向左玄酒右坫以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
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

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入。初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博士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座。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從容宣於上。惠言

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高祖武德三年。幸稷州。召父老置酒高會。賜帛。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布。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詔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十月。幸隴州。詔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就加優恤。五年十二月。幸溫湯新豐。賜高年帛。六年三月。幸九成宮。八十以上賜粟帛。五月。宴岐州父老。賜帛。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錢帛。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是年。車駕在洛陽。幸魏王宅。禮高年也。權潁川人。精究藥術。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二年二月。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十三年正月。朝于獻陵。三原縣人年八十以上賜物有差。十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賜同里老人物有差。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所過州賜高年粟帛。五月。并州父老請駐幸。帝賜宴於武成殿。仍賜物遣之。十一月。蒐于伊闕。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綿帛各有差。上海。月觀十五年

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宋汴滑陽高年於月觀殿。奏九部樂。賜帛二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鄉城丘郎三什豐長四鄉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州數百人。賜坐。父老年上壽。賜帛有差。十七年六月。并州父老詣闕賀皇太子踐阼。晉陽賜宴及物以遣之。十一月。以貞石表瑞。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十八年十月癸卯。以將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歲以上氈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上攝。貞觀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遍省風俗。時九州高年。時照舊鄉。乃宴州故老。咸賜於端闈成迎與於林宜。而又同豐休之集。年古化之程。時賜九鳴杖。帛之來常。登既授之杖。問石部之封。所教化之大本。蔵立之令典。十一月壬申。至洛州。遣使賫璽書詣鄭汴懷澤四州。問高年。宴賜各有差。廿年。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賜有差。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州縣高年賜粟帛。行幸次河陽。女子呂年百七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氈被袍各一。綿帛十段。次汲縣。女子崔張五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三月。次中牟。林張道鴻之廬。賜以衣服。道鴻任郎將。無他事。仍少時常遊名山。得服食之訣。居人間每餌金膏。時年百四十六歲。十月。次營州。召父老

年七十以上。賜綿絹袍綿等。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賜物有差。二月。發并州。賜所過高年粟有差。七月。幸靈州。賜高年粟帛有差。八月丁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二十二年三月。至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粟帛。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雨降。賜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太宗賜李靖靈壽杖。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賜粟二石。帛三段。百歲以上各賜粟五石。帛十段。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赦諸年八十以上各賜粟帛。己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二年二月。幸洛陽。父老百歲以上氈被一具。袍一領。緣綿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各賜絲綃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上老人粟帛有差。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氈衫綃絹及束帛有差。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并賜氈被衣帛各有差。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年一百三歲。遣賜絹二十疋。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物及繒綵。乾封元年正月。改元。詔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授刺史司馬。量賜粟帛。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賜高年衣服粟帛。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仍節級賜物及黃袍而遣之。正元三年

三月自以州温湯還賜八十以上老人帛弘道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老人
百歲以上者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馬
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者板授縣令婦人並賜粟帛顯慶四年閏十月
辛巳賜民八十以上鰥寡粟帛五年三月丙午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鰥
食粟帛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藉田大赦賜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
刺史緋衫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衫木笏　玄宗開元二年九
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
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爲子朕寅奉休曆祗
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祀念其將智尤重乞言俾申恩於几
杖賜布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
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總使設酒食一準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
杖于其家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年老九十以上并
篤疾各賜物四段綿帛各一匹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
八十以上賜物五段板授上縣令賜緋婦人板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
七段板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板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板授上州
刺史賜紫婦人板授郡夫人十一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百歲老人賜
帛五段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付十三年十月東巡至濮州河南河
北五百里內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一月封禪禮畢徐曹亳汴許仙豫等州
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二月至東都京兆父老拜賀共賜帛以遣之十五年
詔曰吏部選人有衰老不堪釐務者優其資敘仕量賜多少粟帛十七年
十一月詔諸州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十段九十以上賜五段八十以上
賜三段二十年十月祠后土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粟五石八十以
上三石二十三年正月藉田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板授上州刺史
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馬七十以上所司量給酒肉各令存問二十
四年八月千秋節宴京兆父老宴勅並宜坐食訖樂飲無賜物二十六年
七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賜粟三石帛三段百歲以上
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加板授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大赦詔天下侍老
百歲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九十以上
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粟三石綿帛三段八十已上板授鄉君粟
兩石綿帛兩段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縣
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毋孝假者矜其在喪此王政優
容俾申情禮而官吏不依令式多雜役使自今已後更不得然三載十二

月祀九宫貴神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
上綿帛三段粟兩石六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年以上賜
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兩石仍令長官存問七載五月
加尊號詔京城父老各賜物十段七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其妻板授縣君
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婦人板授郡
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板授縣令婦女板
授鄉君仍賜酒麵八載閏六月冊尊號禮畢詔高年給侍存養因時定式
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大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一人充
侍仍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常式處分十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
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綿帛三段粟三石大夫七
十以上婦人七十已上綿帛兩段粟兩石十三載二月冊尊號禮畢詔天
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
石八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婦人板授縣君各賜綿帛兩段粟兩石　肅宗
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縣令仍
各賜物五段二年十二月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並賜緋魚
袋上元二年赦詔天下侍老未板授者與板授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親
祠南郊禮畢大赦詔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
縣令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發興元詔本府耆老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
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
事韋建為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優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
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絶常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
昕等始也　順宗即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賜各有差仍令官
吏就家存問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天下百姓高年賜米帛羊酒十四
年七月冊尊號大赦委中書門下選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頒賜
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令鄭覃往鎮州宣慰其四
州之內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給粟帛長慶元年正月郊禮禮畢赦制天
下百姓高年者賜粟及綿絹有差三月以盧龍軍節度使劉總歸朝管內
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問給賜粟帛[illegible]
[illegible]劉贊奏文宗陛下恭高王以救人情五代史書莊宗
紀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詔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使與給復永
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從役州縣不得差徭十月德音有子
道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

王所重養親之道為子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徭俾遂奉養。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洪荒之內鄉黨之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問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子差役仍令逐處簡署上佐官六年八月帝幸鄴都制管內耆老八十以上者各與授上佐。 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一月左監門衛上將軍李建崇右神武大將軍安仲左領軍將軍慕容業右領衛將軍劉彥璋各賜紫衣正錦袍金塗銀束帶時建崇等皆年七十餘太祖以舊將累為刺史留侍老居班列故有是賜仍令每日內殿起居退就公食。宋史禮儀志養老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夫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坐揖羣老亦揖皇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率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坐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坐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羞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中安之樂憲言成協之舞畢文舞退作崇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坐前奉禮郎引羣老復位俱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坐太常卿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翼日詣闕表

謝政和五禮新儀嘉禮皇帝養老於太學儀 陳設 前期三日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大次於太學敦化堂之後儀鸞司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南皆東向又設文武百僚次文官於門外之東西向武官於羣老之南東向皆北上又設三公親王使相執政官以下次於國子監門外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文宣王廟殿之東又設於敦化堂上當中間鋪御座於幄中皆南向儀鸞司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五更座於其南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五更之後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廡設庶老座於眾國老之後俱東向北上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典樂位於宮架之北大樂令位於登歌樂虡之北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前楹門近西稍南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尚醞設酒尊於東楹之北西向加元酒有坫以置爵尚食陳珍羞黍稷之屬尚輦奉輿輦繖扇於堂下輦林設眾國老庶老酒器於西廡車駕詣太學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殿後殿上前楹施簾儀鸞司設導駕官次於殿門之外大晟陳宮架之樂於宣德門外稍南北向所司陳法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其日未明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太常令進金輅於宣德門內南向設千牛將軍一員位於輅前北向門下侍郎一員位於左輔位之前贊者二人位又於其前尚輦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班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輿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祗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茶酒下並先退次當日直係宣名常起居贊祗候引駕[illegible]前導皇帝[illegible]東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局隨表官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至大慶殿後閤降輿入西閣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易其服少頃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左輔門下侍郎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慶殿西階下立北向東上[illegible]次引導駕官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定以俟奉迎前導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illegible] 通事舍人引[illegible]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降[illegible] 扶警蹕侍衛常儀宣贊舍人贊左輔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 [illegible]將[illegible]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皇帝出大

慶殿門外至金輅所千牛將軍前跪執轡左輔進當輿前俛伏跪奏左輔
具官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左輔奏請準此來
黃令輔前東向進金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前
導門下侍郎進當輅前俛伏跪奏門下侍郎具官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
訖俛伏興退復位凡門下侍郎奏請准此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
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奏采茨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
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車駕動稱警蹕左輔先詣宣德門
內以俟門下侍郎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及宣德
門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
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勅侍臣上馬諸侍衛之
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
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左輔門下侍郎之前侍臣上馬畢門下侍郎奏請
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樂止鼓吹振作法駕鹵簿前導詣太學車駕將
至學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分引文武官宗室客使禮部
祠部郎官太常寺國子監太學官并諸生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
門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
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頭門外回輅南向導駕官分左右
立千牛將軍立於輅右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尚輦奉御進輿於輅後
皇帝降輅乘輿以入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各還次以俟酌
獻文宣王前期太常設祭器於文宣王神像前光祿實之左一籩實以栗
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犧尊一在殿上前楹間實以供內法
酒香爐一在神前又設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
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象尊四一於殿上前楹之東一於前楹之
西三分設於兩廡之北供實以祠祭法酒皆有坫設良醞令位於文宣王
酌尊所北向其日皇帝既歸御幄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立於幄前東
向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引
尚書侍郎以下文武官各朝服入詣殿下位如儀同班引左輔奏請中嚴
少頃又奏外辦太常卿詣御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酌
獻之禮奏訖俛伏興簾卷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升自
東階詣文宣王神像前太常卿奏請皇帝跪又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侍
臣執爵詣酒尊所良醞令酌酒以授侍臣侍臣跪以爵酒進皇帝受爵三
祭酒受爵俛伏興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

拜太常卿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歸御幄簾降太常卿詣御幄前跪奏禮畢
簾卷皇帝出幄乘輦詣太學如別儀禮部祠部郎官太常丞博士及國子
監太學官分詣殿上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分奠如常儀養老其日車
駕初出宮量時刻遣中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
車前後導從至學門下車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皆集於
其次皇帝既謁至聖文宣王畢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
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文武百僚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
入就位如視學儀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
西東向北上奉禮郎先贊國老次衆國老次庶老並出次引立於三老五
更之後重行異位禮直官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
將出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
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南向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
皆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入門宮
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
後立定樂止太常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如初宮架和
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太常博士揖三老五更升自西階國老衆國老
庶老立於堂下三老五更至當堂上當御座前北向并揖羣老揖於下皇
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
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以
下俱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先
詣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之前樂止次尚食奉御詣三老座前執醬而
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
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國老庶老之前國老庶老等皆食大樂正引工
入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文舞執籥翟三老所酳者言善行書以宮架
作申安之樂寫古威協之舞執業大舞退作文舞之舞終並三老
下降進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上當中立東坐羣老仍堂一
位俱北向然後皇帝起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
樂止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曰拜拜皆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皇帝
降座太常卿前導皇帝還大次文武百僚客使學生等以次退三老五更
升安車導從而還明日詣闕表謝車駕還內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
御幄於大慶門外之東南向其日養老禮畢皇帝既還大次所司轉仗衛

國濤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僚宗室客使並先詣宣德門外就次以俟立
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廟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
尚輦奉御進輿於學堂前。導駕官俱詣學堂西階下奉迎。左輔奏請中嚴
少頃。又奏外辦。乘輿出。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
駕。奏聖躬萬福。訖。步導出門。太僕卿先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
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左輔奏請皇帝降輿乘輅。自十仍丹大輦若
未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陪乘。駕如來儀。門下侍郎
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將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
請車駕少駐。勑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
臣上馬。贊者承傳。勑侍臣上馬。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
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宣德門。文武百僚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
迎。車駕至宣德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導。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
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大樂正令撞姑洗之鐘。左五鐘皆應。宮架奏
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未輦即
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乘輿以入。至大慶殿後閣。左輔奏解嚴。通事舍
人承旨勑群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三老儀注太寺割于臣等謹按

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
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耆老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
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始迎拜於門屏
之間。與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
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
之儀。蓋適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删去親拜之文。以合經典。又老
者不以筋力為禮。則三老進見。欲乞特與免拜。但令贊禮者引當御座前
躬揖。皇帝為興。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為之。庶不失禮意。伏望揆自聖
學。批降指揮。修立。取進止。政和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御筆依擬定修立
文獻通考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
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
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
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輅
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
門外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入
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

其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
學。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其次。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
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群老出次。引立於
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
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太常卿前導博士先引協
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
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
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
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群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
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
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夫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
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
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
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
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尊所

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
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
皆食。皇帝即座。大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
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
行。終之。二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
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
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
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
還。通事舍人引群老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鑾駕還宮。一
書云玉海宋皇祐燕京載父老二年九月辛亥之賽訓堂十月乙亥燕京
載父老於錫慶院。容齋三筆晁無咎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
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濬州軍事判官晁仲
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弟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濬州請
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容齋隨筆唐時赦宥推恩於老人絕
優。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
之故。推恩少優。有增秩賜帛以爲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遂文聖宗紀

統和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一百三十歲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元史成宗紀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文苑英華養老德音詔令作大上皇康復詔　門下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受敬崇極日嚴之養祗慄斯在近日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在懷不遑寧處博求醫術備盡鍼療祈吉明靈其陳懇爲上玄降福遂家昭祐應時康愈萬福咸宜吉事之隆實惟家國思惟僅樂洽于卿士然而尚齒崇孝德教所先饗飫是加義起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父老人八十已上并孝子順孫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寵要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　劉公是先生集四代養老論　卷十十七　養老蓋以盡孝意也　劉子曰以養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貴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梭除於是乎體解折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修其物爲其意而不待能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慾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焉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尊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備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要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成若悌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成若下管象武則臣成若所以感之以大愛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養老有傳文賦　七卷　賢老皆有傳文昔者五帝之世三代之君養賢老以致孝焉傳文而無文禮尚引年俾無遺於壽耇書成謠仰必廣記於見聞豈不以王者天下之達尊老者君上所當養或志其德以形法或乞其言以自廣史也不具世方安仰是故雖學異於庠序程殊於燕饗必有執簡之

士以者其徽猷必有傳信之書以存其忠謀想夫爾爾者德頒頒上賢往校之几既肆之筵行綏乎適則下從而化言號乎口則衆忻而偉勒成一家固既期而紀者度越諸子由忠孝而名篇且夫柱下偏任也猶有主方書之官宮中燕處也尚存貽形管之道執貴乎天爵執尊乎國老作而爲萬來之師語而爲歷代之寶書之於策俾衆允以皆傳必也正名信傳厚而能係豈非徒善者民弗信徒法者衆不懷南面之主主尊也而老必養養老之禮全備也而史必皆事父事兄諒溫文之斯在記言記動徵京專之能備漢以書法著神君之詞楚以德燃紀山人之告語矣則北正顯名則不厚豈若臨雍講禮推于道而躬行直筆成書垂孝稱而緯有所以教諸侯使之悌所以明天子必有尊假良史之吉述昭著乎之斯傳是使無之將來拜會涼於衆俗施於當世達信孚於庠序發揮禮經欽若政紀詢黃髮者尚謂之無過存典刑者固所以致理大哉三五之治醇乎醇傳之傳史　秘府書林　海歷代養老其禮不同　李泰伯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爲國老士爲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姜氏叡公孫安從旋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養於人事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也親袒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敬莫不與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九州矣李文昔紀宣審患漢朝無白首耆艾之臣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李固亦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二子可謂知國體矣　楊傑無爲集周燕養老禮賦　無修三代養老之禮　古之養老禮莫如周燕三代之常法新一王之令猷尚文德以唱風興章猶盛奉年者而興教飲食參修昔自有虞訖于二代必重年德以均仁愛然而禮有質而有文事或興而或廢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無明而老者養之常主之餘風盡在大抵燕者虞之禮饗者夏之儀大牢而食有商所爲天下未有遺年者周人兼而修用之就膠庠以致勤高年年華順陰陽而爲具異制同施莫不鼎俎豆籩牲牢酒醴然四代之異制革一朝而爲禮貴親尚齒德爵當雖曰緣風黑衣素裳深燕縞雖然在

休之如樂之作也。六樂並用。學之建也。五學相參。而況養庶老而明廣憲。
事國史而記高誼。得不比前世而文盛。優上壽以恩章。尊耆艾於每年。時
凡有七。歲豆觴於一日。事備其三。故得風始朝廷。化流寰壤。春夏爲先饗
而後燕。秋冬爲先食而後饗。舜尚湯之盛事。得以追修鄉國學之殊方。各
隨所養。同非岐昌之德盛而大。武發之功崇而嚴。武工治定。姬公思無。則
何以設珍具以究備。紆烝民之仰瞻。且與夫禮用四朝。記者其意侯之盛。
文同三代。史臣非漢德之矣。則知兆民莫不親其親。聖人惟能老其老。推
年齡以優事。監古昔而順考。孔子曰周郁郁乎文哉。未必不由於此道。徑
明道集南廟試策　問　權曰。五常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
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
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
上不可聞也。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
一歲凡幾行之。宜詳所聞悉著于篇。　對　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
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竭純王之心純
王之政。此侯何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
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
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忽於親而慢於長
者哉。粵夏商周之盛王。由此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
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
章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
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特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
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俾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
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添御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
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
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
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
是也。所服則深燕縞衣之類。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食之禮。三代之制也。
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
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養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劉北雲先
生集來問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序賴乜以
爲燒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執事采
故習益明。且共史封之春秋。能錄其暗彫之質而不能反其編郡之成德。

日削之饗鄉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諳練之素。則有天下者亦
何事而不取助於無欺之耄老乎。國家大德紹休。教孝乎元元之民。亦可
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乞言。則莫或聞焉。豈亦有未暇耶。考之禮有
視學視饎獻醬執爵之事。在焉。求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從
之前代。則西漢之於孔光。東漢之於桓榮。晉武之於王祥。其區區典禮有
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遠慕前代之闊典。舉而措之吾世。以爲甚盛觀
當何施而可耶。　江政議給養老　蓋聞文王發政施仁。未嘗不先之以鰥
寡孤獨四者之民也。文王之德可謂至矣。伏惟皇上每有四海之廣。兆民
之衆。常恐一物不遂其生。一民不得其養。每詔民間如有鰥寡孤獨老幼
殘疾不能自存者。仰各處官司收養。令郡邑置養濟院。按月給衣糧賑贍。
及有病。令官醫以藥治之。仍仰正官提調。常加存恤。毋致失所。其至仁大
德。允有過於文王者乎。然丈民循舊弊。不欲體上安養之意。但懷賄賂之
心。不即具錄。遷延沉滯。致使窮民顛連困苦。未免溝壑之患。區區小子。生
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固知斯弊常爲寒心。今辱家國恩。一旦擢至
牧養之職。固可革前弊。用心体訪。民間應有合養之民。督令里甲隨時從
實具報。依准收養如此。上可以副聖君愛養之意。下可以遂窮民樂育之
情。豈不偉歟。銘曰。鰥寡孤獨殘疾之人。顛連無告。天下窮民。唯我皇上發
政施仁。先此數者。于養惠均。柔老之民。史惟利惟蠹。庶有夫養衰。良莫仲可
革前弊。救孫卹貧。欽遵皇命。布此陽春。無金合璧賦偶　華髮旅男　氷
年僧矛。　元老杜石。　元五借伸。　想其高之也。蓋伏標僳而針雨。　想
其貴之也。亦欲當章而見之。　肆廷鉞庠而禮意編高。　前經復鋘而物
俟備倢。　于以致大饗之養。　于以祈介壽之養。　大事道民。石亦必致
懽。　武皇後放。而常先嫁者。　方叔非壯猷。則當姚執徒。　任公以買壽
則旨邦乃濟。　宜伏谷致禮尊秋晉旦。　則安國宗家爲當道。　內必
極其實狀。　水更如於禮觀。　父事周山之老。　師抱清水之哲。　執猪
刲壯以養其禮。　安車設几以尊其德。　周書衣履稿久。　書燕曜屢饗
陆。　幸遣上齒之年。　宜乎燕乞之禮。　今日春酒。　兵以永樂。　得福
喬惠。　禮制遣年。　還云奉勝五。　禮田什樹廣。　鶴髮很進。　龍領肅
迎。　肆廷挾几而送客恩厚。　刲壯犹豐而形雲于梓。　三人去矣。　封進
五卷。　四皓避於秦邦已遠。　勝若以殞其身。　執醬以饋其食。　有上
序古學之卿。　有事於二膳之羞。　杖於國杖於朝。　年編高德編郡
猶求古論。　武沐洪休。　賦隔　燕若姚虞。允屢事親之道。　吾如文后

益彰同勝之娛。我以軒書。以及他人之老。古稽載記。未遠天下之年。
必有其道。三老再興於太平。史稱嘉惠。五更形諸於安史。南山特
起。謀求漢綱之安。渭水來歸。歷見周士之望。學重經業。絕倡漢史之
五。置上 頌揚文化。計百歲壽之三。丈老 壯者扶之敬。得消年變。與
太公之遇。史存天休。 後席以來。周官事無種之比。拓雁而升漢呈。攝
有扶之休。 扶桑宿從。焉酒輪而遠迹。 扎見重望。暢室杖以後展詳書
脊治保養。主酒酒肉酒肉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粗。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
不勝糲食也。以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條弱。不得不法。食不節則氣不
充。氣不充則[illegible]之弱。
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二

壽親養老新書。壽親養老之事。著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然自後世觀之。
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二帝三王之世。風俗淳厚。人生其間。仕宦時厚。故
能平血氣於未定方剛之際。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人子之愛其親。固
亡彙性而以奉養焉之安其康者。其前寧其所日以志。即可使之燕
佚怡愉。全生而益壽。則禮經所載。謂之備可矣。後世大樸日漓。其元日耗。
七情為沴。六氣乘之。壯或夭傷。老宜尫羸。孝子慈孫。服勤左右。從膳調娛
之外。尤不能不以疾之憂而求之。禮經則不過曰痛癢抑搔而已。若秦越
人過邯之所為醫。曾未見之著錄。顧得謂之備歟。孝哉陳令尹。直能纂是
書於千數百年之後。而特詳於醫藥治療之方。凡為四時調攝食治備急
合二百三十有三焉。斯亦備矣。吾熊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鉉。
翁鉉推老老親親之念。紬繹是書有年。猶恨其說之未備也。則又廣集前
脩嘉言懿行奇事異聞。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使老者。釐為三卷。而
方論所述。愈益精詳。是書始大備。吾聞鄒木故家。壽基世積。翁之高祖叔
祖。二母夫人。皆年過九十。備極榮養。今翁亦希年矣。桂子蘭孫。盈庭戲綵。
青山流水。竹色花香。鳩杖鶴杯。蒼顏玄髮。見者謂不老地行仙。蓋是書驗
於公家久矣。茲復不私其驗。編諸梓而公之。豈季孝事夫人以自養之說。
夫能知自養之養。而后能安享子孫之養。此吾於讀書重歎翁用心之仁
也。仁者必壽。錄是八十而歸。九十而耕。百歲而定律令。百世而與諧謀。衍
而為商大夫之八百。曾元而下。家慶一堂。是書之驗將千歲之日至而未
止也。詩曰。永錫爾類。又曰。永錫難老。請為翁三誦之。昔大德丁未中元。樵
西麓苑徹孫序。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
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
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殊為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
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日之心之而興起者矣。
文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
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湯藥。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按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

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illegible]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illegible]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illegible]問所欲而敬進之。[illegible]柔色以溫之。[illegible]饘酏[illegible]酒醴[illegible]芼羹[illegible]菽麥蕡稻黍粱秫[illegible]唯所欲。[illegible]棗栗飴蜜以甘之。[illegible]堇荁枌榆免[illegible]薧滫瀡以滑之。[illegible]脂膏以膏之。[illegible]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illegible]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illegible]昏定而晨省。[illegible]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着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卧地為嬰兒啼。或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illegible]

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孝。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人孝行甚相類也。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着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時奏真人東行。兩家父子會聚之盛至矣哉。[illegible]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倚歟陳子。神猷鍾英。大淵懿範。道廣心平。顧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峰對起。麗澤滋液。傍而不見。有[illegible]其思。寧言走之。顧無僕從。獨此二兒。駕予以出。[illegible]前衛。杖[illegible]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illegible]。往應于門。六龍矯矯。布席開尊。[illegible]而前。[illegible]其壽。何俟斯晨。得見清[illegible]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illegible]。笑歡言[illegible]。非德義益。[illegible]以輔斯世。[illegible]兩稚。亦置膝前。[illegible]莫出[illegible]。[illegible]德星聚焉。高山景行。好德所同。[illegible]有客諸陳大丘。侯跡甚敬。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丘問炊何遲。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具竊聽。炊忘着箄。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俱成糜自可。何必飯邪。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為端。觀其親之喜愠。則其子之為人可知矣。[illegible]

王羲之幸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羲之生七子。羲之又有之。[illegible]

後周李遷哲除真州刺史。其本周也。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饌。未得如遷哲之子孫眾多。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識。頷之而已。此亦可以為盛也。[illegible]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illegible]

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凡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

公權慶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肅容。東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可法也。

鄉坊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崔山南昆弟居世系傳後第二房者廼八子，世比荀氏八龍，仔于從伸，為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鐵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曹孫婦乳。見而史拱順黃印傳。

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同心竭力以致其養，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猶直以告之，視藏於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自兒童不為嬉戲，衰言笑，莊敬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噗頭晨省，未入，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揖恪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省具公裳揖其母。先生忽衆晉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而入京師。中進士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辭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逾壯未娶，或勸之娶，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精思六經，而善為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孝處士。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

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胡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詢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鄉人有效之者，亦返致虛耗。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效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祖納字士言，[illegible]為光祿大夫。王乂字叔元，為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書稱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侍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

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吳顧愷每得父書常掃洒凡書。置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得父之書猶拜跪而讀。受父之命。其敬佩而行。當何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二公以事親為重。以仕進為輕。可法也。

王逢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哲爾為吏。蹇焉進路。收收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素。惟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興悠悲。側睇江濆。憶為童子。當此懷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牢心綿帶之柿。獨包黃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腳受彩。爭傲核。木瓜嬰芬而成質。青乳之梨。頳壺之橘。蜂蛹滲蜜。樝渣甚膳。蓋則有鶉鵝野屬。澤急鳴鵝。清江之青鰣。寒水之鮮鯽。冒以紫薑。雜以芙蓉。腸浮黃菊。俎薦菁韭。

主溪山之松篁。禪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靜然以終日。或獻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妻閑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歸印綬。固非敢淵明之編心。恥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資。懷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在言而志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黄山谷手書云。王鉉稚川元豐初謫官京師。寓家吳川。親老九十餘矣。嘗聞貴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萬外無書爲不久。貨通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知之。詩曰。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朱門歌不得。猶向紅粧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湖南歌也。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此詩之作。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手書載其事。書于其後云。二詩蓋諷之不去之悔。欲其歸覲之意。力勸稚川以歸侍云。

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公相待如賓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伊川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時績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

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嘗滿秉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者亦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羅鶴林大經云。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鐔溪胡氏宗系記序云。吾家自上世以來。事親從兄。多以孝悌聞。曾祖十四公有二兄。雖已異居。每事必先咨長兄。次咨仲兄。二兄不肯而後敢。二兄許行而後行。曾祖妣余太君感末疾十年。不離床席。飲食起居梳沐盥漱使閑皆須人抱負扶掖。子孫婦女左右奉事。惟懼不如其意。祖妣辛太君姚余氏。叔祖妣吳令人。更互直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朝夕匪懈。余太君常慰勞之曰。吾無以報汝等。天當以諸汝等。吳令人果壽福矣。先王父定公登巍科。歷顯任。其立朝正色直言。無所依阿。以納忠君父之意。雖死

不忘憲昔侍文定居湘潭十五年見其將事二親可謂盡之矣翁由白屋二親安樂享祿養者二十年皆出文定官邑之封以入判所錄有名人慈母也道詩書達義理愉顏柔色以事之不足以爲難中大公嚴栻衆弟不可少化文定所以事之者未始伺其意每每以正直剛毅說中大夫而益親信之有晚上兒女三人初以爲慮文定視之如一嫁幼妹與己女恭遣奩具無少異中大臨終以二判授文定曰二弟若不才爲汝之責可嚴教之文定泣對曰誓不忘徒之其後循循然誨以學術先以道義立之當官皆克有成立至使一家烝烝雖婢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實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悌以無忝所生庶幾門風益振家聲不墜豈不善哉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仕至給事中二弟長安止仕至郎件次安老仕至知州三子長致堂寅字明仲次五峯宏字仁仲季籍溪憲字原仲仕至秘書有五子而國大任子季履五峯第三子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至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五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二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爲平東將軍椿字延壽仕至司徒津字羅漢爲司空椿津俱事明太后

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又云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郎中三十二刺史有外題仕少陸

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忠宣知襄城縣承事伯兄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事親從兄仁義之實愛敬之理與生俱生仁之至義之盡也

温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公自序其詩云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伯康温公之兄君從朱大卿安之王尚恭正叔楚建中不疑王慎言叔達宋道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南陽劉驎之爲桓沖長史沖嘗至驎之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沖詣其父父命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沖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意也　德星之聚慈明行酒六龍下食宋明侍講戒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諸子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饌茶湯待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禮度嫻雅杜子美詩亦有門客未及已兒女羅酒漿之句

横渠先生曰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宋査道字湛然歙州人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亦愈孝感之事舉世無之孟宗哭筍之下尤奇陳遺之鐺飯蔡順之異器標尤於患難中得力真西山感故任篤孝爲母吳夫人祈禱詞云天下之寶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難老母疾愈謝詞云莫親乎母實爲命以相依孰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願指臣身之算以延母氏之齡驪黨之壤未銷養藥之功已虛孝行之簡在帝心若此爲人子者可不敬諸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嫗麤醜下叟前致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勝稍語錄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下十數条元是人所以助福壽者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廷老名洪。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
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
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即
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
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
鬱鬱。客來煑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
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
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
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
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
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一炷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貧。普
同受用。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
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
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道人中往往多有壽者。陸放翁云。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
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答。
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
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
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
放翁又云。老棻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
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
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淨掃坊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訣。叩其
所得。繚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是。即本末。君先知者。亦異矣夫。
竹江有日峯丘道人。號河南子。年九十餘。皓髮朱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
蓋。叔祖西巖寺丞招之來。恭草留十餘載。嘗一道藍縈一小牌子。上書詩
四句云。老道因性。使無病爲心寬。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常既是賣卜
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兒爭拾之。黃玉蕙與二三友叩問功名。皆笑而不

言。倘指玉蕙云。子壽高。嘗問養生之術。但指小牌子上詩四句祇焉。今歷
五十餘年。恨知其言之有味也。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曰。夫脾爲臟。胃爲腑。脾
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
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
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麄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
先饑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饐而餲。魚餒
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
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頤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黃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
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松江鱸鱠。繼以
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
足以一笑也。此雖山谷之寓言。然想像其食味之美。妄得聚之。以奉老人
之旨甘。
東坡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
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
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
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
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
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
緣。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柁之瓊艘。各眼灔
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
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舊讀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
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
瓶煑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
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
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
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
糝羹。誠齋菜羹詩亦云。客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煑翠茸纖。人間膾炙無
此味。天上酥陀恐爾甜。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咀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唐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謂同列曰。美不可言。此亦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之意也。

倪正父思云。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為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處貧之道也。又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又曰。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李年九十有四。其一李季叔參政。李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唐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雖老。皆以絶欲早。故功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為法乎。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述五事云。讀書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述齋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淡。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弈棋。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劉後村云。外舅林寶章晚歲奉祠。旹廬略繕葺。小圃粗種蒔。體中佳時惰中短褐野眺。塵坐。穆然忘歸。二子公遇公選。朝夕侍公。跬步不離。衆庭講肄。偶有會意。亟捧書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苦淡者年。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同字子真。合字子常。守寒齋孝友之規。子常事兄如父。家財同廩。讀書同義。每作文同機軸。奕世傳一心。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欣聽焉。子真亦極友愛。逮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剖。斟行同孝謹。賦自為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鶴林羅大經云。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出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窻下。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此味此句最妙。然之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怱怱駒隙影耳。烏知真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邵康節先生年老逢春吟云。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九八十首首尾吟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九十一首惜芳菲吟云。綠楊陰裏尋芳遍。紅杏香中帶酒歸。朮默云。芳樽有酒恣觀樂。猶得咍前戲綵衣。九四十首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無名公傳。自敘尤詳。惟善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不喜過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言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善。如佩蘭蕙。既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道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老境從容。善於自養。既有如康節翁者乎。

呂東萊伯恭橫山吳氏佚老庵記云。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佚。斤斧收聲。輔枝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恭雕繩畦。祗衆京粹。蕲算扑辟。薦貨回祿。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遂宇。搏俎靖嘉觴。驚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袞衣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明以學。既琳既數。扶壺以程。既序既飲。此吳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吾君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

何如。吳君曰。偕得吾物。塗得吾滿。塹得吾醉。出浸遠吾名吾玄。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長嬌登輿。身閑心裸。厭市築牆。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閑以往。肩頹腹拐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匡濟周德。呻吟交於大逵。尊一室之佚。獨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扶竇。𢗅勞振乏。己責紓逋。同其美於是鄉。則畫積山表。裹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畫奴谄其說於辟間。以勸此。記爲勉者英力行好事。歟歲濟糴。寔積陰功。必有紫府真人。延之於上坐者。

辛稼軒詞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義濟倉里中。張濟。除直秘閣。沁園春云。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僊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換奎閑新褒語語溫。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前章記廣濟倉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在兩眉陰德。更長夢玉皇金闕。姓名仙籍。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卻五車書。都無物。漢左右。山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屨。蒼髯如戟。種柳如戚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

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子一周餘半紀。諸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臨。蓊中野服。不戚貂蟬貴。門外風波煙浪惡。我已收心無累。弟勸兄酬。兒歌女舞。鬢得醺醺醉。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耐雲寒霜冷。看君茲鬢底青青。好樓臺初時寬闊。嬉笑一咲何妨。玉臺側。從今康健。不用靈丹僊草。更有一百歲人難老。

又爲婦母王氏慶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未爲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床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遂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爲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嚴高樓壽洪內翰七十六

金閨老。看壽正如川。七十且華延。嶠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門

何如猷窈窕。舞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僊。

鶴橋僊。爲人慶八十。席間戲作云。

朱顏暈酒。方瞳點漆。閒倚松邊荷杖。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額上。

又爲岳母慶八十云。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杯春釀。臙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衣更著。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遇著箇十年便唱。

呂令孩姑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說。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龜椿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于湖(為帥)潭州日。壽黃倅(水舟)母淑人。木蘭花云。慈闈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與覩。都似君家太淑人。

曾祖參政文靖公壽伯母太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云。吾家二老。前有高平生癸卯。君到今辰。誰止榮華九十齡。共惟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逢乙巳春。　上官氏朋溪軍國府判(多坤)樸庵編修戶部提刑(忠肅)之母。　高平郡夫人江氏。文靖公之祖母。皆年過九十。吾家二壽母也。

又有鷓鴣天二闋云。

九十吾家兩壽星。今夫人賽昔夫人。百年將眼新斛衰。十月循環小有春。(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到轉精神。日光如鏡。步如雲。年年長侍華堂宴。子子孫孫又孫。　壽母新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提舉更耀新尊到。綵斧斕斑老樸庵。傾玉斝。擎黃柑。兩孫垂紱碧於藍。使當刊頌崆峒頂。留與千年作美談。

文靖公在朝日。壽母呂國夫人詞云。

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還逢今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十。斟壽斝。列長筵。子孫何似詠高年。各哀千首西湖作。一度生朝獻一篇。

任靜江經略安撫日。元夕奉親出郊詞云。

綵結鞋車五馬遊。傾城爭出看花枝。笙歌十里叢前去。燈火千門月下過。蓮炬引。老萊衣。蛾眉無數擁熏篝。誰知萬里逢燈夕。卻勝尋常三五時。

壽母詞云
滿二望三時中秋三十日也春景方明媚又見蟠桃結子來王母初筵啓
無數桂林山不盡灘江水總入今朝祝壽杯永保千千歲
樸庵編修戶部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歲皇恩云荷得簡州兒稍供
綵戲多謝天公為排備一輪明月照作清虛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醉我
有祿書呈母年萬計八十三那裏暨使和兒算恰一百四十地這九千餘
歲長遠侍
鷓鴣天云天遣豐年祝母齡人人安業即安親探支十日新陽福來獻千
秋古佛身兒孫喜婦何親更欣筵上有嘉賓戴驄出釜雙臺鬼玉節升堂
兩使星
家居日鷓鴣天壽詞云諸佛林中女壽星千祥百福產心田喜歸王母初生
地滿勸麻姑不老泉吾夢佛半千年一佛護庭堂數過九十從頭數
四百餘零一十年序云十月二十一日吾母太淑人生日也今年九十仰
荷乾坤垂佑賜以福壽康寧顧益加景慶今其耳目聰明手足便順五臟
六腑和氣流通常獲平安之慶子孫賢順寸祿足以供甘旨也貴玉總祖
母張氏壽八十有三乃翁怡軒居士賦詞有八十加三迎九十還似嬰童

之句其居與樸菴對門樸菴聞之喜曰吾仁鄰亦有壽母如此耶怡軒慶
母年開九裹詩云又見梅班碧玉枝弟兄相聚看萊衣西方佛慶明朝誕
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孃開九裹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侍侍高堂醉
坐對天花散漫飛
劉蓬如姨壽趙路分八十歲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誰不喜況是精神可人
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萊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
個新詞首教美願同彭祖尚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那裏暨此詞亦用
那裏暨三字蓋本於康伯可之詞
程滄洲壽後溪劉侍郎云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真
學士西園几杖老儒翁木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壽鎮同遙想綵衣圍
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姚狀元賦呂氏宜老堂云此堂清不看珠璣只要
雙親俟老宜春酒儘堪眉壽介斑衣長似孔時嬉婦垂鶴髮陪姑嬸翁撚
銀髯課子詩飽飫菊花潭上水鶴巢猶自拜孫枝二詩貴華富艷人間至
樂孰加焉李方為水言未使過吾之度遙達一翁一向終楊避舉年八十一
其奴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父卿年九十五又見卿來中有小兒
出指下視之宋卿曰此九代孫也不許不食不知其兒哉矣

耆九老圖白樂天詩序云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
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七於東都履道
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
一章以紀之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
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盃氣尚麁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
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
且應無
咸傳諸好事者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洛中遺老李元爽
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高者也續命書姓名
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樂天贈之詩云
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宋洛陽耆英會文潞公年七十七留守西都富韓公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
二公撕晃三朝為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等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
十有二人圖與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焉潞公命溫公序其
事諸公皆有詩溫公詩云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非笑
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庚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
主人
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之事劍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
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
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三

壽親養老新書上意親八十餘增前見畢載扣呼吉甘取是遺豐俗此樂人間更有無廉節翁詩先人怡軒居士年八十有三之母大書屏間時應然方垂髫也既壯扶冊從宜春通守郡袁山官將袁山袁其母施及埜有所至令應然侍七袁之母以行咸淳庚午寓上杭縣倅守劉蕃軒刊呂東萊撰志銘應然與寓日焉中間二則載春夏奉親事注云養老奉親書於是方知此書之名越二載壬申至宜春偏求於東吉文獻故家咸無焉自後司馬俊游意謂此書不可復得矣閱三十有餘載大德己巳春總管冰壑鄒君職其書眡余余手之不釋如獲隨珠和璧之寶口之不置如聆虞韶商頀之音已不勝其欣喜求幾復以其續編來示命名壽親養老新書其中嘉言懿行雅事奇方前書所未有者粲然畢備又何如其喜也君自吾杉遷焦南重作文靖公故宅搆居高明勝有園池亭館之勝經史圖書琴棋觴詠然親友於玉壺中諸郎諸孫珠聯玉立善繼承順其志怡悦其心充謂人間至樂湖山苑落雲月為家四時佳興有癡樂堂樵南小隐二記新書鋟梓抑使世之養老奉親者同有此樂焉錫類之仁遠矣應然雖不獲再逮寸草春暉之志而亦不忘於老萊斑衣之思君昔官中都時曾遇異人授以怡神養性之旨故續書多述老人之所以自養者應然之志喜蓋充然有得於斯鵬鷃同遊亦惟曰各安其分云爾是年冬至節日同郡恭寧玉處黄應然序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 貞元山人鄒應博述

遺藏有玉軸經言五臟六腑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六欲七情積久生病內傷臟腑外攻九竅以至百骸受病輕則痼癖甚則盲廢又重則喪亡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法以呼而自瀉出臟腑之毒氣以吸而自採天地之清氣以補之當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萬病不生延年益算衛生之寶非人勿傳呼有六曰呵呼呬噓嘻吹也吸則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氣以呼字治脾氣以呬字治肺氣以噓字治肝氣以嘻字治膽氣以吹字治腎氣此六字氣訣分主五臟六腑也凡天地之氣自子至巳為六陽時自午至亥為六陰時如陽時則對東方勿盡閉窗戶然忌風入乃解帶正坐扣齒三十六以定神先攪口中濁津漱煉二三百下候口中成清水即低頭向左而嚥之以意送下候汩汩至腹中即低頭開口先念呵字以吐心中毒氣念時耳不得聞呵字聲聞即氣麤反損心氣也念畢仰頭閉口以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以補心氣吸時耳亦不得聞吸聲聞即氣麤亦損心氣也但呵時令短吸時令長即吐少納多也吸訖即又低頭念呵字耳復不得聞呵字聲呵訖又仰頭以鼻徐徐吸清氣以補心亦不可聞吸聲如此吸者六次即心之毒氣漸散又以天地之清氣補之心之元氣亦漸復矣再又依此式念呼字耳亦不可聞呼聲又吸以補脾耳亦不可聞吸聲如此者六所以散脾毒而補脾元也次又念呬字以瀉肺毒以吸而補肺元亦須六次次念噓字以瀉肝毒以吸而補肝元嘻以瀉膽毒吸以補膽元吹以瀉腎毒吸以補腎元如此者並各六次是謂小周小周者六六三十六也三十六而六氣徧臟腑之毒氣漸消病根漸除祖氣漸完矣次看是何臟腑受病如眼病即又念噓嘻二字各十八徧仍每次以吸補之總之為三十六徧是為中周中周者第二次三十六通為七十二也次又再依前呵呼呬噓嘻吹六字法各為六次並須呼以瀉之吸以補之念當精虔不可怠廢此第三次三十六也是為大周即總之為一百單八次是謂百八訣也午時屬陰時有病即對南方為之南方屬火所以却陰毒也然又不若子後已前面東之為陽時也如早起床上面東將六字各為六次是為小周亦可治眼病也凡眼中諸證惟此訣能去之他病亦然神乎神乎此太上之慈旨也略見玉軸真經而詳則得之師授也如病重者每字作五十次凡三百而六腑周矣乃漱煉嚥液叩齒訖復為之又三百次訖復漱煉嚥液叩齒如初如此者三即通為九百次無病不愈祕之祕之非人勿傳

四時攝養論中有云春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夏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秋肺氣盛者調呬氣以泄之冬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但言調此四氣而書中未詳及四氣之訣今聚曹叔祖樸庵臾詹集中玉東六氣全文以明之黄玉寬云袁山東倅得樸菴親傳每日子午卯酉四時行持六字叢室中竹簾布帷隔風為上亦嘗得袁山親授口訣云

食後將息法

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床偃臥頻蘇煎棗啖半升以下人參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臥睡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其心力腹空即須索食不宜忍饑生硬粘滑等物

多致霍亂。秋冬間腹長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薑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橫疾。

養性　雞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溫喫點心飯。若微若服藥。先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溫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為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溫。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為佳。量力行。但勿令氣之喘而已。親故相訪。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通。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一勤洗沈。以香霑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謹慎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

二篇之旨。養衛侍理。皆沈存中懷山錄所述。存中名括

安車　輪不欲高。高則攧。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轍以案聲合之。索如條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簾竹織。緒糊黑漆。少加彩。彩畫又蔽眼。害於觀眺。箱高尺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隱肘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板。加于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距子簪于兩箱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箱下以板彌之。卧則障風近後為窜戶。以備反卧觀山也。車後施油幰。幰兩頭施軸如畫幀。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傅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箱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梁之令平。琴書酒榼扇帽之類。挂車柱及蓋間車後皆可也。

漢名中公以安車蒲輪聞子騫紅革皆齎為親御車。邵康節詩云。喜晴豈無千日酒。惜花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觀看。滿洛城中都是家。又云。大筧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司馬溫公崇德詩。康節不至。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章亦有萬花深處小車來之句。老人遊觀。惟宜小車之適。存中懷山錄以安車為首云。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吏所至擾人。令為三人。其諸應用物。共為兩肩。三人荷之。擬凡杖持蓋雞仗更三人足矣。肩輿者未預客有所携則相照裁損。無浪重複。惟輕簡為便。踏皿皆木漆。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擬凡杖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衣。被。枕。盥漱具。手巾。足巾。藥。湯。梳。

右食匣一。

竹為之。二鬲。并底蓋為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楪十。矮酒榼一。可容數勝。以備沽酒。鲍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修乾果嘉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惟三食盤相重為一鬲。其餘分任之。着月果修皆不須攜。

乙肩。

竹鬲二。下為櫃。上為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筆。墨。硯。剪刀。韻略。雜書冊。

櫃中食挑楪各六。匕箸各四。生米數物。削果刀子。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棊局一。櫃中束子茶二三品。臈茶即碾熟者。盞托各三。敌上可。附帶雜物。小斧子。刀子。斫藥鋤子。蠟燭。柱杖。泥靴。雨傘。涼笠。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老人心閑無事。每喜出遊。康節詩所謂侍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也。懷山錄述遊山之具。適用之宜。晁尚書以道經鋤堂雜誌記雲川城內外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謂每月一遊。明日日可度。每歲一遊。明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踈。令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與山殺野蔌。或遊一兩肩。無肩攜子弟同行。庶踈數得中。亦康節所謂遍洛陽城皆可遊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恭恕挽留。又難違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饍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故時。折合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並前裹。自六月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兄弟書之子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祖信。祖常。祖申有五兒之卷。

老人之性有喜山居者。沈存中云。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往則多阻。數

人則宜靜必在人野相近必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石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葺居左右映帶岡阜形勝最高上地地勢好則居者安也綺達規模從人意匠中門外作池可半畝餘種芙荷菱芡遶池岸種甘菊既可採又可觀賞

狀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合曲尺上平 倚床亦無此用倚亦有尺倚然高低不等非為尺倚 若背以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蹺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 從此上倚為共高二尺三寸 木製藤綳或竹為之 尺寸適人所便增損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倚兒前脫巾科倚繩床坐風送水聲到耳邊 製晉公詩也

醉床　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子面歡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革綵之 卓醉欲臥眠人身不退舉 下虛二寸床底以版偏之勿令通風子面歡下與大牀平一頭施轉軸當 大牀中間 子面底設一拐撐分為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盡五刻即與大床平

矣凡飲酒不宜便卧當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緣有二尺餘前節孔為直足其下為荀欲倚手則歇節孔中二床便於供老制度皆佳

觀雪菴　庵長九尺濶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為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火及飲具適處移行設置床之遠地即就雪中乎之此之望帳椎而門闌不礙瞻眺施之所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此處郊東坡之擇勝亭也東坡守汝陰作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銘略云乃作新亭遶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白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人云宜蜀臨水無遠不載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人效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作四言一章敘其大概之略云我兄和仲甚明立柔視身如傳萄荳不求山巖水詩習氣未療宜以吾好而俾其受頹尾甚清頹曲扎出風有草握兩有亦油面舟匪車亦可相攸養老奉親者為之良可以供遊觀之適云

滿花褥　九月摘滿略蒸不爾則生蟲暴令燥投布囊中將取花如柳絮者欲為坐褥或卧褥以帛為方囊滿實蒲花杖鞭令勻厚五六寸許其上復以綉衣囊之虛軟溫煖他物無比春間不御則被去褥衣出囊挨筅燥處略暴之歲歲如此南方海閩中有木綿亦不及蒲花之柔煖

湯鍪　溫酒為鐵銅鍪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盞排湯中酒溫即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僮僕紛紛殊益幽致

羊羔酒　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麴十四兩諸麴皆可將羊肉切作四方塊爛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許拌米飯麴更用木香一兩同醞不得犯水十日熟味極甘滑 宜如此或做下

雪花酒　羊精膂肉一斤去筋膜溫水浸洗批作薄片用極好酒一升煮令肉爛細切研成膏別用羊筒髓三兩脊裏脂一兩於銀鍋內鎔作油去滓却入先研肉膏內并研令勻又入龍腦少許拌和傾入瓷碗內候冷每用時取出切作薄片入酒盞中以溫酒浸飲之龍腦候極溫方入如無腦入木香少許亦佳二味各入少許尤佳　二酒宜為吉甘之奉

荼蘼酒　好酒一斗用木香一塊以酒一盞於砂盆內約磨下半錢許用細絹濾入瓶密封包臨飲取荼蘼百英浮沉酒面人不能辨查花和露紅

小蓓取十蔔去枝葉用生紗袋盛掛於瓶口近酒面一寸許密封瓶口三兩日可飲或以湯柑皮旋滴汁數點於酒盞內亦佳

此酒色香味三絕宜奉老人清興荼蘼本酒名也世所開花元以其顏色似之故取其名唐書百官志良醞著令供荼蘼酒令人或取花以為枕囊故黃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香炭　以精石炭屑之生葵葉雜搗為餅錢大暴乾焚香雖致冷濕地火亦不滅石炭相郡煤子最佳餘處者性急勁之則火滅不得已清泉者次之長泉者又為下

一法杖炭末五兩胡粉黃丹各一兩合擣為細末着糯米膠和勻作餅子候乾火內燒通紅以紙灰埋香爐中焚香經夕不滅不消

淨真香　虛堂清夜宴坐焚之降真香一斤沉香四兩龍腦一分蜜和之

茅香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可入印香中合香附子末用

四品奇香　雪梅香　丁香一分沉香半兩炭篩研半兩末之拌取些兒爐口爇人人道是雪中梅

江梅香　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分茴更用薑來與半兩麝香少許是良媒

百花香。一兩甘松二兩芎。麝香少許。麥和同。圓如彈子。安爐上。恰似百
花凝曉風。
長春香　二兩零香三兩檀。麝香腦子一錢。寬華堂靜處。爐香起。清韻長
春寒蕙蘭。
御愛四和香。　沉香。　檀香。　降真。
箋香。　茅香。　海螺頭各一兩重。　麝香三錢重。
樟腦二錢半重。　龍骨半兩　麥。
右諸香剉碎。麥和勻。後用龍骨麝腦碾細和入新瓦瓶內。封糊勿令氣
出。經三日方傾出。須三日過。遇四更時分。當天取露氣。天明便收。陰乾。
如此三次。研為末。用麥芯子黃膠調作餅子。用瓷器收。遇燒時用水一
盞傍香爐邊。方燒香。
香方甚多。獨此方用龍骨鎖佳。其烟不散。所以為妙。
試茶。　採嫩芽。先沸湯。乃投芽。麥變色。把取。控去水。小焙中焙欲乾。鐺內
略炒。使香磨碾皆可。坐圓臨泉。旋擷旋烹。芳新不類常韻。
香茶　上春嫩茶芽每五百錢重。以菉豆一升去殼蒸焙。山藥十兩。一處
細磨。別以腦麝各半錢重。入盆同研。約二千杵。納罐內密封窨三日。後可
以烹點。愈久香味愈佳。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六百九　七

栢湯方。　採嫩栢葉。線繫垂挂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更
閉之。至乾取為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
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
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芋尤佳。外臺秘要有代茶新飲。然
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尤助幽尚。
三妙湯　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餳。每服一
大匙。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補益人。
乾荔枝湯。　蔗糖一斤。熬糖亦好。　大烏梅湖者
二兩。湯洗。晒乾。以水澄去酸汁。不去核焙乾。　桂去皮為末。
生薑二兩。薄切作片。晒乾。
右先將烏梅生薑為細末。入在沙糖內。與桂末拌和勻。再取麝少隔過。如
茶點喫。欲作膏子喫。烏梅用去核。修事如上法。不焙。桂作小片為末。薑
切片不焙。用水三椀。煎至二椀。湯調服。暑熱心煩。并水調服。　東龍圖
侍暑月可常合服之。
清韻湯　縮砂仁二兩。　石菖蒲一兩。

甘草半兩。
右末入鹽點服。
棖湯。　棖子十箇。　乾山藥一兩。　甘草二兩。
鹽四兩炒。　白梅四兩。槌碎去仁核。
右先用棖子山藥甘草白梅一處研細。捏作餅子。焙乾為末。入檀香半
兩尤佳。
桂花湯。　黃桂花三斤。揀淨去青梗。研細。以瓷器盛貯蜜合略
蒸乾。　乾薑一兩。　甘草一兩炒。
右末和勻。量入炒鹽。盛貯莫令漏氣。如常點服。
醍醐湯。　烏梅八兩。洗槌碎。　乾薑三兩爆。
甘草七兩。　神曲二兩。　鹽十兩炒。　官桂二兩。
右先將五味焙乾為末。後入炒鹽和勻作一處。新磁罐收。
洞庭湯　真橘皮四兩。不去白。去蒂。擘作小錢大。小水浸一宿。
曬乾。　生薑四兩。厚洗淨。
右將薑與橘皮同淹一宿。曬乾。焙乾。入甘草一兩三錢。炙黃。好白鹽梅
二十箇去核。以白麪拌作片子。無油銚內焙乾。入炒白鹽一兩半。同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六百十九　八

處為末。沸湯點用。
木瓜湯。　生薑四兩取汁。　木瓜十兩。　白鹽五兩。
甘草五兩。　紫蘇十兩。
右炒薑鹽拌和蘇瓜甘草三日。取出曬乾為末。沸湯點服。手足酸服之
妙。又一方加縮砂山藥炒為末。消食化氣壯脾。
韻梅湯。　半黃梅百箇。搥去仁。　青椒四兩。揀
淨籽。　薑一斤。去皮研。　甘草四兩。炙為末。　鹽半斤。
右件安淨鉢內。一處拌勻。然日曬半月。以色變稍黑為度。更約度稀稠
得所為佳。須用曬半日月。安淨瓶內點用。已上諸方。皆得之山東宜興
老姥之手。
熟水。　稻葉。棗葉。橘葉。樟葉。皆可採陰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香。
湯沃。幕其口。良久。
前朝翰林院定熟水。以紫蘇為上。沉香次之。麥門冬又次之。蘇能下
胸膈滯氣。功效至大。炙蘇須隔竹紙。不得翻。候香。以湯先泡一次。傾
卻再泡。用大能分氣極佳。
晨朝補養藥糜法。

地黃粥。切地黃二合。候湯沸。與米同下鍋。先取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香熟。別貯之。候粥欲熟。乃下同煑取熟。

胡麻粥。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秔米一升。胡麻半升。如常煑粥法為之。臨熟加餳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之。臨時取用。

乳粥。牛羊乳皆可。先淅細秔米令精細。控令極乾。乃煎乳令沸。一依用水法。乃投米煑之。候熟即把置椀中。每椀下真酥半兩置粥上。令自鎔如油遍覆粥上。食時旋攪。美無比。

山芋粥。署預土藷山者。名山藥。一名山芋。山芋山生者佳。園種者無味。取去皮。細石上磨如糊。每椀粥用山芋一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凝。以匙揉碎。粥欲熟。投攪令勻乃出。

栗粥。小栗去殼。切如米粒。每秔米一升。栗肉二合同米煑。更無他法。

百合粥。土百合一升。切。蜜一兩同水窨熟。投欲熟粥中。每盞用三合。

麋角粥。新麋角一只。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煑。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二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掐得酥軟即止。未軟更煑。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出晒乾為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粥片。益威風中吹乾。麋角粥別入藥。每粥一盞。入麋角粉五錢。鹽一匙同攪溫服。

枸杞子粥。枸杞子生研捩取汁。每一盞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蜜同煑。

爲眼粥。新黑豆一斗。淨淘入大釜中。如常用水煑令熟。撈去汁。再入釜以熟麻油浸之。豆上油深四指。蓋之。慢火煑。直候露出豆。即以匙拌。轉更煑。直令注盡油即住。每粥一釜。可下熟豆三五盞。欲熟入拌勻食之。

又法。白米二升。別煑令熟。大顆黑豆一升。先以淳灰汁煑豆令熟。漉出豆。卻以清水燒沸。依前入豆再煑。透出灰氣。漉出。卻以沙糖六兩。用水兩盞化濾過。入鹽二兩。醬三兩。只用水。取醬汁同煑熟。桃仁杏仁皆可為粥。生去皮尖。略炒令香。細研。水絞取濃汁。隨意入粥中煑。臨時加酥蜜亦可。金罌木煎亦可作粥。一如用糖法。

諸山蔬可作粥者。皆只如菜粥法。

禮記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進盥授巾之後。問所欲而敬進之。以饘酏為先。饘稟粥也。故此編詳述懷山錄中諸藥粟法。陸放翁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蒸不飥法。新黑豆煑取濃汁。搜麪作湯餅。極甘美。餛去麪每。令不蒸服丹石人尤宜食。此難尋熱為炙妙。

洗存中云。麪治壅熱益氣力。但不可多食。致令憒悶。料理有法節而食之。餺飥蒸餅及餅索餅起麪等法。在食經中。此法用黑豆汁搜麪則無毒矣。

造山藥麪法。取山藥去皮薄切。日中暴乾。杵篩為粉。下篩如常麪食之。加酥蜜為淳麪。尤精。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

造乾地黃法。九月末。採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芭蕉脯。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煑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煑。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椒乾薑熟油胡椒等雜物研浥一兩宿。出焙。略槌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牛蒡脯。十月以後。取根洗乾。去皮。少煑。勿太爛。硬者即熟煑。並槌令軟。下雜料物。如芭蕉脯法。浥焙取乾。

筍脯。一如牛蒡脯法。

蓮房脯。取嫩蓮房去蒂。又用皮。入灰煑。浥一如芭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

薝蔔鮓。薝蔔花即梔子也。採嫩花釀作鮓。極香美。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餉以菊苗齏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乾蕨菜。採嫩蕨菜蒸熟。以乾灰拌之。同曝極乾。淨去灰。又暴乾收之。臨食湯浸令軟。味如合蕈。

石芥芽菜。此二物極辛。為菹大佳。

苦益菜。苦益菜青葉苦麻皆可作菜。

苦麻即今俗謂之胡麻者。葉作菜大甘滑。土人亦食之。

松菜。去赤皮取嫩白者。鹽漬之。略焯令鹽熟。勿太熟。極香脆。

白芷。鹽漬糟藏皆可食。

防風芽。防風芽如臙脂色。天門冬芽如馬㮁。芹菜萵苣。又有蘼蕪枸杞芽。菊芽。蒓菜。水藻。牛膝芽。地黃嫩葉。皆如常菜治之。

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藥菜之佳乎。

水苔。立春前採嫩者。淘澤令極淨。其間多沙石。細意取得。壓乾。只入鹽油芫椒切碎。白同入瓶中。釀為鮓。醋浸食之甚佳。又可油炒。加鹽醬亦善。

瓜蘸。生甜瓜揀取未熟者。每十斤洗淨切片。去瓤不去皮。百沸湯焯過。

以鹽五兩勻摻拌轉、豆豉末半升、獭醋升半、焙蔫斤半、馬芹川椒蒔蘿陳
支、甘草、茴香各半兩、蒔蘿二兩、並為細末、同瓜一處拌勻、入瓷瓮內淹壓
於冷處頓之。經半月後則熟、瓜色明透絕類琥珀、味甚香美。

菜蘁。大菘菜叢採十字劈裂、菜菔取緊小者破作兩畔、同向日中曬去
水脚。二件薄切作方片如錢眼子大。入淨罐中。以馬芹茴香雜酒醋水等
分、得所調淨鹽澆之、隨手舉罐撼觸五十七次、蓋罐口、置竈上溫處、仍
日一次如前法撼觸、三日後可供。菜色青白間錯鮮潔可愛。

藕蘁　嫩藕精選意切作方塊如骰子大、就灘眼湯內快手綽上、取牽牛
花採汁淹漬、片時捩從熱水中滌過控乾、以馬芹鹽花泡湯、入少醋加鹽
作蘁淹冷澆供之。

豆蘁。先取濕沙納甕器中、以綠豆勻撒其上、如種蔬法、深插覆蔽室中
勿令見風、日一次掬水灑透、候其苗長可尺許、摘取灘眼湯綽過以料蘁
供之。赤豆亦可種、然不如綠豆之佳。

蕎羹　從須爲高表風米方與讼而為公參菜埔可以來公參也東坡與
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蕎極美、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其
法取薺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搥兩指大
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
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厭也。天生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
祿、歎以奉傳、不可忽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
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流
通、津液暢潤。東坡嘗有詩云、時繞麥田求野薺、強為僧舍煑山羹、陸
放翁亦有詩云、小着鹽醯助滋味、微加薑桂助精神、風爐歙鉢窮家
活、妙訣何曾肯授人。

筍蕨。東坡與錢行父書云、竹萌亦佳、貽取筍蕈枸心與蕨萸相和、清水
煑熟、用薑蓋蔗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鹽、漸漸歟酒之、過熟可食、不敢
獨味、此詩依法作、與老嫂共之。

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蔬水之奉、在嘉蔬藥菜料理、如法殊
益於人、杞菊苦木等苗嫩時採食之、或煑或蒸、或炒或羹、患用土蘇
鹹豉汁、加鹽下飲甚良、蔓菁作蘁最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
採薤、甚益、綠豆紫蘇烏麻須宜貯、俱能下氣、其餘豉醬之徒、食所不
可少、皆須貯蓄、為食心不害物、但以錢買、猶愈於殺、第一戒、慎勿殺、若

肉須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須慎之戒之。

種植。　庭檻園林間種植可愛翫之物、如世間花果、人家自有、此不悉載、
今抄東坡一書、誠齋一詩于左。

東坡與程全父書。

白鶴峰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
當酌中者、又須土碪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柏。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誠齋三三徑詩。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　海棠。　桃。　李。
橘。　杏。　紅梅。　碧桃。
芙蓉。

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其詩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
一徑行。

歐陽公示謝人種花詩云。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
不花開。

西園胡大壯一喜種花卉、以窺造化生育之妙、喜飲醇酎、以寓經綸變
理之方。

芸香。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蠹、置席下去蚤虱、栽
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
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
採擷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以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說也。

茅香。　閩地種之、可洗手、終日香、一年數次刈、閩屋中時時燒少許亦佳
本草云、苗葉可煑作浴湯、令人身香、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
附子用。

枸杞。　揀好地熟斸加糞訖、然後逐畦長開壟、深七八寸、令寬、乃取枸杞
連莖剉長四寸許、以草為索慢束、如羹碗大、於壟中立種之、每束相去一
尺、下束訖、別調爛牛糞稀如麵糊、灌束子上、令滿減則更灌、然後以肥土

壅之。滿訖。土上更加熟牛糞。然後灌水。不久即生。乃如剪韭法。從一頭起
首割之。傳半畝。料理如法。可供數人。其割時與地面平。高留則無葉。深剪
則傷根。割仍避熱及雨中。但早朝為佳。
又法。但作束子。掘坑方一尺。深於束子三寸。即下束子。訖。看好糞滿
坑填之。以水沃糞下。即更着糞填。以不減為度。令糞蓋束子一二寸。
即得土。後極肥嫩。數數鋤壅。每月一加糞尤佳。
又法。但畦中種子如種菜法。土糞下水。當年疎瘦。二年以後悉肥。勿
令長苗。即不堪。食不盡。即剪作乾菜。以備冬中常使。如此。從春
及秋。其苗不絕。取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有刺。葉小者是白棘。不
堪服食。
又法。枸杞子於水盆內挼令散。訖。暴乾。斸地作畦。畦中去却五六寸
土。勿作壠。縛草穰作稕。似臂長短。即以泥塗稕令徧。以安壠中。即以
子布泥上一面。令稀稠得所。乃以細土蓋之。令徧。又以爛牛糞蓋上。
令徧。又布土一重。令與畦平。待苗出。時時澆灌。及堪採。即如剪韭法。
更不要煑鍊。每種用二月初一。每年但五度剪。不可過也。凡枸杞生
西河郡谷中。及甘州者其味過於蒲萄。今蘭州西去鄯城靈州九原

並大根。莖尤大。
甘菊。移根最佳。若少時折取苗。乘雨濕種。便活。一年之後。落偏地。長服
却老。不中收子。剪如韭法。
陸龜蒙杞菊賦云。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頡或頏。煙披雨沐。我衣敗
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
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東坡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
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余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循古城廢
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作後杞菊賦云。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
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
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尚庶幾乎西河南陽
之壽。張南軒賦云。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仲春。草木敷榮。經行郡
圃。意有所欣。爰命採擷。付之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
脆可口。蔚其芬馨。盡日為之加飯。而他物不足以前陳。又云。天壤之
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
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臟腑而為崇。惟杞與菊。微劭不苦。滑甘靡
滓。非若它蔬。善嘔走水。既滌目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驕南陽於西
河。又頹齡之可制。隨寓必有。約居是侍。雪消壤肥。其茸蕆蕤。與子婆
娑。薄言擷之。古銚充盆。啜汁咀虀。高論唐虞。詠歌書詩。嗟乎微斯物
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饑。
地黃。十二月耕地。至正月可止。三四遍。細杷。訖。然後作溝。溝闊一尺。兩
溝作一畦。畦闊四尺。其畦微高而平硬。甚不受雨水。苗未生間。得水即爛。
畦中又撥作溝。溝深三寸。取地黃切長二寸。種於溝內。訖。即以熟土蓋之。
其土厚三寸以上。每種一畝。用根五十斤。蓋土。訖。即取經冬爛草覆之。候
牙稍出。以火燒其草。令燒去其苗。再生葉肥茂。根益壯。自春至秋。凡五六
耘。不得鋤。八月堪採根。至冬尤佳。若不採。其根太盛。春二月當宜出之。若
秋採訖。至春不復更種。其生者猶得三四年。但採訖。比之明年。再耘而已。
參驗古法。此為最良。按本草。二月八月採。殊未窮物性也。八月殘葉猶在。
葉中精氣未盡歸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氣已滋。不如冬月採殊妙。又
與蒸暴相宜。古人云。二月八月。非為種者將為野生。當須見苗矣。欲食葉。
但露散後摘取傍葉。勿損中心正葉。甚益人。勝諸菜。
東坡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白樂

天採地黃詩。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
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我衰正伏櫪。垂耳
氣不振。移栽附沃壤。本草。古稱地黃宜黃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虛地。
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稀根。言以水沉而試之也。日華
子云。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其沉者佳也。重
陽養陳薪。於丹釜水中煮。以器盛水而煮。謂之重湯。投以東阿清。阿
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少。則膠有清濁。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
薑發芳辛。山薑。朮名。古方用朮。融為寒食餳。寒食日研杏仁為酪以
煮麥粥。以餳沃之。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向內熱
子。一洗胸中塵。
五加。 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沒舊痕。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
每剪訖。鋤土擁之。
五加蓋天有五車之星精也。金應五行。人應五德。位應五方。物應五
車。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有南方
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飴。黃煙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主。相傳
育成。用之者真僊。服之者反嬰。久服輕身耐老。明目下氣。補中益精

堅筋骨，强志意。五葉者良。葉可作蔬菜食。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
陰乾。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三百年，有子二
十人。世世有得服五加酒散而獲延年者，不可勝計。或只爲散，以代
湯茶而餌之，驗亦然也。

青蘘。胡麻苗也。取八稜者，畦中如菜法種之。生苗爲菜食。秋間依此法
種之，甚滑美。

百合。上好肥地，加糞熟斸訖，春中取根大擘取瓣，於畦中如種蒜法，五
寸一瓣種之。直作行。又加糞灌水，苗出即鋤四邊，令絶無草。春後看稀稠
得所處，更別移亦得。畦中乾即灌水。三年後其大如拳，然後取食之。又取
子種亦得。或一年以後，三年以來始生，甚遲，不如種瓣。

黄精。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無時。其苗
香美可食。

苜蓿。擇肥地斸令熟，作壠種之。極益人。還須從一頭剪，每剪加糞，鉏土
擁之。

合歡。萱草也。移根畦中稀種。一年自稠。春剪苗食如枸杞。秋夏不堪食。

牛蒡。取子畦中種。種時乘雨即生。若有水，不候雨也。地須加糞，灼然後

肥。旱則沃水，剪如上法。菜中之尤益者，但多種，食苗及根，並益於人。

蓮子。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頭，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如三
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
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者卒不可生。

藕。春初掘取藕三節，無損處，種入深泥，令到硬土。穀雨前種，當年有花。
藕可作粉。其法取麤藕，不限多少，淨洗，截斷，浸三宿，數換水，看灼然
潔淨，然後漉出，碓中碎擣，以新布絞取汁，重擣取汁，盡爲度。又以密
布濾去麤惡物，澄去清水。如稠難澄，以水攪之，然後澄，看水清即瀉
去。一如造米粉法。

雞頭。雞頭粉，取新熟者，去皮熟擣，實如上法。

菱角粉，去皮如上法。

薑粉，以生薑爛研，擠汁如上法，以和羹。

葛粉，去皮如上法，開胃止煩熱。

茯苓粉，剉如彈子，以水浸去赤汁，如上法。

松柏粉，春採嫩葉，如上法，須垂露採爲之。
經宿則無粉，如嫩草鬱鬱可愛。

脱果。木生之果，八月間以牛羊滓和土，包其鶴膝處，枝幹相接處欲。如大杯，以紙裹囊覆之，麻繞令密緻，重則以杖柱之，任其發花結實。明
年夏秋間斫發一包，視之其根生，則斷其本，埋土中，其花實皆晏然不動，
一如巨本。所結子在蕭山縣見山寺中橘木，止高一二尺，實皆如拳大，蓋
用此術也。大木亦可爲之。嘗見人家有老林檎木，根已蠹朽，園人乃去木
本二三尺許，如上法以土包之，一二年後，土中生根，乃截去近根三尺許，
包入地，後遂爲完木。

凡種果木，須望前種，實多；望後種，實少。

百部。山地種之，如百合法，多種爲佳。取根挼汁浸衣，令不生虱，仍潔白，
如用皂角也。

右自杞菊以次爲粥、爲麪、爲脯、爲粉，須自栽植，充饒足用。百部之種，
亦可爲澣濯之供。

菖蒲石。惟石奇峰，以沙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水濁及有泥滓則萎。
一寸九節者，服之可以烏髭輕身延年。夜案燈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
薰人眼。東坡詩云：碧玉椀盛紅瑪瑙，青盆水養石菖蒲。曾茶山詩云：窻明
几靜室空虛，盡道幽人一事無。莫道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文石

清漪，斯亦几案間良玩也。

相鶴。不必如鶴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瘦，唳聲清徹者爲勝。凡老
鶴所生，則氣韻清古，三年頂赤則能唳。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
而不橫，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鵝，身橫則類鶩，腰麤韻俗則類鸛，聲
濁體肥則類鵝，皆下材也。鶴雖食魚稻甚多，老則食稜漸少，甚老則不食。
惟華亭縣鶴窠村所出者爲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養處須有廣水
茂木、風月清曠之地，旨食土物，則格韻高野；畜之籠樊，飼以熟食，則多肥
濁，而精彩羽毛日漸摧藏，類乎雞矣。

養龜。龜者壽物，養庭檻中，可以愛玩，愈於他物。尤宜畜山龜，爾雅謂
之攝龜者，腹下殼能開合，此龜喫蛇，蛇甚畏之。庭檻中養此龜，則蛇不復
至。以至園圃中多畜之，大能辟蛇。無此龜不賴水，沿地畜之，不失其性。予
在通州時，寓法雲寺之後，有竹園，常苦多蛇。寺僧乃蓄龜于園中，自爾不
復有蛇。如鶴養龜二事，所謂山林所適。

收畫。予弟遇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家有耕莘、築巖、釣渭、洛浙、
荀陳德星、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昌
黎盤谷序、晉廬山十八賢、唐瀛洲十八學士、香山九老、洛陽耆英、古今事

寳皆繪爲圖可以供老人閒玩。其賓友高談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各有評品吟詠亦以廣後生見聞。梅蘭竹石尤爲雅致。瑶池壽鄉圓慶壽。近年有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德者亦有者丹青粧點尤爲奇玩。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擢進士。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閒。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平水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得疾卧直舍。高仲符携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療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顧伯之生以後。晚年致仕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爲世所寶。韓子蒼題太乙真人蓮葉圖云。太乙真人蓮葉舟。脱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爲帆浪爲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茗甌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觀畫之趣亦事可參。

置琴。朱文公琴贊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之有則。我欲與子鈞其深。歐陽公云。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而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奉親者能琴。時爲親庭鼓一二操。亦足以娛悅其意。和平其心。

琴師六言云。擘托抹挑打摘。尤後輕重疾徐。最是一般妙處。更要其人讀書。斯亦子弟藏脩息游之一益云。

延方士。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公見其風骨不凡。□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常命東老鼓琴。回浩歌以和之。又嘗圍碁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抵死漫生。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東老欲有所叩。回公曰。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余每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飲將達旦。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述名衲。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見報。欲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僧襯錢一鐶。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遽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錢。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矣。復隱不見。

欲延方士談真詮。時約名緇聽梵書。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真有所遇。豈不樂哉。

肅客。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叨恩致事。前此蒙賓客下訪。初亦未敢援此。遽以老人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以野服從事。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所便者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復見京都舊俗之美。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又云。衰病之餘。不堪拜跪。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敢慢者。並告權免。庶幾遂吝。不至闕禮。

羅鶴林云。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

領兩帶結之狹以名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
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
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記事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
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座
間苟有可取隨手抄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劉元
城見時已有三十餘冊
曾祖南谷文靖公叔祖樸庵提刑皆有日記樸庵所記名長土曆有
序云司馬溫公日記凡十年作一裹二日之事無論善惡必載焉使
以十年所以推一期進得與否也夫子三十而立自是十年則有加
於前矣至從心之時蓋涉歷四十年聖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
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矣夫甲乙周而時已大矣時愈久而行愈
進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溫公之裹蓋其原亦出於此歟長土曆
亦十年為一裹

二老相訪 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為廬陵二大老
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差
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
卻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柳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
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不緣奇花到浣花留晦新詩光奪月端令老
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
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
來用魏野詩韻素也誠齋家廟東山先生伯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
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袞
衣不待復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頴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
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盃如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氣哉薤菊苗時披宿霧木犀香裏
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
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
二老相訪倡妍酬麗四詩可觀放翁詩云老人無一事有興即吟詩
唱者和者皆須興到也

儲書 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閒居
處道德坊中第一家歐陽文忠公六一堂記云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藏
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為六一
陸放翁書巢記云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
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未嘗
不與書俱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至不得行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
者耶二公蓋儲書以自佚其老者也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
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
科仕至參政曹子國平生嗜書家藏至六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此
儲書以遺其子孫者也孟子有賢父兄之言惟以書教子弟者而後為賢
晉人有佳子弟之目惟從父兄之教而知書者而後為佳
唐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放翁詩云燈前
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
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仲本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
莫如教子又云人家教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須積
德以澆灌之
子弟儲書正以備侍旁檢閱陳后山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其志
專欲以文章名後世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獨繙閱得之乃
已或以為可待旦者后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
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魏
衍昌世亦彭城人從后山學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抄寫藏書數
千卷
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

壽親養老新書余家藏舊有養老奉親書其言老人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靡所不載余倣之以奉吾母范陽郡太夫人李氏食飲起居咸得其宜壽高八旬而甚康建則此書有益於人子大矣然歲月既深卷帙之久字畫模糊編簡脫落懼後之覽者不得其說思復善本而新之以貽後人求之數載弗果得每爵爵以爲欠事至正辛己夏五余叨承朝命備員浙東憲使訪諸婺郡庠教授李子貞得壽親養老書視其篇帙節目比余舊本尤加詳備昔之爵爵者一旦豁然矣因自念曰與其得之難孰若傳之廣遂命工鋟梓於學宮庶天下後世皆得觀覽以盡事親之道云至正壬午中秋范陽張士弘載拜書

保養　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

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邵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邵信用其言知自護更康強倍常年幾百歲

服藥　沈存中云人非金石況犯寒暑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臟腑也平居服七宣元鍾乳元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紅雪三黃元青木香元理中元神明膏陳元膏春初冰解散天行茵蔯元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其防老救急不可闕者伏大丹砂保精養魄尤宜長服伏火硫黃益氣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還丹愈疾去風伏火磁石明目堅骨伏火水銀墜熱鎮心金銀膏養

精神去邪氣如上方藥固宜留心其餘丹火須真神助不可啓致有心者亦宜精懇或遇其真

貯藥　圓散皆以深笥沙合盛之勿用有油即受濕外爲漆櫃櫃笥亦欲深深則濕氣難入櫃中伏灰淨磨之勿漆則不受潤更集繒纊爲襆原襆之更以遠胃櫃口縱有潤氣自縫中入亦爲遠纊所收暑月三焙之遇雨則入爐室貯茶如此亦善藥璞新篋罌盛蠟紙羃之懸東簷楣上令常得晨日勿令沾雨久陰則一焙移置深室備後出之類品同一罌可也著蛀物用舊曾貯油麻罐淨拭置藥其中即不蛀

爐閣　南方春雨時茶藥圖籍皮毛膠糊物多黴色衣革墨之類皆惡蒸濕悉可置在閣中若山居即依山爲閣其高去地一丈則不復有蒸潤閣中循壁爲廚廚三層壁仍板襯之前後開窗梁上爲長竿物可懸者懸于竿餘悉置格上天日明燥即大開門窗令納風日陰晦則密閉中設爐爐常令火氣鬱鬱然

又法爐閣中布卧床床下新出窑炭實之方置物床上永不蒸潤更不須着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易新炭牀上慎不可卧卧者多病瘠瘻有驗蓋爲火氣所爍也

又法有餘力則設一小閣子但去地盈丈以上自無蒸矣

集方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别處之陳令尹集方俱爲老人備用今所續編亦皆捷平日見聞爲老人對證處方者品列之

天下受拜平胃散　常服溫養脾元平和胃氣寬中進食仍治脾胃不和痰氣喧塞嘔吐酸水氣刺氣悶脇肋虛脹腰痛腸鳴胷膈痞滯不美飲食

川厚朴去麄皮　陳橘皮去白洗不去瓤　甘草以上各三兩剉　南京小棗二百枚去核切　生薑和皮四兩淨切　茅山蒼朮五兩去皮米泔浸一宿剉

右六味用水五升慢火煮乾搗作餅子日乾再焙碾爲細末每貳錢入鹽少許點如泄瀉每服叁錢生薑五片烏梅祇箇鹽少許水一盞半煎八分服

此藥人人常服獨此方煮透滋味相和而美與衆不同所以爲佳老人尤宜服之

易簡方　縮脾飲草果烏梅縮砂甘草各等分乾葛白扁豆各減半老人

加附子每服五錢水一椀生薑十片煎至八分淡以熟水令極冷晉月用此代熟水飲之極妙

降氣湯老人虛氣上壅當間以生附子加生薑煎臨熟以藥汁濃磨沉香水再煎一沸服之尤爲穩當

調氣散老人寒疝作疼不可攻擊改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生薑紫蘇鹽煎服或煎茴香鹽酒調下末子亦得

養正丹年高人臟腑寒秘者尤宜服之

來復丹老人寒秘悉能主之二法治老人寒氣入裡小便不通者用生薑半兩連根葉和泥葱一莖鹽一捻豆豉五十粒爛研略炒盦臍中心作兩劑更易用之以利爲度亦良法也

震靈丹老人血痢白梅茶下

紅圓子治大人小兒脾胃等患極有神効治病不能傷耗真氣應老人小兒姙婦皆可服之

青州白圓子治一切痰涎爲患常服有功咳嗽痰實咽喉作聲老人小兒皆宜服之

予家已刊易簡方大字本茲不贅述本方

秘傳六和元益老扶羸助脾活血進美飲食第一平和之劑

熟地黃十兩 破故紙 兎絲子 白茯苓去黑皮膜 山藥並用十兩焙乾 胡桃五十顆須用韶州佳望臺者佳

右先將熟地黃破故紙兎絲子三味酒浸一宿次早飯甑上蒸日中曬乾九浸九蒸九曬候十分乾次和白茯苓山藥二味杵臼中舂令極細爲末次用胡桃研爛和五味令勻用酒煮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此方不犯鐵器所以佳也

神仙不老丸 不老仙方功効殊駐顏全不費工夫人參牛膝川巴戟蜀地當歸杜仲俱一味地黃生熟用兎絲栢子石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細末蜜丸梧子如早午臨眠三次服鹽湯溫酒任君須忌食三白并諸血能使鬢烏髮亦烏

人參新羅者須是團結重實滋潤去蘆頭剉洗淨焙乾薄切焙燥秤二兩

川牛膝長三四尺而滋潤者去苗剉洗淨焙乾寸截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一兩半

川巴戟色黑子沉重大而穿心者佳去心晉黃而子細者先剉洗淨焙乾細切剉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川當歸大重其稍如馬尾狀滋潤辛芬香者去蘆頭剉淨洗焙乾細切用酒浸一宿焙燥秤貳兩

杜仲截之多絲者削去麁皮只取其肉如取肉桂之去法後剉洗淨焙乾橫理剉之如豆用蒸令絲斷去盡去麩剔出焙燥秤一兩半

地黃冬節前取以水浸沉者爲熟浮者爲生用時以生乾熟二種皆浸令淡蒸畢焙乾如果者三已黑味甘爲度用酒浸一宿漉去竹刀細切焙乾各秤一兩忌鐵器

兎絲子小如芥子堅實者佳大而短者非用

栢子仁色紅

石菖蒲紫細

枸杞子色紅而肥潤去蒂洗淨焙乾用酒浸一宿焙乾細切焙燥秤一兩

地骨皮色黃入手輕者佳重者非略去浮皮淨洗焙乾薄切焙乾秤一兩

右十二味選之貴精製之如法不可犯鐵只用慢火焙若太燥則又失藥氣只八分乾即於風前略吹令冷熱相激便十分燥取淨秤分兩磨如細散煉白蜜以大日搜和入木石臼內擣數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午間臨卧三次服每服七十粒鹽酒鹽湯任下忌食葱白蘿白蘆菔豆粉及藕諸般血蓋藕能破血諸血能解藥力若三白誤食亦無它止令人鬢髮返白耳合特忌鐵觸并婦人孝子雞犬等見

陳書林驛云此方非特烏髭髮且大能溫養榮衛補益五臟和調六腑滋充百脉潤澤三焦活血助氣添精實髓須是節慾使藥力相須乃見功効之速

三仙丹又名長壽圓一爲二朮三茴香久服令人壽命長善治耳聾并眼昏尤能補腎與膀胱順氣搜風輕腰膝駐顏活血鬢難蒼空心溫酒鹽湯下誰知凡世有仙方

川烏頭一兩去皮尖剉作骰子塊用鹽半兩炒黃色去鹽 茴香三兩炒香

蒼朮二兩米泔浸一宿用竹刀刮去黑皮切片用葱白一握同炒黃色去葱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溫鹽酒或鹽湯下一日兩服切忌諸血

陳書林云先公晚年常服此飲啖倍進後見錢都倉年八十髭鬢皆黑詢其所以云自三十歲以後日進一服

八仙丹治虛損補精髓壯筋骨益心智安魂魄令人悅澤駐顏輕身延年益壽閉固天癸

伏火朱砂　真磁石　赤石脂　代赭石
石中黃　禹餘粮(五味並用醋淬)　乳香
沒藥(八味各一兩)
右為細末，勻研極細，糯米濃飲丸如梧桐子大，或如豆大。每服一粒，空心鹽湯下。
有人年幾七旬，夢漏羸弱，氣惙惙然，虛損，得此方服之，頓爾強壯，精氣閉固，飲食如舊。
草還丹　延年益壽，耐寒暑，能雙修德行，可登地仙。
補骨脂　熟地黃　遠志　地骨皮
牛膝　石菖蒲
右等分，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日午溫酒下，鹽湯、熟水亦可。
大治虛勞白濁。乃翊聖真君降授與張真人方。服之百日百病除，二百日精髓滿，視聽倍常，神聰氣爽，癥疾不侵，服三百日步驟輕健，髭如漆，反老還童。
小丹　益壽延年，安寧神志，魂魄流通，氣血脉絡開益，智慧釋散，風濕耳目聰明，筋力強壯，肌膚悅澤，氣宇泰定。

熟地黃　肉蓯蓉(酒浸各六兩)　五味子
兔絲子(酒浸各五兩)　栢子仁(別研)　石斛
巴戟(去心)　天門冬(去心)　蛇床子(炒)　覆盆子(各三兩)
續斷　澤瀉　人參　山藥
遠志(去心炒焦)　山茱萸　菖蒲　桂心
白茯苓　杜仲(剉炒絲斷各二兩)　天雄(炮去皮)
畢拌一兩　煉成鍾乳粉(秋秤三兩[illegible]二兩當服一兩文火[illegible])
拆去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前酒服三十丸至五十丸。忌五辛生葱蕪荑、餳鯉。虛人多起，去鍾乳，倍地黃；多忘，倍遠志、茯苓；少氣神虛，倍覆盆子；欲光澤，倍栢子仁；風虛，倍天雄；虛寒，倍桂心；小便赤濁，三倍茯苓，一倍澤瀉；吐逆，倍人參。
此方補勞益血，去風冷，百病諸虛不足，老人精枯神耗，女子絕傷斷緒，並皆治之。
交感丹　俞居易之祖通奉云：予年五十一歲，遇鐵甕申先生授此秘術，確志行持，服食一年，大有補益。早日所服藥一切屏去，而飲食嗜好不減壯歲。此藥之功大矣。今年八十有五，享天然之壽，冀以秘方傳之世人，普願群生同登道果，後有子藥可同用之。
伏神(四兩)　香附子(一斤用新水浸一宿[illegible]七分[illegible])
右為細末，煉蜜圓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早辰細嚼，用降氣湯下。
降氣湯　伏神(一兩)　香附子(十兩[illegible])
甘草(一兩半炙)
石為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下前藥。
種子法　香附子(三兩[illegible])　青鹽(二兩[illegible])
[illegible]
右每夜臨卧以少許揩牙如常法。
神仙訓老丸。昔有宣徽使在鍾南山路邊見村庄一婦人年方二八，持杖責一老兒，年約百歲。宣徽駐車，令問何故。婦人至車前云：此老兒是妾長男。宣徽佐之下車，問其仔細。婦人云：適來責此長男，為家中自有神藥，累訓令服，不肯服，至今老邁，婦使如霜，腰曲頭低，故責之。宣徽因懇求數服并方，以歸常服，延年益壽，氣力倍常，齒落再生，髮白再黑，顏貌如嬰兒。

生乾地黃([illegible])　熟乾地黃(各五兩)　川椒(十兩[illegible])　牛膝([illegible])
大黑豆(一升[illegible])　乾山藥(五兩)　雌雄何首烏
(各十兩[illegible])　肉蓯蓉(五兩)　枸杞(五兩)
藁本(十兩[illegible])
右將雌雄何首烏為末，用水甑內呈展蒸，日出曬，夜間露，如此九蒸九曬九露，數足，焙焦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溫酒鹽湯下。忌蘿蔔。
此藥性溫無毒，治百病，補下元，光澤皮膚，嬰兒亦可服之。
經進地仙丸。凡丈夫婦人五勞七傷，腎氣衰敗，精神耗散，行步艱辛，飲食無味，耳焦眼昏，皮膚枯燥，婦人臟冷無子，下部穢惡，腸風痔漏，吐血瀉血，諸風諸氣，並皆治之。
川牛膝(酒浸一宿切焙)　肉蓯蓉([illegible])
川椒(去目)　附子(炮已上各四兩)　木鱉子(去殼)
地龍(去土已上各三兩)　覆盆子　白附子
兔絲子(酒浸研)　赤小豆　天南星　防風(去蘆)
骨碎補(去毛)　何首烏　草薢　川羌活
金毛狗脊(去毛)　烏藥(已上各二兩)　綿黃耆　人參(各一兩)

川烏炮　白茯苓　白术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酒煮麵糊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圓空心溫酒下
陶隱居以此方編入道藏時有人母幼年得風氣疾久治不瘥五十
餘年隱居處此方修合日進二服半年母病頓愈髮白返黑齒落再
生至八十歲顏色如少年人血氣筋力倍壯耳目聰明其家老僕七
十餘歲竊服此藥遇嚴冬御絺葛履霜雪無寒色有別業去家七十
里每使老僕往返不移時又能負重非昔時比幾成地仙
八味丸　劉戴花方老人常服延壽延年
川巳戟一兩[illegible]　胡蘆巴一兩
高良薑一兩[illegible]　山藥一兩
川楝子二兩去核[illegible]
吳茱萸一兩去梗[illegible]
用全蝎十四箇同炒後用蘆巴炮去全蝎不用
用熟地黃同炒焦色去地黃不用　茯苓一兩[illegible]
去枝不見
牧丹皮不用　香附子一兩[illegible]

右一處研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食
前鹽湯下溫酒亦得
此方溫平補肝腎消上實下分清濁二氣補母因接華池真水三
車不敗五漏不生熱不流於上膈冷不侵於脾胃令人耳目聰明治
積年冷病除累歲沉痾兼治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下其効如神
雙補丸　劉上舍之祖在京師辟雍得史載之家傳方服此四十載享年
八十七歲
熟地黃半斤補血　兎絲子半斤補精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參湯下
此方治下部虛冷平補不熱不燥氣不順沉香湯下心氣虛茯苓湯
下心經煩燥酸棗仁湯下小便少車前子湯下小便多益智湯下
二黃丸　黃德延曰夫人心生血血生氣氣生精精盛則鬚髮不白顏貌
不衰可以延年益算其夭閼者多由服熱藥性燥不能滋生精血也子深
燭此理以謂藥之滋補無出生熟二地黃天麥二門冬世人徒知服二地
黃而不知以門冬爲引導則服二地黃者徒過去腎生地黃生精血用天
門冬引入所生之地熟地黃補血用麥門冬引入所補之地四味互相該

說載于本草可考而知而又以人參爲通氣之主使五味併歸于心藥之
滋補無出於此
生地黃　熟地黃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
各一兩　人參一兩
右五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
鹽湯下
此方常服十日明目十日不渴自此以往可以長生予登真人之位
此藥之功也
扶羸黑白丹　治平專氣血虛耗精血少不能榮養經絡精神枯瘁行步
戰掉筋脉緩縱目視茫茫
黑丹　用麋茸去床骨皮毛酒浸一宿酥炙令黃又用鹿茸事治如麋茸
之法各等分並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
白丹　用鍾乳粉宜味糯米糊爲丸
右用此二丹雜之而服如覺血少即多用黑丹如覺氣不足即多用白
丹溫酒或米飲吞下空心食前服
史丞相常服此二丹

還少丹　西川羅赤脚方大補心腎治一切虛敗心神耗散筋力頓衰腰
脚沉重肢體倦怠血氣羸乏小便昏濁服藥五日頓覺有力十日精神爽
健半月氣稍壯二十日耳目聰明一月夜思飲食久服令人身體輕健筋
骨壯盛怡悅顏色婦人服之姿容悅澤大暖子宮去一切等疾
山藥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已上各二兩　遠志
山茱萸　白茯苓　五味子　肉蓯蓉酒浸
一宿切焙乾　石菖蒲　巳戟去心　楮實子
杜仲去皮[illegible]　茴香各一兩　枸杞子
熟乾地黃各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入棗肉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鹽湯下日
進三服空心食前
看證候加減用藥身熱加山梔子一兩心氣不寧加麥門冬子一兩
精液少加五味子一兩陽氣弱加續斷一兩
勝駿元　治老人元氣不足真氣虛弱及諸虛寒濕氣進襲手足拳攣屈
伸不得筋脉不舒行步不隨常服益真氣壯筋骨當膏散一切風
附子一枚重八九錢者去皮臍　當歸一兩酒浸一宿

天麻酒浸　牛膝酒浸　酸棗仁炒　防風各二兩
熟地黃酒浸　沒藥別研　木香不見火　全蝎十箇足
楮實　羌活　甘草炙　檳榔
草薢炒　蓯蓉酒浸　破故紙　巴戟各一兩
木瓜四兩　麝香二錢半別研　乳香半兩別研
右二十味，除乳香、沒藥、麝香別研外，擣羅爲末。用生地黃三斤，淨洗研爛如泥，入無灰酒四升，爛煮如膏，以前藥拌勻，杵令堅，每兩分作十丸。每服一丸，細嚼，臨卧酒送下。如服半月，見効甚速，無事人服此亦壯筋力，行步如飛，故名勝駿。此藥專在地黃膏，要煮得好，惟春夏好合，以有生地黃也。若合半劑，每味減半。
鹷鼈散。老人脾胃久弱，飲食全不能進，兩服主効。王醫繼先進，高廟方。
附子七箇炮　丁香　藿香葉　官桂
木香各三錢　人參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大錢，以尋常辣糊鼈半盞，熱調服，用匙挑服之。
薑黃散。治老人脾泄。
鷹爪黃連一兩，斷作小段　生薑四兩，淨洗，和皮切作骰子塊
右於銀器內同炒，得薑焦黃色，去薑，以黃連碾爲細末，臘茶清調下二錢，不拘時。吳興沈書送師傳

通利散　治老人秘澁
和劑方喜禾散。項月廣州博羅縣陳員外傳
右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入蜜一匙，再煎，去滓，不拘時。利仲謝尙書用之傳
脾約元　治老人津液少，大便燥，小便澁，其脾爲約。
大黃二兩酒洗焙　厚朴　枳殼　白芍藥各半兩
麻子仁一兩微炒　杏仁三分
右爲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加至三十丸。
磨積元。治老人磨滯積，去浮腫。
厚朴　白薑　縮砂　胡椒
青皮　蒼朮　麥芽　陳茱萸
肉桂不見火
右用醋同鹽煮，再焙乾，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日午或臨睡，蕾香附子煎湯下，橘皮湯亦得。此方老幼皆可服，快脾進食。

白芷丸。治老人氣虛頭暈
白芷　石斛　乾薑各一兩半
五味子　厚朴　肉桂　細辛
茯苓　甘草　陳皮各一兩　防風　白朮一兩一分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飲下，不飢不飽服。邵致遠年八十有三，有此疾，得此方，數服即愈。楊吉老傳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養神明，育精氣，主健忘，益智聰，心補血，不壅燥，潤顏色，遠添腰特，目不眊眊，臟腑調適，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語音清澈，就燈永夜，眼力愈壯，並不昏澁，不睡達旦，亦不倦怠。服兩三月後，愈覺神清眼明，志強力盛，步復輕快，體氣舒暢，是藥之效。常服如飲食，一日不可缺。惟在修合洗濯潔淨，藥材須件件正當，不宜草率。
熟地黃洗焙乾酒浸　遠志淨洗搥碎去心上燒
枳殼淨洗去穰麩炒赤色　牛膝去蘆　菟絲子淨洗焙乾以酒浸別研如泥
當歸淨洗焙乾焙赤　地骨皮眞白取淨洗淨焙上焙打
以上七味各等分，逐一秤過分兩，平除地黃、菟絲子別器用酒浸其

餘五味同剉細，共入一鉢內，或甕甕內，若每件十兩，都用第一等無灰漢酒六升，同浸三宿，取出，文武火焙乾，酒試大令得所，不可太猛，恐傷藥性，十分焙乾，擣羅爲末，以兩手拌令十分勻，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臘酒下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亦不妨。若不飲酒，鹽湯亦得，但不如酒勝。煉蜜法，冬五滾，夏六七滾，候冷，以紙貼惹去沫，丸後都入微火焙少頃，入甕收。陳吉林云貴於中司陳吉服此藥，化千日，眼明，自傳此方。
李守忠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臓穀，到老視聽不衰。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効。屢試信然。其法細擣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蒸，擣羅和令異常甘香，眞奇藥也。
半才烏髭方
紹定壬辰，江淮趙大使魁侹衍治將納合行省相公台員注丞全茂予在趙監軍廳同會，納合平途七十，髯髮髭鬢皆不白。質其所由，謂吾國有行臺出典藩鎭，髭鬢皓然，數載歸朝，而髭髮皆黑，人怪其異。自序遇一方半才烏髭，藏久得効，因傳其方，却不言分兩。續乙巳年，會張經歷朝請，始得分兩云。紫金丞附序。

旱蓮草三兩半
此草有三種一種是紫菊花爐火客用之此一種再就北人始識之本草中名鱧腸草孫真人千金方名金陵草浙人謂之蓮子草其子若小蓮蓬故也

訶子二十箇

芝麻辛三兩此是壓油了床枯餅是也

青鹽三兩半

升搗到

不蛀皂角三鋌

月囊沙二兩

蓋青鹽吾鄉少且貴價只以食鹽代之但藥力減少

川升麻三兩半最治牙疼

右爲末醋打薄糊爲丸如彈子大撚作餅子或安或燒以乾爲度先用小口瓷瓶罐子淨紙筋泥固濟曝乾入藥餅在瓶内焃灰火中燒令煙出若煙淡時藥尚存性急取退火以黄泥塞瓶口候冷次日出藥便以數丸旋研爲末早晚用如揩牙藥以温湯灌漱吐牙藥持酒少許半時方始淡淡又用功莫大焉

爲髭方甚多此方頗爲奇異故抄之

吾祖知孫承議公家傳常用牢牙方

荊芥不見火　土芎　細辛　當歸

右爲末使時未可使用水漱須令藥氣入牙内良久方漱爲佳常用立包牙不動搖

東坡治脾節飲水説　脾能母養餘臟養生家謂之黄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黄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强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旻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簡捷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嗽不可服

陳書林云友人陳昊卿年六十二面色光澤扣之以何道致此云常時絶不飲湯水雖羹汁亦少呷參以坡公之説方審昊卿之言爲信

飲食用煖　王珍若人寡食道傳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喜温不可以冷熱犯之惟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温矣又因論飲食太冷熱皆傷陰陽之和此六字誥

戒夜飲説　酒古禮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藥餌禮有不可缺者用之有節飲之有度豈可以爲常而不知節哉禮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蓋重其道而不容輕故爾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士養上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即睡明早即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者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備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察之此乎

見陳氏經驗方不記何人所作

擦湧泉穴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磨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熱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不能陞弹擾見黄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霅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册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但是坐閒目握固縮穀道搖颭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發若不廢當有益人與王定國書云摩脚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湧泉穴在足心陷者中足少陰脈所出也

[illegible]

擦腎腧穴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詰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揖身住叩請荷其口授曰某七高辛文定公家坊萋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跋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拄上齶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即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

亦與親舊中爲信者數人言之，皆得効。今以告修煉之士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二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成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內翰曰：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今附編。與耆英喜文章者玩之。

歐公醉翁亭記，用二十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也。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照袋。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攜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箋紙并小樂器之類，名曰周遊，隨意所適。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王仁裕爲半千孫，見七子四遊山之具，乃爲簡化。〕

處方。 人有常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用。噫，有是哉！余近苦腳膝酸疼，呂惠卿處以經進地仙丹，連服三日而愈。由是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醫書無不可用之方，特在於遇醫之明不明耳。〔地仙丹見前第十八方。〕

食治方。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損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痾去疾，何待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藥術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爲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效也。

食治諸方不特老人用之，少壯者對證療病，皆可通用。罔陰抱陽，有生所同，食味和調，百疾不生，保生永年，其功則一。

真一酒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黄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云：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扣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既出，恍然。

桂酒。 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天門冬酒。 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末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炊飯，適寒溫，

用煎和飯。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山藥酒。 補虛損，益顏色。用薯蕷於砂盆內細研，然後下於銚中，先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攪令勻，空心飲之。

川人黃萬峰次辰，冬月霜曉，常以待客。

又方治下焦虛冷，小便數，瘦損無力。生薯蕷半斤，刮去皮，以刀切碎，研令細爛，於鐺中著酒，酒沸下薯，不得攪，待熟著鹽、葱白，更添酒，空服飲三二盞妙。

菖蒲酒。 通血脈，調榮衛，主風痺，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一劑，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

右搗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搗碎，相拌令勻，入甕器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服一中盞，日三。

又方，菖蒲三斤，薄切，日中曬令極乾，以絹囊盛之，玄水一斗，清者玄水者酒也。懸此菖蒲，密封閉一百日，出視之如綠菜色，以一斗熟黍米內中，封十四日，間出飲酒，則三十六種風有不治者悉較。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朮一斤，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漏瓮中盛，密封，春冬二七，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精神。

菊花酒。 壯筋骨，補髓，延年益壽耐老。

菊花五升　生地黃五升　枸杞子根五斤

右三味，都搗碎，以水一石，煮出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細麴碎，令勻，入甕內密封，候熟澄清，每溫服一盞。

東坡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也。又云：仙姿高潔，宜通仙靈。

紫蘇子酒。

紫蘇子一升，微炒　清酒三斗

右搗碎，以生絹袋盛，納於酒中，浸三宿，少少飲之。

日華子云：蘇子主調中，益五臟，下氣，補虛，肥健人，潤心肺，消痰氣。

枸杞子酒。 明目駐顏，輕身不老，堅筋骨，耐寒暑，療虛羸黃瘦，不能食。服不過兩劑，必得肥充，無所禁斷。

枸杞子五升，乾者，搗　生地黃切，三升

大麻子五升，搗碎

右先搗麻子令熟，攤去熱氣，入地黃、枸杞子相和，得所，納生絹袋中，以酒五斗浸之，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取服，多少任意，令體中微有酒力，醺醺為妙。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久服令人長壽，葉如羊肉，作羹益人。

朮酒。 朮三十斤，去黑皮，淨洗，搗碎，以東流水三石，於不滲器中漬之二十日，壓漉去滓，以汁於瓷器中盛，貯夜間候流星過時，抄自己姓名置於汁中，如是五夜，其汁當變如血，提取汁以浸麴，如家醞法造酒，酒熟任性飲之。十日萬病除，百日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面有光澤，久服延年不老。忌桃李、蛤肉。服此酒者，真康節所謂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蘇合香酒　蘇合香丸[illegible]

右用十分好醇酒，每夜將五丸浸一宿，次早溫服一盃，除百病，辟四時寒邪不正之氣，舊酒尤佳。

醉鄉寶屑

經進八仙散，壯脾進食，令人飲酒不醉。宣和初，華山貢士張老人，號為鐵翁居士，入山採藥，遇道人在石巖坐，共酌，約有八人，于中各出一物，亦令張翁出與少酒飲，飲數盃，各賜于中之物，張翁熟視之，乃八味藥也，翁求其方，名曰八仙剉散。

乾葛[illegible]　白豆蔻去皮　縮砂仁[illegible]

丁香[illegible]　甘草[illegible]　百藥煎一分

木瓜[illegible]

右件八味，共細剉，人不能飲酒者，只抄一錢，細嚼，溫酒下，即能飲酒，醉鄉寶屑無如此方之妙。

丁香餅子　溫胃去痰，解酒進食，寬中和氣，仍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脇肋刺痛，胃脘痞悶，及胃惡心等證。

半夏[illegible]　白茯苓去皮，一兩　丁香[illegible]　白朮一兩，炒

川白芷一兩炮 甘草一兩炙 白扁豆薑汁浸炒熟炒一兩
橘紅二兩去白用薑汁浸一宿焙
右爲細末用生薑汁煮薄麪糊爲餅如大棊子大每服一餅細嚼生薑
湯下不以時

柑皮散 治酒毒煩渇或醉未醒
柑子皮二兩洗焙乾
右一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三五沸温服或入少鹽末沸
湯點亦効再服

石膏湯 治飲酒過多大醉難醒
石膏五兩 葛根剉 生薑細切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温服不拘特候

解酒 葛花一兩
右擣爲散沸湯點一大錢不拘特亦可煎服
又方葛根細剉作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去滓温服
又方乾桑椹二合用酒一升浸一特久取酒旋飲之即解
大寒凝海惟酒不冰酒大熱不可多飲邵康節詩又云斟有淺深

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在老人斟酌間何如耳

諸煎

地黄煎 每年十月用生地黄十斤淨洗漉出一宿後擣壓取汁鹿角膠
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四升以文武火煎地黄汁數沸
即以酒研紫蘇子濾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已來下膠膠盡下酥蜜同煎
煎良久候稠如餳貯潔器中凌晨取一匕以温酒調服之
東坡答孫達道書袁患地黄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爲幸又與程
正輔書云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黄啖老馬皆復爲駒吾晚學道血氣衰
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得也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

金櫻子煎 經霜後以竹夾子摘取於木臼中轉杵却刺勿損之擘爲兩
片去其子以水淘洗過爛擣入大鍋以水煎不得絶火煎約水耗半取出
澄濾過仍重煎似稀餳每服取一匙用煖酒一盞調服其功不可具載
沈存中云金櫻子止遺泄取其温且澀世之用者待紅熟取汁熬膏
大誤也紅熟則却失本性今取半黄特採爲妙十一月十二月採佳
本草云療脾泄下痢止小便利澀精氣久服令人耐寒輕身方
術多用之

金髓煎 枸杞子不計多少逐日旋採摘紅熟者去嫩蔕子揀令潔淨便
以無灰酒於淨器浸之須是瓮用酒浸以兩月爲限用蠟紙封閉緊密無
令透氣候日數足漉於新竹器内盛貯旋於沙盆中研令爛細然後以細
布濾過候研濾皆畢去滓不用即并前漬藥酒及濾過藥汁攪勻量銀鍋
内多少升斗作番次慢火熬成膏切須不住手用物攪恐粘底不勻候稀
稠得所然後用淨瓶器盛之勿令泄氣每早晨温酒下二大匙夜卧服之
百日中身輕氣壯積年不廢可以延年

茯苓煎 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擣篩以熟絹囊盛於三斗米下蒸之米熟
即止曝乾又蒸如此三過乃取牛乳二斗和合著銅器中微火煮如膏收
之每食以竹刀割取隨性任飽服之則不飢如欲食先煮葵菜汁飲之任
食無礙
又方 養老延年服茯苓方華山鋌子茯苓研削如棗許大令四方有角
安於新瓷瓶内以好酒浸以三重紙封其頭候百日開其色當如餳糖可
日食二塊百日後肌體潤澤服一年後可夜視物久久食之腸化爲筋可
延年耐老面若童顔
本草茯苓補五勞七傷安胎煖腰膝開心益智止健忘忌醋及

酸物

補骨脂煎 唐鄭相公爲南海節度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内外衆疾
俱作陽氣衰絶乳石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獻此方
經七八日覺其功神驗自爾常服之其方用破故紙十兩揀洗爲末用胡
桃肉去皮二十兩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煉蜜和勻如飴盛瓷器中旦
日以温酒化藥一匙服之不飲酒者温熟水化下彌久則延年益氣悦心
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蕓薹羊血

五味子煎 五味子紅熟特採得蒸爛研取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
蜜再火上待蜜熟候冷器中貯作湯特特服作果可
以寄遠
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移門子服之十六
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
本草云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强陰益精養五藏
除熱生陰中肌入藥生搗不去子

薄荷煎 消風熱化痰涎利咽膈清頭目
龍腦薄荷葉一斤 川芎三兩 桔梗五兩去

蓋　甘草四兩　防風三兩　縮砂仁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劑此藥看之甚可忽用之大有功倉卒之中亦可應手
解利。
治遍身麻痺百節酸疼頭昏目眩鼻塞腦痛語言聲重項背拘
急皮膚瘙痒或生癮瘮及治肺熱喉腥脾熱口甜膽熱口苦又
治鼻衄唾血大小便出血及脫着傷風并沐浴後風並可服之
兩眼暴赤腫痛可以生薄荷取汁更調此藥令稀貼兩太陽臨
睡更貼上下兩眼瞼次日即散。
治腸風下血可用此藥二貼和雪糕圓如梧桐子大作二服空
心熟水下即止。

麥門冬飲。東坡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窻眠開心暖胃門
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本草云麥門冬根上子也安魂定魄止渴肥人治心肺虛熱并虛
勞客熱頭痛亦可取苗作熟水飲之。
陶隱居云以四月採冬月作實如青珠根似穬麥故謂麥門冬
以肥大者爲好用之湯澤抽去心不爾令人煩。

甘露飲。常服快利胷膈調養脾胃快進飲食
乾錫糟頭音六分　生薑四兩洗淨和皮
右相拌搗爛捏作餅子或焙或曬令乾每十兩用甘草二兩炙同碾羅
爲末每服二錢入少鹽沸湯點不拘時候。
此方專治翻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州一富人病翻胃往京
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猶記
其香味便覺胷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香
隔之快遂求其方修製數十服後疾遂瘥名曰觀音應夢散予
得之常以待賓易名曰甘露飲在鄱陽一書吏旋愈切勿忽之
旅書

糯米羔。治小便數用純糯米糕一手大臨卧炙令軟熟啖之仍以溫酒
下不能飲溫湯下坐行良久待心間空便糖蓋糯稻能縮水凡人夜飲酒
有是夜輒不溲此糯之力也。
又方有人渴用糯禾稈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器中燒作灰每用
一合許湯一碗沃淋汁久之云定云汁清顧飲之此亦糯稻縮水之力也

杏仁粥。
杏仁二兩去皮尖研　猪肺一具去

少和研令爛如糊
右用瓦瓶煮粥令熟却將瓷碗放火上炙令熱以猪肺糊在碗內便瀉
粥蓋之更以熱湯抵令熟後服之大能補肺氣

人參粥。　人參半兩爲末　生薑取汁半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入粟米一合煮爲稀粥覺飢即食之治反
胃吐酸水。

枸杞葉粥。　枸杞葉半斤細切　粳米二合
右二味於石器中相和煮作粥以五味末葱白等調和食之

兖肝散。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胷膈滿悶飲食無味腳膝無力大腸虛
滑口內生瘡女人血氣並宜服之。
肉豆蔻三箇和皮　官桂　香白芷　當歸
破故紙　人參　茯苓　桔梗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四錢半羊肝四兩作片摻藥在上以紙裹後用南粉塗文
武火煨熟米飲嚼下。

參歸腰子。治心氣虛損。
人參半兩細切　當歸半兩上去蘆下去細者取中段切　猪腰子一隻
右以腰子用水兩碗煮至一盞半將腰子細切入二味藥同煎至八分
喫腰子以汁送下有喫不盡腰子同上二味藥滓焙乾爲細末山藥糊
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此藥多服爲佳
崑山神濟大師方獻張魏公丞相韓子常知府閤中服之有効
平江醫者丁御幹謂葛樞密云此藥本治心氣怔忡而自汗者
不過一二服即愈蓋奇藥。

甲乙餅。治痰喘嗽咳
杏仁一兩去皮尖　牡蠣粉一兩同杏仁炒令黃色　青黛一兩
右研勻入蠟一兩熔搜丸如彈子大捏作餅每用一餅入乾柿中夾定濕紙
裹煨約藥熔方取出火毒細嚼糯米飲送下。

茯苓麵。東坡與程正輔書云舊苦痔疾二十一年今忽大作百藥不効
欲休糧以清淨勝之而未能今斷酒肉與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
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麵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
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麵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
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又云既絕肉五味只知此及淡麵更不消
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蘿蔔菜。治酒疾下血旬日不止。

生蘿蔔

右一味揀稍大圓實者二十枚，留上青葉寸餘及下根，用甆瓶取井水煮令十分爛熟，薑米淡醋空心任意食之，立止。用銀器重湯煮尤佳。

羊肺羹。治小便頻數，下焦虛冷。

羊肺一具細切　羊肉四兩細切

右二味入五味作羹，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小豆葉[illegible]

右二味豉汁中入五味煮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薤白一握

右二味以豉汁煮羹，入五味如常法，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右拍碎，候煎酒二升，候酒沸，投下山芋，入鹽椒葱白，空腹飲之。

百合。治肺藏壅熱煩悶。

新百合

右用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服之。

黃精。餌黃精耐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頓，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斛，熟有三四斗方好。蒸之不熟則刺人咽喉。既熟暴乾，不爾朽壞。食之甘美，補中益氣，安五藏，潤心肺，輕身延年，飢歲可以與老小休粮食。療云：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不可食。

金櫻子丸。補腎秘精，止遺泄，去白濁，牢關鍵，神妙。

金櫻子[illegible]再熬成膏　桑白皮一兩炒　雞頭炒半兩[illegible]　桑螵蛸一分炒　白龍骨半兩[illegible]

右為末，入前膏子，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鹽湯溫酒下三十丸。如丸不就，即用酒麵糊為之。

青娥丸。治腎氣虛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陽事。老人服此，顏色還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飛。

破故紙十兩，以水淘過，用香油炒[illegible]

杜仲五兩，須是六兩方得五兩，剉如骰子大，麥麩炒黃色

胡桃仁五十箇，以湯去皮[illegible]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下。

此方趙進道從廣州太守處得之，久服大有神功，遂作詩一絕以紀其功。

十年辛苦走邊隅，造化工夫信不虛。奪得風光歸掌內，青城不笑白髭鬚。

服椒法

書林陳驊括為之歌。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訣，年過九十餘，貌不類期頤。再拜而請之，忻然為我說：蜀椒一斤淨[illegible]，解鹽六兩潔[illegible]，擣鹽慢火煮，煮透滾菊末[illegible]，紫氣香味甘[illegible]，初服十五圓，早晚不可輟。每月漸漸增，累之至二百[illegible]。鹽酒或鹽湯，任君意所歠。服及半年間，胸膈微覺塞，每日退十圓，還至十五粒，候其無礙時，數復如前日[illegible]。悅澤目明而耳聰，鬚烏而髮黑，補腎輕腰身，固氣益精血。椒溫鹽亦溫，菊性去煩熱，四旬方可服，服之幸毋忽。逮至數十年，功與造化埒，耐老更延年，不知幾歲月[illegible]。吾今苦能忘其功，尤卓絕，我欲世人安，作歌故怛切。

服豨薟法。豨薟，俗呼火杴草，春生苗葉，秋初有花，秋末結實。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中，層層酒與蜜蒸之，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擣篩，蜜丸服之。云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疼，腰膝無力，亦能行大腸氣。張詠進表云：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功。臣與至百服，眼目輕明；至千服，髭鬢烏黑，筋力較健，效驗多端。陳書林經驗方以送

甚詳療諸疾患各有湯使今人採服一就秋花成實後和枝取用酒蒸曝拌白中春為細末煉蜜為丸以服之。

婦人小兒食治方　陳令尹書精細哏好處在食治諸方然老人視景兒孫眷輩圍繞侍奉諸婦妊娠望得椎之喜諸孫襁褓便含飴之樂其間或有疾疢者在目前豈不驚悚余嘗昔聞見所抄有婦人小兒食治諸方用之良驗今附益于編末亦以資耆英閒覽耳以備用云。

血氣諸方

地黃粥　治婦人血氣不調。

生地黃汁二合　粟米一合　　粳米一合　　訶黎勒炮去核為末半兩　　鹽花少許

右以水三升先煮二米將熟次入訶黎勒末地黃汁鹽花攪勻煮令稀稠得所分二服。

猪肚粥　治婦人腰脇血痺氣痛衝頭面熻熻嘔吐酸水四肢煩熱腹脹

白术二兩　　橘皮一枚　　生薑一兩半切炒

右三味粗擣篩以猪肚一枚治如食法去近滑納藥於肚中縫口以水七升煮肚令熟取汁入米及五味同煮粥空服食之。

羊肉麵蓉子　治婦人血氣痺積藏府疼痛泄瀉。

小麥麵四兩　　肉豆蔻去殼為末　　舉揆為末

胡椒為末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錢末。

右五味拌勻以水和作蓉子用精羊肉四兩細切炒令乾下水五升入葱薤白各五莖細切依常法煮肉以鹽醋調和候熟漉去肉將汁煮蓉子空腹熱食之。

猪腎蓉子　治婦人血積久憊冷氣心腹常疼。

小麥麵四兩　　良薑末　　茴香末　　肉豉蓉去皮

蜀椒各一錢末　　猪猪腎一對去筋膜切如棗子大

右六味除腎外以水切作蓉子先將腎以水五盞煮次入葱薤白各少許候腎熟以五味調和如常法入藥蓉子再煮令熟分三次空腹食之半夏撥刀　治婦人疼痺血氣口吐酸水

大麥麵四兩　　半夏湯洗去滑盡炒半兩為末　　桂去粗皮一錢為末

右三味同以生薑汁升米醋少許和切作撥刀熟煮如常法空心食之妊娠諸病

參門冬粥　治妊娠胃反嘔逆不下。

生參門冬去心净洗切碎研爛絞汁取一合　　白粳米净淘二合　　薏苡仁揀净去土一合　　生地黃杞吉四兩净洗切碎研爛絞汁三合。

右以水三盞先煮煎粳米薏苡仁二味令百沸次下地黃參門冬生薑三味汁拌和煎成稀粥空心温服。如嘔逆未定候後更煮食之。

生地黃粥　治妊娠下血漏胞。

生地黃汁一合　　糯米净淘一合

右先將糯米煮作粥熟後下地黃汁攪調勻服之每日空腹服。

陳橘皮粥　治妊娠冷熱氣痛連腹不可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芎藭根刮去土銼犯一兩　　良薑末三錢　　白粳米淘净半合

右四味除粳米外搗羅為散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入粳米半合隨一錢煮作粥食之空心一服至晚更一服。

豉心粥　治諸種瘡疾寒熱往來。

豆豉心二合以百沸湯泡細研　　茈萸去苗二錢末　　桃仁湯浸去皮尖研三十箇

右先將豆豉心桃仁以白米三合水半升同煮為粥臨熱入茈萸末攪勻食之。

阿膠粥　治妊娠胎動下去

阿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為末　　糯米

右先將糯米煮粥臨熟下阿膠攪勻温食之。

良薑

葛頭肉粥　治妊娠四肢空腫喘急脹滿。

葛頭肉去皮　　蔓荊子去土一兩

茴香炒令香熟為末　　良薑

右四味除葛肉外搗羅為末每服四錢匕先將水五盞煮葛肉候水至三盞去肉下白米一合同藥末候米熟下五味調和得所分作三服一日食盡。

鯉魚粥　治妊娠安胎。

鯉魚一尾治如食法　　糯米一合　　葱白二七莖切　　豉半合

右以水三升煮魚至一半去魚入糯米葱豉煮粥食之。

葱粥。治妊娠數月未滿損動。
葱三莖 糯米三合
右以葱煮糯米粥食之。如産後血運用之亦効。
竹瀝粥。治妊娠常若煩悶。
淡竹瀝三合 粟米三合
右以水煮粟米成粥，臨熟下竹瀝，更煎令稀稠得所，温食之。
苧麻粥。治妊娠胎不安，腹中疼痛，宜常食。
生苧麻根一兩淨洗煮取汁二合 白糯米二合 大麥麵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炒半兩末
右四味，以水同煮為粥，令稀稠得所，熟後入鹽少許，平分作二服，空腹熱食之。
鯉魚羹。治妊娠傷動，胎氣不安。
鮮鯉魚一頭理如食法 黃芪剉炒 當歸切焙
人參 生地黃各半兩 蜀椒十粒炒 生薑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一分 糯米一合
右九味，剉八味令勻細，納魚腹中，心用綿裹合，以水三升煮魚熟，將出

去骨取肉，及取魚腹中藥，同為羹，下少鹽醋，熱啜汁喫極効。
黃雞臛。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兼嘔逆不下。
黃雌雞一隻去頭足及皮毛腸胃等洗淨去血脉於釜中煮過去腥水
良薑一兩 桑白皮剉炒一兩半 黃耆生剉一兩
右四味，剉後三味，與雞同煮，候雞熟，去藥，取雞留汁，將雞細擘，去骨，將汁入五味調和，入雞肉再煮，令滋味相入了，隨性食之，不計早晚，不妨別服藥餌。
雞子羹。治妊娠胎不安。
雞子一枚 阿膠炒令燥一兩
右取好酒一升，微火煎膠令消，後入雞子并鹽一錢，和之，分作三服，相次食之。
山芋麵。治妊娠惡阻，嘔逆及頭痛，食物不下。
生山芋一尺於沙盆內研令盡以葛布絞濾過
苧麻根一握去皮爛搗研
右研勻，入大麥麵三兩，和搜細切如棊子大，於葱薤羹汁內煮熟，旋食之。
又方
木瓜一枚大者切 蜜二兩
右二味，於水中同煮，令木瓜爛，於沙盆內細研，入小麥麵三兩，搜令相入，薄捍切為棊子，每日空心用白沸湯煮，強半盞，和汁淡食之。
雞肉索餅。治妊娠養胎藏，及治胎漏下血，心煩口乾。
丹雄雞一隻取肉去脂作臛 白麵一斤
右二味，搜麵作索餅，和臛任意食之。
雞子酒。治妊娠血下不止。
雞子五枚取黃
右取好酒一盞，同煎如稀餳，頓服之，未差更作服之，以差為度。
小豆飲。治妊娠漏胎，血盡子死。
赤小豆半升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十四枚
烏雌雞一隻理如食法
右三味，以水二升同煮令熟，取汁時時飲之，未差更作服。
葱豉湯。治妊娠傷寒頭痛。
豉一合 葱一握去根切 生薑一兩半
右以水一大盞，煮至六分，去滓，分二服。

産後諸病。論曰：妊娠者十月既足，百骨皆坼，肌肉開解，然後能生。百日之內，猶名産母，特人將調一月，便為平復，豈不謬乎。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今宜以飲食調治為良。
鮑魚羹。治産後乳汁不下。
鮑魚肉半斤細切 麻子仁一兩半研
葱白三莖切碎 香豉半合別研
右先將水三升煮魚肉熟，後入後三味，煮作羹，任意食之。
猪蹄粥。治産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盞煮取二盞去蹄 王瓜根洗切
木通剉碎 漏蘆去蘆頭各一兩
右四味，除猪蹄汁外，粗搗篩，每服三錢匕，以煮猪蹄汁二盞，先煎藥至一盞半，去滓，入葱豉五味等，并白米半合，煮作粥，任意食之。
猪蹄羹。治産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二隻淨洗剉 木通一兩半剉作寸段
右先將木通以水五升煎取四升，去木通，和猪蹄入五味，如常法煮羹，任意食。

又方
猪蹄一具洗剉　粳米一合淨淘
右用不拘多少。入五味煑作羮。任意食。作粥亦得。
牛肉羮。治產後乳無汁。
牛鼻肉淨洗切作小片
右用水煑爛。入五味如常法煑作羮。任意食之。
鹿肉臛。治產後乳無汁。
鹿肉四兩洗切
右用水三挖煑。入五味作臛。任意食之。
三肉臛。治產後乳汁不下。
龜肉二兩洗切　羊肉三兩洗切　麞肉三兩洗切
右用水不拘多少。入五味煑爲臛食。
蘇麻粥。治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汗則大便秘。故難於用藥。
惟此粥最佳且穩。
紫蘇子　大麻子二味各半合。淨洗研極細。用水再研。濾汁二
盞。分二次煑粥啜。

右此粥不獨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又風秘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
年八十四。忽腹滿頭疼。惡心不能食。醫家供補理進食治風清頭目藥。
數日疾益甚。懇予辨之。予曰誤矣。此老人風秘。藏府壅滯。聚膈中。則腹
脹惡心。不喜食。至巔頭痛神昏。如得藏府流暢。諸疾悉去。予進此而氣
泄下結糞如胡椒十餘。少間通利。諸證悉去。許學士方
茯苓粥。治產後無所苦。欲睡而不得睡。
白茯苓去黑皮取末半兩　粳米二合
右二味。以米淘淨煑粥半熟。即下茯苓末。粥熟任意食之。
地黃粥。治初產腹中惡血不下。
生地黃五兩擣絞汁三合　生薑擣絞取汁二合
粳米淨淘三合
右先將米如常法煑粥。臨熟下地黃及生薑汁。攪令勻。空腹食之。
紫莧粥。治產前後赤白痢。
紫莧葉細剉一握　秔米三合
右先以水煎莧葉。取汁去滓。下米煑粥。空心食之立瘥。
滑石粥。治產後小便不利淋澁。

滑石半兩剉研　瞿麥穗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三升。先煎瞿麥取二升半。濾去滓。將汁入米煑如常粥。將熟入
鹽少許。葱白三寸。方入滑石末。煑令稀稠得所。分作三度食之。
羊肉粥。治產後七日後宜喫此粥。
白羊肉去脂膜四兩細切　秔米淨淘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桂去粗皮剉取末一分
右以水煑肉并米。熟後。入地黃汁并桂末。令得所。以五味調和。空心任
意食之。
猪腎粥。治產後寒熱狀如瘧。猪腎粥方。
猪腎去脂膜細切一對　香豉一合　白秔米三合
葱三莖細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猪腎豉葱至二升。去滓下米煑如常法。以五味調
和作粥食之。未瘥更作。
黃雌雞飯。治產後虛羸補益。
黃雌雞一隻去毛及腸肚　生百合淨洗擇一顆
白粳米飯一盞

右將秔米飯百合入在雞腹內。以線縫定。用五味汁煑雞令熟。開肚取
百合秔米飯和雞汁調和食之。食雞肉亦妙。
黃雌雞羮。治產後虛損。
黃雌雞一隻肥者理如食法　葱白五莖　秔米半升
右三味。依常法以五味調和爲羮。任意食之。
猪肚羮。治產後積熱勞極。四肢乾瘦。飲食不生肌肉。
猜猪肚一[illegible]
黃耆剉碎半兩　人參三分　秔米三合　蓮實去皮一兩
右以水五升煑猪肚。入人參黃耆蓮實候爛濾出藥并肚。澄其汁令清。
方入米煑臨熟入葱白五味調和作粥任意食。
鯽魚羮。治產後乳無汁。
鯽魚一斤　蠐螬五箇
右依常法煑羮食後食之
鯽魚鱠。治產後赤白痢。
鯽魚一斤治如食法　蒔蘿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蒓羮　乾薑[illegible]　胡椒各一[illegible]

右取鯽魚作鱠投熱豉汁中。入鹽藥末攪調空腹食之。
脯雞臛。治產後心虛忪悸。遍身疼痛。
黃雌雞一隻去毛頭足腸胃淨洗以小麥一兩合水五升煮雞至熟即取出擘去骨 蜀椒去目并閉口少汁出取末一錢
茈胡去苗二錢 乾薑末半錢 粳米三合
右先取水再煮雞汁米令爛入蔥薤椒薑茈胡末等次又入五味鹽醬
取熟。任意食之。
豬腎臛。治產後風虛勞冷。百骨節疼。身體煩熱。
豬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羊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右以五味并蔥白豉為臛。如常食之。不拘時。
冬瓜撥刀。治產後血壅消渴。日夜不止。
冬瓜研取汁三合 小麥麵四兩 地黃汁三合
右三味一處搜和。如常麵切為撥刀。先將獐肉四兩細切。用五味調和
煮汁熱後卻漉去肉。取汁下撥刀麵煮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煨豬肝。治產後赤白痢。腰腹疼痛。不能下食。
豬肝四兩 蕪荑末一錢
右將豬肝薄切。摻蕪荑末於肝葉中。五味調和。以濕紙裹。塘灰煨熟
去紙食。
生藕汁飲。治產後惡血不利。壯熱虛煩。
生藕汁 地黃汁各半盞 蜜一匙 淡竹葉一握
切以水一盞半煎取汁半盞
右四味同煎沸。熱溫分三服。日二夜一。
又方 治婦人蓐中。飲食熱麵。再勾變成渴燥。
生藕汁 生地黃汁各半盞
右二味相和。溫煖分為三服。
四米湯。治小兒吐 小兒諸病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二合 蠟如半彈丸大
右以東流水二升。煮粱米三沸。絞去滓。以汁煮稻米三沸。去滓。用汁煮
黍米三沸。絞去滓。置蠟於汁中。候蠟消。每服半合。空心午後各一。隨兒
大小增減。
牡丹粥。治小兒癖瘕病。

牡丹葉 漏蘆去蘆頭 決明子各一兩半
椎豬肝去筋膜切研二兩
右以水三升。煎前三味。去滓。取一升半。入豬肝及入秔米二合。煮粥如
常法。空腹食之。隨兒大小加減。
扁豆粥。治小兒霍亂。
扁豆莖切焙一升 人參二兩
右以水三升。先煮扁豆莖令熟。下人參。煎至二升。去滓取汁。煮粟米三
合為粥。與乳母食。臨乳兒先捋去少許冷乳汁。然後乳。母常食此粥佳。
豬子肝。治小兒久痢。
豬子肝一具
右切作片。炙熟。空心食之。
雞子餌。治小兒秋夏中暴冷。忽下痢。腹脹乍寒乍熱。渴甚。
雞子二枚去殼 胡粉半兩炒令黃 黃蠟一棗大
右先下黃蠟於銚子內。微火上鎔。次下雞子黃及胡粉調和。候冷作餅
與兒空心午後食之。量兒大小增減。
牛乳飲。治小兒噦。
牛乳一合 生薑汁半合
右於銀器中。慢火同煎至六七沸。一歲兒飲半合。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甘草豆方。冬月小兒解諸熱毒。老人亦宜服之。
大黑豆三升淨洗 甘草三兩細剉
右用水六升。煮令爛熟。特特以三五十顆與小兒食之。汁亦可服。又可
用已煮過黑豆入香藥末和勻。甑上蒸令香軟尤佳。
慈覺願老奉親 夫孝子之事親也。日以雞鳴盥漱畢。敬念精誠。立於寢
門之外。徽聲整欬。安詳而入。溫恭省問安否如何。起則奉其衣服。次盥奉
其藥水。所服湯藥。審而後進。徐稟晨羞。喜饌何物。更益珍甘。盡其精制。視
其寒溫。嘗其旨否。父母嗜之。則喜色見於面。目喜氣達於聲音。意所不欲。
則敬請易饌。罔無它命。則下色怡聲。勉以強食。問其所以。或不稟。則具
湯藥而進之。事竟而食。則視於父母而為之多少。食已進見。問其起居。言
必雍容。盡於愛敬。先意承志。務達其心。疾痛苛癢。則抑搔之。出入則起敬
扶持之。果實湯茗。隨意而具。沐浴洗頮。時有湯而請。後問轉特欲何飲
食。侍奉之儀。皆做前式。父母所處。冬則燠密。夏則清涼。父母欲寐。則相其衾
席。厚薄必使安穩。衾裯單複。務於適宜。寒則溫煖。熱則扇搧。候其安寢。然

後退宿復思明日之事焉此猶世間之孝也當念三途長夜惡趣輪迴雖欲
報恩如何息苦應於朝夕勸進父母歸依三寶發菩提心調伏貪嗔不昧
因果搜尋古教瞻禮聖容於佛業戒隨力奉持發明大事因緣修習念佛
三昧或行禮以超道或宴坐以濟神皆未來成佛之因歷劫無窮之孝事
親至此不可以有加矣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淳沈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
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吾母室供給衣食必革珍異凡父母
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苦常不過
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
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耆老陳贇覩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
具狀郭琮行孝事諸漕運使乙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
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
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昏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
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
三矣
顏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雖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
居遠郡城幾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撫難者頗付我必
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
忽不能睹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
燭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
做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十八養

享

燕享

事類合璧禮經考索 燕享君臣供有之禮也然享以訓恭儉
宴以示慈惠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
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俎焉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
而然乎古者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二者所以成其政也然又不能
無隆殺之辨上公三享三燕侯伯二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上下如是亦
豈混然無等哉或有故不親享燕之禮則各以其幣致之亦所以見將
意以致敬者不可廢也然燕享之大槩不可以不之知也唐虞夏商遠矣
無所致稽周人郁郁乎文其禮備載於周官之書者可稽也及周之衰此
禮浸失秦漢而降間亦行焉然非復古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待下有
恩無秦漢衰世之失有成周盛時之得相與維持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
有足觀據册府元龜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
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夏啓鈞臺之會周文在鎬之飲

皆紀諸册書而形於雅頌矣後世或諸侯歸時事於宰旅四夷奉國珍於
外府叙賓以昭德班勞以策勳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拜節故里臨
享父老或周覽都畿飫賜官屬至於五兵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
合歡成禮奉觴上壽加以贈賄上賜之以景福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
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賡歌之篇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爲皆宴衎
之謂矣玉海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
或不通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
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夏玉海左傳昭四年
六月丙午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注在河南陽翟縣南世紀云在縣
西 啓饗諸侯於此 周册府元龜文王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箱篚以將其厚意故有鹿鳴之詩 武王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
酒故魚藻之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豈亦樂也平王時虢公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
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襄王時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定
王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饗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 殽

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饗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
識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饗則半解其體
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
惠也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
國之法古典謂禮之屬文也玉海國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范
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卿饗禮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
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狄則有體薦坐諸
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禾也余之官也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
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選其馨香擇其柔嘉潔其酒醴品其豆蓬脩
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
共飲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
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注飫私也不脫屨
升堂謂之飫宴安私者圖非常之事君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
公 周禮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 大行人 掌大

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
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子禮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大國之孤執皮帛以
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司儀 王燕則諸侯毛朝事尊尊上
爵燕則親親上齒 大宗伯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樂師 饗
食諸侯序其樂事 鍾師 饗食奏燕樂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
其割亨饗士庶子亦如之 酒正 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 燕禮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
勺有房中之樂 記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旅酬相
酌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詩 鹿鳴燕羣臣嘉賓注飲之而有
酬幣食之而有侑幣 常[redacted]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陳饋八簋
公尸湛露天子燕諸侯注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 既醉序注 成王祭宗
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
之飽德 賓之初筵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
爵而已既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 左傳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饗五
大夫注王子頹以立乃享為國事五大夫設饗燕之禮樂及徧舞鄭伯聞
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僖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
禮饗管仲注管仲下卿王乃為加禮設饗燕以上卿之禮饗之 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曰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 二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 二十八年獻楚俘王饗
醴命晉侯宥加之幣帛以助勸也 文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賦湛露 宣十六年冬士會問殽烝王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疏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烝升也切肉為殽升
俎謂之殽烝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 昭十五年 籍談為介景王饗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靈

不及 云云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云云 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
類此又王景九二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成十二年晉郤
至曰諸侯相朝有饗宴之禮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注饗有體薦設几
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襄三年晉與魏絳
禮食 魯語 叔孫穆子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緜見養老類 晉語 公子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 中庸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 疏祭而燕 說苑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食禮以侍
漢冊府元龜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皋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
留四日復如軍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
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羣臣說服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
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長樂宮成羣臣朝禮畢盡伏置法酒 法酒言望的
飲之不至醉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九年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
朝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

治至今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
樂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
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十日日樂
飲也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留
止張飲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五月還幸
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玉海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
常享會其儀受酒禮畢之制殿上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上壽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
坐奉爵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詳見元會　昭帝元
鳳二年四月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玉海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
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
士周官外饗饗士庶子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饗衛士漢舊儀
禮傳士飲酒禮儀禮燕禮燕朝服於寢注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
月行此燕禮玄冠而朱衣皮弁服與禮異成帝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
禮有雉飛集于庭王式傳江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如淳曰學官有
有此法酒主欲先以相樂也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
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圖書示後宮貴人謂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
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十三年
四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傳本
也謂論其勞狀之勞音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舊宅觀田
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
款曲唯直柔耳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九年九月
南巡狩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賀絡繹
而至帝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有
事於十一陵歷覽郡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三年十月從太后幸章陵
觀舊廬置酒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　十年閏四月幸南陽祠
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
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
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　十月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又幸長

平東至高陵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元和二年二月
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
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
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勞
賜郡縣作樂　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　順
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臨辟雍饗射　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
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　漢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將持節護
送南單于守義王兜樓儲歸南庭單于先在京師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
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曼延之屬古兩兩相當亦角力為抵對卿今之鬪戲古
之角抵也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
賞賜各有差玉海為駐廣成頓單師壘伍佰杖千重山靈常滿房祖無左
酒山東條嗇夫猾府清畔卑溪嬌夭騎將發鼓來紆毀為既觴　魏文
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
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
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玉海大饗碑
云古酒池流舟槳陵積雉夏登鈞臺之享周成岐陽之搜高祖元中之命
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　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己未大曜兵饗
六軍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後魏道
武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覲諸國貢使北之美
水　三月甲子宴羣臣於水濱　八年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
講武　皇始二年正月己亥朔車駕在魯口城大饗羣臣　明元永興四
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
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　泰常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
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　七年二月丙戌車駕自雲中還大饗于西
宮　太武始光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樂二殿成大饗以落之　太平真
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廬三月戊子大會于鄁南　十年正月戊辰朔車
駕在漢南伐蠕蠕大饗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丙午於遼西黃山宮
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
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　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華殿賜以衣
服　九年正月癸未饗羣臣于太華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

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樂起也懸而不樂以翌日祀獻文於明堂也　二
月詔罷寒食饗此作大帝改作始太極殿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羣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五月詔罷五月五
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車駕在縣瓠此帝南伐朝饗羣臣
於方丈竹堂樂作酒酣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
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衢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長無給事黃門侍
郎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中書侍郎兼黃門侍
郎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祕書丞兼中書侍郎
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而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
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黃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宋棄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帝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爲不
廢詠歌遂命邢巒搃集叙記　八月甲子引羣臣歷宣殿堂初帝宴詔延
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
次用家人之禮後又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謂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
行宴樂之禮後東閤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昇無小而
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乳遁曲成萬物無滯也次

之洗煩迴帝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也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
次之凝閑堂帝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天子閑居義不可縱奢以忘儉
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僕射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
不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
何得默爾德音即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
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於千萬
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羣臣以帝
疾廢上壽大饗於澄鸞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于太極
前殿各賜布帛有差　孝莊永安二年七月爾朱兆破元顥帝還京師已
亥宴勞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
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華林都
亭讌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爲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出
帝大昌元年五月乙巳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　八月壬戌朔齊

文襄王來朝讌射班賚部下各有差　九月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
樹及公卿百寮蕃使督將等射班賚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
饗羣臣太極前殿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朝帝讌於華林都亭班賚部
下各有差　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十二月狩於華陰大饗將士　後周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　三月辛
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二年十月
辛亥御大殿大射諸卿列將皆會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露寢成考之令
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
僚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
十四軍督將已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六年二月平齊論定諸軍
勲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各有差　四月大會羣臣及諸蕃
客於露寢　隋高祖開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僚班賜各有差壬申宴
北道勲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　四月丁未宴突厥
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宫召兵部尚書李
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

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
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
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僚頒賜各有差甲子賜百僚大射於武德
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州殿考使謂九州考使也　十七年
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
德殿宴賜百官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
來朝甲辰御北樓觀漁于河北宴百僚　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
服襲冠帶甲辰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
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　八月乙酉啓民
帳宴賜極厚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　四年
正月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二月戊申自東都還京丙辰宴耆
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三月西巡五月甲申宴羣臣於金山
之上　六月丙辰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
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於殿上此二上示引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
三十餘國　六年三月幸江都宮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
差　七年二月己未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

甲午朔大宴百寮二尔大會鐙厚設惠能定進之樂酒觴各有差 旨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八月庚子宴設三品以
上賜雜綵各有差 十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引背吐禄特勤升
御坐以寵之 十一月己酉秦王降薛仁果秦王太宗也帝聞大悅因置
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癸亥秦王凱旋獻俘帝置酒宴師及
背吐禄特勤於玄武門賜布帛各有差戊辰宴羣臣 十二月庚寅宴突
厥背吐禄特勤等於殿內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各
有差極歡而罷 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置酒高會
奏九部樂於庭帝謂裴寂曰隋氏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
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
讜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
朕所望哉當以身為嬰兒方朕為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帝頻舉觴以屬公卿羣臣迭上壽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四月
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部樂設宴而遣
之 五月戊辰宴并州從官五品以上於仁壽殿極歡賜帛各有差丙寅

奏九部樂於庭宴京州使人官賞各有差謂與官及賞物也 三年正月
甲午宴突厥奏九部樂於庭賜綵有差 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
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五
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凱旋獻
捷於太廟帝置酒高會極歡而罷 六月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
親舉酒以屬百官極歡而罷己酉大會東征將士奏九部樂於庭癸丑幸
昆明池宴從官賜錢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臣 八月庚戌宴羣臣奏
九部樂於庭賜布帛有差 唐玄武門宴羣臣 見御詩及門闕類 唐
册霄樓宴 見樓類 唐集仙殿麗正院賜宴 見院類 四年三月丁
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 五月癸亥宴五品已上
奏九部樂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
臣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 九月癸亥
賜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賞金銀綾綺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丑賜羣臣
大射於玄武門賚綵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 三
月己酉宴羣臣及京城父老賜布帛各有差 七月乙酉秦王平王世充
班師丙戌宴旋師賜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已上於昭德殿

賜帛各有差 九月丙子宴五品已上於苑內謂公卿曰昔漢高定天下
以蕭曹張陳為良佐任以政事朕應天命尅平區宇伏任卿等自謂不謝
古人因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 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
差 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三月己卯幸琅邪公主第
宴從官五品已上賚帛各有差 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
差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屬從家人禮降階再
拜酒小闕移坐畢華殿帝賦詩王公迭上壽賜帛各有差 六月戊戌右
武候大將軍丘和以交州首領來朝奏九部樂以宴之賚物各有差 七
月壬子幸東宮宴從官下至胥徒頒賜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
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宮中立第以異之從是宴五品已上娛
奇伎百戲賜帛各有差 二月甲午幸齊王元吉第宴五品已上賚賜各
有差 三月丁酉宴羣臣於玄武門陳倡優嫻嫚之伎 四月丁未赤雀
巢於殿門宴五品已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己丑宴西蕃突厥林邑
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巳宴五品已上及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
極歡而罷 十二月辛巳車駕狩鳴犢泉迴宴從官賚物綵帛各有差 九
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卯宴羣臣六

月癸亥以秦王為皇太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傳位於太子帝稱
太上皇後四年乃從居太安宮太宗親侍與輦百僚陪從太上皇甚悅置
酒高會極歡而罷賜物各有差太宗後與公卿謁太上皇於戢武殿復置
酒為歡謂羣臣曰天下無事四海乂安非吾付囑得所吾兒孝順安能至
此乎明日復召貴臣十餘人及妃主置酒於凌煙閣酒酣太上皇親彈
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壽乙夜方散賜帛各有差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
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羣臣于顯德前殿賜帛各有差 貞觀元年十月癸未
宴羣臣賜物有差 二年五月丙辰以見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
賜物各有差 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賜天下大酺三
日慶有年也 十一月甲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宴羣
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于庭賜帛有差 三月甲辰賜羣臣大射於
玄德門 十一月戊申宴五品已上於內殿帝謂羣臣曰李靖奮忠勇長
驅深入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於是極歡而罷戊子宴突利可汗
及羣臣於殿庭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於
中華殿帝賦七言詩極歡而罷賜雜綵各有差 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
以上於中華殿 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 七月

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羣臣。羣臣奏
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十月辛隴州。丁巳次武功。宴從官及武
功父老。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皇子誕育。宴三品以上於臨華殿。賜
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甲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
平。舞師子。賜從官帛各有差。己卯。太上皇詔帝與近臣十許人。泛舟於後
園。絲竹遞奏。至于太安宮置酒。甚歡。子夜而罷。 三月癸亥。賜文武五品
以上射於武德殿 四月甲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月乙丑。賜羣臣大
射於武德殿。 十一月己卯。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六年正月甲戌。宴蠻
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 二月丙辰。賜羣臣大射於武德
殿。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從官帛各有差。 七月
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帝從容曰。中夏人安。四夷賓服。此公卿盡忠
之効也。朕實嘉之。然隋煬帝之威加中國。頡利跨有北荒。葉護國富兵精。
雄據西域。此三君者。可謂引盛矣。夫道怙亂。奄致亡滅。朕目覩其事。何能
不戒懼也。公等輔導朕躬。績已成矣。當思長世之策。以相救勅。於是賜帛
各有差。 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稱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
有差。 九月。帝在九成宮。丙申。以皇太子來朝。宴東宮官屬。賜帛各有差。

乙巳。宴岐州父老。賜帛各有差。己酉。至慶善宮。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
濱。帝甚歡。賦五言詩。庚戌。宴從官故老。賜帛各有差。七年正月癸巳。宴三
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帝謂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
古帝王罕得。事父太上皇萬福膝下之歡。有倍常慶。於是奏七德九功之
舞。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踊躍。揚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
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
許之。久而乃罷。賜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九
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納妃蘇氏。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
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 戊申。帝將幸洛陽。宴長安父
老於玄武門。賜以穀帛。 三月戊子。帝在洛陽。引五品以上射於儀鸞殿
丙申。宴從官。賜物各有差。 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舟泛于
積翠池。 癸卯。宴洛陽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 十月辛酉。幸積翠池。
宴五品以上。帝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遠方靜息。因
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
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
二年二月壬子。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 三月丙子。以皇孫誕育。宴五品
以上於東宮。 十三年正月庚戌。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十
四年正月己酉。宴羣臣及吐谷渾王河源王慕容諾曷鉢于玄武門。奏倡
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於兩儀殿。奏九
部之樂。 十五年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
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 十月
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陀本一部落俟斤。本我
所立。始十餘年。自昇。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纏我緣發甲騎。傾其部落
爾欲與我為寇。不過欲貢我邊境十萬五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
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部城
立茹。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帝謂之曰。朕
幼遭隋亂。櫛風沐雨。劬不遑。良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
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觴物增感。因
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歔欷。又曰。令召父老設宴。少自寬割耳。又從臣曰。人
或時覽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朕
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豈各自知也。
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侍事。或舊媼蒼頭。皆躬舞。歡酢。爭前上壽

或自言至諸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從級。乙亥。以
輿駕還宮。宴百僚。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
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餘人詣闕奏稱。陛下肇開帝業。發
跡太原。皇太子顯爵晉藩。作牧并部。臣等不勝宴安。今來奉賀。帝賜宴。又
物以遣之。 閏六月庚申。薛延陀可汗子突利設獻饌。帝於相思殿大饗
百寮。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及撞末跳丸舞劍之技。突利
設再拜上千萬歲壽。賜金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辰。詔皇太孫皇太子宴
宮寮於引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呼萬歲。帝
謂宮臣曰。頃來主業稍可。非是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甲館之慶。故
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並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諸蕃使於玄武門。賜物以遣之。二月辛酉。召三品以
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既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是立意。王羲之
術人入送觀類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帝操
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
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
辭輦。今見常侍登床。五月甲戌。召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

賜宴各賜貘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預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
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
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十月癸
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內又安百
姓復業各脩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狠子野心虐弒其主朕
欲存其國而弔其人所以將幸洛陽有事經畧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
還故召父老別耳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巡撫勿以為慮賜百歲以上氈被
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二物三段粟二
石　十一月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
年十月征遼還次營州戊申召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長首領宴會
父老年七十已上與契丹奚蕃長以下各班賜繒綿綾錦數千萬段　十一
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饗軍士勞之曰朕親賞罰之柄懋諸日月有
功於國賞不踰時欽至之禮古今常事朕欲徧至酒餚咸宜樂飲甲戌宴
從官三品以上賜物各有差丙戌迴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
管內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　十二月帝不豫步輦幸并
州辛酉三品以上及中書門下四品以帝疾瘳詣闕上禮詔引文武五品

以上賜燕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義猶父子朕頃遭疾見公等憂
惶今者疾除復見公等喜躍此之忠烈簡在朕心不責上禮有膳豐潔固
不可獨進與公等同歡酒舉樂奏司徒長孫無忌以下更上千萬歲壽帝
忽為舉卮奏破陣樂舞後親車撞丸劒數百人齊作帝樂飲臣下極歡將
夕乃罷賜物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庚辰引從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賜物
各有差　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綠竹迎奏羣臣上壽
極歡而罷賜綾錦各有差　十二月庚辰以鐵勒迴紇俟利發等諸蕃朝
見宴於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勅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
正月鐵勒迴紇部拔野古部同羅部思結部渾部斛薛部奚結部阿跌部
契苾羽部白霫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
而遣之設高坫於殿前置銀瓶於坫上自左閣內潛流酒泉通於坫腳而
涌入殿前瓶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瓶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
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瓶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嘗是酒
也又詔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廚給酒截於尚書都堂以餞之　二十二年
正月乙未奏十部樂會四夷君長於天成殿王公稱觴上壽賜帛各有差
二月丙寅朔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　四月乙亥西突厥賀

魯以王師問罪龜茲固請前驅願為鄉導仍以數十騎馳來謁詔授崑丘
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及文武三品畢景甚歡錫賚綾綵仍解所
服之衣以賜　十月己巳崑丘道軍將阿史那社爾擊龜茲破之帝聞之
大悅宴五品已上於紫微殿從容謂羣臣曰夫樂有數種至如上城竹馬
遊戲阡陌之間此童幼之樂飾金翠曳羅綺此婦人之樂賤糴貴出貿遷
有無此商賈之樂高官厚祿名位昭顯此仕進之樂受脤出征前無勍敵
此將帥之樂四海寧一六合無塵端拱巖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樂也頃
命將西征今已剋捷萬里清泰戰士咸得還家此朕為樂之時因賜羣臣
傾醉極歡而罷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進新羅王金春秋還國令三品
已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於百福殿帝
舉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　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
降甘雨相率宴樂蒸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
巳宴文武羣官及蘇遊縣老人於玄武門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亥御丹
霄樓臨觀三品以上行大射禮丙子賜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門樓以觀
之　顯慶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羣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已
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洛陽宮癸亥御貞觀殿宴從行文武官及

洛州父老宗姓等賜物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會從官及諸親并
州官屬父老等奏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有差　十二月辛未校獵於長
社之安樂川丙子召侍臣及蕃客夜讌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
年九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以上
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
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
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禮畢御朝覲壇受朝賀癸酉帝謂羣臣曰升中
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禪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為求仙克禋
或以巡遊望拜昔非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黃巷老小填溝壑少壯渠兵
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親擐甲冑肇成大業掃除氛祲寧清區
宇遂得四海宅心萬方仰化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
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烈情
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深以為慰公等休
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讌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來相見乃
勅所司撤帷帳施御床三品以下升壇四品已下列坐壇下縱酒設樂羣
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昃方止　四月甲辰帝至京師先謁太廟

是日御景雲閣宴羣臣設九部樂頒賜綵各有差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親於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宣勅謂之曰朕雖居九重之内常以萬姓為心而誠不動天遂使陰陽錯謬自從去歲關中旱儉禾稼不收多有乏絶百姓不足責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為愧今洛下倉廪且復充實更為轉運於事艱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卿等為宴別耳仍節級賜物及黃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合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西臺三品奉酒作樂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宮成帝送太子入宮五品以上及諸親並從宴會奏樂極歡而止賜物有差　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官具新服上禮帝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羣臣　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帝謂霍王元軌等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宮甘雨屢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李敬玄表長吐蕃已入龍支張虔勗率領驍勇與其交戰一日兩陣賊俱敗走奔北數百里虜獲極多又太史先奏七月朔太陽虧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在虛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不失婦容慶是私中一喜也與叔等同為此歡宜各盡情相勸樂酒飲酣帝賦詩作柏梁體曰屏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監守戀晨昏霍王元軌曰聖德無為同混元相王輪曰長歡膝下鎮承恩右僕射戴至德曰天皇萬福派長源黃門侍郎來常曰禁褰叨榮青瑣門中書侍郎薛元超曰鵷池濫職奉王言自餘群臣以次續作日晏而罷賜綵物有差　調露二年正月乙酉御洛城南門樓引諸王及三品以上并諸州都督刺史登樓賜宴太常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日晏而罷　四月癸酉九玄殿會文武百僚謂曰匈奴為患侵鎬及方自秦漢已來即有此弊我國家拓定四海尚虧事天之禮貞觀之始猶自執迷所以命將出師頻有摧殄遂使上分凡解君臣而綽未忍殲殄許以自新五十年間俱稱臣妾自去冬已來忽相扇動潛行合服遠事交結逆敵殺戮百姓侵損邊隆故遣裴行儉等聯中潘伐單威楚衆共不五月應時破潰敗伏單門朕自聞已來情甚歡慰故廣召百官以申慰喜王公卿士想同茲慶[illegible]太子來言不佩又太子正武后召於宴門明殿給曰殷母子如初加賜有力[illegible]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洛城南門各賜勲一級帛十五段己巳宴皇親及皇后内外諸親於武成殿賜物有差　景龍二年十一月辛巳以安樂公主出降宴羣臣于兩儀殿　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于兩儀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　八月己巳幸安樂公主山池宴從官賜繒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内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　四月丁亥帝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置酒為樂乙未張樂於隆慶池泛舟戲象宴羣臣仍命賦詩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乙卯宴吐蕃使賜物有差　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　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太極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福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帝夜觀樂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賀帝宴蕃使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九月乙亥太上皇御安福門賜羣公卿士射　二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　開元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羅王子于朝堂以旱廢樂　十月庚辰宴新羅使于内殿勅宰臣及四品已上諸官預焉　七年二月壬申朝集使還本任令有司布錫宴於是賜帛有差　三月壬辰勅百官三月三日宜准常式賜射　壬子御丹鳳樓宴九姓同羅及契丹各賜物一百段小異主各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于太極殿　十一月己巳御丹鳳樓宴九姓蕃安等從九部樂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賜帛有差　四月戊辰御丹鳳樓宴平胡將王晙郭知運王智方高素謝知信許四品以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　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賜物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月丙戌命有司會羣臣宴突厥使暾泥熟于都城南門　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賜帛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帝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由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丙午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詔置會朝堂宴之及將士等並賜物有差帝謂君㚟及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卿爾亭鄣以是凶狂卿等智勇風彰軍威克振饒整旗鼓屢剪渠魁深入寇庭當甚勞耳君㚟破吐蕃以其功進大將軍封[illegible]明皇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

殿各賜衣一副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
蘗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
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紘及兵部尚書
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十一月庚子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
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
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假日
尋勝地讌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　五月丁卯侍臣已下讌于春明
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萼樓邀其迴騎更令坐飲遞起爲舞班賜有
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詔曰百靈降福庶君叶心陰陽調而生植以滋政
理孚而黎獻咸若由庚知萬物之樂華黍洽三農之慶信可以率禮輔仁
式歌且舞者矣況生成式序氤氳致和卉物發榮池籞含麗思順時令以
中惠澤咸宜激歡芳月繼賞前春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
共昇平之樂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嗣王郡王左右丞相少傅賓客諸司三
品以上長官侍郎郎官少監少卿少匠司業少尹兩縣令都水使者朝集
使上佐已上并雜除未赴任者及東宮諸司長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諭德
中郎樂蓄官三品已上至春末已來每置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

勑賜錢造食任逐勝賞　二十年二月壬辰許百僚於城東官亭子尋勝
因置檢校尋勝以專其事文官三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侍郎中丞御史
咸預焉　四月乙亥讌百寮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舁以歸相屬
于路　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將士於朝堂謂之曰天地無遠四夷奔走
而來庭山川無幽百神肸蠁而奉職斯皆上玄荅佐宗廟威靈肆予一人
齋將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醜敢爲不恭爰命師旅掃除遺穢卿等屬當
武旅之寄得奮才略之雄取如拾遺月獻三捷雖天誅則爾亦卿等力焉
今屬旋師聊申宴賞應有官賞已勑所由敘定之日朕將親覽必有當功
之賞用增東輿之氣且宜坐食兼賜卿等少物食訖領取　二十一年八
月詔曰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寢
寢永監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
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
於安福樓下時京官五品以上乃預其會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以籍田
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羣官　八月丁亥帝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
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大澍雨百官等咸上表賀　九月辛
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縣令於朝

堂　八月壬子千秋節帝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頒
賜有差制曰自古風俗所傳歲時相樂亦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
厥日惟五遂爲嘉節感慶誠深今屬時和氣清年穀漸就中外無事朝野
大安不因此時何云宴喜卿等即宜坐飲相與盡歡又召京兆父老等宴
之勑曰今茲節日穀稼有成頃年已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
於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
宴訖領取　甲寅以突騎施遣大首領胡祿達干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賜
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段放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
節休假並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爲樂宜示中外知朕意焉　乙丑以望日命
有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　八月丁未千秋節宴羣臣於勤
政樓下　二十六年三月乙巳賜朝集使五品已上錢三十萬任追勝爲
樂是年正月帝親迎氣東郊詔曰今朝廷無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官午追勝為樂　十月庚戌停朝參命百官於尚書省宴朝集使　二十
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命有司樹燈于樓前會大雪而
罷因勑當以二月望日燒燈　八月己未以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羣臣
賜帛有差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逝國于曲江令

宰臣已下同宴　十月庚辰御花萼樓宴蕃客各放還蕃　三載三月勑
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下并三品已下正員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
於鴻臚亭子祖餞朝集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四載二月勑令月十
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已上郎官
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萼樓下宴　五載正月勑令月十四十五十
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正員
并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並於花萼樓下參宴不須入朝
十載正月詔曰百辟叶心交修皇極所以天降休命寶祚惟新今郊廟精
禋大禮克舉萬方無事九有懽心屬獻歲芳春上元望日既當行慶之序
式資在鎬之恩自今後非唯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
宴樂　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物有差極歡而罷
十四載三月庚申許常參官追勝宴樂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勑令臣
等三月已來分日入朝逐便尋勝伏以聖政和平景光韶麗道風淳被朝
野歡娛陛下均惠澤而不遺俾簪纓而共賞因其無事許以畜休草木加
春況翔益暢生成之德報効何階復以宮闕增修子來云就軍塵告捷飲
至初行臣等無汗馬之勞空需分器懷賀鸞之志敢効獻芹伏請進錢一

仟貫文以充宴樂頒椶順陽之慶。僖仲就日之懇。許之。己丑，御勤政樓宴
羣臣，帝賦詩，數栢梁體，羣臣畢和。　八月辛卯，天長節，御勤政樓宴羣臣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　八月甲辰，天長節，
太上皇於金明樓宴百官，賜綵五百匹。　二年三月甲申，迴紇王子骨啜
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
八月壬戌，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等并波斯進物使李摩日
夜及寧遠國使葛等來朝，並宴於內殿。　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于
宣政殿前，賜絹三千匹。　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朔於三殿，各賜物三十
段。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丁巳，以突厥奴剌部落千餘人內屬，請討賊自
効，宴奴剌大首領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丑，宴六軍將于三殿，賜物
有差。　八月己酉，奚及契丹來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常侍、給
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九月戊
寅，宴郭子儀等諸將於延英殿，賜物有差。丙申，迴紇可汗遣國兵馬至太
原，遣使奉表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廣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宰輔於昇平錦繡之宴[illegible]
太常音樂。　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御史臺三品

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曆二年二月丙
戌，郭子儀至自河中府，癸卯，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
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
魚朝恩、朱其會馬，朝恩出錦三十匹、綵羅五十匹、綵綾一百匹，為子儀纏
頭之費，極歡而罷。當世貴推舉人以綵置之纏上，謂之纏頭。　三月甲戌，
內侍魚朝恩請於春明門外私第宴宰臣、僕射、舊相、節度使、度支、京尹等，
許之。乙亥，郭子儀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戊寅，汴宋節度使田神功請
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時子儀奏以范陽新平，兵戈已息，置酒
軒，出良馬寶帛錦羅綾綵等為懽慎之資，上自宰臣公卿及中官
高品內外主者百餘人，下及伶人賓客賚分，朔恩神功盡費至十萬
貫者。己卯，宴吐蕃使于禮賓院。　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鴻漸及
河南江淮轉運使劉晏、荊南節度使衛伯玉等，賜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
子，宴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鳳翔潞澤節度使李抱玉及邠寧節度使
馬璘等。　五月戊午，宴劍南陳鄭神策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賜物有
差。丙寅，御紫宸殿，宴迴紇使。　十二月丁巳，宴宰臣及諸道節度使
于內殿，賜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內殿，賜物
有差。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
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物有差。　十一月，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
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儀、李抱玉、王縉、元載及僕射裴
遵慶、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書劉晏、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神策
軍兵馬使王駕鶴、京兆尹杜濟於延英殿，賜物各有差。　閏十一月癸亥，
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
錦綵金銀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
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
辛酉，宴吐蕃使于內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
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賜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
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
差。　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
品已上及節度觀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弟兄等並赴會，凡三日連
宴，賜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
并文武百察，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王德已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

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自興
元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閒日宴勳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
歡而罷。其所須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所以褒元
功、崇秩序也。　貞元元年二月寒食節，命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
節度使嚴震與神策、金吾、六軍使擊鞠于內殿，頒賜各有差。　四年二月
戊戌，帝御麟德殿，觀宰臣李泌、馬燧及諸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起壽，
從之，頒賜有差。辛丑，帝以寒食假滿，內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
羣臣，於是給御華仍命屬和，頒賜各有差。至德已來，軍書務殷，宴賜殆絕，
大曆末唯宴兩省供奉官及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馬上是常參
官及二王後、皇室從曾祖已下親、異姓諸親、勳臣、節將子孫，悉集焉。　四
月，御玄英門，宴六軍及神策、神威諸將，頒賜各有差。　五月，賜宴東鑾見
主、驃騎、直夢衛、直烏里等於麟德殿，頒賜各有差。　九月，詔曰：內外卿士
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衆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晦日、上巳、重陽
三節，任擇勝地追賞，每節仍賜宰相及常參官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
貫，左右神威、神策十軍共一千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二百貫

容省奏事官一百肎委度支節前五日分付永爲常制玉海四年九月重
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
劉太眞李紓等四人爲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
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
百寮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　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
之己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軍諸將軍擊鞠於麟德殿班賜各有差
四月帝曰朕頃以四方不寧宵衣旰食百寮亦遑遑無暇今兵革漸息夏
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尹不須聞奏　八年正月詔三節宴
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卒已下可賜錢百千　八月詔曰爵者春秋令
節朝野多歡乃與公族庶寮俾同宴賞今兩河吳楚連被水災悼于朕心
賓未寧息尚軫變念豈遑愉樂其九日宴會宜罷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
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陳設供辦爲府縣之弊
請分給是錢令諸司會於他所從之自是訖于貞元三節公宴悉分矣
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一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
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二
年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　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

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帝作詩以賜百寮百寮畢和　十二月戊辰臘
帝畋於苑中上多親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左神策軍勞軍
饗士而還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勲
戚子弟會毬兼賜宰臣醼錢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
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宰臣各賜錦綵百匹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
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又寒食賜
宰相宴於麟德殿前觀會毬各賜錦綵瓶盤等　九月重陽節賜宰相及
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寮詩　十四年正月帝謂宰臣
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績勤効用彰今屬句芒應時萬物生育
朕至中和之節欲於麟德殿宴會羣僚所冀君臣同歡式昭在鎬之義宰
臣等奏曰今八表清寧天下無事中和令節時屬上春萬國歡心咸同此
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臨曲示慈恩臣等不勝慶抃之至
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賜文武百寮
宴樂於東西廂初奏破陣樂帝自製中和樂是日奏之又奏九部樂及
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於庭樂飲極歡日昃方罷賜宰臣錦綵各二
百匹加瓶盤等餘各有差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

子書以示百寮玉海詩曰紫殿初莚列彤庭廣樂張成功歸輔弼致政賴
忠良　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
榻而坐　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亭宜改取十
一日　十五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　二月詔罷今年三
月三日宴　九月詔罷今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　十
六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節宴會　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會　九
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于
曲江亭宴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　三月上巳賜群臣會宴于曲江　九
月重陽賜羣臣會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于延康里故
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于故馬璘池亭　九月重
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
示懷詩以賜羣臣　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于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馬璘池亭　九月九日
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
歲儉故也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丁巳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　二

月丁丑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武元衡鄭絪李吉甫及僕射大
夫度支鹽鐵使京兆尹洎軍使駙馬諸親王會馬帝與之繫毬于庭賜宰
臣以下錦綵銀器有差　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百寮合宴于曲江亭　七
月丁亥御晨耀樓神策神威六軍內外教坊大合樂以樂之　三年四月
甲寅御芳林門張樂設百戲　五年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燕于杜佑莊命
中使以酒饌就賜之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牂牁等
使宴賜有差　乙酉御麟德殿宴涇原節度使朱忠亮丁亥御麟德殿對
南詔使李興禮等宴賜有差　三月辛酉罷曲江上巳宴將葬惠昭太子
也　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寮宴于曲江　八年五月戊午迴鶻請和親
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已
下宴于曲江　十二月丙午宴南詔渤海牂牁使賜以錦綵　九年二月
己丑麟德殿召見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宴賜有差　九月壬午重
陽節賜百官宴于曲江　十年正月丁酉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
差　十一年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曲江賜宴　十二年八月癸未勅今
年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十三年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對迴鶻及南
詔使賜宴有差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陳許節度使李光顔于其第賜爵

來九二十五日乙亥御麟德殿宴宰相及太子三少六尚書左右丞侍郎
御史中丞中書門下省五品已上官翰林學士京兆尹度支鹽鐵使左右
金吾將軍威遠皇城六軍。及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諸道朝覲節度使公
主郡主等。觀擊鞠角觝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以錦綵銀器頒賜有差。丙
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
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論句藏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書
省。 十四年正月癸未帝御麟德殿對歸國迴鶻使宴賜有差 三月乙
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舉觴獻壽跪而言曰
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宴群臣當茲令節臣等備
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帝執酒為飲之因
擊鞠為戲群臣縱觀既罷賜繒綵有差丙戌又宴宰輔及大臣翰林學士
于禁中 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軍節度韓弘及判官大將軍等共
三百人賜物有差 八月丁卯帝御麟德殿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并判
官大將等二百人賜物有差 九月戊戌帝御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
師保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諫議御史中丞給事舍人翰林學士等賜
物有差己亥御麟德殿宴觀王及高品供奉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

月即位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六月癸巳
皇太后歸興慶宮帝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迴幸左神策軍賜中尉及
左右樂人等金銀錦綵有差 七月甲寅新作永安殿大張樂觀百戲恣
歡而罷班賜有差乙丑對吐蕃弔祭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申
重陽節御宣和殿召郭釗兄弟及貴戚駙馬軍使左右中尉等赴宴賜金銀
錦綵有差辛酉帝御麟德殿宴李光顏李愬各賜錦綵五百匹銀器盤脊
五事衣一襲馬一疋賓佐將校頒賜有差戊辰對吐蕃使於麟德殿宴賜
有差 十月吐蕃入寇詔發京西行營諸軍赴援甲申對軍使索日進程
懷政董重質田穎劉師貞并大將合六十七人宴賜有差 長慶元年二
月辛卯寒食節御麟德殿賜百寮宴帝自擊鞠命禁軍設百戲賜物有差
壬辰又宴宰臣師保僕射尚書翰林學士將軍軍使賜物有差癸巳又宴
將軍軍使及內官 四月庚辰命宰臣等於侍中廳宴吐蕃使 二年正
月壬子對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八月壬午對吐蕃使者五十
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子詔宴吐蕃使論悉諾等十五人於中
書省壬辰勅蕃客等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以充宴賞
仍給太常音樂是月丙申重陽節賜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 十月壬

子對迴紇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三年三月上巳節賜百寮曲江宴
九月重陽節賜百寮宴於曲江。時李絳為太子侍讀時之在書府迺重
陽日百官有曲江之宴時請與集賢學士等別為一會從之 玉海觀德
殿射五九矢後 韓文公平淮西碑大饗賚功 柳子厚饗軍堂記曰惟
十章叅全節竹竹旌旗旄咸錦于下鼓以寶具金以鐸鐃并宗獻水陸
行北列綱鼎體節鑄凡載夫羽鑰鉦豆之物沈泛醴盎之齊均飫于卒士
興王之舞服夷之伎俾學次鼓九奇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 李士
御鈌至吹醉百壹獻馬壽 鈌至數奇千花無窮。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
月即位二月壬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遣使押領備宿衛渤海大聽敵等
五十人至長樂驛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 寶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
殿宴百寮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曹尚
書侍郎京兆尹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五月庚戌幸魚藻宮觀競渡公
主駙馬翰林學士諸軍使與焉樂 二年二月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百官
又自戊午至庚申讌宰臣師保尚書丞郎御史中丞兩省五品已上官駙
馬公主等前後頒賜有差甲子詔令于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寮宜准舊例
於曲江宴集 三月甲戌宰臣百寮翰林學士曲江宴命中使劉忠逆等

頒賜食物 九月自甲戌至丙子帝連宴宣和殿百戲皆從 文宗大和
元年五月戊辰對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四年七月庚辰行
幸梨園會昌殿大宴樂 五年正月乙巳是日晚行幸梨園會昌殿奏樂
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宴群臣於麟德殿 七年三月庚戌麟德殿對
歸國迴鶻李義節等十九人宴賜有差 八年三月甲寅上巳節賜群臣
宴於曲江亭 九年八月丁丑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令讌諸王因命樂工劉仲武爭雙日入內
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南詔洪龍
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宴賜有差 二月京兆尹歸融因
對奏上巳日曲江宴會緣初遇兩公主出降物力不辦請改日帝曰去年
重陽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令上巳日改取十三日可乎融受
命而退 五月壬申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 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
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十月甲子命中人以酒脯仙韶院樂賜群臣宴
曲江亭 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二宮太后及諸公主並
赴宴 三月乙酉上巳節賜百寮宴於曲江亭命內官以詩賜裴度
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安王頴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絹二千匹銀器

十事二王帝弟也故賜宴特異　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謂宰執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國來朝狀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寮宴陳百戲以禮之　九年七月宰臣崔鉉出鎮淮南帝宴餞賦詩以賜之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乙丑風翔節度使李茂貞果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帝開宴大殿　天復三年正月平來宴汴州朱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至二月己丑又宴全忠於壽春殿乙未又宴於保寧殿會鞠全忠伴頭幕令內弟子送酒戊戌全忠辭歸鎮宴於內殿元祐元年五月辛酉洛陽乙丑宴百寮于崇政殿己巳朱全忠辭歸鎮又宴於崇政殿　七月宴於文思殿鞠場　哀帝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宰臣已下常拘官局罕獲歡娛今齊澤不愆豐年有望將臻上瑞宜示優恩及此芳辰當茲麗景稍令暇逸俾務遊從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選勝遊宴　五月戊寅宴群臣於崇政殿朱全忠與王鉷雁紹威賈

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十八養

享　燕享二

燕享辨序元魏後唐　莊宗以天祐八年秋七月會王鎔於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益殷庖酒為壽鎔亦捧酒酹帝　同光元年六月帝幸保寧鞠場宴洎行營將士賜物有差　八月癸卯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　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　己亥宴於崇元殿　十二月丁亥宴羣臣於嘉慶殿　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於嘉慶殿　六月甲申幸保寧鞠場宴洎行營將士　八月壬申幸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縱酒而罷　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長春殿丁未又宴羣臣於嘉慶殿辛亥宴吳使盧質於嘉慶殿大臣畢預甲寅帝幸樞密使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臣至初夜一更還宮　十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丁亥宴羣臣於長春殿壬辰嘉慶殿宴近臣　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戊子宴羣臣於嘉慶殿壬辰宴近臣於嘉慶殿甲午命皇子興慶宮使繼岌於會節園宴蜀使許曮吳越國使錢珝各

賜分物己亥幸六宅宣教坊樂宴會諸皇弟戊午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之第縱酒作樂一鼓三爵即宮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丙午宴大臣於中興殿是月帝幸鄴都戊申宴從官於黎陽行宮　二月帝在鄴己巳幸毬於行宮之鞠場諸皇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金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抵夜漏一鼓方罷甲戌又思政殿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　三月帝在鄴戊戌宴于內殿丙午帝幸毬於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子繼岌河中偏將王景高行安等預焉毬罷宴於迎春殿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曹思郾於嘉慶殿　九月丙午帝於嘉慶殿宴西征都統魏王繼岌招討使郭崇韜及省使李儼諸偏裨將校　閏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見畢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頒戒所司出內府供服珍玩奇絕者別飾宮居以宴之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聽樂九月丙申朔皇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樂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於嘉慶殿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　八月乙未始奏樂宴諸軍將校於長春殿乙巳宴將校於長春殿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將盧文進及其將佐於長

春殿賜分物有差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於長春殿 三月壬子朔幸
春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 四月戊子幸會
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 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車雷覡等於長
春殿 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統軍諸將校於長春殿 八月癸巳
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泊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
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乘輿歸內戊戌宴
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 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春殿各
有頒賜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
內諸司使等於長春殿 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於玉
華殿丁酉宴羣臣於玉華殿乙巳宴於玄德殿 十一月乙卯徐州霍彥
威青州符習入覲召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語移時己巳
宴宰臣學士在京侯伯親衛將校於玉華殿勞霍彥威符習房知溫三帥
壬申宴玄德殿彥威等辭也 十二月己丑宴於玄德殿兗州節度使趙
在禮入覲使召赴宴戊戌以夏曹奇趙在禮入覲宴于玄德殿 三年二
月辛巳宴從臣於玉華殿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 三月戊申宴百寮於
玉華殿丁卯宴從臣於南莊 五月辛酉幸南莊宴諸蕃客入幸西莊宴

迴鶻使召前節度使赴之 八月戊戌宴侍臣於玉華殿 九月己丑帝在
汴宴百辟於玉華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
餘人歸闕見於玄德殿使召赴宴 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
守孔循於講武殿 十二月甲寅幸開封府六宮從行宴殊頒賜 四年
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悅舉酒徧賜侍臣甚除腹心
之疾賜教坊絹五百疋內臣進馬稱賀戊申宴羣臣於玉華殿樂作王宴
使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十餘人百官就班稱賀甲子
帝歸京丙寅駐蹕鄭州宴從臣於行宮 三月丙子內外輔相在京審侯
共進鞍馬錢帛以東駕還京請開內宴時潞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
開內宴壬午宴於長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於中興殿辛卯宴百
辟於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 四月丙午宴於中興殿 八
月戊戌宴勳臣於廣壽殿丁巳宴大臣於長春殿 九月乙酉宴羣臣於
長春殿 十一月戊辰宴勳臣於廣壽殿 長興元年二月己未宴羣臣
於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 三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臣及諸道入覲節
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宮辛未宴入覲節度使於長春殿
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 六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八月

戊申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乙亥
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 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宰臣親王內臣及
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賜侍宴臣寮至晚還京 五月
癸酉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二月己巳宴
近臣於長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 四月宴羣臣於長
春殿 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 四
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月壬子新授許州節度使趙延壽赴
鎮宴於廣壽殿錢之 十一月甲戌宴錢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
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子宴將相百寮於廣
壽殿 三月丁巳宴羣臣於長春殿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
百寮於廣壽殿執勸金帛有差 五月甲寅宴羣臣於長春殿壬戌平盧
軍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諸將歸鎮宴於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數
萬計 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緣銀請開宴近例也 二
年三月丙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奉捧
勝獻壽日之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
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請開宴 六月己卯鎮州董溫其獻絹千匹

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請開宴 晉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宴羣臣於廣
政殿賜物有差 八月己丑宴契丹興禮使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四年
三月乙巳宴馮道等於廣政殿使迴故也丁巳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
差 閏七月甲戌宴羣臣於廣政殿壬辰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八月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二月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庚寅御明
德樓錢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 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
永福殿 八月甲午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辛亥宴東平王賜光遠
於萬歲殿禮賓使王彥章護聖指揮使何神通以蓄歌唱和各賜物百段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於永福殿
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永福殿 八月
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 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
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 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
軍行軍副使于畫堂 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
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于文思殿諸道進奏使亦與焉 十二月己巳習射
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忿豫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閱宴召祈
鎮州杜威新涇州王周并虔鎮州行營轉運使刺史諸軍都指揮使至副

兵馬使悉赴焉賜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開宴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　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　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丙子宣慶晉尹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第以御廚教坊樂宴召見任前任節度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　閏運三年二月壬午宰南莊命臣寮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　五年辛未幸大年莊進船習射夜分方歸內　八月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　漢　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鄴在御營開宴召從官等　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從官飲宴　隱帝乳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宰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來樂獻銀絲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宰臣於永福殿入蹕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昃而罷　周　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宰臣於廣政殿　四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來時還宮　五月壬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　八月乙未幸班荊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宰臣於永福殿始來樂　十月壬辰太祖幸城南園賜從官王銍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　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樞臣於廣政殿　三月庚申幸城南園召宰臣近臣諸統軍射已卯宴宰臣於永福殿　五月帝親征兗州庚申至班荊館賜從官酒食甲子次戚城宴從官親藩帥于行宮戊辰至兗州城下庚午宴從官將校於行宮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　六月丁亥平兗州迴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綉請開宴戊子宴從臣將校於行宮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進奉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宴樂午時宴罷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　八月丙申宴宰臣於永福殿　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部署諸軍將校於廣政殿　十月丙戌幸南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趙家莊近臣賜酒食又射於後園　十一月庚申內園賜諸軍將校射　十二月己亥宴於廣政殿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　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寮稱觴歌舞宴教坊樂甲寅召宰臣大將射于內毬場帝先中的臣寮戲馬上壽射罷各賜馬有差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於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于廣政殿

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月丁丑幸城南園詔從官射申時還宮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　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軍大將於廣政殿趙暉獻上壽馬十匹金酒器百兩乙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五月甲申宴將相於廣政殿己丑宴在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壬寅幸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七月丙戌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丙寅幸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　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己未復宴從官於行宮　六月庚戌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七月征河東還甲戌宴文武臣寮於永福殿　八月甲辰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暮還宮癸丑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　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爵而止帝因曰朕在位已來不聞臣下有辭者蓋朕之方嚴邪臣下畏慎耶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已來至甚寒涇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天眷雖射親庶收日贊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頂干執來報與民同乃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猶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國事興言實自責也　十月庚午召宰臣樞密使節將已下觀射於苑中　三年正月己亥宴於金祥殿賞西征之功也　丁未帝發至陳州宴從官於行宮三月親征淮南辛亥宴於行宮文武從官及江南進奉使等慈雷預焉　五月辛丑自淮上還次宿州宴從官於行宮　丁未次宋州東京文武百寮來見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宮　十一月辛卯宴於廣政殿　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起今後每遇入閤日宜賜廊食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於行宮　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於行宮　四月南征還次頴州宴從官於行宮丁卯次圃鎮宴文武從官及迎駕百寮置酒行宮　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　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馬命中黃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腆　九月庚戌宴百寮于廣德殿　十月丙子南征至永州宴從官於行宮　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宣宰臣及從官已下就城樓各飲以酒　十二月丙辰宴從官于行宮戊辰次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宮甲戌又宴從官

於行宮 五年正月丁亥宴于行宮壬申帝以楚州平宴宰臣已下稱賀
畢宴於行宮 二月癸丑朔又宴於行宮庚申至高郵縣癸亥宴於行宮辛
午在揚州宴於行宮 三月庚子以江南內附文武從官稱賀宴於行宮庚
丑宴於瓜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豫焉庚戌宴從官及江南進奉使
已下於行宮 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貢宴錢二百萬仍遣
伶官五十人俱來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宴于行宮江
南偽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駐蹕
揚州宴從官及江南吳越進奉使於行宮己未次泗州宴從官於行宮甲
子至宿州宴從官於行宮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是日宴百官
於行宮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 五月丁亥宴文武
於廣政殿迴鶻達靼進奉使亦預之是月壬辰帝謂侍臣曰向來所進
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群臣食物並須頒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 七月
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 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宴于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
彼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 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諸
道進奉使於廣德殿丙申宴于廣政殿 十二月乙酉宴於廣政殿 六

年正月壬子宴於廣政殿庚申帝命諸將大射於鞠場既而宴於講武殿
乙丑命諸將大射於鞠場 二月庚辰宴於廣政殿 三月甲子宴於廣
政殿壬申復宴於廣政殿 四月帝北征戊寅至澶州宴從官於行宮癸
未次博州天平節度使李重進見于路左是日宴于行宮辛卯至滄州宴
從官於行宮 五月丙午至瓦橋關宴從官於行宮乙酉還京賜百官及
諸道進奉使宴於迎春苑 宋 宋史禮樂志宴享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
慈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
慶皆大宴遇大災大禮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紫宸殿小宴垂
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仙隊
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雞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帘垂香
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床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群臣醆斝於
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
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
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侍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
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
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

將以上分於兩廡宰相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
用二蒲墩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
殿而下皆緋緣毛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
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門通喚致詞謝宰相升殿外殿進酒各就
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醻即遣勞
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
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
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
七年八年並設秋宴于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
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
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
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
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
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頌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群臣當坐於
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紛然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
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

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察又慢飲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
欲為盛饌計一飲所費可數人之屬殿兩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
矢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豐而使然也伏望並中嚴飭至道元
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飲賜盛得高會宜乎盡
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嘗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常定員數籍姓名以
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衒精粟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咸平三年二月
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
正言三院使御史並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朵殿自餘依舊十二月詔凡
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
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
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况屢頒於條令宜
自顧於典刑稍立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會宜令御
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喧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雜
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
行位禮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
失禮容即送所屬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內宴臣僚軍員并祇候使臣等並以前後儀制曉諭令遵禀違者察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託故請服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天禧四年五集賢院祖士衡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後再坐則羣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見大宴宗室先退乞為待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預再坐欲望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特旨者先退慶曆七年御史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祇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一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護

押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觀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八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七年九月詔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抱密使副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奉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宣平為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奏其事故有是命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率相王珪等率百官進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八年詔罷獨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彩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覽先帝史册南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魏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殿試舉人尚書省大禁中祈禳邠國公主未葬皆罷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于閤門朝堂升殿官雖缺故不

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虞侯以上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凡外國使預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歌空進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於東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於采殿夏州押衙於東廊南頭歌空坐七年龜茲進奉人使歌空坐於契丹利之下其後又令龜茲使副於西廊南赴坐遣奉押衙重行於後瓜州沙州使副亦於西廊之南赴坐其餘大器以差為準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英殿奏秋大宴儀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諸東西殿庭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閤門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以下通班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閤門官升殿攝左右軍巡使幹勿起居訖擎鞭執仗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鍾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喚訖分引群官揖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復位羣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采殿兩廡官立於廊後有遠使則舍人引大遠舍人西入大起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醆人謝升殿再拜內侍

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祇候東上閤門官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正位横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揖坐殿中監奉盞醆授班首少監荅醆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盞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正位廊前相向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揖坐殿中監授盞奉詣御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正位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退廊跪興授醆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酒羣臣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僕贊就坐酒初行羣官揖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三殿中監少監進羣臣供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上食典奉御進食太官設羣臣食樂作賜祇應正位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五典御進酒樂工致語羣官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復故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閤門催班羣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齎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

再拜又再拜就坐內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
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皆如上儀
右宣侍醆即隨所向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
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
拜訖分班出閤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
大禮畢皇帝遂領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
飲福酒各一醆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訖復坐飲並如春秋
大宴之儀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
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乾道八年十二月
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共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
門禁諸色祗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綃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
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則亦簡矣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
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于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
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太祖建隆元年
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于河陽行宮又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
襲衣器幣鞍馬以賞澤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從臣於玉津園乾德三年

七月六日詔皇子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從升後苑新
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太宗太平興國九年
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
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于水心殿雍熙二
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
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
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召宰臣及近臣謂曰春
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宣詩令侍臣屬
和後凡曲宴不盡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
作樂二年八月七日再燕用樂二月梅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
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
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又宴景德二年十
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舉樂
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
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
稼于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詞御書及嘉禾園場飲是日皇子從游四年

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又召皐馬極觀內苑稼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
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
仁宗天聖二年既禪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宴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
日宴宮中朕數四上勸皇太后聽樂王欽若以聞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
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明年上元節乃朝謁
景靈上清宮啓聖院相國寺遂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召命婦
臨觀又春秋大享哉為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稻並宴從官或
射不為常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
歲為之常嘉祐七年十二月持召兩府近臣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
馬都尉管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為飛白分賜下
逮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
刻石于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
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
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霑醉至暮而罷熙寧元
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

錫宴而有託詞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自宴設羣臣非大故與實有疾
病無得託詞仍令御史臺察舉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
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
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
官制以來齋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元豐五年七
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靈宮祠官于紫宸殿元祐
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
詩賜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錄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
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于
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
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詔令移用它日以國有
故宰臣請罷宴故也大觀三年詳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
上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閤諸司排
設備東上閤門附內侍奏班齊皇帝出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
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
福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

下常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次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酙酒訖，閤門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班首奉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後準此。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群官食，酒五行，若宣示醆，即隨所向閤門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橫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上巳、重陽賜宴儀：其日預宴官以下並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勑，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而退。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十六日帝御廣政殿宴中書門下、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道進奉使、外國蕃客，酒九行而罷。八月二十三日大宴廣政殿。玉海：八月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九月辛丑宴近

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四年八月十一日宴廣政殿。乾德三年九月十九日、開寶三年九月十七日、五年九月六日、六年九月十三日、七年九月五日、八年九月一日並宴大明殿。太祖朝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止設秋宴。二年九月以昭憲皇太后喪罷。三年九月以脩大內，十月十九日大宴廣政殿。四年九月十一日大宴廣政殿始奏樂，昭憲皇太后喪制終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謂之飲福宴。三年三月一日大宴廣德殿，時長春節後，未賜宴，會孟昶降表使至，故緩。玉海：四年八月九日辛丑宴紫雲樓。開寶元年七月二十日河東旋師，大宴大明殿，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襲衣金帶。四年五月一日受劉鋹降，大宴大明殿，鋹及江南、兩浙、泉州、占城、三佛齊進奉使皆預。九月以郊祀近罷。十二月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九年四月六日西京南郊禮成大宴廣壽殿，賜親王、近臣、列校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有差。貫氏談錄：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得損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太宗玉海：太平興國

進士賜宴　二年正月戊辰御試進士得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甲次。庚午，詔諸科賜牲，遂經赤錫宴開寶寺，又給二千賜之。唐時禮部放牓後放歡曲江，號聞喜宴，至是以便殿名目，前後中官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親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為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為定制。八年賜諸科及第始於宴於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人第，四月壬作綱始就瓊林苑賜宴，舍去行改賜于辟雍，宣和後為中興士于中元賜始興。十七年十一月禮部侍郎周知義請如行舊制賜宴，詔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二年十一月九日帝御大明殿宴親王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州進奉使、吳越國、契丹、西南蠻、渤泥國使，酒九行而罷。時始許群臣舉樂會冬至。交朝特設此宴。三年三月二日大宴大明殿。五年三月七日、六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三月十一日、八年三月十日、九年三月二日、雍熙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三年三月五日、四年三月四日、端拱元年二月五日並宴大明殿。淳化元年三月一日、二年三月七日、三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十二日、至道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年二月五日並宴含光殿。太宗朝以乾明節

在十月，故止設春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四年二月以親征太原罷。六年十二月九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端拱二年三月詔罷。淳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十一日，帝御含光殿大宴群臣。三年九月十日、四年九月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十五日、景德三年九月七日、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十七日、二年九月六日、五年九月十九日、七年九月十三日並宴含光殿。八年九月十日、天禧三年九月十四日、四年九月四日並宴大明殿。十一月十一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宴含光殿。四年三月十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三月十四日、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九日、八年三月十九日並宴含光殿。九年三月七日、天禧二年三月六日、三年三月六日並宴大明殿。真宗朝始備設春秋宴。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景德元年春以明德皇太后喪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宴含光殿，以明德皇太后喪不舉樂。九月十一日、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亦如之。十一月十六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不舉樂，是後南郊罷宴，唯賜福酒而已。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殿始用樂，明德皇太后喪再朞也。四年九月三日大宴含光殿

以章穆皇后喪不舉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以賜酺罷十二月八日以東
封還大宴含光殿二年三月以賜酺罷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
殿前一日大風夜漏未盡微雨及旦景色和霽亭午有黃赤暈彌雲如花
聚爲五色鶴數隻飛翔群臣在庭莫不瞻嘆九月十三日以雨罷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並賜酒食諸司賜與如例四年三月十三日車駕駐西京大
宴大明殿四月十三日祀汾陰禮成大宴含光殿帝作慶成聞宴七言詩
群臣皆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雨罷七年八月五日以奉祀禮成大宴含
光殿九年八月十七日詔以愆雨罷 天禧元年二月以賜酺罷九月十
三日詔以蝗災罷二年九月以賜酺罷四年三月十八日大宴會慶殿內
出牡丹花分賜群臣帝作賞牡丹花賜花七言詩命近臣和 仁宗天聖
二年九月十八日帝御會慶殿大宴群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
二十五日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七年九月二十日八
年九月二十九日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並宴會慶殿景祐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寶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慶曆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六年九月

二十二日皇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年九月十八日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至和元年九月十八日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並宴集英
殿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畢大宴會慶殿三年正月十一日大宴會
慶殿四年正月九日五年正月九日六年正月九日七年正月九日八年
正月九日九年正月九日十年正月九日並宴會慶殿明道二年正月十
日景祐三年三月九日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慶曆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年
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七日皇祐二年三月十八日四年三月十九日至
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三年三月十八日四年
三月二十一日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並宴集英殿十年九月以大內火罷
明道二年三月二日以耕籍禮成大宴集英殿九月以章獻明肅皇太
后喪罷 景祐元年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喪罷春秋宴二年九月十三日
始大宴集英殿以丙午時罷四年二月十七日詔以莊懿皇太后祔廟方
畢罷 寶元二年三月以魏國夫人喪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
風霾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以豫王喪罷 慶曆四年三月以燕王喪
罷五年三月四日詔以安國夫人在殯罷七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歲旱罷

九月七日詔以河北水災罷八年三月二日以雨罷八月二十三日詔以
河北京東西水災罷 皇祐元年三月六日詔罷二年八月十三日詔以
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二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十三日詔
以三聖御容遣發罷九月八日詔以郊禮近罷六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日
食罷至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帝不豫罷八月三日詔以恭謝近罷
嘉祐元年九月十八日詔恭謝禮成以十月五日賜飲福宴後以來諸神
御殿恭謝罷四年八月十五日詔以祫饗近罷十月二十六日以祫饗禮
成大宴集英殿六年三月十七日以宰臣富弼母喪罷七年三月十七日
詔以久旱罷七月八日詔以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
集英殿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以霖雨罷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帝御集英殿大宴群臣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
臣于垂拱殿修撰官預九月二十四日上御集英殿大宴群臣三年
九月十五日五年九月十三日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八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八日十年九月十九日元豐元年九月
二十九日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並宴集英殿閏十一
月五日以皇子生大宴集英殿二年二月二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二

十二日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十三日十年三月
十七日元豐元年閏二年三月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二月十八日七
年三月十八日並宴集英殿四年三月十七日詔以陝西出師罷春宴十
月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王海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
宴會扶殿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群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
侍于御座之側王儐射王從卒百官從賀及升殿上令從與王相見久之
王乃退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群臣九年二月十三日詔以南方出
師罷春宴元豐三年以慈聖光獻皇后喪罷春秋宴四年亦如之五年九
月以帝不豫罷秋宴七年九月十四日大宴集英殿以帝服藥酒五行罷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九月十四日七年九月
十九日並宴集英殿三年二月十二日以雪久陰罷春宴八月二十二日
以魏王出殯罷秋宴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時雨猶愆罷春宴十月八日以
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飲福已五年三月十八日以時雨未足罷春宴六
年二月十二日以三月集英殿試舉人罷春宴秋闕七年三月十日大宴
集英殿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元符元年三月二
十三日二年三月二十日並宴集英殿八年九月以宣仁聖烈皇后喪罷

秋宴紹聖元年二年春秋宴亦如之三年三月二日以尚書省火嗣濮王
宗綽喪罷春宴九月十三日以邠國公主未葬罷秋宴四年九月以彗出
西方罷秋宴元符元年五月十一日以受寶畢宴紫宸殿九月二日以霖
雨罷秋宴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徽宗政和元年三
月十七日大宴集英殿七年三月一日八年三月八日　宣和二年三月
十七日四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六日七年三月九日並宴集英殿餘並
闕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詔罷春宴是月九日崇恩太后崩五年九月八日
宴集英殿宣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七年八月二十
七日並宴集英殿餘並闕　孝宗乾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宴宰執以下
及金國報問使副于紫宸殿二年正月五日宴宰執以下及金國賀正旦
使副于紫宸殿自此至九年同　玉海淳熙二年五月辛卯賜輔臣燕于
澄碧殿在苑中上曰朕常觀無逸篇其後世亂離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
泛論用人不可分賢愚須當盡公又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上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紫衡等各起謝　夏
啓鈞臺之會周武在鎬之飲易著需宴之象書紀賡歌之篇周歌宴鎬溪
柴櫃治光樽尚醪五獸為豆四溪為杯有歌連聲酒瀉方軒千鍾電瞻為
延王禁海嘉弁坐天閑鐘鍾日是鐘呼雅呈雲集搏組呈陳高雲上袞湛
露下漱呈酒于顏天之臺張樂于琊葛之寓種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拔
居速奏金鼓迭起碰磬闌齡調心駭耳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食元氣酌太
和雲油雨霈恩鴻洛而澤江濤怪衍陳陪金鮑在庖咸奏舒舞喬動卻訴
上膺萬壽下提百福　五蓮之堂九九之宴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中鐵
鏡文鋪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拜賜緩衣早出搞勞贈賄卒禮無
失旱風栖梧丹鳥在森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為主孔庶為賓為客飲酬交
錯禮儀卒度蓮呈有楚殺核維旅鍾鼓既設來臨迭止反涂斷斷壁止章
允呈惠霧洽聖澤天浮百末旨酒酌彼金罍亦既醉止子孫輩芳忠通加
蓮恩俊呈體天賜難老如岳之崇含和吐氣昭德詠仁外累百品酒正六
物台鼎貴庖天呈來酒羣后戾止有來雍雍皇有萬凪旨酒千鍾禮儀卒
度物有其容斯斯庭燎呈呈效致禮允樂備蕭韶九成愷樂飲酒醉而不
亞賓之初筵搞搞鏘鏘既醉乃宴
以洽百禮觀順養正降福孔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
者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為一
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二矣慶元大臣傳君
之初收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
柄一時帝室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
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
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饒州留
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徐
誼權工部侍郎溫州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兼
侍講婺州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
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
撫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
讀蜀呂祖儉大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溫州楊方祕
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荊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郢州臨江
軍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吳獵監察御史潭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
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臨安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
官陳峴校書郎溫州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汪逵國子司業
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溫州田澹宗正
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
舉溫州人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宜州李𡌊校書郎
蜀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孟浩知湖州袁州趙鞏祕閣修撰知
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普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
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衜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編管道州嘉定
三年奉聖旨特贈迪功郎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攻偽學人京鏜。右丞相 洪州何澹。樞密 廬州劉德秀。諫議大夫 洪州胡紘。御史 廬州倪思。尚書 湖州李沐。正言 湖州劉三傑。正言 婺州施康年。正言 通州姚愈。大諫 平江陳賈。兵部侍郎 舒州楊大法。侍御 婺州張釜。大諫 鎮江錢象祖。參政 台州葉翥。尚書 廬州許及之。樞密 溫州張巖。侍御 楊州諫議。侍郎 興化軍傅伯壽。侍郎 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 徽州高文虎。直院 明州張伯垓。察院 秀州鄧友龍。察院 衢州陳師旦。吏部侍郎 平江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 沈繼祖。監察御史 興國丁逢。川參 都大常州鄒褒。司直 秀州王沇。轉運使 錢鍪。衢州守 余嘉。新州教授 漳州趙師召。迪功郎 張貴謨。處州黃掄。　鄭丙。福吏部尚書 淳熙間 林栗。福兵部侍郎 淳熙間王淮。婺丞相 淳熙間。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爲親屬請効力。遂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于侂胄。復入。使諭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錄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名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

得爲本宮講官。踐祚之月。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善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纂纂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胄之姦。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略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等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今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踈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熒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

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馹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閤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特侂胄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

禍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詣劉子卑又奏曰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
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
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内批彭龜年與郡
節度使吴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
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
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
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且不虞其奸
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光祖與臣有嫌
今光祖入臺騤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内批御史中丞益侂胄與
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
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内批
令用中司擧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
工部尚書趙彦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達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汝愚引
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彦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
置彦逾愈恨之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黄裳卒裳潜邸舊臣上

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
傅良監察御史吴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附和視正人如寇
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
遂擢其黨將作監時李沐爲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
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絶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
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
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
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己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爲既隆綢繆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悃愊祈避煩言起居郎
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
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
罷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
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
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
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愆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
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
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
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封還錄黄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
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
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
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
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
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弊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
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
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
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始沐所言則以爲汝愚
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
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
道路譁然以爲李沐内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
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
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
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爲利上下安妥乃有
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恫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
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
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
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
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興間有
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
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
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聖
明初政仁厚播聞處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詔馹依已
面諭施行未幾馹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
生押送貶所宏中衟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學

校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藁而日夜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
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
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
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
乾道間以不受曾覿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肆入蘇師旦致
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誣善類六月
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
司業汪逵入劄辯之德秀以為之言逵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
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頤顥傳孔孟千
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
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
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誣衊之者然猶未敢
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
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
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入其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偽人也於是僉
壬險很輕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揚袂奮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
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
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糜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
外郎是時有根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
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
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
紘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
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
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
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緒稿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熹不
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
號遯翁遂以疾乞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
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
稷偽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殁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
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迪功郎趙
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訃聞有旨復元官許
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
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
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
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
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
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摹乃除尚左郎官中書
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
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令後給舍
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
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為不可乃改
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
侍御史黄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
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
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
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任進擬遂遷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攀
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
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楫聞御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
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
憸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
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察御史
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
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䕈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
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
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
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
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于服獨禹之泣洙派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彙禹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審辨其譜論之辭曰翁季錄有蓋引以自況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默也及其既也恨無可與語發也榮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辭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焉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言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其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發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復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守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來熹唱偽榮元定實羽翼之榮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邵褒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蓋歸其黨所謂狀元者元與而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內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漳州龍溪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變

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三傑除右正言留正送部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榮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請自今習易讀程氏易傳本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已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令並令有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逐羣去朱熹擅流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之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復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敗國勢復危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洛朋比德熹其自新而歷載滋茲弗迪厥化紳交合盟窺伺閒隙毀譽外來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束德康

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天不可復反歟將俾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誠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併復惜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逐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中亟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蔡茶禹丁憂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劑無救布告天下毋忽俞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停之書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特詔叔葉適坐汝愚貴久作皆起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魯三聘追兩官蔡建補進義校尉用建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建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建排日供具誣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時侂胄之寵欲補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秘書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抽銷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厥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間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

主其事侂胄取銷黃嶽之事遂格斥而諫官孫逢吉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跡有請詔以果經故宥逐有是命鍾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為凶險侂胄未順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為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擢浩城學記有世方以道高偽而以學為棄物哀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證所先人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鄭汝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去擇汝龍寺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吕祖泰投匭上書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使以侂胄童僕之師而躋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晁子公安往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廝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省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侯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根底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平陵朝廷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

閒十八日辛未禮成群大青後五日丙子乃北首云呂祖泰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能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杖我一百其決免剌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柘戶部尚書公掞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踈逸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多之者無悔色侂胄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與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胄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予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具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遂中閣之慄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舍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閣逐捕治之太學生教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併其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卒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猶竟不就擯坐不應削澹名送衡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挽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涕言狼胡跋疐傷姬旦漁父沉淵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頼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獻丞用此除工部

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進撤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使予嫉駁十二月甲午讜者又言今奸僞之徒呼嘯朋偕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面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有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德劭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在葉賀孫蔡沈九人在側沉元定于乙辛酉胖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絶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沉主喪設奠發引冬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僞黨禁嚴守則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沈繼祖言四方僞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開釋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嘿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過夜則入至晚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詰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說秘傳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殁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謀議時政之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爲錢司主管官沿檄捡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永至郡陽有旨鍋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

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僞學之徒餘孽未盡棄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譎稍稍善類斥逐無遺至鷹舉考校皆爲僞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嫌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持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惼僞者更名他師過名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押逐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絶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貢斡書曰前此常愚乘學之徒真僞雜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煆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此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已斬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殁言者猶不舍已益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直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横身以仕其貪京鍾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興已者群小附之

牢不可破鍾澹秀之皆江西人鍾淳熙中以檢正報謝廣德國爭撤卷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入臣除鍾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鍾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鍾時爲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爲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爲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爲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爲侂胄鷹犬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繞爲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年六月十七日遣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周紘章跡也時侂胄欲論未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跡乃成會建方炎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纂修沈繼祖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排個不肯去太學生劉嗣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雖愈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執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黄灝詹體仁游仲鴻詰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殁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趑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還給事中吏部尚

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開見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測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群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爲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儈以八百千市之至則處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莫知所爲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顧某忝爲赤縣職所當知故爲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司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師屬貶官責詞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枝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

胄患之趙師師睪時以列御守臨安微聞其事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答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右左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郎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師睪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聯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者猶及筦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黄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

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擎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擎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閒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侂胄命設褥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先生老儒沉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東政繇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至帑吏請筦鑰于自強自強閉目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者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梁倪五十兵般搶仗遂去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妾於大可憐

須當少助之於是侃胄首遣萬縉已而魏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天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

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憧保於秘書其來可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閣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嘱曰外間豈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蹴踏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貶罪至光雄老且或問珍貶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

粟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十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噢息而去丁巳歲侃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齋文潞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孝慶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史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以駭之雖工部尚書獻真珠揩擦十副光彩奪目

蓋大長公主薨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始俯一觸啓之乃衆金滿蓋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愕沮丁卯歲侃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國公陳自

強恭過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侃胄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僚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侃胄滿歸復還府

下丘宻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侃胄知閤門事師旦因甚性依之侃胄實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籍鄙吏士内用隨龍恩得官侃胄以其辦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受妾弓蠟櫃以秀慧閑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緻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還知閤門事倚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

陳鞏絕蜀計爲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升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侃胄家蒼頭亦冒榮寵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叛蜀之志朝廷不許侃胄欲援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闔蜀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巢疾入見陳用兵之利

乙丑之元老大臣侃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侃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侃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幕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如璽照地如畫自月初有日摩於物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侃胄與曦書許以芥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誅之蜀以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危而侃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山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侃胄伏誅御筆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

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衆資善堪善建去山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吉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于禁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

兵三百防護侃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宣諭遠夜赴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侃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扞夏挺以隸下親隨三十四人推侃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鄢登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箭刀斧護至玉津園側強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政歸俄而侃胄前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侃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禮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閣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侃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侃胄爲和州團練使鄉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侃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侃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侃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先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檄殿司所多之

入別立一單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監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葉時殿中侍御史黄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傾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斵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胄既誅趙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謚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謚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錄其後黨錮諸臣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揚宏中徐範張衜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傅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過不過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覽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顒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内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襄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横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燄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俱封於掖庭創鑿亭園窺瞰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推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内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燄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

相以下爾蜀走趍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黄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虜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籍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圖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稽其愆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原本缺）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謝兩府而甦險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壘既剷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

之初心固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勤其揮斥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　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奮而不得伸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冀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忠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不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養

黨　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　嘉定改元眞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頡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脩自好爲不情派䒭之㮣至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益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跡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慈福表姪而屬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檜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同發其姦彭護勇使以出韓益得志特旨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闕之外以漸其勢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衡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氏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峨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驟臣亦欲陛下與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目以爲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繳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盜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語然無慙大逆如慢小遜如僞夫直其然顧而務徇於名尚在我詎輕於爵敘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職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任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鄧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請二年冬十月癸酉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求戮侂胄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乙集所載爲胡紘今以六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跡欲上會以還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首劉恭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𡚁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跡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怜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麤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欲奏劉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擭
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
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闤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
者駭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
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
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
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
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
畋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
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貴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
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
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
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
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
己可乎夫氣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
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耶昔

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
者也猶能亟去之而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
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
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鄙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
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
以孔孟爲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
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追復尋於
白簡始知麗於丹書竊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
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叢值明時已
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器無可
紀足稱所蒙豐遂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
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不謹於彝
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
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積
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咨首從
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絲之明訓僅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

易象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衣止
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積蒙獲逃竄
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維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
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僞也者劉而掖垣竟不敢草論詞云以蔡季
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
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
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
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卜
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
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東書云儲
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
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閒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
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妄之屬慙數月前已
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
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
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

忘處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
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
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
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
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
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
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
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
字譎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
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
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僉記並不復述又公與鮑廷老書云中間道
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學又責保
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
不以公殁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
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呉公婿與諸公行之蘭
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呉人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回吳直閣書。初除誣以忠被譴從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誣罪者二。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誣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韋引誣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久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侂胄白太后語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拙藁。然事關宮闈昵晚感至於鉏韓氏亦不知吳公据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据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爲中表其位爲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祈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据曰二哥肯爲侂胄入蜀爲萬里之行否据對以史萬里据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宜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据亦以他郡去据謚議云侍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識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据堯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徵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埸畧不趍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想公

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墜地韓爲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誚其父書當文公之謫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 獨躡屩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惟少惟平江木川李君祀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湯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爲之類者已慨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武夷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類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箱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齟齬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决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矣文忠猶及文公之時特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宏

侍之黨。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臞軒集 讀慶元黨人家乘 蜀中群公韓仲彌景仁叔尚書之父群偽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壟暮植黨人碑。楚艱齊難勝劉安甩遂危抵龜公贊决興事倂先知。韓趙忠定公之定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絶口說伊濂天豈斯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戰群險。爭朱文公之去 石顛權傾帝。猿侯勢過王。群狐爭伺夜丹鳳獨鳴陽閶闔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嘗舒寅嗾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 侂怒如鬬虎嘯謀比井蛙。公手持一死國爾自忘家。庚亮塵難汙劉興膩莫加。脩名與垮節皎皎玉無瑕。科吳愧之暮。 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與太史同一時無顯位千載猜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毋忝乃翁。 時流酣富貴稚道冷如菰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汙隨寵婢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沘顙無。宋元憲公集 讀黨人篇 陳蕃推席偏憂國孟國裹頭不祭神一自太官供賽具皇天無意福忠臣。

酒黨

東漢書 桓彬傳彬爲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阿黨

隋書 何妥傳隋文帝時安上八事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 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强爲儒服目曰江西呂処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譖靜端默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黨

記纂淵海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記檀弓。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 韋紹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爲服舅母則非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數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通鑑唐紀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疏一陛下天性好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溢昔日王族驕盈禍福上書竇氏尊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寵深過一朝覆沒遂無遺類顧抑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妻黨 記纂淵海劉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乏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有餅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 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郗鑒與妻於不協欲陷之爲飛語訟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謨充之弟。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臣謝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黨 故事備要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改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俸均親黨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俸餘皆以均親戚。

親而不黨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使吐餐覆醢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黨 宋史韓贄傳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兩漢蒙求申屠蟠字子龍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忿辱之。子配善其言乃爲獄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羅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閒旨吐舌兄弟羅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祕書監鄭普思謀爲妖殞伎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將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顧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

妖黨投水 晉書孫恩傳孫恩爲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慼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

手鋤姦黨 趙希循會心錄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眞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虜居也。

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除賊餘黨 宋史列傳李光理吏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爲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弼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棠斗南王德明皆嵩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 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眾傳眾肅宗時爲中常侍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僞學逆黨 宋史韓侂冑傳時臺諫迎合侂冑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冑意未決亟除沈繼祖

臺察體祖綖熹十罷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為逆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錮 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辨帝從之遂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兵利害曰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太原俗黨 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丁未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責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輙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疏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 道學名臣言行錄三有進呈程頤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爲蜀黨所擠荃翁貴耳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尊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

許洛兩黨 墨莊漫錄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巳亥生並居穎昌陽翟時號戊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 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卿黨魁 小說蒙求唐文宗惡朋黨曰泉以楊虞卿爲黨魁知吾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卿實李相宗閔所薦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好官德裕折之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黨 宋史宋準傳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捡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

宦者非黨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但今革弊之初不當置之築擬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互指爲黨 宋史劉禹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

願入朋黨 澠水燕談錄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宋史尹洙傳洙爲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數榜朝堂戒百官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爲掌書記

恥不豫黨 西漢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廣休不黨 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爲人不黨 劉向說苑晉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守正不黨 南唐書嚴續傳續字興宗又可求善筆畫爲吳相續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侗侗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

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

亡人無黨 國語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

獨立無黨 宋史列傳呂午升監察御史嘗言周葵不出兵應援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 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爲御史中丞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從衡之黨 韓非子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忠言無黨 宋唐仲友説齋集上傳察院啓某官忠言無黨循國人取予之公直道事君得天下是非之正

和而非黨 後山理究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爲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爲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黨正 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爲黨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句也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猶親故七讀法鄭云猶親民者則非直比附黨正而已兼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猶多於此故鄭總釋云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也春秋祭禜亦如之注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禜神也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也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均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是彼文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遷豆有加故不得遵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者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

三時。務在田野。閑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是孝弟之道。道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無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七十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惟有五十已上數之言。此經惟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比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來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則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與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賓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皆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萬人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爲旅帥。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致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則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下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

族。生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涖。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據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及大比亦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文 宋陳舜俞集黨說曰。蹠之徒必憎孔墨。桀之民可使詬堯禹。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於黨。顧其勢如何耳。衆勝寡。强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蔡不能害周公。强不勝弱也。夫衆寡强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此之謂也。今有人焉。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焉。百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能察其勢。夫上有察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堯舜是也。三苗驩兜鯀共工同處於朝而堯不害爲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爲知人。其勢可不察乎。仁不衆不足以愛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泄之如海。而無不濟。而

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矩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萬務理矣同其言
佼應之如塤箎和之如琴瑟而大道白矣協其力如織之在天如輻之在
轂而底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
以害君子行睽乖之政以亂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敝起而民無所措
手足棄市以耦語族人以緣坐此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
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名家相扰以死冤痛之聲天下胥然可不戒哉
今夫朝廷以保任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闕汲引之路士有相
稱譽之義是以垂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肩於太
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
則盛衰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爲則當天下之責者不得不引其
類而聚之儀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秉照昭然鑒悟衆邪帖息
納用一新巍巍乎堯之爲君未始過也夫大廈之構非一木良材之成非
一腋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
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
之憚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爲黨說夏文莊公集宰輔部實
黨爲序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壯皆之明戒況夫秉鈞嚴廟

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羣百揆經濟遠圖以啓
沃爲憂以裁成爲任豈有庸回蒐慝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或交
通於巷職或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
痛於生民宜乎閒實典刑以謝天下爲古今源流至論程氏黨論　觀歐
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識天聖以
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爲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開先緒本朝古人
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皆其後歐陽早工偶儷之
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亦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
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識胡
安定瑗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千計號爲劉彝范純仁皆出其
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稱徂徠山以
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
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
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
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辨謝之表曰入朝見
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伊川辯

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且程之與蘇同尊堯舜
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
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孟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
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赦訖兩省官欲往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
制禮衆大笑結怨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
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爲得也
何者策問之語未足以譏于睹而朱光庭必斥其非毀民之事不可以及
呂陶而賈易則力劾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冰炭之意與嗚呼程夫子以
大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爲是屑
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
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
陽人本同蜀居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本蘇之門
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非蘇之門
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游皆正人
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伎散置閑
嘶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
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竄鷸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衷也
王師愈集　凡論監司黨局劄子　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
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
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
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怨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
遂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人戶鬬訴其前斷果失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
夫前斷已當乃以私喜怒故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
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轉仰食漕運此急務也
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令州縣和顧于本客船
以漕運既無違限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
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辭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
理況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
雖朝鞭夕笞毆而不休豈在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于本客船

多富商敢行厚賂，交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顧。提舉司殊不念兵
食之爲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敕
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局，勿好己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
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阻，庶幾州縣可以專一遵
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止。朝鈔淮慶集 請寬六賊之黨劄子 竊
見朝廷討論六賊之黨，禁錮勿仕，誠春秋過惡防姦之術。然夫子之道，忠
恕耳，亦何嘗過爲刻哉。凡其筆削，止誅首惡而已。蕩澤之黨六人，誅止蕩
澤；華亥之黨七人，誅止華亥；里克之黨十有六人，誅止里克；欒盈之黨十
有七人，誅止欒盈。書云：殲厥渠魁。蓋春秋之法也。一作姦邪誤國之人，罪
浮共鯀，咸伏厥辜。其黨中數十百族，死徙殆盡，宜曠然與之更始，以收背
畔之心。然討論至今未已，根株牽連，盤結不解。凡公卿百執不相能者，必
指以爲六黨者而去之。夫非春秋忠恕之道，彼知無路自新，操心甚危，不
北走虜庭，即西走僞境，安知其間無如中行說之禍漢，伍子胥之禍楚，賈
季之禍晉，叔孫黴之禍燕，是假寇兵資盜糧也。夫物極則反，往者元祐黨
人錮而不解，忠臣義士飲恨次骨，遂成今日之禍。此六黨者又復不解，則
今日之禍未有弭時，則君子小人黨雖不同，然其極皆歸於亂。在易復之

上交於過之上，得三十六陽，卒以變陰；遇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六陰，
亦卒變陽。蓋陰陽之極，皆足以相變。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能使不至於極
而已矣。極而不解，則其禍何可言也。魯恭有云：一物失所，則天氣爲之感
動。矧以數十百族，窮愁無聊，心罵腹非，憤蓄之氣，上切霄漢，則豈止一物
失所哉。三數年來，日食地震，大異重仍。今年日薄於三朝之會，夏四月日
眚無光，連日霧晦，稽之春秋，當夏四月，是謂正陽之月，爲災最重。故春秋
日食三十六，食正陽之月者三爾。以人占天，是國兵連不解，民罷不堪之
憂，亦恐郡臣失職，有以召之。昔唐越王之亂，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詔趣行刑。狄梁公密表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恐孤好生之德。夫梁
公豈不知申救逆人爲不可哉，以爲寧失不經，不可損好生之德。及開元
間，張曲江爲相，建議廢放之人，宜從惡地，衣冠稱寬。自今觀之，必以曲江
之議爲是，而申理逆人爲非也。然文正以梁公爲愛君，而劉播州以爲九
齡深刻，卒以不祀，蓋陰謫最大耳。由是而言，曲江之刻不如梁公之恕也。
相公起救塗炭，有至誠憂天下之心，誠能酌春秋誅首惡之義，察易經復
過之變，鑒曲江刻深之咎，廣梁公平恕之仁，少寬討論之禁，而不以理逆
人爲非嫌，使姦回革心，遷善遠罪，則干羽之舞可以招携懷遠，而禁黜之

虜可以不
戰而臣矣。

上黨

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
子，坑卒四十萬於長平。西漢書陳餘傳：趙王使張黶
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韓上黨城而降以趙。東漢書郡
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
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 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
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
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幕其山。屯留 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
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 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存，北城去
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沾 山海經曰：有少山，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此。涅 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閼
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
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之鳥。壺關 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
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皋法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
起破趙七千。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 前志曰：有天井
關。戰國策曰：禁居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也名即壺潞本國。左傳

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路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
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俱東依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
壺口關。左建安十一年，從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于海。衛民漢
書音義：縣出雞。陽阿侯國 敘遠 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隋書地
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
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
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
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
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
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户
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上黨 古黎侯國，西伯
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長子 漢舊縣，章水所出。晉史新甲所封。左傳曰：晉
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 春秋路子國，漢舊縣。壺關 古黎國地，有羊
腸坂。王莽命左威將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壺關。後起移壺關縣於此。有
壺山。銅鞮 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千古亦爲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
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 漢涅縣地。屯留縣又有余吾故城，在

今縣西北有鹿濟山縣水所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潞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墝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偶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將洛冠物平燕臺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熟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隣墟劃北沙若到長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

黨州

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善勞四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

黨氏

氏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魯有黨叔襄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鄭鼓父與黨叔爲一耦氏族略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八養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闕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袤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黄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闕廣徐鍇通釋姑沆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黄切鄭樵六書畧廣之爲廣去聲協音借義吳棫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苦謗切闊東西曰廣南北曰深又作袤說文曰闊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楨正始音字音清濁辨古黨切闊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楊桓六書統見母廣魏登腐古文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爲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廣見怳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黄聲借爲凡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獷非又姓作鄺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亦滿也亦用桄爾雅桄熲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韻會定正見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粤地秦立南海郡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

篆書 廣 蒼頡古文篆 廣 見史籀大篆 廣 賁氏科斗篆 廣 韋誕剪刀篆 廣 劉德昇瓔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廣 周穆公鼎 廣 老子 廣 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廣 集韻 廣 義雲章 廣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廣 古孝經 廣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廣 徐鉉篆韻

隸書 廣 唐仙人 廣 伯喬題名 廣 梶脩孔廟並洪适漢隸分韻 廣 臺碑 廣 石路碑 廣 王君神道 廣 永初貌文並漢隸字源

真書 廣 智永 廣 歐陽詢 廣 顏真卿 廣 蘇軾 廣 黄庭堅 廣 蔡襄

行書 廣 王羲之

草書 廣 章草 廣 史游 廣 皇象 廣 王羲之 廣 蕭子雲

廣懷素 廣漢張錦 廣鮮于樞 廣趙子昂

一廣 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 **二廣** 數類左廣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某常談詩園有桃疏園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也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威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注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注師古曰輒從者之車騎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注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

大夫遷東河郡都尉注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三國除為大河郡 **才高意廣** 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才踈意廣** 漢書孔融才踈意廣迄無成功 **太丘道廣** 兩漢蒙求許邵字子將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邵獨不往或問其故邵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兵勁地廣** 新唐書藩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邵真議以身朝京師魏田悅知其謀遣扈岌來諜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圖未解畏祐遂乃斬之以徇 **德盛流廣** 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

為基緒之新謨明揚諸亦曰壽朋之物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光盛德之傳家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微塵繪出三境娑婆穢別非近狹乎總雖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孔似蜂房几恩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所資者廣** 宋袁絜齋集邊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業者充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詳鄧字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趍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貴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詳篆字 **頂圓額廣** 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

丈狀若列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豐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稱莫之能及詳仙字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都廣**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殥之外則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焉因復曰都廣也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苻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苻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縣名屬犍為郡輿地紀勝敘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長廣** 西漢書地理云長廣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瑯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　名成猶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　廣猶也　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之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託事也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　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立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　慮謀也　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耶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　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　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賁置也服退也　卻舍延尸　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　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　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今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　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　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　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　一作罪　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能盡服之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　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　一作紹　文之業定武之功闢　一作開　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　勤憂也　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　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　一作

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　天子周襄王之也昔叔帶之難出奔在鄭前文納之於成周此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　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其上問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山之南故曰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　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舊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　舉猶用也　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七曰三代所貴莫如周周削無敵為適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然通九竅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周復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城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千乘之國也　而堯授之禪傳周人之心也　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周人之心也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傳曰衆皆所好然其不殺湯武是也衆皆所惡然其不然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　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　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　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　秦越遠塗也　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竫立也械器也　武王使人候殷　候視也　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　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放逐也故曰勝良也　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奔朝鮮　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　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　遽疾　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　戮暴也　賢者出走命曰崩　崩壞也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　傳曰虐上虐國人諂上上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也　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　朝要甲子之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　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　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報白也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　行猶進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　武王疾行不輟　輟止也　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　休息也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棄之，所以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效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恥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國民之欲，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仗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大夫曰：王者包含偏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主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

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僊姓氏遙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

而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戒經七十卷。白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歆羨，而亟求其說，噫，求之愚耳。歟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貸，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栗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眞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傅豫子。作安摩通精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甫妄反。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漢廣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可畏。 胡廣童子問：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蓋當時人已以遊女為言者士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內乎。自豈錫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 胡一桂附錄纂疏 朱子語錄：問：漢廣游女之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 葉賀孫錄 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同詩輯。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 劉瑾通釋 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愚按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脩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為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為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彼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孔氏曰：並見正義。古詞云見旁通。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輔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 梁益旁通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所，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大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鄉縣南

又至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淯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荊山而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鄢水入焉鄢音偃又音匽又東過於鄀鄀音若敖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涓水入焉涓音云雲杜舊屬江夏後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氾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僰蒲墨切音蔔字本作僰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巴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及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本節迴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焉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海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揚音鞅汨音越潬音禪鄗音溪邗音寒

大堤之曲夾漵鄭氏樵通志畧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特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末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特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文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也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泳音詠潛行爲泳泭芳于反本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䇫䇫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曰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栰

役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樹。
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饁者。並見上義。蘇穎濱集傳潛行曰泳。方樹也。思
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
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
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
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就蔭。南方有
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
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
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同嚴粲詩緝毛曰。見毛傳。華谷嚴粲詩緝南解
見樛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
用之句首如思齋大任。今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
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
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
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閫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
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
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
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
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
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嚴氏
曰。道誚偶中。亦家之道。甲于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
也。 喬木不可休息。矣。六曰。詳詩作思讀。曰喬上竦也。漢有游女未見。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
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梓
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
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泭也。泭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
置水。為泭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
言木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
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而不可
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也。李恕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
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
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
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緝。詩傳纂註貫曰。按禹貢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
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
氏通志略。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云見李
通。又張東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
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
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
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
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蓋一
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
是哉。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就倚。今南方有木喬
高竦。不可休息。不可庇以為休息之也。漢有游女。比喻漢水之廣。有化行
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
知其不可犯。又深明之。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渡。江之
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豈可越哉。皆由於盛
文王之化。而變
其淫亂之俗也。
翹翹祈遶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
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輔廣童子問。首章既言喬
風雅效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遊詩歸則願為之飼秣
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
鞭所忻慕焉者是也。既往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一。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
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敬。則使放決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夫
詩意。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
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孔穎達正義翹翹
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
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
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
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傳翹翹
薪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
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
所漂摇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箋楚雜至絜者 正義曰薪木稱
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
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
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 箋之子至意焉 正義
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
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

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
為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
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
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
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
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遥反沈其堯反薪
翹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言秣其莫葛反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以上時掌
反下文同禮餼許氣反牲腥曰餼 重言 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
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 要義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見
毛傳鄭箋并正義蘇穎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
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
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
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嚴氏詩解翹翹然而
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衆女高潔
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
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 毛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讀詩記歐陽氏曰見

本義孔氏曰見正義并集傳華國嚴粲詩緝翹翹錯薪古奇 錢氏曰翹
翹高竦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
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
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 或謂秣
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于珮已有暱之想矣項氏家
說泳思方思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
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黄氏日抄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
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
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
翹音喬錯薪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言刈其楚鄭曰楚木名學記注
以楚為荊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蘇曰薪中有荊楚尤翹
翹竦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子指游女歐陽氏
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己我願
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郭璞曰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
東用羹魚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

曰馬二歲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李蒲
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游女也
秣飼也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宋安得毛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
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卻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
之二南之國同為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今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
人國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為
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
王居豳為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
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
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
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
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
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
專掌其國政而為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
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為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二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得不稱文王乎李𢘑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衆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哉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凱句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其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何以若而秣其馬漢之廣矣欲自顧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永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輔廣童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欲慕有不自已之意也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賈孫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鄭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度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要義　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見正義蘇穎濱集傳蔞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粲詩緝釋草曰雀蔏蔞雀音完蔏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今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七傳項氏家說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觀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耶於繹思敷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強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知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尚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欲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毛萇傳鄭玄箋並見前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將者謂嬌姪獨行可動之地興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木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泳而不可方又以況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薪之錯雜者宜棄弱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以況女子游者宜若放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主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而親迎之。以婚禮之正也。蓁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後悔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游矣況游女愈遠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來王漢濱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而泅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附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例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閨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笾行饋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乾有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說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蓁蒲維云。商蓁蓁萬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待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遐想其貞潔之得。使人望而畏之而慕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在東海。欲厚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皆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古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求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髣髴也。黃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接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加辭而求詩。當隨其篇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復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程文曰。潛行謂之泳。汎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雖之曰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漆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漯廣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奚所憚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故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意故今不足以敗人而禮義之以感人。王肅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我是重已不與王彥方知也。故師春清脩之士。其之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至其庭。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宜不宜我。故齊魯韓中詩說漢廣雜木上曲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嫁適。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泭也。謂水中編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廣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水廣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新。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新。蓁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衆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羣商紂之淫風。咸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事情而忘禮。則逾墻而摽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閨門而學御下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詘息其願求之意。此黯飛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於深居於重閨之中者

也。然猶不可犯。而况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放國。當深
居於重閨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况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
於美舉其所輕。於刺舉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
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汜濟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
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
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
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榦。而不可
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
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
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
使人望而誚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麗澤論說。漢廣。　漢廣
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
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
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
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　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
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窒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
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
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知此者寡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或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
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
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
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
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
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
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也。泭音孚。通作桴。爾雅釋言云。
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箄筏。孫炎云。水中為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
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
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
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
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違。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
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
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
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
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以
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補音云。泳。于䟸切。郭
璞江賦。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與。萍實出而漂
泳。王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為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
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
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
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
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
原離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縶四馬。與擊鳴鼓叶
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俱切。一
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虞少

實。命鹿為駒。林艾軒經筵講義。漢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
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
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
都酆。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于江漢之域。江漢之
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為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
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
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
休息。言喬木之為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
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
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薪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蔞即楚。駒有馬也。今楚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氏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許謙名物鈔。江漢游人。經。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為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永。而絕無來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詠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及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　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沿也。　傳一章疎息拱反。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為漢水。鄭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為漢。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為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金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所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為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為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為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攷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　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緜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湔子千反。郫音疲。虒音斯。　湔編岷山數百峰。大面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闖其後。冬夏如

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闕丘陰反。桴方于反。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為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正義。　劉玉汝詩纘緒。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類矣。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類矣。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類矣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詠之。則有歎之之意矣。歎而悅之。悅生於歎。故兩言秣馬。為悅之至。悅而歎之。歎主於悅。故三致歎詠。為歎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累見歎詠。非工於詠歌者。若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三章章八句（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詠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文仿徽之道，習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詩傳纂註段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昵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充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手易簀之心，終必俟於致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證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群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之人，之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榦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絜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桴也；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河廣（詩衛國風篇名）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朱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附錄纂疏：嚴氏曰：集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戴文公時，非也。按鄭譜：衛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辨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又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則不章遠母子之愛者，可以觀先王之教矣。若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鶴鳴于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應者耶。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章，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冬，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入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逆衛之意，似此時夫人已歸衛，而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
葦至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
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
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箋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衛
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
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
戶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　喻狹音洽非為于偽反　跂予丘豉反要
義　自河南適宋不渡河。跂渡為辭詳已記箋正義蘇穎濱集傳杭渡也
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
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
月跂音棄讀亦作企音起跂舉踵也腳跟不著地跟音根　夫人意不可
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今我勿渡
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
今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
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　彭止堂先生集杭渡
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

渡矣誰謂宋遠我跂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待
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戴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
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
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
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
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
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
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
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
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
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或以河廣屬衛風當
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
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誰

言河水雖廣雖深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其為狹也特我自
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甚遠嘗立而跂予望之但一跂足則望見之
矣豈甚遠也特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
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涉非宋
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
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
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
云一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
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
跂音弃讀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舉踵也謂之跟不著地　朱氏
曰誠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嚴氏曰衛都朝歌
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
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
詩誤矣　惠公鮑公之間惠王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
刀舠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亦喻近　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
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
有千乘之國而不待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邀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
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
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
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豈為狹也特
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豈為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　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
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
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斯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猶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救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來葦而渡可以跋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 敖齋曹粹中詩說自閔二年大公來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宋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東河為衛有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來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跋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遏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刀小船也載哦隱繢吕氏謂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矣情之駸者望道而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昌黎韓愈論撰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刀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氏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前積不能贖義而求通然至於父子相疾是固于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前積不能全其于也今襄公之母卽能顧義不歸宋然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惠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特晉使南河渡服度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特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玄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時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稍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見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待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卻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吕曰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子之罪在衛愛生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咏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卽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航林云謂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永嘉詩經解顧母出國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繼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尊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子愛親之信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子曰母之懽雖不可以私送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葦一水之懽必先以奉子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憾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纘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服移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卽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卽可至則俞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美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衆女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河廣二章章四句。朱子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坐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楊廣重于閩范氏為襄公歟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卽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考詩方可當之

許謙名物鈔 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卽此所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衆女也。竹竿之女也。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大語須辯細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機法遍始粗凡說淨法遍始粗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非須假人雕琢若於聲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脩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淨名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特語說不應特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遍始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剃除鬚髮沙門除貪嗔癡不去亦名誑俗亦須教渠脩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瞋癡去盡依在無貪特為是無色界是郁伽羅弗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盤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已聲看味簡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特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界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蛇陣行鄣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遇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乘喻如鹿三跳出網與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過是處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辭屈是無礙慧於逸能史得四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四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碍超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坐禪臥為乃至蹉于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痛菩薩等痛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等法盡是病也有無等法盡是縛也有無等法盡是流說墮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疥癩箇箇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督問人間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入無佛性教云與作解脫深坑可畏之度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陀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是當與麼時祖與作須陀洹人祖如今盤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間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着是佛事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諸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諸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染生招前言盤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評說如今盤覺是除盤覺外別有盤是魔說若守住圖度語似野干鳴猶為轉勝門本來不識自知自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更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解脫如水成冰全冰是水藥無病不要與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拙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着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

薩與作示現人定來不是箇物不可知與解渠不可是渠非渠但到斷兩頭句斷有句不有句到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提汝不着量知不是藥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盡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處處能治唯不能治於火談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慧等願不相捨故若持齋受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雖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更但沙數人盡証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善淨禪定更不弄道是三昧魔久執說故至上涅槃高欽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解若千魔網不去縛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津若貪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着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本本逐末卻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末本逐末祖如今麁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蛙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寄無端說一知一解見汝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持揔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揔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揔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揔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辯地從濁辯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凡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卻濁他水若有無間之間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辯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弃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衆生性識他為未曾踏佛堦梯是繆滲性多時粘着有無諸法作喫玄旨藥不得作聞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異擇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又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寄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報滿惡果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酧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着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着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善惡相形免明暗相對實理真實亦不真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繫縢五處俱粘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揔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上初祖云無能無聖為佛聖者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綾陛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瞋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為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畢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着亦云禪道不用脩但莫污染亦云但融治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秖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

愛祇如今不作惡業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悚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祇如今於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祇如今一念二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祇是人人祇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特定入定不用特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始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待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整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統思量處凝寂性盡十度水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麁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禪悅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礙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偏滿一切刹上此是細中之麁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間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泛說是無上道是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卧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佛刹觸一佛刹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網廣悉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數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覺得除已名為四神住空空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覺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滿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求云失御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雖覺名主緣念者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祇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為換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祇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訶大人主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者我心力祇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頂受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寶使賤亦如無住寶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智珠亦名還賣人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還賣出佛直是經外人卻來經內與塵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卻來向智岸與塵作佛人及猫猴俱不能行人猶十地菩薩猫猴猶凡夫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等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寶宅覓佛即不得教云盲者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遣它義句不過莫讀衆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由不得決定遣不過祇是重增此五腳虫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即是誹謗是名邪說善薩若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今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說云欲界無禪為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禪定然後得生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尚然無禪禪是色界阿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遣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阿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教從人至地獄是凡情教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祇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特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祇如今雖覺但不被有情故覺猶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猶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刹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鑒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腦惡住惡名衆生覺腦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亦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　問語也塚生招蔔言跡。塚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緇素何辨。師云。但却發蔔遂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却問所歸。還被於蔔。亦如知幻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道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問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

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摠是一佛。但起一念。摠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閻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illegible]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火一日不生。火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菩提。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羅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顧。況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閡。秖是自誑。秖如今能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被人歐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勸衆令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脚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脚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衆生諂曲修羅。二變二乘諂曲修羅。三變菩薩諂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麪程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餅。變麪為餅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絶師子。誌公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亦不可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澤織諂曲心盡。遠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清濁。有病不與藥。是愚人。無病與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於空滯教及自知名無學聲聞。皆嗔癡等是每十二分教是藥每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咄藥藥發成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一切入為我門徒三欲得一切入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乃至眾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祇如今但有取捨追念盡名惡欲盡屬六天攝被波旬普問二十年中常令除棄如何師云但息一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涂塗祇如今求佛求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塼入不名運塼出祇如今作佛見作佛解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業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大都總有二十一般空淘擇眾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每常是僧家法則與盛會宛然依佛教祇是不許貪著依教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猶如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客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維摩窟逼持刀於梓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玄通無門不同眾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穢部無織毫依教如是名二乘道況

于諍論見楊貢說我能我解祇名諍論僧不名無為僧祇如今但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等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為真悟解但入法俱淚入法俱絕入法俱空遮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是成就聞慧等菩薩忍不成佛忍不作眾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煩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無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眾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眾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眾生名五陰業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為道種不同眾生時教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壞是所間此是能間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報語句不明不增不佛不眾生悉與塵也表去斷常佛與眾生是死語倘不倫同無斷常等是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學訶衍學訶衍是大義衍是衆義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纔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生若貪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漆奘貴奘不貴奘信奘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實實猶如虛空佛是大心眾生纔覺多纔覺

雖多它纔覺清淨貪瞋邪提他不著佛是經外人無織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貧重與作修行却不與塵三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合標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佛居不淨不識上亦名在定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漏智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誦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酬因感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者不同眾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祇如今於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云何此立。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材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大即燒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成者到斷世間法但不專于作無過名無作成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解是名偏學是名勤拽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缺悟了名于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毋于俱喪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重數亦然乃至都無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毋愛于唯多與兒酥與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菩薩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偏至十方諸佛淨土德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
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
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
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
香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
見若見史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難曰見既不
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
衣故云雖相名佛虛盡不存中自傷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與其階故云
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
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親破一切法與非時食者亦復如
是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與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
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
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授手秖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
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境手指是不惜軀命是鄧耶
支解是出世間是事世界於他方秖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

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纏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
野干秖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主是師子兒亦
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
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
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
中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
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
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
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衆生但是一切言教秖
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
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寔語是虛妄語生見故
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
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
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受佛菩
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
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

者不得一向教中所攝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
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勒頭如石頭受如河水秖如
今但無損無受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聾俗病多聞聲說治根病從人至
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是執自己
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
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
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
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
薩之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善善
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
不是佛向染說是縛名縛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
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縛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
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衆求一切
有無諸法是衆生衆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衆數
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受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

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
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大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
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
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受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
於頭目髓腦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
中無一秖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與作比量智秖如今貪佛知解亦是
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繞著名手都未照前境
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
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
誅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於
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竟
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
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撥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
佛菩提置有所是退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諳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
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濕此牛乳堪作藥高
原喻於佛下濕喻於衆生如云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瘖瘂是暗樂菌羨惡癩疾而終是時為
藏明顯迹明時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陀羅
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離食身純陀云我如如來決定不
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秪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
箇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秪如今心如虛空相似
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
云凡爾忘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肇公云閉智
塞聰獨覺冥冥者吳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歎經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
不受持秪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
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是第二第三生
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為善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
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採
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
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
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
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

有無傍報生天業之如沸嘡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
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
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秪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
至一天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
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
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秪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
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菌透過三句外但是一
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運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雲實語錄逸
廣華嚴歸鶖峯 海山孤僻非蓮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
臣野宵征若相討邑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分譯叢誰云百城況古月
自笑八面生清風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
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為時器輕據

湖廣

建置沿革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次為鶉尾楚分周 自先王帥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王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改王武昌郡而沙羨改武昌二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郢縣武昌如故元康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鄂州為江夏郡唐武德四年復為鄂州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永泰初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為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為武昌軍宋開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年為湖東安撫使治鄂尋復為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景定元年為荊湖制史治所遂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立本道安撫司爲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漢州行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洪陽府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參政各一員
左右參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冶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潛江縣 監利縣 枝江縣 歸州 興山縣
巴東縣 夷陵州 宜都縣 長陽縣 遠安縣
荊門州 當陽縣 常德府 武陵縣 沅江縣
桃源縣 龍陽縣 澧州 石門縣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州府 零陵縣 東安縣 祁陽縣
道州 永明縣 江華縣 寧遠縣 寶慶府
邵陽縣 新化縣 武岡州 新寧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盧溪縣 辰溪縣 漵浦縣 沅州
黔陽縣 麻陽縣 長沙府 長沙縣 善化縣
安化縣 寧鄉縣 湘陰縣 湘潭縣 湘鄉縣
益陽縣 醴陵縣 攸縣 茶陵縣 瀏陽縣
衡州府 衡陽縣 衡山縣 安仁縣 酃縣
常寧縣 耒陽縣 新城縣 桂陽州 藍山縣
臨武縣 襄陽府 襄陽縣 宜城縣 房縣
棗陽縣 穀城縣 南漳縣 上津縣 光化縣
竹山縣 均州 鄖縣 漢陽府 漢陽縣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口

稅糧
夏稅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伯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伯柒十八匹
秋糧 米二伯三十二萬三千六伯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寮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岡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巒叠嶂妬奇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噓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落洞庭。武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等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思與衆人朝倉溟。含毫擬獻上林賦。置體亦厭侯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帽。夢寐汀洲蘭芷馨。腐儒老眼千年青。遂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與酒徒同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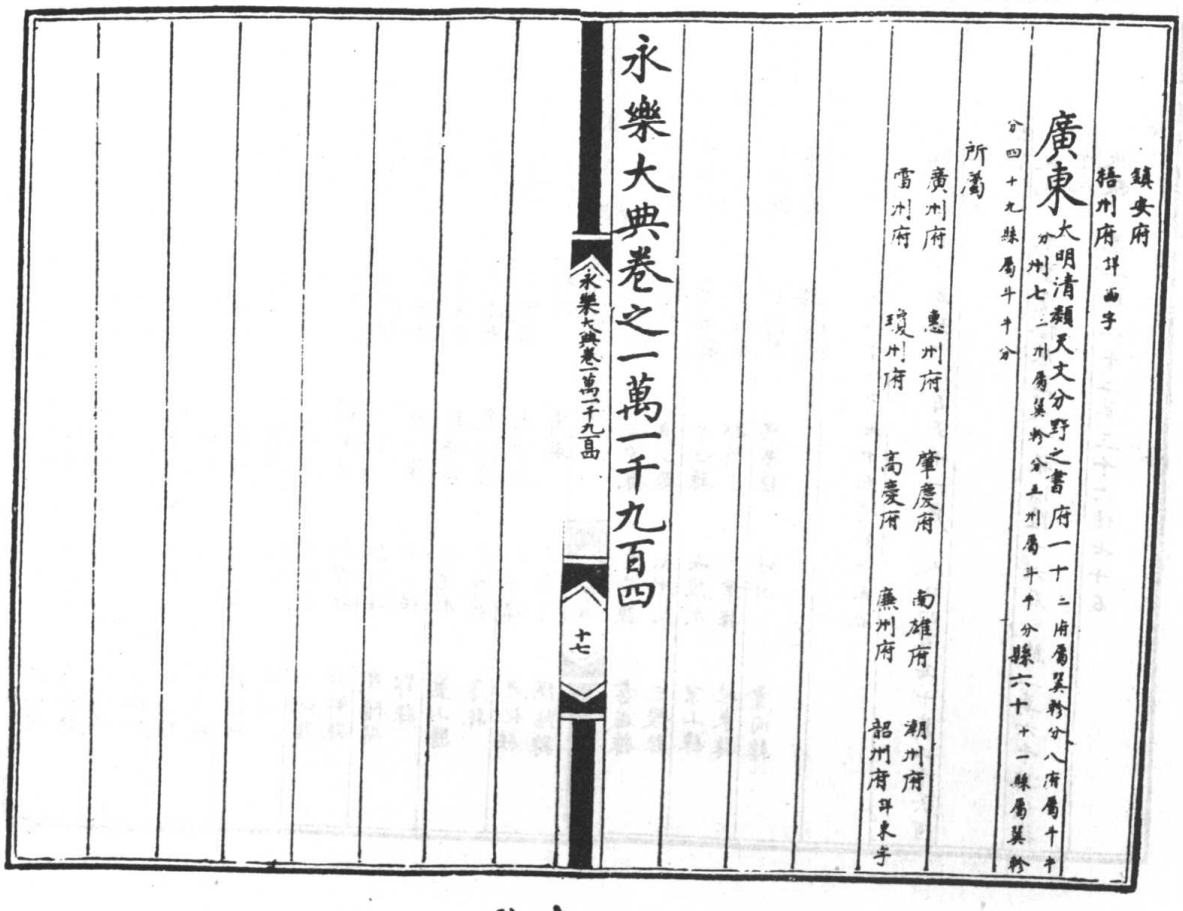
國朝何蛻庵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 四月江豚吹浪花。衆粮文泛上

天槎。渾戎事異心猶壯。獨木才高思更賒。客裏光陰逢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侍釣沙。元張翥蛻菴集送曹鑑克明自浙省員外遷湖廣。 上流形勢控荊楊。樞鼓飛帆入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遺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 今古紛紛孰控摶。太平方寸豁妥端。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晨興閒賜妃入廣次心吾。 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踏御沙。擇看飛鴻思故國。嬌羞馬上問誰家。珊瑚作枕分龍腦。錦繡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鴈行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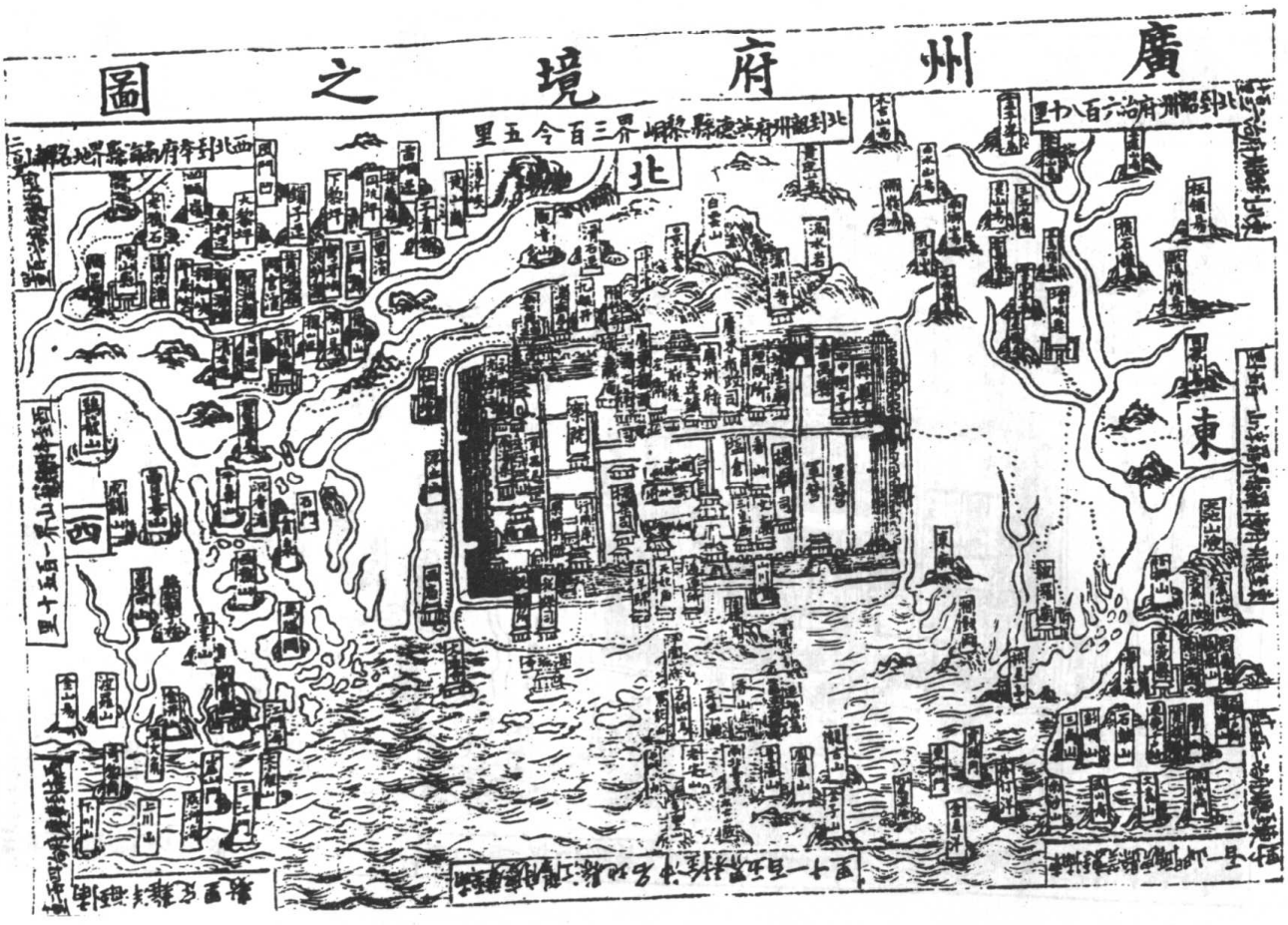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府一十三 一府屬牛十分 十一府屬翼軫分 州四十二 屬翼軫分 縣五十四 四縣屬斗十分 五十縣屬翼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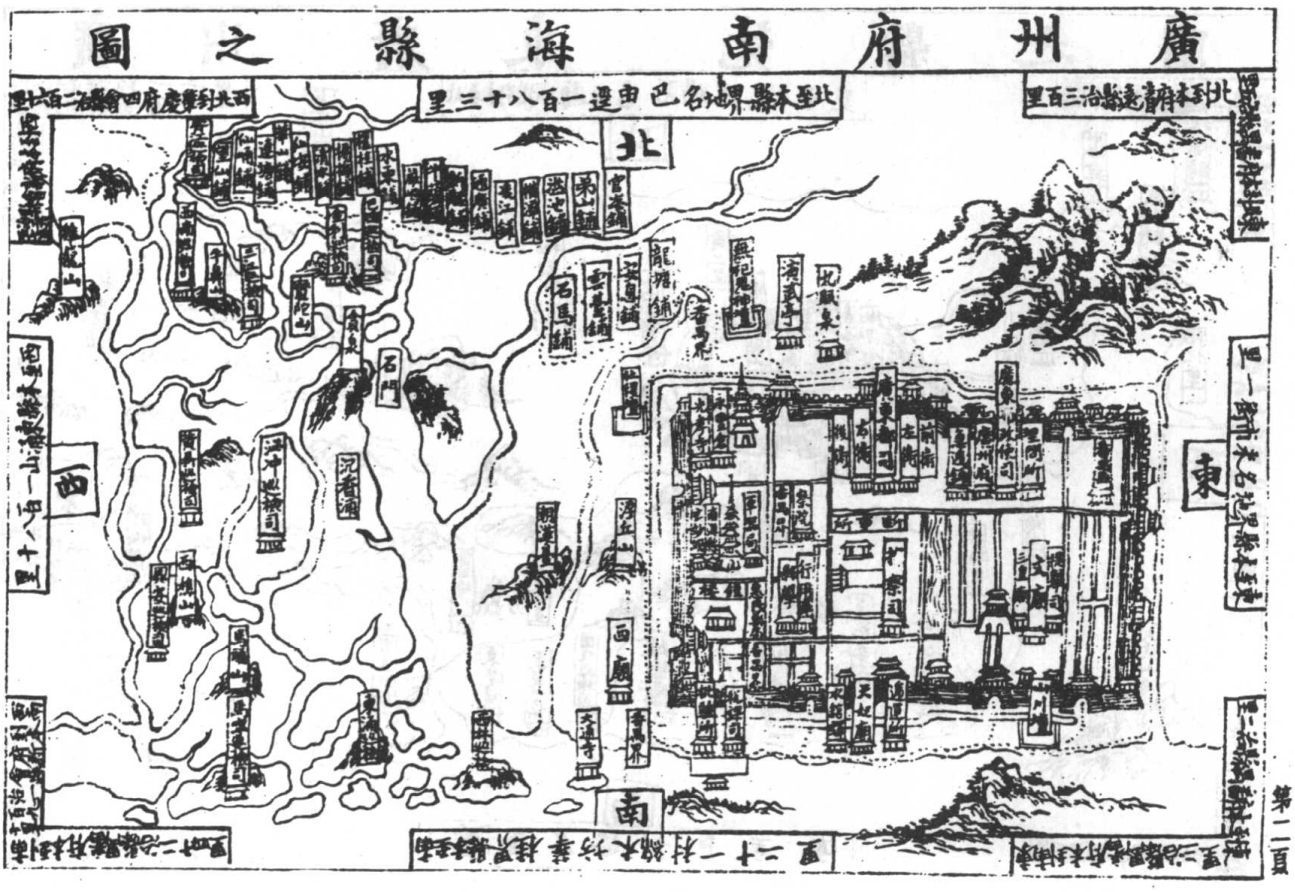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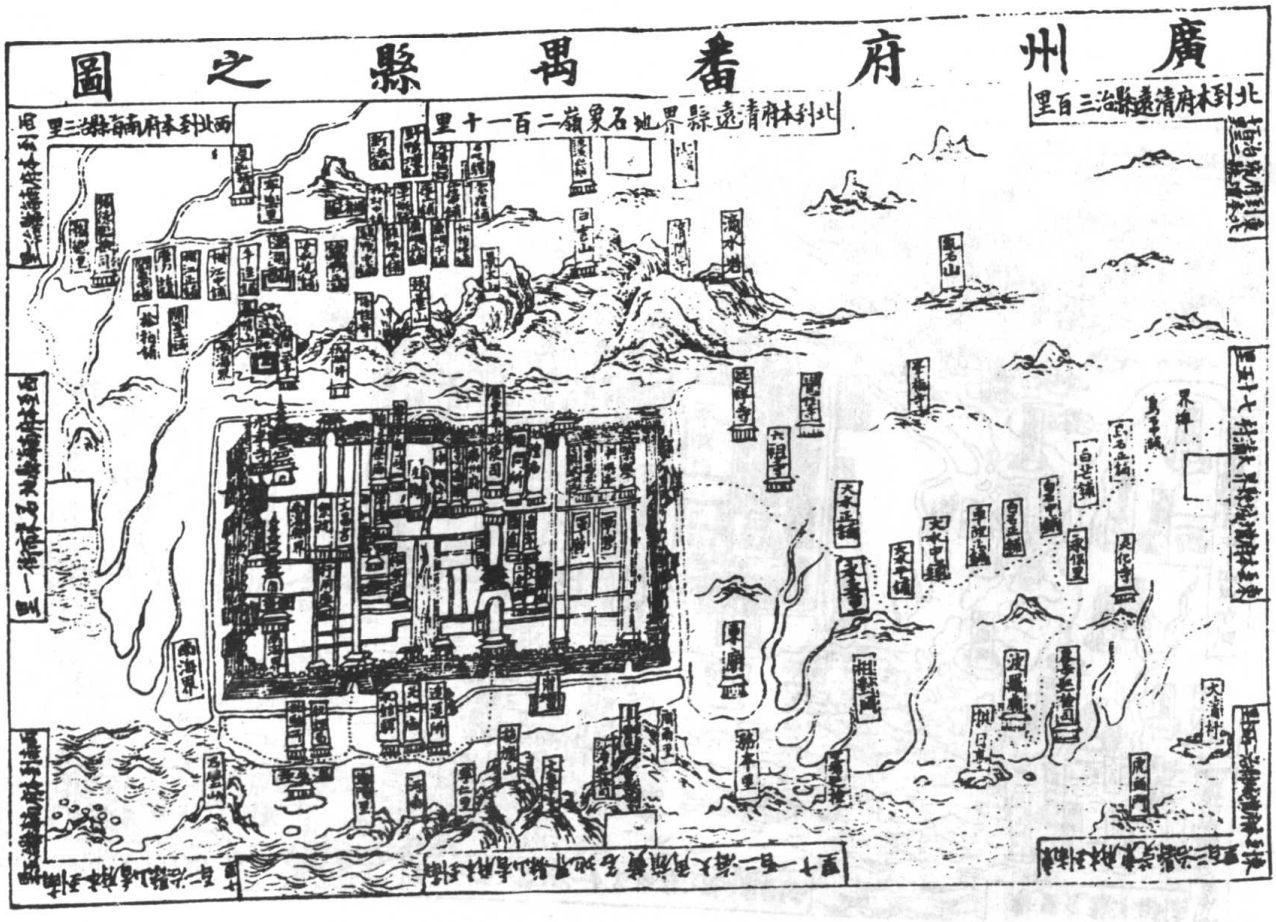
大典自乾隆中館臣鈔校後置翰林院自後多散失今存五百餘本耳薛鄉文芸閣孝廉廷式光緒壬午舉之館志伯愚廉訪家銳庚辰翰林清秘堂辦事遍後之手錄其菁華為言掌故輯大典補亡隨亲採取再惜不能及未佚之時而讀之也此冊即孝廉層鈔出者宋元閒廣州輿地之書大半今人所不經見真可寶也光緒戊子四月裝治甫畢湯祀於善諸頓挫李文田記



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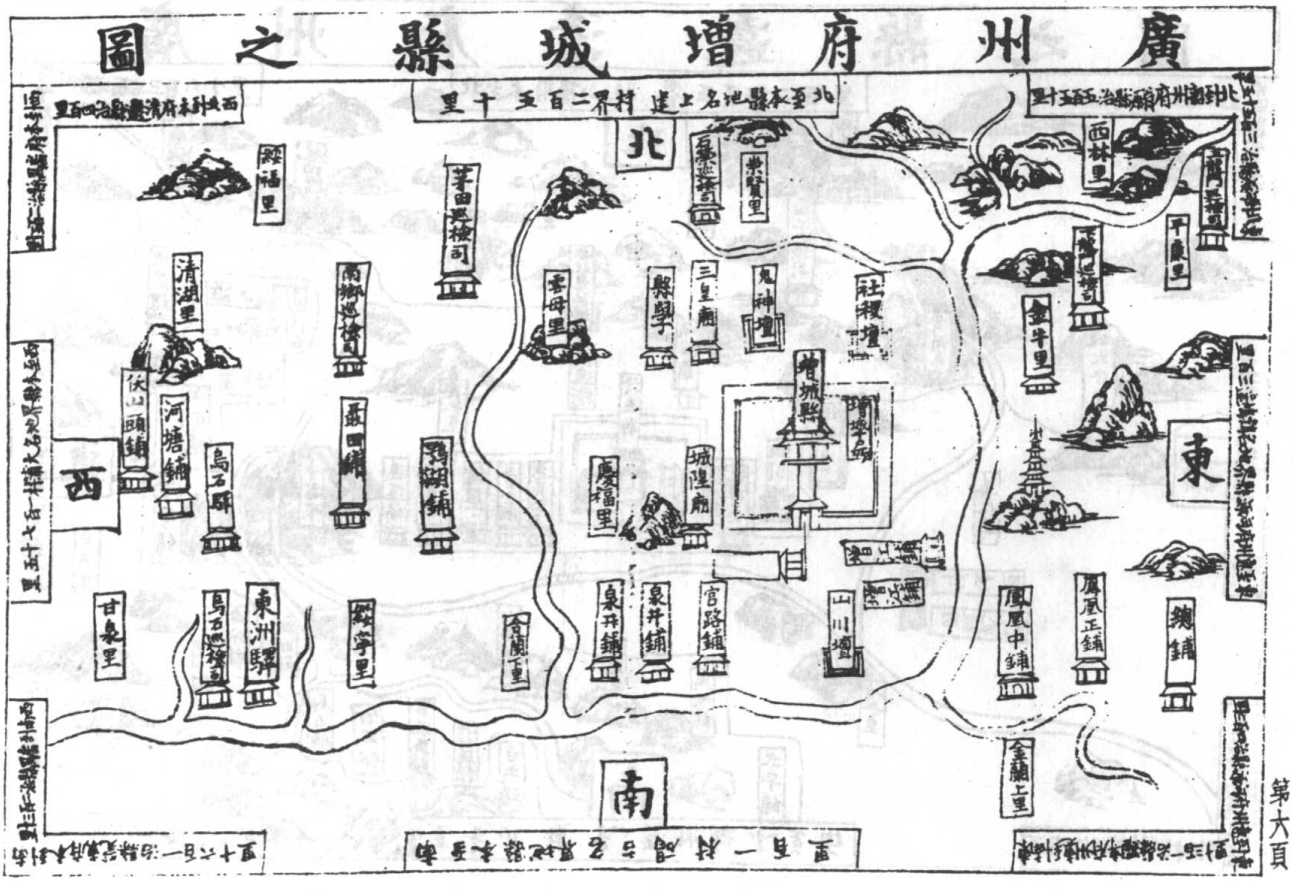


第二頁


廣州府番禺縣之圖
北到本府清遠縣界地名象嶺二百一十里
北到本府清遠縣治三百里
第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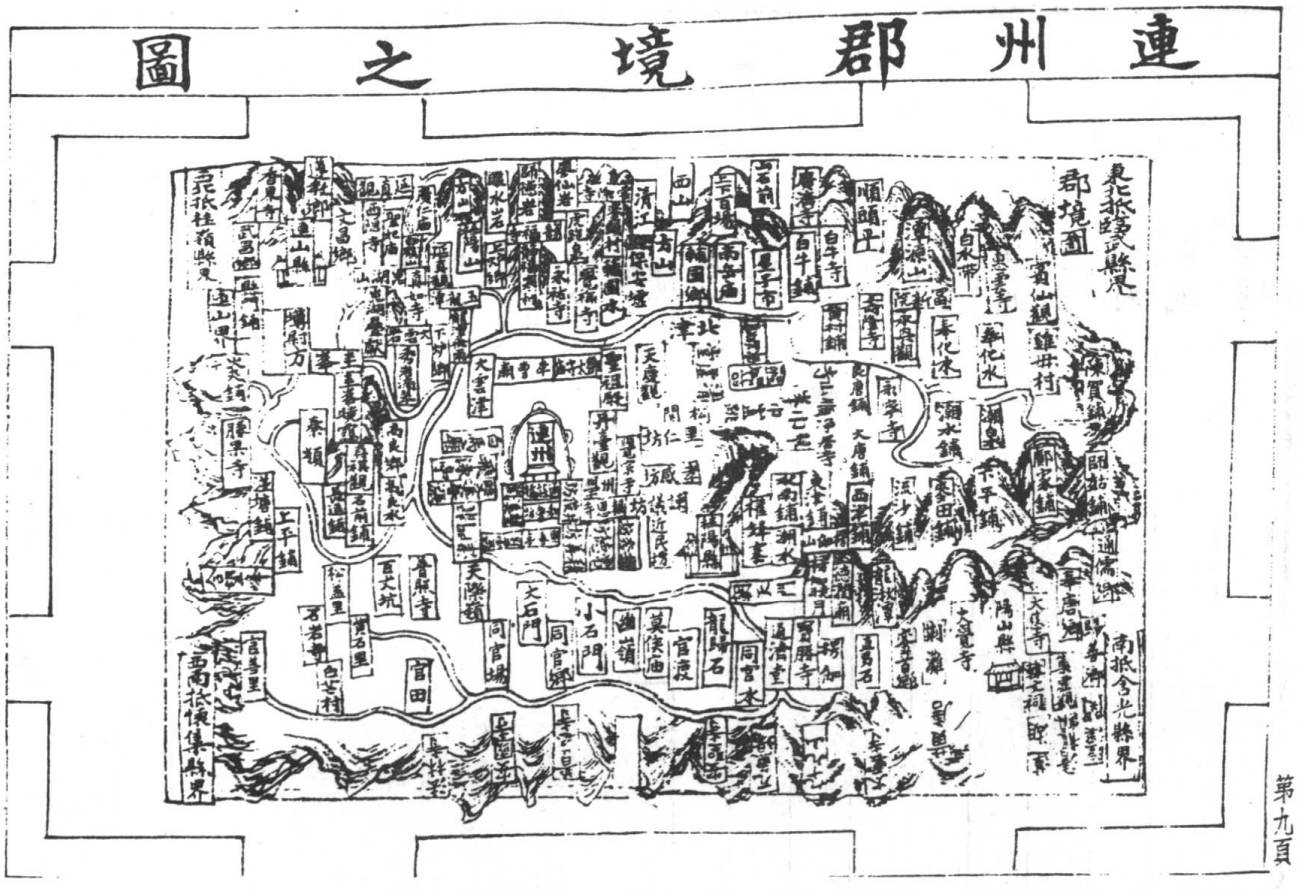
廣州府東莞縣之圖
北至本府增城縣地名石碣村六十里
北到本府增城縣治一百六十里
北
西
東
南
第四頁

廣州府新會縣之圖
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
北
東
西
南
新會縣
中樂里
古勞里
第五頁


廣州府增城縣之圖
北至本縣地名上迳村界二百五十里
北
東
西
南
增城縣
第六頁

廣州府香山縣之圖
南至大洋難定里數
第七頁

廣州府清遠縣之圖
北至本府陽山縣界正廣鄉二百里
北
西
東
南
第八頁



第九頁

第十頁

補 67—553

廣
廣州府
目錄

建置沿革
道里
城池
橋梁
關津
坊里
風俗形勢
氣候
戶口田賦
課利
土產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公署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文章
題詠
碑刻

建置沿革

本府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半女之分。周春秋時。為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帝定越地。以為南海。豫章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屬交趾刺史。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三國吳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晉太康中。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治番禺。宋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齊以廣治番禺。梁陳並置郡督府。隋開皇九年。置總管府。

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禺州。大業初。又改為南海郡。唐武德五年。置廣州總管府。七年為大都督府。貞觀初。改中都督府。永徽中。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復為廣州。咸通三年。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乾寧二年。改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宋開寶四年。仍為清海軍節度。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至元十五年。置廣東道宣慰司。廣州為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廣州府。二年置廣東行省。九年改為布政司。圖經志。秦屬南海郡。任囂為尉。後趙佗稱南越王。傳五世。前漢元鼎五年。南粵平。以南海郡屬交州。領縣六。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後漢建安十八年。革州以郡屬荊州。領縣七。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增城。分番禺地置增城縣。三國吳黃武六年。以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始立廣州。本郡屬廣州。晉領縣六。曰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增城。平夷。改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宋領縣十。曰番禺。博羅。龍川。增城。西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始昌。改四會為綏建郡。齊領縣十三。曰番禺。博

羅。龍川。增城。西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新興。揭陽。河源。安遠。梁陳隋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大業初。復立南海郡。領縣十五。曰南海。寶安。增城。四會。化蒙。曲江。始興。翁源。樂昌。浛光。清遠。政宣。懷集。義寧。新會。宸始興郡。以曲江始興。翁源。樂昌隸本州。又廢淮州為浛洭。後避宋諱。改浛光隸本州。唐武德四年。立廣州置總管府。乾元元年。復為廣州。五羖之一七。領縣十三。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四會。化蒙。浛光。洸水。清遠。懷集。貞陽。義寧。新會。後以政宣入清遠。併四

會化漢置南海郡。併義寧新會置州。尋廢。仍以新會縣屬本州。五代南漢劉隱。由唐清海軍節度使。據其地。傳及于孫。宋開寶四年。南漢平仍為清海軍節度。隸廣州大都督府。領本州。皇祐四年。復帝經略安撫司。領八縣。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懷集。新會。香山。以洛光屬連州。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瀧水入懷集。以化蒙入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屬端州。始興二十二年。始以香山鎮為香山縣。元至元十六年。改為廣州路總管府。領縣七。曰

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新會。香山。郡城內。錄事司一。以懷集附賀州。

聖朝領縣八。曰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增城。香山。清遠。陽山。太平寰宇記。嶺南道一。廣州原領縣十二。今八。南海。增城。懷集。清遠。東莞。四會。新會。信安。三縣廢。番禺入南海。瀧水入懷集。仁化。二縣割出。洭沂入浛州。浛陽入浛州。輿地廣記。廣南東路　中都督府。廣州。古蠻夷之地。春秋戰國。為百越。在禹貢。職方。州域之外。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立南海郡。秦滅。南海尉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漢高帝因立佗為南越王。元鼎中。相呂嘉王建德反。武帝興兵滅之。及東漢以後。皆為南海郡。建安十五年。兼立交州。吳永安六年。分立廣州。晉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郡廢。仁壽元年。曰番州。大業初。州廢。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天寶元年。曰南海郡。後建安。清海軍節度。五代。為南漢劉氏所據。宋開寶四年。收復。今縣七。南海。志。廣為禹貢揚州之境。按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唐志亦云。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周職方之

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地之地。辨其八蠻七閩之人民。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迹所至之地。亦不得為要荒之服。春秋有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杜注。於發語聲。即句踐也。舊志云。五臣注。今南海在禹。即其地。蓋引丈遷吳都賦注。戰國時楚興兵伐越。遂屬楚。為百越。史記。句踐六世至無彊。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

蓼謂之百蓼此是周顯王時舊志云○是王時○則
成周之初當考○秦王剪滅楚略定楊粵陸梁地
以其地為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舊志云非
三十六郡之限○置南海尉以典之○志所謂東南
一尉是也○二世時任囂為南海尉○病召龍川令
趙佗使行尉事囂語佗曰○秦為無道陳勝作亂
天下未知所誰昜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
里○可為國○又曰漢安元年○五星聚東井此南粵
偏霸之象○即使佗行尉事○囂死○佗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粵王○治南海○佗後乘黃屋左纛稱制

漢遣陸賈再使粵因封之○封符通使使和輯百
越○無為南邊害傳五世○佗死○孫胡亥○胡亥子嬰
齊亡○嬰齊死子興立○呂嘉殺之立建德○孝武元
鼎五年○粵相呂嘉反○討平之以其地為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屬交
州刺史部○治蒼梧○舊志云○治交趾○按武帝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又前漢地里志注云
交趾刺史○今持節治蒼梧○王象之輿地記勝云
漢武置交州刺史○治蒼梧之廣信縣○東漢立交

州牧亦治蒼梧○後徙治番禺○舊志云○治交州未
知孰是○獻帝建安八年陸為交州牧○通鑑重帝
中平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權輕宜改置牧○選重臣為之焉欲求交趾牧
為得益州牧○舊志云○獻帝建安八年當考○十五
年○始徙於南海○通鑑獻帝建安十五年○蒼梧士
燮為交趾守○雄長一州○威尊無上○朝以朱符張
津耦恭相繼為刺史○皆不能服○時孫權遙表番
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
度○又案宇志云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後步

騭修之○是步騭方徙治之○詔以邊州使持節給
鼓吹以重威鎮加六佾之舞○後漢志交州刺史
部注○王莽交廣春秋云○交州元封五年治蒼梧
建安十五年治番禺○詔書以州遠遠使持節并
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十八年省州以郡屬
荊州○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吳黃武五年○以交
趾日南九真合浦為交州○劉南海蒼梧鬱林三
郡立為廣州州得名自茲始○俄復舊○通鑑孫權
黃武五年○士燮薨○子鮮自署太守不受代○刺史
呂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戴良為刺史○海

東四郡為廣州。改自領刺史。改督兵討誅滅之。而叛者復起。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永安七年。孫休復分交州立廣州。領郡十。番禺南海蒼梧。鬱林。高涼。高興。寧浦。桂林始安。始興。臨賀為七。晉平吳。因之。東晉郡十五。南海。蒼梧。鬱林。晉興。東官。晉康。新興。桂林。高涼。寧浦。永平。新寧。義安。新會。高興為十五。宋分交廣二州地為越州。治臨漳。今廣州。廣州領郡十八。省高興。外增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四郡。齊領郡二十三。增宋隆。寧浦。齊樂。齊建。齊寧。寧浦五郡。梁陳並置都督府。隋

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時晉王廣改為皇太子。避其諱。即煬帝。大業初。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仍置總管府。六年為大都督府。案宇記在七年。貞觀為中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鎮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五府節度。名嶺南五管。又為嶺南五府經畧使。理所曰經畧軍。南海郡城內軍額管鎮兵五千四百人。曰清海軍。恩平郡管兵一千人。曰桂管經畧使。始安郡管兵一千人。曰容管經畧使。寧浦郡管兵千一百人。曰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四千二百人。曰邕管經畧使。領郡十。名嶺南五管。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乾元元年。復為廣州。其後五府不屬。自杜佑始。舊志云。凡領是州稱廣州刺史。充廣南五府經畧使。後陞為節度使。於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經畧通執政者遠耳。佑獨不兼。故五府不屬自佑始。按唐本傳。佑在朝多所建議。盧祀當罔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咸通三年。分嶺南為東西道。邕為西道。乾甯二年。升為清海軍節度。劉隱

領州。又加建武節度。邕州遂據其地。再傳至劉晟。舉兵攻取馬氏。桂管裴韜之家山縣連梧。嚴今象之來賓縣賓。今賀之富川縣昭。柳多龍。今潯之平南縣十一州。始盡有嶺南地。宋開寶四年。南漢平。分東西路仍為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大都督府。時潘美尹崇珂同領州兼廣南轉運市舶使。景德二年。兼本路兵馬鈐轄。皇祐四年。詔州與桂州並帶經畧安撫使。後被旨盜賊事。許便宜。與本路轉運常平茶鹽市舶並置司。獨提點刑獄置司於韶。皇元定江南。至元十六年。

陞為廣東道宣慰使司。其使兼都元帥。又陞廣州為路總管府。尋罷都元帥府。以宣慰司兼管軍馬。二十年立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並置于廣。二十六年察司移置于韶。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並置于廣。大德二年。定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正次官。並通管元帥府事。蓋嶺南一都會。故軍府之盛焉。元一統志禹貢揚州之域。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而唐志云。嶺南道。蓋古揚州南境。元和郡縣志亦云為禹貢揚州之域。史記

謂揚越。漢書註云。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而通典則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稽其時暑。考其鎮藪。禹貢職方皆不逮此。故列於九州之外。范子長郡縣志云。以今日地志考之。潮州舊隸揚州。連州舊隸荊州。未可盡以為九州之外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晉隋唐之志。既非作於通典之前。亦必有所據。今攷正作揚州之域。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北據輿地紀勝所云。春秋時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置南海尉以任囂且死召龍川令趙陀行南海尉事。陀自立為南粵王。漢因封之。使和輯百越。無為南邊害。凡王世五。九十三年而亡。武帝既定粵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按南海郡即秦南海故郡也。屬交阯刺史。攷之係元鼎六年也。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即今之州理也。孫林以交州土壤懸遠。迺徙交州理龍編。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為廣州。俄復故。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

以都尉統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建晉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領郡十。理番禺。通鑑。魏元帝咸熙元年七月。分交州置廣州。是時吳景帝孫休尚無恙。曲是月景帝孫休卒。孫皓始立。而元和志迺以為孫皓分交州置廣州。二者弗同。今按孫休之卒。孫皓之立。同是永安六年七月。而所書建置有休皓之異。然攷之沈約宋志。吳孫休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則置於孫休也明矣。今當從宋志。晉因而弗改。安帝元興三年。盧循陷番

羣。執刺史吳隱之。隱之拒守百餘日城始陷。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通鑑在此年義熙六年。循用徐道覆計。舉兵向建康。劉裕敗之於蔡州。裕又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循傾其巢穴。通鑑義熙六年八月。孫處乘海奄至番禺。圍之二十餘日不克。拔乃走交州。至龍編敗死。時義熙七年也。宋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領郡十七。齊廣州領郡二十有三。皆理番禺。梁陳並置都督府。隋開皇九年平陳。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州。避太子廣諱也。大業初。為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明年賊帥鄧文進降。置廣州總管府。七年為大都督府。永徽中。復以廣桂邕容等南五府。並隸于廣州。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五管經畧使。理所曰。經畧軍。曰清海軍。曰桂管經畧使。曰容管經略使。曰鎮南經略使。曰邕管經畧使。名嶺南五管。并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通鑑在肅宗至德元年。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復為廣州。自杜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適秉政者遺脫。獨不兼。故五府不屬自佑始也。咸通三年。蔡京制置嶺南。奏請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改嶺南節度使為東道節度。邕州為西道節度。乾符六年。黃巢攻破廣州。巢以士卒疾疫。弗能守廣州。乃去掠湖湘。乾寧二年。賜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以命薛王知柔。昭宗天復元年。劉隱為清海軍留後。天祐二年。又命隱為清海軍節度。隱以重賂結朱全忠而得之也。子孫竊據其地。凡六十有七年。至宋開寶四年始平之。仍舊為清海軍節度。至道以後。分廣東南為東西路。東路兵馬鈐轄廣州領之。

西路兵馬鈐轄桂州領之。皇祐四年。各兼本路經畧按撫使。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領南海。番禺。清遠。懷集。東莞。增城。新會。香山。八縣。德祐二年春。即元至元十三年也。江浙已平。六月十三日。廣州全城歸附。秋九月。熊飛作亂。趙潛同方興乘時襲取。冬十一月。江西元帥府領兵來復。既定而明年。廣人又叛。十五年再遣帥克之。自是海嶠始率服。版圖來歸。遂創廣東道宣慰司。舊統十四州。而肇慶德慶封連四郡。改屬廣西道。廣州立下路總管府。併設錄事司。元領八縣。

而悚集一縣。王師先自賀州入。就撥隸焉。今領縣七。　歸附始末圖經志廣州自元末。盜賊四起。侵掠城池。各據一鄉一縣。其後東莞何真糾率義兵防禦城郭。丁未冬。聞大軍平定江西福建。遣其屬梁復初等納款歸順。洪武元年春。朝廷調兵平定嶺海。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永忠自福建統舟師由海道至四月初九日抵廣城。指揮陸仲亨等率步兵度梅嶺自雄韶沿江而下。先三日至。征南公令境內攜圖墨銷兵器。招來居民各復生業。浙江參政朱亮祖統兵平

定廣西。相繼而至。其依險拒命者。征南公親督兵珍滅之。廣東州郡由是而悉定焉。　取廣州始末南海志至元十二年丙子。宋德祐二年宋經畧使兼知廣州徐直諒得驛報。天兵已下臨安。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有淮將梁雄飛謫居於此。因遣之賫蠟書往江西歸附。未幾又聞湖南行省亦遣使諭降。所遣者廣人曾士偉。時南湖南某縣令與一將校楊尹俱來。直諒遣水軍統領唐淵往韶逆之。直諒之意。謂已遣人通耗江西不可。又納湖南使。諭意唐淵俾殺之。乃沉

曾楊於韶州江下。六月江西呂元帥師夔遣黃世雄與雄飛偕來。並稱招討使。時直諒聞益王已即位於福州。遣郡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推鋒軍將黃俊陳寔水軍將謝賢等拒之。至石門性道不欲戰。艤舟岸滸。惟黃俊迎敵。遂敗。俊奔回。直諒乃乘舶舟過去。十三日世雄等入城。以性道為市舶使。陳寔謝賢唐淵等各授以官。黃俊亦與焉。俊不授。諸將遂殺之于推鋒軍寨佛殿下。八月東莞人熊飛舊以勤王隸文丞相戲下。兵潰而歸。至是遂結集民兵數百至城下。十五

日世雄等與戰。飛敗復回東莞。世雄等遣姚文虎追為飛所殺。飛再圍入城。世雄等度未可勝。九月十一日退師。既而新會曾逢龍率鄉兵至城下。性道迎謁。為逢龍所擒。飛等復入城掠性道家焚其居。二十一日宋劉置使趙滑運副趙淇至。越一日安撫方興至。搜陳寔謝賢等殺之。剖肝以祭俊。唐淵迸。十月十日遂置性道于死。俄呂元帥師夔張元帥榮實將兵自江西來。滑遣逢龍飛往南雄捍禦。績發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于雄。飛回韶。張呂元帥至。自立潛

以城降。飛巷戰而死。遂屠韶城。以自立為招討使。十二月翔。潛淇等聞大兵將至。以舶舟遍方興未行委郡人趙若岡等分四隅民兵守禦。初五日興遁。二元帥至城南居民懼如韶之受屠也。偽迷寬入山。若岡焚其室廬。火光亘天。城外民居為之蕩盡。初八日若岡與忠勇軍陳勇開小市門降。是夜勇貪招諭榜入城。為營兵所殺。初十日二帥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事。會方興在南恩海壘山。令人逐若岡去不得入。是時郡人張鎮孫結集鄉兵於廣州海上。二元帥以水

道不通。軍餉不繼。退師。十四年四月。鎮孫入城為經畧安撫使。有將校虛震者擁衆暴橫。鎮孫殺之。十一月塔出右丞呂元帥劉元帥復入廣。鎮孫降。十五年正月。平廣州城。二月右丞二元帥復退師。以鎮孫歸于京師。道死于梅嶺。三月宋淩震王道夫入城。震為制置使。道夫為運使。時宋主昰崩。昺繼立。九月震與道夫聞大兵復來。俱遁。十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開蒙古漢軍都元帥府。督師南征。十六年正月。二帥會師。二月克厓山。宋主昺死。餘見厓山

事蹟宋亡。三月震降。道夫亦降。王師凡三入廣。

廣州始平。屬郡　自漢武元鼎六年。平南粵。置南海郡。時為交州部。吳永安七年。始分交州立廣州。初領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後增臨賀始平始興三郡。元屬荊州。臨賀今賀州。始安今昭州。始興今韶雄英州。桂林吳分鬱林置桂林郡。今靜江。高興吳大帝分合浦高涼縣。立高涼郡。又立高興郡。今高化州。甯浦。又分合浦北部。立甯浦郡。今橫州。為十郡。晉永嘉元年。以臨賀始興始安為湘州。復增晉興。分鬱林立晉興

郡。今邕州。東官。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今循惠新甯。穆帝分蒼梧立新甯郡。今新州。永平。分蒼梧立永平郡。今藤州。新安。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未詳。義安。安帝分南海之揭陽縣立義安郡。今潮梅。新會。恭帝分南海置新會郡。今為縣。為十五郡。宋省高興郡。外增宋康。宋置宋安郡。今連州康字當考綏建。文帝分南海之四會等縣立綏建郡。海昌。舊有海昌郡。平陳後廢入電白縣。今高州。宋熙。元嘉十六年以南海之高要縣立宋熙郡。為十八郡。齊增宋隆。舊有宋隆郡。平

陳後廢。入高要。甯浦。晉宋已有甯浦不廢。此重載。當考。齊樂。未詳。齊熙。齊立。齊熙郡。今未詳。齊建。齊立。齊安郡。今南恩。建字當考。為二十三郡。唐玉德元年。陞五府經畧討擊使。為嶺南節度使。領州二十三州。與潮。潮循。廣瀧。今瀧水端。新封。春。今陽春。勤。開寶五年廢。入陽春。羅。今化州石龍縣。高恩。雷。崖。瓊。振。今吉陽。儋。萬安。潘。今高州地。滕是也。十年又以漳潮二州隸嶺南經畧使。元和元年。復領潘。辨二州。今化州地。宋潘美平嶺南。得州六十。兼邕桂所隸言也。開寶五年。

詔省嶺南郡縣。領州十五。賀州復隸廣西。實領韶。潮。梅。循。惠。連。封。新。南恩。南雄。英。德。肇。慶。德慶。凡十四郡。聖朝混一。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戶定。廣。惠。潮。為中路總管府。肇慶。南雄。韶。德慶。為下路總管府。英德。南恩。新。封。循。梅。惠。連。為散州。後以英德控制山獠要衝。陞為路。而連之桂陽縣。以諸王投下食邑。得陞州。今為路八。州七。屬縣縣以部言之。不可勝載。今以州所領者疏后。

前漢縣六　番禺　博羅　中宿今清遠　龍川　四會　揭陽

後漢縣七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晉

以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統縣六。

番禺　博羅　龍川　四會　增城　平夷

宋以四會為綏建郡。統縣十。番禺　博羅　龍川　增城　西平　熙安　懷化　綏甯　高要　始昌　齊縣十三。番禺　博羅　龍川　增城　高要　西平　綏寧　新羅　揭陽　河源　安遠　熙安　懷化。按隋開皇十年。以熙安懷化入番禺。隋廢始興郡。以曲江始興。以翁源樂昌隸廣州。又廢湟州。以浛洭後

避宋諱改浛光。來屬。統縣十五。南海　寶安　即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曲江　始興　翁源　樂昌　浛光　清遠　政賓　懷集　義寧　新會　唐以政賓入清遠。以四會化蒙置南綏州。以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屬廣州。統縣十三。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懷集　浰水　清遠　浛光　真陽　義寧　新會　南漢分南海置常康咸寧二縣。復以真陽屬英州。宋開寶四年。以浛光屬連州。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浰水入懷集。以化蒙入

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屬端州。紹興二十二年。始分四縣地置香山。統縣八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懷集　新會　香山　至元十六年收附廣州。時荊湖省兵馬先取懷集。遂附賀州。今統司一。縣七　錄事司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新會　香山

南海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番禺縣地。屬南海郡。隋開皇十年。析置南海屬廣州。大業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改屬番州。宋開寶四年。唐屬廣州。

仍併番禺縣入焉。元為倚郭縣。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宋永和六年。分置興安懷化二縣。隋開皇四年。廢興安懷化二縣入番禺。十年分置南海縣。隸廣州。唐開成五年。升為緊縣。會昌中。升為望縣。五代南漢分南海置咸寧常康二縣。宋開寶五年。廢常康咸寧二縣。併為本縣。郡縣志本漢番禺縣地。屬南海郡。後漢以來因之。隋改為南海縣。又分置番禺縣。尋廢入焉。仁壽元年。隸番州。大業初。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僞漢置咸甯常康二縣。宋開寶五年省入本縣。寰宇記元二十三鄉本漢番禺縣。屬南海郡。分番禺置南海縣。先是廣州僞命曰。析南海縣為常康咸甯二縣。及永豐重合二壤。宋平南越。開寶六年。併二縣二壤。依舊為南海縣。并廢番禺縣入輿地廣記本秦番禺縣地。為南海郡。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佗後遂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末立交州牧。吳立廣州。後改番禺為南海縣。隋曰番州。唐曰廣州。宋開寶五年。省咸甯常康二縣入焉。有羅浮山。元一統志隋開皇十年。析置南海縣屬廣州。隋志南海縣下注云。分置番禺縣。尋廢。大業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隸番州。先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南漢置咸甯常康二縣。宋九域志元。開寶四年廢常康咸甯二縣。依舊為南海鎮。寰宇記云。仍併番禺縣入焉。元因之。番禺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舊縣。故城在今西南二里。其地有番禺二山故名。屬南海郡。漢三國晉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

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五年。復置與南海分治郭下。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有番禺二山。屬南海郡。前漢始立番禺縣。隋開皇十年。分置南海縣。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分南海番禺西縣。輿地廣記秦漢舊縣。後改為南海。隋平陳。分南海置。尋省入。後復置。與南海分治郭下。有番禺山。尉佗葬於此。南海志下縣。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為名。互見清遠縣二禺山。屬南海郡。漢以來因之。宋志云。漢立番禺縣。故兩志及晉宋齊志。南海郡下並有番禺縣。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即今縣是也。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取舊名也。其洲周回約八十里。唐因之。分治郭下。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一作五年分南海為番禺。以五鄉為籍焉。縣治舊在洲之東一里紫泥巷。熙寧二年。經畧王靖度地東北徙建。今因之。

東莞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南海縣。晉成帝咸和六年。置寶安縣。屬東莞郡。隋開皇十

年。省郡以縣屬廣州。唐至德二年。改寶安為東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縣。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三國吳甘露二年。始置司鹽都尉於其地。晉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寶安其一也。義熙九年。立義安郡。隋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復為寶安。唐至德二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併增城入本縣。六年復分立增城。寰宇記東南水路三百二十里。無陸路。元七鄉。按南越志云。水東流入海。帆道三日至東莞。漢順帝時。屬南海縣地。吳孫皓以甘露元年。置始興郡。以其地置司鹽都尉。晉立東莞郡。隋為寶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東莞縣。南海志中縣。本漢南海郡地。吳甘露三年。始置司鹽都尉。晉成帝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寶安安德興寧海豐海安。欣樂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分立義安郡。宋齊又云。東官太守治寶安。而南齊志。亦云東官郡有寶安。而治懷安。是晉宋齊皆嘗於其地置郡明矣。元和志。又言隋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按隋描以寶安名縣。詳見寰宇記。李唐至德三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六年復置。今因之。

新會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南海縣地晉分南海立新會郡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大業初州罷唐武德四年以義寧新會二縣復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罷以新會義寧屬廣州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晉恭帝時立新會郡分南海地隋郡廢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十三年改元州又改岡州尋廢唐武德四年以義寧新會置岡州貞觀十三年州廢尋復舊開元二十三年併義寧為新會縣屬廣州寰宇記東北水路三百三十里無陸路元四鄉漢南海郡地晉新會郡隋改置封州又改允州又為岡州隋末併入廣州唐武德四年復置剛州舊治盆允城貞觀十三年廢岡州縣屬廣州其年復置州於今所開皇二十三年州廢縣入廣州遂移縣於廢州城前臨大海後枕羣山元一統志本漢南海縣地晉志云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宋志云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新會

宋齊志有新會郡而無新會縣元和志云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意其郡雖置於晉而縣則置於隋耳隋志云舊置新會縣平陳郡廢又併盂台永昌新寧熙淳化召懷集六縣入焉封州十二年改為允州後改為岡州大業州廢封樂縣入焉唐志武德四年以義寧新會二縣置岡州新會郡貞觀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寧屬廣州是年復以二年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寧屬廣州宋因之元不改

增城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以番禺縣地析置北縣因覓峯山有闕風增城故名屬南海郡晉宋齊並因之隋初置東莞郡後罷宋開寶五年罷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後漢建安六年始置增城縣縣名以覓峯山有闕風增城又云地有增江宋開寶四年廢縣入東莞六年復立本縣輿地廣記漢番禺縣地吳置及晉屬南海郡成帝分立東官郡宋以後因之隋平陳郡廢屬廣州唐因之有犹山增水南海志

中縣本漢番禺地。後漢建安六年置。故後漢志南海郡下有增城縣。晉宋齊因之。然宋志雖有東莞郡。云咸和六年分南海縣立。乃治寶安縣。非治增城縣也。隋志增城縣下注云舊志東莞縣。平陳廢。然不明言置於何時。寰宇記云。至黃武中於此置東莞郡而立增城縣。王東陽輿地紀勝辯云。增城已見東漢志。非立於吳也。或云縣之命名。以崑崙山有閶風增城故名。亦謂有增江云。宋開寶五年廢增城縣。六年復置。今因之。香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本東莞縣香

山鎮。元豐五年陞為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泰地屬南海郡。宋本東莞縣香山鎮。紹興二十二年始置縣。元一統志本東莞縣香山鎮。宋元豐五年轉運判官徐九思請建為縣。宋會要云。紹興二十二年又陞為縣。不同。恐建請於元豐。而創治於紹興耳。不然則元豐創縣。中間復廢。至紹興而復置。二者弗同。新圖經云。元豐徐九思請建為縣。止置寨官一員。紹興二年東莞縣姚孝資請州聞於朝創立縣也。元不改。

清遠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中宿縣地屬南海郡。三國吳屬始興郡。晉因之。梁於此置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廢。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正賓縣入焉。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泰地屬南海郡。前漢立中宿縣。三國吳隸始興郡。梁以縣隸清遠郡。郡即今韶州翁源縣地。隋開皇十年廢清遠郡為翁源縣。

附置清遠縣。唐武德六年。併正賓縣入本縣。輿地廣記屬南海郡。晉宋屬始興郡。後立清遠郡。平陳郡廢。置清遠縣。屬廣州。唐因之。南海志下縣本漢中宿縣。以地有中宿峽故名。屬南海郡。吳晉並隸始興。故晉志始興郡下有中宿縣。梁改為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廢郡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改賓縣入焉。今縣有政賓鄉。宋因之。今仍舊。

連州自此以下二府二州一十一縣。屬廣東布政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親領縣二。舊一。新一。

連山　陽山舊屬桂陽州。兩貢荊州之域。翼軫之分。周春秋戰國並屬楚。秦屬長沙郡。漢高帝五年。分長沙南境置桂陽郡。桂陽。陽山。二

縣屬焉。東漢省陽山入洽浦。三國吳甘露元年。分桂陽郡之半。立始興郡。屬廣州。晉析洽浦復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明帝改始興為廣州。縣仍屬焉。齊復舊名。梁天監五年。分始興置陽山郡。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廢。唐武德四年復改為連州。屬潭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更名連山郡。尋屬嶺南道。乾元元年復為連州。屬湖南道。大曆三年屬廣州。五代初屬湖南。復屬南漢。宋開寶三年。以連州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屬廣南路。至道中屬東路。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撫司。十七年罷安撫司。併為連州路總管府。屬湖南道宣慰司。大德四年降為散州。屬英德路。

本朝洪武二年革連州。十四年復置。屬廣州府。興地紀勝連州中連山郡軍事。九域志。禹貢荊州之域。皇朝郡縣志。翼軫之分野。圖經。春秋時楚地。通典。秦為長沙郡之南境。元和郡縣志及通典同。西漢有桂陽郡。而桂陽陽山以縣屬焉。西漢志有桂陽陽山二縣。東漢志有桂陽而無陽山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省。吳分桂陽置始興郡。又屬始興。晉志云。吳置始興郡。統縣七。有桂陽及陽山二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省。晉重置。宋明帝置宋安郡。通典屬廣興郡。通典云。宋改始興為廣興郡。齊復屬始興郡。通典云。齊復曰始興郡。而南齊志始興郡有桂陽陽山二縣。梁武帝分置陽山郡。寰宇記天監五年。隋平陳。郡廢。置連州。因黃連嶺以為名。元和郡縣志。在開皇十年。煬帝改熙平郡。隋志熙平郡下注云。梁置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熙平郡。有桂陽。陽山。連山三縣。唐平蕭銑復置連州。寰宇記。在武德四年。改連山郡。唐志云本元年。先是郡屬江南道。十道記云在正觀中。繼屬嶺南道。十道記云在開元天寶中。後屬湖南道。十道記云在乾元中。後又屬廣州。大曆三年。五代時初屬湖南馬氏。通鑑馬殷陷連州。在昭宗元化三年。及馬氏之衰。南漢略定桂連等郡。始盡有嶺南。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南漢將吳懷恩攻桂州。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冀等州。南漢盡有嶺南之地。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畧。開寶三年。潘美克賀州。昭州。下桂州。又

下連州。劉錄事曰。四川本屬湖南。北師取之是
也。其不復南其愚如此。仍隸廣南路。皇朝郡縣
志。分隸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
而連州隸廣東路。今領縣三。治桂陽。湟川志連
之郡境脈絡湘湖襟帶交廣隋為熙平郡。猶領
九縣。封之開建。賀之桂嶺。皆屬焉。唐改連州。止
領三縣。疆理始狹于古云。其地在禹貢隸荊
州。在春秋屬楚地。秦置郡桂陽。在長沙郡之南
境。兩漢為桂陽郡。三國六朝或屬始興。或屬廣
興。壤割靡定。宋高祖世始析桂陽為小桂郡。梁

天監中分置陽山郡。隋大業中改置熙平郡。領
桂陽陽山連山宣樂湟樂熙平武化桂嶺開建。
為縣凡九。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改為連州。天寶
元年改為連山郡。乾元元年復為連州。領縣三
桂陽陽山連山。在正觀屬江南道。在開元天寶
屬嶺南道。乾元復屬湖南。大曆三年屬廣左。唐
末疆宇割裂。馬殷稱楚據湖南。劉龔又名陟稱
南漢據嶺表。是時連為南楚所有。後劉晟陟之
子繼立。改桂管取連州又隸于廣。宋開寶三年
王師平之仍為連州。屬廣東要之連以山制名。

地介楚粵之間。劉賓客刺史廳壁記所謂與番
禺相犬牙。與長沙同祖習是矣。按星分與古制
當屬楚。以湟水東南入于海遂屬粵。今仍之。
陽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舊縣。東漢
省入浛洭縣。晉復析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齊
並因之。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縣屬焉。隋屬熙
平郡。唐屬連州。移治水北。宋仍其舊。元至元十
九年。割屬貫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屬桂陽州。二年革桂陽州屬韶州
府。十四年改屬連州。圖經志秦始建小邑曰陽

山連山。晉屬廣州。宋分郴州之桂陽為小桂郡。
梁大同間以桂陽郡為陽山郡。天監間領含光
縣屬西衡州。唐始改為連州。宋陞為連州。元
改為連州路。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至元十年
改為州。後陞桂陽縣為州。由是連山屬連州。陽
山屬桂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仍設連州。桂陽州。二年革去。仍為
陽山連山二縣。三年革連山併為陽山一縣。考
究湟川圖志謹按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邱陵
之阻。虎豹之虐。水有驚灘之險。舟楫之慮。民言

缺舌。俗雜猺獞。自秦罷侯置守設立郡縣。所謂陽山連山小邑皆為桂陽所屬。然其境界乎湘廣之間。湟水合流而東。故以湟川名郡。但不得其詳。至漢武帝時。南粵與漢峒南蠻俱阻聲教。乃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由此道往征之。今有狀伏波將軍廟存焉。晉宋以來。紀載無聞。唐之興也。改為連州。攷諸太守劉禹錫廳壁記云。郡治與荊州同星分。漢制所謂與番禺相犬牙是也。貞觀十七年。韓愈謫為陽山令。作別知賦。朱文公考異註云。其連州乃郴州之屬邑。末年為馬

殿所據。南漢劉晟攻取之。宋平湖南陞為連州。單名宜多詣於此。唐有韓愈。宋有張浚。後其子南軒先生亦至焉。至元丁丑屬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治壬午始陞桂陽縣為桂陽州。割連州戶計三千餘焉。由是連州與桂陽州始各分治。至于季年兵起。官民避匿。無所統攝。

天朝混一。開復州縣。設置衙門。招集良民。復還舊業。洪武元年。仍設桂陽州連州統屬陽山連山二縣。直隸江西省。洪武二年欽奉

聖旨革去連州桂陽州。止設陽山連山二縣。撥屬韶

州府。洪武三年又裁革連山縣。總治於陽山縣。當年十月內撥屬廣州府。官民始得兩便焉。

輿地紀勝在州東南一百四十七里。元和郡縣志云。本漢舊縣。為南越置關之邑。其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史記。尉佗移檄陽山關曰。盜兵且至。急絕聚兵自守。今陽山北當騎山嶺路。秦於此立陽山關。漢破南越以為縣。後漢省。晉重置。在注水南。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以縣屬焉。隋開皇十年改為廣澤。仁壽元年又改連山。治編義里。唐屬連州。神龍元年徙治武昌鄉程山之下。宋淳祐六年又徙治吉皇神岡。元因之。

連山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桂陽縣地。梁武帝分桂陽西北界置廣德縣。屬陽山郡。隋開皇十年改為廣澤。仁壽元年又改連山。治編義里。唐屬連州。神龍元年徙治武昌鄉程山之下。宋淳祐六年又徙治吉皇神岡。元因之。

本朝洪武元年屬連州。二年革連州屬韶州府。三年又革連山縣。十四年復置屬連州。湟川志連山縣本桂陽地。屬桂陽郡。梁武帝分西北界置廣德縣。開皇十年改為廣澤縣。仁壽元年避煬帝之名改為連山縣。屬熙平郡。唐屬連州縣治

本在歸義里。神龍元年移治縣東武昌鄉程山下。景雲元年移置縣西四十步。宋因之。嘉定元年後移程山前。厥後吏民以嵐瘴不便。淳祐六年鄧侯孫叔諧因衆議。移縣治於上吉里神崗爽塏之地。取歸義里舊基為近。詳見鄧博士劉鑑記。

星分野

圖經志前漢地理志云。本府粵地。韋牛婺女之分野也。今蒼梧鬱林。合浦九真日南南海皆粵分。後漢郡國志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日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為吳越分野。晉天文志。隋地理志曰。唐天文志云。初南斗九度。餘千四百八十四秒。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南涉越門。迄蒼梧南海越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唐地理志云。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東為星紀之分。康今德慶州。端肇慶府。封今封川縣。梧今梧州。藤廣西。羅雷崖東今化州。雷今雷州府。崖今崖州。南海志若以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唐一行禪師分楚圖云。自韶廣康封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為星紀。杜佑通典云。於南越西在天文韋牛婺女。則越之分野。韓丈公送實平序云。嶺嶠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韋牛。

連州湟川志連古楚地。當為翼軫之墟。今隸廣左。又粵地也。當在斗女之分。按劉賓客壁記。此郡天文與荊州同星分。壤劉與番禺相犬牙。今屬廣。但以境跨番禺。而湟流入於南海耳。此以地理言也。若攷之天文。實楚州分野。其星翼軫。夫奚疑。駱金人懷鄉詩云。翼軫西南占一星。

道里

圖經志本府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轉東南到惠州府一百三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西至本府鵝籠

山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南至肇慶府陽江縣地名冲金村界五百一十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北至韶州府英德縣黎峒界三百零五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七十五里。共六百八十里。東南至本府番禺縣地名相對岡海五十五里。自相對岡到本府東莞縣虎頭門山一百三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西南至肇慶府界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軍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六十里。共二百六十里。東北至韶州府界英德縣三百三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里。共六百三十里。郡縣志州境東西五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九十里。四至八到。東京四千七百里。東至惠州府三百一十五里。西至肇慶府二百四十里。南至南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東南至海四十一里。西南至肇慶府四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鷂窠山一百三十二里。重山無路。

西北至肇慶府九百里。寰宇記北至東京四千里。西北至西京四千四百里。西北至長安五千二百五十里。東至循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陸路三百六十里。正西微北至端州沿泝相兼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五百里。北至韶州八百里。東北至韶州五百三十里。東南至大海四十一里。西南至恩州水路六百里。西北水路沿泝至連州八百九十里。又西北取古洭水縣路至賀州八百七十六里。南海志秦開南越新道。由北徂南入越。必道嶺嶠。時有五處。接通典云。一塞上嶺。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二騎田嶺。今桂陽郡服嶺是也。三都龐嶺。今道州江華縣永明嶺是也。四湟渚嶺。今江華界白芒嶺是也。五越嶺。今始安郡北零陵臨源嶺是也。此秦人戍守之道也。漢武伐越。以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臨浦。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蓋漢人討擊之道也。若夫游旅之往來。負販之轉輸。窮官顯人之南轅。則自淩江下洭水者。由韶州為北路。

自始安下灕水者由封州為西路自循陽下龍川自朝陽歷海豐者皆由惠州為東路其自連州下湟水則為西伯路舟行陸走咸至州而輻湊焉有張文獻公九齡鑿開大庾嶺序余裒公靖韶州真水館記林運使安宅修潮惠下路驛記授其大略附注于後張序曰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開元四載俾左拾遺張九齡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役匪踰時則已坦坦而方九軌闐闐而走四通余記曰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灕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之嶠南者雖三道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林記曰于將漕東廣至潮問途父老曰直北而西曲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屈惠謂之下路俱八百餘里上路岡巔險峻摩蠻襲人下路坦夷煙嵐稀遠人喜由之

州境　至燕京水程八千三百七十五里　至龍興路水程三千二百七十五里　至建康路水程四千九百六十五里　四至　東至惠州路界地名雞浮山一百五十里　南至南恩州界冲金村五百一十里　北至英德路界黎峒三百五里　八到　東到惠州路城二百五十里　西到肇慶路城二百四十里　南到南恩州城七百五十里　北到英德路城三百七十五里　東南到大海五十五里　西南到肇慶路城四百二十里　東北到英德路雞窠山三百三十里　西北到肇慶路程九百里元一統志廣州路里至　本路西北至上都七千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

南海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　自界首至本府番禺縣一里共二里　西至本縣東涌山一百八十里　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七十里共二百五十里　肇慶府高要縣界地名鵝籠山一百五十里　到高要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　肇慶府四會縣界地名基塘村一百二十五里　到四會縣七十九里共二百零四里　南至本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　自界首轉東北到本府番禺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　新會縣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　自界首到本府

新會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七十二里。北至本縣界地名巳由逕一百八十三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一百一十七里。共三百里。東南至本府番禺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一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里。共三里。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三十里。共二百九十里。四會縣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到肇慶並高要縣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縣地名單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四會縣六十里。

共二百六十里。本府清遠縣界地名白土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府番禺縣城三里。自界首到番禺縣二里。共計五里。南海志四至　東至番禺縣東城二里。　西至四會高要二縣界地名磯礁村一百二十五里。　南至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　北至清遠縣界地名巳由一百八十三里。　八到　東到番禺縣即本路城二里。　西到四會縣治二百四里。　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二十五里。　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

東北到番禺縣城及錄事司五里。　東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九十里。　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　西南到番禺縣城及錄事司三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番禺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增城縣界地名大蒲村七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二里。　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黃旗角大海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二百八十里。

北至本府清遠縣界地名象嶺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　東南至本府東莞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三十里。共三百里。　西南至本縣城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三里。共五里。本府南海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自界首轉北到南海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　西北至本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三里。本府清遠縣地名新添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

百里。東北至本府增城縣界白木村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南海志東到東莞縣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海縣治二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東北到增城縣一百七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香山縣治二百八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東莞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歸善縣地名崖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歸善縣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西至本府香山縣界麻涌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洋。難定里數。北至本府增城縣石碏村六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里。共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本縣地名林村大步三百一十里。外抵大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香山縣地名黃旗角八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本縣界梁家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增城縣一百里。共二百五十里。本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縣地名湖石村七十里。自界到博羅縣九十里。共一百六十里。惠州歸善縣界地名梧桐山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並歸善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一十里。南海志東到惠州路城三百里。西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南到大洋。難定里數。北到增城縣治一百里。東北到博羅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東南到大洋。難定里數。西南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東北至本路三百里。

新會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東涌山七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里。共二百五十里。本縣潮陽里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一百二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至陽江縣界地名琅琦村三百里。自界首到陽江縣三百四十六里。共六百四十六里。肇慶府新興縣界北雙一百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二百七十

里。共三百七十里。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梅角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轉東至香山縣一百里。共二百一十里。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五十二里。共二百七十二里。東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涉尾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五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本縣地名冲金村二百里。外抵大洋。西北至肇慶府新興蒼步水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古勞山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肇

至

慶府并高要縣一百八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三十里。自界到本府南海縣一百六十里。共二百九十里。本縣界朝陽里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二百八十里。共三百三十里。南海志西至新州界北雙一百里。北至南海縣界河清坊八十里。東到南海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恩州城四百里。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東北到南海縣治二百里。東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到肇慶路城三百里。西南到新州城二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東北至本路二百九十里。北至南海縣一百九十里。東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增城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河源縣界地名鵝鴉逕三百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里。共四百三十里。本縣地名增城水口界三十里。自界首到博羅縣九十五里。共計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本縣界地名大蒲村一百七十五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至

南至本縣界地名石碣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六十里。共一百六十里。北至本縣地名上建村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三百里。共五百五十里。東南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三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博羅縣一百零三里。共一百三十三里。東莞縣界地名梁家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本縣界地名白木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本府清

遠縣界地名觀音山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四百里。東北至河源縣界地名茅岡村二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五里。共三百五十五里。南海志東至博羅縣界角子山三十里。西至番禺縣界長吉里二百里。南至東莞縣界海洋一百里。北至清遠縣界四百里。東到博羅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五百五十里。東北到河源縣治四百五十里。

東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四百里。西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三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西北至本路二百五十里。香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麻涌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一百里。共二百五十里。西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朝陽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三十里。共一百五十里。本縣界梅角村一百里。自界首轉北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一十里。南至大海洋。難定里數。北至本縣地名黃旗角大海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二百八十里。東南至大虞山海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潮陽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五十里。共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本縣界地名沙尾村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本縣界黃旗角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八十里。共一百五十里。南海志東至東莞縣界大洋一百五十里。西至新會縣界潮陽里一百里。南至大洋。難定里數。北至番禺南海兩縣界地名三角山二百二十里。東到東莞縣治水路二百五十里。西到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南到南蕃大洋。難定里數。北到番禺南海縣治水路二百二十里。東南到大虞山九星洋水路三百里。西南到新會縣潮陽里水路二百八十里。東北到東莞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浮虛海及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西北

至本路水路三百里。北到番禺縣二百九十里。清遠縣圖經志東至本縣觀音山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本縣界觀音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轉西北到韶州府英德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西至本縣地名金鷄逕界八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南至本縣界地名象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南海縣巴由里逕一百一十七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三里。共三百里。

北至陽山縣界正耆鄉二百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里。共三百六十里。本縣黎峒界七十五里。自界首到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東南至本縣界地名觀音山一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二百四十五里。共四百里。本縣台土鋪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西南至本縣地名黃坑村分界嶺界九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地名燈籠坑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轉西南到肇慶府四會縣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肇慶府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本縣梅花逕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五里。共三百一十五里。東北至本縣羅塘村界九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吉河里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南海縣界楊梅里一百五十里。西至志東至增城縣界楊梅里一百五十里。西至四會縣上元鄉七十里。南至南海縣胥江七十五里。北至桂陽州陽山縣界攻賓鄉二百

里。東到增城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到四會縣治四十里。南到南海縣治三百里。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東北到洽光縣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東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西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十里。西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西到四會縣七十里。西南到番禺縣二十里。

連州湟川志州境　東南二百九十五里。西

北二百五十七里。至到東郴州高平縣二百一十里。西賀州二百六十九里。南廣州水路通英德府懷集縣。八百九十里。北桂陽軍藍山縣二百五里。又至臨武縣二百三十里。東南韶州水路至英德浛光縣。五百一十里。西南封州六百里。東北度嶺郴州三百九十里。西北道州五百七十里。郡縣志東京三千四百八十九里。西南到封州六百里。寰宇志西北至西京三千四百五里。西北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里。九域志東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韶州三百四十里。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賀州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廣州七百八十里。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桂陽監五十八里。東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韶州四百二十三里。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封州五百四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七十六里。自界首至郴州三百一十四里。西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道州四百七十里。元一統志本州北至上都五千五百

五里。北至大都四千七百五里。東至桂陽州小東門橋界一里。西至道州路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南至懷集縣界黃連山二百八十二里。北至桂陽路臨武縣界雷鳴水八十里。東到桂陽州三里。西到賀州三百二十里。南到封州六百里。北到藍山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廣州府九百六十里。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西南到賀州桂嶺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道州路三百七十里。陽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鄺家鋪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四百五十里。共六百六十里。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西至湖廣道州府江華縣地名西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江華縣二百四十五里。共三百三十五里。南至本縣界正賓鄉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二百里。共三百六十里。北至桂陽府臨武縣地名涼傘水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到臨武縣一十五里。共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本府清遠縣界梅花逕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一十五

里。西南至平樂府賀州界地名崖鷹嶺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賀州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桂陽府藍山縣地名分水鴨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藍山縣八十里。共二百里。東北至本縣梅花逕界一百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郴州府宜章縣地名峯頭嶺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宜章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鄒家鋪界二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乳源縣二百九十里。共五百里。考究湟川圖志縣境　東至英德縣地名蕉江界二百三十里。南至慷集縣地名分潤嶺二百二十里。東到英德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到華江縣三百三十五里。南到慷集縣治三百里。北到臨武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到宜章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清遠縣治三百一十五里。西南到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到藍山縣治二百里。道里　夫縣治道里。考之東抵英德。西通江華。南連慷集。北接藍山。多有商販往來。是以四方莫不通焉。湟川志縣境　縣在東南一百四十七

里。東西一百七十里。二百二十步。南北二百四十里。一百六十步。東至英州滄光縣界七十五里。以石嶺為界。自界至含光縣。兩縣相去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桂陽縣界七十八里。以槎潭為界。自界至桂陽縣。兩縣相去一百五十六里八十步。南至廣州慷集縣界一百二十九里。以馬丁山為界。兩縣相去二百七十四里。北至桂陽縣界一百五里。一百六十步。以儲毋岡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六里。二百步。東南到清遠縣一百二十里。以自帶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東北到韶州曲江縣界一百四十九里。以杉木嶺為界。兩縣相去二百四十九里。四十步。西南到連山縣界八十五里。以銅沙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西北到桂陽縣界六十里。以黃金計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里。元一統志西至本州一百一十七里。東至樂昌縣黃嶺界二百七十里。西至桂陽縣柴山逕界。南至含光縣五山逕界七十里。北至宜章縣奔山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韶州路五百二十里。西到桂陽縣一百

一十七里。南到開建縣四百一十里。北到宜章縣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西南到懷集縣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清遠縣五百二十里。

連山縣湟川志縣境。本縣在州西一百五里。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桂陽縣界四十五里。以分水嶺為界。至桂陽縣六十里。西至賀州桂嶺縣界八十里。以竹溪渡為界。自界至嶺桂縣三十里。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廢地鋪為界。自界至懷集縣六十里。北至道州江華縣一百二十里。以杉子鋪為界。自界至江華縣三十里。東南到桂陽縣界鄉八十里。以板嶺為界。到桂陽縣一百里。西南到廣州懷集縣一百二十里。以上率鋪為界。自界到懷集縣九十五里。東北到桂陽縣西四十五里。以上葉為界。自界到桂陽縣六十里。西北到賀州桂嶺縣界一百二十里。以草水為界。自界至桂嶺縣一百二十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五千六百一十里。東北至大都四千八百一十里。東北至本州一百五

里。東至本州上平鋪界七十里。西至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南至懷集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本州大鵬山八十里。東到本州一百五里。西到江華縣一百八十里。南到懷集縣一百九十里。北到藍山縣二百二十五里。東南到開建縣四百五十里。東北到臨武縣二百二十五里。西南到桂嶺縣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寧遠縣一百八十五里。

城池

本府圖經志廣州趙佗城古蹟在州之東。宋慶曆四年。經略使魏瓘築子城。時城圮壞方議修築。霖雨頹城。角得古磚志云。委於鬼工。瓘曰是興版築周五里。東西南為甕城門三。曰鎮南。曰行春。曰有年。熙甯二年。轉運使王靖因趙佗古城舊趾。於子城之東築東城。周四里。為門三。曰迎薰。曰拱辰。曰震東。四年經畧使程師孟於子城之西。增築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為門九。曰朝天。曰朝宗。曰威遠。曰和豐。曰善利。曰金肅。曰素波。曰杭海。曰沖霄。是為三城。三城計二十二里一百八十步。周圍二千七百五丈七

尺五寸。嘉定四年。經畧使陳峴於城東南西南築兩翅臨海。以衛城南。居民曰鵬翅城。城上各有樓。城外環以濠。東自平海門由海道入環遠至城西金肅門外通出海道。其外又有東西兩澳。由城內達諸海。以通漕運。以泄渠脈。其東為清水濠。西為南濠。鵬翅今廢。

聖朝洪武元年修治一新。洪武十年冬。都指揮使許良。奏准三城宜合為一。為門八。曰正南。曰歸德。金肅。中和。順天。咸遠。正東。定海。譙樓在布政司南。即宋清海軍門也。舊山舊址

下有雙門。南濠在越樓下古西澳也。納城中三渠水。外通於海。設水門加閘其上。啟閉有時。舟楫由此出入。宋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後之官于南海者每加開浚。今閘仍在。不通舟楫。越樓亦廢。清水濠舊在行春門外。古東澳也。穴城而通於海。今廢。別於新鹽司前開暗渠通水出城。南海志有州郡則有城池。所以扞禦外侮也。州之東舊有趙佗城古跡。頹垣廢壘。而余襄公詩云。千載猶存古越城者。即其地也。熙甯初。即州東之古城遺址築東城焉。廣袤四里。高二丈四尺。是為三城。為門十有七。觀其東扁曰番

廣州。復環城浚池。築東西南甕城門三。東城熙甯初經畧呂居簡得郡治之東古城遺址。始謀增築。會移滎陽朝京師上其事。詔轉運使王靖成之。袤四里濠其外。為門三。西城熙甯四年。經畧程諫議師孟築。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為門九。舊三城有樓櫓。共一千八百九十二間。歲久不全。及陳峴重建敵樓三百四十七間。閱歲既深。風雨摧剝。尺椽片瓦無存者。紹定二年。經畧方枝書深仍於舊址。翬圍樓七十五座。砲臺四間。城門雉堞。皆一新之。

鴈翅城。嘉定三年。經畧陳中書峴以州城之南為一關闤。無所捍蔽。創築東城。長九十丈。為門一。西城長五十丈。敵樓共三十三間。三城歷年久。樓櫓傾側。磚石脫剝。端平乙未。經畧鼓寶章鉞。會僚屬戎將經度之。明年四月開於朝。六月報可。七月朔興役。凡八閱月。修外城三千三百有六丈。女頭四千四百九十三。修子城六百三十有三丈。女頭九百一十七。新甕城門十有四。門屋敵樓九十有七。嘉熙丁酉春二月告成。以餘錢萬五千緡附郡之贍軍贄庫。歲與郡分

十三之息。以備整葺。均定界至。使摧鋒水軍。勇敢忠勤。東南將每仲月四九閱武之日。正將率部伍登城。各視其界。治草穢。補損闕。存本州窯務。陸續造甎。以備整葺。為慮遠矣。閒慶已未。廣右繹騷。謝經畧子強。大修城壁。為豫備計。敵樓覆以瓦。皆易以磚。石城外築羊馬牆。高六尺許。鴈翅城下隙壞。植以木柵。翼而至海。備不虞也。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塔出元帥呂元帥師夔會泉福舟師取廣州。廣帥張鎮孫以城降。十五年正月八日。元帥下令夷其城隍。惟子城及兩鴈

翅無恙。詳見取廣州始末。

濠三。城臨海。舊無內濠。每颶風至。則害舟楫。大中祥符間。邵曠知廣州。始鑿內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慶曆間。魏瓘再知廣州。環城淺池。熙甯初。王靖成東城。復壕其外。嘉定三年。經畧陳峴重浚。長一千六百丈。東西置閘二。濠之兩傍皆民居。歲久淤壞湮塞。開慶已未。謝經畧子強。大興工役。廣斥至二十丈。深三丈餘。東西堰頭高聳。以石。費緡錢二十萬。米碩四萬。以產數夫隨鄉調。不大擾而事集。復自蒲澗景泰山導泉水西入于濬。濬水

又西至悟性寺之左。築堰潴之。深二丈許。以濟浸州後之平地。有習坎重險之象。南開小竇。溢則泄之于濠。近年決其隄納水于濠。遂以其故地為南田屬之官。南濠在越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古西澳也。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納城中諸渠水以達于海。雖舟于是者。無風濤恐。且以備火災。淳熙二年。經畧周自強浚之。歲久復堙。嘉定二年。陳經畧峴重開。自外通舟楫以達于市。旁翼以石欄。自越樓至閘門。長一百丈。濶十丈。自閘至海。長七十五丈。紹定三年。經

畧方深淺之寶祐元年李經略庾復自擢甲巷開淺至閘口又加深焉德祐元年經畧徐直諒又淺之至元二十八年行樞密院副使廣東道宣慰使阿里又淺焉　清水濠在行春門外穴城而達諸海古東澳也濠長二百有四丈歲久堙塵嘉定二年經畧陳峴重浚　門　雙門榜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畧述建規模視廣古尤壯風雨震凌棟宇欹撓公家憚費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畧方寶學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以甎虛其東西二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為兩翅東通親兹營西為園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成費出于官工暮于市民甚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訖事會木石甎瓦與工費糜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為記　今扁廣東道　鎮南門子城之南門也舊名鎮安嘉熙元年經畧彭鉉新其門改今名　行春門子城之東門　有年門子城之西門舊名朝天經畧彭鉉改西成淳祐六年經畧方大琮

扁今名　沖霄門在子城之東南隅州學之直紹興二十七年經畧蘇簡開舊名斐雲經略潘公時改今名　迎薰門在東城之南　拱辰門在東城之北　震東門在東城之東　航海門在西城之東南　素波門在城西之南鹽倉街之直　朝宗門在西城之南　阜財門在西城之南　金肅門在西城之西　和豐門在西城之西舊名豐樂淳祐六年經畧方大琮扁今名威遠門在西城之北　朝天門在西城之北舊名就日淳祐六年經略方大琮扁今名　平海門在東隅翅城

連州湟川志城濠周官以城郭溝池為掌固之職春秋畚築板榦為備患之謀謹固封守俟屏事也連之城池素號壯偉宋元徽間司徒鄧阿魯授本州刺史實經始焉舊城三角歲久甎圮城復于隍本朝皇祐四年儂猺肆螫邑城不守二廣懷然憂形霄旰至臨遣帥臣以蕩平之事已變休益重南顧乃詔二廣悉城郡將實形奉宣惟謹悛舊址而新之溪山襟帶樓櫓森嚴隩窔向宗道記詳焉自是以來修舊於元祐葺理

於紹興。增築於寶慶。鳩工加多。雉堞益壯。城之周圍四里二百六十步。覆以廊屋六百三十有一架。西瞰湟流。其三隅皆長濠環繞。深不容膚。紹興乾道間。寇至不能入。設險形勝。甲于左廣。儀門之外。橫跨子城。置譙樓焉。南門西偏於城角為亭。俯瞰江流。環簇峯秀。扁云畫不如。取劉賓客詩。惟有千山畫不如之句也。郡北城之上有樓。舊扁望雲。康定間。太守林槩有望雲樓賦。熙甯中。社侯靖國易名都景。元祐六年。徐侯常復望雲舊名。有記。樓之後榮。下瞰北潮。田濤漏

望。扁曰觀稼。樓前因城為月臺。城之門舊有五。耆老目為龜形。曰熙仁。曰化俗。曰熙平。曰熙安。曰臨湟。乾道間。楊侯景雄以臨湟一門瀕江。廢塞以杜水患。紹定間。邦人請于郡。復門焉。尋又閉塞。今門存而不開。外羅城門五。詳關津類

陽山縣湟川圖志本縣舊連州城一所。荒址頹廢。尚有民居一十餘家。城濠俱已荒廢。東西南舊城門三處。

番禺縣元一統志州城按元和郡縣志云。步隲所築也。隲為交州刺史。登臺遠望。乃曰新城海

島膏腴之壤。宜為郡邑。遂遷州於番禺。建築城郭焉。東城。皇祐中魏瓘知廣州。得郡治東。古城東遺址築之。袤四里。西城。熙甯程師孟築。周十餘里。

井

錄事司南海志月井。舊在轉運司主管廳側。月華樓下。月出照映井底。水脉不竭。與日井相望。綠淨丹井。古圖經云。綠淨堂舊名濯鮮堂。今奉貞觀曾運使璽招方士雲集。蓋取葛仙煉丹藥洲之義。因以丹井名。

南海縣圖經志羅漢井。在光孝寺西廊。寺有訶子。取此水煎湯冷宜。南海志越井。名天井。又名越臺冏井。或名趙佗井。番禺雜記云。僞劉呼為玉龍泉。唯以供己。禁民無得汲。由此井數步而南井曰通泉。劉龔所鑿。劉龔始據南越者。今北井莫知所在。昔有墜酒杯於越井者。後於石門得之。故陳江總詩云。石門通越井。又鮑仙姑行炙南海云。吾有越井岡艾。唐崔煒得之。又唐崔子向有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越井久廢。莫攷其跡。或云在越台山凸處。

日井。在城外千佛寺側。太陽生泉。照映井下。因名。今廢。元一統志云。井在州治野渡北。星泉井。在金肅門外繡衣坊。鑿井之始。井中見星故名。與地紀勝。在金肅門外直衙。時有光若星故名。珊瑚井。詳見浮邱山。雙井。古圖經云。在南海縣西。中夾官路。其味次於達磨泉。歲久堙塞。郡縣志萬歲井。在縣東北四里。都督劉巨麟置。千秋井。在縣東。按南越志云。趙佗於此穿井。氷深山峻。民不能及。後巨麟於此鑿井。人皆利之。於上置千秋亭。因名之。

里

番禺縣南海志孫公井二。在州北教場內。元豐八年孫龍圖領鑿之。故名。安期煉丹井。在碧虛觀前。番禺記云。數十年不汲。其味常甘。煎茶浸果。有金石氣。今存一石井欄。在三清殿前。欄八方。上刻八卦。鮑姑井。鮑姑即葛雅川妻也。古圖經云。嘗行炙於南海。唐崔煒遇之。仙姑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于意。越井即鮑姑井也。唐子西有詩云。廢臺繆女後。遺井鮑姑時。圖志不指言其地。紀云景泰寺碧虛觀多有題。未知孰是。元一統志姑即葛洪妻也。井在彌陀寺。

增城縣南海志泉子井。在縣南三十五里。泉湧地中。清甘可掬。灌溉尤博。舊有亭名醒心。紹熙三年。權縣許伯屬吏鞠。改名廣濟。雲母井。何仙姑鍊雲母所汲也。詳見會觀。

新會縣 龍井。郡縣志在縣西二里。有岡近于萬壽寺之側。其岡有穴水極深。俗謂之龍窟。南海志元雲井。在縣西北半里。泉清而味甘。與達摩泉相類。譚家井次之。譚家井。在縣西半里。

橋梁

里

本府 花橋。在遠華樓下。開明橋。舊名止戈。在金肅門外。起坡橋。在金肅門外一里。致喜橋。在行春門外。王孫橋。在拱辰門外。東高橋。在平海門外。西高橋。在善利門外。丈溪橋。在龍頭市。元一統志紫芝橋。在洋塘中路。元有亭產靈芝。因名。

南海縣圖經志太平橋。在城西廂古濠口。彩虹橋。在中和門外。去城三里。南海志云。在戚船澳。菓橋。跨南濠。為政橋。在金肅門外。南海志云。舊名通津。在和豐門外。鼎安橋。在中和

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威遠。在威遠門外。拱北橋。在順天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就日。在朝天門外。番禺縣圖經志春風橋。在藥州北。賓日橋。在正東門外。遠來橋。在正南門外。濟川橋。在歸德門外。東莞縣圖經志德政橋。在縣西。新橋。在水北岸。德生橋。在縣南。平定橋。在縣西。拱辰橋。在縣北。思洋橋。在縣東。新會縣圖經志韓家橋。在縣東。通津橋。在縣西。龍溪橋。在縣南。增城縣圖經志相思橋。在縣南。仙鯉橋。在縣西南。

香山縣圖經志天黃橋。在良字里。秉亭橋。在縣郭東。南亭橋。在縣郭南。連州湟川志南橋。在熙平門外。跨長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二丈。步蓮橋。在熙仁門外。跨長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一丈八尺。化俗門外橋。跨長濠。規模與前二橋稱而加長。通匯橋。在子城門內。按漢書元鼎五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討南粵。出桂陽下湟水。一作滙水。然則橋下之渠。所以疏瀉池沼之隘。而通之于滙者也。其址甃石。其亭彫楯。其起廢之歲則紹

熙初。趙侯彥昀始之。陳侯曄成之也。通莊橋。在城外通衢之中。橋下之流。乃育德泉支派。自諫議坊出會于江。建置規模一與通滙同。而扁微異者。滙以水名。莊以衢名也。爾雅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洋水橋。高跨蓮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浮橋。舊在龍津門外。白馬祠前。今廢。湖光橋。在北山海陽湖上。始元水部咨自蒼陵來遊。擊湖緒水光浮面。作橋水石之間。一望平掌。歷年既久。泥土填疊。湖不如曩時之廣。而橋亦陋也。

通濟橋。州南五里。蓮花潭上。石甃橋下之流。自舊錢塘出。下注深潭。通廣州路。三橋。看流沙距大閘門十里。其水為奉化之支流。石勢參差。凡三跨而後達岸。故曰三橋。通陽邑。石陂橋。在清水津外三里。石甃。上流為三橋水。下流注于深坑。路通湖南。深坑橋。在北津外數步。石甃。通湖路。新土橋。在北津外三里。石甃。通湖南路。風溪橋。在下廬。石角木架。通湖南路。安濟橋。在西岸市。石脚跨下廬水。通湖南路。會福橋。當永福安福嘉福三里之衝。石甃。通達

山路。內洞橋。距龍津一里。石板。通同官場及連山縣路。高丈門橋。距城南二十里。石幾。通同官場路。金水橋。在龍口。石版。張紫巖曾遊。問橋名。覽水勢曰。水自庚辛來。故為此名也。路通連山縣及賀州。水口橋。在星子市。木架。跨奉化水。通湖南路。輿地紀勝雙溪橋。湖光橋。並見杜汙留題詩。

陽山縣圖經志天澤橋。在縣西街。水南橋。在縣南隔江。步蓮橋。在縣西北。

渠

本府圖經志古渠。六脈。草行頭至大市街。通古渠。出南溪為一脈。淨慧寺街。至觀巷握巷蕃塔街古渠。出南溪為一脈。光孝街。至詩書街。通宦祿巷古渠。出南溪為一脈。大鈞市。至鹽倉街。及小市。至鹽步門通城外。六渠為一脈。子城內水出府學府洋池。出城外。為一脈。都衛春風橋下。通藥洲池。出鹽步門。為一脈。水閘在東西隅翅城口。嘉定二年。經畧陳峴規畫。紹定二年。因舊址增築。兩岸石甃。各長二十餘丈。今廢。

陽山縣湟川圖志渠在縣治橫街。自東至西。通

流五里至大江。

關津

圖經志凡舟楫通濟處謂之津渡。南海縣渡瓦窑。丹竈。金扒。奇石。張槎。龍江。炭步。白石岡。西南。鯉水。麻奢。沙坑。橫江。區村。山根。青石。馬寧。江尾。蘭石。深村。楓攬。大灣。羅村。石窟。古寵。沙貝。寧口。西岸。官窑。靈洲。佛山仁壽。洗屋岸。半眠。三江。胥江。蔣岸。疊窑。流潮。石頭岸。南津沙窑。豐

江。分界。上落。葛岸。江尾。白塔。何村。東村。榕洲。羅格。甘竹。山南白坎。大沈。白鷺洲。南海志長河渡。新會。肇慶。山南。四會。橫岸。橫水渡。和順。橫岡。未步駱村。河清鄧鏊。大江。藤涌蘭石。平地。洗村。木鐸。下黎。馮赤口。何村。虎子洲子。

番禺縣渡圖經志河南。獵德。黃家山。石牌。土瓜。蓼涌。三八相對岡。白泥涌。大石。大山。新造。石勒。蘇家。江村。南

海志東莞。南岸。惠州。石灣。大寧。沙亭。扶南。茶園。佛山。靖康。官山。寨頭。玉胖湖。新村橫渡。蓼渡。老鴉湖。水南北頭。蟠岡。西湖橫渡。沙河。硤石。橫灣。三元江。茶園。三曹。新婦崗橫渡。古料。薗頭。吉洲頭。石碣。古鎮。蜑家租。舶仔。企石。帖岡。大石頭。東莞縣渡圖經志鐵岡。綠蘭。水南。鼓鎮。石碣。蜑家租。

增城縣渡圖經志增江。沙河。

香山縣渡圖經志周圍皆海不設關津渡。

清遠縣渡圖經志十市。橫石。浥江。古港。

新會縣渡元一統志龍眼渡。

連州湟川志關　羅城五門。濟川門。在城西隅。出上下西津。龍津門。在城西南隅。路出西洋。連滿門。在城南隅。路出洋湄津。朝天門。在城東隅。路出清水津及南津。興賢門。在北隅。路出北津。津　清水津。路出奉化鄉。通陽山縣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文省。

洋湄津。路出同官鄉。通廣州懷集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三百文省。一年共錢一十五貫六百文省。又渡錢每月一貫八百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二貫二百文省。南津。水路通陽山縣英德府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七百八十文省。一年共錢九貫三百六十文省。上西津。路水高良及下虛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二貫三百四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八貫八十文省。又渡錢五貫五百文省。一年共錢六十六貫文省。下西津。路出高良。同官鑾首鄉。連縣縣通封州賀州。每月關子錢二貫二百七十五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七貫三百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十一貫文省。一年共收錢一百三十二貫文省。

北津。路通輔國上下虛鄉。通湖南一路。及宜津。路出輔國鄉前。與北津大路會合。二津每月共關子錢三貫一百八十五文省。一年共錢三十八貫二百二十文省。又渡錢每月八貫四文貫。一年共錢九十六貫四十八文省。大雲津。路出下虛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

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貫八百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一貫六百文省。輿地紀勝採蓮渡見杜汴留詩。

陽山縣渡。圖經志南津。北津。湟川志北門。西南。

坊里

南海志錄事司西城十九坊。歸附後。以魁星入耆德。福星入聯桂坊。東南隅。聯桂。文信。望仙。衣錦。西南隅。德星。中和。親仁。貴德。東北隅。桂華。青雲。西北隅。會

通。畫錦。耆德。

南海縣圖經志坊。東隅。高桂坊。甘棠。西隅。金甫。親仁。中和。達德。南隅。貴德。德星。德新。北隅。禮義。中隅。通濟。鎮寧。進士。城西廂。揚仁。綉衣。青紫。城北廂。雙井街。大歷。泌冲。鹽步。沙丸大涌。黃竹岐。扶南。平地。梯雲木鐸。山南。大通。龍頭。龍津。萬岸。登洲。容洲。桂華。蟠岡。夏滘。佛山。平州。魁岡。石船。深村。甘溪。林藏。

白鷺。桂林。疊滘。新良馬村。都粘西雍。平步。駱村。綠步。大欖。豐湖。蘇山。金紫。楊梅。高豐。南滘。南岸。胥江。紫泥。烏泥。郭塘。擢桂。華甯。恩州西山。桃子坑。白石岡。上豐岡。黃岡。麻奢。草場。大圍。上涌。上圍。西隆下豐岡。綠潭。豐寧。大富學。沙堤。豐華。張槎。大江。土撓。興賢。甘欖。白藤。雲步。福岸。龍渚。光華。昌教。馬寧。江尾。甘竹。北水。古粉。逢簡。鼎新。

容奇。古樓。大良。黃連。小滘。黎村。桂州。倫教。江村。涌鶴。石涌。羊額。磡溪。黨頭。吉利。登筏。雲津大沙。上百滘。龍山。龍江。水藤。伏隆。簡村。金甌。沙頭。先村。大同。九江。河清。鎮涌。海洲。丹桂。龍津。里平地。龍山。黃連。興賢。佛山。鼎安。高豐。馬寧。泌冲。蘇山。深村。吉利。吉祐。桂洲。山南。金甌。擢桂。福緣。福岸。魁岡。黃鼎。大良。倫教。棲林。西淋。冲

鶴。登俊。張樣。桂華。光華。仁壽。梯雲。河清。扶胥。附郭。南海志城西十二坊。城北三坊。歸附後更易不一。今屬附郭里。又有六鄉十七里。今析為三十五里。各里以坊之大者為名。城西廂。叢桂。仙桂。泰亨。德義。由義。和平。泰和。本朝陽春。城北鄉廂

弦歌。登雲。朝天。附郭里。江村里。仁寧里。蓋步里。江尾里。大圖里。扶南里。吉利鄉。歸仁里。永業里。龍原里。歸政里。萬善里。先天里。府郭里。長興里。

長甯里。上下里。保義里。和順鄉。龍眼里。孝義里。賓興鄉。長寧鄉。保池里。觀光里。思仁里。政順鄉。林岳里。順義里。

豐衍里。永通鎮。

番禺縣圖經志東南隅。聯桂坊。高桂。狀元。壽甯。泰通。東北隅。仁壽。青雲。桂華。文信。和同。東城廂。五儁。十賢。崇道。仁和。里仁。海陽里。阜豐里。周南。甯仁。永保。務本。慕德。永泰。甯樂。南海志子城三坊。今以五仙入十賢。城南八坊。今以鼎甲登俊。入壽甯。仁壽入泰通。握桂入東城。八坊更易不一。初無定名。子城廂。興賢。城南廂。狀元。世科。泰通。鼎甲。登俊。握桂。東城廂。道愛。賓日。拱辰。高明。先春。狀文。吉和。上下桂林鄉。永保鄉。慕德鄉。依仁鄉。上德里。甯樂里。流溪里。沙溪里。元一統志惠風里。瑞石鎮。平石鎮。慕德鎮。大水鎮。石門鎮。白田鎮。扶胥鎮。

東莞縣里圖經志文順上。文順下。延福。歸城。歸化。恩德。第一都至二十七都。新會縣圖經志臺溪鄉。宣化坊。源清坊。禮義坊。屬縣郭里。縣郭里。歸德里。中樂里。華萼里。古勞里。舊名純德。童陽鄉。懷仁里。遵明里。石碑里。古博里。平康里。新化里。永寧鄉。潮居里。潮陽里。瀧水里。登明里。常樂鄉。德行里。文章里。南海志永寧鄉。常樂鄉。德行上下里。文章上下里。舊名章浦。元一統志崑峯鄉。清明里。鄉。壽寧里。

增城縣圖經志開元鄉。慶福里。金牛里。崇賢里。楊梅里。長沙鄉。平康里。西林里。松柏里。今併作西林里。綏寧鄉。合蘭上里。合蘭下里。綏寧里。清湖里。甘泉里。歸仁鄉。雲母里。綏福里。元一統志長吉里。清明上里。清明下里。

香山縣 里圖經志縣郭良字。得能。四字。大字。恭常。鞠字。龍眼。大小攬。古海。黃旗。潮居黃良。龍眼恭常。南海志文順鄉。延福里。皇字圍。四字圍。大字圍。五常

字圍。恭字圍。良字圍。得能字圍。永樂鄉。永甯鄉。譚洲黃旗角。大小攬。海洲。

清遠縣 里圖經志高平鄉。興仁里。清平里。善化里。慈訓鄉。靖定里。浥江里。吉河里。太平里。池水里。永樂里。元一統志上元鄉。政賓鄉。

連州 坊湟川志郡志之南。通衢抵南津。衢之左右徑路。各有坊扁。弼教坊。憲門外數十步左畔。路入司理廳。取尚書明于五刑之義。忠報坊。弼教坊對。數步路出湟水北。折桂坊。通

衢之左。路出化俗門。舊鄉學右內。取李白詩欲折月中桂之義。聯璧坊。通衢之路入司戶廳二廳並立。取潘安仁夏侯湛同輿接茵之義。以上並子城內。崇儒坊。與濟川門對立。路入鄉學。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示崇重吾道也。升俊坊。距外花亭數步。通衢之左。路入舊鄉學。即今之貢闈也。取王劉司徒升之學曰俊士之義。和豐坊。通衢之左。路徑與升俊合。舊名宋。梁權鄉價更今名。以左右列十數米鋪義。取時和歲豐也。登雲坊。龍津門內。路通江濱。端

平乙未郡侯留元長鼎建。所以旌鄉人陳東之擢進士第也。積善坊。市西左手。徑路通北山。常德坊。距積善數步。衢之左右各有徑。左曲折務創。與積善坊徑相合右通江。擢秀坊。衢右通胡家田洋消津。五十年前。此坊大物頑戚。如胡和鄉各有書社。皆一時之秀。洋涸又出張神童。五馬光臨。勒揄增重。擢秀之名。以此得之。近民坊。衢左。路出北山前。距桂陽縣治纔數里。擢鄉留元崇鼎。取縣令治民為最近之義。桂華坊。衢徑皆通。三徑自熙仁門出重北津路。

衣錦坊。出熙仁門。過步蓮橋左手。俗通北湖。黃朝請尚賢解組歸鄉。邦人榮之。以此得名。太平坊。與衣錦坊對峙。通大市。里仁坊。在衙之右。距太平坊數十步。俗通大市。北山巷口。左松岡右。東華坊。自化俗門出。過清都觀。載宮城。隍諸廟。覺宗寺前。會于通衢。出桂陽縣前路。孝感坊。覺宗寺左。淳熙間。張道真刺郡時。以療毋疫。俄而無恙。事聞當路。累有褒嘉。後推郡樓錯為立坊額以旌之。嘉慶坊。俗通推鉼案後。諫議坊。俗通井俊坊。及常德坊。大諫鄒公嗥常居此。嘉魚坊。俗通水泉頭。傅元丞相張公寓連日。作書院于坊之左。有石如魚。名因此立。

元一統志上盧鄉。下盧鄉。高良半鄉。

陽山縣　坊圖經志宣化。順仁。和義。崇巖。畫錦。詩書。登雲。昇俊。宣教。朝天。道道。崇教。里。東南。欽南。永福。常歲。尊合。朱鶯。遷義。東泰。儒歸。三樂。雙西。義長。西長。浦上。浦下。仁內。論富。真陽。富春。徭山。湟川志本縣所管三鄉共里一十二。奉唐鄉。在縣東管

里四。進賢里。安樂里。茂陽里。萬安里。通儒鄉。在縣南管里五。新定里。登科上里。登科下里。方墻里。正平里。歸善鄉。在縣北。管里三。柏陵里。桃川里。石門里。連山縣。三鄉七里。遵教鄉。遵教里。白石里。武昌鄉。宜善里。上吉里。歸義里。文昌鄉。白沙里。春峒里。

鎮

陽山縣湟川志縣鎮。在縣南二十步。今廢。清瀧鎮。在縣東三十五步。今廢。桐臺鎮。在縣三

十步。今廢。右縣務。元在縣。壬辰年間。移置清瀧村。遂陽山鎮。本州歲差小使臣一員并職吏收稅。後于戊午年。清瀧鈔客劉元禮經漕臺陳狀。不應離縣四十五里收稅。准榜帖行下住罷。四月內仍舊縣前收稅。癸酉年內准省部備客人所陳。行下住罷。

連山縣　連山鎮。在縣城內。

墟市

南海縣圖經志西南。胥江。張槎。蘭石。三山。官窖。白岡。大小攬。大歷。扶南。

海舟。李村。奇石。沙頭。九江。吉水。
塩步。小橋。大良金斗。容奇小洲。白藤
江尾。上豐崗江邊。
番禺縣。車陂。橫沙。蓼涌三八。大龍
傍岡。江村。
東莞縣。寶潭。田心。土瓜。馬溪頭。南
頭市。
增城縣。神岡。瓦窑。石灘。
陂塘
增城縣石陂郡縣志在縣東北五里。四面方潤。
其中有水。分流而下成瀑布。古老相傳云為杯
池。葛洪鍊藥之處。
南海縣南海志洋塘。在郡西六里。耆舊相傳偽
劉時。花塢一水環繞林幽遠。活龍塘俗呼孤
龍塘。在三角市。郡人禱雨於此。舊創雷壇。今廢。